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三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一）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 ………… 一

兩浙名賢録五十四卷外録八卷（外録卷八配鈔本）（一）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

兩浙名賢録序

纂撰出心風儆奏目光注睫受譬彼日星是以國史如日見古猶今方志若星聚朙作哭吾浙地分牛斗一矖山鏡東西二目而漢占帝座晉驗少微氣值漸江虹流檇李丙宜與之爭耀酉

必不忍長藏合數千
百年輝山灼海之精
苡不得不借一名士
手於今日之徐君仲
和使昭垂之也惟是

昔情常存繫此殘册
令代不徃住彼貽編
浙有紀載如謝鍾虞
吳會稽錢塘先後賢
傳典錄地記咸用沈

瀘靡從檢擷特恃郡
邑記乘及省會通志
而已顧郡縣必臚情
而詳猥通總每戒濫
而節縮猥甚則俚縮

極則晦或去史而炫
異或逞情而失實休
顯售名易窮陋附見
難集媿浮聲篇掛漏
德以故骨憎錢[illegible][illegible]

摘野聞傳虞米乞別
思祕槀殆謂單帙時
存眞是非外撰曾無
過毀讚也徐君於是
就史徵信搜乘摘誣
論久年歸碣方出地
一丼䊚借五探車迴
聲削浮士之譽名採
正人之譔與天下所
公是提人心之未醒

人於一生揭其特重
事有兩大銜其所至
故或使之居彼而適
稱出此而陡輕不作
應聲蟲斥彼碧雲騢
今所必怒後當見量
不令位置違其恒素
則於儒理孝忠二十
餘則所爲匡廓台蕩
江海間已灰之靈明

欲飛之情想者乎余
惟兩浙產無媿千古
今每用一人綱維一
世東京節義實始子
陵江左再安緊惟謝

傳遜國忠希古之死
良知敵伯安之脉黃
忠簡之處父子不殊
忠定內禪于忠肅之
稱再造奚翅宣公奉

天是歷代有故浙必
有人爲天下先也又
如程巽隱之殉建文
項襄毅之平陝亂屠
康僖之請寬恤鄭端

簡之編吾學沈司馬
之論綱常是
朝家有故嘉亦有人爲
浙士先也徐君自表
兩浙士重於今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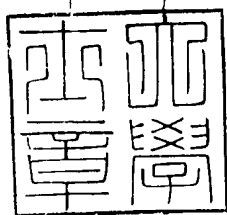
余更表嘉所産且以
重兩浙併光數千載
昭爲一星紀使之拱
北輝離用之增明今
日之日者也余昔在

詞林檢繙地志下邑
必推德涵武功名郡
則稱穀峰兖乘若總
撰則蜀無過升菴藝
文荆獨許玄素楚紀

但楚紀外及仕轍游
軒去此則徐君浙錄
矩矱近之然廖窺中
秘採撰易成登穀富
徐雖腹笥捃摭難爲

集翠工矣未易君臣
允稱兄弟讀此未可
謂浙無人也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傳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同知
制誥
經筵
日講
玉牒提調
實錄總裁繡水朱國祚
譔

兩浙名賢錄序

今夫世之有名賢天之有日星地之有河嶽而鳥獸之有麟鳳也宇宙精英蔚為世儀況以吾浙天目鳳山之所鬱盤大海長江之所鼓盪鍾靈毓秀歷代挺生豈少名世英賢邁往古而篤方內哉惟是籍無專錄士希遊覽聞見局於隅

也行事請于月旦或并姓
氏邑里而湮沒之若魯兩
生漢吳公然者蓋論世知
人若斯之難也余門人徐
生仲和高才負奇困頓諸

生間不耐為此偶之業踰
壯昂棄去雅意不朽乃取
浙賢而徧蒐之遠遡唐虞
近訖
世穆上下四千年網羅十

一郡為門二十有二為卷
五十有四首儒碩終寓賢
而浙之為浙燦乎倫矣録
成題之曰兩浙名賢而以
索予序余覽竟喟然嘆曰

甚矣獻之不可以無文也
賢者之有功于世而徐生
之有功于賢以張浙也殆
有五善焉夫千載以來賢
哲如林國史郡邑志稗官

家乘散漫篇帙而乃以代
隸人以人隸品潛見殊軌
盛美嗣傳吾取其絕紀一
忠節勳猷爛然朝列而巖
穴顯奇閭巷標異吾取其

幽隱彰不以王霸先儒碩
不以經濟先忠孝才節仕
隱各從其至文武德業藪
列其倫吾取其品目談善
善欲長惡惡欲短所紀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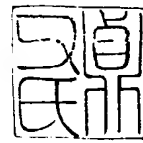
賢否者弗錄芳規可隨鄙
夫内媿吾取其激揚徽髙
山景行千載非遙楷模在
前興起禾艾吾取其風厲
遠然則是錄也倣春秋編

年之法而考其世約遷固
列傳之體而概其人似為
臣紀而遠徵賤似獻徵錄
而遡前古若楚國先賢襄
陽耆舊簡冊無休日月偶

遠取其足以張浙而已是史氏之勞臣而文士之鴻載也論世知人何可一日無此書哉今

國家右文纂史徵天下博洽瑰瑋之士搜山林之逸而如生者挾筴而從簪筆之後討論潤色必有可觀寧不賢于一青衿老乎不然者文苑高隱之閣仲和

必有以自處矣

天啓甲子秋寓生黄汝亨譔并書

兩浙名賢錄序

天地淑靈位不發於人文則精神不靈古今淑陳迹不托於斯文則耳目不開後人之耳目即前人之精神也前人之精神即後人之耳目是以孔子以是兆開春秋之耳目子輿氏以仁義開戰國之耳目司馬子長以記傳開二千二百六十餘年之耳目班掾父子以述作開一代之耳目迄今尚友者低徊千古揖讓一堂如親見其人聽其事開卷指掌即可以啓後人之聾瞶者也浙東西為天地具區山川鬱蔚江海磅礴鍾為人文世代濟美肩背相望其表表前代者無具論即我

朝之宿臣若首開國則青田抒其謀定內難則忠肅表其節殲巨逆則文成倡其勳此稽嶽會風雲各具其奇然亦無不秀鍾英地靈則傑耳仲和徐子英明朗秀博洽淹通以文園瑞鳳自為東海醉龍俗身天地細懷千古鑿注代之輿圖鍾情桑梓搜東西之巨族彙採名賢首標門類系以貫籍旌表行藏廣之傳論由經常以及術

數自紫陽以逮澹茅出陘不遺闈閫
無外三四異稿十載編纂透龍飛鳳
舞之精神開揭日攀雲之耳目蓋現
意奇行世遠而易湮逢士高人隱跡
而埋耀名山大川能使其精神自完
不能文其耳目閱世後生景行必藉

高山達士指南惟循鐵路然精神能
通於上世而耳目易隔於面墻如收
優孟衣冠傳奇史孝千載必惺猶能
古人頤解舌喬撥指源下耳目開必
初生嬰孺未識父面異地長成非經
指引覿面路人耳目未開也以故欲

振上世之精神以接今人耳目必不
可無此書欲醒今人之耳目以透上
世精神亦必不可無此書此仲和翁
榮抱璞學古論世拳拳之素志也具
才擅三長識窺二酉翛然世外一片
靈心不倚世局開僭濫之端不私褒

見鑒好惡之正書成將跋天台雁蕩
增秀五泄兩目添潤八月江潮千尋
海蜃尚能自詫其奇哉大中丞石水
龔公雅志慕古潛心典故嘉與其事
不佞閑門多暇視為道德千言經云
劉倖未即脫板尚賴北闈賀民部斗

雲海鹽樊大尹獻簋以成斯美嗟嗟耳目既開身精神必振方令東若建簫南若安瀾安浮如青田忠肅文成筆奮袂而起相與建非常之業以靖茲封疆哉然以視兩浙山川且拭目竢之矣

旹

天啓癸亥小春月之吉

都水使臣泠然楊師孔頓首譔

兩浙名賢錄序

壬戌之龝司榷虎林得告閩大中丞石水蘇公緒論每商確古今如權稱物不爽絫髮一日書來云錢唐諸生徐象梅仲和眞名士也學窺二酉品邁霞南所作兩浙名賢錄典雅高潔有良史才乃從來未有之書關繫地方甚大余因得讀其初刻所僅十之二三嘗鼎一臠已知全味五齏之輪雖吏兒手調莫美於是物色者久之始得覩其厖貌

聆其辯論始見過於聞遠甚余不覺作而歎曰嗟乎天以靈異之氣鍾於兩浙山川篤生古來諸名賢復鍾于今曰生仲綸以表章之其功异細維代物斡旋宇宙君等則仲綸所為默承冥意遠据陳蹤合芳轍以掃不同之軌一身之關繫事大宜乎脫屣功名潛心著作苦不存味頸徵援類十有餘年而書始成其為力詎不艱哉蓋其蒐羅古史一虎僕往之足矣至若檢方志

於不讀不備之時定否藏于苔存若亡之際彥家棄則冀壤兆織搜墓碣則諛骨皆香列於今而是兆之濬極已又安所遁以為去取乎乃仲綸獨能剝外飾以拱中藏略驪黃而賞神駿論一代之要本末替一叓復槩始終位置不易其恒品題不遠其衆是玉以瑩礎研雖無瑕不採也是珠以握魚目雖無類不掇也故其刻畫描畫瞪質援形若鏡之照代而妍媸自獻水之流

地而方負首成今讀之音恍然
如對其人與之笑語也如嘗其
旨與之揖讓也又如親見其行
事而身佐之拮据不能以代之
籌算不及也彼輾轉之思而駕
之念變變然勃勃然勤於誦讀

序　四

之餘而溢于心目之表非至精
孰能若是哉張僧繇畫鷹鸇側
目而鳩鴿改棲吳道子作地獄
變相而屠沽從業畫之通靈若
夜之動物一也閻仲綸善畫得
微以張吳妙心弊之焉非鴻素

故兼須益類是之毛拂眼中之
粉讀暗鳴叱咤音厲項籍復生
攬循髮撫環書哀李陵歎絕也
哉大中丞宗系從來未有之書
非欺我矣又嘗仲綸貧斥產殺
青蚨不盈十泠然楊水部割俸

序　五

幾半而以代去余監水部勅系
之又未覿厥成而以病去豈必
川之靈秘不欲盡洩雲抑何其
多故也雖然海內同志不乏是
及有蓮余兩人盡傾書橐榆莢
以繼其事而仲和之硯田顥矣

吾知穰々滿篝汙邪滿車不必
假豚蹄升酒以祭祀將有豆盒
莫毛不盡者巴斤產奚蘄票嗟
弁使天下耒耕之士皆力穡若
仲龢又恩有不穫之歎哉
旨
天啓三季癸亥陽月之吉
滏陽賀君恩謨弁書

支派名氏錄敘

自來名氏譜牒而亦傳者亦
可勝數惟姓名錯亂者尚從
不如漢河南考其世次先之
至名其事而忽其可致僅存
其世傳一事可想而已夫子好
古敏以求之雖而見其于文獻
之世徵其書錄之亦可已也第
出自祭家自名而吏其系自
亂離不聞雲據其家之舊譜
湮沒名爲輯錄其至人其事
終較以示於如其國先氏寡

兩浙名賢錄序

纂録家有三種洞見天人之理其評論足以俟百世志追先喆緝前言往行以定一尊胸中有所憤懣不平偕古人以洩之此皆賢者事也武林徐生象梅少博學嗜古工爲詩賦襍文中年頽棄弗覺猒有味於論世知人之旨録兩浙名賢凡若干卷其所紀事舉其大者以概見其詞簡而核其意有所會論而貫之生固雅自愛不肯曳裾貴人之

門獨携其書走當路謁序余寧
鹽邑生舊附籍西鄉亦以序問
余讀其書而謂之曰生賢乎哉
今士燦髮授一經白首醉其中
期以決策發科鮮能旁及文史
即叩以兩漢三國尚多若存若
亾何況淩安已入仕途又拘嫌
疑避忌諱弗敢輕作稗官小說
襍以恢諧雖同於謷世而傳信
者少君子弗賢生於一方不以
里閈自域其見能求古先聞達
士而上下之此其志量殆甚濶

非淺淺爲章句訓詁者比也閩
生屢困場屋而不悶亦不輟學
其抱負當有不輕者壯年曾挾
策走京師欲干諸侯王而懷刺
不投竟貂敝而返此其中侶不
忘當世知猷不恝於懷懷之知
耳今天下方多事生何不一出
而吐其奇還偕章句爲媒翅壯
天子之猷掃嫌疑忌諱獨暢其
所欲言乎雖然生於三者亦遜
弗居所述皆嘉言懿行可令人
觀感必不忍嫉世俗而抗高志

又安肯藏名山而飲谷水也余謂生始繼獲麟而軼司馬以兩淛槩天下乎生自此遠矣其抱三長之才不遂志而歿之此耶安知此錄之不以金紫易乎哉時

天啓二年歳次壬戌十月之望

黄國樊維城譔

兩浙名賢錄序

名賢錄刻既成客有過余者而言曰古史紀言紀動左右各有專局史而不史曰溺非史而史曰侵無史而史曰僭所含者腐毫而擬柱下之簪筆所囊者螢火而希太乙之然藜人之稱是錄也其謂之何余曰唯唯否否子之所言者史也非錄也史書一人之

言動以立大法於天下錄紀諸賢之言動以上承一人而法其法於後世此史與錄之所繇分也吾嘗因是而譬之一人者天也天無言而化不動而變懸日月星辰以貽回之而鼓之以風雷宣之以雨露其備以時其應以節無愆無伏不驕不亢簪筆者即敬以書之如是而已其職尊其事重

其為力則約而不繁其用心則甘而不苦諸
賢者萬物也其大如四靈或鳴於朝或游於
囿或藏太廟或雨下土依末光為昭回而昇
合生之倫共鼓盪於風雷雨露之下適時
而言乘勢而動眙眙然在人耳目者其錄之
猶易也至若棲枳之鸞鷟谷之駒豔服之
驥海窟之羝在藻之鱗專域之雉或如晦以

師序二

表貞或嚶鳴以求友或吸風餐露以振其
清或飲泉食壤以埋其潔或挺荒歲之特
苗或扶寒年之纖纊或揚孤芳於空谷或
結九房於糞壤或胎明月以沉於淵或抱
疸究而蘊於璞不依聲以為言此遯響
者之所不收也每越繩以為動又拘方者之
所不採也自非擴無方之識馳域外之寬

又安知揞絲竹而取希聲卻邯鄲而收故步
哉錄至於是其力倍艱而其心更苦矣古之
論史僅曰三長而已以余而竊是錄不獨
三長而且兼有十難上下千古遭廻而溯
一氣所貫百節皆靈吾難其博自為去取
不泥是非無旁撓無曲貸吾難其任丹鉛
在手描畫以神繫者芟之槁者澤之字之

師序五

有根蒂之可誦吾難其工賢者雖卑賤必甄
不肖者即尊貴弗取吾難其嚴不為勢惕
不為利回不為誹譽而易憲吾難其勇書一
言之美重於韡駟紀一事之善信若蓍蔡
意在表章不為刻覈吾難其恕遇方聞
之士必咨必詢吾難其虛雖一家之乘必搜
必採吾難其勤本吾儒而外佛老吾難其正

尊王佐而畀霸跡先忠孝獨行而後功業文
章吾雖其排衆好以伸獨嗜蓋本志以立言
則其言不尚因言以標志則其志不磨所
謂存一王之法於萬世猷兩浙之表於四方
即謂史氏之功臣可也而頋以爲侵耶僭耶
吾知由是而縣縣之國門吉光復陶不足方其古
彎文鑿衆不足竝其雅金鏗石鏘不足比其
音豈非名教之丹青人倫之藻鑑哉余嘗參
訂是錄行披句櫛奪目醉心之日久矣故能
言其彷彿若是若曰阿私所好以欺聾瞽則
安所解於吾子乎客不覺蹴然而起離席
而頓顙曰吾過矣吾過矣沈井掐而涵蛙黽
又安知四海之大觀哉非吾子孰發吾覆顙
次其言以曉世之不知是錄而輕爲訾議者

余曰唯唯有是哉子之賢乎旣勇於任過而復
欲根天下之耳目而昭明之其意當與是錄
竝傳矣余謝不敏遂次其語以附於諸君
子序言之末

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長至日

當湖陸澄原兩端氏譔

兩浙名賢錄凡例

一是錄上遡唐虞下終世穆擷兩浙之徽懿樹四海之典型人依代綴倣傳體而寓編年事屬類分總志林而標論世文雖因舊義則表微蓋非賢不錄是以有去取而無褒譏第合格則書詎敢以刪潤而希作者知我罪我聽之後賢

一國史稗志指趣不同史以傳信貴詳志則紀賢尚覈若夫詳而不穢覈而不疎則史志之善物也今是錄準志立程收於去取外者十僅二三攷史修辭裁之筆削間者十逾五六惟是芟繁就簡以核其眞不敢飾回爲美以離其質雖曰妄作實亦苦心

一志之爲書頗稱繁猥在守土者每修之以貢職方而操觚家多束之以庋高閣即有傳雅未必披尋試舉國賢一一質之能矢口而譚如朱育之對濮陽興夏統之答賈公閭葢亦鮮矣愚懼其久而或湮也故臚列其人區分其事使尚論者不必憤啓一展卷而如親炙其人焉所不動敬止思齊之念者非夫矣典起後學於此似有微功

一近代傳誌不稱名而稱公此諛墓之辭非史體也非惟文不淳古且使讀者數行而後不復知稱述何人愚槩易公稱名以存書法惟理學敘目加先生二字者明師承之自尊道統也

一錄曰名賢重儀世也不賢而無儀即爵祿奚重焉故凡國史之所傳稗志之所紀與夫家乘之所載止稱官閥而言行無足採者悉刪而不錄

一海鹽秦屬會稽舊域最廣自唐析北境爲華亭乃并屬於吳焉故凡海鹽所産前史悉著吳人華亭志類收之而海鹽反遺華亭者未之考也海鹽之收華亭自徐泰始泰之言曰志人物於華亭未析之前者放宋陶岳零陵志俾其子孫可攷也可謂有良史之識矣愚仍而錄之以補前史之缺

一按陸道瞻呉地記云海鹽東北二百里長谷陸遜
陸抗居之谷東二里崑山父祖葬焉故陸機詩云
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則陸氏固海鹽人也陸
氏之居長谷自康始故收陸氏於海鹽亦自康始
云

一理學止稱某先生不書官閥者人爵非其所貴爾
若夫攷其師授雖有别宗統之道真原無殊趣如
關閩濂洛之學偶以地分而周程張朱之道不緣

人異況總有源流便分門戶故是錄一槩不敘師
承者所以剗意見之籓籬闢性真之閫奥也

一孝爲百行之原吾夫子行在孝經而以不敢毀傷
爲孝始則孝之爲孝可知矣廬墓且非而況封股
刲肝哉雖曰以父母之遺體還救父母倘一刲不
起父母未瞑而先自殘誰肩後事者先儒以爲非
孝也安常處順以色養爲難顛沛流離以自致爲
重非是者不錄

一呉大帝傳業四世發跡富春陳孝武垂統三朝肇
基呉郡至於南渡八龍半多浙産不敢槩錄者帝
紀之尊難同列傳也惟以破虜父子呉越五王定
爲開霸而以一時共事之臣稱霸佐以附之明英
雄崛起不難化家爲國是豈常人之所能效哉故
立例書之以志事始若夫句踐失國再興難云先
業禹迹不泯賢諸大夫是賴居然霸首夫復何疑

一明興攀附元勳大都生於濠泗惟文學四先生産
於東浙當時戡定大業藉其謀畫居多愚故稱四

先生爲翊運而以國初徵辟貢薦諸賢附之明經
綸於草昧者與休明之鼓吹不同重王佐也

一吏治以紀政績政之寬猛雖殊總以宜民爲上民
之所宜頌聲斯作故以是官起郎以是官標目
前後之所履不重焉使考治者知所自始也紀武
功亦然

一寓賢止迄本身所生子孫即爲土著以易世而後

既食斯土之毛難稱舊籍耳如王羲之稱山陰籍公而獻之即收爲會稽清正其他以是爲例

一爲邦不常厥邑之民雜焉是以富室克閭豪宗龔輦舊玉既改新版自占其他或以戍遣或以宦遊濕東則異幹或可同枚境恬則他鄉洵美吾土故新豐移而雞犬自識榱桷銅柱標而馬流仍依管壘至於畏壘之尸逃其俎豆桐鄉之祀綿於子孫若此之儔指難數屈第數世而後率穢墓田此綏狐之思首丘雛雉之雉專域此而不知惡物甚矣愚故不隔古今大搜譜牒悉令轉徙之賢復還舊籍盍挽畏江之萬里歸諸濫觴總若木之千枝芘其浮梗是不待歌楚些以招之而九原之魂無不欣然來返者若原非浙産雖寓茲數世而復他徙者不敢槩錄以滋援附之誚

一列女必稱某人妻某人女者示所從也一醮不改兩髦之常惟當事勢兩難之際情禮俱迫之時或

委曲以全名或慷慨以盡節始爲難能愚故錄其尤異者以爲尋常嫠婦之法

一分門各從所重非曰尚武者無文修辭者寡業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仲尼獨稱曾閔爲孝豈二子鮮他長而餘賢俱不知色養哉品人以所重爲衡大都若此至於意之所存寓於圈點一篇竅要從○情事從○文法從、使披卷者曉然不必指授俱爲解人

一俎豆鄉賢與旌表孝烈乃朝家風世重典古昔公論尚嚴濫與者百無一二晚近世風逾薄俎豆止祀甲科旌表第增門閥布素單寠之賢與者有幾即使節如嚴光孝如董黯行如陳囂執義如戴就臨難潔身如五烈生當今日觀風者未必知其姓字安望表厥宅里崇彼几筵所謂賢者未必與與者未必賢也公論之不存雖重典亦輕矣愚槩削而不書以爲未祀未旌者解

一仙釋兩家與吾儒並立爲三就其所執亦自有不可磨滅者剏以彼出世法游戲世間亦可補化導之所不及辯之無益滅之不能則姑存之云爾標曰外錄以别異端

一生匪同時居皆異地以後學議前賢識慮不逮從遺文徵往蹟傳或未眞凡所臚分豈皆荓合第志在表章法難刻覈一言可頌即是楷模寧使受濫不使受增此則論述之初意也識者幸毋以濫收爲誚

一是錄自摘鉛以逮脫槧閱歲者五易稿者四雖云勞止詎敢自多益識既陋於覆瓿學更淺於窺豹上下四千年世邈則考信甚難遐迴十一䄵地遼則搜羅不易剏巖穴之竒閨房之秀爲傳志之所略耳目之所遺者更不少也則是錄未爲全書拾遺補缺敬以俟後之君子

天啓元年辛酉七月天孫渡河日徐象梅識

叙目

二儀並立匪儒莫三一中不倚萬化所含闢道之門秉道之柄經綸非奇孝友爲政錄儒碩第一

皷麟載道息鉏殞宗覇儒舌戰微言是攻纘緒者誰實維濂洛開先永嘉聖功始廓錄理學第二

勳華聖神袥眞孝友啓百行原綜萬化紐赤子不失大人是儀經天緯地惟庸故奇錄孝友第三

守身者孝致之即忠曰啓手足乃竭股肱赤膽既輸

白刃可蹈匪曰能忠而始克孝錄忠烈第四

視肉聚肉有目無足塊然不行君子所恧處爲衆父出則世師窮達匪二惟獨是持錄獨行第五

王業未啓誰開覇圖不甘後起而奮先驅聚蟻以攫檻獸以肉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錄開覇第六

眞主龍飛孽胡魚爛陰曀欲開啓明乃旦啓明者何厥維四公永清大定鷹揚是同錄翊運第七

元首股肱誼曰一體乃翼乃爲是篤是棐篚斑綴鷺

漸陸起鴻斷斷無技休休有容錄輔弼第八

山川降靈篤生碩輔砥九曲瀾奠萬世土鬪鬫在手陰陽在心經之緯之乃武乃文錄經濟第九

雖有衆鷙不如一鶚曲木之繩美玉之錯補牘啓悟折檻霽威屋漏無疚天只可回錄讜直第十

半通甫挂百里是司不矜子獨而恃母慈內之匪懷哺之匪粟因其固然水火自足錄吏治第十一

佳兵不祥武緣戈止師貞在中帥以長子大旱之雨

至仁之兵不握自長不戰自平錄武功第十二

大人經世無方不圖一物失所時曰巳辜業有所圉德無不至自鄉徂國以垂百世錄德業第十三

魄濯冰壺身褆玉尺不澄自清既方且直昵空微暱縣絕纖塵生死靡二寵辱不驚錄清正第十四

草特爲英才奇乃傑千羣亦空萬倫匪埒帝現是寶國工所尊顯承前烈陰啓後昆錄才望第十五

身遊無競地處不爭悠悠玩世漠漠養神位匪冀尊祿詎嫌薄勇退急流名緣解縛錄恬裕第十六

介石莫轉苦節可貞士固有志身豈忽名抱石自沉投疏立槁烈日澄江同鮮並鼎錄風節第十七

莘耕出鼎磻釣起璜得稚亦飛遇雌則藏考槃弗諼療饑泌水亡身與名孰顯與晦錄高隱第十八

六經緒解裂爲百家文矜霧豹筆咤江花繡虎七步雕蟲萬言淳樸既散枝葉乃繁錄文苑第十九

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大匠不棄椓杙乃完巧心所攻

奇闢始破百世之名一日之誤錄方技第二十

女德無終古誌所誡彼貞者娥終天一戴臨危不變矢死靡他形管是煒孰齒茗華錄列女第二十一

達士曠觀神安則止何必首丘而同狐死高山流水賞會以心啓茲樂土昌彼後人錄寓賢第二十二

總目

第一卷　第二卷
儒碩　儒碩
第三卷　第四卷
理學　理學
第五卷　第六卷
孝友　孝友
第七卷　第八卷

忠烈　忠烈
第九卷　第十卷
獨行　獨行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開覇 覇佐附　翊運 徵辟貢薦附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輔弼　輔弼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經濟　經濟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經濟　經濟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經濟　經濟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讜直　讜直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讜直　讜直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讜直　吏治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吏治　吏治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吏治　武功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二卷

武功　　德業

第三十三卷　　第三十四卷

德業　　清正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清正　　清正

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八卷

清正　　清正

第三十九卷　　第四十卷

才望　　才望

第四十一卷　　第四十二卷

恬裕　　恬裕

第四十三卷　　第四十四卷

風節　　高隱

第四十五卷　　第四十六卷

文苑、　　文苑

第四十七卷　　第四十八卷

文苑　　方技

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卷

方技　　列女

第五十一卷　　第五十二卷

列女　　列女

第五十三卷　　第五十四卷

寓賢　　寓賢

附外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玄玄　　玄玄

第三卷　　第四卷

空空　　空空

第五卷　　第六卷

空空　　空空

第七卷　　第八卷

空空　　空空詩僧附

叅閲諸名人姓氏爵里

馬　欽

字季聲晉安人貢元任湖廣興國州別駕

薛　岡

字千仞四明人文學

姚士麟

字叔祥海鹽人上舍

吳念祖

字用脩歸安人文學

宋守一

字化卿仁和人官生

鍾祖述

字君明海鹽人上舍

吳慧龍

字仲飛錢塘人山人

沈鳳翥

字靈翼四明人上舍

許士奇

字稚正海鹽人癸丑進士任四川成都府知府

袁升聞

字德玄錢塘人文學

陸錫命

字仲敬平湖人官文華殿中書

錢　陞

字西秉海鹽人戊午科舉人

鄭忠材

字孝標海鹽人上舍

孫叔呂

字冲和嘉善人上舍

馮洪業

字茂遠平湖人乙酉科舉人

鄭端胤

字思孟海鹽人文學

阮維岳

字爾鎮黃岡人戊午科舉人

茅維

字孝若歸安人上舍

丘遂

字叔遂嘉善人文學

何闓中

字闓卿黃岡人壬戌進士任鎮江府推官

茅元禎

字公貞歸安人官文華殿中書

屠中孚

字德胤嘉興人文學

呂濬

字巨源平湖人丙辰進士任南京工部主事

許僖

字叔魯海寧人文學

陳昌懋

字仲脩海鹽人貢士

嚴調御

字印持餘杭人文學

朱祖昌

字令冏海鹽人文學

翁望之

字在遺錢塘人文學

陳梁

字則梁海鹽人上舍

查允亮

字具卿海寧人文學

陸鍾良

字登之平湖人上舍

陳義適

字林道錢塘人文學
陸澄原
字嗣端平湖人己酉科舉人
徐元星
字遠之海鹽人文學
楊文驄
字龍友貴州籍江西人戊午科舉人
馮玉鳳

字宣士錢塘人文學
樊齊宏
字謙終黃岡人文學
賀應旂
字士以肥鄉人文學
陸濬原
字嗣哲平湖人文學
陳彩

字效彬莆田人上舍
沈延銓
字秀納海鹽人文學
賀應旂
字義之肥鄉人文學
何履貞
字仲方黃岡人文學
陸深原

字嗣長平湖人文學
張熙
字玄朗錢塘人文學
支如璔
字小白嘉善人文學
何振鷺
字于西錢塘人文學
屠懋昭

字用明嘉興人文學

方外三人

智　舷

字葦如住嘉興黃葉庵

大　原

字道岍住海鹽慶壽寺

方　覺

字遂然住錢塘靈隱寺

兩浙名賢錄卷之一目次

儒碩

漢

功曹王仲任充　有道趙長君曄

太常方聖明儲

三國吳

侍御虞仲翔翻　太子太傅闞德潤澤

鬱林太守陸公紀績　徵子和崇

文正先生范子安平 子奭咸泉 孫蔚附

晉

河間相虞世龍聳　散騎常侍虞叔寧預

太子太傅賀彥光循　高梁太守楊公同方

著作郎謝行思沉

宋齊梁陳

樓季玉幼瑜　國子助教虞僧誕

儀曹孔世遠逿　通事舍人孔子袪

通事舍人沈士嵩峻　都官尚書孔慶緒休源

祠部郎賀承業德基　學博賀德璉瑒

朝散大夫鄭茂昭灼　中散大夫龔孟舒
散騎常侍沈國衛文阿　南郡太守賀文明華 弟季士欽附
五經博士孔僉 子叔玄兄子玄素附　五經博士孔子雲
尚書左丞賀國寶琛 子翊附　太學博士戚公文衮
國子助教太史叔明　黄門侍郎顧允南越
散騎常侍沈弘道洙　咨議參軍全緩
尚書左丞沈孝和不害　散騎常侍杜子大之偉
五經學士沈懷遠德威　五經博士沈子厚重

唐

陸德明元朗 子孫曾玄附　禮部尚書褚弘度無量
宗正少卿康子元　修文館學士沈伯儀

宋

鴻臚卿慎知禮 子從吉附　東鹿主簿盧叔微禎
陸元象滋　持正先生施彥執德操
謹獨先生楊子平瑭　胡牧之謙 弟誼附
屯田員外郎于房 子世封正封附　光祿寺丞朱臨
稽山長石季平待旦　杜隱君醇
杜仁翁汝霖 曾孫五高附　吳教授師仁

大理評士樓子文郁　將仕郎蔣造之至
大學士汪德溫洙 子忠溫忠齊附　尚書右丞陸農師佃
莫君陳 子砥孫伯虛附　太常少卿江彥文緯
張適道堅　太常博士湛若 錢起錢演附
崔文學延碩　殿中丞祝䃅中常
工部侍郎龔深之源 子楫附　夏元肅僎 周升穆景仁附
方性夫慤　知常先生周南仲南
經行先生丁昌期 子寬夫廉夫志夫附　奉直大夫方伯冶鎔
鄭熙績汝諧　秘書少監戴彥肅良齊

王蘊文賁　龍圖閣學士葉秀發時
唐與政仲友 父堯封附　張忠父淳
杏溪先生傅同叔寅　安撫參議戴文子栩
禮部侍郎高抑崇閌　寧海簿毛叔度宏 祖通彥父徹兄宣附
太學博士關子東注　茂陵先生馬師文之純
都官員外郎唐進道閎　博士邵萬宗困
王子安用亨　瀏陽丞胡浚明宗伋
眉州通判趙周錫彥秬 子附　復齋先生趙子欽彥肅
偃居尉傅升可芷　李國紀元綱

章升道樵　林芇卿椅
國子博士戚少白如琥　朝議大夫虞從道復
工部侍郎張子宓虙　石晉卿一鼇 子子定附
大理卿黃新之蜆　國子博士施景文郁 從子南一附
太常寺丞梁子奇椅　太府卿何巖叟夔桂
南康僉判呂沖之 從兄聲之附　洪正字揚祖
南陵先生王威仲炎澤　學諭陸德甫震發
張蒓光　中書舍人何文淵逢原
舒平江通叟津 弟許附　張潤之
人齋先生胡德夫一桂　高山先生許子瑜瑾 兄薦附

兩浙名賢錄卷之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儒碩

漢 共三人

功曹王仲任充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既長，卒業太學，師事班彪。家貧無書，嘗游市肆，閱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百家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迺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破經傳宿疑，解當世盤結。蔡邕至吳，始得之，恒秘之帳中，以為談助。同郡謝夷吾上書薦之，特詔公車徵，不行。時年七十餘矣，復作《養性書》十六篇。永元中卒。

有道趙長君曅

趙曅字長君，山陰人。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曅恥之，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詣杜撫，授《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曅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

不就後舉有道卒於家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既還京師爲學者誦而傳之

太常方聖明儲

方儲字聖明丹陽郡人（郎今安縣）嘗講孟氏易旁精圖讖建初四年舉孝廉召見試解棼絲儲曰凡亂必翦之而後理遂拔劍斬斷天子壯之除郎中出令句章歷阜陵陽翟二縣遭母喪負土成墳哀毀過禮致鸞鳳紫芝白兎之瑞元和初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拜議郎轉洛陽

令加太常永元五年郊祀儲言天將有變宜更擇日和帝不從其日風景明淑詔責其欺罔因飲鴆自殺須臾雹如斗死者千計使召儲已死矣追贈尚書令封縣侯爲歸其喪宋明帝祀以太牢加贈龍驤將軍洛陽郡公

三國吳（共九人）

侍御史虞仲翔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孫策取會稽翻歸策以爲功曹翻好諫策多用之已乃出翻爲富春長策薨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不行曹操雅重翻辟之翻罵曰盜賊乃欲以餘財汚良家邪孫權統會稽拜騎都尉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未幾放還拜侍御史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抱權極諫以免權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徙翻交州翻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竟卒于徙所聞者憐之翻在交州十餘年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高祖零陵太守光曾祖平輿令成祖鳳父日南太守歆及翻五世傳易翻所著書甚衆而於易尤精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幷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孔融見而歎曰覩仲翔之易則東南之美豈徒會稽之竹箭邪翻有十一子紀與忠最知名別有傳

太子太傅闞德潤澤

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書、嘗爲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孫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遷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閱、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註說、以授二宮、又註乾象曆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必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亦與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權嘗問書傳何者爲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對曰、賈生過秦論最美、旣卒、權痛惜、數日不食、

鬱林太守陸公紀績

陸績、字公紀、康之子也、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之、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用武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夷吾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務道德懷携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未喩也、昭等異之、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虞翻龐統、皆忘年與績友善、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守鬱林、加偏將軍、雖有兵事、而著述不廢、嘗作渾天圖、註易釋玄、皆傳於世、績豫知死日、爲辭訣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

徵子和崇

徵崇、字子和、隱於會稽、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易姓、遂躬耕以求其志、有從游者、則以所學授之、然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太子太傅嚴畯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咨詢、太子數訪以異同、年七十卒、

文正先生范子安平 子奭 咸 泉孫蔚 附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亂、與因家焉、

平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材累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晧時謝病還家吳平頻召不起卒詔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人蔚並以衣食資給之

晉 共五人

河間相虞世龍聳

虞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

物附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俗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散騎常侍虞叔寧預

虞預字叔寧喜之弟也少孤好學太守庾琛紀瞻並以為主簿轉功曹諸葛恢庾亮交薦召為著作佐郎應詔上書論防寇之術宜得良將因言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繫援宜加獎勵以奮士心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從平蘇峻進爵平康縣侯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并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行於世

太子太傅賀彥先循

賀循字彥先山陰人齊之曾孫也父邵事吳為中書令以忠諫死循童齔不羣進止必以禮歷武康令政教大行以陸機薦補太子舍人陳敏之亂詐詔書授循丹陽

內史不屈元帝為晉王以為軍諮祭酒稱疾固辭帝親幸其舟就加朝服賜與甚厚一無所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廷尉張闓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作都門早閉夜開民患焉因詣循質之闓聞遽詣循謝而毀其門其為人敬服如此時朝廷初建動有疑滯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咨詢為當世儒宗疾篤上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卒贈司空謚穆子隰官至臨海太守

高梁太守楊公回方

楊方字公回會稽人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

公事之暇輒讀五經諸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遺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偏才如此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

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居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呉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卒於家

著作郎謝行思沉

謝沉字行思山陰人呉翼正都尉秀之子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綜練經史内史何充引爲參軍母老去職閒居養親不交人事畊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徵爲太學博士以質疑滯遷著作郎沉撰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及他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學在虞預之右云

宋齊梁陳　共二十九人

樓季玉幼瑜

樓幼瑜字季玉義烏人呉侍中玄六世孫也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記捃拾三十卷又撰禮記摭遺別記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國子助教虞僧誕

虞僧誕餘姚人爲國子助教以左氏傳教授學者常數百人時傅士崔靈恩先習左氏服解不爲江東學者所好乃改説杜義每文句常申服難杜僧誕竆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世多傳之

儀曹孔世遠逷

孔逷字世遠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交昇明中爲齊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逷真儀曹可謂不忝厥職儉爲宰相逷常謀議帷幄儉嘗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

卒

通事舍人孔子袪

孔子袪山陰人少孤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閒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國子助教累遷中書通事舍人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子袪常考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勅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尋加通直員外郎卒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註尚書二十卷集註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通事舍人沈士嵩峻

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師事宗人麟士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仕梁爲國子助教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勅撰梁官乃啓峻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成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本縣令卒於官子文阿自有傳

都官尚書孔慶緒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山陰人舉秀才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梁臺初建爲太學博士一時名士如范雲沈約皆虛襟接之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有學藝解朝儀者勉以休源對卽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誦隨機斷決無少疑滯任昉常謂之孔獨誦歷都官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車駕臨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召休源入宴居殿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决於前休源怡然無媿及卒帝流涕顧謝舉曰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捐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亦爲陛下惜謚曰貞子

祠部郎賀承業德基 祖文發父淹附

賀德基字承業會稽人世傳禮樂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

學傅賀德璉瑒

賀瑒字德璉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國子生舉明經授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與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註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者至數十人

朝散大夫鄭茂昭灼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敏而好學嘗夢與皇侃遇侃曰鄭郎開口遂唾之自後文思益進家貧手抄義疏夜以繼日毎筆毫盡則削而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爪時輒偃卧以爪鎮心起便讀誦其刻志如此梁簡文在東宮時雅好經術引爲西省義學士後仕陳終朝散大夫

中散大夫龔孟舒

龔孟舒金華人也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爲潯陽郡丞元帝在江州師事之陳天嘉中官至中大夫

散騎常侍沈國衛文阿

沈文阿字國衛峻之子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通三禮三傳任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嵊保吳興嵊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鄉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一時典章多所裁定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歸武康武帝大怒發使往誅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

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南郡太守賀文明華 弟季子徽附

賀華字文明瑒之子也少以家貧躬畊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偏修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官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勅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湘東王諮議參軍王於州置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官終南郡太守華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歷官俸秩不及妻孥專以還鄉造士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吐談深爲華愛先華卒華哭之因遘疾不起弟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五經博士孔僉 子淑玄兄子玄素附

孔僉山陰人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值太清之亂卒於家子淑玄亦以文學有聲官太學博士兄子玄素善求家學亦以三禮名於時

五經博士孔子雲

孔子雲山陰人也師事吳興沈峻峻始爲國子助教吏部郎陸倕言於僕射徐勉以爲周官一書羣經源本學絕不傳已歷年世惟峻獨精宜即用其人使專此學勉於是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子雲實傳峻業官亦至五經博士焉

尚書左丞賀國賓琛 子翊附

賀琛字國賓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家貧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閒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亡散去至是復集琛門時湘東王年幼臨郡彭城到漑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旣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容不降意漑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洽漑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因薦爲郡功曹琛辭以母老不就年四十餘始應辟歷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帝語常移晷刻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閒雅故云所撰三禮

講疏五經滯義及新謚法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官至巴山太守

太學博士戚公文袞

戚袞字公文吳郡塩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年十九梁武帝策問秀茂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使就國子博士宋懷芳質儀禮義懷芳北人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

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令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獨袞與摛往復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官終江州長史始與王錄事參軍所著有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國子助教太史叔明

太史叔明烏程人吳太史慈之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每講說聽者常數百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好其學及出爲江郢二州皆携叔明之鎮所至輒講授士皆傳其學一時以爲儒宗

黄門侍郎顧允南越

顧越字允南塩官人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誠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少孤勤苦自立勵精學業不舍晝夜遂博通羣籍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一見歎賞越初仕梁爲南平王偉右常侍徧綜經旨深明毛詩傍通異議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議越抗首而請

音嚮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領五經博士侯景之亂與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死不受因歸隱於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召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講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黄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義多所取決以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嫡之意疏言宜慎輔弼之選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黄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

士、掌儀禮、宜帝輔政、越因請假免官、卒年七十七、所著
喪禮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製
牋表凡二百餘篇、

散騎常侍沈弘道洙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
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
答、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
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
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

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
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
位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太建元年卒、

諮議參軍全緩

全緩錢唐人、幼受學於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玩、得其精
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國子助教、兼司議郎、緩通周
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入陳累遷紹興王府諮議
參軍、

尚書左丞沈孝和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
初、除衡陽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
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官、帝優詔答之、又
表改定樂章、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
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
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
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造
筆立成、曾無尋檢、所著五經義一百卷、文集十四卷、行
於世、

散騎常侍杜子大之偉 父規附

杜之偉字子大、錢唐人、家世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
請、與濟陽江革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少精敏、有逸才、
七歲受尚書、十五徧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
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梁武帝幸同泰寺
捨身、勅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及
補東宮學士、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
登歌詞、令之偉撰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之偉年位甚
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

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重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再遷大中大夫仍勅撰梁史卒於官文集十七卷

五經學士沈德遠德威

沈德威字德遠吳興人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五經博士沈子厚重

沈重字子厚武康人性警敏博覽尤明詩左氏春秋梁天監中補國子助教五經博士討論五經考定鍾律隋開皇二年卒文帝遣使祭以少牢贈開府儀同三司著周禮三十一卷儀禮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詩音十卷

唐 共八人

陸德明元朗 子敦信 孫齊望 曾孫灞 玄孫佩附

陸元朗字德明嘉興人善言玄理陳大建中集名儒入講元朗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倚貴縱辯衆多下之元朗獨屢奪其說陳亡歸鄉開隋大建中大召明經元朗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遷國子助教王世克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元朗爲師元朗恥之遂移疾去世克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等講論儒釋諸書元朗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諸人誠辯遇德明輒敵矣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子敦信麟德中由左侍極檢校左相封嘉興縣子致仕終大司成敦信子齊望官至秘書少監年二十二階貂

蟬齊望子灞吏部郎中灞子佩溧陽尉卒于官民祀之

禮部尚書褚弘度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鹽官人刻意墳典以明經擢第除國子博士兼司業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固爭以爲郊祀國之大事其析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以始祖爲主不以妣配故后無與祭之文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無量議格玄宗爲太子釋奠國學令

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即位遷
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無量以內府舊書
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
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又詔秘書
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
闕文不數年四庫潔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
差未幾徙書麗正殿復詔無量就麗正殿纂修前功皇
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進帝曰
朕知之矣乃遴郗常亨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勸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病
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無
量篤孝母喪廬於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
林不乏恐犯吾塋樹邪由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
爲終身不御其肉

宗正少卿康子元

康子元會稽人仕獻陵令開元初詔舉能治易老莊者
張說以子元聞累擢秘書少監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
東之泰山說引子元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
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後燔子元奏周官樂
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嚌
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侯行果與趙冬曦
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
挺不徙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詔卒從後燔
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與母煚韋述以
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
州刺史帝嘗製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煚
分爲之傳當世以爲榮

修文館學士沈伯儀

沈伯儀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韋萬石議明
堂大饗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
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行帝
兼祀昊天上元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
制今應何從高宗乃集諸儒議未定於是大饗參用貞
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立義奏嚴父莫大
於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配天孝之大尊之極也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

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帝高宗配上帝於圜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伯儀曰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神明堂曰祖宗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元萬頃等議令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兼祀五帝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祭酒修文館學士

宋共九十一人

鴻臚卿慎知禮 子從吉附

慎知禮西安人仕錢俶爲掌書記從俶歸宋累官鴻臚卿時母年八十餘懇求歸養退處十年縉紳稱其孝知禮自少至老歲讀五經一遍每開卷必正襟危坐未嘗少懈子從吉真宗朝爲太子詹事權知開封以勤敏稱

東鹿主簿盧叔微禎

盧禎字叔微杭州人自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束鹿主簿未上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善書數十篇

陸元象滋

陸滋字元象世家於杭滋通毛鄭二詩易春秋既冠以文詞試於鄉一舉而售以母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祭母有難色亦不忍行陳堯佐時使兩浙與滋書強之行滋謝不受博極羣書或引以答客問必章解句析卒不差一字問者輒服謂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皇祐四年詔錄先朝遺士郡以滋應詔得杭州文學嘉祐六年卒滋好古篤信且性寬厚嘗治居材已具鄰有以侵地紿之者滋笑曰吾恐以券自汝安耶卽爲縮其

材里俗襲吳越僞禮多僭忒滋爲援典制家矯而戶正之敝俗頓革自就學至垂沒未嘗去書所著詩賦文論合二十卷

持正先生施彥執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而排釋氏曰絕人倫混等級弃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造空無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尚自倒易況又飾荒幻報應誑愚取貲則尤爲世蠹因著論以曉未悟其學可謂強立不惑者矣學者稱爲持正先生

謹獨先生楊子平瑢

楊瑢字子平鹽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德操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張九成施德操祀之

胡牧之謙 弟誼附

胡謙字牧之奉化人與弟誼師事袁燮傳陸象山學著易說易林若干卷誼字正之號觀省佚翁著尚書釋疑十卷觀省雜著三十卷兄弟文學爲鄉表儀

屯田員外郎于房 子世封 正封附

于房浦江人其先自河南來遷父暠有學行尤長於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房爲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邇學者視爲典型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晚乃著易詩書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二十卷當時稱以經學世其家者必曰浦江二于

光祿寺丞朱臨

朱臨浦江人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遂家焉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臨乃受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唯臨所得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稽山長石季平待旦

石待旦字季平新昌人登進士志操不凡隱居石溪首闢義塾三區以上中下爲別身自督教衣廩之所成就多爲當代名臣范仲淹知越州聘爲稽山書院山長四方受業者甚衆後以子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刑部尚書

杜隱君醇

杜醇越之隱君子也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楷模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安石請爲之師不赴再書強起之醇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醇爲師亦固辭安石又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醇始

杜仁翁汝霖 曾孫五髙附

杜汝霖字仁翁蘭谿人受業胡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

精於易學者宗爲人師至曾孫旗伯高旃仲高旂叔高旐季高膾幼高皆世家學工古文人稱金華五高

吳教授師仁

吳師仁錢塘人陳襄爲郡守薦於朝克教授發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毎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竊風

大理評士樓子文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屢

空自樂慶曆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郁掌教郡邑庠者前後三十年學行篤美信於士友一時英俊皆在門墻最知名者如豐稷袁轂羅適其人並爲一世鉅儒既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絶仕進意以大理評士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自有傳

將仕郎蔣造之至

蔣至字造之臨海人有學行家居講授從游者衆母張氏年八十抄經典以助之大中祥符六年詔舉德行遺逸章守德象及部使者以名聞詔索所著經解以進授將仕郎本府助教賜其母帛慶曆大水城墳子孫掖之徃避至曰死生命也吾何逃焉正冠危坐而逝

大學士汪德溫洙 子思溫思齊附

汪洙字德溫鄞人也少儁異九歲能詩稱神童稍長淹貫經史無書不覽登元符進士第授明州教授著春秋訓詁召陞宮教拜大宗正卿至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築室西山日集諸儒講學以教授族閭之子

弟鄉稱崇儒館卒謚文莊平生稟性仁厚忠孝著聞子思溫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自有傳

尚書右丞陸農師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不悅尋禮部舉首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

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事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更議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事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獨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以修撰神宗實錄從禮部與史官范祖禹黃

庭堅數爭辯大要多是安石而為之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錄成增秩出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徽宗立召為禮部侍郎尋拜尚書右丞佃執政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不欲窮治其黨譏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政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

莫君陳子砥孫伯虛附

莫君陳吳興歸安人也少從胡安定學篤志力行登嘉祐進士第不赴調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砥知永嘉惠愛及民民立祠祀之孫伯虛知常州有甘露嘉禾之瑞

太常少卿江彥文緯

江緯字彥文常山人元符三年以太學內舍生上封事哲宗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緯精於經學口授諸生皆能發前儒未發之旨當時從子少虞少齊漢皆從受業若負笈而至者則汪藻程俱李處業趙子晝作者七人

擢科顯仕時人指為文中虎遂扁講學之所曰七賢堂紹興間緯任太常少卿以言事忤時乞身歸老卒

張適道堅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關朔安定教授湖州負笈徒步往從之旦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朞年盡得六經之奧辭歸鄉里開門受徒從游者甚衆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八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給吟嘯自若當時稱為醇儒

太常博士湛若 錢起錢演附

湛若餘姚人博雅以鴻碩稱時舉子各占一經或詞賦便足若於六經詞賦無不通解同邑呂次姚建義學聘若爲師諸生常數百人每執經問難辯若懸河汎濫百家諸子然後折衷聖經諸生無不解頤官終太常博士時有錢起及其子錢演亦相繼教授學徒常與若等

崔文學廷碩貢

崔貢字廷碩仁和人端重有識內行淳備大觀中詔舉八行郡邑以貢應授婺州文學卒鄉人尊曰八行先生

殿中丞祝展中常

祝常字展中常山人從胡安定學挾展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常出正義反覆辯難論者是之遂忤安石意出令平陽終殿中丞有蓬山類苑元詰正謨諸論及淸高集行於世

工部侍郎龔深之源 子楫附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由進士爲太常博士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初邑人未知學原篤志明經致身通顯著易解等書行於世由是翕然化之凡永

嘉先輩以經學鳴者淵源皆出於此嘗謫和州金人犯據其子楫率家僮往襲之金扱兵至楫麾其衆曰今日闘死亦足爲義士遂死之

夏元肅倎 周升繆景仁附

夏倎字元肅龍游人與周升繆景仁爲師友皆以明經教授時號三俊倎舉進士倎嘗語其徒曰古之學者下學上達今文雖小伎自有上達之理但爲科目所累故判本末爲兩途耳聞者悚服所著有柯山書解

方性夫慤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家世業儒慤性至孝父死廬墓飲食寢處皆如禮三年喪畢猶不肯歸覃思積年註禮記集解政和三年領鄉薦至京師表進記解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學者宗之及居官所至以剛廉稱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也

知常先生周南仲南

周南字南仲自號知常叟遂昌人也壯歲負書游四方將求所以應世者及見李易作[illegible]元遂無仕進意悉弃

其所學受潘子醇忘筌書以歸日聚邑士子以易旨講授之其講易也由靜極生動乾生於坤因歸其說於坤之六二大抵皆祖忘筌而暗合於歸藏時人稱之爲知常先生

經行先生丁昌期 子寬夫庶夫志夫附

丁昌期永嘉人以明經篤行師表後進嘗作醉經堂鄉人尊之曰經行先生三子寬夫三舉鄉貢庶夫舉八行志夫登紹興進士第俱好古力學日侍父側弟兄商論如師友不爲苟且日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爲家庭屈比

親殁斥去浮屠歲時祭享一遵古禮時多法之

奉直大夫方伯治鎔

方鎔字伯治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晝心聖賢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於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及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及第後授宜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

鄭熙績汝諧

鄭汝諧字熙績平陽人恭行純固言動必謹於禮博學強記老不釋卷經史百氏器數刑名之書無所不覽舉輒成誦時號武庫紹興中入太學會東朝稱壽覃恩封其母乃曰吾母爲命婦吾復何求於是歸隱後格當推恩卒不就

秘書少監戴彥肅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黃岩人嘉熙進士累官秘書少監以古

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爲殘闕加以漢儒之記有不能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觀此則其學之源委可見矣

王蘊文貢

王貢字蘊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貢翁創上蔡書院金華王魯齋爲堂長貢具古冠服來

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歛門人爭經
理其喪至於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
於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
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

龍圖閣學士葉秀發時

葉時字秀發仁和人第進士歷事四朝官終龍圖閣學
士操履端方博學善屬文尤邃於周禮為學者所宗晚
居嘉典著禮經會元及竹埜詩集行於世卒謚文康

唐與政仲友 父堯封附

唐仲友字與政御史堯封之子堯封遇事敢言不避權
貴劾王之望錢端禮驟進不報輒棄官歸死之日無以
為歛仲友少承父訓博涉羣書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
科累官判建康府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煒然俄為
同官所忌以劾罷主管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開席授徒
學者雲集仲友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下至天文地理
王覇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
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與呂子
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然天性燕直與物多忤仕

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所著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
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
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辯故事備要詞科雜錄說齋文
集其後諸孫懷敬復集為文粹蕭伯衡為之序

張忠父淳

張淳字忠父永嘉人嚴重深博工古文尤習冠婚喪祭
古禮其器制儀節損益考訂纖悉無遺校讐儀禮為之
句讀欲考禮者必請正焉朱子通解首引用其說試特
奏得初品官不出仕朝廷知其賢屢命監南嶽廟凡五
任竟不食其祿人問之曰國家養賢豈俟請邪卒隱約
以終尚論者至今高其志操

杏溪先生傅同叔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
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唐仲友質疑問難仲友喜曰吾
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
在同叔腹中矣寅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
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繆號
曰羣書百考呂大愚閱其禹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

大成矣黃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其不可屈乃止學者因其居稱之曰杏溪先生卒年六十八

安撫叅議戴文子栩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溪之族子也登嘉定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出知臨江軍改知衡州俱不赴久之起爲湖南安撫叅議官卒栩少師水心葉適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工於文嘗曰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

行者識者是之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

禮部侍郎高抑崇閌

高閌字抑崇鄞人弱冠入太學見楊時授以伊洛之學宜和閒文體駢弱閌力變之紹興元年賜進士第執政交章稱閌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擢經筵勸講五年授秘書正字高宗手書中庸儒行以賜進士閌言儒行多漢儒雜記中庸實子思所傳乞罷賜儒行兼禮部侍郎遷國子司業三舍學法皆閌所更定以忤秦檜致政歸絕口不言時事作春秋集註推明程子本旨又集厚終禮一卷行於世累官禮部侍郎贈少師謚憲敏

寧海簿毛叔度宏 祖通彥父徽兄宜附

毛宏字叔度其先括蒼人大父通彥元祐間以經術詞賦三與計偕後徙樂清父徽有文行受詩學試爲上舍優等以父謁告不及貢居鄉以賢德稱與邑大夫交雖毫髮不干以私縣起新學徽治其事學成邑令俾爲之長以表率後進宏資稟不凡幼與兄宜俱有儁聲俱能世其家學當時目之曰二毛公入太學繼試禮部以春秋魁天下士中紹興第授寧海簿沉毅有守民莫敢犯

甫半歲而政教大行會丁父憂歸居喪過制尋以毀卒

太學博士關子東注

關注字子東世爲錢塘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調教授湖州與胡瑗之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宫意在美風俗新人材也仕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行於世

茂陵先生馬師文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爲嚴州比較務終於沉倅受知張栻潜心經籍學者多從而受

業爲常以大任期弟子喬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論語中庸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學者稱之曰茂陵先生

都官員外郎唐進道閱

唐閱字進道山陰人少爲學刻苦夜未嘗臥舉進士屢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兩浙飢詔爲浙東檢察賑濟州縣所全活甚衆嘗以左氏春秋放遷固史例以周爲紀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傅士邵萬宗囦

邵囦字萬宗蘭谿人淳熙八年進士授郴州教授改潭州朱子帥湖南以學行薦遷楚州倅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今是所著有曲禮王制樂記大學中庸解五篇及讀易管見今是堂遺稿等書朱子曰長沙傅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而刻之學官盖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彛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其爲名儒所推重如此

王子安用亨

王用亨字子安崇德人舉淳熙進士好讀書手抄口誦至忘寢食鄉人多從之游遠方學者亦聞風而至悉隨其氣質優游而啓廸之類爲聞人分教襄陽表倡士類嘗作二記置諸左右悲世自警其行已盖有實云

瀏陽丞胡浚明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餘姚人童時便如成人其父呼曰老子及長刻意于學元符間試禮部不第歸益市書築室教授鄉里學者多從之游宗伋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賑人之急必窮其力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宗伋爲歸依宗伋雖窮老而學不倦會孝宗御極恩宗伋

五上禮部矣例授房州文學調瀏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丐祠監南嶽廟宗伋掛行方軌篤於道德性命之旨其交游子弟非是莫取史稱宗伋爲醇儒

眉州通判趙周錫彥秬　子淦夫附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科授右選非其志也精春秋左氏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上將軍克接伴副使事訖撰虜使問答一篇上之特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卒彥秬好學有文著述不倦

有詩凡數百篇名西征隨筆子淦夫尤工於詩

復齋先生趙子欽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建德人天資孝友留意聖賢之學窮理盡性弗深造自得弗措也登乾道進士第會光皇遺紉輟三年不仕宰臣周必大薦之孝廟甚力彥肅益以近名為嫌仕至寧海軍節度推官所著有易說及廣學雜辯士冠士婚饋食圖行於世朱文公觀其書歎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為復齋先生

偎居尉傅升可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六經俱通尤精史學從游之士戶屨常滿登淳祐五年進士第授偎居尉未上而卒所註有六經講義及南園詩文雜稿二十卷

李國紀元綱

李元綱字國紀錢塘人號百鍊真隱乾道間以上庠賢士寄居吳興之新市力學好古雖困窮捺履益堅怡然自得不為外物異端之所搖奪撰聖賢事業圖集說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諸書

章升道樵

章樵字升道昌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習知海徼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叛劉琸不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官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賊至欽刃而退擢宰吳判常州皆以廉著御史洪咨夔舉擢監登聞鼓院尋以疾乞歸授知處州樵學宗伊洛所著有集曾子十八篇章氏家訓七卷補註董仲舒春秋繁露十八卷古文苑二十卷

林竒卿椅

林椅字竒卿麗水人登紹熙進士淹貫經術而於周禮

尤精以周禮為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誠偽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椅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詔紹興府教授時翰林學士樓鑰禮部尚書倪思表其所著進奏除刑工二部架閣以壽卒

國子博士戚少白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力學長游呂東萊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而見諸實用不為空言東萊每歎異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為諫官諷使贊啓確然不屑且乞外補出知台

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朝議大夫虞從道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太常博士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扎盡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史意有旨除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褫新命遂奉祠歸祠滿差知典化軍不赴嵩之雖去而鄭清之再相復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

相槐力薦於朝待次入見改尚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遂州命未下以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卒所著有成己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工部侍郎張子宓處

張處字子宓慈谿人唐建中宰相鎰之裔也習詩易工辭賦登慶元進士教授臨江掾宣廳見而器之尋爲浙東安撫使屬官帥檄處攝遂州縣處謝不往除太學正

叙遷傳學時金將亡上疏言昔聞其衰則喜今聞其衰當懼蓋雖足偷一時之安而所當深防者實在於自治遷秘書丞以疾出守南康改處州政多惠利性澹泊奉祠家居端平元年天子邇選經筵官以國子司業兼侍講召處講月令至孟秋決疑訟反覆數百言復成月令解十二卷以進陞國子祭酒工部侍郎麗眉冠帶諸生望之肅如也壽八十卒謚文靖

石晉卿一鼇　子子定附

石一鼇字晉卿義烏人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端緒學茂而聲遠嘗典教邑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故名愈振晚年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子定字安叔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子定奉養不倦無愠色閱三十年未屬纊之前謂之曰汝善事我汝子孫世世皆如汝我之願也里人多稱其孝至元四年卒

大理卿黃新之蛻

黃蛻字新之淳安人淳祐七年廷試進士第二蛻學博而正著作不留稿人得其片紙隻字必珍藏之自建昌

軍僉判遷大理卿所至以文學知名未幾歸老卒學者祠之於石峽書院徐夢高贊之曰魏科早擬魁業開先進不汲汲退亦恬然氷蘖之操金石之堅身修不貳體受歸全

國子博士施景文郁 從子南一附

施郁字景文義烏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擢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第六人亦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鼇黃溍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所著有石氏易五言總論春秋經傳記

要等書

太常寺丞梁子奇椅

梁椅字子奇麗水人登嘉熙進士第時甫弱冠耳蚤脫場屋遂得潛心講貫肆力爲文晚歲慕程朱之學編輯遺論名曰論語翼除太常寺丞權禮部郎官

太府卿何巖叟夢桂

何夢桂字巖叟淳安人登咸淳元年廷試進士第三授台州軍判官改太學錄遷博士添倅吉州時痡軍不受令鼓譟而起夢桂輿疾徃諭遂帖然除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抗疏言守避之計大略謂今之言守者以守爲守不若以戰爲守以避爲避不若以守爲避書上報聞而省符遷軍器監以歸尋轉太府卿時事已不可爲矣元初御史程文海薦之朝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不赴築室小有源不復與世接著書自娛有易衍大學說中庸致用等書而於易尤精解釋圖象發揮奧妙有先儒所未言者學者因其自號稱爲潛齋先生

南康僉判呂冲之 從兄聲之附

呂冲之新昌人與從兄聲之同師陳傅良友蔡行之在

太學有聲冲之憁學精思研究經史尤工詩文傅良深器之舉進士歷南康軍僉判集諸生講道於白鹿洞未幾引疾歸表正鄉間家無餘資所著壁經宗旨及詩文墨妙世傳之

洪正字揚祖

洪揚祖鎮東節度判官璞之子也嘗從袁甫錢時講貫義理之學以切直忤時調寧浦教授辟廣西帥幕論嶺南買鹽及橫山以錢易馬事多所建置裨益還京教除太傅置登善錄書諸生之善言善行而不及其過惡一

時士多嚮風召試館職除正字輪對者三懇懇以講學正心誠意啓沃君心自號錢溪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南陵先生王威仲炎澤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父洊景定二年國子免解進士炎澤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當宋運去物改之後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授竟得其素又從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掃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學者尊爲南陵先生炎澤待人一本於誠言

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爲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所著有南陵類稿二十卷

學諭陸德甫震發

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少聰敏書多淹洽而尤明於春秋淳祐中知州王佖知縣虞梲力薦之朝以親老乞鄉校就養乃授學諭嘗撰修學記有云人之一心本自虛明本自廣大無賢不肖均具至理特患物於物而不能物物耳其修己教人一本諸此所著有春秋講義藂志一卷

張葆光

張葆光嘉興人市居讀易一目睛突出乃用蕉葉熨眼且熨且讀遂超然有得見黃冕仲黃曰如師卦初長子帥師二弟輿尸三在師中吉極分曉光曰作如此說宜其易也乃削簡盈箱布算縱橫所謂八陣圖五花陣諸法無一不出於此冕仲駭服

中書舍人何文淵逢原

何逢原字文淵分水人咸淳中累官中書舍人嘗因輪

對陳時政十事言甚剴切已而知時事不可爲遂引疾去至元中御史程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卒於家逢原專究經史旁通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於佛老之說亦必辯其所以背於吾儒者所著有易詩書通旨四書解說玉華集若干卷藏於家

舒平江通叟津　弟濟附

舒津字通叟奉化人讀書積學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還太學博士知平江溢事勤敏雅志澹如嘗傳采傳記著續蒙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從弟

蔚字平叟、清苦獨立、景定元年、入太學、講明正學、雖寒
暑弗懈、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書隨筆五卷、心
書六卷、一門經學、人謂得於文靖之傳

張潤之

張潤之、金華人、自號思誠子、篤實清介、專心問學、宋季
避地長山、摘其幽勝、為十詠、一時名士多賡詠之、元學
士黃溍為之跋、云先生之微言奧旨、世莫得聞、尚賴此
詩之存、其高風雅韻、猶可槩見云

人齋先生胡德夫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辛未上春宮、
不第歸、闢家塾授經、自號人齋、學者皆以人齋先生稱
之、會郡政有得失、隨事敢言、一時守丞僚佐枉車問字、
詩酒外語不及私、德祐乙亥、上丞相書幾萬言、忠誠懇
切、莫能行之、未幾元兵至溫、一桂屹坐家廟、不以生死
動其心、董左丞俾攝郡文學、自是研究周公經國制度、
參訂互考、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
古周禮一百卷、又有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子義、曰義、講
義、存稿、學者並傳之、

高山先生許子瑜瑾　兒薦附

許瑾、字子瑜、玄度之後、世居剡之東林、博極經史、嘗從
朱子游、明於理學、鄉先生俞浙狀其行曰、子瑜學博而
正、行峻而和、文麗而則、君子人也、學者從之、隨其資稟
皆厭足所欲、稱為高山先生、宋運既改、徵辟不就、所著
有春秋經傳十卷、文稿若干卷、兒薦亦以詩文名、稱高
士、

兩浙名賢錄卷之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目次

儒碩

元

侍講學士鄭景歐陶孫 弟附　繆天懸主一
杭州學正劉應龜　孫居純庚
侍講學士黃晉卿溍　丁性初存
國子編修胡履信助　寶峯先生趙子永偕
孟長文夢徇　鹿皮子陳君采樵 父取青附
蔣敬之宗簡　凝熙先生聞人應之夢吉

純節先生宇文子貞公諒　瑞安州同知葉審言謹翁
丹溪先生朱彥修震亨　西山夫子陳成甫紹大
潛齋先生陳公潛剛　徐南夫畸
黃清遠景昌　史文璣伯璿
楊元度璲 元英顯附　馬德珍道貫
松江同知丘子正貴良　戴進士經翁
申屠敬仲澂 子附　木石先生劉仲愚希賢
陳彥理大倫　潘省中伯修
雲學提舉洪元成欽　方以愚道睿

巴陵葉世傑子奇　滎陽外史鄭眞
王如淵淵　學正俞觀光長孺
翰林校書王子讓受益 孫附　桂教授同德
陳訓導與延　吳訓導元亮
陳履中端禮 弟居敬子憲附　退密先生傅淳
汪師道與立　教授趙文祐思誠
黃廷　梅庄先生鄭元亨嘉
翰林學士王景彰景　翰林檢討鄭叔美宋 弟附

李訓導孟瑋 弟伸璣季衡附　楊九疇範
衛府長史金用之貫　羅儀甫頎 祖紘父新附
國子學錄朱叔龍文淵 子附　朱克粹純 孫節附
葉士晃翻　湖廣按察使黃孟清潤玉
趙長史季通　鄭孔明佑
贊善徐好古善述　駱則民象賢
徐光岳壽卿　學正周士亨衢
東谷先生鄭世昌延　進士盧舜用璣
教諭包希賢瑜　司訓陳敬佐善

楚府教授詹朝宗源　教諭吾景瑞暉

靖安令朱天錫祚　愼敬先生黄季崇澌

司訓宋用儀鴻　徐公允晟

學正方景衡銓　王司輿文轅

教授朱日章晃　都事裘天爵仁

光澤令徐子元泰　海陽令毛時正仲

野橋先生戴秉誠圭　倪教授彩仲升子俊

訓導李孟昭達　張蘊之璨

樂城教諭俞汝誠子良　翰林孔目支中夫立 子尚孫詩 曾孫紛附

國子助教洪廷器禹　翊惟一純

昌平知州蔣引之經　興山令王汝琢儒

同安令許元夫仁　貞一先生陸順德贊

光祿寺署正譚諫　攸縣令孫成叔景時

長史張廷光景明 弟景暘附　黔陽訓導凌時東震

朱陽仲應鍾　處士范廷潤確

布政司都事沈一之槩　工部侍郎蔡汝楠

孝廉陳獻可言　徐通判文和

訓導葉尚文素　周府紀善凌德容瀚

文學許長聖聞至　僉事鍾仁卿繼元

信豐令何思仁燾　文定先生王世應文祿

司訓許來鳳梧 子愉孫應遠附　南川先生呂程

劉大聲鏜 子振宗附　邵武同知諸子相燮

教授施一元乾　鶴洲先生黄子重裳

學正魯元承烈　教授戚元輔 弟元衡 元佐附

朱汝賢賢 子建庚孫廷益附　教授卜宗周鎬 子相附

姚坦之履道 子思仁附　訓導朱汝明愚 父鳳附

文莊先生吳希華榮　福建僉□□汝學宗聖

瀫崖先生姚瀫卿翼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目次終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鄭端允恕氏閱

儒碩

侍講學士鄭景歐滁孫 弟陶孫附

元 共三十七人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官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乞致仕

歸弟陶孫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事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玩記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繆天隱主一

繆主一號天隱永嘉人從西山葉味道游博學強記西山深器之後補國學生陞內舍通易書禮三經宋末賈似道蕪湖之敗主一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之德祐初以疾告歸未幾宋亡遂隱居教授晚歲雙目皆瞽大德間郡守龔希憲延爲郡庠經師每日肩輿至齋堂初製大成樂禮器祭服制度儀式必諮詢之主一雖瞽而諳練典故記憶不衰與人言亹亹無倦人有問者必答曰在某書某帙人視之果然年八十餘卒於家有易精蘊論學軌範尚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

杭州學正劉應龜

劉應龜義烏人潛心義理之學每以古人自期咸淳間游於太學丞相馬驥高其才將以女妻之應龜不可乃止由是名稱籍甚元至正初起爲月泉書院山長改杭州學正以身爲教士遵榘矱所著有麥稿痴稿聰雨留稿共二十卷

孫居純庾

孫庾字居純慈谿人生而頴悟志操端謹孝友稱於鄉里嘗從師力學同舍生以其貧斥遠之庾不動容色益

刻苦磨厲夜讀申旦由是問學淹貫論議宏博及門之士若桂彥良王桓陳恭皆以學行著聲其他執經請益者遠近相踵庚循循善誘雖愚蒙陋劣必使知所趨向貧不能具束修者且資給之使有成業學者人人感激以為父師邑長也其不花天澤普化咸以師禮禮之及卒貧不能歛門人為執喪葬禮者數百人所著有雪磯集若干卷

侍講學士黃晉卿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文嘗著吊諸葛武侯辭

登延祐二年進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得謝而歸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危素稱溍之論著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蛟龍百怪潛伏不動淵然之光自不可犯宋濂贊其肇開科舉即以儒學自奮毅然獨任斯道之重上承朱呂道統天下學士咸知師法云

丁性初存

丁存字性初義烏人性質樸不外撓博洽群書善屬文尤長於詩賦屢貢明經不就嘗游宗文何先生門相與闡明理學以邇金許之傳晚年優游盤谷四方學者畢趨之所著有雲崖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國子編修胡履信助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東陽人刻志問學悉究經史百氏大吉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錄與徵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賞異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間再轉

國子編修助狀貌清古平生誠實無偽見人有善亟稱之素薄勢利故與人無怨惡嘗作大拙小拙傳以寓意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

實峯先生趙子永偕

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少立志不凡初業舉子嘗讀楊文元公所著書恭默自得乃悉棄舊業尊崇之雖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邑令陳文昭親至門受學平居躬行孝友日舉聖賢之言以裁小子狂簡學者稱為寶峯先生

孟長文夢恂

孟夢恂字長文黄巖人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用薦署本郡學錄至正中以設策禦寇功授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賜諡康靖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等書

鹿皮子陳君釆樵　父取青附

陳樵字君釆東陽人父取青慷慨負志節從石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樵幼承家訓長受經於李直方書無不讀因研覃遺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病逾四十年乃入東白山太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奥義多前儒未經道者宋

濂稱其以超絶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爲文自出機軸嘗言文章合六籍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哉所著古賦十餘篇絶似魏晉一時名士如虞集黄溍歐陽玄等皆向慕以爲不可及樵性至孝父病痰咯咯不能吐樵親以口吸之母歿樵不及識見遺衣輒奉之而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饒終其身惡衣菲食澹如也遇歲饑捐廩粟以賑里閈自取來牟續食好衣鹿皮因自號鹿皮子有鹿皮子集飛霞觀稿合數卷年八十八卒

蔣敬之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鄞人幼爽敏有儁聲程端禮歸自江東宗簡以弟子禮謁見留門下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探究乃束書入山中盡取易詩春秋諸家之説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棄去或誚宗簡不以壯盛挾所長取青紫獨刓古文自詭矣蓋宗簡笑曰使吾理明氣充於爲文决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耶既而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語洽欲偕至

京師以母老乃市所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益折節讀書種學織文爲世名儒翰林柳貫見其文擊節賞異方具薦牘而宗簡已屬疾不起年三十有二人以顔子方之

凝熙先生聞人應之夢吉　父詵老附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詵老嘗游王魯齋之門夢吉受學家庭父子自爲師友手抄七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戸十年悉通奥旨學者爭趨之以鄉貢校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裁補之多爲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略

江南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年避地永康之魁山卒年七十平生信道既篤涵養益純識與不識莫不稱之爲有德之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不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

純節先生宇文子貞公諒

宇文公諒字子貞吳興人通經史百家弱冠即有操行登至順四年進士自高郵司理除國子助教六館之士資其甄陶者往往出爲名臣調國史院編修以病得告後召爲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

事以疾請老卒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撰手記一冊識其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有折桂集數十卷學者私謚爲純節先生

瑞安州同知葉審言謹翁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性明達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許謙柳貫張樞黃溍咸樂與爲友歷官浦江義烏二縣教諭調簿晋江授瑞安州同知致仕卒謹翁天性孝友治家有法吉凶慶吊一遵呂氏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若干卷藏於家

丹溪先生朱彥修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之赤岸人也天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爲聲之賦刻燭而成豪邁負俠聞許謙之學即摳衣至門而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宕歸於粹夷不以一毫苟且自恕而欲見之踐履嘗應試不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其家故有祭田而

祭無恒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教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衆心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寧無失乎於是研究醫學傳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效嘗著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辯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丹溪心法學者因其所居稱爲丹溪先生

西山夫子陳成甫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以儒學名家元初學者爲文競

循辭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爲文章必傳經義治尚書作四書辯疑生徒至二百餘人並稱之曰西山夫子。

潜齋先生陳公潜剛

陳剛字公潜平陽人受業胡石塘先生之門晝夜研索遂通易詩書三經旨要嘗著五經問難四書通辯述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抄爲文章學西京爲詩賦效魏晉每應試累不就乃曰吾學豈不如今人吾才豈不逮古人吾之不得命也父母皆

八十孝養至篤後兩目俱盲人有求其文者猶能夜以運思而旦以口授雅正高古纍纍如貫珠然教授弟子未嘗有虛歲堂上之席嘗滿鄉里皆稱曰潜齋先生

徐南夫畸

徐畸字南夫一字叔範蘭谿人自少頡敏絶倫力學好修兼明春秋戴記而於易尤造其微嘗言人出而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處而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先否則碌碌耳其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一於義正直不阿爲文雅贍有法隱居教授學者稱爲天民詔以賢良徵郡邑敦請固辭不起或勸之仕曰以經淑人得之而仕是亦仕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黄清遠景昌

黄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游盡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極意尚書春秋之學三傳異說學者莫知所從景昌隸經爲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重紀至

元二年卒

史文璣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自幼嗜學强記博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又著管窺外編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人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豈吾志也遂隱居不仕卒年五十六

馬德珍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金華人弱冠時偕弟德琦師事許文懿於八華山得濂洛之學文懿以詩期勉之甚至文懿歿哭臨制服如親喪學者稱之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詩文若干卷自號一得叟性恬退非公事不入城府棲遲衡泌裕如也說者以爲有古高尚之風

楊元度璲 兄瑛弟瑀孫軾同附

楊璲字元度餘姚人也喜學問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內博洽者談數困服之以是名重一時註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黻上於朝後以歲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值南北盜起避地邑之梅川以著述終兄瑛弟瑀孫軾同並有名而軾同尤以詩顯於景泰天順之間

松江同知丘子正世良

丘世良字子正父璹由台州徙錢塘良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父喪奉母以居日益貧教授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用薦爲海鹽州教授後學田千餘畝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既代授慶元路總管府知事良所定文牘吏不敢舞文法爲奸仕終松江府同知所著有栲雲集六卷隨筆二卷

敖進士繼翁

敖繼翁烏程人少長邃於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日讀必至夜分而寐雞鳴即興以爲常由是目無不覽之書每與人談論今古滾滾如黃河之東注然未嘗以學驕人對僕隸亦辭色溫和進止出入皆有常度初任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壽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於六經皆有疏說發爲文章春金戛玉以大家稱於東南有文集二十卷

申屠徵仲徵 兄溶附

申屠徵字徵仲諸暨人父性受業黃文獻公之門徵與兄溶得其淵源謹言端行並爲鄉里所重而徵尤負令望之容色毅然至有所請則溫煦和婉辯析必盡工古文辭春容簡奧精篆籀小楷咄咄泰晉碑本路教授辭疾不行晚節益堅有遺世獨立之意所著有孝全擴言數卷藏於家

木石先生劉仲愚希賢

劉希賢字仲愚鄞人少嗜學長從鄉先生薛觀學春秋博習強記爲文敏疾舉進士第授太平路天門書院山

長講論經術得其旨歸後改會稽教諭見雅樂廢弛喟然歎曰聖人制樂所以格神人和上下定民志詎可缺哉乃捐俸率諸生命工修飭秩滿陞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所著有春秋比事缾窩類稿自號曰木石子人因稱為木石先生

陳彥理大倫

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也始學於從兄洙後事吳淵穎先生絕意仕進以教授為業元末避兵流子里作晚香亭日與賓客暢飲高歌舉座絕倒嘗語人曰吾平生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仡仡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識者亦共傷之所著有春秋手鏡尚雅集

潘省中伯修

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偶遂決志隱居教授以著書為事旁通天文地理律曆之學為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國珍寇海上浙江參政朵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之曰倡亂者獨國珍爾吾民無罪也乃得免後竟為國珍所害黃雲泉有言潘先生莫邪大劍也其精光足以動星斗其鋒鍔足以破堅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為千金之寶也嗟夫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其潘先生之謂與

儒學提舉洪元成欽

洪欽字元成溫州人博學能文詞平居議論必依名節至正中為長州縣學教諭會張士誠陷平江欲用之欽抗節不屈居數日乘間脫走見丞相達識貼睦邇言其獄丞相重歎以為臨難不撓真師儒也用承制授將仕郎江浙儒學副提舉雖當亂世化導不衰元亡歸卒於家

方以愚道睿

方道睿字以愚淳安人蛟峯先生之曾孫也從同里吳朝陽先生游以春秋名當世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所撰后妃功臣諸列傳筆削大義獨斷於心無能議者調嘉興推官凡讞獄囚必脫其桎梏賜之飲食溫言和氣以探其情再調杭州判官遂引疾以歸洪武初兩被召俱不赴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稿

十卷詩說一卷文說二卷選唐詩一卷
明共一百四人

巴陵簿葉世傑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至正庚寅以薦試方州中第四人退隱不仕國初浙江行中書省復以學行薦廷試高等授岳州巴陵簿尋致仕卒子奇少極穎悟壯遊王剛叔門聞理一分殊之旨乃知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號曰靜齋所著有範通玄理草木子等書

滎陽外史鄭真

鄭真慈谿人博極羣書在鄉里恂恂然不以才藝矜人嘗取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洪武初試浙闈居首選授廣信府教授號滎陽外史

王如淵淵

王淵字如淵永嘉儒志先生之九世孫也通詩書二經洪武三年舉進士以疾告歸淵性急直人有過必面折之毅然以作興後學爲已任循循誘掖寒暑晨昏無倦色貧而來學者輒以衣糧資給之所著有詩書題斷道塘稿

學正俞觀光長孺

俞長孺字觀光新昌人歷諸暨州學正治經敦行刻勵好修晚年所造益深其教門人務以反身自約遠近嚮之所著有心學淵源及詩文共數十卷

翰林校書王子讓受益

王受益字子讓山陰人洪武中舉明經爲山陰訓導淹貫經史尤邃於春秋善指授多所發明嘗病傳註繁蕪咸失作者本旨乃取諸家疏義折衷之裒爲春秋集說後召入翰林校書受益與韓宜可薛正言先後與學於鄉至今鄉校頌述之稱三先生而不名

桂教授同德 孫抱附

桂同德慈谿人謹厚敦樸篤信好學於經史無不淹貫身若不勝衣吶吶焉似不能言者坦坦無競學行聞於遠邇經生學士過從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立諸生講下懇懇言曰窮經究史同學者事而入孝出悌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苟規規章句而蹉蹍不力此爲人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爲

孫槐以知兵拜錦衣百戶篤於人倫而倜儻好施有古
學士風

陳訓導與延

陳與延名延以字行鄞人也記覽該博而尤熟於春秋當元季盜起人不聊生悉散貲產以贍諸親舊之貧者僅存周廬田數十畝朝耕暮讀雖際屢空裕如也洪武二十七年邑大夫多其賢薦授本邑訓導開誘諄諄先義後利一言一行唯恐或後古人故當時從游之士接其模範者幸知敦尚古道云

吳訓導元亮

吳元亮仙居人洪武中為嵊縣訓導沉靜方嚴動必以禮講明正學以開後進及卒與僚友諸弟子訣整衣拱手端坐而逝

陳履中端禮 弟治從子憲附

陳端禮字履中定海人志稽古雅博究羣籍動不踰矩壼閫整肅不聞內言集子弟講明經術謂聖賢之學自修身齊家以達於天下寧拘拘章句邪弟治從子憲相繼登第為御史端禮作蕉說以規之常曰汝輩盡忠朝廷不負予教則予得肆情泉石矣乃築室別墅遂心若述時鄭珞為郡守始行鄉飲禮以敦崇齒德親詣端禮之門迎之說者謂賓主俱賢有裨風教云所著有喪祭禮儀註解

退齋先生傅淳 父時告附

傅淳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告以道學鳴於鄉淳能傳其家學鄉人稱為退齋先生有洪範敷言性理藂說大學補略視志稿藏於家

汪師道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似為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歷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教授趙文祐思盛 子世麟附

趙思盛字文祐鄞人也博物洽聞涉獵羣經而尤邃於春秋洪武初訓導郡庠八年遷教授啓迪不踰矩矱生徒景慕後引年歸里雖在耆耄書不去手時稱邃於文學子世麟克紹先志十五年聘上春官擢監察御史以

清白名

黃珏

黃珏餘姚人初學春秋後見四明黃彥實說尚書心好之乃更受尚書隱居教授浙之言尚書者多宗事之居恒對人喜談邵子皇極經世書旨趣淵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

柿庄先生鄭元亨嘉

鄭嘉字元亨山陰人篤行寡言性至孝母病嘗糞甘苦衣不解帶母未復初卧不就枕窮經好古而於詩尤工

與鄒緝唐之淳相上下是時柯亭王佑爲侍郎方貴顯與嘉同里而里中無少長皆輕佑而重嘉見輒曰此柿庄先生

翰林學士王景彰景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修癯美髯平居好抉策矢口成章時稱其文章上繼屈宋下並班馬洪武間與楊宜同舉鄉試初授懷遠令歷官山西右叅政下吏以根撓法累謫雲南靖難師起赦至京師與修 高廟實錄以吏部尚書張紞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裁官

成祖入繼大統擢翰林學士時言建文君崩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一時詔勑皆出於景景居官立朝不變鄉語一日 上欲出師值大雨上不懌景從旁語曰此乃上天爲陛下洗干戈耳左右不辯其云何獨永嘉衞士竊笑而奏之 上大悅即擢爲親軍指揮使後徙居銅陵有詩文集若干卷

翰林檢討鄭叔美棠 從兄楷弟桓附

鄭棠字叔美浦江人也與從兄楷弟桓俱受業宋景濂之門以文學稱永樂初用禮部尚書李至剛薦入翰林

與修大典書成吏部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 仁宗爲太子監國南京選儒臣進講與王汝玉等九人在選敷陳從容眷待殊渥秩滿陞翰林檢討以疾告歸所著有金史評及道山集二十卷從兄楷字叔度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賜號醇翁陞長史致仕著有鳳鳴集弟桓字叔瑞隱居著書或以其名達之蜀王王每顧楷曰叔瑞可謂清逸之士人遂以清逸處士稱之所著有聖朝文纂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

李訓導孟瓚 弟仲璣 季衡附

李孟瓚海塩人祖元白以賢良方正起家官嘉典副總管清白有吏績瓚永樂中以經明行修被薦歷嘉典汝寧訓導教養有法士風蔚起所著有南庄集弟仲璣季衡皆有文行聲譽重於一時

楊九疇範

楊範字九疇鄞人踐履誠確雖燕居恒盛服端坐讀書至夜分不懈教授里中視世之毀譽榮辱漠如也永樂間有巫稱龍神道人禍福人如影響家趨戶廸官不能

禁範作文喻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匍匐於地時摧巫羅拜者百數十人皆驚悟散去郡守鄭珞邑令張鐸咸賓致以訪政事所著有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孫守陳守隨守隅守阯曾孫茂元茂仁皆登顯仕各有傳

衛府長史金用誠實

金實字用誠衛之開化人自幼穎悟絕人書過目輒成誦昇去浮靡專意經傳弱冠補博士弟子識者目爲重器歲壬午 太宗入繼大統實稱布衣詣 闕上書 太宗善其言復親策之對稱旨命入翰林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選爲東宮講官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詳明有良佐之褒復以內艱去哀毀成疾踰十年始起任職 仁宗登極簡宮僚爲諸王輔導乃授衛府左長史復召入西掖纂先正格言以備顧問丙午歸謁先塋恩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黨宗戚相與燕樂以榮上賜正統嗣位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未幾王甍哀感成疾上疏乞骸命下而卒年六十九實天性孝友少肆業學官以不得奉旦夕惟朔望歸省必奉

觴上壽以悅親心愛季弟老而彌篤周貧恤難不吝所有故人林文節卒於京親爲殯斂歸其喪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諸經子史悉能探其賾而知其非嘗曰人不能無非覺而正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仲尼以爲君子因以覺非名齋爲文章春容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冲淡無雕琢之病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羅儀甫頎 祖紘 父新附

羅頎字儀甫山陰人祖紘父新並以儒學名於時頎性

淳樸鮮嗜欲力敦古道能讀祖父書過目輒成誦當其會意時雖食寢亦不自覺經史百家古今載記及佛老諸書稗官小說罔不攬竒鉤玄著之篇章爛然成一家言弟子及其門者各有所就褎衣博帶從容曳履見貴勢無加禮人亦不敢以貴勢加之太守蕺琥崇禮隱逸於頎猶注敬焉嘗聘修郡志未成而歿然文獻賴以有徵所著有易裔札記及諸所訓詁詩話二百餘卷稱梅山藂書羅氏三世隱梅山各以文學鳴於時卓爲越之儒宗云

國子學錄朱叔龍文淵 子宣附

朱文淵字叔龍山陰人洪武間以太學生詣闕陳時政忤旨謫戍雖歷顛沛而志行益堅宣德丙午大臣薦其直節宜錄用授滑縣訓導講學行禮以身先多士化及齊民擢國子學錄尋致仕歸年巳大耋猶手不釋卷郡大夫政有所疑輒造其廬問焉不敢以呵導先其爲隆禮如此子宜亦世其春秋學以孝義聞

朱克粹純 孫節附

朱純字克粹山陰人博雅有儒行以明經教授鄉里能詩風格高古與邑人羅頎張嵩輩結鑑湖吟社太守蕺琥深敬禮焉所著有陶鉛驢背自怡等集其孫節起家進士官監察御史按山東振舉憲綱統兵勦賊卒于師朝廷憫其死事贈光祿寺少卿

葉士晃黼

葉黼字士晃太平人博通經史真知實踐以古道自持貧而好施授徒所得束修恒均鄉族之貧者嘗析衷學庸衆說撫取朱子語錄及黃超然通義相發明者附周易本義繕錄未終而卒學者惜之

湖廣按察使黃孟清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初徙江南富民實北京父艮當行玉時年十三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滷茫無人烟玉與同役築室而居傾貲給徙役墾闢齋蔬以爲生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巳心爲嚴師而斬造於聖賢擇然後語揆然後動間爲文辭不作組麗斬刻之語而理致淵永補郡庠生以禮經魁北闈會試乙榜授建昌府學訓導改南昌以薦拜行在交趾道監

察御史出按湖廣威望赫然正統初薦陞廣西按察提學僉事屏浮薄奬賢俊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司使以不肯屈節上官被誣劾不請刑律左遷含山知縣請老致仕歸以子隆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居家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分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為一卷通為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為裳遂撰考定深衣古制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

趙長史季通

趙季通天台人力學篤行稱名儒由教官知永豐龍溪二縣寬厚愛民以最召與修　高皇帝實錄累遷國子博士進司業與董子莊同被選為趙府左右長史二人皆端平有操守隨事規益不肯詭隨以希寵遇每侍講讀多所開悟王重之折節降禮稱之必曰先生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以二人為極選云

鄭孔明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人性穎異負志不羣博通五經諸書尤長於易初補郡博士弟子員既歷游丁息軒吳康齋之門遂棄時學務求實踐確然以聖賢自期事父母存歿盡禮立義塾義廩以教贍其族黨孝義之稱內外無間督學使者屢辟應試終不出所著有讀易管見易通發明觀物餘論卦贊蛙鳴諸稿藏於家

贊善徐好古善述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邃於經學工為詩以薦授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陞國子監助教同官侯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復自是忿戾消沮每遇善述曰我見公心輒惟然如飲醇公真今之叔度也　仁宗在東宮簡入為宮僚授左春坊司直郎每作詩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所製以賜之善述亦夙夜匪懈於文事多所啓沃　仁宗每見聽納陞右贊善以疾卒於官善述為人淳厚質實學術端正耿介恬靜不為阿附

仁宗卽位追念輔導之良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祀之

駱則民象賢

駱象賢字則民諸暨人篤行好學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直述事情不求華緻時嘗斟酌六禮要表師鄉俗鄉人化之爲園於楓溪之上圖書滿屋至老玩讀不輟家素饒值歲飢出粟千石以賑朝廷賜勅旌異仍復其家所著有羊棗集篤終易覽溪園遺稿歸全集等書

徐光岳壽卿

徐光岳字壽卿新昌人郎中志文之子也自幼聰敏好學尚氣節不妄交游請於父曰兒不能爲舉子業取科第願盡讀天下書使行已無媿古人可乎父許之乃結如斯亭藏修其中日夜研究羣書至忘寢食既而究然有得乃從父友陳獻章莊泉輩𨔁開見踐履益到年方壯人卽目爲巨儒泉尤加愛重〃以春風亭以居之其詩文賡唱往返載泉集中

學正周士亨衢

周衢字士亨平湖人篤學慕古樸雅弗事華靡景泰元年領鄉薦任膠州學正以禮率人訓廸無倦諸生有衣食弗給無力喪葬者出俸助之致仕歸肆力經史所著詩文追蹤古人立心行已無不可對人言者

東谷先生鄭世昌延

鄭延字世昌海塩人其先有元璠元琰者俱以學行顯延性孝友方正博學能詩文以尚書教授門人以其業顯者三十餘人皆尊之曰東谷先生天順壬午貢太學成化乙未授廣東市舶司副提舉諸番無敢以方物及門者白沙陳獻章贈詩曰溪魚海舶各歸去明月自照

芙蓉峯黃門張寧稱曰力學能文通知典故吾邑未之或先歷仕二考以疾卒於任

進士盧舜用璣

盧璣字舜用松陽人家貧力學懷抱甚高天順甲申第進士廷策近萬言皆切中時弊李賢當國欲羅致之不屈遂上疏請正宮闈名分及閹寺引浮屠罔𡡉惑事言甚剴切執政外忌萬妃內短疏入不報未幾復詆權奸謫戍銅鼓汪直臨邊諷使見之許其入朝璣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益厲志理學辯論古今未定之說其闢元

劉論三教平心論可與佛骨表並稱作真宇補遺十目
其圖說深得聖賢之旨其雜論責宋舊臣遺士不應仕
元異端不生於天地之前與訂誣諸說俱出人意表
孝宗皇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即位首詔起之已不可復
作矣

教諭包希賢瑜

包瑜字希賢青田人窮經博古篤學力行一言一動無
不以聖賢爲法由舉人任教諭非其好也淮王聞其賢
脩書幣聘進講便殿輙稱先生所著通鑑事類一百二

十卷左傳事類四十卷王閱之喜甚遂梓行仍命工肖
瑜像親爲之賛曰見道之真履道之正咳唾古今寤寐
賢聖傳獵經蒐回飄黙詠衣冠肅如後學企敬居七年
告歸捘老撰述甚多以壽卒

司訓陳敬佐善

陳善字敬佐海塩人天資穎悟性豪邁與方洲張寧同
時相伯仲銳志勤學攻古文辭每飲酒半酣捉筆立就
數千言文不加點意味深長辭調高古屢試不售以貢
卒業成均安貧自樂不以仕進爲念邑令李雲造門敦

勸始出就崇陽司訓未幾致仕歸性潔亢與止寡儔儲
粟屢空未嘗苟取一介求詩文者非其人雖重幣不受
人以是益高之

楚府教授詹朝宗源

詹源字朝宗松陽人任湖廣楚府教授初見王無所餽
獻以二帝三王之道上啓王喜其言及掌簿正司出入
却分例王益賢之常語其世子曰詹先生學行近古剛
方正直汝宜師之幾三年辭歸構屋一區與子姪業儒
者居之及定房籍請書契源曰汝居之即爲汝屋焉用

契爲平居足跡不入公門邑大夫重其儒行數就見請
益見所居庳陋請撤而新之源固謝不許或問之源曰
此先世所遺可庇風雨足矣且吾生於斯長於斯朝夕
饘粥於斯亦將正寢於斯以待盡而已無事而更新之
令子孫何以師先世之儉邑大夫聞而嚴重之終其任
不敢輕以寸幣相餉

教諭吾景端㫬

吾㫬字景端開化人方正端嚴動由規矩中鄉魁教諭
江浦乞歸講學自怡弟子千餘人隨其分量咸有所得

皆成名士、主事林沂、潘府、常同、陳獻章、章懋、薦之謂醇
儒、可大用、閩望顯著、人咸以不得見爲歎、與章懋、樊瑩
尤拜厚、年七十卒、門人方豪狀其行、章懋表其墓、有曰、
君之所詣、茂叔伯淳人之所惜、何晉劉蕡、所著有朱子
讀書法、還山稿、五箴解等書行於世、

靖安令朱天錫祚

朱祚、字天錫、海塩人、生而警敏、七歲日誦數千言、甫成
童、學爲古文詞、遍訪士大夫家遺書讀之、惟日不足、成
化丙午、以尚書領浙薦、一試禮部弗售、以母老不再行、

授尤溪令、有惠政、改江西靖安、治靖安如尤溪、民胥稱
之曰、豈弟、甫二年、疽發背卒、祚氣宇冲融、尤喜奬引後
進、其學以五經爲本、發之詞章、春容麗蔚、一根理要、嘗
慕司馬温公爲人、歲置一冊、動必書之、以自警、所著有
拙齋漫稿、雲谷集若干卷、

慎嶶先生黃季榮灝

黃灝、字季榮、遂昌人、博學自淑、不樂仕進、人多與之遊、
嘗語人曰、爲學大要、在慎嶶五典而已、舍此皆贅靡也、
有慎嶶遺稿、言多簡要、門人私謚爲慎嶶先生、

司訓宋用儀鴻

宋鴻、字用儀、開化人、夙負異稟、致力遂大、學務深潛、每
事必求實踐、嘗受易於吾斝、爲所器重、爲文典雅有則、
四方從遊者甚衆、端本正業、多所造就、鄉人敬信、皆呼
先生、有疑必咨、有過惟恐其或聞焉、應貢司訓宜興、以
道自尊、身爲模範、士民愛慕、人人以爲父師、居恒手不
釋卷、對妻子如嚴賓、至於聲利泊然、若遺人不得而窺
其際也、卒於官、士民奔走痛哭、雖深山窮谷耄夫稚子、
奔唁吁泣下、所著有白石漁溪慈石金音諸稿、藏於家、

徐公允晟

徐晟、字公允、海塩人、資性頴敏、經史墳典、靡不周覽、與
朱祚俱以博洽稱、每相遇坐談古今佚事、移日不去、嘗
曰、聖人之教、達於中國、釋氏之教、達於四夷、孔子欲居
九夷者、殆化夷乎、其得悟而言類如此、王大參衡按海
上、命取韻府考事、得之眉間、註云、出漢雋、詢知晟、命延
入、禮敬之、問漢書數事、詳對無失、稱曰徐漢書、所著有
左傳摘事、燕石存稿、

學正方景衡銓

方銓字景衡新城縣人成化中山舉人任湖廣安陸州學正奉父之官更為創寢室於學署旦暮具衣冠至寢所問省興居或燕飲歸雖丙夜不釋衣冠必往侍左右俟其寢而後退易學通明矜授諸生課業講肄不怠業他經者則延訪隣郡經術通洽之士為之師一時成材特盛如孫文劉洪其最著士也及丁外艱歸諸生泣送不忍別服闋改汝州卒

王司輿文轅

王文轅字司輿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鋌坐待失者歸之其人欲畀以半卻不受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每讀書多自得不主陳言故其說多與時左惟王文成與之友莫逆也文成領南贛之命文轅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及文轅歿文成講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王司輿復作乎所著有茹澹稿皇極經世律呂諸書

教授朱日章晃

朱晃字日章嘉興人以鄉貢授崑山教諭經學舉業皆有師承課子弟嚴而有法以故多所成就崑山自晃為教後其徒鄭文康及葉盛輩始擢高科刻文為程至今稱善教者必曰晃尋遷鎮海衛學教授其教亦如崑山

都事裘天爵仁

裘仁字天爵處州衛人也嚴毅端方言笑不苟居常授徒克敦師道括郡名士多出其門諸生侍立終日不敢傾側有程門立雪之風中弘治己酉鄉試任北京都察院都事以乞養歸仁事二親備極恭順每母怛怒即夫婦長跪席前必得懽心方起造謁有司並無請託其持身以正見得思義至老不衰

光澤令徐子元泰

徐泰字子元海鹽人聰敏豪邁領弘治甲子鄉薦授桐城學諭師道克尊士風興起癸酉典江右文衡得雋為多進蓬州學正蓬去鄉萬餘里山川險隔豁然大觀寘生死於度外登廊弔古文章益進陞光澤令歸晚攻古文詩詞識者以為雄健過於張寧華燕超於朱祚所著有玉池稿玉池談屑春秋鄙見女學詩談海鹽志梓行

海陽令毛時正仲

毛仲字時正松陽人學有源委好闢異端尤精圖學嘗

誦節孝徐先生三善之言以自砥礪篤行孝友以貢授海陽令仗忠信敦教化吏民不忍欺然素性耿介嘗道不合甫朞月遂謝事歸所著有常道異端論及理數啓鑰

野橋先生戴秉誠圭

戴圭字秉誠鄞人潛心易學踐履篤實居常語人曰學要謹獨誠意以修身不怨天不尤人久之則與天一嘗揭諸座楹曰人中合下渾無我地上元來都是天張尚書邦奇見而亟稱之其徒汪中丞玉嘗言曰吾執業戴

先生門時先生年甫三十餘貌甚莊氣甚和言甚簡重動止甚矩度讀書能精思其所造可謂深且微矣時所業不過時業而能不屑屑焉毎廸玉古人之道至於今思其言不忘云圭性謹厚言動雍默衣冠儼然至時時與親友高會談道理論當世事竟日不休未嘗出一時俗語至易簀之日語子乾曰大學語孟首章皆是天命之性聖賢之言一轍也又曰我平日所著書却是有用後來必有知者所著有易經大旨四書要略及要說等書藏於家人稱為野橋先生

仇教授彩 子俊卿附

仇彩海塩人少穎異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根極理要十舉不第始勉就貢授硤江教一遵胡安定教授蘇湖遺軌士多成就其子俊卿博古好學任南城均修海塩志當嘉靖時海塘圮令子原吏凱奏部覆修築迄今頌其功不衰

訓導李孟昭進

李進字孟昭嘉興人力學至忘寢食比長通五經尤深於春秋博極羣書為文章春容宏辯尤工楷隸行草丹

長哀毀致眇一目不復求仕太守齊政起為郡學訓導造士之功為多

張蘊之璨

張璨字蘊之　人也天性孝友父跛不能行背負終身弟亦病癇贍之至老嘗從羅紘學經史一覽不忘為詩文搦筆立就所著有騃齋集二十卷擬騷二十章大為詞家所膾炙云

欒城教諭俞汝誠子良

俞子良字汝誠山陰人領順天鄉薦潛心聖學力敦古

道平居無戲言議論侃侃務砥礪名檢未嘗以一事干有司初教諭欒城欒俗不知有禮則諄諄以禮誨之未冠者爲之冠有婚喪者爲之品式使遵行焉欒人感而化之雖婦女亦呼之爲兪夫子遷肅寧令治邑事如其家甫踰年百廢具舉臺使者待以殊等然竟以勞卒柩還之日蕭然敝篋所著明學錄通禮節要尊親錄樂居司牧二集

翰林孔目支中夫立 高孫祿曾孫大綸附

支立字中夫嘉興人事母以孝聞舉鄉試歷官翰林孔目與羅倫相友善務敦本爲己之學爲詩文多有關世教語尤深於經學號支五經子高孫祿皆貢爲學悔卹孫大綸舉甲戌進士以經學世其家

國子助教洪廷器禹

洪禹字廷器壽昌人天資穎悟年數歲父口授尚書過耳不忘稍長博綜子史百家下筆爲文如川涌波騰數千言立就父早喪哀毀成疾自肖小像於室旦夕饋食如事生領正德庚午鄉薦授福建邵武縣學教諭其俗尚鬼而佞佛禹至即移文執政革之指俸廣置學舍館諸生之貧者而衣食給之故一時多所造就薦擢國子監助教疏時宜八事出判鳳陽以不能諧俗歸乃築室蓮谷精研理學貫通六經妙辨一中之旨毅然以明道爲任士類宗之所著有讀易索隱大學叅義中庸通旨八詠析言等書行於世

胡惟一純

胡純字惟一會稽人少從陽明先生學天性孝友家貧無書每假抄以誦晝夜不輟遂以明經稱執贄稱弟子者常數十人藉束脩以供甘旨父母安其養如大烹對書終日危坐不妄言笑動止必飭其教人必率以規矩歌詩習禮不徒事章句諸弟子旦夕供使令至種藝滌浣皆欣欣任之不舜師弟之間庶幾復見古道以故出其門者多知名士所著有雙溪稿詩禮抄泗州志崇安志及卒郡守洪珠高其行題其碣曰明逸士朱純墓

昌平知州蔣引之經

蔣經字引之開化人事繼母篤孝繼母待之益嚴而經之孝敬益不衰卒化繼母爲慈母甘苦茹辛刻意問學端重沉默自危坐一室與聖賢爲伍非其人不妄接一

言領鄉薦會試不第益閉戶誦習不輕以片刺投郡邑郡邑嚴重之已而謁選知順天昌平州董七陵祀事清愼不阿綽有政績以疾乞南竟卒於京邸士大夫咸惜之所著有性理集解易經講義

典山令王汝珎儒

王儒字汝珎嘉興人篤學力行鄉邦稱爲宿儒正德丙子舉於鄉初令星子再令崇陽聲績茂著以艱歸服闋不樂簿書告改順天府學教授北地鮮學加意造就一時弟子如嚴滋李子暘君璽等俱成進士滋初居塞外

徙置學傍教之後任本府太守所以報師之誠極篤而儒益自重未嘗以尺一千之轉典山令致仕歸以詩文自娛優游林下者三十餘年

同安令許元夫仁

許仁字元夫仁和人明經篤學開門授徒方嚴介特翕然爲時所宗正德庚辰以舉人授巢縣教諭擢河南郾城令勤於撫字稱循吏以狷執不能事上官調德化德化瘠鄉民獷悍難治仁一以簡重鎭之調同安治同未幾屬德化豪右以舊憾騰謗遂罷歸仁樸茂質直多介少通執義而往卒多齟齬然遂於經學毅然以崇正闢邪爲已任諸所論著皆折衷六經多發前人所未發云

貞一先生陸順德贇

陸贇字順德海鹽人雅好文學博集羣書巧思溢發爲文章以多能見稱日就雅望凡縉紳道出是州者必問其名行已嚴毅莊重晚年益自持暇日則杖屨徜徉林圃間平居燕坐輒復尋討圖史嘗以世俗湮於佛老悼禮文之難而喪不成葬著居喪撮要一書以訓世平生貞字思綏筆精無急就之作年八十三卒鄉人誄之曰

貞一先生

光祿寺署正譚諫

譚諫嘉興人博學篤志稱明經以貢謁選時司選曹郎諫門下士也欲授判泉州力辭之乃調南京光祿寺署正散局可以著書自公之暇手不釋卷四方從游者戶屨常滿相與剖析疑奧當食每爲不樂欣如也卒於官貧無以殮諸門人共襄其事云

攸縣令孫成叔景時

孫景時字成叔杭之右衞人也性耿介於世寡諧與越

人汪應軫仁和邵銳江暉錢塘吳鼎爲友慕章文懿
端敏之爲人師事陽明甘泉二先生學成正德丙子舉
於鄉筮仕長洲教諭遷攸縣令郴餽贐洲常例悉貧民
唐如景吳伯先究狀遠豪右易滔發其奸贓論如法人
多稱之無何解官歸乃蒐輯故典証以長老舊聞質諸
鄉評作武林文獻錄杭州府志欲勒成郡乘副在名山
惜有志未究而卒

長史張廷光景明 弟景暘附

張景明字廷光山陰人舉弘治進士第以經術選充興

府長史事 獻帝於藩邸忠愼不渝嘗敷陳六事 帝
悅命揭諸宮門 世宗入嗣大統以輔導 先帝功召
赴京將大用之會病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謚恭僖錄其子元藩元恕弟景暘亦以進士爲
御史當 武宗駕留宣大率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
杖又劾江彬許泰冒封伯爵非制人多其直後出知潮
州尋罷歸

黔陽訓導凌時東震

凌震字時東歸安人少有俊才博綜羣籍曉析百家言

長游郡庠試輒冠軍及科場輒不利若有尼之者俯仰
多咤惜而震恬然不以動其心久以廩次貢於南宮選
授黔陽縣學訓導當路重其學行到官月餘即命提督
寶山書院選拔名流俾授學焉震嚴立科條陳說倫理
之懿啓廸性命之微勸能懲惰率以身爲切劘文章規
格親爲點竄造就士類一時多成材震念黔陽去吳興
八千里遠違墳墓非孝子心遂以老乞歸震初以鈎索
富聞稱比中歲幡然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
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故其事父母先

意周旋甘旨之具不煩二兄居常坦坦不爲町畦而與
之接者鄙吝之心自消善古文尤工於詩涵蓄縝密清
婉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練溪集若
干卷藏於家

朱陽仲應鐘

朱應鐘字陽仲遂昌人天資警敏篤學勵行嘗結青山
白雲樓讀書其中家故饒一委之兄弟脩用廢業不問
也聞王陽明先生倡道稽山徒步往從之深爲器重一
時名人士如開化方豪青田陳中州輩皆與之遊著聲

吳越間年三十二而卒士林痛惜之

處士范廷潤璀

范璀字廷潤會稽人少從王文成游卓然以古聖賢自期晚歲所造益深家貧無旦夕儲講詠自若人莫能窺其際嘗謂人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以自見幼孤事母至孝教授於鄉以供甘膬二兄早喪竭力葬之撫其子如已子平居無戲言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與人煦煦無倨容士大夫咸樂從之遊或

問以聚帛周之堅却不受也年八十有六將屬纊猶戒其子曰我死宜薄斂毋妄受人賻以汚我其平生蕪潔有如此有司屢表其閭立石里中曰范處士里

布政司都事沈一之榘

沈榘字一之嘉善麟瑞鄉人少負奇穎年十二就試省闈爲八校之雋盛氣凋步縱覩無前已而師事東濵張先生福友善魏莊渠校邵端峯銳諸名士晚卒業於五清劉夫子瑞德義漸涵日與之化闇如退如頓非昔念向之縱睨無前者今而反觀不見有巳也益自淬勵晝

夜研討諸經盡發諸儒未發之秘屢試不售卒以貢授江西布政司都事非其好也竟拂衣歸時島夷寇掠三吳榘抱宗祏祭器避之郡城無何疾作卒於嘉禾寓舍年七十有二榘細大之德無不篤慎矩矱而事父母尤以孝聞生平口不非俗而行亦不染俗急義輕財有迎飢渴廢業晚歷自安無營著布菜翁傳以見志其於豐約盛衰之際蓋有得於易而無繫心故超脫乃爾文章非有關風教不漫作所著有鄉約釋義筆思記時務議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濮大川淮

濮淮字大川嘉興人少爲名諸生篤學好脩以名節自喜數奇不售貢授延平教諭身先範士佇佩之間無變色而人自濯磨時値倭寇與其令擘畫城守民恃以生時稱有用真儒致仕歸閉門讀易深明晝前之理年八十五豫知死日先期告廟與知友別賦詩端坐而逝

孝廉陳獻可言

陳言字獻可雁洲處士謙之子生而秀穎稱神童稍長以尚書爲諸生祭酒試輒冠軍徐太守盈推爲七校之

選遣幣使從吳南溪先生游吳門多俊士而尤器貢言每歎曰此子海上鳳麟也辛卯以選貢卒業南雍丁酉領應天鄉薦旋罹外艱辛丑計偕不第卒于邸年僅四十有一言性孝友痛母嗟早世遇蒸嘗輙流涕嗚咽不食飲者數日事繼母如生母撫異母弟如同胞時提耳曰吾家世孝友幸毋忘雙雁之什故弟亦莊事之說者謂陳氏世不乏二難接人夷易無脩容無傲辭至見義必爲則英氣勃發里中有二三守節婦有司莫聞倡義白之竟得旌時存問以終厥志其慷慨好義類如此

官雖篤志舉子業然博綜經傳探索子史凡所研解卽蠅書於眉間層透髓廉人服其精作五經疑若干卷出入傳註酌以己裁多先儒所未發端居慕古慨然以經濟爲己任作策百餘篇歎曰假令吾得與大廷執此往耳所著論馳驟縱橫殆逼蘇氏而理趣一歸於伊洛粹如也王孝廉文祿評之曰獻可論如古刹精廬迴廊傑搆翬宇重門窔奧曲折纖悉畢備而礱密無痕又如臯陶聽獄剖析疑隱如伏生授書佶屈聱牙如良平運謀發機透頴時以爲知言以子所學貴贈中書舍人所學

字行父嘉靖丙辰進士以中翰拜工科給事中內艱服闋補吏科改戶科右前後上章凡二十餘皆當世要務同官所不敢言者爲權貴所忌出守河間摘發如神明諸豪右畏縮不得逞遂嗾臺使者以誣劾歸未幾而新鄭相起道出河間問父老知故太守賢折簡爲之勸駕默不應或按浙者輙欲得其罷官狀白之朝所學笑謝曰仕者嘗鼎一臠足矣奚所屬厭也竟不得其狀而罷買一椽西居名其山與亭爲一笑因自稱一笑生作一笑生傳以見志卒年六十有四

徐通判文和

徐文和嘉興人領嘉靖丁酉鄉薦任揚州管馬通判以樸實不善逢迎上官論罷歸家杜門不入公府躬督耕耘究心理學臨終語其子曰我死之後皇極經世之學不傳矣親搽算子與諸子講究講畢而逝

訓導葉尚文素

葉素字尚文青田人由選貢任訓導以禮致仕事父母以色養兄弟白首不二內外無間言身若不勝衣而是非可否有義存焉與陳中州同學亦同志趣素每言曰

氣節文章吾畏陳子至其闇然自修渾然無迹吾視陳子似有微長聞者信之所著有四書節釋易經叢記宋元綱目斷隙觀集

周府紀善凌德容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性端方沈毅弱冠即負大志不規規科舉之業早游楓山先生之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信果步趨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妻子如嚴君終日無惰容遠色與學者言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以易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度數以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無不究心四方從遊者日衆各因其材而成就之謁選得泰寧教諭是學僻處山中士子多朴少文瀚日與諸生講明理學且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能自給者則分俸資之九年如一日諸生皆敬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陞周府紀善諸生揮涕送之者數百人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德講學等書辭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所著有羣書類考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志金華正祠錄等書

文學許長聖聞至

許聞至字長聖海鹽人七歲洞了易經大義十三補弟子員一黌稱雋弱冠聞從父九杞山人闡發陽明先生良知之旨豁然悟入因殫精性命之學視舉子業意殊不屑也事父母備極色養時倭寇海上一夕侍其父從邑中歸遇賊於途同行者皆被害聞至舍舟登陸急負其父跣足遄行數十里脛血朱殷得免於禍及居喪哀毀骨立經紀葬事露宿者數月弟求析著器物田廬自取其敝陋者悉以腴業讓弟終身代其役至破家不恤處宗族鄉黨執謙守下未嘗見疾言遽色有犯而不校之風督撫阮山峯鶚相與有世誼且同研席者數年先後貽書招之終不肯一見曰吾媿夫青衿而曳裾者其介節如此所著有易經微言若干卷明自成弘以來祀於鄉者朝貴封公而外無布衣聞至歿後數十年懿行益著學使者采公論而尸祝之以諸生入祀自聞至始

僉事鍾仁卿繼元

鍾繼元字仁卿桐鄉人窮經博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易理數之學妙悟得於畫前以嘉靖壬戌進士歷

官嶺南僉憲以最移楚積勞遘疾卒所著有易敘易準易老易占易原子史雜著道德要覽羣書選要京房康節啓蒙畫前錄渾象析觀定性演義陰符經註

信豐令何思仁燾

何燾字思仁麗水人也少聰睿端凝加以父格教導之嚴自志學即毅然以聖賢事業自期雖習舉業而洞究性命本原不爲捷取計以鄉薦授新喻教諭教人務底實用士多成材聘主湖廣鄉試號爲得人令信豐以寬仁爲理民常見思居家孝友出諸天性府縣改歲一謁

外未嘗干以私所著有四書集義春秋主意效顰紀舒嘯東皐篇滄螺錄青桂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文定先生王世熏文祿

王文祿字世熏海寧衛世將軍之冑生負奇質喜讀書好舞劍自六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以至天官地志貝函蕋笈龍韜虎鈐無不騰之舌抄而置之腹笥抵掌天下事口哆喻如縣河意所不合輒拔劍而舞人皆以爲蚩文祿亦因而蚩之不校也嘉靖癸丑島夷蹂海上武備積衰人心恇怯寇未至而先清野爭門死者數十人文祿聞之慨然乃佩劍詣軍門說大將軍背城一戰褫寇魄以壯士氣然後危城可守大將軍然其計列陣於野寇懾不敢攻而城守乃完萬曆辛巳均田之議起權貴家且有噂沓文祿聞之勃然復佩劍躋公堂謁邑大夫畫地指天道所以均田狀遇不均處輒拔劍而舞曰吾以三尺庇小民有勢挾者請以劍擊之諸權貴皆抑首莫敢撓鄉人蒙其利至今文祿之蚩大都如此年三十與計偕迄八十無弗與者愈不售而愈發憤愈耄而愈精進讀書徹日夜不止家人憐而尼之則曰汝何知

我讀來世書耳聞者絕倒文祿則正襟危坐而論之曰生死且暮耳不讀書聞道則虛生浪死吾孳孳矻矻庶幾或聞寧爲聲名勞七尺耶卒之日手不廢書邑大夫奔而訣執手問後事但笑無所言三問之則曰此不足計遂拱而逝文祿生平樂善尤喜成就後生有所聞見輒諄復相告八十九年如一日若乃真心灝氣直往無前妙契疾書以爲己任則又非公不至非正不由發憤所爲頑讒辟易嘗謂佛老二氏宜共一家教本互傳道無二旨乎論述未成而竟齎志以歿也歿而無子文

多散佚者惟百陵學山王生藝草行於世歿後三十餘年鄉人思之不置歲時伏臘往往醵金奠墓下洒泣而歎曰今安得復有崔如王先生者爲吾儕造福也因相與私謚之曰文定先生

司訓許來鳳梧 子㦤 孫應逵附

許梧字來鳳嘉興人事父母孝父嘗病疽顙天乞以身代瀕危而竟獲全人以爲孝感苦志博學窮年矻矻不以寒暑輟其功屢試不售僅以鄉貢司訓通州出其所學以教士士多彬彬會第四子㦤成嘉靖庚戌進士喜

曰吾平生未竟之志付之兒曹足矣奈何復以一儒官踽踽人轅下耶卽謝病乞歸杜門吟咏歲賓鄉飲者凡十三年以孫應逵貴贈中大夫

南川先生呂程

呂程秀水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眞率簡易惟務讀書既釋褐初授司理不樂爰書甫三日卽解綬歸受徒講學足未嘗一履公庭時人稱爲南川先生

劉大聲鏜 子振宗附

劉鏜字大聲嘉興人弱冠有聲黌序食貧資廩餼以供

甘旨弟程未娶積脩金與締婚入其家怡怡然或勸之仕喟然曰我不能及親而仕今胡爲五斗折腰惟杜門著書教子若孫躬修澹泊享年八十有三子振宗儒官人稱爲古君子

邵武同知諸子相燮

諸燮字子相餘姚人少卓頴負奇氣稍長下帷究經義爲舉子業雅馴超邁一洗陳言登嘉靖乙未進士授兵部主事守山海以簡亢忤巡邊大僚竟爲所中謫茶陵同知不上事南歸居錢塘遠近士慕燮經學執贄受業

者百餘人燮喜因不復有仕進意踰年朝議詘之量移潮州通判所知皆致書勸駕始隨牒往三年晉邵武同知兩倅郡皆寬簡御下勤於勸學厎士胥懷之及以艱歸有自閩粤負笈來學者輒館穀之不靳也以是從遊者益衆開化諸士走請傳經於其邑六月返棹過嚴陵濯足灘上溺水死歸柩錢塘弟子皆失聲哭拜錢塘石屋山子孫遂爲錢塘人燮深於經學恥立門戶指取高第有進用階而脫略自喜恬於華寵標度不耐羈紲恒布素行街市中若無名秩者歷官五品惟以授經給生

司其介守可知

教授施一元乾

施乾字一元桐鄉人少愿樸不好弄補博士弟子員試輒異等應歲薦上禮部初授懷遠司訓轉晉陵升輔濮州教授能慎取與辨析名義諸弟子瞿然領化在濮時守相多故人一切避影無所援繫監司檄視平陰篆乾一再辭不獲輒引疾人服其能守官以殉義云

鶴洲先生黄子重裳

黄裳字子重錢塘人為諸生祭酒勤學博聞於六經諸

史無所不窺而發為文章務沃實造雅恥襲浮艷以為工四方之士執經問義者履戶為滿性淳介而家赤貧舌耕所獲竭力甘膬養祭外與兄弟共之母事瞽嫂而子畜從子汝淳與子汝亨等敦信篤行里中化之有不軌於行者咸閉匿自訟曰幸毋使黄先生知論者以為王彦方司馬德操之流辛卯汝亨舉於鄉裳不色喜顧語之曰吾家儒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孺子復以晩成雖然閲歴多矣今而後不以吾憂者非吾子也汝亨益刻勵德學與譽望益隆執贄稱弟子者半天下毋攝阜比聽講者常數百人裳乃竊竊然喜曰吾兒以游刃治寬髀政業在一時吾兒以木鐸振聾聵學業在後世今而後果以吾憂者真吾子也月可以瞑矣遂卒年七十學者稱為鶴洲先生

學正魯元承烈

魯烈字元承平湖人事父孝待宗族有恩任呉江訓導諸生貧者輒周之遇荒設粥救飢仍捐俸糴米自不以助賑當世重其行薦剡交上陞澧州學正駸駸爵用矣而烈乃浩然有歸志遂引年日以詩文陶寫於勢利淡

如也平生所置田僅六十畝仕後割其半以贈兄弟茹苦若甘終身靡悔人稱篤行君子

教授戚元輔 弟元弼元佐附

戚元輔秀水人以春秋登嘉靖癸丑進士與弟元弼元佐相切磋元佐亦成進士遂以世經名其堂元輔性質愿與世齟齬不合獨抱一經自娯官終撫州教授遺孤淪落不偶人共惜之

朱汝賢賢 子堤侯孫廷益附

朱賢字汝賢自嘉善徙居秀水幼通經術弱冠補博士

弟子、試輒高等、已需貢、念其儕貧老而格小沮、避之、使自爲計、越四年乃貢、歷校官二十年、積俸貲僅二百金、有田爲宗人所市、持金去、賢笑而弗問、爲焚其券、蕭比部嘗從賢受經、以讞獄至、有大姓坐法論死、行數百金求末減、賢力卻之、蕭意將因事以報、終不得其間而別、其清操類如此、享年九十有七、子廷矦、生而敏慧、齠年籍爲諸生、有文譽、隨廩於學宮、爲人剛方動依尺度、以歲薦選寧國司訓、遷六合正、身軌士、謝絕脩脯、當道重之、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千里求醫、夜藉藁床下、聞聲即起、調藥糜進、以爲常、及卒、毀瘠踰禮、晚居父喪、猶蒸蒸孺慕、訓子廷益成進士、歷南京通政司通議、卒於官、

教授卜宗周鎬 子相附

卜鎬字宗周、秀水人、少篤志好學、弱冠廩於學宮、文譽蔚起、執經問義者、無不北面稱弟子、鎬隨方薪析、各厭所欲而去、藉其餘以成進士者、十餘人、獨鎬屢試弗售、至嘉靖丙寅、始以歲薦除定遠訓導、歷青田教諭、擢教授九江、所至出其所自得者、以啓諸生、諸生翕然歸之、居九江甫半載、慨然興尊鱸之思、當道慰留再三、不變

也、會其子相任雲南叅議、賫捧便道迎歸里門、隨乞貤封比部郎、稱封公者十餘年、以壽卒、

姚坦之履道

姚履道字坦之、秀水人、天性孝友、通今博古、工文辭、弱冠補弟子員、試輒冠軍、從游者如市、食廩餼三十餘年、砥礪苦節如一日、道傍有遺金、候其主還之、鄉評稱其長者、每與門人講性理之學、多發先儒之所未發、課子思仁成進士、臨殁諄諄勉子以忠報國、既而思仁爲御史、有直聲、歷官大司空、朝野推重者皆云思孝之賢、得之庭訓爲多、

訓導朱汝明愚 父鳳附

朱愚字汝明、嘉善人、父鳳、司訓興化、歷官邵武教授、坐無寒氊、終身澹泊、愚博學善詩文、少負氣節、嘗上書規郭縣令、郭爲謝過、且表其書於門、平生議論侃侃、不苟言笑、後任松江府訓導、不受餽遺、清操凜然、說者稱愚能不頹父風、卒年七十有八、

文莊先生胡希華榮

胡榮字希華、浦江人、居家孝友、名動鄉閭、蒐獵百家旁

通九藝樂潛味道玉立於風塵之表日擁書萬卷反覆披尋更不知人世南面百城之貴也守令高其行無不造門請益年七十以微疾終門人私謚之曰文莊先生所著有瀫州漁唱集

福建僉事王汝學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義烏人由進士授興化府教授歷國子監助教累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倭寇倡獗調遣有功急流勇退再疏乞休歸築室繡湖之濱四方學者多就之質疑問難各厭所欲而去督學使者禮聘講學於明倫

堂與邑令趙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聞者稱服所著有瀫河稿五十卷權政記十五卷太極圖跋等書

海屋先生姚翔卿翼

姚翼字翔卿高郵州判官旭之子少爲名諸生從歸安武進兩唐先生游兩先生者許爲入室弟子以故歸試輒冠其曹顧數奇屢省試屢不售年四十九始及貢授新淦縣學訓導輒出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以最特徙黃州府學教授未幾遷廣濟縣知縣即移故所詢新淦者奮袂其間而孤行一意惟民之利病是視他所齟而齕之與岸而視之者胥不傾也縣之俗數以族屬相婚姻翼下教曰同姓婚姻百世不通周公之教也族屬爲媾人而禽矣除故婚曾及産男若女者免科餘不得違教違者並坐罪以差已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吏無遺牘庭無留獄翼數以亭午退食而臥故扁其署曰臥齋當是時翼之聲滿楚上諸州郡間然翼之氣多岸楚賢諸二千石稔知翼故數並書翼之治與行以問而他岸視翼者亦或陰以睚眦翼楚之賢

士大夫若耿中丞華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交徧爲聲稱諸公卿間而他相與同者亦呶呶焉郵翼矣翼於是亦倦宦游即上書免官去歸來乎苕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四壁立時脱故袍帶貰酒間或藉請文者之橐以授轄爲歡耳其事高郵公及母仰孺人以孝稱歿而寢苫枕塊毀且骨立傾家營葬不敢以貧故儉其親其他冠婚及春秋蒸嘗並綿蕞古曲禮其躬行古道類如此卒年六十有九所纂有歷朝文選所著有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題其讀書處曰玩畫

齋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海屋先生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三目次

宋理學

儒志王景山先生　謙靖劉必明先生
奧塘林介夫先生　劉質夫先生
周恭叔先生　大劉先生
戴明仲先生弟迅附　蔡君濟先生
徐八行先生　小劉先生
草堂張子克先生　嘉慶沈彬老先生從弟琪附
宋廷佐先生　橫塘許少伊先生
鮑商霖先生　徐季節先生
喻子才先生　王文季先生
無垢張子韶先生　香溪范茂明先生
石子重先生　東萊呂伯恭先生
潘叔度先生　詹體仁先生
錢子是先生　徐誠叟先生
南溪柴與之先生　柴元振先生
江邦直先生　陳少南先生
鄭景望先生弟伯英伯海附　薛士龍先生

王龜齡先生　俞季淵先生
黃仲庸先生　陳叔向先生
陳止齋先生　慈湖楊敬仲先生
袁和叔先生子甫附　沈晦叔先生
藝堂湯達可先生　林景文先生
南坡葉茂叔先生　艮隱戴少望先生
葉水心先生　周子靖先生
郎晦之先生　劉子宣先生
舒元質先生　山堂章俊卿先生

李從仲先生　船山楊子權先生
傳貽輔漢卿先生　徐崇甫先生
葉成父先生　西山葉知道先生
西山眞希元先生　潛室陳器之先生趙木之徐宜徐容附
北山何子恭先生　王會之先生
徑畈徐景說先生　趙德父先生
車清臣先生　康敏黃立道先生
庶善翁如山先生　張伯誠先生
仁山金吉父先生　劉習父先生

黃東發先生　蛟峯方君錫先生弟逢振附

兩浙名賢錄卷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海塩姚士粦叔祥氏閱

理學

宋 共七十九人

儒志王景山先生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敏悟書經目輒成誦登皇祐進士不調而歸杜門讀書從學嘗數百人後召試賢良方正未行而卒年三十一故著書多無傳惟儒志一編

門人傳習其首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性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案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末章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有意大都類此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道微伊洛諸儒未作景山獨能研窮經藴發明道學二字此吾浙理學大淵源也後四十餘年伊洛道學儒宗始出君之諸儒從游返鄉轉以授受而理學盛行矣楊守蚧立儒志坊以表其居學者至今稱儒志先生

謙靖劉必明先生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從游者甚衆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歲滿帥王蘭致書剡辟因辭貧不能歸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其實數寬其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僚佐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糴米價頓減因積米數千石以備荒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歸結廬城南頹垣蓬戶蕭然

自適閒居二十年著述不輟書禮語孟皆有解削蕪芟異務以發明理學之奧年八十三卒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

奧塘林介夫先生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也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之師常與之反覆辯難自以爲不逮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石獨不趨斯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

築室躬畊作萱草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行實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於何有邑官初至率上謁執弟子禮未幾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元年無疾而逝周行已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惟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至今皆稱奥塘先生

劉質夫先生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從游程氏之門力學不倦程子每稱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歸而教授羔鴈成羣理學之明於衢者絢力也

周恭叔先生

周行已字恭叔永嘉人祖豫父泳皆中第行已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豊司業稷騶從閧敦化堂下行已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之作顏子不二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曰是子達早然亦憂其退速登元祐第時太學九人中行已最先進京師貴人爭欲妻之行已曰吾姨母貧其女瞽未適吾母雖不言意已有屬養志可也辭昏歸娶之伊川語人曰某年未三十亦做不得此事崇寧行舍法選師儒除太學博士行已請於朝願分教鄉里以便親養詔許之仍帶舊官於是以所聞於程氏者發明旨要以趣後進吾浙之有洛學者是行已始也宣和初除秘書正字鄭守王靚請爲幕賓後卒於鄭靚以朝命津其喪歸葬家固有文集三十卷唐守文若繪像祠於學宮孫去非爲南軒張栻高弟

大劉先生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幼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夜以繼日必得乃止與從弟安上同游太學復之洛師程氏所聞最多今河南語錄第十八卷凡二百五十餘條皆安節手編也登元符第初調諸暨簿萊州教授密相薦召對便殿稱旨除監察御史連決大獄多所平反知饒州發廩賑飢悉除民害徙知宣州饒民遮道涕泣

謂吾州自范文正公以後一人而已至宣値大水夥督
拯救賑給遠近一無所失復際大疫分醫治療所活不
可計安節亦得疾卒年四十九終承議郎部使者表其
勤民至死狀有旨官其子誠安節天資近道望之知其
爲君子講學嘗指其要使人廓然知聖賢岐轍可進學
者稱爲大劉先生

戴明仲先生 弟迅附

戴述字明仲永嘉九曲人孝友直諒爲文操筆立成入
京師試廣文館趙丞相主文柄得其文謂爲老儒擢異

等而述未冠也由是知名述以科舉口耳之學爾走伊
洛求所謂爲己者俄遭父喪哀毀不茹菜果廬墓終喪
登元符三年進士第調東陽簿州倅監銀坑以法辭不
獲賦歸去來十章投檄而歸會州選學官爲臨江教授
以母憂去職得疾於倚廬醫曰是疾不可以風盍遂諸
內述不可曰疇昔之夜吾夢有告以死生之說者吾其
亡此乎蓋六日而卒大觀四年三月也周[illegible]士志其墓
曰明仲資禀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學問知聖人之
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

方沉涵充擴日進未已朋友鄉黨期以有爲於世而年
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弟迅字幾仲亦
以文學著世稱二戴先生

蔡君濟先生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資禀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
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耳學止是耶賢
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其學一以正心
誠意爲本優游涵養日趨自得一時賢士大夫若鄒浩
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

平生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在京
師逆旅失金或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
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
將何望性來京師朋友病爲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
則主其後事或護其喪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
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
卒

徐八行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始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從其徒劉彝

得所授經熟讀精思踰年乃歸葺一小室竟日危坐幾
於解悟父死既足廬墓躬耕養母教授學者必自灑掃
應對格物致知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
其倫而後已崇寧中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每一
聞命未嘗不泱下州守李諤舉應八行科中行聞之盡
毀其所為文入黃巖委羽山中避焉或問之曰人而無
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
人類與既歿陳忠肅公瓘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
名呼為八行先生

小劉先生

劉安上字元禮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安節俱以
學行為鄉黨所推聯薦於鄉同游太學一時賢士大夫
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調
錢唐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選除太學博士遷提舉兩
浙學事陛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緼藉有大臣體
即日拜監察御史朝廷有推鞫多以屬安上持法尤審
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弛憚以為去
計安上性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信參驗
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其
言事可謂詳審矣屬蔡京檀政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
敢攖其鋒安上抗章極言其罪數十條未報復與中丞
石公弼率同列廷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安
上遷右諫議大夫母憂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京
落致仕三日至都堂治事安上乞補外以徽制知壽春
論罷奉祠再起知婺州移邢州以祖母年九十丐歸養
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屬路歲飢活民以殿賦降官
罷再起知舒州以疾致仕未幾卒安上有至性事親孝

居喪幾至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為之銘後未嘗私謝
在御史不為訐直名論事退削藁有詩五百篇制誥雜
文三十卷學者稱小劉先生

草堂張子克先生

張煇字子克永嘉城南人天資謹飭嗜問學自六經諸
子書歷代史記下至百家之說皆通習其辯析精微旁
引證據論議亹亹雖老儒先生莫能屈也游太學屢先
多士傳誦其文以為式親喪廬墓作霜露堂以享有甘
露降於庭人以為孝感所致請以甘露易扁煇曰吾自

衍耶復築室墓傍日從事于誠正之學學者從之益衆至無地以處之州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調泰興簿三舍法罷洪州教授被召爲國子學錄供職逾月卒嘗據古人行事斷以巳意曰草堂語錄鄉人稱之曰草堂先生

嘉慶沈彬老先生 從弟琪附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自幼力學有家法非義弗蹈甫冠游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爲古學居父憂哀毁骨立以近世喪葬禮廢陋俗至用夷狄法始倣古正

棺衾饋奠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雖州里族黨舉非之不顧也始從與塘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爲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辯是非則毅然不可奪族姻貧無歸者無不收恤鄉人矜式焉從弟琪字東美以行義著稱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倣古制鄉人尊之曰嘉慶先生

宋廷佐先生

宋之才字廷佐遂安人學於楊時遂祖程氏登重和第教授京兆每言士負卓犖奇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遠售爾故深務韜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執政薦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爲校書郎遷考功論南北雖已通和願勿忘警戒舉廢墜拔滯淹寬民力總兵權益固基圖爲進取計遷司業權禮部侍郎會妻子俱喪乞去除敷文閣待制奉祠起知衢州卒之才性恬靜寡欲操履潔白難進易退仕五十年屏處之日三居二焉

橫塘許少伊先生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器質端重幼如成人既冠入太

學三經義行景衡獨之洛師程氏得其旨歸登紹聖第由通判福州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首論童貫大罪數十譚稹罪大罰輕且言今三省闕長官樞密久虛位軍政不立邊防未肅宜選忠良以任政府王黼惡其多言以他事逐之靖康初召試中書舍人會李光程瑀俱以臺諫忤耿南仲斥景衡封還不行請祠去高宗即位除給事中遷御史中丞初兩河失守宰相李綱建議幸南陽廷論未決景衡言南陽無城池漕運不繼乞幸東南據天險疏十上從之後上十事皆繫國安危上

知其可任拜尚書右丞金兵逼京師時相請降詔還京景衡申前議請幸建康言者希旨沮之遂乞罷政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去國之明日聞下還京之詔拊膺駭歎遂以憂成疾行至瓜州卒贈正奉大夫瑞安縣開國男諡忠簡胡文定安國銘其墓略云踐修厥德劭直而溫先事而謀措國於安又云邪說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學者至今稱橫塘先生

鮑商霖先生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從伊川程先生學有問答六章

構橋亭於所居宅前之雁池扁曰敬亭張思叔爲之記云鮑君商霖自永嘉來學於伊川先生勤苦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以君爲畏友其見稱於伊洛諸儒如此後居鄉教授值宣和方寇之亂率鄉人捍禦有司奏功第一不受賞擢會三舍法行嘗兩貢該免郡上之至汴京未拜命卒

徐季節先生

徐庭筠字季節八行先生子也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平居無惰容無戲色鑿牖屋以居而未嘗戚戚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因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且曰吾不忍欺君也縣尉鄭伯熊當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訖爲名臣時有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應格所親勸之行庭筠曰吾嘗草封事詆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卒不就淳熙間朱文公熹行部拜墓下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題詩云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清

一壺水家富五車書其見景慕如此

喻子才先生

喻樗字子才建德人受業楊龜山聰明頴悟博通經史嘗據一巨石以校書因名硯石登建炎進士第趙忠簡公崇尚洛學薦除正字告詞有曰須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雖爲衆所嫉而忠簡知之益信累官工部員外郎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樗爲人質直好議論尤善識鑒嘗言沈晦張九成進士當第一後果然有二女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

應辰張孝祥、曰、佳婿也、遂以妻之、所著有中庸大學論語解、及玉泉語錄、行於世、

王文季先生

王光祖、字文季、官大理評事、精於理學、朱文公提舉時、邂逅松陽之福安僧舍、文季拱立規掌、如太極狀、公郎異之、曰、王子胸中自有太極、問以傳註、質之文季曰、公註中庸、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愚意當加潛暗二字、公深然之、後數以詩文往復、有寄孫竹湖書曰、吾到括止得士友王文季一人而已、

無垢張子韶先生

張九成、字子韶、錢唐人、徙塩官、八歲、默誦六經、十四鄉貢、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游吾門、當薦之館閣、九成笑而却之、紹興二年、策士、詔以直言置高等、九成所對、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上及二聖、忠憤激烈、下及閹寺、無所顧避、高宗感動、擢置第一、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僉判鎭東軍、大書屋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趙鼎薦之、召入、著庭、時樊光遠首南宮、汪應辰魁大對、帝語九成曰、殿省居首、皆卿門人、對曰、臣不敢以利祿之說誘門人、惟知講明經術、庶盡忠孝、尋除浙東提刑、力辭、詔與小郡、又辭、乃與祠、未幾召除宗正少卿、遷禮部侍郎、尋兼侍講、進讀春秋、因言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惡氣所觸、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災及五穀、惟妖迭見、爲兵爲火、札瘥竝至、願陛下正心術、以格天、高宗聳然曰、當爲卿戒之、又論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仁心發見、爲王道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高宗

問和議、九成言、虜情多詐、不可不察、秦檜惡之、九成以趙鼎黨、求去、謫守邵州、落職、詹大方論其謗訕、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談經自樂、因自號橫浦居士、檜死、以秘撰起知溫州、惠利及民、民至感泣、丐祠卒、上嗟悼、復敷文待制、官其弟若子四人、學者稱無垢先生、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無垢錄行于世、理宗以九成有明道之功、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香溪范茂明先生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季、皆顯宦、浚獨

不近榮利紹興間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閉
門講學篤志求道危坐一室貌恭心泰學者稱之曰香
溪先生有文集二十四卷行於世晦庵朱子獨表章其
心箴云邑令唐君韶有言曰先生之文誦習者心箴而
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耻爲入道之端以古
之聖賢未有不出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
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
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
爲多嘉靖初　世廟御註心箴與四箴註竝頒布天下

學官而范氏之學愈爲顯焉

石子重先生

石墪字子重新昌人幼端慤警悟博覽羣書以發明聖
學爲已任登紹興已丑進士授桂陽簿遷同安丞歲饑
白府請蠲租酌以便宜民德其惠改知武進縣有訟數
年不決一訊立辨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鉅
萬墪執不可曰剝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
以法民數千人相與詣郡侯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
襜帷者守不能禁因更調尤溪縣時學校久廢墪延其

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旦夕率佐史賓客往論之朔
陳理道諸生莫不感奮他郡士有裹糧來學者至不能
容乃爲拓地廣齋舍置田數百畝贍之更考古制舉行
鄉飲酒禮於是士咸知學而民俗大變監察御史陳舉
善丞相史浩先後薦於朝有旨召對首陳君道與天地
準言甚剴切上嘉納之累遷太常主簿代朱熹知南康
軍未行熹使浙東闕新刻饑民轉入台境亟以屬墪墪
毅然任之不辭勞劇所全活甚衆熹曰此儒者康濟之
效也墪天資高邁究心理學與熹友益講明經傳宗旨

盡得其精奥發爲著述簡明醇粹多與熹合所著中庸
集解熹嘗采之而中庸集註又別爲輯略以存諸儒之
說而墪尊經衛道之功益彰矣一時學者多師事之熹
嘗呼曰子重兄及卒爲誌其墓有文集十卷集周易大
學中庸解數十卷傳於世嘉靖間郡守洪珠特建書院
於鼓山崇祀而表章之

東萊呂伯恭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其上
世文靖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謙

之學本諸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多歸之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及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尋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李燾薦重修

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以治道體統及國家未備之制多所匡益以疾請祠歸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氣平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爲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所註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頤陽公本末呂氏家塾讀書大事記若干卷弟祖儉編其雜文爲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本其郡望東萊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潘叔度先生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頴異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特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學官如汪應辰芮曄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進士調荊門軍學教授不行

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景憲曰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以爲不可及與呂祖謙同榻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并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門躬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旣又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遂以女妻其子埜及卒熹爲銘其墓所著有記纂淵海

詹體仁先生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間張宣公守鄉郡、呂成公分教、儀之方家食、日以問學爲事、淳熙二年、知信州、時朱文公呂成公俱在鵞湖、往復問辯無虛日、及帥廣東、首以濂溪嘗治立祠、曲江上張宣公爲之記、後論廣鹽官鬻之弊、孝宗韙之、除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在任六年、官鬻弊革、未幾代者中以飛語、遂有袁州之行、光宗登極、念儀之故宮僚、許自便、旣歸而歿、公論惜之、

錢子是先生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游楊慈湖之門、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閭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名史館檢閱、轉對、數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婚記、百行冠冕集、

徐誠叟先生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未冠、從楊龜山游、隱居教授、執經門下者千餘人、秦檜欲識之、不能得、朱熹少時相與講明理學、著有六經講義、中庸論孟解、其門人如周貞孚、柴衛、西安鄭雍、陸律、常山江泳、皆著名當時云

南溪柴與之先生

柴中行字與之、以儒學顯、登紹興庚戌進士、慶元中、調撫州推官、時有司薦舉以伊洛爲僞學、中行獨云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後爲太學博士、屢遷至知贑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游若東渭楊伯紀、雙峯饒伯與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謚曰憲肅、

柴元振先生

柴禹聲字元振長臺人宣和辛丑同徐存受業於楊龜山學於毘陵時有潛心室伊川門人鄒柄爲之記推其師友淵源遠有端緒屢魁鄉薦學者宗焉紹興閒高閌擢國子司業以禹聲堪充史館特薦於朝兄禹功晚亦游楊門扁其堂曰世學云

江邦直先生

江介字邦直開化人少穎異冶舉子業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大有感悟至衢從徐誠叟學復與朱晦翁相講明初任典國司戶叅軍陞進賢令歷官廣昌安晋數郡皆稱惠愛民爭繪像立祠未幾轉奉議郎卒於途所臨兩邑老稚涕泣羅拜道左或越境而後返晦翁志其墓

陳少南先生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幼孤專志問學性簡重言動有則以經術教生徒常數百人其學不爲章句新說必本人倫正論而趍於深厚兩舉於鄉俱爲第一登紹興第調鄞簿召對爲太學博士改秩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郎初秦檜子熺在永嘉從鵬飛學至是熺爲侍郎所下文案多臆決不應令鵬飛每批其後還之熺浸不平及經筵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高宗忽問母以子貴何如鵬飛從容以正對謂公羊之說非是高宗愕然時檜欲尊崇太母以效容悅大怒諷言者劾鵬飛譏議慈寧典禮遂罷去繼以侍御史汪勃言謫惠州後四年卒淳熙末留正始爲開陳詔官其孫藏有詩書解行於世羅浮集十卷

鄭景望先生 弟伯英伯海附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德行夙成經學尤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教化紹興十五年登第歷黃巖尉婺州司戶尤溪丞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稍遷吏部侍郎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寧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致駭觀聽又判罷吏羊縮再後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條法屢啓不從因自劾免朝廷知之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除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外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改建寧卒謚文肅伯熊自爲

館職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學者復於伯熊得之有六經口義拾遺有類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有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

弟伯英字景元剛介果決論事駿發臨與廷對第四人調秀州判官俄上印綬歸養三十年其學傻於經濟見義必爲鄉里利病倡率興除不遂其志不止也

弟伯海字彥容紹興進士第授海門尉歷官制置司參議授朝奉大夫卒於官伯海持身廉慎家居立義塾延

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所居距文肅百餘步時人稱東西二鄭云

薛士龍先生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六歲而孤從世父粥官游及見故老聞炎興初將相趙張韓岳諸公事遂有當世志每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師孫汝翼諗其才辟機宜文字妻以女孫氏家多書一意紬繹隱君子袁溉授以伊川程氏學益自斂制克養紹興末謁武昌令金人敗盟有端季宣先事而廉訪求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制度行之縣境訓練賞罰皆有法則由是武昌保甲爲勝兵後書訣親友誓以死守金兵自襄還圍蔣州甚急樞密汪澈宣諭上流召季宣問策曰以蔡州要害得蔡蔣圍自解果如其言其東道兵薄合肥二三大將退却復建議自蔡乘勝拔許昌向陳汝則盧兵不戰可屈亦如其言召對除大理簿與丞相虞允文議多不合奏遣奉使淮西措置流民將還復命覆麥田又命視鐵冶歸遷兩官除寺正入對所薦士多旌擢大臣滋不悅丐外守湖州七日卽自免僦鮑若雨故宅以居起知常州未上卒年四

十終奉議郎後謚文憲其學本於六經講明堯舜三代治法本末甚詳士不可以經學爲空談自季宣始有詩性情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及校讎陰符山海經等書

王龜齡先生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稍長操筆已有憂世拯民之志通六經尤長於春秋聚徒梅溪從游以百數入太學名譽藉甚紹興丁巳以上舍廷對萬言高宗覽而異之親擢爲第一宸翰褒之曰經學淹通

議論醇正是日詔天下毋得以金翠爲飾遠方所獻翠羽悉燔之用對策語也除書鎮東軍判官除校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金人敗盟入對言禦戎莫急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人望乞急用張浚劉錡又論楊存中以管軍領三公名器濫極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統師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上大感悟及金兵入境卒起浚錡如其言孝宗即位屢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尋除侍御史力賛北征之計沮於異議徙吏部侍郎不拜出知饒州寃心撫字恩惠周流鎮夔

州饒民丐留不可至斷橋截路十朋從間道去治夔期年改知湖州去夔如去饒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告不可即丐祠州人送越境涕泣而返起知泉州以治績進敷文閣直學士泉民爲立祠凡四郡之政光絕一時召爲太子詹事既至對選德殿以足弱給扶減拜賜坐從容就賜鞍帶俄疾作連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有大星隕於故居命下而卒命漕臣與喪事謚忠文十朋之學一出於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書論語解梅溪集

俞季淵先生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登進士歷監察御史三疏時事皆忤旨不報改大理少卿不就乃浩然歸閉門著述有六經審問離騷審問及韓文舉隅諸集浙爲人寡言篤行端矩矱肅衣冠不喜馳騖與石墪黃度先後發明理學尤崇尚朱熹傳註所得良多晚年深察而拓克之以求合中庸之旨自號致曲老人

黃仲庸先生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學以關洛爲宗錢文子一見期以

國士登紹興第歷館閣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出知袁州泉州以右文殿修撰卒中以進士第三人中第越三十載居官僅十考故得大肆其力於學與朱晦庵往復講論欲於實地用工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嘗校藝漕闈時學禁方嚴中發策有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而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廻旣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晦庵後見之曰近年若此等議論令人歎服初入經筵寧宗曰朕正賴卿輔佐語之再三中前後三十餘疏傾心忠梗

無所回撓魏了翁以爲古之遺直

陳叔向先生

陳葵字叔向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父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友愛師事魏益之因教以盡弃所懷獨立於物之表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若有見焉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政又嘗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晦翁每重其學術士有志者必使徃從之曰可以寡過又與其子在書曰過青田不可不見陳叔向也其爲時所欽嚮如此

陳止齋先生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年未三十心思挺出新語懋長學者駭未曾有由是文名擅天下授徒仙巖四方景從薛季宣訪之問以所安傅良曰毋不敬季宣曰比參倚何如傅良釋然有省乃謝去舊學從季宣於澗上閱數歲盡得其本末遂以斯文爲已任乾道八年廷對文過西漢議論過之殿臚定爲第一既而不果調泰州教授未上除太學錄因議科舉法不合出通判福州知桂陽軍召爲吏部郎入見光宗迎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上除秘書監兼嘉王府贊讀遷左史兼中書舍人會光宗疾作久闕朝內定省中外切諫一日得肯過官百僚班俟光宗已出御屏慈懿后復挽入傅良引裾請毋入至御屏後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對曰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下殿不返舍徑出國門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會黨論起遂奉祠久之起知泉州以疾辭除寶謨閣待制卒謚文節傅良既受學於薛季宣已而入太學尚友張呂凡諸儒所講克已兢畏敏德氣義之說及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傅良得之猶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繩聯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伯恭以爲長不獨在文字也其操術精而致用遠施爲不竟惜哉所著有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肯毛氏詩解詁讀書譜建隆編止齋文集學者至今稱止齋先生

慈湖楊敬仲先生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清明純一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

臨君師學以古聖爲的入太學第進士主高陽簿日坐
公堂輙諷詠魯論孝經不動聲色而民自化陸九淵道
其邑齒長二歲指以心學之要遂北面師事焉調紹興
府理掾朱熹持庾節首薦之每稱簡學有爲己功夫宰
饒之樂平謂敎養玆邑欲使邑人皆爲君子况學者乎
誨之諄諄不倦爲講堂訓曰學者孝而已矣時有古今
道無古今性無古今聞者興起以國子博士召講易乾
卦發人心固有之妙趙汝愚免相祭酒李祥抗疏辯之
簡上書亦以學黨斥閒居十三年以秘書召遷著作將

作少監守溫州訪賢者禮致之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
令首行鄉擧倣周官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除工
部郎將作監告老奉祠召不起終敷文閣直學士以寶
謨閣學士致仕壽八十六謚曰文元有詩易春秋論語
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簡至誠篤敬期功之戚不涓
緦麻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
未始苟異於人而高遠自不可及北方傳誦其文門此
江南楊夫子也

袁和叔先生 子甫附

袁燮字和叔鄞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
視終日夜臥常惺然稍長讀東都黨錮傳慨以名節自
期入太學見陸九齡遂師事之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
聚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名儒朱
熹輩皆斥燮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黨去更歷外服入
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擧江西常平以都官
郎召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廸以切己
之學聞者興起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
侍講兼祭酒每講必託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議者指

爲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
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終顯謨閣學士贈龍圖閣學
士謚曰正獻嘗曰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
而可賤吾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
與天地相似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
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詩禮論說尤詳成就後學
甚衆子甫進士第一爲兵部尚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沈晦叔先生

沈煥字晦叔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

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禀剛劲非所以惟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决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爲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辯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文華閣特謚日端獻

藝堂湯達可先生

湯建字達可樂淸人少爲陳傅良所知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洞達本末遂弃擧子業篤意旣省深造理窟始以其學授徒名儒達官多受業焉尊曰藝堂先生每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退與友朋商論欣欣自得有古瑟嘗鼓以自娛年踰八十卒所著有詩衍義論語道德經解

林景文先生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少勤敏力學博通經史精研理學淵源朱晦庵講道武夷武徒步往從之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堂曰尚絅且輯平日所聞爲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池縣尉考滿廣漕交辟不就性度冲約出於自然父老跬步不離親前中衣躬扶卧起旣艱毀瘠幾不能終喪歲歉以私惠及遠邇鄉曲期以其後必大既而子賀孫終相繼登科說者以爲天道有知云

南坡葉茂叔先生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深於性理之學擢慶元丙辰進士授福州長溪簿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一時鉅儒如樓鑰史彌鞏輿昉鄭性之袁燮楊簡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詳簡每自謂得所啓發秩滿調桐城丞金人犯蘄黄桐爲隣壤人凛凛不自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也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城生聚何修城濬濠日爲備禦討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以徇金人討沮不敢近

邑賴以完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貶秩未幾
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觖望意史彌遠當國有
自桐城來者歷言秀發撫綏安定之詳且言某等得保
首領至今皆葉丞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遂擢知揚
子縣遷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驛騷秀發上
五策曰防海道審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作
人心正士氣為之本所言多聽築高沙三十六湖建石
礎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患其後馬光祖來為
守行礎上思秀發之功搆堂樊湥之隄以祀焉卒年七

十餘所著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行於世學者尊曰
南坡先生

艮隱戴少望先生

戴溪字少望永嘉人少築精舍艮岡與王柟讀書其中
盡通諸經聲名日起江浙之士從游者數百人登淳熙
第敭歷中外最後由大司成登從臺遂兼詹事以經學
輔景獻太子家有明經堂太子親書其扁終工部尚書
以翼贊恩贈端明殿學士謚文端溪性行純明平實簡
易求聖賢用心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為理

到之言嘗與朱晦庵遇於旅邸時從晦庵行者衆溪謂
之曰不畏鉤黨之禍乎晦庵矍然散遣之嘉定更化朝
論將取疇昔奸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興往事恐貽君
子小人翻覆之禍議遂寢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語孟答
問通鑑筆議將鑑復讐對艮隱文集學者至今稱艮隱
先生

葉水心先生

葉適字正則其先括蒼人徙永嘉資禀茂異風度瀟
丱角記誦如流十歲能屬文淳熙廷對第二人除太學

正遷博士朱晦庵為林栗所論適上疏言栗非是知蘄
州一以靜治處士李之翰若中州通性命之學適每欵
門相與切劘入為吏部郎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
喪適贊趙汝愚請嘉王參決宗社底定遷司業兩學相
慶得師除淮西總領罷知泉州久之以工部侍郎召徙
吏部兼直院不拜以寶謨閣待制守金陵引疾請祠里
居十有五年累進寶文閣學士卒年七十四謚文定適
生平喜讀書不以世務紊懷考論古今品藻人物自成
一家言名重當世四方學者仰之如山斗咸稱水心先

生遠而高句麗捐金帛購求其文有習學記言荀楊問答外慕有水心進卷並行於世

周子靖先生

周端朝字子靖行巳族孫仲父去非登科爲張南軒高弟端朝少淹貫爲葉適所知繼從朱氏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爲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捄之得罪羈信州久之放便號六君子登嘉定第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標準秩滿除太學録遷博士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

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操舍繫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兼司封郎久之以軍器監兼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薦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休於浮議遽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旣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静心事和平内行純備居喪執禮黄冠釋子未嘗及門有田半頃盡歸其兄一室蕭然不顧也寶紹間權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可親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郎晦之先生

郎曄字晦之錢塘人從學於張九成嘗編横浦日新録以儒學知名或謂曄世系與侍郎郎簡同譜曄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扳華胄識者許之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

劉子宣先生

劉炎字子宣少侍父遯齋先生習聞庭訓專事程朱之

學因慶元黨藉隱居不仕從眞文忠游著劉子邇言十二卷其畧謂中天地而立與天地參者人也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天地予人之正也君子保天命之性之謂仁成天命之性之謂學其言行於世

舒元質先生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栻又從陸九淵朱熹及呂祖謙兄弟講習力於躬行嘗曰非能一躍入其域刻苦

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得亦可以勿畔云爾第進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寒暑不懈暮夜亦間往勸誘啓廸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以授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淳祐中特謚曰文靖

山堂章俊卿先生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自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辰進士與真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文集若干卷

李從仲先生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朱熹之門鄉貢入太學年六十講學益力登嘉定進士第由郡教授爲國子博士輪對詞意激烈上嘉奬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謂人主燕閒敬畏之心易縱莊敬之容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横流而莫之遏况復有宦寺之屬窺伺歙娛導淫動侈以蠱上心竊弄威福上爲之改容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其言不激不隨斥去黨論善類皆推其深識與真德秀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歎服時喬行簡獨當國以親嫌累疏乞外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以寳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宫卒年八十七大同資稟純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

望之使人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蒼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之助爲多所著有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羣書就正六卷羣經講議十五卷通鑑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

舩山楊子權先生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舩山先生所輯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其幽居詩云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日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脩鱗自往還、可是水
深思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云、有道之言、意象
自別、頗與魯齋語相關、窓草不除意同、北山何基、魯齋王
柏、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
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橘堂船山、龍識伊洛
淵源之語

傳貽輔漢卿先生

輔廣、字漢卿、崇德人、淳謹勤恪、少讀濂洛書、慨然願學、
從呂祖謙游、復師事朱熹、與黃幹並稱、僞學禁興、蔡元
定貶死、廣獨侍熹不去、入京師、居太學、南集同志講學、
不輟、堅忍篤信、終始不渝、主崇德學事、以師友淵源倡
率其徒、嘗扁其堂曰傳貽、學者稱傳貽先生、所著有論
孟答問、六經集解、詩傳、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雜文、子
大章舉進上、

徐崇甫先生

徐僑、字崇甫、其先諸暨人、有祖官吳越、為常侍、始遷於
義烏之龍陂、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登淳熙進士第、
調上饒簿、始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
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服除累官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塩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
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意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
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
郎眞德秀奏、寬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言地、時彌遠
猶在相位、不報、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遂引
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除直寶謨閣江
東提刑、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入覲、
手疏數千言、皆感憤慨切、上為竦聽、顧見其衣垢敝

愀然謂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上曰、
朕何謂貧、對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
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
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高、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
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
用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
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
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
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

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帝皆如其請論王檝使事僑以旣無國書則非正使宜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靖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鉌鈞鑄皆傳其家學以世賞入官

葉成父先生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蚤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與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眞切相與貽書辯析至無虛月基栢皆深服其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平生不務著書惟研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肯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西山葉知道先生

葉味道字知道初名賀孫自括蒼徙永嘉早從朱熹遊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進士理宗朝遷宗學教授

上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帝一日忽問伯有之事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一定而不易者其常也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蓋諷皇子竑之事云味道在經筵凡所講說敷陳無一言不切君身無一事不關治道議者推服除秘書郎兼工部郎卒景定間門人范東叟爲請謚曰文修學者尊爲西山先生

著有四書說儀禮解經筵講議輯次朱氏語錄四十三卷

西山眞希元先生

眞德秀字希元生於西山旣壯徙浦城由進士傳學宏詞科累官起居舍人史彌遠得政力乞補外除秘閣修撰江東運副改知泉州歷知隆興江西湖南安撫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兼國史院修撰嘗因經筵進說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每進經言上皆虛受彌遠諷言官論罷之紹定中起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事尋召爲戶部尚書辭不允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拜參知政事踰月以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卒謚文忠學者至今稱西山先生迺其所生也

潛室陳器之先生 錢木之徐寓徐容附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父辯字民表工屬文善持論爲木心葉適所推三子增埴止善皆發科埴少穎悟久從朱氏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

書院辟埴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尊爲潛室先生後以通直郞致仕卒同時郡人若錢木之徐寓與弟容俱從朱氏學而皐比之尊輒以推埴焉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集

北山何子恭先生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旣冠侍其父伯熭爲臨川丞適勉齋黃幹爲令遂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胷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膺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每於聖賢微辭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船山楊與立一見推服由是學者爭趨焉王柏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處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其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

謹可也平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
武聞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輙惻然不樂至忘寢食隱居
求志不願人知眞無媿古人爲已之學郡守趙汝勝蔡
招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延
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力辭度
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又須詔勑敦勉備至
辭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南嶽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
然亦終不受也咸平四年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惟
研究考亭之遺書而已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爲北

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賜謚文定

王會之先生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
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與其叔季執經朱呂之門栢生
稟高明抱身宏偉少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年
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
汪開之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
去取之意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
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扁造楊船山劉揚堂

而卒業北山焉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
勉以質實堅苦之學有疑必從北山質之自著敬齋箴
圖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見廟治家嚴飭
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四方來學者
衆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廸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踊
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又編朱子指要示之士
大夫叩請者每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
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躬而已郡守
趙汝勝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台守謝景緯又

聘爲上蔡書院師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旨敷暢
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
謁既歸講道於家學子懷慕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晚
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勿逮孜孜述作殆不知
老之將至咸淳十年七月一夕無疾而終年七十有八
其爲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
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端而未竟疑而未決
與諸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如
論河圖洛書九疇洪範及詩大學格致章中庸古本皆

卓識獨見至天文地志律曆井田夯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多不備載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

徑畈徐景說先生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幼穎異年十三即有志聖人之道研精六經以探其要淳祐試南省第一人及第後授沅州教未赴時宰臣史嵩之姦邪顯國霖上疏力言之無何嵩之以父喪去上思霖言召試館職論國大計甚激切除秘書省正字再除校書郎以言不行去朝廷再三

挽留不可歸借屋以居讀書養親裕如也郡守游鈞買田築學舍請霖講學遠近之士裹粮來游者三千餘人朝旨特改官通判常州除秘書著作左郎通判信州皆不赴未幾除兼國史編脩官實錄院檢討拜命引見奏言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上獎諭再三除崇政殿說書上嘉其直有大用意是月兼權左司自是小人中以巧計而讒言入矣乞補外差知撫州獎士類寬民力誅悍將人情悅服視事未一月以讒黜士民攀卧車幾不行寶祐改元差知衢州二年改劒南皆不起又改袁州丁父憂哀毀過制疾作卒年四十八霖天質既高學力又到由尸居以達日用本末具備平居與人言低聲下氣至於處官立朝則忠肝義膽奮不顧身賁育不能奪晚年閒居既久涵養益深不及大用以死命也有太極圖說遺稿五十卷學者稱爲徑畈先生

趙德父先生

趙景緯字德父於潜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後往來葉味道度正之間以求放心爲本所索益精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

不調作讀書庵懸霤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赴趙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及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泣者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其諸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於赤城桐栢之間採藥著書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而後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甚出於柳應詔上封事拜大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

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授集賢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

車清臣先生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初事陳篔窓耆卿學古文其祖

監軒先生不悅也乃從清獻杜公游始大有得遂潛心性理之學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又嘗著道統錄宇宙略記與冗藁諸書皆行於世

康敏黃立道先生

黃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與車玉峯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晚卒賜謚康敏其謚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文獻華胄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謙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旣歿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按謚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

庶善翁如山先生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登淳祐第調永州教授

未上丁母憂服闋授寧國軍書記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巖壽性行純固德容睟然從陳埴最久微言奧義盡得其傳退而私淑其里學者日衆常令諸生讀近思錄曰此讀書之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之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言語文字學者尊稱曰庶善先生

張伯誠先生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王益人游北山何文定公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疑也潤之爲定士禮不

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每條皆質於潤之而後定晚歲避亂居金華山中蓋有桃源之思焉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實清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龍泉公蚤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凡衣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先生被服樸略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洛沂詠歸氣象彼以貌觀先生者豈知德哉

仁山金吉父先生

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於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弃舉子業師魯齋王文憲公問爲學之要魯齋舉何文定公立志居敬之說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又從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田是請質愈精造詣益邃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嘗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在宋季嘗以布衣游公卿間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及國勢以危始思其言以史館編校召之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爲之一出舉子陵㑋仁輔義之說摘發仁義之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誦法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䟽義論孟考證通鑑前編行於世

劉習甫先生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少孤力學弱冠貢於鄉以祿弗逮親絕意仕進沉潛伊洛之旨往見雲源何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授以奧旨且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主黃梅簿三仕至監郡進奏院陛對條列廣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四事又遷司農丞守南康知吉州皆有善政及兼江西提舉時大江失險虜兵逼境人心震搖漢傳嚴設警備簡精銳遮要害民賴以安勅書嘉奬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累遷兩浙運使吏

部郎官，典尚書右銓，進司農卿，皆力辭，自是閒居十一載，篤學守道，嘗著止善集、通鑑會評、洪範與旨若干卷，臨終索筆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樂哉斯丘，兆足行矣之句，遺二子，遂瞑，年七十六，

黃東發先生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中進士第，爲吳縣尉，有能名，後爲史館檢閱，入對言危亡災異在旦夕，而緇黃出入宮禁無節，失朝廷體度，宗大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以諫官言得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邪，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定爲法，時郡將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訴震撓政解官，尋別紹興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以某日集城中，過期者罰，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廣州事，善政種種，不可殫述，歷提舉常平倉司，改

提點刑獄，決滯清訟，赫然如神明，時有貴家害民，震按之，又發富人粟，故豪家比而致螫，中有陳堅，時爲御史中丞，遂劾震，免官，福王與芮判紹興，朝命震爲長史，辭不拜，國事日蹙，朝廷宰輔爭避去，震知不可爲，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必作，先是楊簡倡陸學，士皆翕然宗之，孔門博約之訓幾廢，而震竭力興朱學，人知向方，每閱經史文集，輒疏其精要，凡微詞疑義，反覆辨論，名曰日抄，一百卷，春秋禮記皆有集傳，其死也，里人私謚爲文潔先生

蛟峯方君錫先生 弟逢振附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舉進士第一，理宗御筆改今名，故字曰君錫，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讀，除吏禮部尚書，俱不拜，先是丞相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叩閽言時事，辭旨激烈，忤權相意，乃稱疾以歸，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辭不赴，卒於家，逢辰天稟卓絕，人物魁岸，聲如洪鐘，自幼刻苦問學，夜誦徹旦，無書不讀，而會極於周程朱子之學，以格物

爲窮理之本篤行爲修己之要自居幕職至秉旌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輙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東陽士闢義塾以迎之從游者數百人尋創家塾授其徒後以從官入侍經幃度宗問其講授之所御書石峽書院四字爲扁仍賜手詔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其眷遇如此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大學中庸註釋格物入門諸書行於世學者因其所居稱爲蛟峯先生肖像於石峽書院以祠之

弟逢振字君玉登景定進士第歷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遷太府寺簿宋亡退隱於家元世祖詔御史程文海起爲淮西北道按察僉事辭不赴聚徒講學於石峽書院以終學者稱爲山房先生以之配祀蛟峯其遺像贊曰合春王應絕學是續派宗紫陽規修白鹿以身衛道障川廻瀾大節匪虧進退可觀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

理學

元

胡汲仲先生　西山王叔恭先生
許白雲先生　程時叔先生 兄端禮附
吳正傳先生　戚朝陽先生
韓明善先生　邵春叟先生
夏自然先生　靜正牟仲裴先生
陳則善先生

明

葉景翰先生　純孝范景先先生
唐思誠先生　退容傅伯厚先生
倪汝新先生　楓山章德懋先生
賀醫閭先生 子士諮附　陽明王伯安先生
俞本素先生　敬齋鄭孔明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黃宗賢先生
周以善先生　應天彝先生
徐日仁先生　龍溪王汝中先生

周元峯先生　李明德先生
從吾董子濤先生　甌東項遷之先生
李侯璧先生　一山王體仁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徐仲章先生
金汝白先生　東白先生應德夫瑋
陸元静先生　一庵唐子正先生
張子蓋先生　陳思敬先生子植槐附
敬庵許孟中先生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許士奇稚正氏閱

理學

元　共十二人

胡汲仲先生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潛心理學直窺性之微事至照如懸鏡儀居不動而以誠意御之雖紛糾無不立解以銓試第一授廸功郎歷官福州倅宋亡退居永康山中

元初以賢才徵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尋轉台州路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明年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長孺雖儒者所至輙以吏幹稱然真心愛民慈祥溢於

法外每日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故所至發摘如神明而善柔之民無不樂業者歷遷兩浙都轉塩運使司丞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文公熹之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知涵養用敬爲最切默證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飲食方岳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至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同産初無二本皆躍躍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内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煌煌巽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責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晩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隣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覩化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至夜半喘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尾缶編南昌集寧

海漫抄樂齋稿行於世

許白雲先生 子元附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淳祐進士無子以仲兄曰宣之子爲嗣即謙也謙天資高爽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凝重如成人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塩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由是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歿益肆力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澹以道自樂嘗作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釋老之說靡不該貫洞究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其

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本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性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者不苟作也浙東憲府聞謙名辟以爲掾辭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宏偉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條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謙從東歸屏跡八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襄楊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

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甚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每就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莫不厭服臺省監司先後列其行義於朝郡以遺逸應詔終不爲動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事齋居靜定不出里閭者四十年既老尤艱痒僦屋以居田不足以具饘粥處之裕如歲大祲謙須加瘠或問之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諡文懿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多補先儒所未備書輯傳叢說與蔡氏不必盡合春秋有溫故管窺觀史有治忽幾微行於世子元從葉儀范祖幹學

高皇帝初定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召之見未至而駕還金陵驛召赴京與語大悅命爲京學教授官至祭酒

程時叔先生　兄端禮附

程端學字時叔鄞人至治甲子會試第二授仙居丞未上尋改國子助教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每論撰爲學士虞伯生所推服南宋間四明學者多宗陸氏惟黃東

發史蒙卿獨宗朱氏端學與其兄端禮師蒙卿盡得朱子明體適用之旨二難自爲師友端禮色莊氣和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學方毅剛正一舉動必合禮法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在國學時慨春秋在六籍中獨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以授來學

吳正傳先生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幼穎異不羣善記覽工詞章

弱冠因閱真西山讀書記慨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磨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詰問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歷官丞令皆卓有善政用大臣薦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咸自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黃溍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以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氏之學宋濂稱其緒餘施於郡邑咸足以利濟生民足占其有用之學所著有易詩禮雜說春秋胡傳附辯戰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戚朝陽先生

戚仲咸永康人父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咸從許謙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同門推爲高弟衣粗食淡克己勵行爲人所難不徇時尚而改其度嘗言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呂氏創義學延仲咸主其教事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扁其書室曰朝陽人尊之爲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西山王叔恭先生

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胡元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叔恭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

韓明善先生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八世孫高祖膺胄始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援筆立就文意蒼古老宿驚異及長博綜羣書尤明性理之學四方學者輻輳其門延祐初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爾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一善必爲之延譽及辯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田夫野叟至於童稚厮役咸

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薦辟皆不就，務自韜晦，縉紳大夫有事於越者，必先造其廬，得所論述，即以爲繩準。天曆中，門人李齊爲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時年七十有六，賜諡莊節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邵春叟先生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景定甲子，年甫十二，即領鄉薦，爲書經魁。旣赴南省不利，歸益勵志，明於理學。至元戊寅，郡庠延聘講書，歷壽昌、龍游教諭，婺源晦庵書院山長。元初士子溺於詞章之習，大椿倡明理學，以淑人心，學者始知所趨嚮。所著有四書講義若干卷。

夏自然先生

夏希賢，淳安人。究明性理，洞詣本原，而會其極於象山、慈湖之要。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雖貧甚，泰然自如，有君子風。學者稱之曰自然先生。子清之、大之、潛之，皆承家學。

靜正牟仲裴先生

牟楷字仲裴，黃岩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爲文章凡以性命爲先，詞華爲後。有九書辨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辨、深衣刋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辨、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辨、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

陳則善先生

陳宏磬字則善，瑞安人。性至孝，事父母、事諸父母若一。動靜端謹。年十七，獨樓居讀書其上，非有故不下。衣冠常儼，若就寢始脫。一日得龜山、南軒二先生語錄，玩味日久，豁然若有所見，志於力行，自號惺惺叟，大抵言體道觀化之趣。至正戊子七月，忽得疾，父母視之，見其衣冠肅整，不知其有疾也。及革，求父扶之，曰：宏磬願死父手。父問若死將何之，曰：如爐中火，然消則自無耳。遂歌朱子感興詩崑崙大無外一章，溘然而逝，年二十三。

明　共二十四人

葉景翰先生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學於白雲許謙，謙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者曰，

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詠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王師下金華召儀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等集與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

純孝范景先先生

范祖幹字景先受業許白雲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

惓惓眞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四方士夫嘗問安否爲斯文重輕戊戌　天兵下婺與葉儀以大學進尋辭爲咨議以親老辭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性孝至篤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唐思誠先生

唐懷德字思誠仲友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副使暢篤聘謙淮陰聞者傾服武威余闕持節海右戍請闕書揚雄光州箴未知所出懷德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唐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鐘隨叩而應濂推其博懷德曰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卒所著有彼萬總錄六經問答鈎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百有餘卷

退密傅伯厚先生

傅淳字伯厚鄞人世業儒父時以道學名淳幼有成人志稍長知自奮嘗業舉子試不利即取所業藁焚之益究經史百家言正以濂洛諸儒之說以窮性命道德之奥讀易至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拱手立曰淵乎休哉遂顏其室爲退密鄉人以退密先生稱之問學淳正不求人知守令聞其賢每訪以治道必參酌古今以對至老不廢書一夕讀周禮漏下三鼓不置侍者請問淳曰吾樂此不知疲也就寢而逝所著有洪範敷

言性理蒙說大學補略視志藁藏於家

倪汝新先生

倪復字汝新鄞人性端謹嚴毅少力學無間寒暑且勤劄記讀書不搯章摘句而窮索幽眇務得指歸嘗曰士生程朱後已幸有坦途矣更欲立門戶與抗邪故其說經談理止按先儒成法會而通之如辯大學親民紊之金縢新逸及析周程主敬主靜之說非徒言也為門人講易及正蒙諸書詞旨洞達聽者莫不悟解尤邃於鍾律辨析名數鑿鑿中理潛思默會超然獨得故見人輒

舉與義不啻懸河之注也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成目疾弟子束脩之饋不入私室盡以資弟檢身以禮市肆優場不一履其足人嚴憚之或羣居談謔復至則寂然無聲師道甚尊而善引進名士若通政余本邃理學有聲此其一也所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皇極經世書通解鐘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雜著壺齋問答救災集議禘祫議見闒欄楯觀古錄畏庵存稿藏於家

楓山章德懋先生

章懋字德懋自號闇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博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釋褐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踰月有　旨元宵張燈翰林賦詩懋具疏率同官黃仲昭莊㫤上諫忤　旨杖於廷謫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托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饑民嘯聚將為變急發廩粟賑濟迄以無

事因觸瘴成疾懼貽親憂滿考奏課遂疏乞致仕歸時年僅四十有一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如餘干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餉之無不飽者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弘治十二年召為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明教化飭矩矱勵廉恥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既得舉業儒而隱聞懋涖監特往卒業焉正德元年應詔陳言

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不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未幾逆瑾怙權、公卿多遭斥辱者、人乃服懋先幾云、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懋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麗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億逆也、居常無甚異同及語道理、談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手而應、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成虧、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會、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凡

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之曰、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鯁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贊曰、儒雅如黃木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夭、晚有子接、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裒公遺稿若干卷、藏於家、拯自有傳、

賀醫閭先生 子士諮附

賀欽字克恭、世家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

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闗防出入等事而已、近

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廝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報聞允辭四年逆瓘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刼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徃諭曰渠輩旣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愼毋殺人已而鎮撫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勒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趣跪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陽明王伯安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南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歸必然燈讀經史過勞苦得疾歸闢陽明洞與山人王文轅許璋輩靜坐爲養生久之漸悟外求之非甲子聘考山東鄉試改兵部職方主事正德初逆瑾亂政守仁首抗疏論其罪狀瑾怒杖之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始至茇蘗棘間夷帋相與伐木爲何陋軒玩易窩以居日夜端居默坐澄心內觀一夕忽大悟踊躍若狂以所記憶五經之言一一脗合遂卓然自信以致良

知為聖門秘旨體究日精益洞朗無礙四年起令廬陵是年瑾誅歷遷吏部主事日與士大夫孜孜問學有僚友執弟子禮者尋遷南鴻臚卿門人日進南贛賊起朝廷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力薦之拜僉都御史徃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久蓄異謀結羣盜為爪牙四出摽掠聚衆至數十萬諸撫臣相視莫敢誰何守仁至贛日夜練兵教射名討洞賊實以備濠因自請提督軍務得便宜行事王瓊素奇守仁以為不如是不辦請
上卽與守仁兵符改提督由是進攻横水左溪桶岡浰

頭諸洞寇悉平之軍威大振班師至贛開書院日進諸生講學不輟又設社學立保甲弦誦之聲徧於嶺北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守仁宸濠反狀守仁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兵則已大集矣卽傳

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急攻大破之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守仁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巧言詭譖百計欲去守仁是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㴱機曲筭內戢凶佞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既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又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賜宴勞費為辭嗾言官論沮之不使至京壬午丁外艱居越六年竟不召四方從遊之士輻輳於稽山所在宮刹幾滿時論益哄然詆為僞學亦不顧

常語諸生曰不患言謗唯患以身謗岑猛之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藕盧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守仁以代姚鏌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藕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示懲遣歸農刻石勒銘以示後人乃諭藕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藕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藕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

文襄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已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守仁功但停䘏典子不得嗣封而已隆慶改元廷臣以請乃追贈新建侯賜祭葬諡文成給券世襲萬曆甲申採廷議祀孔廟守仁天資超絕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至平生無一時一念不在於學雖軍旅匆勦中每與諸生相對笑談指揮不動聲色經歷危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

生死故晩年時時舉以示人曰吾此學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豈可易說或言以守仁氣節文章政事勳業足蓋一世只除却講學一事便是完人守仁答曰某但願從事講學不願其他人謂守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國朝理學諸臣無出其右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行於世鄭端簡曉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削讒說易行媢心稱

快爾令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羈靮之勞矣

俞本素先生

俞繪字本素越人少負意氣為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時有閩寇綸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年方二十有

七狀貌甚偉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俊以其晩學頗易之繪不校益自奮不數載薦於鄉爲養就欲訓導時郡有闇經歷者薛文清公高弟也名禹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繪日與講明正學陳督學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繪推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體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議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於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教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闢道錄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者開化之幸士人習文公家禮邑

俗大變致政家居者四十年未嘗苟出謁間以讀法乞言一至郡城老少男婦爭聚觀之莫不額手致敬曰俞先生俞先生其爲舉子時赴禮部試貸沛令同邑馮公十金繪官欲時馮公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馮信我也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珏乃受官雖司教聞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　憲廟時羅倫章楙以言被謫繪在欽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於家邦至死無瑕纍云

敬齋鄭孔明先生

鄭伉字孔明世家常山之象湖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書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員及省試一再不合弃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乃復見吳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

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靡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儒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相與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十餘萬言惜以燬燼其所存者僅十之一云伉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着實地上做要非所謂瑣屑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於康齋者學者稱之曰敬齋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舒芬字國裳其先爲東陽人自東陽三遷至梓溪學者稱爲梓溪先生以詩經領正德丁卯鄉薦明年卒業南宮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爲中興之聖因著太極釋義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一時深於理學者無不推服焉丁丑中會試第十一名廷對御賜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疏乞終養不許時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泝江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而帝星又明於江漢間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以爲天下之事不可爲矣芬乃慷慨首議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跡不若言以掠而聽主之自壞又邀夏

考功良勝萬儀制朝陳太常九門至邸中酌以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郎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於午門外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死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爲首者謫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即裹瘡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相傳爲野祭既至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未幾宸濠果反芬時以外艱歸而鄉多宸濠餘黨抄掠未已有請避之者芬泣曰父柩在堂避將焉往堅卧苫塊間不爲動辛巳夏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諸竄謫者皆詔起復官翰林陞俸一級三年乞致仕以

便就養、疏四上、不允、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痛哭於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三月、明年以內艱歸、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未幾以微疾卒、芬幼即以聖賢自期、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之謬曰、是大亂真而善惑人者也、空言辨之、無如修其本以勝之、

因取周子聖學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諟而力行之、曰此可以遡洙泗之源矣、嘗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又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正之、何也、五經嘗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功於聖門、而周禮尤爲有頼、非確然見道之真者、不能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討過自訟

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清定省、出於誠篤、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至於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媿屋漏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祏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綱常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懇懇、必要諸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通籍十年、義氣激發、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利害之念、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人曰、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

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自告於廟、入室少坐曰、此非廳也、即徐步至廳、自整衣冠、端嚴不動、長子泣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進爲歉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僅四十有四、葬於新建象山之原、

黃宗賢先生

黄綰字宗賢黄岩人㓜承祖廕弱冠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横渠論廕襲語遂弃舉子業師謝文肅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隠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克裕以母命强出仕授後軍都事三疏乞養歸與王陽明湛甘泉二先生訂終身盟講明絶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家居幾十年嘉靖改元詔徵遺逸以薦起爲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 上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綰特疏諫而寢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陽明江右功成忌者議奪綰力疏辨之乃明陞大理少卿選入翰林改少詹兼侍講學士充講官 上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圖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晋南京禮部右侍郎帶管操江事未幾轉左適大同倡亂奉勅往撫討擒首惡張玨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人遂靖明年乙未知貢舉甫竣事以憂去服闋時有安南之亂起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啓行間朝指權相賍私遂搆令閒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

杜門謝客布衣草屨超然於塵壒之表遠近學者爭趨事之切劘討論終夕不倦所著有四書五經原本明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卒年七十有五

周以善先生

周積字以善號二峯天性篤誠潜心理學專務實踐動準古人蚤師章楓山繼受易於蔡虛齋舉鄉薦師王陽明其友王龍谿序其文集曰君子之學貴於聞道君於楓山得其曠於虛齋得其博於先師得立誠之旨多所發明可謂信道有聞者也著讀易管見啓沃錄山中目錄圖說二峯摘葉諸集歷南安推官沅州知州皆有惠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仕至長史

應天彝先生

應典字天彝性沉篤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典論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偎居應良黄岩黄綰過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仁受致良知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常百餘人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病目無見復引疾歸養而

母目針療忽明人謂孝感朝紳多論薦不赴自釋褐至
啓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徐曰仁先生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
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
鄉薦適文成自龍場歸論學稽山愛深葬之遂執贄稱
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
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
踊躍痛快如醉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其

自叙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
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
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
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
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
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卽悟又
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
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贑之命愛亦請告歸方

與諸門人謀耕霅上之田以待其歸而竟以疾終矣年
財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嶽夢一瞿
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
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
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峯
山而子孫微矣

龍溪王汝中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溪先生正德嘉靖間王
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

受業焉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
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
焚傳歸卒業於師門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
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唯我也丙戌復當會試
文成命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
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頴慧者乏沉毅
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盍往焉畿
日詣抵都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
志爭迎畿與相辯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

見、不數數於時格、議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
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
畿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
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而
畿所與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
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
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
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
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

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
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
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
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
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
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
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
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
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

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
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
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
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
惡之體、便是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
當、卽是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
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有
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徼徼入悟、從有
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

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
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
洩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
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
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
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
天泉證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
洲、南野、幸門人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
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

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
爲父母在麻衣布絰不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
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
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
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
祭畢分席講堂各呈所見以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桂
溪言議選官僚其爵與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桂

溪曰吾亦聞之但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剌乃可畿謝曰
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
耶若負道學名視吾爲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
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
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都給事戚賢官
畿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竟以大察去畿名雖高仕
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
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
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嘗曰吾自念已耄而
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説幸有所聞常年
出游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明衍此一脈天壤悠悠誰
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
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脈賴
以復續不肖晨夕祭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
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
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
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
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
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周元峯先生

周任衢之江山人與弟積師事章文懿公講明理學潛
心體究登弘治乙丑進士預修　孝廟實錄時逆瑾用
事誘以殊擢不聽乃補莆田縣令陞刑部主事　武宗
南巡陸震以直諫下獄抗疏捄之後出守梧州地方多
事以勞瘁致疾卒於官其平生師友盡一時名賢如王
陽明(百泉)敦夫魏莊渠講明理學務求真是直欲追古聖
賢而後已有元峯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季明德先生

季本字明德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於鄉尋丁父母憂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究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溢懼學者鶩於空虛則欲身挽其弊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王文成未發之旨歷仕與處從游者數百人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為宗而厭拘檢因為龍惕說以反之大旨以龍喻心以龍之驚惕而主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其要歸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為動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為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為政急大節略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為樂卒之年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孳孳如平時其為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既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曰景賢又買田若干畝以供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百二十卷藏祠中

從吾董子濤先生

董澐字子濤號蘿石海鹽人以能詩名海內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比游會稽時年六十有八矣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宇且年老矣禮敬

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若木偶人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

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嘗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文成曰有是哉吾未嘗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傍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今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數十年之成業如弊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文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自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閔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太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於世穀自有傳

甌東項遷之先生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其學以實行爲主而輔以理義其始於傳註文義專而有聲已而博極經史融液理與不主一家當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不敢忽

不當於心雖大儒所言世之嚴奉尊信者不敢從其意以爲必當於心而後可以措之行以成吾身不然是所言者皆浮辭也研窮探索向慕甚遠恂恂慥慥動有準繩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兄弟鄉黨親族之間靡不檢飭務合於古人之簡朴敦厚而後已以進士官郎署出爲撫廬河間三郡既擢湖廣按察副使以詿誤例謫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搆下詔獄未幾得復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素爲同郡張文忠相公所知試進士數欲推轂不聽以故不得上第選庶吉士避不赴考

部寀以南北散要為輕重始除主事即得南京工部比調北會舉主事改御史編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吏部考功三辭乃免頗益感激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郡至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移書相勞苦裁答忠亮不一及巳私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涼不敢濡邇至於蒞政臨民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滲算起廢袪蠹雖要途名人不避所至以文學飭治務與士民相休息而一以實心煦嫗之跡其治行即在漢世循吏傳中巳為稱淵罕見世之庶靜退抑者衆矣類限於才

諳探過不暇武巧避職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張譽望即枝慎矜飭旋勝嗜進不遑孰甘黷闇人後耶以喬之修習即無定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歷又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十人如林塘與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之毅林景文之質許橫塘之政事皆足表著使喬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為低昂明與薛吳之後絕學復倡至白沙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苟無先入皆有窺覘喬獨崛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為黨援即其著書滿家亦不肯輕出視人以立門戶至與同志者論議稍異必往復辨析弗明弗止自儒生以至顯貴自平居以至行役未嘗一日去書亦未嘗一日不札記其意以為措之行則亦可筆之書以質於人不然是所行者皆億中也故其視天下無一不可處之地亦無不可為之時凡衆之所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戚其心而回其意蓋自考其學者有在也卒年六十學者稱為既東先生

李庚璧先生

李珙字庚璧永康人由歲貢授東鄉訓導陞漵浦教諭嘉靖乙丑詔拔異材以風羣吏當道薦珙擢大理評事珙蚤有志理學徒步見陽明先生於越先生授以致良知之訣珙悟獨居精思盡得其旨於是同門錢緒山王龍溪輩推重之在東鄉當道聘主豫章書院教事及漵浦日與同志訂會所至發明師訓聽從者衆平居不事生業死之日惟曰只此見在良知吾今緊要受用性命皆了古所謂得正而斃者珙之謂與所著有質疑稿若

干卷、

一山王體仁先生

王愛、字體仁、秀水人、父朴、爲徐聞令、有德政、年五十始舉體仁、因名之曰愛、愛䇿增父訓、以聖賢自期、已而聞一菴唐先生講學茗中、負笈從之遊、得聞討真心之說、已又受業於王龍溪先生、盡聞王文成致良知之旨、愛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雜情識、即是真心、一落情識、即非真心、兩家互相發明、初無牴牾、自是學益有進、癸卯、舉於鄉、凡五上南宮、輒不售、愛

不爲動、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往來、益徧交海內諸名流、相與推明師說、己未、舉進士、場中得其文、驚歎、以爲陸子靜之流、請教職、將行所聞以淑後進、得順天府學、日夕與諸生講究、以身示之、鵠蹈墨履繩、都人士翟然願化、時稱人師、未幾、遷國子監丞、閱歸六館、如所以教京兆者、擢刑部山西司主事、以遷葬得請歸、遂不復出、歸凡十年、好學不倦、時與吳越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日益精、嘗語學者曰、學以自撿、撿人則隘、學以容人、自容則舛、君子以爲名言、堂中懸八戒以自警、守徐聞故業、室不益棟、田不拓畔、蕭然寒素、即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門生徐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不能爲子娶婦、愛傾槖中百金以完其婚、他行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人遇之者、如坐春風中、及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意、從容詠黃鶴詩而逝、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一山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張時宜、字仲衡、先世爲寧波人、宣德間、名洪者、爲鶴慶司理、貧不能歸、遂占籍劍川之上和村、時宜幼穎敏、善屬文、弱冠、稟於學宮、嘉靖壬辰、升入太學、時監丞傅士閱其文、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廷試、皆列名上等、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番府學教授、時宜以師傅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循者、盡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在職數年、惓惓以古道教士、行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時宜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

之時宜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易也竟不能奪監司諸大夫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之丁內艱歸服闋補江西建昌教授郡本文獻士多馴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時宜益砥礪勉修職業多士觀感爲之丕變數月之內卽駸駸乎有鄒魯風郡人羅汝芳倡明道學與時宜周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官侍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扇忽墜地終講竟不敢拾

取其爲僚友敬憚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旬遂致其事而歸諸生留程無間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者比歸故山舊宅蕩潑乃擇里於鶴之孝廉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閭里過者起敬眞之有歌自時宜始道逢鄉中老少諭以孝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於時宜時宜召而諭之其人懟服有誤犯者悔曰切莫聞於張先生吏民爲盜時宜挺身諭之盜卧弓於地稽首謝而去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匯園子東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於世學者稱爲東山先生

徐仲章先生

徐袍字仲章蘭谿人性英敏年十二爲邑諸生初慕左騷史漢古文辭所排纘逼眞名家既而悔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顓顓慕尚正學當時學濂洛者矩范有章楓山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羣喙爭攻爲異端袍獨幽探密証深覩其旨手傳習錄爲贊稱說以自廸人常恨不得親炙受業門墻稱私淑焉時尊新建者又

高步矜談多遺行而袍內事父母志物咸備事伯兄友愛二弟卽古三荆二方不啻也日取家禮及諸典章儀制令其族人習行之又序之譜以別其嫌申之禮以文其陋族於是有彬彬敬讓之風年未三十應貢吏以讓其次者憐其貧也時華亭徐文貞督學兩浙標其行爲士林鵠甲午領鄉薦未幾卒袍早歲以文雄意不可一世及潛心聖學剷落文采一意力行內外純白如夜光之在璞或爲琬琰或爲瑚璉卽良工對之無得而名恒與門弟子言曰所謂儒學者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

天天即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學者奉為格訓以子用光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以孫學聚貴晉贈通奉大夫福建右布政使所著有誦餘錄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各若干卷行於世

金汝白先生

金賁亨字汝白台州人舉進士第歷官江西提學副使天性剛介力明理學毅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動作語默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為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當留曹謁告時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賁亨請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為學一以明道為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處順應不加襯帖真趣日融內外合一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灑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故其教人必先之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不為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先儒之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斥大僚之冒祀鄉賢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自在江右選屬郡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親與講論聖賢為學次第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賁亨天性孝友自筮仕以至掛冠未嘗一日離父母側居繼妣陳安人艱時年已五十餘矣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置祭田嚴祀事遇其日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居鄉非大禮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道脈則孜孜盡心晚尤好易因書其所自得為學易說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尤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

東白先生應德夫璋

應璋字德夫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眞實心地刻苦工夫璋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後舉貢授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人皆樂從致仕年九十卒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略若干卷

陸元靜先生

陸澄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蓋親後請歸廣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自雍默自

持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當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弊精神靡歲月爲也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没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不淺澄執父喪毀失明矯訓俗於禮文處爲表其父墓仕至尚書郎

菴唐子正先生

唐樞字子正歸安人自爲諸生時即有志聖賢之學及舉於鄉卒業南雍遂師事南海湛澤民先生既登制科官比部立朝數月即以建言削籍歸閉門講學信從者衆時慕王文成先生不及見也湛先生稱隨處體認天理王先生稱致良知樞乃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言爲的時語學者曰夫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

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鄒得已而立誠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即所謂體認天理與致良知之說渾然合一如月落萬川而萬川之月以一月攝之澄湛圓明照徹天地千古而上有聖人焉以真心質之而無疑千古而下有聖人焉以真心俟之而不悖所謂堯舜之心至今在者此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者此也蓋樞合下識得此心一念合真即是天命之性但於探討處得親切之味則六經皆我註腳故於宇內名理靡不窺念念合真即是率性之道但於

經綸處克拓得盡則萬物皆我一體故於國家機務靡不講又以討真心工夫不必外求只在當身不必遠騖只於日用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鐘臺二集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已學者稱爲一菴先生

張子蓋先生

張元忭字子蓋其先蜀之綿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父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忭生而魁岸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以諫死忭遥爲詠詞慷慨泣下沾襟太僕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之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有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忭身掖太僕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

歸越復馳如越展及門血縷縷濺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忭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隆慶改元疏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忭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璫蘇非人乎乃取中鑑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敕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尋充經筵講官旣入侍
金華退而歎曰　明主方孳孳嚮學嘔喩受講臣風勸
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　宸聰非夫也每斷斷然盡
心待對期有所感孚焉　神宗皇帝御曆單恩時忭即
疏白太僕寃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冠服至是復申
前請忭　旨格不行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
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
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沈寃長負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殁願以身

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
竟以此欝欝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
廷亦多有人乃瞑忭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
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竊文成之外郛耳又
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
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
操端介絶不喜媕婀事人然坦焉蹈中庸之庭亦不欲
以奇行自見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
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
所嘗弗進居喪毀瘠祭葬悉遵古禮撫異母弟恩義隆
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忭之行
誼力追古人其文章舂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
作山陰縣志未竟忭續成之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
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
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陳思敬先生　子植槐附

陳善字思敬錢塘人父荆獻博洽端方從王文成游以
貢司訓崑山善幼穎異從父游文成門文成以任道器
許之稍長即潛心性命之學弱冠成進士三令岩邑擢
宗伯郎督學滇越梓經史密課程崇行誼士蒸蒸向風
所至俎豆之仕至雲南左布政使䟫止採金貢象諸大
役無寸札通政府當大計纔上規勸數十言而已當時
多其抗直未六十引年獲予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爲
主教賦性端樸步中規矩危坐終日無疾言遽色家範

整肅庭屏悉書古人嘉言懿行可以爲子弟法者冠婚喪祭悉遵古禮衣粗食糲而性樂施閭里族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壬午民亂縱焚官舍十燬其九獨相戒曰毋入後市街驚陳布政其孚重於時如此纂修杭州府志子茝槐太學生端介有父風孝友尚義父歿二十年私居不釋衰絰竟以遷葬哀毀卒所著有自傚新編藏於家

敬庵許孟中先生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少負大志既領鄉薦復從唐一

庵先生講聖賢之學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南虞衡主事調考功在南都三年日與諸同志講明正學學者多從之未幾調北考功而胡選郎汝桂者自附講學時時引孚遠欵語先是選君嚴重不輕與後進交一談胡獨乃爾諸僚皆驚以爲必議流品各使人竊聽無所得滿署爲之側目會冢宰楊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諸講學者亦少橫臺諫俱爲之羽翼閭巷喧傳謂將盡易置諸大臣襄毅心憤之比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孚遠不平因移病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孚遠考功郎出爲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燄海上助爲聲勢孚遠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務即身督二軍薄賊壘二魁大懼孚遠卒使人諭降之使縛倭寇以自效又建善後十二策迄安堵以功移閩臬銜者復忌之以閏察謫兩淮運司判官孚遠拂衣歸將遂終隱爲啓廸後學計因往見一庵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

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與日追悔晚矣孚遠遂之官三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未幾丁內艱服闋補北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銜者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披摧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孚遠悠然自如不少屈銜者益恨之而南昌之命下矣孚遠明於經濟之大體沉細有斷事至必究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其守南昌也務廉謹而敦尚教化雖簿書旁午不廢講學二年以特薦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然三年擢應天府

丞請築當塗隄饒獲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材以滇事被逮孚遠與李同年且以講學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爲南道所彈詔降三級調外歸會父死服終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晋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挾請封貢兵部議許之而未定也孚遠以爲不可比至鎮畧募死士往偵而躬練兵備禦以俟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殺狀遂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許封貢以啓小夷輕中國心朝議韙之卒罷封貢而倭患得息者用孚遠中策也鎮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晋兵部右侍郎時倭尚未平以孚遠得要領遂改北兵左孚遠在南都以閒暇日事講學與楊禮部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至是外計復借講學造端謀去之孚遠遂決意歸五請始得允既歸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樂惟孜孜以講學爲務於近世學者獨服膺陽明然所講非良知派也講學者多黨孚遠獨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孚遠雅重之及以事囑則謝不與交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成

閩中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孚遠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孚遠近之矣生平質直不藻飾之委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終

兩浙名賢錄卷五目次

孝友

秦

顔孝子烏

漢

董徵君黯　王孝廉談
孫鍾　張孝廉武
沈瑜弟儀附　費蕭令沉子鳳附

三國吳

斯敦　始平長丁孝連覽子固附
楊武將軍朱朗

晉

高山令夏文正方　許季義孜子生附
夏孝光　丘昂二弟[illegible]矩附
遂昌長潘綜　孫法宗

宋齊梁陳

沈侍中文叔弟文季子昭明附　顧親都尉賈恩妻桓氏附
郭世通　長水校尉聞人夏
郭長恭原平　沈昭光從子曇亮附
何海虞子平　國子學士杜栖
朱處光讓之兄遜之附　太子洗馬沈思整崇傃
韓靈敏兄靈真附　王文殊
褚記室修　朱敬達文濟
散騎侍郎虞山披荔　錢延慶
丘傑　朝奉請徐雄

唐

陳太碣　丁典

張萬和子孝祥附　許博士伯會
沈景鈞　俞僅
和州刺史張君遷無擇　戴元益
章從事成緬　明經鄭崇義
徐知新徐惠謹附

宋

孝門陳君和侃　杜通判誼
孫教授實著　仰天脫忻子師常師尹附
孫長者子式附　劉承詔

孫文舉之翰　石孝子
陳傳巖汝檝 妻徐氏附　范元亨鍾
余元卿　毛勿齋存
毛番八 兄攀龍附　龎水孝童周慧卿智 周哿趙文澤附
徐亨　錢孝廉堯卿
章廷仲永　鄭從革昺之
楊文脩　蔡元應定
連世瑜 妻方氏子士表士朋附　楊富老
鍾宅 從子明清子文厚文廣附　樓季發祖

呂子暘皓 弟源附　俞伯大京 父夢炎世父綱弟高附
王公袞　錢國材典祖
陳濮州思孝　趙孟傳商弼
吳處仁 弟囦附　呂蒙 子琰附
鄭傳士憲　蘭谿三孝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朱虎磯泰

元

唐轅 弟轍附　裴尚
朱進士璟 子元附　鄭宗文綺

金松一　胡景莊忠
姜大民燕　丁祥一
余丙 子慈附　周樂
陳斗龍　張子用觀僧
周仲良驥　蔣伯玉珏
王君傳貴翁　潘應定
黃孟廉義貞 六世孫齊之附　胡野廬
過宗一　周士威 兄士行附
文學椽咸秉肅敬　魏保

林甲乙　陳孔英杲 弟多遜附
王泰

兩浙名賢錄卷五目次終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鍾祖述君明氏閱

孝友

秦 凡一人

顏孝子烏

顏烏烏傷人也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羣烏啣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墓在縣東四里乾道中邑令林元仲盡返民侵地而修其塋域邑人何恪爲誌碑記且繫

之詞曰由漢迄今餘千春錮錮浙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阡巍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顆幾何分烏分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其民爲之長者宜益敦一本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淳祐元年魏學士了翁爲篆題表之曰秦顏氏烏傷墓

漢 十八人

董徵君黯

董黯字叔達鄞人漢江都相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遠不能常致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遂瘳鄰王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啣之伺黯出歐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既葬廬於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葬事乃斬寄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異徵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由是以慈名溪以溪名縣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

內聞名照然光著宋祥符間錫號純德徵君

王孝廉談

王談烏程人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有復讐志密市利鍤伺度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終於家

孫鍾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性至孝種瓜爲業以養母忽有三年少容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爲設瓜具飲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也重君之孝將以佳地相與欲連世封侯

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爲鍾定葬地

出門悉化爲白雀飛去遂葬其母已而生堅堅生策權

權改建國爲吳傳亮休皓凡四世五十九年卒如司命

之言

張孝廉武

張武由拳人武幼時父蒙爲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

河內遇盜戰死武少長奉遺劒求父死所祭泣顛絕悲

感路人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哀卒

沈瑜弟儀附

沈瑜烏程人與弟儀少有志行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

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並黃中通

理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毀滅耶瑜竟以毀故早夭

儀傳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守道不移

費蕭令汎子鳳附

費汎吳興人以孝友聞歷官至蕭令在邑多善政蝗不

入境子鳳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安帝時舉孝廉拜

郎中義行卓然爲一世所宗

三國吳共四人

斯敦

斯敦烏傷人父儒爲廷尉失議當坐死敦叩閤泣血請

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儒罪仍旌其門後俗因呼敦葬

處爲孝義塘

始平長丁孝連覽子固附

丁覽字孝連山陰人八歲而孤家素微清身立行用意

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補郡功曹守始平長門無雜

賓孫權深貴重之未及進用會病卒子固字子賤少喪

父而家貧養母孝敬備至族弟孤弱與同寒溫嘗夢松

生腹上自謂後十八年當爲公竟歷顯位遷司徒時孫

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

揚武將軍朱朗

朱朗永興人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顙所殺朗志在報

讐未閒顙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觀聞其勇擢爲揚

武將軍

晉共九人

高山令夏文正方

夏方字文正永興人年十四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

死者十三人方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凡十七年而葬畢因廬於墓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入晉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方向之涕泣而不加杖大小莫敢犯焉

許季義孜子生附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爲制服三年二親歿推毀骨立杖而後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會鳥翔集手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松栽孜長號悲歎曰

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死於所犯松下孜悵惋痊之猛獸復至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疏聞於朝詔旌門閭蠲其賦役子生有孝行家於墓側圖孜象於堂朝夕奉焉

夏孝先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一夕野火燎山將及塋域孝先遶墓號哭忽羣鳥飛集濡其羽沃之火即滅尋於火處迸泉一穴味極甘冽溉田數百畝縣令李師旦名之曰孝子泉號孝先所居曰孝泉鄉

丘昂二弟夷矩附

丘昂吳興人也家貧好學織畚以自給與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孝行著聞當時謂之三丘

遂昌長潘綜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驃困乏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砍驃綜抱驃賊砍綜凡

四創有一賊謂曰殺孝子不祥父子俱得免後以爲累官遂昌縣長宋元嘉中改其里曰純孝蠲租布三世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流離至十六得還鄉里勤苦營辦棺槨葬送母兄儉而中禮聞人言父子以血瀝骨當凝滲入乃操刀沿海見枯骸輒割肉灌血經十餘年臂脛無完膚終不能逢遂衰絰居墓所終身不娶亦不[illegible]仕[illegible]以[illegible]約終

沈侍中文叔 弟文季子昭明附

沈文叔武康人慶之之子也慶之被殺文叔時位侍中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汝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升明初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道成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之死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登之誅其宗族官至郢州刺史卒贈侍中司空謚忠憲方文叔之殉父而死也子昭明爲秘書閣聞之曰吾何忍獨生亦自經死

顯親都尉賈恩 妻柏氏附

賈恩諸暨人少有至行母亡未葬爲隣火所逼恩與妻柏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妻俱死於火事聞表其里爲孝義蠲租三世元嘉中追贈天水郡顯親都尉

郭世通

郭世通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通事[illegible]孝[illegible]甚孝年十四父又亡居喪過禮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illegible]

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直仁孝之風及鄉黨人皆不忍呼其名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其至行詔旌其門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

長水校尉聞人夏

聞人夏吳興人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郭長恭原平

郭原平字長恭世通子也傭作養親義不獨飽父篤疾彌年原平未嘗解帶父亡慟絶方蘇躬自營墓喪終遂不復肉高陽許瑤之自建安歸以綿一觔遺之不受瑤之往謂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故以奉尊親爾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亡毀瘠彌甚既葬墓前有田數十畝不屬原平畊者每裸袒褻其墳墓原平輒往哭之乃竭貲貴買其田農月必冠帶垂泣以畊宅嘗種竹或盜其筍原平見盜者常墜溝乃作橋溝上又採筍置籬外鄉里乃慙愧無復盜者宋文帝崩原平號痛日食麥飦一枚如此五日或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曰吾家

兒與先朝不能報恩私心感動爾太守蔡典宗嘗以俸米百斛餉之原平不受典宗復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典宗卒不果

沈昭光 從子曇亮附

沈昭光昭明之季弟也仲兄昭略爲齊廢帝所殺遣兵至家人勸之逃光不忍舍母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巳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生何爲亦絕吭而死時人歎其一門忠孝

何海虞子平

何子平山陰人少有至行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以食人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每有饋餅肴者若難以寄親則不肯受元嘉中除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子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爲巳及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不蔽風雨兄子伯典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爾屋何宜覆太守蔡典宗甚加矜賞爲營冢墓

國子學士杜栖

杜栖上虞人京産之子也善清言能彈琴齊時爲國子學士以父老歸養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既殯晨夕慟哭不進鹽菜每遇朔望節歲必慟絕而蘇嘔血數升何胤謝朏並貽書敦譬戒以滅性至祥禫夢見其父一慟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必獲嘉譽但恐不永年耳卒年三十六

朱處光謙之 兄巽之附

朱謙之字處光錢唐人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

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産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讎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即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何殺謙之謙之

兄遐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太子洗馬沈思整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懷明子也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傭書以養梁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自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者旬日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往哭不避雨雪仰天號頓飛鳥翔集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廬於墓側以初以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持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鼓坐卧一单薦骨立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武帝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

韓靈敏 兄靈真附

韓靈敏剡人早孤與兄靈真並有孝行母亡無以營葬種瓜半畝朝採暮生遂得辦葬事會靈真亡妻胡氏守節慮其家奪巳志未嘗歸寧靈敏事之如母以終

王文殊

王文殊故鄣人父死于魏文殊哀慕不勝每北望則長號雨泣如是者三十年蔬食麻衣終身不易太守孔琇之䟽表其門名爲孝行里

褚記室修

褚修錢唐人少受易學於其父仲都善尺牘辨文章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帳內記室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及丁母艱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哭嘔血竟以毀卒

朱敬達文濟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早孤事母克孝母卒家貧無以襄事乃賣身以營馬鬣葬畢執作主家無難色太守謝瀹解傭贖之命爲儒林不就

散騎侍郎虞山披荔

虞荔字山披慈谿人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詣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辭以年少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善

屬文梁武帝用爲士林館學士屢遷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惟荔與顧協靖退但以文史見知號爲清白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母與荔俱而卒於臺中時值喪亂情禮不申遂終身蔬素不聽音樂陳文帝深器之以爲中庶子引備顧訪多所獻替時弟寄在陳寶應所荔每言輒流涕文帝哀之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感疾帝欲數臨視令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勅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各有傳

錢延慶

錢延慶烏程人泰始元年其父仲期爲呉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呉興太守郗顒憐其孝烈表不加罪許之

丘傑

丘傑烏程人年十四遭母喪止啖生菜歲餘得腹疾每發動痛楚不可言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爾徒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科斗數升疾頓愈後徵爲留陵郡守不就

朝奉請徐雄

錢唐徐雄文伯之子也亦傳家業工胗察位朝奉請能清言多爲貴游所賞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兒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而卒

唐 共十三人

陳太竭

陳太竭浦江人武冏之子也事父母孝謹二親併亡哀毀不欲生廬于墓側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哭泣弗少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丁典

丁典會稽人家近荒野野火延燒典廬母老病倉卒不及扶抱乃濕衣覆母身死母全

張萬和 于孝祥附

張萬和諸暨人性至孝神龍間舉明經以親老不仕遭

父喪負土成墳與弟盧墓二十年萬和卒子孝祥亦盧墓二十餘年墓傍芝草生醴泉出事聞詔旌其門名其里曰孝感

許傅士伯會

許伯會蕭山人詢之十二世孫也舉孝廉爲衡陽博士遭父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大雨火滅歲旱泉湧盧前靈芝瑞獸生於墓側

沈景鈞

沈景鈞烏程人生有至性隱居獨善以孝事母母畏雷及卒葬於宅西每雷發聲即奔至墓所號哭曰景鈞在此賀知章爲之立傳名曰孝德

俞僮

俞僮蕭山人一門四代兄弟十五人老幼八十餘口並經術貞廉僮遺親喪哀毀骨立爲鄉里所稱覩察使孟簡書於圖經以勵風俗

和州刺史張君遷無擇

張無擇字君遷慈谿人由進士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

州參軍以從討李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時羅織獄起吏以刻覈爲能無擇獨尚寬簡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監察御史郭翰薦於朝召爲司刑丞轉卿司農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易之惡之謫嶺表移和州刺史以父艱奉喪歸葬負土結盧七日絕漿三年不櫛感醴泉芝草之瑞服禫辭祿盧墓以壽終

戴元益

戴元益桐廬人五世同居庭木紫薇枝生連理咸通八年刺史張蒸以聞詔以嘉木呈祥宜蠲徭役旌其門閭仍付史館書之以垂不朽

章從事成緬

章成緬於潛人喪母盧墓手植松柏墳側生紫芝十三莖烏鵲來巢麋鹿共處長吏以聞勅旌表門閭人稱爲章孝標家貧篤學仕爲山南東道從事

明經鄭崇義

鄭崇義西安人爲郡學士讀書庠中忽心痛不可忍崇義曰得無母有故乎奔歸而母果以病告比卒結盧躬

墓田以供時薦郡境有蝗獨不食其苗含南木生連理處置使崔文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後以明經中第謝而不仕郡邑屢薦其孝弟廉遜終不受徵

徐知新 徐惠謹附

徐知新西安人性孝非父後遷□掃墓所者十年產金芝卭之有聲同邑徐惠謹五世同居父母亡哀毀過制墓生靈芝十莖連理御史大夫宇文融爲勸農使以實聞與徐知新同被旌表名其里曰孝義

宋 共五十三人

孝門陳君和佩

陳佩字君和永嘉之建牙鄉人也事親至孝親有疾省膳嘗藥衣不解帶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郡守上其事太宗嘉之詔旌表其門曰孝門陳君賜其母李氏束帛杭米祥符七年佩卒至今建牙鄉猶稱其家曰陳孝門

杜通判誼

杜誼黃巖人孝友敦信鄉人重之康定中二親繼喪晝夜哭踊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山水夜溢民居田畜多漂沒而誼之故業宛然事聞旌表仕終梓州通判以壽卒

孫教授寶著

孫寶著字天休蕭山人少孤事母至孝母寢疾思啗及鳩秋月不可得仰天而號忽得青梅於樹鳩自飛墮取以奉母大觀初行部使者以聞賜進士第任杭衢二州教授

仰天貺忻 子師常師尹附

仰忻字天貺其先吳興人也高祖仁讓從錢氏歸國以尤子中舍知永嘉卒因家焉忻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躬自負土爲墳遂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異元祐七年郡守郟亶奏忻純孝之誠出於天性母林氏以壽終今二十年孺慕不衰臣聞其風傑率僚屬親至其所忻僻居巖壑衣食疏素儀骨欒欒深可惋嗟臣已准勅優賜粟帛訖欲乞別加旌異大觀二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上卒三年勅仰忻惟爾事親盡孝行孚於鄉朕將寵以爵祿俾爲風俗之勸曷云其亡宜加追賁錫命告第尚鑒茲哉可特贈將仕郎子師常師

尹皆業儒有聲富族欲求婚忻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蓋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始倡焉所著有訓童規鑑十二卷

孫長者 子式附

孫長者史佚其名世家富春之臨江鄉性寬厚言恍行篤信於其鄉隣里有訟不之官皆云當見孫長者至則爲陳事理白其所以枉直之狀人人服而去以是臨江鄉人經歲不識長吏云母病躬視藥物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及母死身已病矣葬竟死臨終語諸子曰吾生不

能送母於穴死歛吾以衰絰庶盡吾孝於土中時皇祐間也有子名式登進士第

劉承詔

劉承詔唐襄公德威之後德威五世孫愉因避黃巢亂自河南徙居越之上虞至承詔十世義居聚族四百餘人內外無間言和氣致祥下及犬豕一犬不至衆犬不食號孝義劉家熙寧中趙抃帥越嘉之聞於朝詔旌其門免其徭役以寵異之抃爲作義門記

楊慶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刲股肉啖之又嘗刲肝及乳爲親饋者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燒灰和藥以進入口遂瘥父之乳復生每勝日輒以籃輿載母禱於阿育王山宣和中郡守樓异表其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始被詔旌表門閭

孫文舉之翰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少志學孝友本乎天性母病革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底於寧里人上其事於郡守趙伯圭將聞於朝之翰曰本心救母他

無所覬尤止之以壽終

石孝子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也家世貧賤古屋數楹隱隱藜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無侍養者幸徙依女氏待兒之歸母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卽至遂行後二日歸首過女氏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卽心動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榻處爲穴孝子知母已葬虎腹卽大慟盡殺虎子徙磨一斧立竇內頃之母虎循竇入

卽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母讐未足報也乃更跡牡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牡虎果跑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首連斫數斧卽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猶不可奪鄉隣走吊咸凜凜欲亡去獨骨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

陳傅巖汝楲 妻徐氏附

陳汝楲字傅巖象山人也事親至孝親歿未葬隣家失火將及家人爭負筐篋汝楲不顧與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既而風返火息柩乃獲全人皆驚歎以爲孝感所致從弟汝冊疾且死以幼子爲託汝楲泣曰而子卽吾子忍異視邪汝冊死育其子長爲受室舉其遺物界之

范元亨鍾

范鍾字元亨臨安人父居市肆貨巾幘蓄婢生鍾婢滿去不復聞鍾浸長讀書取科第授某縣尉常欲訪母無從偶經霅川見渡口草屋中嫗單身鬻餅餌甚苦鍾感之詢其往跡皆母事也且云少傭臨安巾肆中嘗生子今傳已作官恐貧賤不相認故獨勞耳鍾徵其子所生年月日皆與己合鍾大悲喜卽拜認之嫗倉卒未敢當鍾曰阿母無棄兒也遂具衣冠迎歸後鍾綰郡符持使節登華要嫗皆及享其養云

余元卿

余元卿黃巖人父死元卿始生母曰我不見夫何忍見子自剔其目誓不他適宣和寇亂元卿負母而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定欲償前誓母力止之遂燃一指以謝天貺閭里重之欲上其事則曰吾非干名者也旋居母喪哀毀不離墓側縣上之郡立碣以記其事

毛勿齋存

毛存錢唐人父伯益坐流嶺表死存間關跋涉數千里函骨歸葬先隴時人稱其篤孝善画墨竹水石如楊中齋裴德游諸公高其行皆宗之號勿齋

毛蕃八 兄攀龍附

毛蕃八江山之棠峯人膂力絶人曉武藝猶長於連珠箭父信叔遭賊執欲刃之蕃八鬬之直衝賊陣力戰於

經堂山賊悍釋其父且語之曰所過鄉邑破竹而下若公者驍悍善射吾師也能以牛酒勞我即去莽八大罵復前搏戰數十合遂遇害死石塘泥坳中是日土石掩埋若神爲焉有識者歎曰烈哉行人所不能行也夫死父之難孝也罵賊不屈烈也孝且烈善之則也天其以六丁葬之乎兄攀龍從經畈徐霖學遭母喪廬墓三年邑令程郇作孝子記以表之弟兄之孝蓋稱二難云

麗水孝童周慧卿智 周奇趙文澤附

周智字慧卿六歲喪父廬墓有紫芝一莖七葉之瑞事

聞於朝會成均策試多士以商山節婦麗水孝童爲問嚴宗覽之命編入時政記勅賜孝童出身終從政郎嚴州建德丞先是同邑周奇九歲喪母卧墳側二年有赤雀十數巢其傍可俯而窺也崇寧中詔賜粟帛又趙文澤六歲喪父廬墓有羣鼠斷花卽雀來巢之異大觀中賜帛五十疋

徐亨

徐亨桐廬人宜和中方臘寇亂其黨號五虎將者執亨兄裒欲殺之亨叩頭泣告曰家有老母兄能養之願身代兄以活老母賊遂舍裒而殺亨

錢孝廉堯卿

錢堯卿字熙載樂清人數歲居父喪如成人廬墓終制遂以孝稱母老不仕色養唯謹及卒哀毀過禮水漿三日不入口屏聲色却滋味者三年奉寡嫂如事母撫諸姪如已子闔族同居三十年無間言歲歉損穀價以濟飢民不能償者焚其劵紹興間詔舉孝廉郡以名上未幾卒

章延仲永

章永字延仲平陽人世居浦溢父亡事母尤謹比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以爲冥資永獨晨昏跪誦孝經曰吾聖人所以教孝者比舉葬渡浦中流風濤陡作永伏柩長號曰罪逆應殞吾親何辜乎願天地神明鑒之言未脫口而風息迄濟焉嗚呼孝感之速如鼓之答桴也如此

鄭從革鼎之

鄭鼎之字從革會稽人事親至孝建炎初金人寇越士女悉奔竄鼎之獨衣冠事父湯藥不去賊至斥曰衆皆

逃死而敢獨留不畏死耶鼎之曰豈不畏死顧老父年七十餘病且革不能負與俱逃若弃父逃生心尤不忍死雖痛乎奈獨父何言與淚俱賊爲感泣捨去且戒其黨勿更入孝子門以是父子俱免於難

楊文脩

楊文脩諸暨人有至性母病刲股以進病遂愈母歿負土成墳慈烏數十隨之往返鄉閭欲上其事固止之文脩故病瘻道遇異人以手靡之瘻移於背居鄉德惠及人皆不忍名呼曰佛子常平使者朱熹舞行部至縣必造廬與談論久之乃去

蔡元應定

蔡定字元應山陰人家世貧寒父革依獄吏傭書以資定定得游鄉校業進士有聲後獄吏坐舞文革連坐時年七十餘法當免繫鞫胥削革年籍議罪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於朝定痛父非辜陷犴狴晝以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弗許請効命於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仰而呼曰天乎使定坐視父死乎父老且傭書罪固宜釋而無以告懇使父果受刑定何以生爲乃豫爲誌銘其墓又爲訴牒置懷中陳其所以死者冀免父刑罪也趣府橋河自投死太守聞而大驚亟命出其父且給資以葬之紹典三年郡守王綯上其事立廟祀焉賜額曰愍孝

連世瑜 妻方氏 子士表 士則 附

連世瑜樂清人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木肖像奉事益恭里人王十朋親詣其家詢諸比隣咸曰世瑜事亡如存晨昏饋食出告反面經今十年矣而孝敬不衰太守張九成饋酒禮之未幾世瑜死方氏年踰七十率其子士表士則供事母像益虔世以之比丁蘭云

楊富老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葬於蕪弄塢廬墓三年不返爲鵲來巢木生連理紹典中太守葉顒延入郡庠奏於朝賜粟帛錄付國史

鍾宅 從子明滿子文厚文廣 附

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

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
兄之心即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
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為餌而後安
議者謂宅之所化也

樓季發蘊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性至孝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
結廬墓左逮塚哀號塚下畊者為之墮淚負土築塚日
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
事勞之、且問欲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事也不願賞隣里

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
門、

呂子暘皓　弟源附

呂皓字子暘永康人自少負志節學於林大中、而友陳
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諸朝補郡
文學淳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為怨家誣搆逮繫大理
獄、皓叩匭上書理其冤願納所得官以贖罪且言無使
聖世男子不及漢一緹縈女子為沒身恨明日下都堂
議、宰相白無例、孝宗曰、此義事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

連坐者五十餘人皆得釋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
隱居桃巖山講學克己、修愿孜孜不倦父母繼殁、茹素
三年廬墓以終喪割兄弟所遜田為義庄以贍鄉族部
使者及郡邑、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俱不起嘗作雲溪
進叟自傳以見志弟源字子中、性孝友嗜學皓常語之
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及於鄉可也何必應舉求仕遂
躬行此言執親喪哀毀踰禮苫塊三年嘗為義庄義倉
且別為小廩收邮閭里弃兒病革時、兄游江陵仰天大
號曰不及見吾兄一語而訣耳不瞑矣人莫不哀思之、

郡邑以孝弟聞於朝贈通直郎、詔旌其門、

喻伯太京　父夢炎世父綱弟高附

喻京字伯大義烏人、弟曰高字仲明、其父夢炎與兄綱
繼友愛皆以治周禮得雋聲炎先兄薦於鄉、輒推故不
就試以俟綱越六年而綱始獲薦乃同赴禮部未至而
道屬疾扶歸、竟遏抑弗振以死、綱亦念弟之湮沒以已
故遂絕意進取用廕補官終焉夢炎二子、事母石氏以
孝聞石氏守節善持家政家素饒於貲遭兵戈亂離、石
氏以白金千餘兩、窖藏之父之京他適高不及告、取而

有之石氏意不平京歸語其故京曰母所有將以遺吾兄弟也兄弟義同一體弟有即吾有爾母何慊焉石氏重嘉歎即取他所窖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二後推以與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沒並殯於堂會寧海寇起抄掠旁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置兩柩間寇至奉以爲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思死而捐此者爲丐以全死者耳情辭懇切寇相顧駭愕弗爲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恠其人與柩俱無恙而白金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者

王公衮

王公衮山陰人佐之弟也母墓爲盜所發盜既捕得有司薄其罪公衮手斬盜首報母讐詣獄自縶佐請納所居官以贖弟衮嘉王十朋時爲僉判賦詩美之且載其事於風俗賦中

錢國材典祖

錢典祖字國材上虞人少類成人長探理學母疾二十年竭力致養及終貧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既葬白烏千百集墓木上一大鳥類鶴馴擾墓傍卒百日而後去

陳濮州思孝

陳思孝黃巖人宋季元兵擾攘其母被掠而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及卒居喪三年常在苫塊負土以葬鄉里驚歎因其濮州得母咸呼爲陳濮州而不名

趙孟傳甫弼

趙甫弼字孟傳家於上虞年十六隨父武顯之官池陽

道遇寇執武顯礪刃於頸以邀金帛孟傳以身蔽父號呼而言曰寧殺我勿傷吾父賊砍孟傳數刃衣破而體不傷賊相顧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祥竟釋去孟傳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乃博覽古方書盡知其要人以疾告必爲盡誠救療說者謂孟傳爲錫類之孝

吳處仁 弟因附

吳處仁世籍僊居父爲元兵所驅延山呼其子索銀以贖死處仁聞父聲急出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贖父及發窖則已爲人所得矣乃告兵曰銀無存者

吾萬吾頭來以代父死耳其弟困又欲代兄衆兵愕然義之俱獲免

呂蒙 子琰附

呂蒙新昌人葬父集縣北三十里杜潭廬墓父不返子琰憂懼築室龍巖迎蒙居之蒙遂蔬食終身哀慕四十年如一日及蒙卒琰哀慕亦如之

鄭愽士憲

鄭憲僊居人舉景定進士第歷官太學愽士德祐間元兵壓境憲奉母以逃匿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

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遂俱遇害

蘭谿三孝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陳天隱字君舉端重好學父兄早喪事其母馮以篤孝稱母卒將葬於三峯之陽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先期虔禱乞雲霧覆棺已而果然葬畢雲散人皆異之

董少舒字思仲世業儒篤行著於鄉黨父亡負土築塋廬於左靈芝生塚上有紫幹黃蓋之祥

金景文字唐佐少有大志力學而不求聞事父母極孝母喪廬墓見天光下燭五色爛然後廬父墓烏鼠馴其傍無怖色風雹環四隣獨不入其舍鄉人遇旱曰旱無苦金公禱必雨踵禱而應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以景文及天隱少舒名請于朝建祠學官之右名三賢堂又以其德應八行作八行碑

朱虎殘泰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所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忽少甦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弃泰於地貼耳走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

母持以泣泰亦强舉動踰月而後如平時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虎殘

元 共三十一人

唐轅 弟轂附

唐轅唐轂鄞人也父復禮以擅匿官鹺事被捕且執拘以歸於京轅詣吏請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脫父梏而梏之行至越州時轂自杭回遇諸途挽轅袂哭曰兄爲冢子宗嗣所託不可以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轂紿之曰兄訥於言往必不免弟有一

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梏梏已手吏亦憫而從之毅抵京繫獄旬日近臣奏其非辜得免人以比古之伋壽云

裘尚

裘尚會稽之義門也晉義熙中自娶女徙居會稽之雲門世勤畊桑習絃誦越五代至宋踰六百年無異爨大中祥符四年州縣以聞詔旌其門蠲其課調是時裘氏義居已十九世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猶如故聚族日繁嘗有饋瓜者族長聚小兒十三歲以下百餘令自取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爲燕遜如此至和中李待制兌有詩云夫何於會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賢欽義方列奏聞天子恩詔表門閭光輝映桑梓

朱進士環 子元附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仲父桂無嗣養之爲子後桂生子璧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欲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之反以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辯其冤及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戾罵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字子初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照若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劫元父環爲謀帥元聞遽歸告環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環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又誰敢畔者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父去則是父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計者孰若殺賊以自明乃與役夫傅參謀挾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邪元曰吾知有父爾若得白父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砍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父負之北逃賊平父得無罪

鄭宗文綺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死鄭上書請代竟白其冤母張病攣綺保持若嬰兒三十年如一日合族同居家無異爨曾孫德璋爲仇家傾以死罪械送揚州兄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以計沮其行從間道逸去竟

代弟死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同居六世矣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梴皆善守家法合數千指無異心至大中郡守上其事准勅旌表門閭至元冬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旣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服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歎謂有三代遺風名

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省海內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友七郡莫之或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婚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織毫出納咸有文可覆淡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各趨事夜輒合坐棣華軒中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諸婦惟事女紅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雖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行義所感存家範二卷傳於世

金松一

金松一蕭山人至正間以家貧傭工養母凡遇魚肉必持歸以奉一日母病篤思魚時天大寒江水皆氷計無所出乃往漁浦渡頭叩拜祈天須臾鵰自西來墮雙鯉於前持歸供母病即愈

胡景莊忠

胡忠字景莊餘姚人宋尚書沂六世孫也弱冠哭父耳

鼻出血事母至孝與庶弟明睿同居共產有瑞榆之徵時州郡新附多盜賊忠出資募鄉夫捕之元貞間饑疫忠貸錢穀以賑閭里而葬其死者明年大穰里人齎錢穀酬約忠歎曰饑民近得一飽吾忍取其宿逋耶悉取券對衆焚之其孝義為鄉邦所推

姜大民燕

姜燕字大民淳安人弱冠有志古道經史諸子靡不窺究工詩文詩法陶彭澤文法韓昌黎毋云吾詩文得山水之助為多故能力追作者天性篤孝七歲而孤隱居

養母屢辟不就居喪哀毀幾絕結廬墓側朝夕哭臨蔬水衰麻寒暑不易也君觴小阜突起宛類釣臺終喪之後旦暮登躋遙望隔浦松楸向墓號痛表其名曰思臺有思臺集若干卷行於世

丁祥一

丁祥一諸暨人也家貧母老行傭以養母病目無以爲藥焚香露禱每旦盥漱舐目去眵暮亦如之逾三年而母目復明事上旌其門邑人楊維禎爲詩贈之曰孝子蘭刻木肖母顏木有神痛相關況我孝子有母上堂問

安否母胡爲目雙瞽母瞽捫壁行行聽孝子聲孝子泣母舐母目何時仰見天日星朝舐瞽暮舐瞽一日二日百里程母瞽豁然而月明隣里來賀母如長夜再生孝子名上達天聽華表柱爲孝子旌

余丙 子慈附

余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病父亡不忍葬結廬殯於古山下閉戶守視適牧豎遺火延及殯廬丙與子慈投身火中欲與柩俱焚忽暴雨火滅父子無恙人以爲孝感所致

周樂

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也父晟通經能文方氏竊據溫州拘晟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令沉晟於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陳斗龍

陳斗龍昌化之西眉川人也父天澤娶盛氏無子求宜子者於錢唐清湖王氏生斗龍未一歲王氏與盛不合謝還至元丁丑天澤病斗龍年十三能奉粥藥禱於神

乞減年以延父壽弗效母盛亦以病卒斗龍居喪極哀感羣烏集其舍飛鳴三日夜而後去或告之曰盛母非母也而母錢唐王氏生而數月而盛母遣之去盛母非母也斗龍大驚哭即日與妻訣不見母不還至錢唐無知者有老嫗曰而母嫁江東去矣即渡江踰淮走徽饒及廣德寧國凡六年於永豐禮賢鎮得焉爲施氏婦老矣施憐而還之至家寇犯邑斗龍負母入百丈山命妻攜其後未及山遇賊乃置母平處稽首告賊曰幼不知母求六年方得歸又相遭如此吾夫婦死無恨但母

老無養者賊咨嗟捨去且戒其徒勿更至山以驚其母人亦賴以免達魯花赤阿思蘭也奴鋭請旌表斗龍固止之胡長孺爲之傳

張子用觀僧 姪懐邦附

張觀僧字子用新昌人幼頴悟讀書知大義父患瞽不能行觀僧躬自扶持寢處必視寒煥飲食必極甘旨至正中寇亂居人皆驚走骨肉不相顧觀僧謂其姪懐邦曰吾父失明若父病吾與汝家貲不暇顧救父爲急脱有不幸當以身代懐邦曰諾乃相與各負其父逃避鸕

鶿山中俄而賊至揮白刃索金帛無所有將殺之二人叩頭流血請以身代父賊感而釋之父子遂得俱全父歿廬墓三年人皆稱張孝子云

周仲良驥

周驥字仲良新城人性至孝父早世事母備至飲食起居唯母意是適纖毫無敢忤依戀若嬰兒然候母所常止輙手一卷從傍伊吾或少出而返母離常所止處則慼頞不安必見母乃喜家貧試吏他郡資其祿以供脆甘時方尚吏吏權倖於上官以他郡遠母竟謝去隱桐廬山力畊以養母喪旦夕號哭過聞者不忍聞有兄瘋疾不能行嫂喪明無子驥事之如父母元季兵亂携兄嫂避難既歿卜地以葬鄉人稱孝友焉

蔣伯玉珏

蔣珏字伯玉開化人事父芹澗先生篤盡孝愛芹澗歿嘗謁墓念親嗜魚徬徨河側忽雙鯉躍出因取以祭當道與之薦舉不受

王君傳貴翁

王貴翁字君傳瑞安人家貧授徒養母至正丙申山寇

至貴翁不顧妻子負母避北湖山爲賊所執裸而捶之求貲弗獲褫其母衣貴翁哀懇弗聽遂抱母而泣賊怒殺之越三日母亦卒

潘應定

潘應定嘉興人事母至孝母喪廬墓有白雀翔集黄桂素花之異周伯琦牓其墓所曰雙禎

黄孟蕉義貞 六世孫濟之附

黄義貞字孟蕉餘姚人篤學好修事親以孝聞大德間徵拜博士辭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五歲其六世孫濟

之能修義貞之孝失慈於繼母搆於父而出之盍承順無忤及父母歿復廬於墓鄉人稱其世孝云

胡野廬

胡野廬永嘉人父義爲縣胥事添設縣令劉公源至正戊戌公源弟公寬以兵襲方氏弟克越三日方氏盡捕劉氏黨於是義被執野廬時年二十一日事劉尹者我也執父奚爲遂釋其父斬野廬於市聞者爲之隕涕

過宗一

過宗一海塩人蚤喪父獨與母居至正間張士誠陷姑

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與寇遇欲殺之以身蔽母中數創賊舍而去既返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不變與人語輒泣下曰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來

周士威 兄士行附

周士威永嘉人與兄士行俱幼喪父母藉外祖母夏氏撫育以至成人士行業鉗工以爲養至正戊戌方明善據郡居千佛寺置柵自衛俾市民守之九月十日夜劉公寬率義兵砍柵入寺明善遂逃三日方明善復入罪守柵者四家而士行與焉遂囚於獄時士威年十九詣獄吏請曰吾兄弟皆孤藉外祖母以存今外祖母年八十六矣幸兄以求食養之吾無能爲若兄死則皆無託矣願以身代兄死因悲咽不自勝獄吏憐而易之士威遂遇害

文學掾咸秉肅敬

咸敬字秉肅嘉興人母病醫藥弗效刲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既葬廬墓産白芝五本又欲像母事之工弗能也敬伏墓號哭三晝夜不輟聲母忽見夢於工明日工肖而像爲敬奉之如事生張士誠陷吳

將逼檇里人皆遁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墳墓計敢希賞乎後自使者薦爲文學掾十年不調

魏保

魏保永嘉人劉公寬之變保父忠亦以守門故爲方明善所執將斬之保時年二十至行刑所以身蔽父曰是夕守門者保也請自當罪伸頸死於刃下父遂得釋

林甲乙

林甲乙樂清人蚤喪父嘗傭作養母母亡家貧不能美櫬以薄棺斂之越數日屍腐流液淋漓弗能止穢聞於外居隣皆惡之甲乙因以器承其液捧之仰天痛哭自咎曰此吾親之遺也何狼戾若是哉遂盡飲之流液遂止穢氣亦息鄉人異之以為孝感所致

陳孔英杲 弟多遜附

陳杲字孔英台州人兩峯先生叔夏之子也至正壬辰夏四月方谷珍寇亂知州趙宜浩率民兵禦之敗賊遂奔潰四出叔夏被執抽刃將殺之杲伏父身上願代死賊砟殺之弟多遜肉袒馳至請代兄死身被數創死而復蘇後為山東運使

王泰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也幼失怙恃鞠於伯父丁未冬兵大至伯父為兵所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刃方加頸泰時年十五匿蒹葭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遁兵監掘數穴皆無所有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瘞處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捧其首合於頸適人家有修船油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口中稍稍能嚥至暮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氷雪痛遂止凡八易月其瘡始合而首竟偏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終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

孝友

明

胡惟輔剛　國子博士王仲縉紳
姚封公伯華　劉謙
丁文彥美（黃彥甫附）　王公亮晁
謝原規矩　祝潛山崑（父大昌附）
李景恭恭　盛本源
樂枏（弟梲附）　葉琮

沈原懋壽康　夏道昌
秦汝清涇　貞孝處士鄭仲涵淵（從弟濂湜清附）
姚文　顧孝子薇
青樓居士鄭子敬欽　高珣
馬叔良純　光化知縣張伯樗壽祖
朱士貞助　吳克素希汴
彭水知縣盧祥卿（子顥敬附）　鄭伯規璧
陳敬　朱煦
陳錫玄圭　江浦教諭祝廷心企
李仕開（三子孝濂悌濂忠濂附）　包文學貞昉
趙以行紳　葉文榮
繆燕　喻祿孫
許廷璧瓏（子元祥附）　徐恩
馬孝子扁　蔣孔志鵠
鮑孟彝倫　檀孝子郁
黃仲信鐸（祖原照附）　崔彥齡永
何永年良　鄒昊
丁允中徵　趙文學初（吳伯昭牛通附）

夏正寅寅（二子焴煥附）　張處重（妻周氏附）
楊上含鋍（孫梁附）　廣州守沈公禮琮（弟瑋附）
桂恭　周應麟廷瑞
馬琮　季彥良養
杜孝子澐　孫經（弟緯附）
朱仲穆子堯（弟子理附）　孫仲文宗馥
章希盛蒔　潘流（子渠附）
方貫　趙司訓夔
毛士忠葵　瀘州知州宗濟才祉

翁世宏浩　馮文學圻

虞靜之濉　虞仲賢紳

王琄　魏尚敬忠

陳德茂滋　李邦貢僶

何養仁訥　梁祚

孫都昌文原　孟春

何邦直旒　陳廷章璋 妻錢氏附

樊廸　樂子仁惠

御宗道倫　喻文學孜

太常寺少卿潘府　感恩知縣董道卿遵 子德彝附

董宗順淑　周豪

唐布衣熊　朱文學泰 妻吳氏附

劉晉　凌太守立

沈良十　陳受益謙 弟讓附

王教授錦　向文學叙

童景文暉　馮文學履祥

陳昺 子九德一德孫懿典附　贈侍郎張汝誠愷 四子二孫附

陸尚質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吳叔良人驥 妻談氏附　何士明倫

顧昌令孫天會朝宗　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王孝子伯化　廻川先生朱寅取陳範

尚寶司卿孫墀　龔汝霖雲

潘時循璟　何兆三

虞國賓彝卿　戴孝子華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錫命仲敬氏閱

孝友

明 共一百四十人

胡惟輔剛

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跣泅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

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云

國子博士王仲縉紳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也年十三喪毀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日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府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絶而復甦滇人感悼稱王孝子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儒友善嘗尊孝儒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欲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宜否安危實繫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間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

書極誠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學問性至孝紳痛念父歿食不兼味稌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餘在獨行錄中

姚封公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年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各避匿山澤不相顧伯華父母時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

奉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貲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追技蔡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嶮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忽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

姚家山祖墳之右探樹葉掩之徐用木椎空土飢寒無力又虞他盜之窺覘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瘞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唐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痛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屨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劉謙

劉謙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謙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

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瞿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謙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偉爲傳其事

丁文彦美 黄彦甫附

丁美字文彦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遘誣被逮美度兄孺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論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黄彦輔者其從兄彦實坐誣州司追遣將行彦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而於美之死尤加悼惜焉

王公亮晁

王晁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曲盡誠愛母卒廬墓三年邑令張立嘗雪夜往察之藉苫單薄晁偃卧其上齒相擊有聲而嗚咽號哭不自禁立大加歎賞割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溥大書孝行之門旌之仍復其家

謝原規矩

謝矩字原規鄞人父思恭生員與矩矩以父命爲人後員以博士弟子員辟郡從事轉臬掾裁革起赴京師改四川從臨洮坐事謫戍留守復謫涼州楢遷有年而道途梗遠非計月日可至矩嘗痛想走萬里資送終其身不衰後以例藉父及妻子俱赴戍所獨矩以别籍免矩曰奈何使父與嫂姪獨困苦邪力請與偕抵吳門父以憂憤卒矩哀毀幾絶或勸火之輒號泣曰此末俗偷風雖倉卒吾何忍乎乃以父柩權厝旅舍相嫂姪抵京師適遇例以家屬放還遂復至吳門迎櫬歸葬明年兄殁戍所訃聞矩又間關數千里函骨歸祔先隴撫其遺孤益至先人田廬悉以畀之薦紳大夫高其行謂孝友篤至君子也因扁其堂曰孝友

祝潜山崑 父大昌附

祝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没柩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救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復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呼擲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脱母悶絶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説者謂崑之震雷與大昌之滅火同一寔感父子之至行上通于天矣洪武七年舉孝廉擢潜山縣知縣未幾即陳情養母該部移文翰林院修録入史

李景恭恭

李絭字景絭、括之麗水人也、博覽羣書、以能詩名、弱冠詣京師、應制賦鐘山曉霽詩稱旨、賜宴光祿寺、命需次錄用、而絭意殊不屑屑也、乃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顧以老母易升斗乎、遂以母老丐歸、日修政於家、事母如事嚴君、屛著之間肅如也、子弟化之、三世無異爨云、

盛本源

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誣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如兄死而無後、則我遂無兄矣、竟毅然就吏代其死、聞者莫不歎異以爲難

樂枅 弟梲附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逭、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總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

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梲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里許、梲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痛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說者曰、枅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聞其風當何如、

葉琮

葉琮、麗水人也、幼失怙恃、事叔嬸如事父母、叔亡、嬸陳氏性偏、常佯狂逐之、琮盡讓田宅、自居外舍、毎旦暮必歸定省、如此者十餘年、陳歿、其子琍以前田宅讓還於兄、自葬其母、而和睦之風藹然

沈原懋壽康

沈壽康、字原懋、海鹽人、早歲爲郡吏、事親至孝、親歿葬祭如禮、廬於墓側、蔬食布衣、終其身、晩習經學、有解悟、信道甚篤、識度絕人、南臺論薦官之、不就、洪武初、知縣

王文表其鄉曰孝隱

夏道昌

夏道昌世居鄞之月湖以漁爲業道昌幼孤聽母教唯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擇巨者以奉母餘以供薪米之費所寒暑雨未嘗廢業母得痒疾日在甲而大作非沸湯沃之弗止道昌出必申歸以供湯沐無後時者鄞俗上元則燒燈以祈歲季秋則賽神以報成道昌至時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襁負而進母或不愜意嚙其背出血即長跪祈請得怒解後負之行一日道昌漁于新庄

之河得巨鱗里人厚與之直堅弗與里人怒遂毆之老人惟而問故曰歸以奉母老人禮而遣之由是名益著尚寶袁珙異焉歲時伏臘必爲酒餚以燕勞躬爲執爵舉案及母卒道昌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弟力田者粟帛有差道昌力辭弗受

泰汝清涇

泰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服除儼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事母心父卧病隣火及卧所拱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歿廬墓終喪知府鄧登高聞實上聞未報而卒

貞孝處士鄭仲涵淵 從弟濂 湜 沛 附

鄭淵字仲涵德璋之曾孫也天性至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弗離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得瘵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痛遇忌日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從學宋太史濂以古文知名於時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從弟濂字仲德性寬默喜怒不形人稱長者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諸婦寡必守節一家同居歷宋元至洪

武十四年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我家長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　上嘉賜酒餞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後復有以盜粮誣其家者　太祖曰鄭氏義門焉作此事宥之後濂以事坐死弟洧代就吏死於京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

姚文

姚文杭之前衛左所軍也早喪父事母盡孝身隸戎伍每晨出趨役必拜母而往暮還亦如之母卒擇葬地至

泉山下詰旦有數虎聚其地相跑成穴遂舉棺葬焉其孝感如此

顧孝子薇

顧薇海塩人性至孝童時父母有小疾卽憂形於色湯藥必嘗年十八母李死哀慟頓絶良久乃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號呼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大驚比鄰失火將延及伏棺痛哭火回榜卒無恙又繼母盛不善視薇薇事之如李不少違母卒化爲慈人稱爲顧

孝子

青棲居士鄭子敬欽

鄭欽字子敬太和弟文厚子也太和無子立爲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以和藥既沒痛悼終身母病凡三爇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義視一宗如一身資婚嫁有嘉禮庄遇疎族有績食粟䘏寒衾恤異姓周窮匱嘗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曰青棲居士

高珣

高珣山陰人農家子也性朴魯蚤孤而貧行傭以供母母卒葬刑塘下以母生時畏靜每夕往墓所措苫薄以臥四無墻壁地沮洳多虺蛇珣不以爲患歷三載不輟當沍寒時有物夜來暖珣足以爲常珣初意其猫也或以告人人密覘之始知其爲狐郡邑上其事於朝學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傳之

馬叔良純

馬純字叔良其先西域人也元末父景華避亂居於錢唐叔良弱冠景華沒每一號慟輒頓絶景華臨終時屬

叔良曰我葬後當十日一墓省叔良如期必往哭哀會稽張天民狷介少許可特爲賦馬孝子蓼椿詩一時士大夫多著述以彰其事奉母復備至飲食必躬調以進得一美物或出外見一新果必歸奉母承顏順色未嘗輕去左右或勸之仕曰吾忍一日離吾母乎母疾傍徨嘗救形爲枯瘁母沒號泣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廬墓三年作哭母詩懷母賦以寫其哀鄉人誦之咸稱爲馬孝子與人交尚風義其師沒無子爲營塚奉神主於家塾朔望必束帶拜謁春秋祭奠必以時致恪焉

光化知縣張伯樗壽祖

張壽祖字伯樗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荏苒二十年成瘫勿潰壽祖親吮之而愈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無倦色母後亡毀瘠如不勝貧不外慕授徒爲業洪武廿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以壽終

朱士貞助

朱助字士貞婺之湯溪人也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毀於火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盆柏蒼枝致

黄烏炉育馴而不驚家有母犬老瘠病瘡其兒嚌食食之聞者歎未曾有其兄士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走戍所資給之每歲飢輒出粟貸貧而不收其息里中有貧舉富人錢而力不能償者輒代償之其他善行多類此

吳克素希汴

吳希汴字克素新昌人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懽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疾失將指之半里正將補之希汴憂形於色會有善接指者人弗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瘡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汴籲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鄉里驚異以爲孝感所致

彭水知縣盧祥卿　子顯敬附

盧祥卿名景德以字行鄞人也嘗隸金陵尺籍洪武初以勝國世職漕運命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其二子顯敬匍匐詣闕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臣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　上矜

之庶得其寃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於朝授四川彭水縣知縣九載考績坐註誤謫戍雲南左衛顯復哀訴乞代　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既歸與伯兄雲卿相友愛有古棠棣風

鄭伯規璧

鄭璧字伯規仁和人讀書好古天性至孝父没方飲隣不戒火相剡於廬璧披髮稽首籲天號泣以身捍棺欲與俱焚天爲反風息火居喪三年不內不壹母崔没亦如之父友姑蘇陸璲元進士也家貧無子父嘗許以葬

地父没後瑺亦亡壁購地以葬曰無使先人食言地下鄭太史益爲作鄭孝子傳壁所著有完軒集藏於家

陳敬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卽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屐其尾而以杖擊焉虎怒舍其父嚙敬啖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士哀而作誄者數十人

朱煦

朱煦者僊居人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

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但取吾骨歸葬爾煦悼懼不敢離左右季用不得死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沮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而煦以憂勞過當死十四人者哭臨猶巳子焉福州痛子之死也疾益甚未幾亦死

陳錫玄圭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爲仇家所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父死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

圭代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

江浦教諭祝廷心金

祝金字廷心麗水人資性純厚幼不妄語年十八負笈師事金華宋景濂四年學成始歸洪武甲寅父彥方同知安陸與郡守郁斌偕坐累謫役鳳陽金卽脫縫掖衣短後衣負貲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託以身後事旣没金爲經紀歸其喪已而父亦遘厲金日奉湯藥夜則籲天泣涕請以身代父瀕死者數四氣纔屬續夜半忽大呼曰吾兒安

在於是絶而復甦已而父遇寛恤恩得復原官遂引年
致仕既歸而疾作弗能起金晝心湯藥衣不解帶者七
年未幾父歿擗踊不欲生恐傷母心扶杖啜粥治喪毅
苦三年夜伏塊飲泣比曉拭淚以事母備極甘旨時時
強笑以求母懽未幾母復歿哀毀如其喪父凡父母平
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慟哭
不食者累日弟仲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無難色
郡邑兩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
俱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金以疾固辭已知郡邑屢造

其門請分教麗水不獲已乃就力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改江浦教諭乞致仕歸金學問該洽操履端方教學者
必以持敬為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
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
未嘗以耄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温純雅正類其為
人

李仕開 三子孝濂悌濂忠濂附

李仕開鄞人操履方正州曲有爭必徃質之三子長孝
濂次悌濂次忠濂少孝友根於天性依依親側弗忍斯
須去兄弟怡怡有事兄必先弟而弟恒代兄行親瘵感
額聚謀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侍床下親食後食親
或旬日未食則水飲充腹而已終弗御七箸洪武初郡
國例造戰艦以仕開富室率衆編戶成之既成使者
驗艦苦窳坐法送讞秋官時孝濂弱冠請代父囚曰父
老我壯宜徃悌濂甫十八已出為從伯後亦曰兄素多
疾弗能任勞願留養親且親所愛也我當徃使者恐其
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以兄弟終不易辭遂囚其長者
孝濂至秋官論輸作都門涉氷雪負土石手足瘃流

血艱險備嘗凡一閱歲會赦免歸居十年仕開又以富
室主料量米耗法當大辟忠濂生十九年卽荷械詣官
曰盗米者四罪在四身幸釋老父官廳其氣貌許之送
御史院有旨免死黥而戍竟沒遼東父卒二子號哭幾
絶者數四永樂中屢舉孝濂明經俱以母老乞終養辭
不起比母卒二子哀毀如喪父已亥詔天下纂修圖志
太守汪旐起孝濂總裁郡乘書成而卒後七年悌濂亦
卒孝濂性行仁厚遇单窶者必賑給而不使之知隣有
卧疾貧徃問之以錢十緡置枕傍而去冬雪見寒士衣

不掩骭解衣爲贈歲大侵斛米可易金二十四銖乃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環宅種竹夜遇盜笋者急避之而復採笋置籬外其行事多類此所著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急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雄中林集藏於家愽濂勁峭不阿而折人過人亦服其公

危文學貞昉

危貞昉臨海人以周易占郡庠有聲工詩而性剛直每讀書至古人忠孝事輒歛衽父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此爾洪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州丞坐法謫

役浦江貞昉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難之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即日上道伏闕疏奏　上惻然聽以身代貞昉即日解儒衣欣欣就役無難色然體質尫弱不勝任負之苦越七月竟以役死

趙以行紳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即挺身水中抱持之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爲出其屍尚以手持父臂不解事聞旌其門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也性勇戇而孝友天至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由釋弟歸文榮竟坐法臨刑笑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孰多雖飲刃何恨說者曰世之君子兄弟不能容往往以細故相訐如寇讐文榮不學武夫篤於孝義從容就死如此可以激千古之頹風矣

繆燕

繆燕定海人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近百口自祖保障父永宗至孫蘭計五世耕讀各職其業歛散需費事各有條鄉人義之

喻祿孫

喻祿孫嵊人也事嫡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晨夕哭奠冬夜虎忽入廬祿孫號泣呼母虎弭耳去若有爲之驅者西溪張胃爲之傳

許廷璧瓏　丁元祥附

許瓏字廷璧鄞人也仁孝出於天性少孤依其母戀戀無頃刻舍時出外或就塾師歸必歷舉所見聞告母母輒喜有所使唯唯而趨長極奉養閒母欲必極力供具至城市有時熟鮮好味必急致之或向夜必携一燈走三十里抵家親烹飪以進因復歷歷舉城市中事告母伺母安寢始退嘗夜歸燈滅遇神火於道瓏就廟俯伏乞罪已而神火復送之抵家平居恒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亟易易耳故其母嘗言兒愛我即就乳時無二態惟願子孫亦復如是居恒言動不苟室中有婢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中有大姓相搆積不能解瓏一言即跪謝散去至今鄞山之陽稱淳孝篤行者必歸焉子元祥成進士以才俊名

徐恩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蓁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棓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擊之虎乃釋文走恩度虎必復來於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與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匍逸若是者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弃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弃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卻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馬孝子扁

馬扁者城西外傭也生而篤孝日賃傭養母時時問母所欲不計有無難易輒竭力致之無以供鮮新常夜漁以餌母得危疾不能具醫藥則中夜籲天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愈人稱爲馬孝子云

蔣孔志鵠

蔣鵠字孔志青田人幼而喪母哭泣如成人年十六侍

父宦游京師父卒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數有虎咆哮馴遶若爲之衛者墓木產白鳩鵲每哭鳩即應聲悲鳴哭止而鳩鳴亦止喪終飛去聞者以爲奇著有喪親記菊菴稿若干卷藏於家

鮑孟彝倫

鮑倫字孟彝鄞人甫七歲父鑄游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撫倫稍長服賈養母務盡其懽朔望焚香籲天願父子終相見如是者二十年忽有老人自慈谿來謂倫曰汝父曩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塢授徒贅婦生二女

不幸死矣盍往歸其柩倫大號急假裝走漢陽如老人指蹤跡之良是婦家懼有他意訟於縣倫情弗即白繫獄數年縣上府府上之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剌血驗骸事親按墓所發棺令倫咬指滴血直入枯骨其事乃決倫即買棺歛以已附體之衣訴乞歸葬監司許之表其空穴曰孝子塚倫歸家人惑陰陽家言弗聽扶柩入堂倫不爲尼卒停棺正寢苫塊哀毀朝夕臨哭如初喪不踰旬妻妾子女死者七人無有孑遺倫心靡悔卜兆葬焉越數年後生子女各一人倫性慈好施歲飢里嫗市布爲僞銀所紿號泣求死倫憫之易其銀投江中佃穫有弗給者反助之俟明秋來償不取其息甬東路衝漁塩即大旱斥鹵亦汚人衣屨倫捐金伐石甃成坦途已而所甃之石隱隱有巒障松竹若圖畫然覩者如市咸謂倫仁孝所徵云

檀孝子郁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孀不二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以辱親爲懼母疾郁晝夜扶持湯藥不解帶者數月母竟不起哀毀踰禮卜

葬某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天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惟天憫之越四夕忽夢一衣冠偉人語之曰穴在湧泉可丈餘耳毋苦也驚覺徧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一醫士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既葬廬於墓側晝夜哀哭如初喪初山無泉每食必汲於山下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以炊免下汲喪終而泉隨竭人始驚歎曰天定其穴地錫以泉此孝之爲天經爲地義也

人不敢名俱稱之爲檀孝子孝子嘗作家訓七十篇其論子職者二十有五其餘皆修身正家事也若孝子者可謂以身教非徒以言者矣身教者從故傳之至今

黃仲信鐸 祖原照附

黃鐸字仲信遂昌人曾祖道俊丞襄陽以詿誤下大理獄祖原照擊登聞鼓樾死皷下鐸痛祖之以孝死也乃建望雲菴肖像於中終身哭泣不輟嘗自題像贊有學聖賢學學不能成道聖賢道道不能行儒衣儒冠空負虛名惟孝惟友無辱無榮之語故以孝友名其堂至今人稱孝友黃家

崔彥齡永

崔永字彥齡海塩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氏更事里人桑愼愼仕于朝爲翰林編修遷御史洪武間以事謫戍海南韓氏與偕往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愼沒永求歸母所司以配屬不許永哀請於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而永竟以寒疾死江西布政使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何永年良

何良字永年富陽人年十四母疾刲股以進父病露禱於天乞以身代父嗜鱸魚臨終思之歿後每祭必市鱸魚居後水中忽有鱸生取之供祭以爲常又夢母思鹿肉號哭入山覓之忽有一鹿馴伏就縛載歸以祭人皆歎其孝感

鄒昊

鄒昊嘉善人母年七十因夫殁故哀慟喪明昊延醫治之不愈昊朝夕泣禱於天嗽水舐之俄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丁允中徵

丁徵字允中新昌人天性篤實少習舉子業稍長弃去力行孝弟衣冠言動必以禮諸大家爭聘爲弟子師辭曰親在不敢遠離乃就近舍授學每旦必具衣冠揖父母而後去得一珍味必携歸奉親晨昏定省夜必兩起至寢室外潛候動靜雖甚寒不廢途遇諸族父負擔必拱而立恂恂應對惟謹蚤歲妻亡不再娶見內人必擁面避之宗戚憐其貧或賙給之謝不受邑令欲賓致之

屢辭不可後乃徒步走百里至城老幼聚觀若神物然
所著有四書講義詩易註解從吾心說

趙文學初 呉伯昭牛通附

趙初括之麗水人也少游邑庠家貧力學事父母以孝聞宣德間父以疾卒初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苦無葬地友人呉伯昭割地與之躬負土成穴遂成疾日長號大呼曰天乎使吾親入土雖死無憾奈何未襄事而遘疾耶雖病猶匍匐畚鍤間無何竟不起其友牛通憐初之死於孝也并其親葬焉

夏正寅寅 二子煥灼附

夏寅字正寅山陰人性至孝父歿而葬恨家貧不能豐馬鬣言輒淚下一夕洪水湧土積塚上高七尺窿然若堂寅學無所不窺雅好吟詠咸評其詩云淡如陶令霜中菊清似王維雪後蕉一時名士皆宗之二子煥灼煥字堯章灼字孔章並以孝友能詩世其家人以擬元方季方云

張處重 妻周氏附

張處重景寧人也天性篤孝父伯澄以註誤被逮檄至度不能免欲自經四子皆徬徨無措處重時年甫二十獨毅然曰事雖難脫寧可坐視父刑觸其妻周氏曰我往必死汝當善事吾親撫幼子也言訖就逮竟死於獄周氏刻苦自樹終全晩節人稱其夫婦孝節兩全

楊上舍錞 孫梁附

西安楊錞添之曾孫也兒戲即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胄監時忽心悸遄歸而父果疾越十日死後以母老不赴選侍病三年非迎醫未嘗頃刻去左右及卒以哀毀不勝喪而沒孫梁登進士以政事稱

廣州守沈公禮琮 弟瑋附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與弟瑋同舉進士琮少穎悟兄弟齊名而瑋稱奇童舉鄉試第一琮家居奉先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儀範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茹葷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瑋既卒例不得旌獨旌琮門坊表願以旌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官終廣州守瑋終監察御史以風力稱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桂恭

桂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蕃卧疾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顔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洎長有室孝事益恭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輒具饌延款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操急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恭夫婦跪床下俟怒解得意方敢起溷厠湢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東隣火迫宗蕃疾劇不能起恭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父獲以安成化巳丑恭得疾頻其父忽有老人欵門授以丸藥遂辭去酬以金卻之出門不知所往巳而服所授藥病遂起人以爲純孝之報

周應麟廷瑞

周廷瑞字應麟山陰人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廷瑞侍湯藥晝夜不就寢正統間流賊鄧茂七亂於閩朝廷發兵討之其父隷尺籍當往廷瑞悲號請代有司憐而更之欣然荷戈無悔色巳而力學領鄉薦聞父訃哀慟幾絶喪終以母老不忍離遂絶意仕進母歿廬於墓有白兎之祥年七十一卒

馮璟

馮璟慈谿人父景祚年老失明病卧床蓐者十五年璟事之始終惟謹家雖素貧每食必備甘旨惟所欲進之里人王公子鐸輕財好義素重璟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璟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餉其父然後餽璟璟始食父有老婢卧病爲奉湯藥如事父或訝之曰是嘗視吾父病如身病竭力扶持不憚艱苦吾安得不視彼病如父病哉忘之是忘吾父矣聞者嗟歎當路者重其行欲疏以聞璟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之

季彦良養

季養字彦良瑞安人性篤孝親歿結廬墓側手植松柏終身不飲酒每忌日輒不食以先世月泉遺文散逸購得之奔走燕冀閩洛間求以表章與人言輒流涕人哀其志

杜孝子澐

杜澐上虞人也始生而父即遠遊久不歸澐年七歲即知痛父旦夕念之不去口及總角受室纔一月即涕泣告母曰父久不歸兒何以爲子誓將尋之雖千萬里必得父而後返第兒以幼不識父計今父亦老矣又將以

耄不識兒縱使交臂或恐失之計必如何而後可母乃畫父形貌模爲圖以授澐澐遂負圖於背單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見一人貿貿然而來聞其聲似鄉語也澐心動披圖按之良肖急前持父臂一一訊其鄉里妻子又良是於是父子相抱大哭已而大喜未幾父死復大慟扶櫬以歸依新昌梁州同渡鄱陽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澐長號籲天曰澐萬里尋親僅以櫬歸願忍葬之魚腹乎天何不念澐至此風浪應聲而息乃克歸葬人稱之曰真孝子

孫經 弟緯附

孫經海昌農家子也父早歿與其弟緯奉母以孝聞於鄉里其母忽得一疾醫莫能療常時忽思食一物卽得無恙稍緩則疾作矣由是二人竭力營辦諸品咸備俟其需而卽納焉嘗思大蝦作羹值二子農事方亟卽輟工遍行河港凡數里并諸坊市俱無所覓二子憂之驚惶無措方少須於門見水際忽動跣解衣入水求之却得數尾既巨且鮮喜不自勝急飪羹進母而病巳頼二子之孝存活數年

朱仲穆子堯 弟子理附

朱子堯字仲穆世居遂昌之獨山讀書好古以義槩自持鄉人有鬨者就子堯質其是非一言而解其弟子理少有孝行長敦詩書事子堯如事父正統間宜平寇入境慕其德義以劍書其門曰積善之家相戒不得犯一鄉賴以獲全

孫仲文宗献

孫宗献字仲文錢唐人幼有至性六歲喪父卽知哀慕母楊鞠之宗献瞻依寡母相倚爲命寒暑朝夕未嘗暫

離及長益竭誠奉母每旦必具衣冠問起居及請所欲食既得請卽治具以進雖資給不克而甘脆必致豐腆母或不應則皇皇如有所失長跪請故深自引愆必得命而後起時物未經供親不以入口母或感微疾衣不解帶以侍湯藥奔走禱祠無所不至及母以大耋終哀毁踰甚晝夜不輟居喪三年廬於墓側既免喪猶日操一册擕一飯一蔬至墓所展哭屬墓之左右有以墓地來售者宗献慨然曰吾欲廣吾親墓地而使若親無葬地可乎厚加稱貸而謝之地得不售人謂孫孝子於此乎能

錫類矣及年逾八十病既革猶扶掖至母旌節坊下稽首謝國恩寵亦以示終身不敢忘母氏云

章希盛蕣

章蕣字希盛新昌人三歲喪母即悲啼不食既長事繼母如事所生父感風疾痛痒異常蕣爬搔撫摩終夜弗寢如是者十數年父將卒謂族人曰蕣真孝子也願其子孫克似之既而居父喪哀毀具至督學鄭瓊造廬存問載之學記以勵諸生

潘流 子𤇍附

潘流景寧人也謙厚業儒凡詩文過目輒成誦事母甚孝冬必以身溫被母卒家寒跣足營葬結巢於樹而守之子𤇍字舜絃博學能古文辭登天順進士第歷官興化府知府未老引年作招鶴詞以寓意卒年九十離莆陽四十年故治民猶時時移書問安否聞其卒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肯哀挽以悼之所著有竹軒集咏史和唐詩行於世

方貫

方貫淳安人也家貧採薪以養父母父歿負土爲墳廬於墓側三年母歿亦然時多虎患虎至貫所每弭與相遇亦不爲暴人皆異焉終喪後繪二親像凡事必告飲食必薦如親在時終身不娶以死時人憐之

趙司訓夔

趙夔字舜臣世家江山之文溪里童孺事親即知承顏順志凡飲食必後父母父母怒則負罪俯伏必豫親而後已弱冠補邑庠弟子時奉學規終歲必官齋肄業念違定省輒垂涕泣嘗乞假歸侍父母强之就途中道而返者數四比至庠念泣如初當時稱爲趙孝子以歲貢

司訓高郵未幾母死哀毀骨立服除補興化平海衛學德教如高郵致政家居足跡不入城市絃詩祉課子孫著龜鑑總遠邇儀刑有不平者咸就質焉嘗咏武侯寧静致遠之言遂以寧静名齋弟子稱爲静遠先生

王士忠葵

王葵字士忠杭州右衛人少業儒不就乃博覽群籍肆爲古詩歌又能推其大旨以自力於孝弟旦夕差養必躬行出必告所如歸必詣膝下肅揖親常怡色即喜否即懼戒家人無敢出聲伯兄歲行役京師葵請往父母

曰吾固適爾爾代兄勞孰與遺親安也葵卒留治家裘不吝一私錢母憐之與五金曾兄女費葵受不辭暨父母亡伯兄求析居業已均產葵顧妻取篋中七十五金來仍兩均之兄愕問安所得金曰是某年月日阿母與吾五金爲兒女費者也吾息之幾年得此義當與兄共其出納具有時日不爽云

瀘州知州宗濟才祉

宗祉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目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洗滌復含漱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未幾母卒葬日陰雨幾不克襄事祉號泣呼天天忽開霽禮成復陰雨如初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國子生授知瀘州

翁世宏浩

翁浩字世宏錢唐人自弱冠至耄齒未嘗有僞言過行事父母至孝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不以有急廢其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於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家居感疾兩日愈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即見母病狀驚寤後少寐復夢見如初當與伯

兄從子析產時有故往吳郡是時猶子廣平太守相甫十歲還書誡之曰吾誡恥是爾無取均焉廣平奉教祇取一二粗敝衣與宗婣處抵老無纖芥嫌人俱稱其長者

馮文學圻

馮圻字叔京少爲邑庠生性至孝父病痰痿晝夜扶掖湯藥必親嘗及卒廬墓泣血骨立有芝產於墓側因名其山曰芝山告歸養終母喪如其父所著有芝山稿

眞靜之濯

眞濯字靜之鄞人甫齠時即依依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捨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蘊蘊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撫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從兄讓之籍官民亡歸有司逮捕甚急父憐其衰且老命濯代之輒承之無難色既就役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既而父遘痢醫禱備至舜夜稽顙北辰求代額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慟絕復甦三日水漿不入口嘗念其父好老氏家言日誦道德經一遍畢乃哭泣下寢塼塼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其生及母病逝哭歛

哀與一如其父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門如此者十五年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里中人稱曰虞孝子先是月朔哭有白鵓鴿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哀終而去

虞仲賢紳

虞紳字仲賢義烏人性醇厚好讀書與邑人王汶相友善以古道自持不追時好居父母喪哀毀致疾遇忌辰竟日悲號事伯兄如事父稟命惟謹逾十年兄喪紳效鄭義門家規歛族同居內外無間言居家以正倫理重

祭祀訓子孫為事晚年尤嗜學手不釋卷發為詩章多有關於世教平生至積梳髮二十餘斤遺命殉葬其敦慎類如此

王瑁

王瑁桐廬人幼而失父事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負土營葬廬墓三年慈鴉數百集於塚木瑁朝夕哭鴉亦哀鳴與相應喪畢瑁歸鴉亦散去木枝遂折人以為孝感所致

魏尚敬忠

魏忠字尚敬處州衛人也自幼岐嶷豪邁過人十五歲補郡庠苦心竭力研究經史年二十領鄉薦第二事親以孝聞母病衣不解帶湯藥必先嘗以進及終葬祭盡禮發明忠孝二經字說又制喪禮一書為士林翹楚剛正之節至今猶在人口

陳德茂滋

陳滋字德茂義烏人天資強記言動不妄尤篤於孝友居親之喪執禮過謹幾成毀滅事繼母如事所生由太學父當選人勸之行歎曰吾惟不忍遠親以至今日今

吾母老矣復何忍更離哉築小圃優游其中事親之暇日以孝弟訓其子孫鄉縉紳稱之曰古君子

李鄉貢倜

縉雲李倜侍郎棠之子也事父母承顏怡志竭盡其誠以父撫廣西侍母左右頃刻不忍離及應貢母固遣赴部參宰王翱欲授京職以母老辭曰願歸養不願仕也乃與金華教授又辭翱曰有此父乃有此子既居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履私閫叔父脙劇病倜就其室飲食之以便省視者三年繼祖母楊氏又患痰每疾作喉中格

格不能通倔常以口親吸之無難色時稱爲孝子順孫
云
何養仁訥
何訥字養仁富陽之方郭人也事父母盡孝依依膝下
如嬰兒或他出雖雨雪必歸不忍一宿於外父殁負土
營葬結廬墓傍以居終制之日羣鴉飛繞墓所徊翔竟
日乃去
梁祚
梁祚景寧人世居溪濱母終未葬洪水暴至衆挈貲具
以避祚獨念母櫬未舉號泣徒跣躬往攀而扶之漸水
深足不能貯頻踣幾沉溺者數四祚乃盡力以必濟爲
期既而水勢盤旋若有人推而助之者漸入堂奥得依
樓梯爲固乃號於人曰吾在此母櫬可以無慮矣既而
檢其家具所漂沒視他家獨少潘桀爲作孝感記
孫都昌文原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修母王氏歿時授經於
鄞溪不限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嵩病痢文原嘗
其糞甜知不可生顧天求代刲股肉以進疾遂愈文原

孝心純至惟恐人知或見其股痕即掩覆曰嘗病瘡耳
領鄉薦官都昌輒號哭曰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清德
懿行人多稱之
孟春
孟春錢唐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傭於人得其直以養母
每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隣人不戒於火燎迫其居春聞
馳歸而母老方酣卧不覺春不顧烟燄入負母或止之
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煨燼中春猶抱母不
脫也見者無不爲之隕涕
何邦直兢
何兢字邦直蕭山人父舜賓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御史
坐事謫戍慶遠後以赦歸會當塗鄒魯亦以御史謫蕭
山令性驁悍無所顧忌舜賓嘗有小忤魯嗾之訛言舜
賓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囑解者屏其食飲侵辱之至餘
于夜掩殺於昌國寺又欲捕兢兢逃匿燕州父友王叅
政冉家痛憤激切終夜不寢嚙臂以誓復仇久之魯遷
山西僉事兢乃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扼之於途箠辱萬
狀眇其雙目從送憲司累奏於朝而遣官即訊坐魯死

以兢復讐之孝止擬徙朝議以唐梁悅例編戍福寧正
德改元赦還閩志紀其孝曰復讐編戍云

陳廷章 璋妻錢氏附

陳璋字廷章仁和人早遊郡庠以貢入太學天性純孝
不以貧故偷甘脆之供父文貴年老癱臥便液數下璋
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假寐以須父欲與卽扶掖頸不
授枕者十餘年妻錢氏成夫之孝篤誠事姑姑患疽潦
口吮之而愈已復患腸結危在瞬息錢氏親以指導之
竟得瘳未幾父母相繼歿夫婦竭力營殯紋衾棺槨哭

泣擗踊俱如禮當時稱璋之孝者以為能刑其妻

樊廸

樊廸縉雲人也性至孝事父母承順溫凊悉與禮合雖
薄味必親饋以進母年九十而終苫塊三年柴毀骨立
事父益謹同寢處垂三十年父時百有三歲每延賓客
親扶杖履繾然侍側怡如也未幾父歿哀毀如喪母天
性之孝老而彌篤人以比之老萊

欒子仁惠

欒惠字子仁西安人師事王文成潛心理學事父母曲
盡孝道母嘗患瘋疾手足拘攣者十三年惠溫衾扇枕
飲食撫摩必躬必親始終不怠及父母相繼卒與妻吳
氏負土襄事廬墓三載朝夕哭奠衰絰頃刻不去身一
夜風雨虎入其廬馴擾若畜犬然服闋南肯移書請爲
六堂學長辭不赴時龍游水北梗化郡邑申之監司請
惠往布行鄉約梗化者革心自是深居寡出而四方學
者雲集無慮數百人以壽卒於家

何宗道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

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凊定省事
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
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
如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
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邑守令重其行咸
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
至公庭也孝子貧幼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聞陽
明先生講學於越徒步千里受業其門及有得則徧游
江湖求友於四方以證所學抱璞抱瑜日躋於道臨歿

之日、不二不亂、孝子無子、一女婿柴惟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鍵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猶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毆爲、又一日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

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與

喻文學孜

喻孜、字景修、山陰人、補邑庠生、嘉靖初、其父華、以里役解流徒、徐鐸赴口外、防範過嚴、鐸銜之、投毒於羹、華一夕暴死、都下、孜聞訃號慟、往扶櫬歸、殯誓必報讐、時讐已脫走、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安城楊參一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者、往來偵伺、迄無所獲、乃卜諸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是夜夢神語之曰、若以渙爲不祥、獨未知一渙卽在目前乎、孜驚寤詰旦詣郡乞訴、郡守南大吉壯之、益以機兵、夜半至安城縣、入楊氏、呼徐鐸、鐸應聲就縶、卒置極典、孜遂不復應舉、養繼母以老、鄉里學校間、共稱爲復讐喻孝子

太常寺少卿潘府

潘府、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身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少卿、改太常寺卿、致仕、嘉靖五年、以徵疾卒、府性至孝、居喪倚廬、終身孺慕、嘗上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言言誠懇、有致君堯舜之意、務孝作忠、府實有焉、居家有篤行、愛人以德、

鄉里少年有不善、其父兄必提耳誨之曰、爾不畏潘太常知邪、其爲鄉評孚重又如此、旣卒、巡按御史潘倣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營葬、以風縉紳之爲子者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從子顯附

董遵、字道卿、受學章文懿公、篤志力行、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司訓、正身率物、士多向風、轉溧陽教諭、陞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當道意、[illegible]知廣東感恩縣、救撫

歸養家居不蔽風雨擔石家儲而事親曲盡孝道從子翬篤學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邑令聞其事於朝以貢格與等授恩南府推官恩南故夷服地翬以禮義訓化之冰蘗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焉

董宗順淑

董淑字宗順鄞人也父舉人鑑早世淑以遺腹生稍有知見母感泣輒共其泣黯黯繫母膝無須臾離稍長就

外傅歸輒復繫母膝作嬰兒戲讀書夜央必入伺母寢撫衾褥安暖始即睡母疾不解衣帶飦粥湯藥不以他屬事兄如父未嘗不敢食勞必先承出納必受命二姊俱有疾視飦粥湯藥一如母長姊卒䘏其養子如親甥居恒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爲恨隣有相傷者每以德報族黨無不傾心及疾候者屨滿其戶皆屏息躡足而入恐驚淑寢也其爲人敬愛如此時年四十二竟先母卒至今人猶能道其事

周豪

周豪縉雲人家貧父乂病醫藥勿效豪祝天斷葷飲三年每夕焚香拜手祈代忽一夜夢中若有告曰後園有肉可療父病起索果得一鳥爲羹而進父疾頓差發而爲疥豪日夜抑搔之不離左右妻屢以治生爲言生怒出之父疾復作斷葷祈禱如初疾又愈後數年父卒無葬具備身取直以葬廬於墓側朝夕哭臨如初喪形骸骨立越朞而死鄉人憐而葬之過其墓者無不爲之隕淚

唐布衣熊

唐熊蘭谿布衣士也性澹泊恭修孝友母鄭夫人年老喪明起居必敬扶持之不離左右伯兄海石公以刑部尚書乞養歸熊恭謹承意代勞母夫人殊安之視祿養之不如色養也家貧幾不自給而處之裕如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守終其身不殖家產蓋無於陵之避而有仲子之風者矣

朱文學泰　妻吳氏附

朱泰會稽邑庠生也甘貧力學母病痿不能起泰與妻吳氏日侍左右親扶掖之夫婦日飯粗糲布褐常不完

而母之服饌極鮮腆母性頗暴異常號受箠撻已輒起
進飲食婉娩如初泰死無嗣或勸異他適輒號踊欲絶
曰我之不遽死以從夫地下者以姑在也詎有貳心姑
將何依何以見夫於九泉乎卒奉姑至歿辛苦備至不
以貧故薄姑之飲殺衾棺槨祭葬無不如禮陶文僖大
臨重其孝節為白於官捐已俸建祠祀之已而 詔旌
其門

劉晉

劉晉昌國人也嘉靖間倭寇入城其祖老疾不能行家

人各挈妻子走惟晉弃妻子不顧獨負其祖而逃賊將
及祖曰我老甘死汝宜急去晉抱祖痛哭曰寧忍捨祖
以偉生乎卒不忍去遂俱被殺

凌太守立

凌立錢唐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登嘉靖三十二年陳瑾
榜進士官比部明允有聲遷建武太守多惠政為僚黨
所忌罷歸為人爽朗明辨諳多幹略奉節母色養備至
老而彌篤母歿一痛骨立數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立
無愧云

沈良十

沈良十鄞人也嘉靖乙卯四月倭賊至鳴鶴鎮男女逃
避巷無留人良十時年已七十矣而母年九十餘足弱
不能起良十急負母至五里外力竭不能行息山舍中
賊追至乃拜跪請死願代其母賊見母子俱皤髮頹老
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之良十憐母飢渴方圖食飲
而賊又至或舉刃欲砍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
殺而母竟得全

陳受益謙 弟讓附

陳謙字受益海鹽人天性孝友父瓔視甥沈秋官疾歿
於京邸謙稱貸重趼走數千里扶柩歸葬哀毀逾制寡
母在堂遺家旁落衣食每不繼謙與弟讓藉毛錐協力
勉承意志母欣然忘其貧讓有心計善料理謙委以家
政悉心經紀不數年而置田及頃搆屋二所兄弟食則
同案臥則同榻共歎五十七載怡怡無間言謙號雁洲
讓號雁渚因扁其所居之堂曰雙雁士大夫咸稱慕而
詠歌之讓無子初子內甥情謙曰昔人減鄧攸春秋所譏
猶子子也盍子吾子命季子策與情同嗣讓仍斥妻奩

置產分給之族黨以為宜謙少為諸生游舉子業弃勿
事而讓以家貧推擇為吏性堅正修潔每執法與邑長
爭長怒將笞之讓撫而泣曰奈何虧體以辱親止弗聽
遂閉門讀書兄弟自相師友與至則塤篪更和以自適
海上諸名士詩筒往來無虛日皆稱之曰陳家二難

王教授錦

王錦錢唐人性至孝奉養必竭甘旨二親寢疾湯藥必
親嘗及卒哀毀骨立幾不勝嘗習業山寺中一日家僮
歸無身否首魚數十枚時翁廣平與共學怪而問之曰
供大人朝夕之餘耳廣平稱為純孝以歲貢任終肅府
教授

向文學叙

向叙字叔禮慈谿人憲令七世孫也幼慧而有尚志舉
動擬古人年十六入府庠文藻驟發而操履端謹人
益器之嘉靖丙辰海寇突入縣叙挾母而逃遇寇東溪
蹴叙仆地直前砍其母叙急起抱母罵疾呼曰寧殺我
寧殺我賊舍其母殺叙而去

童景文暉

童暉字景文海鹽人痛母早歿事父孝養備至為諸生
時往嘉禾赴考途遇鮮鯉買之冒雨跣足走回烹以奉
父方赴考父忒怒伏地受杖怒解命之起始起年七十
猶戀戀如嬰兒然或問曰公純孝天有報乎曰吾自盡
心耳何望於天嘗乏炊鋤地得瓦瓶中有錢千餘盡以
奉父勝殆天賜也

馮文學履祥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歲即穎悟好讀書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嘉靖丙辰倭賊卒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
遇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
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
時孕將臨蓐夜夢一赤面神語之曰爾夫為父死不可
使無後吾當與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
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去一
方稍寧人謂靈山縣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豪猗
蓋履祥孝感所致云

陳昺 子九德 一德 孫懿典附

陳昺秀水人也事母盡孝母遘危疾晨夕奉藥衰侍牀

蒋間母忽思食鯉時昏夜入市不可得乃秉炬循溪行俄聞水躍聲解衣没水得巨鯉為羹奉母疾隨愈迨居喪廬墓三年以誕辰祀母有一雁從天而下舒頸鼓翼翺翔庭中祀畢始去里人繪二異圖詠歌之事具姚公綬傳中後子孫多勵行孝謹九德甲子順天中式令潛江一德生子懿典官翰林院編修一德以子貴稱封公

贈吏部侍郎張汝誠惟 子時敏時孜時敢時敬孫邦奇曾孫子琯附

張惟字汝誠鄞人八歲失父即刻苦於學雖一飲一食且誦且吟終不釋卷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為文即諸名家莫能相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惟泫然曰吾母煢煢嫠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可拾得忍為絕裾行邪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堂問所疾苦滌衣裳羞甘旨煦煦如也既而仲氏客死則終日涕泣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行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間言嘗書其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子四時敏以子貴封吏部侍郎時孜舉進士仕終萍鄉令時敢時敬皆歷稿弗仕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仕終南京兵部尚書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子琯官刑部郎中惟以邦奇貴累贈吏部侍郎

陸尚質

陸尚質世家山陰海濱之丈午村其父一中以庠生教於鄉埜隆慶己巳秋八月七日東書渡海口風濤拍天舟東瀉將入洋質從隄上號慟躍身濤中擬拉其舟將覩者傾落謂父子且並魚矣俄而舟或逆濤上若有綷者一中遂濟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求其屍不得且謂質死水與曹娥無異而其父得生事尤奇乃名其渡處曰陸郎渡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曉之子也登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廣西提學僉事品鑒精核無不服其公明屬有侵其職守者遂抗疏解官歸蟬蛻軒冕高視一世即當路力挽留之不顧也圻為人純孝天植父母病憂形色詞嘗藥舐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之喪泣血三年席苫枕塊食淡茹素不入燕室三年一日也毋過其內月必備不一覲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圻力辭謝曰奈何以父死為名高哉力行古道至人以是稱之

則恐懼思遜爲謙恭篤厚生爲貴家子父祖皆至六卿身又弱冠掄魁京國其所被服僅如寒士遇閭里親故至貧賤者輒卑身敬事之以是賢聲溢於衆聞郡中輿臺里媼亦知其爲君子也方承矢毎稱之曰江子望之居喪有古人所罕聞今人所未見者人以爲信然門人私謚圻爲端孝先生子鐸别有傳

吳叔良人驥 妻談氏附

吳人驥字叔良歸安人太平處守一儒之季子弱冠庠於學宮稱一時之雋方太平未上時里中有盜魁太平

發其奸於當路置之法及太平卒官歸槖如洗盜魁之子欲得當以報父讐且妄意室中之藏乃聚黨排戶入執母錢恭人而刼之驥聞母被執升屋而號盜懼挾至連發二矢中驥脇及顱墜於地驥力嚙矢鏃去匍匐走母所以身捍刃急令家人盡搜槖中裝以啗之得首飾數事而已盜大失望徐登屋去復發一勁矢中驥脅越三日以創甚死將死呼妻談氏囑之曰善事吾母又指繈褓曰是遺者若男也并二孤善教之遂瞑談哭殮驥甫四月而遺孤念祖生念禋稍長索父而啼稍語之故則大啼談呵曰阿母在奈何傷老者心則母子相向吞聲泣念祖益發憤與伯兄相繼以文學起而念祖尤有聲稱海內方聞之士談壽七十餘去驥死幾五十年氷霜之操老而彌厲三老上其事與旌例合當事者尤行之矣忽爲罷者所壓剬其牘念祖奔走哀祈之不聽遂哭於庭晝夜不絶聲當事重其孝列上得請旌其門曰孝節論者曰不有叔良之死孰使濵死之母得生不有念祖之生孰使既死之父不死叔良之孝死孝也念祖之孝生孝也一死一生各行其是而念祖之孝至矣君

子以爲知言

何士明倫

何倫字士明錢唐豐寧里人天性孝友方四五歲時得所分餅炙不食而藏至夕更薦父母稍長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輒撫几而歎父病不解衣侍湯藥者五閱月及卒哭踊不欲生凡附於棺者必竭盡其力不敢以貧故儉其親及葬負土成墳與傭伍雜作晨夕攀柏而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弗克廬晨往暮歸煢煢道路間嘗衝雪而僵遇所知披之返又嘗警於虎不爲動歲大侵

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米菽而飯三時上食列簋如故母不知其爲侵歲盖甘倫之養者三十年開八袠乃終而倫亦白首矣猶孺泣如喪父不少衰伯兄死無嗣俾其子兼稱世父事丘嫂如事母買二地而封樹之以歸父母族之貧死者家故有甘井闢汲道以與鄉里共義聲與孝譽人人無間言倫雖奪於養不獲究經術然往往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爲聲詩直寫性靈不顓工藻績嘗懷思其親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隣里爲之悽惻邑人有許其令去官者倫歎曰是不可長

也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爲正俗八議上於監司郡邑衆韙其議而莫能行論者惜之倫老而益篤於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并雜詩文若干卷總名之曰何孝子集督學蕭濂序而刻之其略曰蓋不佞觀風吳越之間而得何子倫者越之獨行隱君子也當其埋首蓬藋之間結茅窀窆之側蓼莪悲號皓首孺慕斯已奇矣乃其所條說大旨以孝義婣睦爲先期以尺寸其身無私藝而諸所裁定又能因時爲吐茹高不駭下卑通不倍先民殆非詹詹然迂言無當也今得如漢故事以孝弟

賢良比於甲乙當無怍容而乃黃髮編萌淵徒以君陳之政修之門內不得踰州郡以見所長可勝惜哉然其爲布衣高行有聲不忝忝以老且往者至上塵天子之重臣爲之別其井里世世稱曰善人斯亦足以風矣

順昌令孫天會朝宗

孫朝宗字天會嘉善人性篤孝事父百歲翁嵐暨母鍾曲盡其誠飲食臥起必躬與偕而以其餘博綜羣籍蔚起爲時聞人隆慶丁卯領鄉薦每上公車輒戀戀膝下不能去已而母歿因泣而廢書欲絶意仕進百歲翁彊

之曰非仕無以行德也始謁選得順昌令嚴毅平恕邑有沉獄不白者下車即爲平反歲適大侵悉心以賑公廩不足捐俸佐之境內竹忽結實如米取以雜糜飢者更不瘠而腴人以爲循吏之感朝宗居恒恨祿不逮母爲子亟告歸歸而事翁歡意承色十八年如一日及百歲翁謝世朝宗擗踊不欲生三年不內宿不外飲衣葬必如禮言及必嗚咽流涕竟以不勝孝卒朝宗少游甘泉龍溪兩先生門學有源本伯兄以疾瘵死哭之慟啓

其僉與同卧曰吾今而後恨不復與兄共此被也其孝友篤摯如此自奉簡素食無兼味衣取浣濯冬月常以敗絮自擁性尤不喜干謁然聞人有冤者必侃然白之而後已公府以此嚴重之卒年七十有五

南京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鄭履準字叔平端簡公曉之仲子生而神駿稱汗血駒爲諸生試輒冠軍端簡奇愛之中外敭歷必携之自隨端簡既以蹇諤忤分宜失 上旨禍且叵測準外虞玉碎而內又不欲死全苦心調劑以承端簡之志荷 上

明聖以執法賜罷歸途舟覆孟河端簡方浮沉洪波中準叩心長號擲身於水泅而出之雖幸無恙而病瘵下殊甚準多方調治衣結者月餘端簡愀然歎曰趙涓死孝吾兒生孝可謂不媿古人未幾疾作竟不起準一痛幾絶含歛如禮已念端簡之功未白乃衝凌冒雪徒步數千里伏闕上書 穆皇帝爲之惻然乃遣官祭葬進階錫謚并錄平倭功廕一子入監讀書準性篤孝自端簡沒恐傷母顧宜人心朝夕膝下戀戀如嬰兒顧宜人知其意不忍去毋以事君也雪涕勉之曰兒以父廕得官是不死死父也而又可藉手以報生君奈何不務其大者準敬應曰諾遂謁選得都察院照磨未匝月而顧宜人之訃聞矣準舉聲一號嘔血升地策蹇疾驅望國而哀入門而慟復嘔血數升崩痛慘裂以不得視含歛哭輒血與淚下三年苫塊不內不葷既免喪從政未嘗色喜每逢忌日即不食哭臨擗踊如初喪血輒嘔不可止復聞兄弟之遺孤有相繼死者即移疾歸撫棺而號輒嘔血殆殊時時神沍不可藥竟死先是端簡公艱於子夢漢壽亭侯携二兒授之曰一爲忠臣一爲孝子未

幾舉光祿卿履淳繼舉準光祿以上書杖闕下有直聲而準卒以孝死殆天之所命也邪準以任子歷官南京比部郎所至多政績卒年僅五十壽不究其才世共惜之

孝子王伯化

王伯化慈谿人少績學工文章稱博士弟子事父母篤孝內外無間言父沛病卧晨夕定省行則躡步立則屏氣默伺聲色以進湯藥夜則兀坐床側衣不解帶者數旬父愈而後即安父以析箸事兄弟有遺言伯化往返

調和務以天機動之父不聽則長跽終日父悟友愛如初已而父死哀毀如禮事母虞視父在婉順有加丙辰孟夏倭夷突入縣治士民老稚倉皇出走伯化肢母出郭外鄉隣有同行者曰賊廹矣㫌求活計伯化曰母活我活安用求爲隣人蹊水田亟遁去僕再告曰賊廹甚子母恐不相顧矣僕亦舍去伯化持初心愈堅肢母前母曰子母同死無益汝棘去詰朝可收吾骸伯化號泣肢之如初望賊而號曰吾饋汝金毋傷吾母賊方揮刃向母伯化以身承之遂遇害賊見伯化死捺其全不兵

其母而去至隆慶壬申母虞以壽終萬曆丙午督學使者李作舟捐俸立坊以旌之而劉尚璽世龍爲之傳論略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貞之節伯化爲母排戈刃赴戕折其心見矣某於嘉靖間以言得罪家居抱疾以老近有　詔賞前罪更進之秩以旌直實出望外也伯化之事安知後無白於朝者乎書之以附司馬子長不虛美之義

廻川先生朱寅叔陳範

朱陳範字寅叔海鹽人裔出紫陽元末有仕爲海鹽作者因家焉弱冠爲名諸生喜臨池工詩文詞壇推爲祭酒性極孝父耄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姆僕妻子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顏舉於鄉當北上輒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已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策衛衝氷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及範歸而即霍然人以爲孝感伯仲兩兄俱無子範子宜嗣乃并祖

業推與二弟曰弟子皆子也何必子吾子且吾子已成名安敢復求多造物使兩弟抱不均之嘆乎於是兩弟遂擁高貲稱素封而諸阮輩復時時出錢榷子母於鄉之貧者值歲凶人多不能時償範歎曰兒曹珍視阿堵將無有加於人乎乃出已貲代諸鄉人償收其券沉於河姻黨倚以舉火者數十家貧不能葬者輒削扎佐之然未嘗輕以語人曰豈可令受者無色哉邑有冤獄範詣當事者以一言解之受誣者得不死一夜獻五百金爲壽範艴然曰毋污吾耳父母忌辰輒號泣不食如初

喪擬營蒐喪於墓傍或言乾戌氣重者範潸然曰生且
廬此死將焉往泉路無雲望親何所後人遵治命不敢
他卜也範生平無疾言遽色溽暑未嘗裸袒易簀之日早
起沐浴更衣冠拜家紫陽祠招親友永訣一語不及私
惟索筆大書儉用勿貪勉學勿競子孝臣忠弟恭婦順
廼老絕筆二十字而逝年八十有二子二長郎學顏舉
進士官終潛山知縣季學斌字幼恩博聞強記以古文
辭雄視一世晚得蹇疾匡坐讀書不輟竟以勤學死詞
林士至今惜之

尚寶司卿孫塀

孫塀忠烈公燧之仲子與伯兄都督堪季弟少宰陞海
內稱孫氏三賢云塀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
爲古文辭然弗事搆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
者咸嘖嘖嘆爲倚馬才正德乙卯忠烈公爲都御史巡
撫江西罵賊死塀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讐
舍賊平扶櫬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
白兎繞廬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
又高木能文章三賢之名因而益著既終制僃服墨衰
懇辭取應嘉靖己丑部下選貢之格督學使者有以塀
應詔偕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
遷大理寺正改尚寶司丞所居編緝文翰之司刻意著
作士林雅重閱三考晉尚寶司卿先是塀兄弟奉其母
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朝夕承懽靡不竭情塀年已六十
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反面老而彌篤及是楊
太夫人棄養伯堪以衰年過毀死而塀與季陞扶二櫬
歸哀慟顚號屏絕饘醴及封丘窆廬枕塊如喪忠烈公
時甫終制而竟以過毀致疾卒蓋塀自己卯之變抱恨
終天客有語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愴不任曰吾兄弟強
顏天地所欠一死者爲老母也故登堂奉母備極歡娛
退而燕居哀憤不置卽間發爲詞章意悽語怛令讀者
酸鼻宜其以身殉母也孫之先世自後唐明宗時由睢
徙姚道脉儒風巍科顯仕代不乏人至忠烈身植綱常
儀表百世而塀兄弟三賢力敦孝友文武齊名益昌大
其門閥云

龔汝霖曇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幼有至性年十七父演病躬調湯

藥衣不解帶比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謹承顏順旨凡四十年母卒廬墓寢苫枕塊日飲溝糜一小器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潘時循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痺琢衣不解帶痒疴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身理之母久臥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惟母意所適與之游衍如此者七年母歿哀

痛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之曰潘家兒克盡子道古人之所未見也有司延爲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何兆三

何兆三山陰馬塢里人弟出採薪虎突至啣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餒亦無悔云

戴孝子華

戴華字君定嘉興人故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欲娶曰吾在民間卽汲爨可自任奈何以井臼故舍二親與兒女子處居久之父病家赤貧不能辦饘粥藥餌費乃痛哭奔走市中所以拮据者甚力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櫛沐都廢父卒不起華痛哭仆地垂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垂白也勉自抑戒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隣父老見者竊傷之又十餘年母病所以拮据藥餌饘粥費如其父病時而母亦竟不起先是母病華晝夜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閴然無聲戶竟

日不起隣父老驚相與排闥入視其母已死華伏母傍面覆着床上候其息甚微似已絕者則又大驚急灌以湯藥得稍蘇乃張目謝隣父老曰母死華不獨生何以煩公等復痛哭聞者皆不能仰視隣父老旣止無可奈何遂切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徒死無益若卽死鬼其餒而於是不得已勉進米日一剎柴毀骨立至無復人色朝夕設奠輒痛哭嘔血三年一日也旣免喪隣父老共來相慰且語華曰前子之不肯娶者欲一意以養父母耳今父母旣歿所重在祀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子試思其大者遂相與求里中得賢女曰是可以配孝子華遂有室是時華貧甚炊烟屢斷蔬粗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上食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長路人聞之無不揮涕皆稱之曰戴孝子戴孝子孝子有二子其事華亦如華之事父母云海内諸名家以詩贈孝子成帙而長水項貞之烏啼篇最佳其詞曰城邊月黑烏啼起明星高高啼未已雙翮摧頹尾畢逋啼聲夜慘行人耳東家蝴蝶西鴛鴦汝何單飛不成行白頭一雙向巢墮悲啼繞枝心内傷可憐傷心聲轉迫啼傍空林無氣力眼底雙雛自長成至今尚想烏頭白所嗟烏兮汝勿啼汝今生雛還共栖汝不生雛枉鳴咽白頭之烏從汝絕

虞國賓舜卿

虞舜卿字國賓錢塘人少爲諸生厭薄舉子業竟弃去日以古文詩歌自娛其於技射方術書畫多通而尤篤於孝友養母及母所愛子代兄漕濱死不怨酬以沃田轉授諸姪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再及下山而塚有蹯跡矣夜奔視母疾雙燈自移引路人以

爲孝感所致有雛集握奇經註

兩浙名賢録卷之六終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

忠烈

漢

鄮簿任景升光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三國吳

偏將軍董元代襲　　丞相張巨先悌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偏將軍鍾離徇

晉

侍中嵇延祖紹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 子淡字相賢附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 弟盎妻陸氏附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宋齊梁陳

冠軍長史孔琇之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征東將軍張四山嵊

東揚州刺史張彪 弟崑崙妻楊附　　廣威將軍卜天與 陳將三子一附

散騎侍郎沈攸之 子文和附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 子雄附

沈茂隆昭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章華

隋

折衝郎將沈光

唐

臨海丞駱賓王　　太子少師顏魯公眞卿

睢陽太守許遠

五代

睦州刺史薛温　　內都監使水丘邪券

宋

婺州教授胡埜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工部侍郎滕穎秀茂實　　項鷄子德

秉義郎許世英瑗　　先鋒董伯强公健

陳德固 子岩肖附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蔣煜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士曹毛叔縝臬　　制置司叅謀黃龍友友

太原府判劉士英 石礪王臬附　　安撫使徐徽言 子岡從孫適附

縉雲尉詹良臣 子大方大猷附　　青溪尉翁開

休寧知縣鞠嗣復　　忠翊郎姜綴 子特立附

開封少尹夏元茂承　　開封令劉彥澤倚友

潁昌守何彥時志同　進士吳㮣
雲和郴咏道　太學徐宅卿掞
蓋縣簿祝公明 子陶附　通直郎劉平甫晏
司農少卿史徽 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鄉貢鄭季厚章 兄章妻董孫魯多附
統制姚興　錢唐令朱𬀩 何奭附
防城保甲於琳　承信郎李彥和靚
右僕射魏南夫杞　衛士唐琦
沈提舉瑄　龔生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 子綸紘附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海州通判侯道子畐　陳提刑壽孫
兵部侍郎應純之　蘄州知州李誠之 妻許子士允從子士宏附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定城尉張欽甫愁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 子方義附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 兄樁附
通判池州趙卯發 妻雍氏附　建康統制吳從龍 弟從虎附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 弟時中附　霍丘尉徐雕叟梅龜 子尚古附
金部員外吳德洪 弟稚附　樊守張漢英
大理丞馮德父驥 弟驥附　吏部尚書劉黻 母解氏妻林氏附
浙西提刑徐道隆 知州趙良淳附　司農卿杜貴卿滸

權知台州王珏 姪賓附　承議郎陳雲翁庚之
史館編校葉德平儞祖　太學徐應鑣 子琦崧女元娘劉汝錫附
王小觀　徐梧叔夢魁 姚寺附
林提刑融　鄭季華采翁 朱天錫附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朝請大夫唐元章 從子良嗣附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進士袁天與鏞
趙孟松　吳叔大觀 陳非熊熊三弟三子二廷附
朱吉父光 張軫附　太學林逢龍 弟廷龍友齊應魁附
張哲齋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終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忠烈

漢 共二人

鄮簿任景升光

任光字景升鄮人爲縣主簿時海寇作葉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爲流矢所傷賊突嘉前揮刃斫之光奮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治出俸厚葬之爲之改服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陸康字季寧續少子褒之子也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民繕城又令戶一人具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斂民田畝十錢時水旱荐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諭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兵甲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愍其節拜子儁爲郎少子績自有傳

三國吳 共四人

偏將軍董元代襲

董襲字元代餘姚人身長八尺英烈過人從孫策討平山寇拜別駕司馬策薨事權以平彭虎功拜威越校尉

遷偏將軍從討黃祖祖橫兩艨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可上屯千人強弩交發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艨衝間襲以刀斷兩紲大軍繼之遂斬黃祖功第一曹操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其夜暴風襲所督五樓船皆傾衆驚潰乞襲亟出襲厲聲曰將軍令備賊可委去耶義有俱死耳敢言者斬於是莫敢言者船敗襲死權哀痛改服臨殯供應甚厚陸機曰吳大帝之能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與天下爭衡者襲有殺身衛主之功云

丞相張巨先悌

張悌字巨先臨海人少爲諸葛恪所賞由是知名歷官軍師拜丞相天紀四年晉師來伐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衆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游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百人退走使人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童兒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迪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以見爲晉軍所殺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也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亂之中稱上虞魏邈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攜貳忠盡心撫輯不至糜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子譚自有傳

偏將軍鍾離徇

鍾離徇山陰人牧之子也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虞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不然敵將先入盛以建平守將施績有智略而不言信陵當城弗從徇計後晉兵果修信陵城建平遂危盛擘腕歎曰不用徇言致有今日及晉兵入徇率水軍臨陳督戰死

晉共五人

侍中嵇延祖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靜居杜

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惠帝復作遷侍中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若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

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蒙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弗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

爲聞者莫不歎息贈太尉諡曰忠穆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 二子沒皆桓寶附

謝琰字瑗度安之子也弱冠以貞幹稱累官散騎常侍侍中符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陳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

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還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部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憂及至郡無撫綏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劬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瑄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

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旁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殞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 弟盎妻陸氏附

張茂字偉康山陰人少有志行爲鄉里所尊初起義兵討陳斌郡賴以全元帝辟爲掾屬太子衞率出爲吳國內史沈充反茂起兵禦之與三子同被害茂弟盎爲太守周札將軍充害札盎亦死之茂妻陸氏討充以謝朝廷贈茂爲太僕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謝邈字茂度上虞人永嘉太守鍼之子也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辨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驃等所執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遇害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痛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

異之及遷鎮洛陽上䟽言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參臣府事義附必衆詔聽之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戮力因補勁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粮盡援絕祐懼不能保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勁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覩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

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宋齊梁陳 共十九人

冠軍長史孔琇之

孔琇之山陰人少有吏能歷尚書左丞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將嘗獻乾薑二十斤武帝以爲薄後知其清乃深加歎息隆昌元年遷爲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虞悰字景豫餘姚人少事父秀以孝聞仕宋爲黃門郎

明帝誅山陽王休祐比葬隆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赴葬初齊武帝貧薄悰數相分遺出必呼與同載及即位以爲太子中庶子遷祠部尚書領右軍明帝纂立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使尚書令王晏示以廢立欲引悰佐命悰謂晏曰主上明聖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不可乃止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王琳字子珩山陰人本兵家子梁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琳輕財愛士得將卒心佐吏數千皆能識其名姓以軍功封建寧縣侯從王僧辨破侯景拜湘州刺史帝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聞帝遇害乃率三軍縞素舉哀傳檄四方爲進取計陳霸先既殺王僧辨擁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赴乃大營樓船將圖義舉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討琳逆戰於沌口敗之擒安都文育遂充江州及敬帝被弒琳乃請於齊迎永嘉王莊於民間方七歲立爲梁王而輔之舉兵東下與陳師遇琳乘

風舉火擲敵船風忽逆反燒遂大潰琳乃奉莊入齊齊以琳爲會稽郡公陳將吳明徹攻齊琳與將軍破胡禦之破胡不用琳計輒大敗琳單騎走彭城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城陷被殺百姓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陳人懸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瘞八公山側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還鄉里

征東將軍張四山嵊

張嵊父稷齊朝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後

遂家焉嵊雅有志操起秘書郎遷湘東王長史還爲太府卿呉府太守侯景圍建業率兵赴援授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何情復任榮號或勸迎降嵊叱曰吾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賊劉仁茂下義與遣使說嵊嵊斬其使遣軍破之景助仁茂擊嵊軍敗執送建業景猶欲活其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梁元帝追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

東揚州刺史張彪 弟昆崙妻楊氏附

張彪著若耶山中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以爲中兵參軍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還入若耶山義舉貞陽侯即位以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擊走之沈泰申進等共叛彪彪敗遂與弟昆崙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陳遣章昭達領兵購之并圖其妻劫來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映火識之因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謂妻楊曰我不忍汝落他處今當先殺汝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不辭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彪謂楊曰從此而決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即殺彪并其弟

首致於昭達進兵迎楊楊便改啼爲笑謂昭達殯彪殯畢黃蒼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今辛苦日久請暫過宅妝飾楊入室遂剖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文帝聞之歎息遂許爲尼彪起於若耶與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

廣威將軍卜天與 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子伯宗附

卜天與餘杭縣人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太祖以舊將子使教皇子射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以功遷隊後第一隊隊主士卒甚得衆心拜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款附天與不暇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是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禁衛卒起廣威將軍閤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旋受虐刃勇冠當

時義侔古烈、典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擊南賊於赭圻、戰歿、蓋世濟忠烈云、

散騎侍郎沈仲達攸之 子文和附

沈攸之、字仲達、武康人、少孤貧、隨從父慶之、平雍州蠻、征廣陵、屢有功、歷官散騎侍郞、大明景和間、與蕭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文和婦、及道成遣楊玉夫等、弑蒼梧王、立安成王準、爲順帝、道成自爲

司空、錄尚書事、假黃鉞、出頓新亭、謀移宋祚、遣攸之子元琰、齎蒼梧王剉斬之具、示攸之、攸之奮然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乃遣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豈敢捐包胥之節邪、書至、道成洶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留襟角、云是明帝與巳約誓、又得太后手書、卽舉兵、妾氏等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兩襟角示之曰、吾豈能忘此、遂將兵攻郢州、爲錄事郟世隆所破、謀還江陵、聞城已爲張敬兒所據、攸之於是與子文和、俱至華容之櫟林、父子俱自經死、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 子雄附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

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百疋、雄不受詔、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先建元四年、車僧朗嚮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弃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沈茂隆昭略

沈昭略字茂隆昭明弟也齊主寶卷慓輕忍虐大行誅戮中郎將許準勸司空徐孝嗣行廢立孝嗣遲疑召百官集議將軍沈文季自以老疾不預朝權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齊王知之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孝嗣曰見卿使人想夏侯太初略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露下官見龍逢比干忻然相對霍光若問今

日之事何辭答之臨死言笑自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沈浚字叔源憲之孫也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令並有能名梁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浚曰朝廷恐和好垂貳已密勑外軍堅壁固守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為念當以死雪恥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耶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真司直也浚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戰敗嵊與浚俱不屈而死

章華

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與施文慶俱掌機密大事剗削士庶每責關市之估朝野側目人心思亂華發憤上書曰昔高祖南平百粤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

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書奏即日斬之士民冤痛未幾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誅之以謝百姓

隋　凡一人

折衝郎將沈光

沈光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居常擊腕以功

名自矢煬帝時以材武應徵從攻遼東立衙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刀接殺數十人帝壯異之以爲折衝郎將江都之難勇氣鬱勃挺戈而前以鬪死麾下數百人皆力戰而死無一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唐 共三人

臨海丞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

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不應上啓陳情詞旨哀愴有李令伯之風調長安令擢侍御史以武氏即位數上疏言事因得罪詔獄賦螢火咏蟬諸篇以見志武氏釋其罪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去李敬業起義署爲府屬傳檄天下斥武氏罪狀武氏讀且嬉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左右以賓王對武氏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太子少師顏魯公眞卿

顏眞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孫其先瑯琊人祖昌任塩官州判卒於治所父必亭遂占籍爲塩官人眞卿博學工文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大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

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鄴郡景城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恐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用

清河人李萼計與兵六千出程千里之師遂成棠邑之功及賀蘭進明戰敗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卽位拜工部尚書賊益發兵乘虛急攻河北復陷真卿單身詣行在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立朝多正議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浙西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

使未行留知省事封魯郡公屬元載建言羣臣白事宜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力詆其壅蔽罔上甚於林甫言甚切至載恨之以他事斥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再擢吏部尚書楊炎當國以抗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當是時李希烈陷汝州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先是盧杞不悅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

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傳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以須後命真卿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君命其可避乎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人環繞嫚罵露刃脅之以死真卿正色抗辭賊黨奪氣希烈乃囚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示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爲遂构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號遣使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儀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僞曰有詔賜卿死真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自大梁來真卿大罵曰然則逆賊耳何詔爲遂縊殺之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

天下稱之者不以姓名獨曰魯公善草隸筆力遒勁世
傳寳之

睢陽太守許遠

許遠鹽官人敬宗之曾孫也遠寛厚長者明吏治安祿
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
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
而専治兵粮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
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
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賊乘勝鼓

而南江淮必亡且率飢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
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
屈死詔贈荆州大都督子玫拜婺州司馬德宗差次至
德以來將相功劾尤著者以巡遠爲上貞元中復官遠
他子峴大中時圖像凌烟閣初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蘖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入
自遠分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刳肌慘毒備至而遠
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數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
乎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若死有知當不赦于地下

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㓕功業隳敗則
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詔下尚書省
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
睢陽凡屬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
曰後死者與賊則先巡死者謂巡叛可乎當時去疾尚
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不可妄
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著辯曰二
人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
志使世疑遠畏死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所

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
知必死矣遠不畏死明甚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
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肺臓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
絶之其絶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自後衆
論乃定

五代共二人

睦州刺史薛温

薛温錢唐人有勇力善騎射吳越王弘佐時爲都頭統
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有所誅譏

輒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而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倧叱之不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俶於是殺昭券而遷弘倧於衣錦軍弘俶遣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爾以死拒之可也進思請殺廢王弘倧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令温害之温曰僕受命衛王不聞殺王無已必請而後可進思意沮

乃夜令二人挾刃踰垣而入弘倧闔戶大呼温聞之急率衆入立幾之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者汝之力也進思內憂懼疽發背死弘倧由是獲全温畢官睦州刺史卒諡正獻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臨安人性沉厚知書能文章事吳越王佐爲內都監使佐欲誅程昭悅令昭券夕率甲士千人圍其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與兵未幾佐卒倧嗣與何承訓謀逐胡進思昭券諫不從謀洩難作昭券聞變入衛遂被害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進思後亦悔懼曰我不幸獨害君子

宋 共九十七人

婺州教授胡埜

胡埜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青谿據歙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皆風聞夜弃城遁諸生勸埜避難埜曰先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闔室皆死之事聞贈朝散大夫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梅執禮字和聖浦江人以進士調常山尉遷九域志編脩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士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間親挾弧矢爲諸生倡大司成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識面爲歉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擢軍器監丞改丞鴻臚遷比部員外郎進國子司業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拜禮部尚書素與王黼善黼嘗招執禮

歆夸示圖覩女樂之盛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
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痏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黼
怒以他事出知滁州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
士改戶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
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月省浮費三十萬
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皇皇后太子皆出
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求金繒以數
百千萬計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等四人哀民力以
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

軍法結罪倘窒其求或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
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
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
不計於金繒何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
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
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猶爲
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摑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
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二帝
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
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當刳心上報慎
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
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聖歸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昉
密謀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
范瓊泄其謀故及於難執禮通諸經尤長於易所著有
文集五十卷高宗即位詔贈資正殿學士謚曰節愍

工部侍郎滕秀穎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
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廸出使虜議割三鎮

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酋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
自離都舊臣無敢候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乃作自
哀辭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畀以奉使黃旛
授其友人董詵屬之後事翌日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
號哭迎拜黏罕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士民見者皆
爲泣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自是拘留以憂
憤卒時建炎二年八月也三年董詵自拔歸張浚以爲
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其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鈇來獻
其詞曰滕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得全臣節

以死幸以所仗節旛畀其尸有篆字九葬於臺寺下不必封植萬一從請知死窮徼則為乞骸骨歸悉如前請至是浚亦以其事上於朝詔宣付史館特褒錄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諡忠節官其家三人

項鷄子德

項德武義人克郡禁卒宣和初盜陷婺城縣亦隨没德率潰亡葦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先入則殿後俘馘莫勝計賊目為項鷄子聞其征則遁適王師至謀合而殲之賊閧盡銳邀德於黄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於城隍廟肖其像而祀之

秉義郎許世英瓊

許瓊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徽時嘗毀淫祠而癘疫息人咸敬之宣和中邑懷德鄉寇起瓊集民壯攻討之鄉賴捍衛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睦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兵食不繼而盜益兵攻城瓊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載所乘馬而歸至今廟食於鄉子孫繁衍為邑巨族

先鋒董伯强公健

董公健字伯强新昌人宣和庚子冬方臘起桐廬蔓延新昌官吏奔竄莫敢當公健慨慷率子弟聚里中萬人馭以紀律遂破賊焚其寨斬首千級境内復安王師討剡西賊檄公健為先鋒公健藉累勝之威輕視賊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衆已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絶公健度事不可為呼衆語曰大丈夫寧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人皆歎息垂涕贈武功大夫汝州團練使官其諸子

陳德固 子岩肖附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獻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虜力戰而死潘良貴哭以詩云黠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趍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蓋記實也子岩肖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第進士累官吏部右司員外郎

嘗使遼還時傳遼主苦風痺又入箭損一目過庭正其
妄且勸帝飭邊備歷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
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
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
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忤旨安置黃州及欽宗立
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過庭論近日爵命不由勳
績及辭宜仁后誣謗又劾姚古擁兵不救太原之罪擢
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耿南仲以老辭昌以親
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淚歎息因遣南仲

昌及城陷過庭護帝北遷因被留不還四年六月卒於
燕山明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蔣煜

蔣煜僊居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狎人人亦以是狎之
宜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揖其膝而
罵曰此豈拜賊者邪寇怒抽刃擬之曰吾殺汝矣煜伸
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吳安國字鎮卿麗水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徽宗奇其文
擢第二尋召入史館遷考功郎中以太常少卿使金克
賀正旦使至接伴館金人渝盟欲脅服之安國毅然不
屈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金人不敢犯靖康初遣還
後知袁州卒

士曹毛叔縝臬

毛臬字叔縝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為歙士曹睦
寇攻城官吏皆遁臬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詎不可去
乃攝州事時二子貢辟雍即遣人持獄印縋城以出令
上之朝城陷臬衣冠坐堂上賊脅使降不屈罵賊不絕

口嬰刃而死妻錢氏弗忍去婦掖其姑又弗忍去卒俱
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官其後

制置司參謀黃龍友友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資禀豪邁慷慨不羈十五入太學
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為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
明年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幕下又明年
西鄙侵軼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後幕府
奏功沒永年之實故卹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
之惻然遂加贈諡而友亦免省試遂擢第調瑞安簿權

華陰令政有聲宣和間方臘之亂爲宜撫司幕官攝蘭谿令寇不敢犯以功命攝婺州兵曹往諭浦江羣盜皆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器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匪麾退一境帖然遷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犇應友獨率數千人與之血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奪路詣京制置使度宰相李綱皆薦召對欽宗問卿唇齒何以破裂友以實對欽宗稱歎賞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二千奪

榆次縣得粮萬餘斛明日太軍進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長歎曰大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敵執友因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罵不絕口虜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時年四十七贈七官至中大夫官其子若婿八人御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廬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急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有黑子者是汝其識之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太原府判劉仲發士英 石礪王稟附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少篤學年三十一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起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汙顏相顧潛具海舫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條畫守城策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明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略召對賜章服權

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春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之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于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粮盡矢竭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時靖康丙午秋九月也年四十五議者以英稟方唐之巡遠云

安撫使徐彥猷徽言 子翊 從孫適 附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邈之孫也大觀二年詔求材武贍忠彥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授保德監兵政和六年夏人犯邊與兵玠統兵禦之其前軍先掠保德徽言夜半率精騎據險設伏夏人至徽言揮兵突擊擒其酋以功授閤門祇候尋復由鄜州入寇命徽言統河西諸將討之夏師大敗七年權知晉寧軍嵐石路沿邊安撫將金虜圍太原王師屢衄虜分兵據嵐石及麟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

不通秦蓟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即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遷武經大夫陞安撫使提舉嵐石隰麟府豐等州兵馬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人援徽使鎮守河西欽宗以京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覘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刼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麟府豐既弃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徽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

兩京陷二聖北狩犂奕遣漕臣桑景詢葛彧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廣餉絕徽言屯田並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趍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既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不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逕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

寧建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歸澄城趍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陴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以北兵暗守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尓於國家無情我於尓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堇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

為虜外城東塹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壘緣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芟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待寖罄鎧仗空敝人人備愛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梃餓傷痍之餘裒折梁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笮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旦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斮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贇受虜飛檄內嚮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坐帳下戰鬥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略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譁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蚵賊手因援佩刀自擬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任說以其冠紱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汚僞官不卽媿死顧以為榮且為敵人搖吻作說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為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婁宿

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乃自苦徽言曰吾恨不殺汝歸見天子今以死報太祖太宗虜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盃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嫚不已又出僞制誘之曰能小屈當使世爵延安幷有關陝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為虜屈因大呼曰爾胡兒當亟殺我不可使叛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既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奮佷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悉宣撫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輔曰徐徽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蓋世著忠烈云

縉雲尉詹元公良臣 子大方大猷附

詹良臣字元公遂安人敦厚有節操宣和初年七十二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

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臠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子三人後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諡忠節長子大方登進士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封遂安伯食邑八百戶贈太師次子大猷補承事郎官至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

青溪尉翁開

翁開壽昌人也登政和五年進士宣和二年攝青溪尉方臘寇起領所部與賊戰不勝被執罵賊而死郡人鄭範爲之傳

休寧知縣鞠嗣復

鞠嗣復錢塘人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而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耶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吏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略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忠翊郎姜綬 子特立附

姜綬麗水人也宣和中以平睦寇有功補承節郎靖康初金人犯汴募忠勇士齎蠟書徃南京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罵之遂被殺建炎中詔官其子特立補承信郎官終寧遠軍節度使以詩鳴有梅山集

開封少尹夏元茂承

夏承字元茂鄞人登蔡薿榜進士第任開封少尹靖康間虜騎入寇京師尹徐秉哲散文榜根括皇族冀倖其全承毅然折以大義密令諸廂毀其文榜盡散拘繫之人紹興初職文愚者甄列其事時國事方殷褒異未遑隆興初詔以承爲忠義之士命史館編錄姓名特贈左朝議大夫

開封令劉蔓澤倚友

劉倚友字蔓澤青田人登政和進士宰開封有聲靖康金人犯闕受檄爲東壁彈劾官登城按視爲金人所獲脅使降倚友叱罵不絕口死之

潁昌守何彥時志同

何志同字彥時龍泉人元祐進士初校讐麟閣靖康餘虜寇潁昌守臣曾開懼牢相以志同代之至郡厲士死戰虜數衂不得逞於是盡以數萬騎圍其城而攻之不敵城陷志同委其子女挺身出招散亡將以復戰聞高

宗以大元帥開府濟陽遂率范洵等三十騎赴之高宗見之嘉賞先是志同嘗啓以南都祖宗興王地請正位號以令天下及移蹕南都後申前奏從之以志同攝大尹時國多難志同艱關赴急後奉身而退其進退可謂無媿矣

進士呉樞

呉樞慶元人登政和進士慷慨負氣以節槩自許靖康初詔募人使金者樞毅然請行既至唯長揖不拜金人欲烹之鼎油方沸樞攝衣從之顏色無少變金主壯其節遣還

雲和柳味道

柳味道雲和人好讀書行巳正大毎以節義自持時有寇柳機察作逆逼味道爲主堅誓不從寇怒縊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容口占一詩曰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縊死於松下

太學徐宅卿撰

徐撰字宅卿江山人篤學力行以内舍領開封府首薦待試省闈金人至都城撰與太學生數輩上書虜酋責

其敗盟欲迎請二聖不得達翌日撰文自往或謂曰子雙親垂白無位於朝欲以徇國特一簣障江河爾撰曰不然昔燕破齊王蠋義不事燕絶脰而死齊士大夫迎襄王於莒齊之殘民亦感激奮發而田单得以成功今國破主辱可無一士死難撰雖不敏竊自比蠋庶幾天下士奮義而起乃毅然竟至戎帳紿以獻金銀數虜酋見之撰袖出書且讀且誚責之酋大怒撰不屈遂遇害紹興初特贈宣教郎官其弟事及二書並載之國史

蓋縣簿祝公明 子剛附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弃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死子陶爲唐州司户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通直郎劉平甫晏

劉晏字平甫建德人人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中率衆數百來歸受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彦撃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

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絶顔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彦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彦及苗傅於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彦就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鎮寇犯常州晏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禦寇寇再至晏出舟師迎戰降其衆一千五百人戚方圍宜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却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深入重地方合圍數匝飛矢雨集晏獨奮長刀力殺數十人以援兵不繼死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司農少卿史洵美徽 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史徽字洵美鹽官人勤苦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累遷户部郎中出爲京西運判徽宗下詔罪已罷西城所督逋賦徽悉焚其租籍進右司郎中以疾致仕高宗即位復起爲司農少卿建炎三年與黄鍔扈駕至京口俱遇

害後特贈左太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三曰龜年均年岑年龜年岑年皆官至員外郎

鄉貢鄭季厚覃 兄章妻董氏孫魯多附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於鄉建炎四年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貰死覃號泣指所瘞黄金斂與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脱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聲罵不屈躍入

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覃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濤之最顯覃累贈太師泰國公董泰國夫人

統制姚興

姚興舊名叔興新城人有勇力善武藝爲統制官隸王權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入寇兵至和州尉子橋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羣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興殺虜數百以援不至而沒朝廷爲之立祠以表其忠寧宗朝復加追贈襲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錢塘令朱蹕　何宲附

朱蹕安吉人登大觀五年何宲榜進士第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將窺臨安蹕請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嶺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弃城遁保赭山蹕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賊肆焚掠蹕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被害

何宲歸安人也靖康中從欽宗幸金營不屈而死遺詩云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臨大節而不奪至今猶凜凜有生氣若宲與蹕可謂不負科名者矣

防城保甲於琳

於琳蕭山人爲本州防城保甲建炎初陳通叛琳從浙東安撫討賊戰敗被執賊欲剌其面强降之琳罵不屈賊衆攢射矢着如蝟毛罵不絕口死之

承信郎李彥和靚

李靚字彥和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

憝安能呫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弃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人犯境靚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其酋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部曲奔潰靚大呼曰今日是我報國之日遂躍馬陷陣死年三十二

右僕射魏南夫杞

魏杞字南夫鄞人舉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縣有能名

後遷宗正少卿假禮部尚書使金國行次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杞不為動卒奉禮幣以往當是時與隆議和改君臣獻納禮孝宗以緘書授杞杞行近北界心動亟回白上曰國書封縢不知何事彼震怒凌辱將倉卒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上大悟始盡言書旨初上之不言者懼杞畏惡辭行耳杞至金金主果怒絕飲食以困杞杞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言和時不同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

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卒謚文節

衛士唐琦

唐琦臨安衛士也高宗航海琦以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是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為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為立廟賜名旌忠

沈提舉琯

沈琯德清人仕為燕山府提舉金虜犯邊為郭藥師所執以兵臨之終不屈虜壯之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首陳虜實乞邀擊之不用著南歸經世二錄以攄忠憤

龔生

龔生上虞人伉健有智略建炎中金兵渡浙江次上虞所至焚掠民皆竄山谷生獨奮臂諭其里人李氏伍氏

郭氏曰虜將屠吾邑吾屬雖力不敵有死不可去遂募民之果悍者得數十人迎縣令丞依險自固分署隊伍壘兵環向以待之虜至出其不意馳衆先登嶺嶠投石擊之且率衆薄虜虜驚却斬其將殺傷甚衆生亦戰死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 子綸紘附

梁總字貴全西安人丰姿端靖以明法擢廷評時有欲入人罪者總堅執不見聽乃求去為淮西檢法守曲江以薦召丞大理稍遷少卿孝宗稱其忠正無悋出為浙西憲平丹陽盜捄嚴陵荒入為廷尉晉戶部侍郎使虜

出國門、孝宗晏駕、總卽衣縗渡淮、虜遏之易服、總毅然不變、虜燕必張樂、至其庭、必簪花講射、總皆移文豫辭之、持弗從、就館則扃其戶、絕不通、燕之日、又脅總、總曰、有死耳、國喪不卹、而以非禮相加、豈通好之誼耶、虜嘉歎之、悉知所請、旣還、上受內禪、真拜刑部侍郎、未幾、奉祠告老歸、子綸、自戶部郎爲成都憲、紘、守融州、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進士、累官度支郎、兼國史院編修、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犯仁廟嫌諱、甲力請完

顏更名、偕還、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已遣使獻四州於金、金立曦爲蜀王、以重兵壓大散關、曦陰撤蓄關卒、甲時在漢嘉、聞變、告急於朝、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遂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使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敀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故事、欲棄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李壁、告變、曦僭王位、甲卽去官、朝廷久乃微聞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命吳總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以帛書賜甲、命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府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狀、公論快之、除甲宣撫使、金自鶻嶺關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金知有備引去、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安丙所增田土茶鹽諸稅、一切報罷、邊民感泣、未幾卒

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謚淸惠、

海州通判侯道子畐

侯畐字道子、樂淸人、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燕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畐率衆鏖戰城下、死之、闔門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疏言於朝、卽海州賜廟旌忠、謚節毅、仍立廟其鄉、

畐所著有霜崖文集

陳提刑壽孫

陳壽孫遂安人以進士教授台州僉新太守初視篆乃丞相丁大全黨也至謁廟日壽孫颺言曰昔冉求爲季氏聚斂聖人尚欲鳴鼓而攻之太守乃丁大全聚斂之徒烏可升吾夫子之堂哉守聞之遂解印去後并龍圖閣歷福建提刑貪吏聞風畏慴引去未幾入覲與賈似道爭鹽法被劾歸元兵至率市人操兵聚遂安白岩橋禦之取民居扉戶床卓累以爲柵兵至民潰散遂被執

元將欲降之嗔目叱曰我大宋憲臣乃從爾胡邪因厲聲曰何不速殺我遂囚於獄邑吏或戲之曰提刑亦下獄邪壽孫叱之曰吾志尚欲斬賊酖吏顧力屈耳元將壯之命繼死獄中

兵部侍郎應純之

應純之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授業考亭之門登嘉泰三年進士第歷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收捕李全等所向多捷會李全來歸密諭於朝謂中原指日可復時相史彌遠鑒開禧事不欲大舉但劾立忠義軍令純之節制既而陞兵部侍郎秋八月金人入寇力戰死之

蘄州知州李茂欽誠之 妻許氏子士允從子士宏附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舉鄉薦第一慶元初釋褐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貯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蹦蘄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

募死士逆擊十里外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沮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傑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略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尔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帥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略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妻許氏及子婦若孫

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日也
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賜
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士宏承務郎妻以下皆褒贈有
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護喪歸葬於縣東七里
東山之原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楊九鼎字叔鎮錢唐人以父任入官帥襄漕夔有善政
後易利漕帥天漢虜刦大散關九鼎先驅駐河池縣後
大散關又復皂郊殺偽帥完顏阿璘虜大憤益發兵至

九鼎死守清野原除太府少卿總領蜀賦時郡統吳政
戰沒麾下兵潰虜據漢中擣大安軍九鼎檄張威何進
勦虜於三泉匹馬不返會蜀有新帥首招潰卒至雞公
嶺復叛帥聞變卯遁有勸九鼎遁者答曰九鼎有職守
不可去賊至遂遇害後宜閫戮叛卒奏九鼎以死守職
乞厚加卹典以勧盡忠詔贈五官至朝議大夫官其子
三

定城尉張欽甫慫

張慫一名景說字欽甫嵊人紹定四年爲定城縣尉攝
麻城縣事適虜攻破沙窩關派入麻城兵不支被執欲
脅使降慫曰吾氣呑若曹顧力屈耳吾從汝爲不義耶
遂遇害事聞贈通直郎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 卒方義附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也爲太平縣倅景定元年
二月蒙古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存芳諫不聽詈
之知縉遂引蒙古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鞠
其孤八歲禮長於民間傳至曾孫淳甫洪武中以賢良
薦仕至監察御史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 兄椿附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
輒喜既登第有權貴者擬牒薦之以示震震納之篋中
既而干震以事震手還其牒封題如故其人大愧咸淳
中由大理司直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
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時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
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勧富人分粟
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
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踰力爭之趙氏

有守阡僥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卒按以
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
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略饒震發州民城
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
叱曰我偷生負國邪立斬元使堅守不下明年春元兵
大至城中食且盡都提舉鄭畚宵遁震盡出官錢募戰
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執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
力寡不能盡殺爾賊乃降爾邪遂與其兄椿及家人俱
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尸以葬贈華文

閣待制諡忠介立廟賜額褒忠官其二子

通判池州趙漢卿卯發 妻雍氏附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上舍登第歷官宜城
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權通
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弃官去卯發攝州事繕
壁聚糧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
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
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
言林以兵出巡江陰歸降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
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
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
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
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耶雍氏曰吾請先君
死卯發笑止之明日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
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
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
從容堂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
死對卽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

其墓而去

建康統制吳子雲從龍 弟從虎附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
兵難爲先鋒援絕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諭降終不屈死
之後立廟維揚賜額褒忠其弟從虎官至武經大夫淳
祐間翰林學士應䌛奏言從龍有晉解揚漢路中大夫
之節請賜諡咸淳中史館檢閱黃震乞立傳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 弟時中附

朱光字不塵麗水人紹定三年登進士第尉襄陽攝均

州錄事、端平丙申、均倅北人王用吉以城叛、光諭之不從、責之、又不從、遂死於難、朝廷旌其忠、贈通直郎、官一子、勅曰、往歲北人以均城叛、爾光攝郡決曹、責以忠孝、遂遭執縛、斃於刀鋸、後三年、賊兵鈔者始白其事於朝、有司考閱銓籍、龍飛榜進士也、嗚呼、尔死得其所、若朕之盡傷何、贈以京秩、錄其遺孤、庶使忠魂無復遺恨、弟時中、端平二年進士

霍丘尉徐臞叟梅龜 子尚古附

徐梅龜字臞叟、壽昌人、警敏剛介、不事阿徇、登進士第、授安豐軍霍丘縣尉、端平三年、蒙古兵犯境、梅龜親率土人王鎧等扎寨安陽諸山、隣境亦賴以安、嘉熙元年、蒙古兵又至、梅龜身先士卒、戰勝俘獲甚衆、次年春、蒙古大舉入寇、梅龜與戰不利、顧謂其子尚古曰、彼衆我寡、我知之矣、委質爲臣、有死無二、汝其行乎、尚古曰、大人既能死忠、尚古豈不能死孝、乃轉戰益力、至黄家渡皆遇害、淮西制置以聞、理宗震悼、贈宣教郎、知霍丘縣事、官其一子、㴱古進武校尉、尚古贈承信郎、亦官其一子肅進義校尉、梅龜夙以文名、舉筆立就、嘗著春秋指

掌圖若干卷、行於世、

金部員外吳長翁德洪 弟雄飛附

吳德洪字長翁、淳安人、登淳祐九年進士第、歷官金部員外郎、遇事慷慨、與時多忤、元兵入臨安、抗節而死、弟雄飛字次翁、秀整端重、與兄齊名、亦登景定三年進士、累官太常寺簿、夙與李芾友善、以忠義相許、國亡募兵赴難、時論痛之、

樊守張漢英

張漢英、奉化人、納聘呂氏女、及請期、呂以女雙瞽辭、漢英曰、聘時無恙、而今喪明、命也、遂娶之、咸淳間、勅守樊城、爲元阿朮所圍、并守其江漢、英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出、往荊郢求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泅者被獲、於是郢荊之路亦絕、又求得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出衆、俾爲都統、二將又相繼爲元兵所殺、至九年癸酉、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元將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我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

奐、阿术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鈔師海樊城、漢英死焉。

大理丞馮德父驥 弟驌附

馮驥字德父、富春人、性至孝、母病、封股和藥以進、登景定進士、調安吉武康簿、有聲、累遷大理丞、時元兵下襄樊、募豪傑爲戰守計、驥被薦、協張濡守獨松、元兵來攻、殺其渠帥、元將益兵搗之、濡遁、驥與弟驌力戰死、贈集賢殿修撰、

吏部尚書劉聲伯黻 母解氏妻林氏附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試入太學、時大全方爲

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母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及大全貶竄、還太學、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拜監察御史、益以風節自勵、遇事敢言、改正字、丁父艱去、服闋、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召拜刑部侍郎、進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潰、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死、宜

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位於是、黻托宗祀於母弟成伯、揮涕就道、及羅浮、憂憤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死、

浙西提刑徐伯謙道隆 知州趙良淳附

徐道隆字伯謙、武康人、以父任入官、歷潭州判官、荊湖制置使、遷浙西提刑、權治安吉、時文天祥既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害、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於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俱遺書誘道隆使降、道隆焚書斬其使、元兵至、知州事趙良淳知不可爲、乃具公服自縊死、道隆率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鎗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縻之艦中、守者少怠、赴水死、越三日宋亡、

司農卿杜貴卿滸

杜滸字貴卿、黃巖清獻公之從子也、德祐初、奮志勤王、集民兵四千人、見文天祥於西湖上、府天祥奉旨詣北軍、講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滸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

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滸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飢莫能起滸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羹以飲天祥而已獨楞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蘩篠中兵入索之擒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滸单步從至高郵後由海道以達永嘉間關危險走數千里所以擁護天祥者無不至每扼腕國事輒與天祥涕洟相對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而授滸司農卿空坑之敗被執不屈憂憤死

權知台州王珏 姪賓附

王珏偃居人咸淳進士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與陳仁玉築城濬濠倡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赴泮橋水死之寇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姪賓服珏衣冠甘自殘以全珏遺體

承議郎陳雲翁虞之

陳虞之字雲翁永嘉芙蓉人登咸淳巳丑第初授揚州教授改淮東帥幹歷官廣王府記室參軍積階承議郎元兵至溫虞之率子姪鄉人千餘人登芙蓉巖誓以死守不降元兵攻巖累爲所敗越二歲始克下之乃盡以家貲投巖隙中遂自刎死子姪妻孥及鄉人死者八百餘人被虜者五十餘人遠近聞其事莫不爲之隕涕

史館編校葉德平僩祖

葉僩祖字德平樂清人尚氣節有家法辟史館編校晚年退居教授聞元兵渡江謂子弟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至元丙子冬兵至即具衣冠望闕拜躍入所居楊樓木中

太學徐巨翁應鑣 子琦崧女元娘友劉汝錫附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恭帝入燕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巳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篋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

竟之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火滅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儷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即位於閩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鍚率儒生五十餘人斂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王小覯

王小覯瑞安小溪人自小有大志善樂每以忠義自許年方弱冠元兵至溫竟抵瑞安陶山陶山去小溪餘三

十里小覯聞之乃悉傾家財召募勇敢者千餘人出陶山迎敵彼衆我寡退入小溪元兵追之力莫能當遂被執不肯降臨刑罵不絕口而死

徐梧叔夢魁 魏亨附

徐夢魁字梧叔壽昌人領貢籍而宋祚適亡欲圖恢復潛集子弟兵三百餘人與開化魏亨同應陳宜中至信州兵復潰敗又聞丞相文天祥被執北去痛哭撫膺其謀遂寢既歸築室磧塢山中大書宋林二字於石元初屢薦不起年七十餘臨終謂子姓曰吾家宋臣也墓題宋林處士足矣汝曹幸無食元祿言訖而歿

林提刑融

林融青田人仕宋爲提刑痛宋祚淪亡潛歸九都牙陽起兵興復兵敗被擒送燕世祖義而釋之融歸復起兵元遣恭攻高興來禦力屈死之

鄭季華采翁 朱天錫附

鄭采翁字季華壽昌人性剛果好讀書屢試不第居家學兵法宋祚將屋慨然有扶拯之志元兵圍臨安倡義勤王郡人朱天錫等應之收集鄉兵勒部伍習騎射義

聲感激人皆效死未幾臨安失守兩宮北去元將唆都陷建德安撫方回迎降遂犯白沙渡采翁率所部力戰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陳自中字與可宋丞相宜中母弟也好學善屬文頃刻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妻楊氏、三子一女、俱被虜、幼子隨少常入西番爲僧、名筆眞吃剌思、

朝請大夫唐子煥元章 從子良嗣附

唐元章、一名大初、字子煥、蘭谿人、詔之弟也、爲文思院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詔子良嗣、起義與復官機溫州砲手三千爲之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拒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爲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閤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

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僊霞嶺下、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趙良坦、字平甫、孝宗諸孫也、寶祐二年進士、知永嘉瑞安福清、並以廉介名、會二王走閩中、檄良坦以軍器監簿贊軍事、於是募兵守禦、元兵南指、力屈就擒、脅降不屈、繫獄中二年、作書付其家曰、試令三載無媿於心、守節二年、不屈於敵、只因忠義二字、累及老稚一門、吾今

唯一死而已、後元帥詰其不屈狀、對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速求一死、遂欣然就刑、

進士袁天與鏞

袁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邃於春秋、登咸淳進士第、以父憂未仕、國事日蹙、鏞竊歎曰、生爲宋臣、死則宋鬼、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仗義執言、從常山睢陽於地下、不失爲宋國臣足矣、居三月、元將遣游兵十八騎、駐鄞西山之資教寺、鏞奮然往、諭以大義、且肆言曰、汝主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死轉

鋒刃之下、天地鬼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日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言未竟、就擒、元將奇其才、脅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焚戮、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胡也、元將怒、縱火燎之、鬢髮殆盡、辭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日家人驚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趙孟松

趙孟松、山陰人、嗣王與芮之從子也、元兵入臨安、孟松謀舉兵於越、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之、孟松詬曰、

賊臣負國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孟嵩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以使孟嵩至此杭人莫不隕涕既死雷霆晝晦者久之

呉叔大覯 陳非熊 熊弟彪 羆虎子圭 堂姪墦 坑子壎 附

呉覯字叔大新昌人嘗為稽山書院山長與邑人陳非熊皆業儒有氣節元兵入浙東恭帝北轅檄報相對慟哭即與協謀奉宋宗室趙節使圖恢復集義勇千餘繕城固守力戰而死非熊弟羆彪虎子圭堂姪墦坑數十

輩皆被害惟子壎留新昌獲免痛父死難屏居讀書後至元十四年癸寇掠新昌邀擊陳宜慰摽率宗人赴援聞宜慰被殺憤激决戰皆歿於敗兵嶺可謂世濟忠烈云

朱吉父光 張軫附

朱光字吉父諸暨人明經敦行元伯顔下江南遣裨將上官某招撫浙東至縣光與同邑張軫等率鄉民抵禦光被執口占曰生為大宋臣死為大宋鬼一片忠義心明月照秋水賊怒以火燃之三日始絶軫亦不屈而死光嘗註西銘人多傳誦云

太學林慶雲逢龍 弟廷龍 齊應魁 附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齠齔知讀書為文有奇氣少游郡庠尋以胄牒補太學與同舍齊應魁等上封事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賈大怒削其士籍抑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寶嚴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溫秀王趙與擇道元將知逢龍姓名令軍校王山中索之遂被執迫之登舟入城逢龍攘臂怒罵以腹觸其刃而死弟廷龍字雷發勤苦讀書與逢龍同游太學亦

被執不屈而死

張哲齋

張哲齋臨海人遺其名文丞相天祥偕泰和胡文可太平呂武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約舉義兵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入寇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知不免語弘範曰吾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何怪我為遂遇害

兩浙名賢錄卷之七終

兩浙名賢錄卷八目次

忠烈

元

溧陽教授林古泉　趙觀光

沔陽推官俞紹芳述祖　張進九

鎮撫季坦之完澤 金德附　平江推官俞子中庸

陳仲廣㤩　司經正字陳元達達

劉知事良 子毅附　松江路學官胡師善存道

董太初旭　顧生

明

神木令陳子浩剛　參議王性常綱 子彦達孫與學附

知無爲董道貫魯　雲南同知黃德隣里 弟亨附

都給事龔叔安太 子永吉附　博士方希直孝儒 從溥附

翰林修撰王原采叔英　戶部侍郎卓惟恭敬

谷府長史劉仲璟璟 子[illegible]附　都御史陳性善復初

翰林院侍講樓士連璉　左拾遺戴德彝

獻縣令向遵愽朴 子道淳道敬附　太常少卿盧希魯原質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戶部侍郎盧迥

袁州知州楊任　監察御史鄭叔貞公智

按察副使程原道本立　按察司僉事林嘉猷尗

知縣鄭恕 二女附　吏目鄭思孝華

郎中梁田玉 郭良梁中節梁民同天[illegible]郭節何洲梁良三[illegible]目附

御史葉希賢　雪庵和尚

河西傭 附　川中補鍋匠 附

馮翁 附　東湖樵夫

常州同知石恒德允常　知府葉惠仲 兄夷仲附

知府徐安　國子助教張孔升經

工部尚書嚴震直　按察副使殷旦

督府都事濟誠夫禋 子凱附　福建參議張彦華瑛 弟敬子[illegible]附

張海海　通政謝時用澤 族[illegible]子儼孫元[illegible]附

兵部主事俞元器鑑 子澤附　廣東副使毛宗吉吉 子科附

長隨何鼎　兵部員外郎陸汝亨宸

江西巡撫孫德成燧 子堪墀附　裕州同知郁亮之采

朱知縣士亨　永福知縣周克光煥

僉事王汝修德　姚長子

義士汪較　貌鏡

吳德四 弟德六附
葉七
蔡啓元 弟民元附
杜茂卿 槐 文文蔚附
趙乾份
朱汀 子文章王孫附
定海文學戎良翰
饒州府判秦仲文 碧
江西左參議黃德裕 宏
江陰縣知縣錢鳴叔 鋅
常熟縣知縣王德威 鉄
永福縣知縣周克光 煥
附世冑名賢
萬文質 斌 子鍾孫武文附
遼東都司同知李任
崔有本 源 二弟澄清附
寧海所副千戶呂守誠 忠

黃巖騎兵林文貴
陳表
火德光
宋汝觀 應瀾
秦彪 弟淇附
葉朝佩 紳 子韓紐
劉大昌 隆
劉大光 份
海寧衛馬呈圖 姚弘采陳淳謝伾行從李□從□

兩浙名賢錄卷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鄭忠材孝標氏閱

忠烈

元 共十四人

溧陽教授林古泉

林古泉黃巖人博極經史爲文詞下筆輒數千言如不經思虞伯生揭曼碩皆與之交以遺逸舉授溧陽教授未幾蘄黃寇起古泉攝州事州陷遇害垂死罵不絕口賊怒磔其尸州南大樹上

趙觀光

趙觀光鄞人也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黃巖寇起而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侯帖木兒不花問計觀光對曰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鬬素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用之擒賊無難矣侯然其言即以事委之觀光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鬬帥總衆民兵同

會海門洋俄而賊船百餘務至衆皆懦縮莫敢前得觀光部兵與之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觀光分給兵餉遜隄上賊復大至卽說矦進敵賊衆數倍我軍莫支觀光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我軍與賊不可辨凡無援者遂死之

沔陽推官俞紹芳述祖

俞述祖字紹芳慈谿人跅弛不羈嘗漫游武林遇知者携往京師時留守賀惟一奇其才器延置賓館未幾賀登中書平章政事朝廷有大疑退必請決於述祖及賀

歷左相與右相相排軋述祖尤善調護補翰林院胥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力盡無援為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不降將殺是卽厲聲曰我豈不問退恤其後何不速殺是敵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逮死罵不絕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飛騎尉象山縣男予贈禮部郎中命有司復其家錄其姪一人為後對品承襲十二年詔祠於沔陽

張進九

張進九青田之秋盧人世業農敦樸有至行至正乙未八都賊起進九被縛使前誘衆降進九怒呼曰諸人速來殺此八都賊賊加刀於頸令如已言卒不屈罵不絕口竟被殺邑人陳德載為之立傳

鎮撫季坦之完澤 金德附

季完澤字坦之永嘉人幼習蒙古字求為郡譯史帶兗補用遂落魄湖海間至正末嘗從江西左丞李朶兒留燕京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

昱嶺關行省遂假完澤前官令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大勝尋又與賊鬬自旦至午轉戰數里深入重圍遂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賊皆縛之於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大呼曰金男男子死則死耳不可為不義奈何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平江推官俞子中庸

俞庸字子中嘉興人為平江路推官年飢涂貴流殍塞塗憲府檄庸董倉庾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所募勇

士鈐守盤門郡倅高安等謂虜盍不去諸虜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捐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爲民望如恩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虜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虜未甦被擒置諸馬下項之甦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人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負面授他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陳仲廣恢

陳恢字仲廣黃巖人至正庚寅方國珍寇海上境內騷

動恢與居僮一里聚族人及鄉之好義者禦之不克寇以勢利誘之恢輒罵不從既而與之戰於白楓河宗族死者八十餘人寇勢益盛恢自度終不能敵逃避山中憂憤成疾而卒

司經正字陳元達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也父萍仕元爲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立朝謇諤嘗劾禿魯帖木兒忤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進士

陳高受尚書語及時事輒於邑流涕後召爲翰林學士不起王師下溫州自沉於淵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滁州遇赦還蘭谿病風痺聞有薦於朝者卻藥弗禦而卒蘇太史伯衡表其墓曰公伯祖宜中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生與厄會何其絕相似也及元亡公分致死以徇國其心與乃祖行軍司馬死分水關同諒一門之內百戰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知事良 子毅附

劉良辰之從父也仕元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不至遣其子毅賫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松江路學官胡師善存道

胡存道字師善諸暨人至正甲午辟爲松江路學官苗兵入城縱火大掠獨守學舍不去死之前一日題其壁曰嚮命來分教臨危要致身但圖存聖像不媿作儒臣郡人立祠繪像刻之於石

董太初旭

董旭字太初公健之後也少負英氣博通羣書與邁里古思最友善古思欲興師討方國珍臺臣怒其不稟命殺之旭作詩傷悼辭極哀楚遂歸隱山中已而國珍據台慶欲羅致幕下旭拒不受乃作詩曰鬱鬱芒碭雲未辨蛟龍形熒熒辯星光未燭夾馬營君子慎其微草露不可行國珍復强之終不屈遂遇害

顧生

顧生上虞人也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正間鄞寇方國珍侵上虞時邁吉古思守郡城帥兵拒之生聚鄉兵出應與賊兵戰於曹娥衆寡不敵遂遇害里人瘞其屍江岸後岸被江濤上下皆嚙而生冢獨完人咸異之

明 共八十九人

神木令陳子浩釗

陳釗字子浩鄞人嘗與甬東傅恕窮日夜精學期以科目自見造詣日深終不一踐場屋洪武五年徵授延安神木令其地控西北邊人民甚稀習尚桀驁釗徒步上任撫牧疲瘵尤急於摧折姦宄有小吏白敬臣素稱險黠釗欲誅之而敬臣先覺亡去引賊入寇與其徒劉繼宣挾刃過令降賊釗不屈罵曰汝奴果致賊爲逆耶吾與此邑同存亡恨不寸斬汝等賊奪釗所佩印殺之縣遂陷

廣東參議王性常綱 子彥達孫與準附

王綱字性常餘姚人洪武初以文學徵見 上親策治道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綱廣東參議往督兵餉綱致書與家人訣携其子彥達與俱單舸往諭降之還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噪突至截舟羅拜願得綱爲帥綱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日坐綱上日羅拜請不已綱亦罵不絕聲賊怒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先殺我其酋長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釋之乃綴羊革裹綱尸以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事詔立廟死所額曰父子忠孝彥達子與準閉門力學有司以遺逸薦逃之山中終身不仕

知無爲董道貫魯

董晉字貫道旭之弟也師鄉先生潛嵓通習經史善古文元末不仕方國珍欲官之力辭不受避居東陽山中太祖駐蹕金華以禮招致晉往見說以經略授知無為州遇陳友諒寇城被執脅降不屈而死州人哭聲震地立碑頌德有詩集天姥山賦行於世

雲南同知黃德隣里 弟亨附

黃里字德隣山陰人幼有大志以節義自許從王冕學通春秋三傳工詩詞洪武初舉明經授雲南州同知與弟亨偕往七年山寇突入倉卒里以身禦之寇欲奪其印里執弗與且詬罵求死遂遇害寇方肆擄掠亨痛憤致死命率衆百餘與寇戰勇氣百倍寇不支潰去亨亦傷其左目瀕死抱兄骨萬里歸葬人謂里死官而亨破寇忠義萃於一門惜未有以其事上聞者

都給事中龔叔安太 子永吉附

龔太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傳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為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文學博士方希直孝儒 魏澤附

方孝儒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儒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為小韓子長從宋濂遊宋門下多名士孝儒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已任故世咸以為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材以輔汝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儒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儒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儒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儒日與諸生講明正學蜀孝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儒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儒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儒就戾前批答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
諸書孝儒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愽士靖難兵起日
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儒手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
言召用孝儒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
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
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儒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
渠自焚死孝儒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
曰國賴長君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
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

非先生草不可孝儒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
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
孝儒爲絶命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
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命收其妻鄭
鄭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儒初被薦
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儒亦然之及侍
上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其文章四方爭傳得一字寳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

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諭羣臣曰
若孝儒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寛典方氏遺族始有
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儒成化初遺文始行或口錄
孝儒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儒尚有
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孝儒死節後
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
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
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恵安公澤京江南詞有曰後來
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

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翰林修撰王原采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台之黄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僊居
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恵政嘗遇旱
虔禱不效遂絶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儒
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
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
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
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

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譔上資治八策又曰　太祖除奸剔蠧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客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肯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叔英葬於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

戶部侍郎卓惟恭敬

卓敬字惟恭溫之瑞安人生有異質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憑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卑下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

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歎曰
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
生吏三族 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
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
美手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谷府長史劉仲璟璟 子貊附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之仲子也生時月食後光基歎
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

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
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真佀温兒矣徵入朝命襲父爵璟曰臣有姪
在 上曰璟終儒家子卽日拜閤門使謂璟曰朕欲汝
朝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
爾無逾此官者復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筒以賜之
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適都御史某奏車
牛事忤旨璟卽以鐵筒擊其頭 上喜曰正當如此由
是舉朝畏忌璟謀所以去之會德王封宣德府 上謂

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遂薦璟曰閤
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頎之授谷府長史并勅
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
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對曰可讓
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 文皇默然靖難
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
隆又不聽景隆兵敗璟夜半渡盧溝河氷陷馬斃璟力
破氷跳躑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
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遁去璟痛憤

失策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命還家待用
明年六月建文旣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親
王逮赴京鄉人餞於道或從容謂曰主上明聖何啻太
宗先生忠亮允爲魏徵可也璟推席起曰爾謂我學魏
徵耶仰天大號兩淚俱落衆視之泫泫然淚皆血也不
顧而去至京强以官辭對 上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
歲後終逃不得一箇字下獄卽夕辮髮自經死法官希
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督學使者萬
潮肖像配饗文成祠

都御史陳性善復初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性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死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咸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備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翰林侍講樓士連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儒草詔孝儒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媿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一夕自經死

左拾遺戴德彜

戴德彜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德彜與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擢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練子寧輩日夕畫策防禦鼎命既遷不屈而死

獻縣令向遵傅朴 子道存道徵附

向朴字遵傅慈谿人宋丞相文簡公敏中之十四世孫

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　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　高皇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即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奮尨磔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郭可守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

與拾遺骸葬道左副都御史陳瑛請究治死事諸臣有楊姓者父子三人懼發掘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中書舍人王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宿郵舍夢朴服血汚葛衣訴其往事卽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涓川令韓彦起復匿其二子於任韻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峯庵佛座後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微道淳被微竟稱瘋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

太常少卿盧希魯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儒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儒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馳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徐垕字宗實黄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茅愚孱辭改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奬論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

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垕家饗没於京師垕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戸部侍郎盧迥

盧迥僊居人建文三年爲戸部侍郎迥踈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旣仕頓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袁州知府楊任

楊任嘉興人母張氏初生任有胡僧過門聞啼聲歎曰

此見異日必貴恐終不免於刑任至孝嗜學洪武間由
人才擢知袁州府黄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靖難兵起
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蘓守姚善航海善
不可子澄乃至任家共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任與
子澄俱被執至京磔於市任子禮坐死籍産族誅

監察御史鄭叔貞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儒薦之
蜀孝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
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儒至京尋舉賢良爲

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按察副使程原道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崇德今析桐鄉本立
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塩沈壽康友善嘗執手
告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
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
篤志修檢造詣日深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秦
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
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死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
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悅歸附是冬諸夷
復變帥藩沐英張紘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
立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
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三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
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
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
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死後百三十年
福建布政使吳昻刻其巽隱集於閩壽康人稱爲孝隱

先生自有傳

按察司僉事林嘉猷昇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少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
雲南姻族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
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儒時學於
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儒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
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　高廟
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使僉事嘗被召入燕
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儒孝儒言之建

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特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不屈死之

知縣鄭恕 二女附

鄭恕字本忠僊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寧波知府禮聘爲邑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留配亦死之子漁混姪溫汲謫北平種田

吏目鄭思孝華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註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家託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皆弃城去華獨率吏民憑城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詣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

郎中梁田玉 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附

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覩轉藏閣藏上嘆唶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踰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澨鬻書市資以壺飱屯如遯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遂相約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

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
寥冥鵠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
後與郭良弃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弃官爲道士合贊
曰駕言導引笑傲林皐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
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
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

載沉中流誓節惟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
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
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
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陵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
不惕息

鄭端簡曉乃檃栝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
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採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鵠豈吝
箕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溢天涯海潯會其可逢鼓以南

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兆呵護此
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
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
得好義者審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
詔始見之緇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
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
侃侃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

失律喪師金川門失守又詐潛守門者靖難後坐逆黨
死

雪庵和尚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
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
時和尚壯年始痛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大竹善慶
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往來
白龍諸山山傍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
寺焉景賢豪有力即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入居之

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瞋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蒴巓落筆成章詞不甚工磊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支

曰和尚嘗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披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附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一日於夔州市上忽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

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蠏行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 附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即鏟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問

張主耤高旻時盖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辞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幸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焼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鄭端簡曉曰余問之陶徵士言斉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惡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茶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常州府同知石恒德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毎分巡屬邑必微行民間嘗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閽宦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閽抵法羣閽嘶之巧構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弃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州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

淘懼服罪人輸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都感愴病卒於舟中

知府葉惠仲 兄夷仲附

葉惠仲初名見泰以字行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克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府徐安

徐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濟南知府調鳳陽靖難兵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間道從靈壁出鳳陽渡河安諜知折浮橋絕舟楫拒守靖難兵竟獲漁舟以濟靖難後放歸田逾年舉遺逸有司上安名得復任居數歲鳳陽諸戚里奏安淩宗親庇細民奪莊田 文皇始怒曰朕昔尚爲安所困況若曹乎逮安謫戍雲南

國子助教張孔升經

張經字孔升蕭山人洪武中以明經舉累官國子助教靖難師入城弃官歸時事出倉卒夜半縋城而下幅巾

野服絕口不言時事人亦鮮知其志者晚年以棋隱更號橘樂年八十餘而終

工部尚書嚴震直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參議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上付震直訊報獄具 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袋兩馬夾舁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按察副使殷旦

殷旦蕭山人永樂初進士爲監察御史敢言自任不避權勢錦衣衛指揮紀綱恃寵奢僭旦劾其奸惡數十事綱遂棄市自是貴倖斂戢當時有殷旦入朝百官失色之語拜交趾按察司副使黎利叛安南復沒於交趾悉逐朝廷命吏易以所親獨留旦欲用之旦不屈自經死

交人義之具棺衾送其妻子出界上

都督府都事潘誠夫禋　子凱附

潘禋字誠夫鄞人永樂中徵修永樂大典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宣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征交趾升恃勝有驕色禋諫不聽會賊再至升出戰忽橋斷軍分而敗升欲降禋曰不可唯死戰而已帥所部皆死之通脫歸以聞詔徵其子凱爲進賢學訓導世蠲徭役

福建參議張彥華瑛　弟敬 子熙附

張瑛字彥華建德人自幼剛方端重尤勤於學領永樂

十二年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員外、知建寧府、時延平沙尤鄧茂七構亂、其黨葉宗留等聚衆至數千、蔓延至建寧、荼毒日甚、瑛募壯士團義兵擊走之、以功陞福建左參政、仍掌府事、後餘黨復作、猖獗轉甚、至臨城下、瑛與弟敬率兵討之、乘勝逐北、弟敬戰沒、瑛爲伏兵所獲、欲降之、瑛大罵不屈而死、事聞、贈嘉議大夫福建按察使、遣官諭祭、官其子熈爲羅田主簿、

張海海

建德張海、海一名文淵、洪武初編伍營州、尋調開平、永樂十七年、從興安伯徐亨備邊、俘於沙漠、虜主奇之、欲妻以女、懇辭、與之官不受、因入貢人至京、附奏啓情十四事、朝廷嘉之、頒旨開豁原籍、仍免差徭、次年得古璽、欲南遁、適天色頗迷、追騎甚迫、乃摹篆於裙幅間、投璽於水、至則真跡爛然、馳獻宣皇、召對便殿、賜五品服色、酒飯寶鈔、次日聽宣、賞賚如前、賜職錦衣衛千戶、懇乞歸田、海海在虜一十五年、時比之蘇武、

通政使謝時用澤 僕由吉子儼孫元順附

謝澤字時用、上虞人、永樂中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推立法意、慎持不刻、同官服其詳雅、會戶部侍郎周忱經略東南、遏賊、薦澤爲己副、居淮浙數年、勞績茂著、出爲廣西右參政、佐柳侯征夷、招撫全活者以萬計、當是時、澤與甄完、胡智皆以藩憲有聲、人稱越中三良、正統十四年、虜內訌、北邊戒嚴、朝廷擇才望守要害、貴臣有受命者、巧爲規避、而澤以九載考績待除闕下、遂拜澤通政使、提督居庸白洋等關、是時駕已北狩、京師軍伍空虛、澤單騎以往、其子儼送之出境、澤執手與之訣曰、吾必以死報國矣、既抵關、士卒方散亂、又不知通政爲何官、無一人出迎者、澤乃宣勅旨、集將士、將士乃稍稍至、然皆愞怯不振、頃之、虜大入、吏卒皆散走、獨澤猶率羸卒、啟山口、且拒且却、或請移他關姑避其鋒、可無虞、澤曰、吾受國厚恩三十年、此豈偷生日耶、會風起沙塵漲天、人馬不能辨、遂得却走入關南佛寺中、門急猝不暇閉、虜突至、澤端立厲聲叱之、遂遇害、虜騎方克斥、其僮曰由吉者、抱澤骸匿亂尸中、始得歸、朝廷嘉其忠、詔賜葬祭、錄用其子儼大理評事、孫元順正德丁丑進士、終工部郎中、

兵部主事俞元器鑑 子偉附

俞鑑字元器桐廬人登正統六年進士丁外艱哀毀骨立服闋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清理大同等處軍政清慎詳敏取舍得情十四年胡寇乜先犯順郎中胡寧當行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以子幼家遠沮之者鑑厲聲曰國事如此可言及身家耶至庭中撫二子摩其頂曰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矣時尚書鄺埜知其賢悉與籌畫應對如流力勸埜奏上班師不聽七月十六日抵大同命平鄉伯出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雞鳴山遇寇成國公朱勇敗沒回至土木也先人馬大至皇輿失守鑑謂其家丁曰若急走報吾不得歸矣遂躍馬入虜陣死鑑氣節慷慨有大志八歲聞父讀出師表即能抑其大義事親與兄如成人禮忠孝蓋出於天性景泰改元贈承德郎官其子偉正德間僉事韓邦奇題其墓曰惟公事不避難勇克死義爲臣以忠卓哉無媿

廣東副使毛宗吉吉 子科附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等怙勢作威其黨有犯有司莫敢問獨吉懲之以法不少假於是其黨交齮之吉偶以失朝下詔獄乃擧族健卒挺之幾死轉廣東僉事分巡潮惠時劇賊楊輝據程鄉之寶龍石坑龍歸三洞攻掠城邑吉督七百餘騎破賊三千衆擒其黨曾玉謝瑩而寶龍之賊伏山上發毒弩我軍不利乃選死士百人掩擊之楊輝瘡衆遂驚潰連破三洞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又擊破雷州巨寇部內悉平捷聞降勅獎諭陞副使總理軍務賊又攻河源縣吉屢敗之餘衆遁於陽江之雲帕山我師狃勝突入賊營陣亂賊合兵乘之我師潰從騎勸退避吉不聽死之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屍貌猶若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諡忠襄遣官諭祭錄其子科入太學廣東及餘姚皆廟祀之初吉之遇害也貧無以歸僚長以犒軍餘銀寄付吉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於僮婦亟呼曰夏憲長吾平生玉潔肯含垢入地下哉悉索還之闔署駭歎謂其死無易節如此科後亦擧進士有名官終提學副使

長隨何鼎

何鼎餘杭人其入內爲長隨不知其所自性偉岸好讀書知大義弘治間目見張皇后兄弟出入宮禁無所忌心甚忿忿以爲祖宗法度外人不得至此安敢瀆亂乃爾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典冠者張戲之後帶酒汚宮人鼎遂持金瓜候宮門擊之時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鼎上疏極言之張后大怒捽鼎至撲殺之投尸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節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至今人猶能誦之

兵部員外郎陸汝亨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少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恩威並著振恤民艱邑稱大治考最授兵部武庫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伺釁而　車駕多巡遊震抗陳仁義之疏禍幾不測賴大臣救免已卯春彬復誘　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懼變叵測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梏踠於庭五日三訊三杖而斃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僉曰此乃天意示變也初震之在獄也病創方劇乃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　世宗即位首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錄其子體仁有司爲立專祠祀之賜額曰褒忠

江西巡撫孫德成燧 子堪墀附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自刑部郎歷藩臬並以廉幹著聲時宸濠逆謀日露朝議選才節大臣撫其機牙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僮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宸濠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燧左右盡宸濠心腹言動輒告宸濠先是宸濠中傷胡世寧下詔獄燧力爲湔雪得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

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禦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
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
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
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凡七上疏言宸濠必反輒爲
奸黨所邀匿勿得達即達　上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
所索金璧謝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鬚髮盡
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畜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
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
三賊遁沙井去燧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

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時御史蕭
淮發宸濠反狀朝廷遣重臣卽訊宸濠懼將舉兵會生
辰宴官屬明日入謝宸濠伏諸兵校幕中出立露臺上
宣言太后密旨詔我監國燧毅然曰安得有密旨者卽
有密旨何不宣讀濠厲聲曰毋多言我取南京汝保駕
否燧盛怒瞋目直視濠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　太祖
法制在誰敢違者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
皆起露刃環立濠大呼罵曰我何負於汝汝奏我七本
燧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濠大怒喝武士縛燧一時

僚屬皆駭愕相顧股栗不敢出聲獨副使許逵奮起爭
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安得無禮濠命并縛逵押出惠民
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死宸濠竟用三賊爲
爪牙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
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
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
比至安慶王守仁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
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
禍皆由燧先事設機發必中的是以後起者得擒賊如

探囊頜死難者久之阻於佞倖未得褒贈至嘉靖元年
始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錄其子世錦衣千
戶先是弘治壬子浙試場夜半見二巨人衣緋綠東西
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燧與王守仁胡世
寧同舉及濠之變胡發之孫死之王卒戡定之世以爲
偉談忠烈公三子堪墀陞堪以父廕官錦衣中武舉第
一歷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初聞父訃慟哭挾刃率二
弟赴之會濠已擒乃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有芝產墓上
已而奉母楊夫人就養京師日率二弟何顏色拜跪起

居務盡其懽而當退處痛其父淚時時霑臆也及杪夫人考終已九十餘堺亦踰七十矣竟以哀毀骨立卒於途撫臣上其事詔特以孝子旌之堺領鄉薦以文學入典內制終尚寶司卿其孝友無間於弟昆陞自有傳孫氏父子兄弟間文武忠孝尤世所希儷云

裕州同知郁亮之采

郁采字亮之山陰人少刻苦向學有節槩正德戊辰登進士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謫大名教授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

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弃城走采曰毋爲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營刖又遣人潛俘其醜手刎之洒淚以激州人州人感且泣人人願效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爲備令人舁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儁且與訣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而賊果擁衆譟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毋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在左右知采必死謂曰母在奈何死采曰止會是偷生以爲孝乎賊攻東郛不克守開西門潛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命一子入監采無子子其弟東之子翀采既死賊據裕二旬乃退莊率其家人於藁尸中辨其骸而歛之已而奉其柩及其妻女舉家泣送以行唐王大書忠節二字以旌之采所著有蘭州集毀於賊手獨六思詩及賊退古詩數篇莊收之故傳莊嘗有詩挽之云身後春秋有是非路人爭以口爲碑重於岱嶽捐生日怒若雷霆罵賊時那忍花滂猶有母尚憐伯道竟無兒皇天

我墮睢陽淚半月荒城未累尸采誠忠臣莊亦義士也哉

朱知縣士亨

朱士亨慈谿人少有志操由薦舉任交趾那岸縣知縣以中原禮義之化教誨其人俗爲之變交趾陷欲脅之降慢罵不屈而死

永福知縣周克光煥

周煥字克光浦江人資性穎悟博學能文章居家以孝友稱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縣知縣居官兩月倭

寇猖獗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煥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憤甚益衆并攻煥厲志堅守月餘力竭粮盡外援不至城陷猶蹀血巷戰死之時一家死者八人福民白於上官立祠特祀扁其額曰忠勇

僉事王汝修德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弱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父艱服闋補大名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擢給事中郎劾 上簡內閣輔臣失執政意時北虜闖入內地薄京畿德上方略十餘事當 上旨比奏即報可出募兵山

東爲諸道最縉紳士大夫交口推其才謂可當一面而德亦誓以死報國會新太宰上事德投刺少殺其禮太宰以爲強項而惡之遂承執政指出德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德所募山東兵精甚每自恨不得以其兵當虜一面而其僉事嶺南也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猺寨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中而從其宗人家散貲財募兵爲塁井捍當一再敗之斬首獲生以數十計最後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兼後豪佽而郡援不至兵遂敗德猶手射殺

數人罵賊以死賊自是奪氣卒不敢越衛鄉而薄郡郡賴以完事聞天子嘉其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懸忠官其子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勿絕

姚長子

姚長子者會稽人也嘉靖乙卯倭寇自諸暨突入郡境獲長子貫其肘使爲導長子乃紿之西而密呼鄉人曰俟我過某橋若等亟撤之我引賊入絕地可悉就擒我死不恨已而果陷賊於化人壇四面皆水我兵截其後賊知爲所紿殺長子挫其尸賊百三十餘人乃盡殲於此鄉人立祠祀長子於死所

義士汪較

汪較奉化人也力挽強弩尤精矢藥矛刃俱習有司上於軍門賜以義士關防嘉靖壬子夏倭寇入奉化應家淵較率兵射斃十餘倭倭創艾遁去較竟被傷以亡當道命有司營葬表其門曰義士之門

魏鏡

魏鏡慈谿人生有絕力善格鬪聞倭寇至海濱輒自奮曰誰無死者死而能衛桑梓庶幾爲義鬼矣乙卯賊由

餘姚至鳴鶴縣令曹本率衆禦之兵敗鏡負縣令脫走賊復追之踰祉湖嶺而南鏡乃操刀衝殺數賊賊斫傷其額猶憤怒力鬭竟死縣令爲之灑泣爲文祭之

吳德四 弟德六附

吳德四慈谿人海濱農夫也倭上平石經其廬驅其豢豕德四持鋤自田歸遇倭於門揮鋤中其腦仆地弟德六取倭刃追殺一魁遂以壯勇有聲隸杜槐部每遇寇即衝鋒奪旗以爲常海道知其名檄往攻舟山險寨德四直前砍賊渠於轅門寨內驚擾譟而出怯卒皆返旆走而賊斫德四斃德六奮呼曰兄死矣獨前殺其殺兄者後兵不繼六亦死賊渠被戕寨不能守卒爲官兵所破

葉七

葉七者定海衛軍也賊渠王直負金塘烈港穴爲寇大將俞大猷提卅師直入其港討擊火砲橫發烟焰漲天勝負未分而我舟忽挂賊纜檣偕不能施賊衆方逞七徑取斧投水伏其纜未及斷賊以矛刺七貫其項七大呼曰死矣吾必斷其纜連揮數斧纜斷而沉舟遂免後四日大猷卒破賊而空其穴以不得七尸爲恨厚卹其家爲招魂而葬之

蔡啓元 弟昆元附

蔡啓元以良家子勤王擊倭奴累戰功授千夫長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酉我兵當賊於奉化之江口橋行列已定鼓而向賊隊士俱錯愕不前啓元獨奮怒裂眦罵不休徑匹馬縱橫而前與賊逼賊駭或走或伏啓元手格殺數人會天新雨馬行淖濘中不得出力盡矢盔顱左右皆散去僅弟昆元與二三家僮不去啓元怒甚瞋目揮劒罵賊曰吾不啖汝肉非夫也獨殊死戰良久賊乘間涉河繞其背刺之死踰時猶怒立馬上不墜人共壯之軍門命有司具棺斂給貲歸其喪

杜茂卿槐 父文明附

杜槐字茂卿慈谿人家濱海倜儻游俠輕財好施少游塞上歷訪邊徼險要有抵掌伊吾之志比歸而値倭寇擾犯內地從估客得島上夜懸狀曰是將滋蔓遂散家貲結驍勇傾身下之得士死力癸丑寇薄觀海衛城槐曰衛破即無縣矣一呼而羣勇俱集直前砍賊賊走衛

遂得全。乙卯五月，賊又犯鳴鶴，槐率衆迎擊，賊走餘姚東山，槐越境追之。適賊飯空舍中，槐提刀直入，賊伏墻隅揮刃，中石，刃缺，內賊蜂出，槐與五六健卒提缺刃當之，自午至酉，鏖戰不已，戮其渠并從賊三十二人，竟以飢疲力竭，舁歸而絕。後賊見黑旗，即驚逍曰：杜兵至矣。父文明痛其子死，其麾下壯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讐。未幾，賊燬鳴鶴，文明目死出督，令於重圍之中。是年冬，寇自黃巖犯寧海，文明偕畢主簿統兵遮要，遇寇於奉化楓嶺之麓，據高臨下，布陣方定，而生兵遽走，杜兵寡不能敵，遂與畢主簿俱死焉。十年之中，父子同死國事，當道義之，爲請於朝，勅贈槐光祿寺署丞，文明府經歷，死所立祠，有司歲時祭祀，復其家，仍廕一子入監讀書。

趙乾俏

趙乾俏，象山人，少負勇略，倜儻不羈。嘉靖癸丑，倭奴寇白石梅溪，逼縣治，上下驚怖，俏奮不顧身，率勇士數十人逐之，殲二賊，賊衆稍却，俏乘勝追之，墮其伏中，遂被刃死。當是時，邑尚未城，而賊終不敢犯縣境者，蓋俏有以奪其魄云。

朱汀 子友章 王永希 附

朱汀，亦象山人，多勇力，素好劍槊。嘉靖甲寅四月，倭賊登赤坎屯李家與大肆擄掠，汀與其黨王永希及子友章等數十人直擣其穴，賊弃營走，追至開戶巖，日已晡，賊計窮蹙，遂返戈逆戰，良久，汀爲流矢所中，猶手刃數賊，力不支，顧謂其子曰：吾以死報國，汝等宜速去。友章大呼曰：子獨不能以死報父乎？與王永希奮力直前，格鬬死。[illegible]

定海文學戎良翰

戎良翰，定海縣學博士弟子也，資性峻介，義不苟合，素以忠孝自期，每讀書扼腕，輒投其筆曰：班定遠何人，能以拘儒終哉？議者以功名期之。嘉靖丙辰，倭夷大掠內地，遂陷慈谿，良翰家靈緒，去慈壤甚邇，乃倡義集鄉中子弟拳勇者部署之，得百餘人，傾家貲市牛酒與共酣飲，酹盃大呼，挺戈而前，直與賊搏，力斬二級，賊披靡去。復呼子弟輩飲其餘瀝，顧賊去未遠，恐貽禍隣邑，誓盡殄之乃已，遂率衆追之，與賊遇於丘洋，良翰攘臂一呼

目眥盡裂、奮戈力戰、賊懲前衄、益其衆、張兩翼而來、遶出於後、腹背夾攻、矢如雨集、良翰力不支、爲流矢所中、死猶怒目擁戈、僵立不仆、賊不敢逼而遁、監司爲之禮葬、且表其門云

饒州府判秦仲文碧

秦碧字仲文、慈谿人、少博學、工文辭、領弘治己酉鄉薦、屢上春官不第、謁選得江西饒州府通判、著廉能聲、會萬年縣姚源賊反、勢猖獗甚、督撫陳金討平之、其黨尚衆、而巨魁王重七等陽聽招撫、實懷異志、碧受檄署萬年、時縣治初建、百務草創、吏胥皆爲賊耳目、上下洶洶、碧苦心經畫、衆稍戢、而兵使李情謂亂民宜重典、特用嚴罰繩之、益不能堪、遂復叛、殺兵使縣佐指揮等官幾十人、碧亦被執、賊帥號於衆曰、秦爺清廉好官、不可害、碧厲聲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向賊奴求活耶、汝不敢殺我、我必寸斬汝矣、因顧左右曰、官兵何在、賊驚疑有伏、遂遇害、時正德癸酉十月也、事聞、詔立祠旌忠、廕一子散官、議贈謚未果、士論至今惜之、後從姪中丞鉞撫江西、爲文祭祠下、忽有風霾之異、人謂其精靈不朽云

江西左參議黃德裕宏

黃宏字德裕、其先爲鄞人、國初有名子良者、從戍於京、隸羽林右衛、改隸孝陵、常往來應天之六合、因家焉、起家進士、爲萬安縣知縣、以撥煩著、調泰和、徵入爲戶部主事、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調戶禮二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會徭賊作亂、　上命都御史王守仁統兵征之、守仁知宏才、檄監軍、督餽、有功、捷聞、詔加俸一等、賊閔廿四等既降、復恃逆濠爲營窟、剽掠九江上下、莫敢誰何、宏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之將反也、先一月、假賀生辰、留宴撫按藩臬諸司官、次日伏甲宮中、伺衆官入謝、遂殺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而脅囚諸官、宏遂械繫入獄、逆濠重其才、遣人入獄、說使同謀、宏瞋目大罵曰、恨吾手中無刃、不能立磔此賊、奈何欲逼公從逆乎、遂忿恚不食死、時年五十、逆濠心重之、加棺斂焉、初逆濠久蓄異志、士大夫常相對以爲憂、宏獨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惟有死而已、至是卒以遂志、宏作宦始終於江西、惠流威暢、一死尤爲得正、士人至今不忘、祀於南贛

者曰三公祠祀於南昌者曰旌忠而朝廷追念死事贈爲太常少卿云子二紹文紹武宏既死紹文聞訃赴難比至難解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君子多其議

江陰縣知縣錢鳴叔錞

錢錞字鳴叔其先與與之安吉人七世祖喜典因初以功授荆州百戶已徙承天護顯陵而錞家在荆州遂以荆州籍領嘉靖己酉鄉薦庚戌登進士第由知江陰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

之錞度浙直脣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錞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偪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錞恐其與賊稍相輔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叅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錞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礫錞被創殊死鬪賊遂遁去錞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陳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拒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令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偪城錞業領徼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焰蔽天錞從城上望見瞋目誓曰翦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卒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錞以法折之至是秉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錞自督其所從卒血戰良久錞忽被創墜馬復躍而上他賊復從旁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也明日縣人求錞

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囊於肘者與之歸殮其殊始成歛事聞詔贈錞光祿寺少卿廕一子世錦衣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錞死年三十有一

常熟縣知縣王德威鈇 錢泮附

王鈇字德威東陽人以戍徙順天左驤衛遂家京師鈇自爲諸生時倜儻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儁談論好稱奇節常目笑呫呫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於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閫鈇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問擊虜都人士壯之尋 上命如楚封

八大王道東陽上先人冢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逸甚未幾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斂亡命作姦監司徼收之鈇曰網疏則魚漏繩急則麏驚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鈇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旰食命工利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

人惶急走鈇擁衆壁野誓以死禦賊知有備引去鈇乃親執挾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夏四月賊由故道入海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偵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旦賊果突至鈇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五月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兩卒應鈇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剿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鈇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上湖遡海上鈇按

劍起曰叔虜乃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參藩錢泮居憂於家素善射初寇至從鈇登陴偶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泮從臾之鈇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臨中出不意夾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鈇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鬭死鈇奮擊及濘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剚腹中矣泮亦鬭而死鈇時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於　上詔贈太僕寺少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祚錦衣衛百戶世勿絕

錢泮字鳴教世爲臨安人裔出吳越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遂爲常熟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由侯官縣知縣歷官陝西按察副使以內艱家居時倭夷爲三吳患鹵掠焚劫多所殺傷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泮謁令鈇語之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邦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鈇率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泮謂鈇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

州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洋嶼下鳥獸散衆寡不敵身被數創猶手刃三賊遂與鈇同死焉是乙卯五月廿有四日也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洋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事聞　天子震悼贈卹之典悉與鈇等復遣官諭祭於其家

永福縣知縣周克光煥

周煥字克光浦江人資性穎悟悔學能文章居家以孝友稱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縣知縣居官兩月值倭奴內犯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煥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憤甚益衆併攻煥勵志堅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倭乃攀堞而入煥揮刀躍馬率敢死之士喋血巷戰力不支爲倭所害時一家死者八人事平福民白於上官奏請特祠旌其額曰忠勇

附世胄名賢

萬文質斌 子鍾 孫武 文附

萬斌字文質其先定遠人也沉靜尚志節元季海內擾亂斌仗劍從　太祖克滁和真三州授副千戶鎮滁洪武紀元調永平三年征沙漠大戰於阿魯完河死於敵長子鍾字榮祿襲副千戶十七年守禦定海累策軍功二十八年陞寧波衛指揮僉事三十二年從征花園亦死於敵孫武字世忠繼鍾僉寧波衛事永樂六年從黔國征南蠻又力戰而死文字世學事母至孝十年承兄職十六年日本寇邊率海艦追斬盜首若干級明年轉禦桃渚忽颶風破舟溺焉一門四世皆死國事論者多之

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李任

李任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衛指揮僉事從　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苟冤不若用

銃擊之賊懼擁福去遂大集兵衆樹雲梯四面夾攻任
與顧福等留老弱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
賊又築壘射城中任夜出襲其營破之賊掘地洞欲潛
入任開横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
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衆攻
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芻粮匱乏賊遂陷城
而入任福率死士巷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入任福
力不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内官馮智指揮
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
自殺者數千人

崔有本源 二弟澄清附

崔源字有本世家雲中天性孝友深沉有智襲寧波衛
指揮同知莅政老成人不敢干以私正統十三年閩浙
盜起從總兵寧陽侯勦捕累獲奇功檄禦金華殺賊一
十七級生擒陳唐奇等五十人解京功陞署浙江都指
揮僉事攺儆武義一日火發連營源倉卒遇敵時仲弟
澄季弟清從在營中源曰事急矣我當死之弟可自爲
計即應聲曰兄既死忠我乃不能死義乎遂挺身而前

皆力戰死朝廷憫之遣官賜祭俾其子衞世襲焉

寧海所副千戶呂守誠忠

呂忠字守誠其先廬州人革除末從征有功世襲海寧
所副千戶至忠承父官慷慨有爲正德八年江西姚源
洞賊王浩八作亂流刼浙東諸邑當道檄忠率兵勦捕
忠聞令拜辭其母顧謂妻鄭曰吾母在汝宜謹事之爲
臣死忠吾不暇内顧矣行至開化守華埠賊衆突至部
卒勸曰賊勢甚盛可避之忠怒提刀斫其背曰朝廷養
爾百餘年一旦忍忘之耶於是直前擒賊射殺數十人
孤軍無援被賊攢刺墜馬死事聞陞其子官一級

黃巖騎兵林文貴

林文貴台之黃巖騎兵也從千戶呂忠征姚源洞賊賊
衆猝至忠力戰死衆遂奔潰文貴厲聲大呼曰不可負
主獨挺長鎗刺賊賊擁衆擒之脅使降文貴怒罵曰我
是朝廷命軍豈從爾賊賊縛貴於樹罵不絕口剖腹刳
心而死事見許杞山死事傳邑人董澐詩曰風酸日薄
牙旗倒華埠溪腥流血曉林生被縛心如鐵膝不可屈
頭可截罵賊高聲箭滿身續得千年杲卿舌右參監官

重豪傑睢陽之風循慄烈主公呂侯同死節一介草茅復誰說於乎施全亦側微呉山香火今猶熒

陳表

陳表昌國百戶也嘉靖癸丑倭寇入城表曰吾力無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攝印多我死置印何地邪遂送母出城納印於千戶金鏊出門追賊奮鬪而死

火德光

火德光觀海衛火指揮次子也中浙江武舉率海舟與倭賊戰賊灼火毬拋德光舟德光輒手接之還投賊舟

賊衆殲焉人皆異之由是屢立奇功誓不與賊俱生賊屯普陀山率衆直擣賊營力屈為賊肢解投海中

宋汝觀應瀾

宋應瀾字汝觀寧波衛百戶中嘉靖庚戌武舉授正千戶掌印事執法不撓因毋得下考軍門王忬獨奇之命取兵艘於閩應期而至忬益委以兵寄客兵獷悍難馭應瀾每約已裕犒而厲以軍法無不戢心聽命癸丑隸叅將盧鏜為先鋒戰上海史家浜追賊至海寧二十里亭復從戰平湖戰白沙灣戰金山皆有功其戰史家浜也兵北賊追幾及應瀾急反弓發二矢皆中賊頭貫其額親兵復飛鎗殺四人因迴戈大破之應瀾用是臨戰必身先士卒竟以疲兵猝與賊遇於海鹽之孟家堰不支而死死時猶飛刀殺一賊乃絕事聞廕其子襲千戶仍建祠城北隅祀之

秦彪 弟漢附

秦彪爵溪所百戶嘉靖壬子倭賊登赤坎攻游仙寨甚急彪曰游仙與爵溪唇齒無游仙是無爵溪也先人遺我汗馬勳不死戰而死法何以見於地下乎乃與弟漢

衆馳赴鬭力不能支遂俱死焉次年三月倭寇陷昌國時致仕指揮呉彰攜妻子避去以死事囑其子道南頃見其來驚曰若復來邪失城守者死無赦盍不為忠義鬼乎道南俛首不答彰乃陰使其友人雅善者百方說之不從竟死於法論者每以秦彪事責之

葉朝佩紳 韓綰附

葉紳字朝佩寧波衛百戶少不羈習手搏善雙刀嘉靖乙卯五月倭寇五十餘人流入橫石橋紳偕千戶劉英領兵策應至七里店紳奮雙刀躍馬奪橋獨進應者不

繼遂爲所紲後二月賊西流至樟村千戶韓綱復領兵防遏猝與賊交從兵皆散走綱挺身獨戰死之

劉大昌隆

劉隆字大昌定海衛指揮使以強幹屢協總諸衛備倭時海上寇起許二陳思盼最盛隆畫謀攻賊卒平思盼後賊入㡽頭隆提舟師薄之而我舟忽膠隆腹中一矢益奮怒鏖戰賊少却遂揮諸舟競進卒破賊俘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嘉靖壬子遷把總嘉興統舟師備乍澉二十浦當松江七團賊歸隆扼之焚沉賊舟俘斬首虜二

百餘後會破史家浜賊隆又扼之沉賊舟敵浦外洋一日追賊向暮黃霧四塞隆以孤舟在賊圍中達曉從兵皆懼隆大喊作氣手發一地雷衝十數舟復藏二舟俘斬復二百餘陞署都指揮僉事守備温處乙卯倭寇數百將薄瑞安縣隆整兵遽出欲折其鋒偏將尹千戶請旋師避之隆不聽徑往遏之殺十餘賊賊遁去廻軍至田間有數賊伏莽中突起擊隆隆不及應遂及尹千戶俱死事聞贈都指揮僉事仍與世襲

劉大光炌

劉炌字大光世爲寧波衛指揮使年二十襲父爵用薦陞贛州軍門把總未幾陞福建備倭總督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福清縣倭賊登岸盤據海口鎮官兵屢挫炌領兵夜襲其巢賊遂奔潰由古田寧德望海而遁炌卽提兵由捷徑宵行趍寧德縣石壁嶺要賊逸路比至嶺隘倉卒布列未整而賊已至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在側炌顧懷印者曰亟去爲我保此印歸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炌卽挺身執鐵鈀格殺三賊力盡無援賊衆擁至斃於賊刃所揮鐵鈀尚堅執不墮其勇烈如此御史吉

澄上於朝立廟祀之

海寧衛馬呈圖 姚弘采 陳潚朝 徐行健 李元律 附

馬呈圖海寧衛指揮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倭犯海塩新塘嘴呈圖聞報卽統衛卒同把總王應麟奮勇攻擊生擒二十四倭餘賊驚遁縣境獲安次年四月倭酋八大王者自青村登岸轉掠金山白沙灣所犯官軍俱經摧敗呈圖提兵出城與賊鏖戰良久忽大風揚沙官軍驚潰呈圖奮不顧直入賊圍身被三十餘創死當是時倭寇被東南而海塩最烈一時死事之賢繼呈圖而起者

若姚弘釆煉湍朝徐行健李元律諸人皆海寧衛世祿之胄能臨難不避慷慨樹節齒刃若飴以報國恩即古烈士何以加焉今城北立祠合祀之題其額曰英烈蓋鼓勇作忠以勸來者於不倦云爾

兩浙名賢録卷之八終

兩浙名賢録卷九目次

漢獨行

富春公錢讓　陳嚻

倉曹掾戴景成就　太尉鄭巨君弘

主簿鄭仲典雲　主簿梁宏

楊尚書喬　高孔文岱

三國吳

功曹邵温伯疇　卓公行恕

晉

司馬孫顯世拯 費慈宰意附　孫文度晷

功曹史孔承祖祗　李祥

宋齊梁陳

嚴世期　河南尹韓德茂晏

范義叔孫　丘彥先景賓

范伯珪元琰　沈處默顗

吳逵

隋

司馬姚士會最

唐

丘庶子爲　陸洗馬南金
禮部尚書羅景宣讓

五代

褚玄道雅

宋

侍御史江漢臣景防　進士馮公初制
司法葉杲卿曙　黃仲驤振
衛輔之公佐（弟公寬公茔附）　吳孜
吳福　典國司理賈元範如規
江統領渙　陳德高
黃巨濟汝楫　楊大同
王朝奉允卿（子唐珪附）　劉進之愈
縉雲丞喻伯強南強　通判邵武州薛子周洽
楊時庭顯　吳起之作禮
長典丞曹文起沂　德清尉潘和叔景夔
陳光庭　國子監錄事王彥古漢英
姚君俞獻可　太學吳彥成圭

汪時發大庚（弟大章附）　盧覓民
葉會之大同　胡蕉一麒
特奏狀元吳道叟公轍　黃青陽叔言
李嘉仲猷　豐宅之有俊
袁昇　陳惠卿祖（從孫雷附）
陳闢門柔　何長者逵
徐正卿端臣　張教授仲淳
朱孔目承逸　顧潤之德玉
劉敬先儆　徐臻
潘敏脩好古　唐玉潛珏
泉州教授林德暘景熙　將作監簿王才翁英孫

元

戣林逸叟葉貫道　翰林掌書劉浚登濠
水西翁呂仲修汲　童子丹金
陳志寧　諸暨州判官俞時中器之
方鏹　劉十三
趙孟冶（子由鍾附）　樂君道大原（孫良附）
宣子玄初　黃熙安純裕

黃新　　潘生
陳成甫紹　　孫泰然宣
劉韶父大音 子剛附　　吳長卿宗元

兩浙名賢錄卷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四明薛　岡千仞氏閱

獨行

漢 共八人

富春公錢讓

錢讓彭祖五十世孫也世居吳興時吳郡太守薛固爲法吏所枉詔付廷尉讓携同郡婁縣卞崇詣闕稱寃廷尉收讓拷竟楚毒備至而讓辭色不撓遂囚於圄土守之以兵讓恬然自若枉聲彌厲天子奇其節而用之積功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戶卒謚曰哀

陳囂

陳囂山陰人也與紀伯爲隣竊囂藩地以自益囂不較益徙地與之伯慚悔歸所侵地囂辭不受遂爲大路鴻嘉中太守周尹刻石旌之號曰義里吳虞翻嘗稱其漁則化盜居則讓隣感侵退藩遂成義里今俗稱讓簷街云

倉曹掾戴景成就

戴就字景成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楊州刺史歐陽參奏
太守朱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收就於錢唐獄幽囚
拷掠五毒參至就慨慷直辭顏色不變主者窮極慘酷
無復餘方至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
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主
者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拷實君何
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啣命固宜中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如蒙

生全亦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卽解械表釋郡事浮徵
還京師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病卒

太尉鄭巨君弘

鄭弘字巨君山陰人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
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
王英謀反發覺連及貺貺被收捕疾病道亡妻子被繫
詔獄掠拷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
其禍弘獨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
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政有
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元和初拜太尉弘前後所
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主簿鄭仲典雲

鄭雲字仲典寧波人學韓詩公羊春秋與梁宏俱爲吳
郡太守尹興主簿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被收并雲下
洛陽獄雲篤始終之義明興非辜不以拷掠誣服竟獄
死後使者以陸續母具食事陰嘉之上書說行狀乃故
興等放還鄉里禁錮終身雲既死乃旌表門閭

主簿梁宏

梁宏少隱海隅有盛名吳郡太守尹興辟爲主簿楚王
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
乃徵詣廷尉獄宏與門下掾陸續功曹史駟勳及掾史
五百餘人詣洛陽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
宏與續勳拷掠肌肉消爛終無異辭後以陸續事得釋
放歸田里

楊尚書喬

楊喬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
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

聖儀爲武源令遷交趾刺史喬爲尚書儀容偉麗數直言政事嘗既薦合浦孟嘗與政實武表薦張楷及喬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桓帝愛其才須詔妻以公主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卒方孝儒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盗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葦穿窬之盗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高孔文岱

高岱字孔文吳郡會稽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太守盛顯舉上計孝廉許貢來領郡與盛有郤岱將盛避難於許昭家身往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先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以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悚以貢宿憤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必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初岱將見貢時先語友人張允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及出便以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果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後被讒爲孫策所誅時年三十餘

三國吳 共二人

功曹邵温伯疇

邵疇字温伯山陰人爲郡功曹孫皓時太守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追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在明府何憂遂詣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恐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逾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横興干國亂紀疇以噂沓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嫌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黙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誕遂獲免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卓公行恕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爲人篤信義然諾不苟與人期約雖暴風疾雨無有不至嘗從建業還會稽太傅諸葛恪問何時當復來恕期以某日至期恪與士人停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座皆驚

晉 共四人

司馬孫顯世拯 費慈 宰意附

孫拯字顯世富春人仕晉爲平原內史陸機司馬吳平爲涿令時人孟玖弟超並爲成都王穎所寵超爲小都督縱兵大掠機戮其主者玖怒遂譖於穎言機有異志穎使人收機與弟雲俱遇害拯訟機冤因下獄拷掠兩踝骨見終不異辭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辭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忍負君拯遂死獄中玖并二人殺之

孫文度㬻

孫㬻字文度富春人伏波將軍秀曾孫也顧榮稱之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正立非常童也及長孝敬清約學窮理奧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布衣疏食躬親壟畝誦讀不廢視父母起居常饌不離左右兄篤疾經年躬親湯藥見人饑寒悉力周贍鄉里饋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禮遇曲全久無倦色有生刈其稻者㬻見而避之鄉鄰感愧不復侵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交辟不就尚書張國明表薦公車特召卒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功曹史孔承祖祗

孔祗字承祖會稽人車騎將軍愉之弟也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既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李祥

李祥海鹽瑱城人也少雄於力知書史每抱憤世疾邪之志里中有爭鬬侼犯者必折之以義無少依違人咸敬憚之當晉隆安初孫恩反海上時時擾沿海祥糾集鄉豪爲防禦計四年內史袁崧率兵討恩祥挺身出從協力築壘於滬瀆相持五年恩率舟縣至崧與戰死之滬瀆遂陷時祥不在左右聞而奔至死所突白刃收崧

尸歸葬時人義之名所居之里曰孝義里

宋齊梁陳 共七人

嚴世期

嚴世期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不舉世期分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女蘭年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贍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人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歲侵荸死世期並爲棺斂撫其孤宋元嘉四年詔旌其門復其身蠲租稅十年

河南尹韓德茂晏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以孝聞起家令永寧遷張掖太守至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方其上公車時遇盜於途抄掠俱盡及行數里見車下有絹數縑盜所遺者追而與之盜相顧感歎悉還所掠之物晏曰已爲君有非吾物也推而不受

范義叔孫

范叔孫錢唐人性仁厚里中疾疫躬持粥藥恤療之有父子兄弟同死者數家尸經旬莫收叔孫悉備棺櫬殯瘞人呼范義孝建初辟竟陵王中軍不就

丘彥先景賓

丘景賓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祖康任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官終奉朝請

范伯珪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性謙讓不以所長驕人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母問竊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媿恥今言其名願不洩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郡無復草竊齊建武二年召爲安北參軍不赴河間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梁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召辟不赴十年王拜表薦未召卒

沈處默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人演之之子也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門顗獨不至勃常就之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至性孝友兄昂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顗素不事家產及昂歸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吳逵

吳逵吳興人遭飢荒疾病合門死者十三人逵時亦病篤隣里以葦席裹其死者暫瘞之旣逵病愈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率其妻晝夜在山營葬未嘗休止毒蟲猛獸遇逵輒爲避去朞年成七墓瘞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人皆義之

隋 凡一人

司馬姚士會最

姚最字士會僧坦之子察之弟也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父僧坦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德殿

最預爲學士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後襲爵北絳郡公及平陳察至即讓封於察轉蜀王秀府司馬秀陰有異謀最屢規切不聽及敗最任以爲罪時論義之

唐 共三人

丘庶子爲

丘爲海鹽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於堂下官至太守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繼母無恙詔給俸祿之半以養母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旣出乃敢坐經縣治降馬而趨說者以比汜恭年九十六卒

陸洗馬南金 弟趙璧附

陸南金元感子也唐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僞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案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玄宗竝宥之金官至太子洗馬

按松江誌陸氏世居華亭元感葬崑山在海鹽未析之前故錄之

禮部尚書羅景宣讓

羅讓字景宜會稽人珦之子也登以文學著聲舉進士高第爲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疏食不應徵辟者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廷致幕府除監察御史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婢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惻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五代　凡一人

褚玄道雅

褚雅字玄道錢唐人梁末隱居於茅山樂施輕財拯物無厭嘗田既穫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水徧以周給覓薪之人夏月移瓜恣人來取當時行者道無暍者人或以爲難而玄道行之終身如一日也

宋　共四十六人

侍御史江漢臣景防

江景防字漢臣常山人初事吳越爲侍御史唐末諸國私爲重斂吳越尤甚民皆困苦及宋平諸國賦法皆仍其重景防歎曰民苦苛斂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無

已時也吾寧以身任之遂沉圖籍於河詣銀臺自劾所以亡失狀太宗怒謫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其後子孫相繼擢正科者四十九人其由他科顯者不在是數而五世孫侍御璹六世孫侍御溥尤顯至十世孫萬里遂登台輔人以爲景防陰德之報

進士馮公初制

馮制字公初少敏慧涉獵書傳善屬文天聖中舉進士篤於養親遂絕意仕進家裕好施康定間里大飢民易子而食家有穀數千斛悉貸之藉以全活者百餘家舍東有古陂縣長年經俾鄉先生王致楊適耕之民數奪其豬水制諭民穿古渠引潮以溉無復奪水之擾二先生割田爲壽制卻曰吾哀兩先生窮耳豈挾最邪皆過錢唐會故知錢寺丞負客債數百緡索之急悉與償之居常聚族子弟誨之務中規矩未幾弟準子碩姪景相繼登進士鄉人榮之

司法葉枈卿曙

葉枈卿名曙避英宗諱以字行錢唐人生而穎拔凡三試開封率高等用嘗試御前恩授鄭州長史司法桂州

卒贈太子中允吳卿在桂有異謚爲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而妻又死呆卿爲置地合窆之哀二女之無歸也娶以爲二子婦家故饒財諸弟用之殆盡乃求異籍呆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由吾祿薄不足以聚親族汝曹何咎諸弟聞而慚沮復合如初師事林逋天禧末錢唐有巨石浮於江太守問逋逋以問呆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眞宗上僊於是人服呆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二子昌言昌齡同榜進士昌言秘書丞昌齡屯田員外郎皆以學術政事知名人以爲娶二孤之報云

黃仲驤振

黃振字仲驤諸暨人輕財好施嘗建一樓隆寒盛暑必登之以望村野有日中未爨炊者往遺之米寒無告者遺之衣其妻劉亦斥奩橐置義庄以歲入濟族黨之不能婚葬者鄉人德之名其樓曰望烟莊曰仁壽振後以子貴贈衛尉少卿劉封仁壽夫人子孫代有顯者

衛輔之公佐 弟公寬公望附

衛公佐字輔之海塩人事繼母以孝稱族有不能婚嫁者悉爲遣之聚書數千卷禮四方賢士教訓子弟時縣未有學捐地爲址又獨任禮殿之役熙寧末飢疫邑人賴以救療元豐中復飢民皆負稅令滿代者已至轉運使苛留使督逋負縲繫盈庭公佐悉出粟代輸之弟公寬公望並敦行義時人俱爲推重

吳孜

吳孜會稽人嘗從胡安定學名聞嘉祐治平間會郡謀建學孜即捨宅爲基初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十朋題其祠云右軍宅化空王寺秘監家爲多士宫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中

吳福

吳福僕居人性純實括有巨賈留千金其家久之不至福爲貿遷得贏俟賈至併歸之賈曰向者吾留千金耳贏則君自致吾敢覬乎互相讓次之縣縣上之郡使中分其息福仍不受買以其半捐之僧廬謂祠曰君行誼如此不應久無子吾近得顏士女願奉君爲嗣續計福曰君念及吾嗣敢不爲先人拜賜遂遣禮納之後生子

卓積至湉兄弟登上第歷顯官云

典國司理賈元範如規

賈如規字元範樂清人宣和中補太學生靖康之難諸生欲逃去如規厲聲言曰吾輩久被教養國家阽危乃求苟免乎稍有留者以特奏名調廣昌尉捕盜合格當改秩謝弗言再調典國軍司理不赴讀書鹿岩下重義好施族里賴之時稱尚義篤行者必曰賈司理

江統領渙

江渙字德濟武義人自幼勇毅以杖擊石石碎而杖全

睦寇起縣檄防守隘柵屢以少擊衆保全鄉井後隸淮西鄜瓊麾下瓊畔殺參謀呂祉舉軍降於劉豫將出境渙與其屬謀曰吾儕昔忠義死君父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之首至楊子江無舟可渡埋其首於江阜識其處遂浮渡達行在時方收卹祉家屬渙詣理力明其不叛具告所以然命押渙取祉首按驗不誣遂赦其家出獄者咸拜渙曰微公吾曹安死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後任廣東統領平海寇以一矢殪其渠魁卒於官

陳德高

陳德高東陽人辰州太守琰之父也慕范文正公之義割腴田千畝立義庄以贍宗族又設義學以教里中之子弟族人婚宦死喪皆有助及遭困阨貧不能立者袖金予之不令人知有貧而鬻産於德高者如其請畀之金積其入及原直則舉以還之山陰陸游嘗爲誌義庄記

黃巨濟汝楫

黃汝楫字巨濟振之玄孫也家故饒而好義宣和間方臘犯境汝楫瘞其貨寶於室將出奔忽賊黨有執白旗

來者見楫輒拜楫驚視之乃舊僕也語楫曰吾主掠士女千餘閉空室中索金帛以贖否者且殺之楫惻然曰我所藏直數萬緡願以贖衆命遂悉發所瘞輦輸賊營千餘人皆得生歡聲如雷悉詣門泣拜以謝有願輸身爲奴婢以報者悉拒不受一日夢金甲神謂曰上帝有敕以子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汝楫爲浦江令其子開閎閣閭闈果相繼登科高宗賜詩有昔日燕山竇今朝浣水黃之句浣水黃所居地也

楊大同

楊大同松陽人素業賈寓武林邸舍忽聞隣哭甚哀詢之乃王尉失囚獲罪鬻女以贖故相泣別大同惻然遂傾槖以貸王尉慚謝叩其居里姓名大同曰吾豈望報乎遂拜而別他日大同婿鄭克寬登進士調鄂州監酒時鄂守即王尉也克寬以公過候門守覺其鄉語類大同乃進而問曰汝何居對曰括之松陽汝識楊大同乎曰妻父也守驚曰汝外翁尚在否曰作矣惟妻母見留此守曰汝爲我迎楊媼來至則坐媼於堂率子女羅拜於下以母事之因語其故置克寬於幕以薦之

王朝奉允卿 子唐珪附

王允卿字成之松陽人尚義好施嘗往括城索逋宿其家夜遣其妻叩門卿閉門不納遲明即歸不復索每寒雪起視隣爨不烟者寄以米置其門歲飢山民嬸亂輒議曰我等至縣必驚西門王朝奉奈何終不入邑民賴以安世有蜀西門王承奉之比子唐珪字廷玉屬邑飢縣官勸貸珪方丱角請書於籍願以千石濟之衆異其志登淳祐進士歷仕至監察御史言事忤賈似道意諷言官論罷之

劉進之愈

劉愈字進之永嘉人孝友端慤遇人急稱貸施予如不及事有利病以身爲倡必與除之由是信義著於鄉紹興庚午大飢以其家產簿貸於州得米五百斛以歸分賑鄉里愈獨不收貸自以私廪償官隆興甲申又飢郡難守丞愈獨挍歷丐發常平求降度僧牒轉糴他郡與同里徐讜協力賑捄全活甚衆太守張九成下車得愈之賢移書致饋其書有云孝於親友於弟行義聞於鄉里敬致州郡之禮以見尊賢之誠時人爲之語曰入楠溪不見劉進之適樂清不見賈如規是浮洞庭不嘗橘也

縉雲丞喻伯強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義烏人少負奇氣父直方謂似陳亮俾從之游同門者數百人亮獨稱其議論可畏讀書至名義可喜事輒擊節慨慷及亮爲當路排陷不測門人畏其威禁不敢出聲南強從兄偘與同志生極力營救幾蹈罷職南強義形于色奮不顧走東陽見葉適備述亮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爲書數通南強又持走

趙親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寃累貢於鄉不得
第(右科調富陽尉當是時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
去權姦風京尹跡其所至欲併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
江南强巫請見且賦詩爲餞時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
州縉雲丞未上卒所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藏於家

通判邵武州薛子周洽

薛洽字子周永嘉人入太學所交皆名士會齋舍疫作
飽粹然疾尤篤同舍皆弃去洽獨移卧具與俱晝夜治
藥餌謹視之三月乃愈粹然每告人曰子周生我登淳

熙第終通判邵武軍

楊時發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自鄞徙慈簡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
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於
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
懲力改刻意爲學每見其過輒内訟不置及於夢寐怨
艾深切或至泣下自撾既久其功益密嘗曰如棋童收
竪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已而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
其子簡識事未嘗見父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著每每
自明以示鑒戒一夕被盗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盗吾心
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不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
止如此四明士族稱躬行有聞者以庭顯爲首象山陸
九淵爲之墓碣九淵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
苟作余銘黃南豐楊慈谿二君之墓[illegible]門名謙謂無媿
辭

吳起之作禮

吳作禮字起之諸暨人開禧間有寇掠鄉民勢甚張作
禮與兄弟議爲防禦計因積薪備酒饌賊至迎勞飲食

之乃闔戶焚其廬無得脫者事聞拜保議郎

長興丞曹文起沂　子茂冲附

曹沂字文起瑞安人父絳里稱長者遇歲艱率族衆定
里穀價十損二三以便人沂輕財好施能繼其志嘉熙
庚子歲大祲亟傾廩得積穀六百斛盡發以賑貧民族
兄弟有爭田訟久弗決者沂割己產平之晚以特科入
官終長興丞子茂冲登淳祐第通籍金閨終知定海縣
人以餘慶歸之

德清尉潘和叔景夔

潘景夔字和叔松陽人初為德清尉邑有富民為盜所掠景夔躬捕獲二十人法當改秩同僚畢賀景夔慨然曰是豈無詿誤者邪若以幸賞為心則吏卒鍛鍊以成獄吾不忍為也同僚歎服卒不赴調掛冠歸

陳光庭

陳光庭樂清人嘉熙庚子大旱歲飢死徙不可勝計光庭創東西二倉節巳口腹聚穀於中令里人以物質穀不取其息春耕則納質以取穀秋斂則納穀而取質民咸德之又捐田八十畝以其穀置藥冢收遺骸及資貧不能婚嫁病不能醫藥者又為歌詩十章以諷勸藏穀之家石室林一龍名其倉為集義莊為文記之

國子監錄事王彥古漢英

王漢英事彥古奉化人受業樓昉文行高卓登淳祐進士第魁梧爽朗朝列儒之少聘徐氏女因病鼻腐以貌醜自誓不嫁父母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配女陋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漢英罪適既昏相敬如賓仕止國錄妻沒終身不畜婢

姚君俞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風度孤騫不同於物年飢不粒食蒸松菜茄子啖之而無醯鹽人始憂其不堪既而見久不屈稍聽向至老益自勵無妄取人遂翕然信重之葉尚書適嘗訪之叟敝履出迎如舊識既病革度不起以書造適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為我銘臨終戒其弟曰棺前止須布幃一幅置瓦鑪於案知我者當自來哭其不知者雖哭吾不對也其卓立自信如此

太學與彥成圭

與圭字彥成義烏人倜儻好施與太學生程績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葬其親為同舍生所紿俾歸受償於其兄渝約弗與圭如數代償迄不較初至京方入國門道遇鄉人士葉祖信為太學隙生哀具棺斂圭遽曰溽暑如此須臾則事殺矣立如所札付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

汪時發大度 弟大章附

汪大度字時發金華人受業呂祖儉自號獨善慶元初祖儉忤權姦貶韶州大度走送之押解者希當路旨凌

虐祖儉大度以義折之身爲調護從至貶所久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甚至弟大章字約叟亦從祖儉游祖儉之卒也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故人路知監卒于蘄不能還葬大章走蘄載其柩歸劄地葬之當是時二難之義聲烈於今古

盧覍民

盧覍民東陽人存心仁厚嘗拾遺珠一褁價值不貲持歸令人於獲處俟焉少頃失珠者號泣而來詢得其實舉還之其人請割半以酬覍民曰吾豈利若物哉堅却之其人泣且拜曰非公吾死矣今之生公之賜也後嬰疾幾殆忽神降於女奴言曰上帝以君還珠之德賜以壽考遂念詩告其壽數復示方服藥疾立愈卒年八十六果如詩言

葉會之大同

葉大同字會之其父誕嘗從呂成公講明義理之學故其爲人重義氣言必稽古有友人死而無櫬將貿廬以斂大同曰吾未死已有櫬友已死乃無櫬吾縱死不至剝廬友雖死不可無廬姑以櫬吾者櫬之衆高其義共褒其事大同兄弟三人其兄紹彭早世無嗣乃以幼子後之或謂法應三分其室大同曰嗣可三室不可三明義利也義利明則吾兄真有後矣魯齋王文憲公聞而稱之曰世有繼嗣而爭者覩此可以媿死益見吳縣家庭之訓久而不泯如此

胡廉一麒

胡廉一名麒字德仁世居湯溪父贇楓林以客死失恃年十三奉母孀居克自樹立撫弟廉三稍長受室甫恭而廉三以疾卒慟哭幾絕弟婦遺腹五月每夜必焚香告天曰吾兄弟三人季早亡仲復夭吾今有二子而仲僅有遺腹願天寧奪吾子年以益遺子永弟嗣及蓐果得雄名印童不三月而弟婦病乳癰死廉一且哀且懼與妻江氏謀曰吾弟止此一子不可復得吾次子可托隣母乳而此子須汝自乳之方保無虞又慮妻意不專計將柳木倒插井傍隙地因詒之曰日者皆言此子命合三奇吾將試此木插地若能生活者是兒必大吾門已而柳葉森然江氏撫育意益堅及長婚娶畢獨訂寄居母家俗鄙悍非所訓子姪也乃擇青陽善地徙居之

之各授田俾畊以自食遺訓家規二十四事有出仕不可捷徑以倖進當難不可詭計以偷生之語蓋於世教有補云其子孫簪纓濟美爲湯邑稱首

特奏狀元石道叟公轍

石公轍字道叟新昌人爲人重交敦義初游太學同舍生朱夷行寢疾無親黨公轍爲謁醫治療既不起家人聞訃方徬徨不知所爲而公轍已扶柩在門矣時舟行目暑目眚幾失明忽夢夷行如平生曰目眚奈何有爾朱先生者術如神覺而異之至京尸有言爾朱先生者

公轍因謁之得藥如芥子旦夕服之目如初登紹興二年特奏狀元後年八十手自校書燈下作蠅頭細楷人謂寘報云

黃青陽叔言

黃子游字叔言其先自浦城徙奉化崇寧星變父宰上封事論蔡京京怒逮付御史獄長流海島子游號訴於朝父得不死建炎初客南京歐陽徹以上書忤宰相坐弃市子游適同邸脫驂以葬且賙其子以喪歸張忠獻公每對客誦言曰子游之義近世所無也忠獻謫永州歲遣人致問守池州青陽縣縣以宋齊丘食邑田賦十倍相仍餘二百年子游奏蠲其半中歲不願仕食祠祿十五年築聽雨堂兄弟相友官其猶子竭資嫁兄之諸女卒年八十八

李嘉仲猷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没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遇友人陳東被召至舍館未定乃爲假館於太僕寺丞陳正彙少陽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猷知爲少陽將勸之歸而少陽已逮

赴應天府隨戮於市猷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歸葬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尸又一日得其元合而歛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親護喪猷服其義并以行李付之猷亦不暇詢婦翁事亟還京師

豐宅之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稷之四世孫也登青樓見小娼疑故人女累月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曰賤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

不得問也宜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舊
明日以白尹且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
之尹嘉其義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山陰
王宣子佐也朱熹同科進士第一人

袁昇

袁昇鄞人初爲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
不聽去家裕於財五旬無子往臨安買妾既而察知其
爲四川故趙知府女也即還其母母泣曰計君聘財猶
未足給歸費用且破矣將何以酬君昇曰賤吏不敢留

此願以聘財相助知其不給又罄槖以贈歸告其妻妻
喜曰君設心若是行當有子矣明年生子韶官至參知
政事贈太師越國公曾孫㮚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贈參
知政事陳郡公各有傳

陳惠卿祖 從孫雷附

陳祖字惠卿新昌人少孤事母至孝善治生敦睦宗黨
嫁其孤女數人貰負平糴邑人德之創義塾延名師以
淑鄉之俊秀凡饔膳薪水僮僕咸具歲費錢萬緡弗少
恡士由以登庸者後先不絕祖沒從孫雷克繼其志創
桂山東塾而以祖所建名西塾張即之爲館賓榜曰洞
門無鎖鑰有客不妨來由是遠近來學者日衆門牆冠
蓋相望而兩塾之名聞於四方又置義田義役義倉義
井義阡義局以賙郵鄉黨邑人至今談陳氏事有墮淚
者雷字震亨世居仙桂鄉之平壺以恩補登仕郎凡三
辟皆不就卒祀於學宮

陳關門

陳彔平陽人性冲約不喜兢里人有侵其地者族黨謂
當訟之彔曰諾一日具酒食會集議食畢衆請所議彔

日以酒食飽吏胥何如吾黨自樂之尋丈地不足較也
衆愧服人或見陵閉門不兢內外呼爲陳關門

何長者逵

何逵永嘉人好義輕財親戚朋舊貧者賑之死而無歸
者葬之食客日常數十人歲或艱厄貰貸不倦鄉民賴
其恩惠有訟不之官得一言而兩憾俱釋人稱長者

徐正卿端臣

徐端臣字正卿蕭山人幼有異稟日記萬言事祖父母
以孝聞值歲饑輙出粟平價以濟貧乏創社倉飾學祠

療病以藥贈死以棺義聲宣於遐邇浙東提舉朱熹行
部至縣特造其廬後以子貴恩補宣義郎卒年八十三
贈銀青榮禄大夫寧國郡公

張教授仲淳

張仲淳秀州人以文行知名居鄉教授好周人之急務
行陰德不求人知偶一商疾篤投仲淳問其姓名鄉里
言訖遂斃裝有十金仲淳自爲具棺斂召其子護喪持
金歸復捐資經紀其喪事一夕夢死者來謝曰荷公厚
德無能結草公今生貴子矣已而生子師中舉進士爲
館職終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

朱孔目承逸

朱承逸吳興人爲本州孔目官夜過駱駝橋聞橋下哭
聲甚哀覘之見一人携妻子欲共投水問之云負勢家
錢三百千督責無以償耳朱即護歸見債家悍傑群坐
朱諭之曰以三百千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吾當代
還急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爲奴不聽後以三
百千資之而去

顧潤之德玉

顧德玉字潤之嘉興人從寧國教授俞長孺游長孺有
道士然而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德玉侍湯藥
情猶父子醫爲感動弗受謝今我行且老必寄之以歿
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德玉既死德玉斂於家
衰絰就位邦人士爲德玉來吊者德玉答拜葬海鹽歲
時享祀唯謹

婺州録事方無盡永齡

方永齡字無盡金華人敦禮尚義而好施宋末兵興歲
飢流亡載道永齡發粟作糜以食餓人復作棺瘞以給
殍死之無告者薦授婺州録事入元棄官隱居孝川徵
聘不赴惟儲藥施方以濟患者終其身不怠

徐臻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
文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
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
至隆興病歿

潘敏脩好古

潘好古字敏脩松陽人博學能文辭游成均所交皆海

丙名儁嘗值歲飢傾廩以賑窮餓一日山水驟發陸地皆成巨浸好古與同處者數十人方虞墊溺惶惶莫措忽有操舟來援者好古諭舟人先濟餘人舟人曰吾德公故冒險來計不知有他好古曰濟人猶濟我也卒先餘人而後濟義問隆於一時

唐玉潛珏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發宋諸陵攫其寶玉珏聞之不勝痛憤亟貨家具及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酒邀里

中少年與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珏慘然具以告衆謝曰諾一少年曰事露柰何珏曰余固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乃具木匣緗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散遺收遺骸瘞蘭亭山中樹冬青樹其上以識越七日兇徒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慽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未幾兇賊被誅珏事乃稍稍傳播義聲震吳越云

泉州教授林德暘景熙

林景熙字德暘平陽人上舍釋褐歷泉州教授部架閣丙子元兵破杭河西僧楊勝吉祥從伯顏在軍中遂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築塔於內朝舊址其餘骸弃草莽中人莫敢收適景熙與同舍生鄭樸翁在越上痛憤不能已相率為採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以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且植冬青樹識之因而為詩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又曰一坏自築珠丘

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冬青花詩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青影空五月深山護凝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魄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聞而知者義之後歸鄉教授忠義之懷每形於言語文字間其文曰白石稿詩曰白石樵唱皆行於世以壽卒於家

將作監簿王才翁英孫

王英孫字才翁會稽人博通經史歷官將作監簿罷歸

值越中大饑發私廩以賑全活甚衆道上有弃孩輙收恤之又喜延致四方賢士日以賦詠爲樂若謝翱鄭樸翁林景熙唐珏輩皆慕其義與之友所著有脩竹集

元共十八人

茂林逸叟葉貫道

葉貫道瑞安人居郛陽紫華山中蚤喪父事母至孝母死廬於墓左每祭掃必痛慕嗚咽元初兵至鄉民横罹鋒鏑暴骨野中如莽貫道哀之與子堡携笨檢拾聚而埋之表曰同歸之墓晚年高隱自適號茂林逸叟

翰林掌書劉浚登濠

劉濠字浚登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起兵興復融戰死元遣使至境上糾察餘黨將盡殺之鄉豪挾仇投籍使者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詣閲籍知狀歸悲忿不能就枕會天大雪因孫熗計具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酣巽卧小樓探袖取牘籙其臣貲二百人懷之因積薪樓下縱火延燒及樓使者脫走因出懷中二百人授之朝使馳上命下止戮如濠所錄存活無慮萬人濠生廷槐宪極天文地理陰陽醫卜諸書爲太學上舍廷槐生熗熗生基封誠意伯古云活千人者子孫必矦劉之世食其報也宜哉

水西翁吕仲脩汲子機附

吕汲字仲脩永康人少嗜學至老不輟養親必洗腆而身與妻子粗糲自甘宗人貧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隣里以急告者責之如持左劵歲歉親爲粥以食餓者所活千百計當是時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强起其父懋以鄉導汲身翼父行踐重山峉林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子機字審言刻意於學通春秋大肯尚義好施推誠待物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綽有父風

童子丹金

童金字子丹慈谿人家素饒裕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居曰一間築隄浚澤興水利於鄉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師以淑來學别置田二頃代鄉隣之輸及給貧不能養死不能斂者大德中歲饑流殍相望金發積以貸全活者數千人有司奏旌其門

陳志寧

陳志寧諸暨人與弟嵩之篤手足之愛事毋極孝兄以事出則弟在膝下弟或暫出則兄留未嘗同離左右戀戀如嬰兒嘗割田一千畝山五千餘畝造屋三百餘楹爲義庄義塾聚族里之貧者養之未知學者教之人以爲一鄉之父師事聞旌爲義門

諸暨州判官俞時中器之

俞時中字器之金華人宋季避兵山谷間叔母劉爲元兵所得欲殺之時中聞其聲挺身出曰此吾母卽欲殺

請以身代主者壯其言釋劉而挾時中北行至京師語其事公卿皆歎奇之使受學羅郎中所時羅方貴倖嘉時中才以女妻之薦入翰林纂次本草遂爲太醫令歷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求便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抵家父母暨劉已前卒乃爲位制服晨夕號痛如初喪聞者爲之流涕

方鎰

方鎰諸暨人讀書負氣自豪好脩行義嘗割田千畝收歲入以贍族之貧者建義塾禮聘名儒貢叔英項炯吳萊輩主教事以造就後學一時俊彥雲集飆至游於塾者多爲方聞之士當時衣冠雖沒於腥羶而東南文明如故不至受變於夷者諸義塾之功居多

劉十三

劉十三湯溪人一女弟有容色贅胡氏邑之王萬戶夷官也偶至其家窺見之十三逆其意不良乃遣家人悉潛匿而自款待之及晚果來索其女弟不獲大怒遂以油灌十三項而焚之曰從則我之骨肉不從則爾歸鬼錄十三大罵曰我中山劉氏豈同狗彘以從汝乎寧死

耳不汝汚也罵不絕口竟焚死今胡氏世祀劉氏於家廟云

趙孟冶 子由鍾附

趙孟冶山陰人家世業儒尚義皇慶中捐田三頃爲學田又捐田三頃入義廩給鄉人之貧而無以婚葬者事聞有詔旌之子由鍾行義有父風丁未歲大飢設粥於道以食餓者所活數千人由鍾子宜法以進士起家

樂君道大原 孫良附

樂大原字君道定海人器度宏偉慨慷多大節居家孝

談事繼母尤謹燕閒無惰容恥言人過失大德丁未東
浙大侵大原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米平價使人就糴
遠近畢集活者甚衆有持售書易米濟飢者輙應之遂
畜至數千卷曰吾子孫必有能讀是書者孫良果能讀其
藏書屬文數千言立就時朱陸異門良受業程端禮學
以朱氏為宗洪武初為定海縣學教諭以學行表後
進有遺稿五十卷

宣子初玄

宣玄字子初諸暨人性端麗而志尚修潔與剡人

華善舜華游西州以銀一篋寄玄家歲餘舜華客死玄
絜酒炙雞至其家奠而哭之因舉金還其子其子初無
知者人皆服其高誼

黃熙安純裕

黃純裕字熙安定海人震之五世孫也自幼服膺祖訓
孝友純篤言動不苟鄉鄰有鬬爭者輙以理曉譬莫不
心服故一鄉之民無復有訟于公庭者當時為之諺曰
登泰山不若登崑崙見縣令不若見黃君尤精於醮政
有司聞其名吳元年舉為龍頭場管勾孳灶鼓舞稱更

生純裕公廉仁恕綜理周悉上資國課下紓竈心允煎
辦之法至今賴之

黃新

黃新諸暨人汝楫六世孫也性倜儻好義祖遺義庄閱
廢巳久新盡得購復之以賙族人歲使鄉人持券物來
質衆不較其值而與之所居當婺越之衝為飲食以待
困乏者年七十餘盡出所質文券約三萬緡悉焚之曰
吾非敢以此市義吾生無德於鄉人無留此以益身後
之過聞者感泣

潘生

潘生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閒出與
人執填甓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飢道殣相
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
耳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命乎即以母屬兩弟自
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唐數月得錢米活家且
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轉貨遼東大家遣代戍古北口
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鬻民使悉
還鄉土遂得從遼東還道一女髮尾行問之曰淮産也

昨因飢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遣我歸君南人能挾我同歸乎即相與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踕顛沛流離親昵日久曾無一語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庄乎女上堂見父母父母攬涕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女具以對父母感其義引生更衣具酒張樂酒半執觴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尚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父母不知存亡歲下薦饑鄉閈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饔

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遂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陳成甫紹

陳紹字成甫慈溪人家饒於貲而性尚澹泊粗衣糲食惟以行義為急遇隣里喪不能舉者葬之死不能斂者賚其衣棺貧不能自存者賑以粟里有佘生者貧而自守紹敬而憐之客於暮夜持金錢投其家時邑治闕官舍令富德庸嘗主其家紹告以撫字當急瘠民肥巳君子弗為令終任一介不取及代歸囊槖蕭然適長女死紹為之斂且出所積以助其裝邑饑發囷以貸而全活者衆一時皆稱為篤行長者

孫泰然宜

孫宜字泰然嘉興人有俠氣兄弟析居並以義讓元季苗兵將屠邑境宜獨叩軍門請以身貸辭嚴義正主帥壯之竟釋城不屠當是時以七尺觸鋒刃寧有幾幸哉

義之所動凶威頓戢卒之身與城俱全者則天之陰騭善人也昔外黃兒以辭說不以身乞千古猶為美談若宜者眞義烈古人矣

劉韶父大音 子剛附

劉大音字韶父義烏人蚤孤事母李唯恐弗及弟普繼於別宗推母之愛愛之無少靳性沉靜寡默才識夐絕人多嗜腴田營營求獲大音曾不槩目睨之世咸以為病音曰吾將利吾胤耳子奈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荷械走冰霜中始歎服其識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槀券

泣授大音曰非君仁恩不足以保此子卒藏券笥候其子長召而觴之枚數以還其焚券周急拯難嫁殘不一而足歲祲羣盜起至相戒不敢入其里宋太史銘其墓稱爲古之吉士云子剛克苦攻學從宋太史游雅爲蘇伯衡方孝儒所推許以文名於世

吳長卿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諸暨人輕財尚義歷叙古今孝弟忠信之人爲七言古體以訓廸後人元季兵興避地者多依之周給一無所吝歿之日識不識皆歎曰義士死矣奔

哭墓下者數百人太史宋景濂志其墓

兩浙名賢錄卷十目次

獨行

明

鄭好義士利　樵雲王尹誠

御史余公文郁　梅景和熙

殷原善 兄近仁附　海州同知許國器懋

宋味古　劉閱畊均美 婿張璪附

汪慶衍濯　阿寄

王叔豐稌　周彥華子輝 妻俞氏子孟曉附

翰林檢討秦性初初　吉安通判吳源潔潭

陸賢良宗秀 子珪獄瑜瑾附　錢清舟人丁能

袁仲仁大珍　包侍郎懷德

陸國平平　教諭戴育之橨

高叔胥宗浙 吳淵周端附　古直王仁輔佐

聞廷實璋 子元璧附　劉敬先徵

奉化王汝林　尚義仇必顯

楊允恭欽　刑部主事何贍

李貴　劉景儀

徐蒙六　孝廉張勁貢瑩
夏叔恢　解元盧中夫楷
陸本深源　俞統
古人趙廷時元鉊　夏世康安
教授周良佐相　周舜龍廷澤子禎礽祚稗附
張守度尺　鄭歆賓修
徐望之文彪二子徐予元周禮附　夏雷子日葵附
周繼實夢秀　給諫周孟登良
陸忠順美　鎮江通判陶公重廷錦
施濟　成義士器
龍江驛丞杜守經常　庖人吳三五
文學吳子臣元良　趙宗良祖騮

兩浙名賢錄卷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濬原嗣哲氏閱

獨行

明 共六十三人

鄭好義士利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懊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乂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

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
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
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
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
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
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
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
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
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

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
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
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
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 陛
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毎歸逆旅則
杜門附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姪而問之曰何
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弗汝顧 天子怒必受
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
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
將為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
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為國家
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
身而竟殺空印者

樵雲王尹成毓

王毓字尹成世居永嘉之華盖鄉英橋里俱有隱德以

壽考終而俱单傳至毓乃遂有七子毓性孝友而急行
義少侍其父珍護甚恒韋韝而治饔膳既成則衣冠而
薦之間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命之起不起也毓善耕
以其羨規為子母之息究轉佐歲恒不乏七子者環瓓
瑀珙璩璧瑊毓先後為起甲第相望毓又好施予以振
赴人之急比隣火數十百家皆燼毓捐廪而予之俾稱
力自取給其他孤寠毋論跡戚以指計衣食毓若庫吏
也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坦墅牲在堦墩境封佳埕坡
埰垕基壇墭均埊堪陸墳堦填垒垣㙶埌二十八子之

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往然用子孫顯曰
封右通政鉦南雄教授贈大理少卿某訓導錫九十八
子之子二百六子而益顯曰太理寺丞清左參議澈國
子祭酒澂鴻臚序班良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
杲叔杲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祿署丞叔本三百五十
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爲鄉進士壽如珪光蘊錦衣千戶
如璧其穎出者且未艾也英橋因多山其初孫祠不可
道灌莽相屬自孫爲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畢之內
鱗次櫛比成大都初孫之旣非父珍也忍不能去廬於

旁扁曰樵雲性喜吟多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
呼之曰樵雲公弇州王世貞爲之傳

御史余公文郁

余郁字公文淳安人洪武初以薦辟入朝賦天馬詩稱
旨授陝西道御史以清謹聞尋坐事謫夔門時太史宋
濂卒於蜀葬無定冢郁結廬其上守護唯謹後有鄉楷
者濂弟子也爲蜀藩長史過夔郁泣而囑之曰吾爲若
師守墓三十餘年今子來有託矣啓諸獻王改卜成都
夔人高其誼立祠祀之至今不絶

梅景和熙

梅熙字景和通經有學行少受業於番陽朱公遷別餘
二十年千里聞訃熙至番陽爲服心喪時人義之洪武
初舉博學明經撫安永軍民卒於官

殷原善 兄近仁附

殷原善嘉興人與兄近仁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
弟知平遠獻所著莅政戒銘二十四篇授廣西參政與
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
巳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蚤世遺孤累

累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
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
得其所鄉邦稱義焉

海州同知許國器懋

許懋字國器海寧人生而不凡器度豁如應物酬酢必
依長厚元季歲歉發家儲賑貸復以萬戶長督海運抵
大都授杭州路治中不就時紅巾賊起懋倡子弟之義
勇戰却之事聞復授以前職懋堅執雅操終辭不就明
典求賢邑以懋應 詔授承事郎海州同知在官六載

以績著。

宋咏古

宋咏古會稽之宋家店人也。少讀書，知大義，長而能詩，隱居不仕。當建文遜位時，咏古每於夜深疊卓，從星月下北向以祭，祭畢且痛哭，如是者月餘。爲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咏古，乃得釋。人謂忠臣孝子萃於一門。

劉閱晰均美 婿張璟附

劉均美號閱晰，世以醫名。均美讀書，通大義，性孝友。異

母弟勝生三歲，父病且革，顧均美指勝，有所囑而不能言。均美泣曰：大人寬心，他日當如大人意。父肯首，始瞑目。均美爲教養，長有立，娶妻至生子，盡以父屋產讓勝，而自搆屋北郭甘泉里以居。洪武間，以閭右實京師，居織錦坊，仍以醫行。喜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市藥者日無算，而貧無錢走丐者亦無算。均美且起視丐，先之而始次第及市者。其言曰：罔俾丐藥者自嫌不來也。均美既喜從士大夫游，士大夫亦多均美之義。一時知名若翰林蘇學士，特爲

著正心堂記，楊士奇諸公亦皆有詩歌贈遺。郡人許昉遊太學，貧無以自給，均美舍之家。昉死，爲斂，歸其棺以葬。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譽益遠。壽九十卒。子用賓，孝友世其家。孫琮，性孤潔，不妄交接，工詩。琮子莊，鄉貢進士，早亡。均美婿張璟，天性善淳，家富累萬金，悉以讓其兄，不留一錢。自私父臨歿，語之曰：爲汝埋黃金首飾白金三千餘兩土中，他日可取爲用也。後兄蕩廢淒鬱不堪，璟特告兄埋金處，盡奉之，一無所取。鄉邦稱爲善人。

汪慶衍灌

汪灌字慶衍，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即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父兄，則吾屬子弟也，顧瘝恩犯義而鬨於役者，獨俾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爲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蕪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賫其資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

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
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
商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敢違者旣又以裒金
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
副於家竣於役而返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
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
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
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寇攘以株死守召灌爲畫欲調
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株死耳下片符可致何

俟兵乎脫兵出則梃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
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
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
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
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
獄特黥者二人而已其著信如此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
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
馬則乘牛則畊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
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
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
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
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
旣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
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
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可世守也言訖
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

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
予盖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
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
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則德色也阿寄村鄙之
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心殫力
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
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
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
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

純孝可也

王叔豐稌

王稌字叔豐義烏人學士褘之孫國子博士紳之子也自幼潛心勉學傳覽羣書受業於方孝儒以文行重於士林及孝儒被刑狼籍人莫敢收稌與鄭恂潛至聚寶門外求其骸骨以歸坐逮繫獄　文皇念偉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稌與童景肅嘗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

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周彥華子輝 妻俞氏 子孟曉 附

周子輝字彥華遂昌之西隅人也弟子忠永樂初被誣以死罪連坐妻子子輝謂其妻俞曰吾弟既死雖有二子尚幼未能保其必嗣也若長姪與母俱就死吾忍吾弟弗嗣乎妻曰然則奈何盍以吾次子孟曉代之子輝曰是吾意也即召孟曉泣而語之故孟曉慨然請行時年纔十四耳臨刑顏色不變人以爲尤難子輝與妻愛其二子若已生訓之成立復以己置產業均分子姪鄉人義之以爲今之伯道云

翰林檢討秦性初初

秦初字性初山陰人卓有行誼居太學時同舍生以使命出妻死無主初爲之經紀喪事甚周有金安者除後山衛經歷當之任貧無以治裝初解所乘驢資遣之徒步以歸永樂中舉進士官翰林檢討

吉安通判巽源潔潭

巽潭字源潔處之遂昌人也少爲諸生以仁厚稱嘗出

行道上見一人號泣赴水潭詰其故曰縣官徵稅急無以償適鬻產得金將以輸官因醉道遺覓而見之不待也夫鬻產以逭罰也失金無輸則公私益困矣不死何待潭力止之因紿曰拾金者我也而第隨我歸舉以授子耳何死爲其人收涕謝遂隨潭歸潭止之堂上飲食之急令人鬻家具如其數以償失金者得不死未幾領北闈鄉薦授理常德終吉安通判所在以治績聞

陸賢良宗秀 子珪 瓛 瑜 瑾 附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之九世孫也爲人敦

樸有至行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會 仁廟新御
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 上異其禮貌從容命進扆前
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 皇帝親賢納
善大臣秉公持正自然太平 上悅曰好言語公卿在
列者皆悚然既罷出太學士黃淮以鄉人揖宗秀與語
又問先生何字對曰小民名實字宗秀鄉里謬以字稱
今既 上聞謹易字爲名別無字也淮歎曰先生一言
一動皆合禮留京邸數日以疾辭賜寶鈔銀幣還正統
五年歲飢宗秀傾家廩助賑事聞賜勅褒奬表其門曰

尚義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飢疫明年飢益甚珪與弟
瓛瑜瑾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詔授珪廸
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祿珪以德義著於鄉鄉人有
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
任之落成令酹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絕也其
後陛之孫淞沈之孫瑋俱發解

錢清舟人丁能

丁能山陰錢清舟人也嘗夜載衆賈至東關詰朝衆散
去遺銀一囊能艤舟候賈還而返之久不至携歸明日
將復往婦阻之曰而終歲往來風波中不過得數金猶
無以糊其口今安坐而得此吾夫婦足以衣食半世此
殆天賜也顧安所得遺金者而還之能曰吾寧逃富邪
顧物各有分彼辛苦營之而卒然失去悔且喪身吾何
安終往候得金主感謝欲酬以半堅拒不受

袁仲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也居家以孝友聞從兄大通客
死永嘉大珍親走數百里持喪歸葬寡嫂無子如母養
之終其身友人張彥修以滇司經歷致仕居家一旦夫

婦俱爲仇家所殺盡掠其財一女銀奴甫生大珍聞變
往哭之慟抱其女歸付妻撫之如己女卽具二櫬斂其
夫婦合窆之日夜爲蹤跡其賊盡獲之付於法當是時
大珍之義聲動天地郡俗民死無葬地者多焚屍沉其
骨於河大珍憫之負郭有沃地若干畝價值五千餘緡
輒捐之爲義冢復出己帑架石梁造渡舟以便行者民
之免於徒涉大珍力也大珍爲人慨慷臨事重然諾不
苟取與每讀書遇古忠義事輒斂衽久之且曰爲士當
如是尤好交納士友鄉里咸加敬愛稱義士云

包侍郎懷德

包懷德蘭谿人方其爲諸生時與同邑胡生文善同庠研書既而懷德貴以侍郎在位而文善亦以進士出身爲主事居京邸文善病革懷德往訣文善泣語曰吾無子止一女見託能爲終始乎懷德抆淚應之曰諾既而文善與妻相繼卒懷德抱其女歸囑妻育之如已女未幾懷德致政歸而其女之齒長矣擇婿得祝生將字之懷德與文善居相去幾二十里文善雖死而故居尚存懷德先事令人分其室爲三夫婦引其女抵文善居已

處左楹妻與女處右楹虛其中設文善夫妻神位至日備祭筵爲文以聘嫁告命女拜已復拜其婦懷德長號痛哭然後行婚禮遣嫁之奩具皆備焉當時稱友誼之篤不以死生易心者無不稱包侍郎云

陸國平

陸平字國平世居海塩事父母盡孝事伯父如父悉讓歸先業起徒手以財雄平生好施處事有斷里有訟者爭就質言出而解洪熙改元歲大歉民食草木平盡免所貸錢穀作粥以食老弱餓者多全活正統壬戌至景泰乙亥屢飢前後入粟五千餘石麥八百斛佐有司賑濟詔旌爲義民表其宅入京謝恩賜宴光祿寺授教官先是嘗因事被誣繫獄凡三載連逮者多死平竟得白以躋榮壽人以爲行義之報

教諭戴育之櫝

戴櫝字育之鄞人鞏昌太守浩之子也浩歸自鞏昌先世田廬外無一長物晚值齎攸僅存一小樓櫝市宅郡城迎二親以養旦夕起居辨色怡婉每出入扶掖左右歲時資束修管致甘旨至歿猶孺慕終身語及輒泣下

與庶兄析産舉其優者遜之弟補府掾鬻已田以償所輸女兄子負官錢逮治峻急力助之獲免諸甥家中落經營周恤逾耄弗替賑窮賙乏雖踈賤恒恐不盡爲慊士弟子員授興化府學訓導以身爲教廩其貧者賑之士翕然歸心尋陞連城教諭即自表免就子誥封既歸足不跡公府縉紳耆英之會間一赴之里閭過從布衣徒步以一僮自隨至大耄猶抑抑畏飲對客必自名即家居未嘗中席而坐食不重味衣華綺者輒不御尤好稱人善而匿其過一日家人被盜邏者廡得之櫝惶遽

縱遣且舉所盜物畀之曰吾知若貧毋恐也鄉人厲曰
而浮其直或以爲言楨曰彼失其業忍與較錙銖乎每
恕已量人非義之獲一毫弗覬也自少至老無謾語無
情容中心澹然寡於嗜欲閉樓危坐終日讀書賦詩有
茂軒稿若干卷藏於家子鼇已未進士官終潯甸府知
府鯨癸未進士仕至福建叅議鱟丁丑進士歷官巡撫
四川都御史別有傳鼇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徐州
洪政績章著而恤災救患尤所孳孳上會試一同舟者
得厲疾諸人各弃去鼇獨周旋其間湯藥飲食靡不盡

力太僕少卿徐佩道徐暴殂出已貲爲治斂事其赴人
之急皆此類也高才早世人共惜之

高叔胥宗浙 吳淵周端附

高宗浙字叔胥山陰人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七
十畝爲義阡給櫬以葬貧者里有衣纓之裔盜其牛或
以其人告輒諱而隱之不忍汚其世正統庚申歲大飢
糴傍郡米七百斛歸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饑又出私
廩助公貸後二年又飢亦如之時同邑吳淵周端竝出
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部遣行人諮恤賫勑旌之三

氏子孫至今繁衍昌大爲山陰世家

古直王仁輔佐

王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台之黃巖人博學工詩漫游
京師有鄉人坐事者佐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孥甚
急佐甘拷掠卒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恭立烈日中不
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奇之檢其衣中得柯學士所贈
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出獄
獄吏皆大笑然佐亦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
置釜甑有竹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出飲一

再勺已復鐍之以出尤工字學嘗作草書值掾吏至擲
筆曰遽敗吾興羣吏欲毆之或俾自爲計佐曰吾固當
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
歸亦不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
科舉乎則答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
功名事業也沈按察仲律嘗值佐詢其邑里名跡不置
佐曰不須問大抵奇怪人耳李學士東陽爲作傳稱古
直有曰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流魏晉以來中
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

古直傳

聞廷實璋子元璧附

聞璋字廷實鄞人也父可信敦樸善良與物無競時稱長者璋世其德益寬大坦夷待人以誠家素豐於財人貸輒應或不讐輒不責其償已而復貸輒復應之或告其過則曰彼誠厄於乏耳今餓且死忍勿賑之乎或以產售酬之率倍其直入市貿物必以嘉穀即弗嘉必鼓篋播精乃已以甲戶應里役所隸戶或貧弗及時輸輒代之而徐使償焉即弗償弗較也里有爭訟求平率以

誠欵譬曉莫不帖帖去鄰有捕盜者故傭也盜其禾羣傭擒得之欲詣官告除盜璋私於子曰數斛穀乃足盡人命耶遂諭還而遣之還卒感悔不復盜居家孝友恭儉內外雍愉處族衆尤謙謙執禮尊長或督過輒長跽請罪必得解乃已閭里慕之謂州里篤行君子也子元璧仁孝好施有父風然佩佩不阿濶度而高朗孤弱者多倚以爲植竟不壽子淵舉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自有傳璋元璧皆累贈如淵官

劉敬先儼

劉儼字敬先其先真定人父貞官海鹽學訓遂家於澉川儼傳學善詩文有古行娶雙瞽終身敬愛如賓家貧授經門人有貧者恒却其贄而周之衆友人沈德常死無所歸儼惟有田三畝鬻以葬之後雖屢空不悔也其詩豪邁興寄不凡嘗賦久雨詩有云百年海內無奇士六月山中尚夾衣其寄慨深矣遺稿若干卷董從吾澐爲之序而梓之

奉化王汝林

玉汝林奉化連山人性倜儻好施凡貧病過門者接之

不厭遠近慕其名陸司寇瑜時爲邑庠生貧不自存往詣林而兩人素昧平生林時浴於溪陸以謁告遽起而入攝衣延之上坐盛爲之禮次日林即遣人濟陸之家然不以告也比留連旬日陸乃自言其情曰竊慕公子高義幸而款我其如家累何則出陸家謝啓示之陸起拜曰不虞君之恩我深矣辭之歸明日林乃張盛具觴而送之凡寒暑之衣畢備且贈之白金陸辭勿得陸貴不相聞者久之及陸以刑部尚書致仕還謁郡守李行見籍諸人於壁汝林與焉陸問此壁間之人善邪惡邪

以爲惡則善人在焉以爲善又何善之多邪李曰否此皆積惡吾欲置之死耳陞曰餘人吾弗知若王汝林者豈非奉化人邪李曰然然則公誤矣因備道其善狀而汝林弗之知也蓋於時台有解盜者汝林遇諸塗曰盍搗殺之盜聞而憾之誣爲窩主李卒釋而弗問竟亦不爲謝

尚義仇必顯

仇必顯海寧衛右所人也兄弟四人長武昂仲必達季弟必侃痛父早亡乃同居爨輪掌家政四人者晚或聞

堂人言明發必白之無蓄疑以故久無間言人名其堂曰和樂堂必顯嘗往嘉禾至尚胥見莩骸横于路寄聲必達施之棺歸尚未欲乃問之必達必達曰恐人疑之曰吾實憐憫何妨也即買棺殮之遂謂必達曰自此施五百棺以濟死五百絮襖以濟寒沿塘鑿井五十以濟渴數必五者一爲父母四分之弟兄正統四年夏四月百戶杜忠率衛卒乘戰艦禦倭沈家門遇颶風覆之漂依窮島七日不食乃出粟五十石募漁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羅拜於門求償其直不許嘉禾李旻作尚義記以表之

楊允恭欽

楊允恭名欽以字行鄞人也先治舉子業累試不第遂弃去居家以義烈聞嘗憫鄉人湖田重税之苦臀産走京師上書闕下具陳湖民重困逃亡之由援慈谿花嶼湖田全折之例累䟽不下瀕死者數迄不爲止卒得請行省勘覆議如所奏而督儲使者牽制之詭行而止允恭復三上其情并論牽制之弊一時姦胥狡吏雖抵於法而時方多故有司内懷疑懼莫敢先發太守林富力

主其議曰上不失朝廷唯正之供下可以舒湖民偏重之困上下帖然無或異議竟得全折如花嶼湖例民困始紓懽若更生湖民感林之德食楊之惠請於官立祠祀富而以允恭配食焉祠名曰懷惠志報也

刑部主事何贍

何贍鄞人正統間與同邑胡純同升國學純病疫寢内舍鄉里姻舊皆避去無一人問者贍晝夜視其僕饘粥煑藥七日而候不應贍憂之解衣與並枕抱卧得汗瘳贍亦無恙贍與純後先成進士純毎語人曰今日以生

皆何兄所生之年也其恩與父等故終身事瞻如事父

李貴

李貴北直隸金吾衛李得弟也正統間得死子勝立甫五歲調定海衛貴越數千里襁負之而至人或說之曰君盍自爲計萬戶侯非孺子有也貴輒罵曰人而獸耶孺子可死吾心可死耶卒保護之惟謹及襲爵輔以政事且數數戒之曰君父不可負也卒用成立人咸服其義

劉景儀鳳

劉鳳字景儀先裔大梁曾祖恂仕元爲海鹽路學諭因家鹽之陶涇鳳慷慨好奇略舉丈夫子九人因大啓家塾延名師以教諸子及鄉之俊秀鳳祖墓在城北近海壖每往墓所見海寧衛官將參軍乘戰船哨沈家門防倭遇颶風率多覆沒者每更番哭聲振地鳳憫之具疏上奏略曰海東遼遠防彼失此枉喪生靈無益請罷之立沿海堡戍便部下其議責居民能保百年無事否鳳乃椎牛釀酒大會里中賢豪曰吾願以一家衆口保說有事請伏辜咸曰諾遂覆奏准罷沈家門之役去船立堡增戍以防此正統間事也迄今幾百六十年歲免生命數十百人其陰功何可量也鳳卒以子泰貴封御史而孫琦與曾元諸孫若木炌皆繼相成進士稱世家則冥冥之中所以報鳳者亦不薄矣孰謂天道無知耶

徐蒙六

徐蒙六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居民多逃竄城邑俱遭兵燹先是縣收鹽課銀數百兩付蒙六傾銷未交官而寇至蒙六以棺貯埋土中而逃人無知者後寇退官將重徵於民蒙六棄其銀以獻曰銀故在勿徵也官大興之額而歎曰此善人也其後必昌子孫果多昌盛云

孝廉張朝貢璀

張璀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於姑姑命出之璀心知其無罪令歸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內外無閒言屢上春官不第遂隱於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詢政事璀未嘗干以私卒無以斂盈爲具禮葬之

夏叔愷

夏叔恢嵊人天順初客越城中飲於酒肆時傍坐客被酒忘其囊去恢獲囊視之約五十金疾追其人弗及明日仍俟於其處失金者號泣而來遂挈以畀之觀者莫不歎賞父之俶爹一老人抱一兒與之旣而得子雷領鄉薦

解元盧中夫楷

盧楷字中夫東陽人自幼英敏天順壬午以春秋中浙江鄉試第一入太學時祭酒邢讓陳鑑司業張業以典籍假鏹抵罪楷方歷事中書會欲株之或曰無益且[illegible]累奈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旣溺子可懼罪而不救[illegible]以捄之乎遂率同舍百餘人伏闕上書卒白三人之枉公卿間高其義以方唐之何蕃云卒年三十四有才有行而用不究命也夫所著有可齋集若干卷藏於家

陸本源源

陸源字本源自嘉禾徙居海塩家貧年十二傭書給養遂工書弱冠贅于劉劉亦貧執爨楊前力耕稼勤貿易遂累貲萬金腴田千畝然布衣蔬食如貧時性孝友父

遣盜讓之兄弟為諸猶子婚娶如己子成化壬辰大歉為粥以食飢者隣婦每伺炊畢相率携幼稚入竈下餔飡懷飯隻出弗問繼來亦弗拒遂勅厨中每日多作數十人食以待來者隣左右數十家遂竟日不舉火逋租佃戶入市貿布綱紀奪其布與之俱來竟還之責綱紀曰以布易粟家中必枵腹待飡忍奪之耶好延納四方遊士戶屨恒滿郎徘海數年敬禮無倦容客有持宜公族譜來者曰素聞宗派請收之曰財非所吝海溢失譜久矣不敢妄冒說者以比狄武襄晚同劉氏偕鹿門之業壽八十四卒里中嘗食其德者相率為位而哭之

俞統

俞統永康人成化十九年大水統之室廬妻子悉沒於洪流中栖栖無止孑然一身先是有商人市苧者寓數十金於統家而去及是門變號哭而來統曰無慮爾為也家雖破銀幸埋土中尚無恙遂發其藏而還之封識宛然人服其誼

古人趙廷時元鉊

趙元鉊字廷時天台人少讀書務踐履不事章句孝弟

婣睦之行一無可媿而尤重內外之別嘗寓武林館人
女恃其姿夜奔之鉊即拂衣起去之家貧而好賑乏之節
衣食以務施無倦色祖墓茂植松柏爲惡滌砍伐幾盡
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鉊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
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琴詢是良家子即擇配先
以女奩贈嫁之先後邑大夫重其行皆躬拜其門歎曰
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其羣鳥之鳳羣獸之麟乎袁令有
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採薇縣官强一見雲氣尚沾
衣李文正東陽嘗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記春採

芝之人遂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居
恒手不去書每夜半思所讀書中意肯輒起持書坐迨
曉有所得欣然忘寢食人以鉊行不媿古人皆以趙古
人稱之年九十餘無疾而逝人或以爲仙云

夏世康安

夏安字世康海塩人爲人慷慨負義氣篤倫理重然諾
有祝仲容者江右人也隨其父丞海塩老而無子不能
歸遂依世康世康爲治田宅切比其居聽以子昇往爲
之婿無何仲容死或謂盍并宅省所費不許無何而子
昇又死或又以爲言世康笑曰仲容所以託吾者徒以
其妻女耳今身死婿亡其妻尚在亡友之約吾可背之
乎自是周恤益厚終其世不變平生言動不苟喜怒不
形信義所孚咸稱長者非特一里社間也壽八十卒

教授周良佐相

周相字良佐奉化人淳謹篤實嘗游學外藩夜有女奔
之拒不納詰旦即辭去主人初不省其故已而女有娠
聲始知之赴省試有友疾於舟同行皆弃去相獨留護
視之及不起出己貲備棺衾親爲之含而斂焉後以貢

司教茶陵諸生貧乏者輒以俸餘濟之束脩之饋不問
也諸生頌其賢而祠之學宮居家以孝友稱家有地畀
世爭訟不決至於婚祭不通相以義讓敦睦如初丁內
外艱疏食水飲終其喪敝居不蔽風雨漸川不贍餐粥
而周死恤貧開義塾以教族子弟尤人所難云

周舜龍廷澤　子禎　孫祚　祥　附

周廷澤字舜龍山陰人富而好施每歲飢輒捐粟作糜
粥以賑或病死則爲義棺義冢以瘞之鄉人有厚負其
租者携其子鬻於市廷澤聞之遂焚其券又嘗捐金爲

錢清石橋工費鉅萬至今往來者賴之其後四子禎礽祚禕及其孫皓相繼舉進士致通顯人以爲行義之報祚尤長於文學有周氏集爲詞家所稱

張守度尺 父璣附

張尺字守度台州人父璣爲涿州守潔清死無以爲歛世稱爲廉張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者尺曰我儒家子啜水坐斃足矣何事外道乎傭書取直以糊口浙藩使泰敬者涿州遇士也聞之招爲掾弗肯遣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延與其子同學旋即辭歸泰亦不

能強也尺念涿州垂歿求一綿襖不可得遂終身不衣綿臨老結數椽以居復爲之以鎸父墓碑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年八十有七卒無嗣時故人黃綰乞休居山中率其姪孫彬往歛之而葬於涿州公墓左綰復泣而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德以賢嗟先生兮繼貞廉夜臺寂寞兮淚以沾清風悠兮白雲潸嗟吁先生兮在茲崦

鄭飲賓修

鄭修栝之縉雲人也喜讀書甘恬退古心古行塵視紛華至于酬酢當世毋事必依長厚家俗有匿稱積下者或發焉修曰急擧之毋令若覺我知也邑侯重其誼欲見之辭不可及以鄉飲請修曰茲禮也乞言而退一語不及私

徐望之文彪 子子奎子厚友徐子元周禮附

徐文彪字望之上虞人抱道積學工詩文正德間舉賢良文彪以母老辭有司敦趣乃行當是時逆瑾方尊恣而謝文正遷以忤瑾謝事去文彪至京試吏部用蕭儀恭顯詬瑾覽策以爲文正鄉人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

械戍鎮番鎮番接壤流沙在中國萬里外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與之論說不倦居三年瑾誅乃赦還初文彪二子子奎子厚聞父難奮以死從兄弟耦而往屬虜旁塞阽危百端乃達戍所卒掖父以歸歸二十有七年而卒時餘姚徐子元周禮應聘與文彪同下獄遣戍亦同而文彪所造特深當罹禍時賦詩慷慨無戚容及歸廬西山益事嘯咏絶不談往昔事復好施予創義田賑饑恤死鄉人德之所著有貞晦集

夏雷 子日葵附

夏雷秀水人有叔璧客姑蘇餘三十年垂橐而歸病不起爲治殯斂既辦微知吳人有巧負璧貲者索歸悉畀世母無所私故人樂松爲怨家所搆性來居間費數百緡松家至今尸祝之隣有少婦寃雷獨寢擲餘桃以啖之而發赤流汗脫身走晚被旌額賜章服里人以爲榮子日葵向容令以循良稱

周繼實夢秀

周夢秀字繼實嵊庠生也苦志獨行以孝友稱時有例纂陞服年起貢一生年踰六十不得貢次當及夢秀夢秀曰我猶可待若不貢無後期卒推以讓之其父別駕嘗佃實性寺爲宅既數十年增飾堂搆且數百金夢秀以爲非義請於父復捨爲寺而別僦數椽以居風雨不蔽無愠也卒鄉人祀之學官郡守蕭良幹題其阡曰高士之墓

給諫周孟登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登嘉靖癸未進士溫醇簡厚篤學好古令玉山清白自持聞羊鳴以決疑獄方伯侯澣作靈羊記以紀之調進賢以艱歸服闋補新淦歷刑科都給事中凡所建白不激不隨罷官盡以遺産讓兄自甘清約人稱爲篤行君子云

陸忠順美

陸美字忠順平湖人幼入邑庠再試不第遂隱居泖上終其身杜門不出爲人醇茂不嗜芬華耿介不隨流俗一言一動具有成矱宗黨數百人皆嚴事之即顯貴者無事不取裹焉篤於友愛遇凶歲捐貲與諸父昆弟易其田而代其賦至豐年則舉以還之弗以吝其窶甚者每計月授之食宗黨里人無不高其行蒞者有司兩請爲鄉飲大賓俱以疾辭邑侯劉士瑗假道過其閭請見及一接談自以爲相見之晚明日試諸生以過宋見孟子爲題邑人莫不歎其盛德之足以取重也年近八旬不卧疾忽具冠服而逝

鎮江通判陶公重廷錦

陶廷錦字公重嘉興人嘉靖壬子舉於鄉孝友天植清介自持友人坐事逮捕暮夜持數百金授之且示以無還期立爲封識授婦其後友人事雪舉囊歸封識宛然族兄綸死無適爲後者戚里欲立其子力辯議割腴田

四百畝爲食貧計亦不受已任理饒州歷判鎮江俱以
廉幹稱卒於官

施濟

施濟歸安人居家修雍睦之行設義塾以訓族屬子弟
使就食爲嘗至墓所適有盜砍其冢樹者即蔽身林翳
間俟盜砍完下地乃使人從容召盜語之曰吾不汝追
恐汝墜地此樹皆吾祖宗神靈所依慎勿再爾盜愧謝
棄所砍去濟令家人舁而與之

戚義士器

戚器字不器餘姚人喜讀書工詩文好擊劍以義俠自
喜每聞人間有不平事輒瞋目大罵海內有賢豪長者
私心嚮往雖千里若在室中不義之夫即富貴薰灼直
藐視之以爲此梟羊吉了也何得比於人數以故人人
遠之彼亦不喜暱就人每曰吾眼前不見俗子覺意氣
更遠時中官王振濁亂朝政翰林侍講劉球露章劾之
振怒矯旨下錦衣獄盆死之器聞之輒瞋目大罵曰閹
奴之橫至於如此[illegible]黨禍將復見於今日吾恨不得
上方斬馬劍斷[illegible]閹奴[illegible]耳乃即邑中龍泉山頂爲壇
祭球祭畢以餕班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
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名其地曰祭忠壇說者謂
與宋謝翶祭文文山於西臺同一義憤云

龍江驛丞杜守經常

杜常字守經竹月隱公之長子孝友天至有弟三人曰
昇曰晟曰昂悉推世業與之而獨肩養生送死瑣鉅諸
務昇以游學死於揚躬往歸其喪曰於我乎殮昂未有
室曰於我乎室女兄嬪而貧其子脩弗振也曰生於我
乎養死於我乎葬他如厚筐篚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

捐資以葬人之不能喪者如其喪諸種種義行都若此
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痢者衆徙以避常曰夫
固舍中兄弟也而急乃弃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
其人有妾而弗鎬也衆頗疑之常每往必與其僕偕明
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役移役蘭谿晨出於路拾
一青囊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
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
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驟避而遺之死
無以償矣常曰歇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即挈而授之

其人以十金爲謝常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常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乎聖賢安敢以掾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薦其幹會有以毒藤自殺者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而常以之死具獄上憲司則移常覆訊訊乃反而出之守惡其反也笞焉常歎曰嗟天乎辨寃而死可矣笞何憾耶後征蠻事起臺憲檄之督兵以此嬰疾卒於邸舍聞者皆哭曰義士而以客死耶無不致疑於天道云

庖人吳三五

庖人吳三五者婺之浦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庖韓長公爲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爲具數當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隹令上計三五從至彭城黃河冰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詒令曰旦日第開冰渡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冰合上流冰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呼爭脫死令弃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没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没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相刺船開冰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相出令載樸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無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予故殺三五哉乃傾槖中金治喪具葬三五彭城西汪司馬道昆論之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錄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嘗過浦陽其俗齪齪纖嗇少壯士令獨能得死七則自令賢矣

文學吳子匡元良

吳元良字子匡錢塘人弱冠補邑博弟子員性豪邁樂施以節俠自喜善詩文工書真行皆獨詣當其得意咄咄逼人不耐治生客至傾橐有一錢亦留飲酣暢客有不勝酒力去者輒曰俗子復來敗人意以故里中酒人無日不過從吳長公飲者父殁遺券數十紙中屬杭人者計貲可千餘緡元良悉召其人語曰吾書生雅不習

收責事諸君各取券去多有固卻者元良勉之曰無慮
候若盈時割餘以佐我酒貲不後也皆感謝去其外屬
吳人者資略稱是元良不知其家持造吳市中焚之語
市人曰願傳語鄉閭有負杭吳長公責者吾已焚券無
煩歸直也時華亭徐相公階督學兩浙獨高元良奇士
厚禮之既去時時寄書問吳長公無恙而元良裁謝外
一不涉干請亦未嘗以此矜之於人其操履如此後感
寒平事長吁數聲汗流不收遂卒

趙宗良祖騮

趙祖騮字宗良系出宋魏悼王之後六傳而忠訓公灤
監潭州使者扈蹕南渡賜第婺之中典里勝國時宋進
士君恢更徙城北潼塘其自潼塘析居嵬山則自璟清
公次偲始也騮爲璟清六世孫少讀書有大志人貲胄
監大爲呂司成南渠公本所賞識每每語人曰此王孫
千里駒也性尤篤孝事兩尊人無違色有疾必躬嘗湯
藥而進之衣帶或經旬不解事伯兄如事父其處里族
由由如也事有秘而無唱人有臧而無否望之似木雞
矣父雙泉公嘗目顧之而歎曰我家門戶大族彰而闒
見直戔戔者如敝人循循何騮跪謝曰兒何知知忠信
篤敬可行蠻貊而已雙泉公笑而起曰兒故當勝我未
幾而南渠入相折簡召騮謂若第就官慮無不如意者
騮笑曰相公故國士我而我乃階相公官乎讀書自若
尋以哭母喪明乃拊膺太息曰天乎天乎奚以我爲是
拘拘者耶姑援例授某州別駕生平鉛槧胥度之高閣
日吾以付後人故居家庭義方更肅雖含飴弄孫不廢
句讀比總角即編次往哲嘉言懿行衍爲詩歌俾之誦
法故子弟即甚暱無不事之如神明者暇日與俗之是

弟緇紳緒祉山中花朝月夕曳杖徃還酌酒賦詩修香
山洛社之業卒年七十有七騮性好施予人以急告者
無不折券相付族叔某孤貧無依騮養之終身死爲制
服躬臨葬祭騮既專志下闈不屑屑家人產於先世田
廬無所增闢歲入之美半以行義前後所卹賑無算而
其妻盧安人賢更出簪珥以助之人以方之梁鴻孟光
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

開闢

東周

越王句踐

季漢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殘唐

吳越王錢具美鏐 子元瓘 孫佐 倧 俶附

■佐附

越

大夫文子會種

吳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 皎 奐附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 子鄰附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父河伯附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附　偏將軍凌公績統 父烈 子封 操附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 紀附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績附

丞相陸伯言遜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附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 弟景附　偏將軍駱公緒統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右大司馬全子璜琮 父柔附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 祺附

吳越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潤州刺史杜騰雲稜 子建思 建孚附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左執法吳處仁公約

檢校太師成弘濟及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 遜附

蘇州刺史曹圭 父信 族人師魯附　丞相曹安成仲達

營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 弟訢附　戶部尚書阮結

高貴州彥　僕射朱蘊之行先

越州都指揮使屠瓌智　吳越丞相元德昭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開霸

東周凡一人

越王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

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接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句踐請爲臣妻爲妾而復以美女寶器閒獻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而赦之國之利也子胥進諫吳王不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吳既赦越越王歸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

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

諫曰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
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瘲也願王釋齊先
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
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王乃私喜子胥數強
諫太宰嚭因讒之吳王怒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
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
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

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
習流二千敎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
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
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
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
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棲吳
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
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
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

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
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
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
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
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曰吾
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
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
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
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

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又
五世而王無彊立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楚
威王怒興兵伐越大破之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
江北而越以此散諸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
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
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太史公
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
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

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季漢凡二人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揮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

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又徙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撫養有若子弟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焚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凉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

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擧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漢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患矣亦誓衆起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牵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

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着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遂懷疑不運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使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息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乃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

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堅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自有傳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舉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

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往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

主簿接之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大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楊州刺史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

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迎勞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

而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
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
擊破虎輩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盡更置
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
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
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
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曹操表策爲
討逆將軍封吳侯未幾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
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
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
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操是時
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
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
相拒於官渡策欲陰襲許昌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
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

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
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
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
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
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
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殘唐 凡五人

吳越王錢具美鏐 子元瓘孫佐倧俶附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
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
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塩爲盜縣
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
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
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
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
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
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

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諸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

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宏遣其弟漢宥與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大破之殺都虞候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漢宏遣其將朱褒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擒漢宏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時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爲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沠及爲副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以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

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僭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屯兵三萬於迎恩門，而遣使諭昌，昌懼，遣使犒軍，自請待罪。鏐乃還兵。尋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岩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兵為援。鏐命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於

淮南，鏐破之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圖鏐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祐元年，封鏐為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陞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疋賜之。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illegible]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illegible]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四年，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

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始由海道入貢京師、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鏐之仲子、少為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卽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盡出管鑰、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府瓘與諸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元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初鏐末年、左右皆附元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元瓘嘉歎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絶者租稅、民大悅、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仁章久用事、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士輯睦、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不克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佑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
內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
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文進等自相篡殺連兵
不解者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
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
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
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
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督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

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
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
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于宣州以胡進
思薛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
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
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
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
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題詩圖上進思見之

知倧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
遷倧於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
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毘
陵陷關城擒其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會李景上
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恭帝嗣位授俶天下兵馬大
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
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
福於外終全母族宋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乾德
元年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

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
武宣德守道功臣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
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彊倔不朝我將發師討
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七年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
丁德裕齎詔以俶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
百匹旌旗劍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盡
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
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
上江南平論功加俶守太師拜俶大將沈承禮孫承佑

並爲節度使以下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太子惟濬平江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金銀錢幣御器香藥犀象珠貝以億萬計車駕幸其第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劒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勳賢雍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奧區於吳會勤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

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朝垂紳就列篤事君之誠慤爲羣后之表儀爰峻縟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劒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齎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又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挾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未

幾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朝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衞之物率皆詳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迨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俶來朝對於崇德殿宴俶於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所貢視太祖時有加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肝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近蒙朝廷賜以劒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澗分豈可目居自權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兵士器甲臣已

會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後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俶再上表言、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丹青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賓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

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尤為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甚焉、不勝大願、謹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寬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

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詔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子弟將吏、並為節度使、禮貌隆盛、冠絕一時、八月、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百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露、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

會劉繼恩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還京、策勳、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即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八年、表請解元帥職名、詔可、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出為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訃聞、上為輟朝七日、

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歷百餘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諸子皆童年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性尤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尤工草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草書頗佳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卽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

絲象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百數俶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愼如此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渭惟濟惟渲皆至顯官而惟演尤知名自有傳

附霸佐

越凡一人

大夫文子禽種

文種字子禽甬東人爲越大夫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喟然歎曰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狄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王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夫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能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

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遂入臣於吳七年而後返國卧薪嘗膽且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

家、親附百姓、不如種、句踐乃以兵事諮蠡而舉國政
屬之種、種日夜拊循其士民、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卒滅
呉、稱覇者種蠡二大夫之力也、呉既滅、范蠡遂去、自齊
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
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
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
教寡人伐呉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呉、其四在子、子爲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呉 共三十二人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 皎 奐附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
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
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是時太守王
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阻險
城守、難可卒拔、査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
從彼據其内、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率
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
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因、燃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査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
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
會稽、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
不樂出仕、求留鎭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
終於家、有五子、瑜皎奐最知名、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
西人、瑜虚心綏撫、得其懽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
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
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
徙屯牛渚、瑜以永、 入饒助爲襄陽長、無錫人顏連爲
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
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絶、年三十九卒、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
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
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

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深相結。後呂

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征虜；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事雖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荊州底定，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

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往，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四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 子鄰附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起義，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

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
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後封都亭
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
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

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
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爲
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

下獄濬嘗失燮欲置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
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
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
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
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
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策平三郡策討丹
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
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
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
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
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子興昭暐昕皆歷顯位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伯父河附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
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
丹陽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

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
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
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
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
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
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
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
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
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

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鎭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附

孫桓、字叔武、河之次子也、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蜀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力奮命、與遜戮力、蜀師遂敗、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耶、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

偏將軍凌公績統　父操子烈封附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歛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絶、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紀附

朱治、字公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幷、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

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徐須等、黃武元年、封晃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章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宴饗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於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彼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取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嗣、

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

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以從定荆州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蜀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之蜀兵敗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其圍粲等遲回未敢進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勵士卒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姚泰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

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斷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閒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典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

奸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如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

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
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
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
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
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
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
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中校尉隨太常潘濬討
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

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
住立辭而不當然卒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
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
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
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破之於前足下乘之
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
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
績遂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
融得不廢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太平二年拜驃騎將
軍時孫綝秉政大臣疑貳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
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
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自
巴丘上乞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
長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
二年卒

丞相陸伯言遜

陸遜字伯言九江都尉駿之子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
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

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始仕幕府
歷海昌都尉并領縣事會稽山賊潘臨所在毒害歷年
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
軍屯利浦權以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
雄棊跱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
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
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
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
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

時破散遜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弱者補戶得精卒數
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呂蒙稱疾詣建業
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
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
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為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
卿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未有遠名非羽所
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
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盛稱功德

樂自傾盡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
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
呂蒙至即克公安南郡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
吏及蠻夷君長皆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
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
或未得所遜疏請普加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
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
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先遣吳
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從谷中
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乃勅
兵士各持茅一把以火攻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瓦解土崩死者
萬餘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破豈非天邪加拜遜
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時備住白帝諸將競
表言備必可禽請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為曹丕大合

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
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嗣諸葛亮秉政與
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
以印封行之七年曹休入皖假遜黃鉞權親執鞭見之
已而大破休走諸軍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
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
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在外乃
心於國屢上疏陳時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吝遜遜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支黨感慕來歸者傾財帛周贍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起作賊殺祗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言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疾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自有傳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附

徐琨富春人堅之甥也少仕州郡去吏隨堅征伐拜偏將軍隨孫策討樊能于糜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擊走笮融劉繇功皆多於諸將策表琨領丹陽太守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子矯嗣封討平山越拜偏將軍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 弟景 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

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遂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請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乃住軍覗變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賊

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
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
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蓋竹大
潭同出餘汗以爲聲援齊慮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
所斷乃分兵留備進擊明等轉戰而前勢如破竹凡討
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五屯皆破復立縣邑料出精
兵萬人拜爲東平校尉遷武威中郎將討丹陽黟歙而
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賊
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
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
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爲緣道
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數百人四面流布
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
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
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表
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幷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
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被命詣所在及當還
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
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命導吏卒兵騎如
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
去百餘步乃旋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
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
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
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
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
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

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
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
衝鬭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
假節領徐州牧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
將

偏將軍駱公緒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
害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
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

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
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
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
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
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
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
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

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
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
千人是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
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
榮顯永世胤爲封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
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
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能辟
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
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

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
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
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
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
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
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貨財傾居行賄不顧
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
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
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

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
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
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
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
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
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
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至陵遲勢

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着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右大司馬全子璜琮 父柔附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封華陽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大守、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還、經過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閭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

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

染、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 祺附

吳景、吳郡錢唐人、蚤失父母、姊與孫堅為婚、隨堅征伐、拜騎都尉、領丹陽太守、合孫策兵共討涇縣山賊祖郎、

為劉繇所迫、敗走、景北依袁術、術以為督將中郎將、與孫策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策遣景往壽春報術、術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僭號、又不納策言、景委郡東歸、策復以為丹陽太守、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建安八年、卒於官、二子、奮、祺、奮授兵為將、與祺俱積軍功、奮封新亭侯、祺都亭侯、

吳越 共二十二人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馬綽、餘杭人、性淳直、恒以忠節自許、初與錢鏐俱事董昌、昌使鏐閱部伍、亡其名籍、鏐因歷唱之、存亡徤悴者、皆無遺失、綽密謂鏐曰、老子忌精駭公強記、當必相圖、乃以白紙數番授鏐、若代軍籍者、鏐由是深德之、因以其妹歸綽、綽尋隨董昌於越州、昌僭號、綽弃家先奔於鏐、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垂門之功、鏐尋命元瓘納綽女、是爲恭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奏授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卒、

潤州刺史杜稜 子建恩建孚附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少修父業、唐末盜起、乃糾集義兵、以扞鄉邑、乾符間、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稜爲東安郡將、後更爲武安督、與臨安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董昌爲長、錢鏐副焉、鏐功業浸盛、光啓三年、天子拜鏐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此人也、遂傾心歸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薛朗爲帥、鏐遣稜與成及、阮結討之、敗其將李君暀、拔常州、奉寶歸

於杭、天子拜稜常州刺史、稜遂屬其兵於諸子、建思附於內、建徽禦於外、建孚則經度於季孟之間、皆以雄武稱、大順二年、鏐以楊行密數侵邊境、命稜築東安城、稜相險易、度資用、因山爲城、環城以池、越十月而訖事、天子以鏐爲鎮海軍節度、稜爲副使、乾寧二年、鏐討董昌、昌乞師於行密、行密遣田頵、安仁義率萬衆來攻東安、稜嬰城自守、城中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稜禱之、泉立至、淮人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稜憑城施武態、淮兵於城外者千數、濠塹爲赤、其黨敗散、於是紫溪、保城、建寧、靜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月其井曰杜公井、自是羣寇無圖南意、明年、鏐得滅昌、天子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稜兼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攻婺、鏐遣稜救之、仁義移兵攻睦、亦不克、稜後爲潤州刺史、卒、初孫儒爲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隷中軍、號武勇都、稜疾中、密諷於鏐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稜覩武勇將士、終非所畜、願以土人代之、鏐不聽、及徐綰等叛、思其先見、命使祭之、後以子建徽貴、贈太師、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顧全武、餘姚人、事錢鏐爲武勇都指揮使、將兵救嘉興、破其三寨、還守西陵、將圖董昌、乃先取餘姚、降其令袁邠、遂引兵克昌、禽之、越民懽呼動地、先是蘇州告急、鏐命全武捨越赴吳、全武曰、越固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至是取越、乃航海至嘉興、而淮兵圍其城甚急、全武一鼓破其十八營、虜其將士三千人、遂乘勝取蘇州、拔松江下無錫常熟華亭諸郡縣、而秦裴者守崑山不下、力屈乃降、全武宥之、時稱長者

左執法吳取仁公約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之八都既建、派而分者爲十都、公約其一也、初以勇膽智略爲郡邑推、洎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授西桂鎮遏使、從董昌禦巢於西鄙、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䃀石爲訓兵之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錢鏐之破越也、公約以驍果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肅政臺長、俄而劉浩平、錄功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騎常侍、明年、徐寇據姑蘇、斷朱方諸軍糧道、鏐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九月統師自金陵返旆南討、明年春克吳苑、竟遷軍功、以本都歸鏐、鏐益嘉其忠節、兼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游奕使、冬淮寇侵擾、合諸軍扞禦疆域、屢挫賊鋒、遷大冬鼎、改秋官民部二尚書、遷左執法、自始至末、薄於進取、所有必以分散士衆、爲將三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乾寧四年卒、

檢校太師兼侍中成弘濟及

成及、字弘濟、錢塘人、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捍山賊、逐齊寇、聲名遂振、乾符間八都寖盛、聞人宇卒、而及代之、遂以富春鎮稱靖江都將、劉漢宏作亂、與鏐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奮劒將犯鏐、及與胡淋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朗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副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竇、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

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於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富貴於鄰境及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鎭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軍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回至北郊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鏐車行與賊鬬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亟加斬决或及至雖盛怒必爲之釋其寵遇如此類累勑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稜之少子強勇不與諸昆弟類稜爲常州刺史建徽代爲武安都將稜爲淮人所逼建徽馳赴之城已拔被虜及稜歸自淮南建徽軍中嚴整無敢稜制稜甚偏之稜將沒散家財於諸子惟授建徽一劍曰此吾歷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徐綰叛鏐於杭焚掠城郭建徽自新城以本都之兵與赴難因命守禦綰等已攻內城聚木將焚北門建徽使以火鉤取其木先焚之木不得聚賊計遂沮武勍鏐渡江保會稽延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矣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恩於楊公令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遂命全武告急於揚行密且以子元璙往語在鏐傳睦州刺史陳詢不順鏐命鏐以建徽與詢姻婭疑之使馬綽伺其意建徽曰陳氏背義自貽覆族建徽既姻婭固應見疑然累書諭之而不見聽皇天后土苟或鑒照方明此心爾俄有睦吏降持建徽所貽詢書至皆勸戒之詞鏐嘉歎久之兄建思嘗譖其畜兵仗爲異圖鏐使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內建徽食不顧使者以聞鏐感悟益加殊待每會必指之曰杜丞相今日塵忝多其力也子孫昆弟朱紫車馬盈門而性儉素導從不過數人財物輒散鄉里親族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衆皆披靡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鏐弟鏢救姑蘇與敵遇逼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年高不廢騎射嘗擊毬於廣場典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仕吳越歷四王檢校太師左丞相以漢乾祐三年卒贈太師諡威烈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遜附

鮑君福字慶臣唐太子少保宣公防之裔後適吳越君福性純厚有膽氣從軍以驍果稱初從劉漢宏繼歸錢鏐號曰向明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尋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被害乃客賜絹書使姑從之君福終拒焉伺守者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周本守信州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卽遁梁貞明四年君福從錢球攻信州斬淮將呂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周本僅以身免任衢凡三考元瓘領靑海節辟爲副使後判湖州奏授洮州刺史保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晉天福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子修遜

修遜少寡言語總軍整肅累官上直指揮使歷衢州刺史開運四年爲戍將護李孺贇於福州孺贇叛修遜殺之傳首錢塘周顯德三年修遜從吳程攻常州以應世宗之師至宋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事後爲上直諸軍都鈐轄使同參丞相府事卒

蘇州刺史曺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曺圭仁和人家臨安父信由歙歸杭爲臨平鎭將圭之將生信夢人謂已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已而生圭圭少有膽勇乾寧中爲嘉興都將淮人圍嘉禾圭與其族人師魯守之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城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晏如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開平中淮人復圍姑蘇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俘執者咸縱觀之圭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終於蘇州師魯形短小而多智鏐嘗稱曰今之晏嬰人因號爲曺晏嬰

丞相曺安成仲達

曺仲達圭之子生於臨平室有紫光少小圭嘗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膳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甓圭在姑蘇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親迎途由杭州錢鏐見而奇之以妹儷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元瓘襲封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佐嗣元瓘仲達復攝政事時大賚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輒大譟挾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皆釋仗致拜仲達性仁厚好施

食不兼味元璀重之常呼丞相而不名卒謚安成

營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訢附

吳敬忠於潛人嘗從錢鏐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及鏐出兵助淮人討田頵敬忠每先登陷陣梁太祖既封鏐為吳越王而敬忠以積功亦受梁封正國功臣浙西營田副使累封太師兄順以功歷鎮海軍保城都指揮使檢校司空弟訢為太傅八子仕本國皆貴顯

戶部尚書阮結

阮結錢塘人中和間以八都兵從錢鏐討劉漢宏功多

授散騎常侍又征常潤二州披羽先登克其城捷上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

高貴州彥

高彥海鹽人少諳韜略有膂力善戰每從鏐征伐多顯功及鏐開國為吳越王奏授彥湖州刺史彥性淳厚居職十餘年為政簡便民甚宜之後奏領貴州刺史卒

僕射朱蘊之行先

朱行先字蘊之海鹽人燕頷虎頭猿臂善射人稱小由基每從高彥征討累功歷親衛都指揮靜海鎮遏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封佐正匡國功臣功名福澤略與高彥等以壽卒

越州都指揮使屠寶光環智

屠環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屠擊之後大父某避地於吳家於澉川之青山遂世為海鹽人生而姿貌偉杰鷹揚虎視少負勇略吳越國王初起鄉兵拒黃巢智仗劍從之時以籌畫進遂與幕府謀議董昌僭號智首勸討賊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副王弟鎮自海道救嘉禾生擒賊將楊勝等二十餘人計

功得中上遙領常州刺史明年春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瞿州刺史陳岌叛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三年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壬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將及內城刺史高彥闕之遣子渭與智同赴難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難急何以吉辰為智按劍而起曰違主之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壘賊勢甚盛合圍數重二人自朝戰至於日晡身被百處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馬上刃之矢盡援絕為賊伏兵所害王念智徒步從戎卒死國

難以衣冠歸葬於海鹽縣智嘗有詠志詩曰輕身都是義殉主始爲忠至是竟符其識云

吳越丞相元明遠德昭 父仔倡附

元德昭字明遠本姓危父仔倡刺信州卒吳越錢鏐爲易今姓仔倡常命日者視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曰爾才可爲王侯相因授以文體元瓘襲國教令之任頗鈌林鼎薦之元瓘與語謂鼎曰德昭有輔弼之才吾子孫無憂矣遂掌文翰後事佐晉開運三年用師南閩兵機要務悉以委之尋拜國相周

顯德二年用師毘陵吳程執趙仁澤送錢塘德昭悻其忠力採得不死六年與吳延福入貢於周事對稱旨禮待有加乾德五年以吳越丞相卒贈太保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爲通儒院學士俶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然之太宗時俶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爲淮南節

度使俶薦其才擢衛尉卿判大理寺移知撫州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

翊運

明

誠意伯劉伯溫基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 子存道附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徵辟貢薦附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翰林學士王子充褘

長史桂彦良德稱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祭酒梁叔亨貞　教授胡仲申翰

尚寶少卿陳如晦顯道　汪仲山仁壽

訓導徐君善原　行部侍郎劉伯靜辰 子徵附

慈利縣丞汪益民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濟南知府方去矜克勤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廣東參政諸葛伯衡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瓊

四川左參政宣彦溫溫　太常博士陳世昌

國子司業王原禮嘉會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長史朱伯清廉　宋無逸玄僖

教諭趙撝謙謙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監察御史周覲政　潁上縣知縣韋信大誠

江西僉事丁叔寬琭 子麒麟附　國子學正王彦貞恒

同知劉昭甫子華 子鍔從孫棟附　右副都御史韓伯貽宜可

王教授俊華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知府胡斯美惟彦 子伯順附　教授崔斯立植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詵　教授俞景淵深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訓導趙德純宜生

陝州判官梁仲仁寧　教授徐大章一夔

左布政王希陽燕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錢塘翁望之在遺氏閱

翊運

明四先生

誠意伯劉伯温基

劉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奚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慱游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方分韻赴詩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耳時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基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基失天子惆念元元至意當斬乃羈管紹興路基感憤痛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客理沙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間多爲詩歌以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基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上使孫炎以金幣來聘基乃付其衆於弟𡼖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曰吾昔日西湖之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次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

爲起入內趣召基甚言先斬士納欵及奔鍾山者上
因問討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
故易易耳取威定覇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
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基基辭不
受　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
猶奉韓林兒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
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
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
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

城　上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
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俟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
輕動日中旲而黑雲微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
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
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
瑞者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
蹴所坐胡牀　上悟許之洪都乃下前基以母喪告歸
上因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基至衢而苗軍叛
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

毅憂甚迎基入衆即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
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
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
誠來寇李文忠將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
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
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
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迫之東陽悉獲其衆基
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鯫生謂
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
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

則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
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
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
時日中有黑子基言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
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亟語之夢以
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以刑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
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
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所加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行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鄕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善長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基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者基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 上不悅而罷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曰宋元

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綱紀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権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請基緩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基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疏言中都曼衍非天子都王保保雖遁荒漠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叙基勳伐

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旣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奸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
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
自責不敢復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胡　上
之視基怠乃陽為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寖劇　上使問
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年六十五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
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為書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
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

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
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
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
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
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
伯溫吾子房也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胡惟庸等
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蚤
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
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疏拜閤門

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兵至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
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鼐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基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
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
年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問人
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
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
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
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

中李諭言故誠意伯劉基宜配饗　高廟世其封爵如
徐達　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祖收攬賢豪創造
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
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
之後孫廌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
世祿廌嗣未幾旋即隕世祧圭裳於末裔委帶礪於空
言或謂後裔孤貧勿克負荷或謂　長陵紹統遂致踈
嫌維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
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宜侑饗

太廟其九世孫梏撣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基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
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先生勳
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擬先生逮事胡元
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藝也方
上手書問天象先生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先生慨
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嗟乎

先生之自任者何如而卒中讒毒以死也豈天之不欲
遽開太平乎彼世所傳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
特星官之一技耳惡足以盡先生又惡足為先生重哉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姙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
學名益著初為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與子
徵至金陵見　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
濂曰春秋孔子襃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
下可定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
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
留意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
上書　太子願進修德業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illegible]
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甘露
屢降　上召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慷湯於鼎以甘露
挼之手注於卮語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
卿共之耳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
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

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即神仙也對曰漢
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
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
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
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
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西廡賜大臣坐
令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
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
能以禮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

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
業業不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願 皇上慎終如始天
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
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大明日曆七
年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爲序上之濂侍
上久多所陳說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
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一旦受職任事不
效負陛下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
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濂深密不泄禁中語

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
字不對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
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
矣 上嘗強濂飲醉憔笑賦楚詞一章令羣臣咸賦醉
學士歌曰令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自布衣爲天子卿自
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令太子選賜濂良馬又爲良馬歌賜濂時有上萬
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疏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召問濂對曰彼應詔上疏
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 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召羣
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
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
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
矣十年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
朕最愼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
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

濂辭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 上延問濂屢矣及至
大喜日侍 上游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昃始
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濂遜謝不敢當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語濂子璲曰
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
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濂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
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
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
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寒士或勸爲子孫計曰

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謝遠人不見其面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門人方太史孝儒曰當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彊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追謚文獻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璲爲中書舍人子三懌慍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君召懌入翰林爲侍書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 子存道附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之賊閧溢名大喜問計溢[illegible]邑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縶溢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中少年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 上徵溢及劉基宋濂葉琛三人至建業 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海內紛紛何時定乎四人者齊聲前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悦擢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溢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

按察司溢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溢守處州給餉平荆營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溢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坐法辭連溢溢憂懼 上曰予素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溢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溢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郎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感悦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溢守

禦郤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溢令千存道
合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鈥戍青田賊至
仲鈥逆戰惟淵走仲鈥以無援故敗溢即斬惟淵以狥
溫州平請朝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
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
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
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
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
信若令文忠率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

詔文忠出師如溢言溫賊既降乃授溢元帥還守之先
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溢曰叛而復
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
贊善大夫溢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
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不犯豈直搏
擊為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
罪且不測溢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失議　皇
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
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湯道北征溢曰鄉

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
可　上不應溢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
宜籍為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
謂儒者迂先生強為朕一行溢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
存厚還治喪溢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
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
衛指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溢喪母哀毀
疾作二年卒溢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
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溢齊
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
帥　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溢宋濂三
人同至金陵進見　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
者出　上目送乆之顧問左司郎中陶安曰四人者何
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
不及章溢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一旦以禮羅而

致之天下不足定矣　上大喜擢琛爲營田僉事壬寅
正月　上帥師至龍興守臣祝宗康泰以城降改龍興
爲洪都府尋改南昌以琛知府事既而宗泰復據洪都
叛琛迎戰死之事聞　上嘉其忠義追封南陽郡侯命
有司立廟南昌歲時祭之

徵辟貢薦附 共四十八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天資學識出人而尤精弓馬
元季石抹宜孫總戎處州以深爲參謀縉松遂麗等縣

民亂爲盜深悉討平之已亥胡大海兵取處州石抹宜
孫戰敗大軍分取屬邑深知天命有在乃解甲見大海
於軍門悉上四縣版籍兵不血刃而屬縣皆下　上聞
而賢之召深至金陵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仍命深總制
處州兵事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李文忠擊走
之胡深引兵爲援議爲城守無何而浙西將李伯貞大
舉入寇以城堅不可拔敗績去　上念深守城功以名
馬賜之青田葉仲賢既服又叛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
深悉出偏師討之而親統大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

仲父谷珍議納歲幣繼以擒若干來貢深[illegible]入閩
時已稱吳王乃擢深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陞辭　上
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乙巳福建陳友定侵邊深
奉命征之建守將阮德柔兵屯錦江深進擊之破其寨
柵友定大懼率銳卒急圍我營深突陣興戰馬蹶被執
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　天子仁聖援賓融故事感之
友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跨銅驢烈焰而
死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
失一大將深果敗歿　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

追封縉雲郡伯　上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對曰文武
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有二子
長楨次樞楨授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僉事

翰林待制王子充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玉立屹有
淳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溍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
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禕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
文之任時元末政亂禕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
言上之時宰嫉其切直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

報時有齊琦者明數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禕歎曰
子克異代人物也禕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
山中著書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戊戌 高皇帝親
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禕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
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 上每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
文章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
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
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

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
創國之初禮制多所裁定遷起居注丙午出知南昌府
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
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以寵勞之丁未召議郎
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
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
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
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導每召對殿庭必
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召還五年以翰林待
制副蘇成詔諭雲南命下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六月
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
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 天子不忍勦夷命禕輯寧爾
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
不聽館禕別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越月禕又諭之曰
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戮故令使臣開諭若旅拒
不服自遠恩化必奉行天討命秦甲發蜀饋循棧道略

沅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腹
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
其將能乎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略祇以自
憊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
無所用之禕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搆難友諒據楚士誠
據吳友定據閩玉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
於金湯況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欲長雄天下以與
天地同悠久乎不四五年幸膏鈇質雖爾元君北走以
死擴廓帖木兒竄責降恐後往事具在可鑒也今王身

度謀勇悍邀孰愈誠諒兵士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
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
之所興誰能禦之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
下抗爲此謀者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
館吾其圖之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
欲連兵以拒脫脫至察罕王有二心欲追殺我使以固
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褘於民間脫脫聞之詰讓梁
王不得已出褘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褘褘罵曰天訖
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

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
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
十二二子曰紳曰紳褘慷慨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
卽及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
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
天下士大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
續東萊大事記各若干卷藏於家褘事　上十餘年服
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教子慈而有法
在官還書教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克自樹
立皆能世其家學褘歿後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
次子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褘死所擗踊號呼製神
主載回因上書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
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翰林學士更謚忠文

長史桂彥良德稱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記誦敏捷及聞楊簡學
益以尊德性爲本仕元爲教授因朝政不綱退隱田里
高皇帝召見特授太子正字賜宴與公侯列坐日侍講
讀　上詔詞人賦詩賡歌彥良每先衆而就嘗進奏曰

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顧留聖意詩非所急也　上
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而不名　上嘗御大
本堂彥良與秦府紀善林溫入見　上問之各以官對
上謂彥良曰卿帝者師謂溫曰卿王者師其各自重彥
良感荷知遇知無不言毎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
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
敷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說無一不當　帝心　上
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佚
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亦靖

於德矣　上深然之洪武八年特授通奉大夫晉相府
右傅　上親製手詔以孔孟諭之陛辭　上曰江南大
儒惟卿一人彥良謝曰臣不如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
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既侍王就國日以正大之學輔之
王以綺衣鞍馬畫彥良像以賜後諸王府罷相府改彥
良爲長史時彥良已老王爲造安車奏令致仕彥良退
作存養省察圖以進王揭諸座右以時觀省居無何詔
彥良舉家還京師彥良條陳治道所急者曰法天道廣
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

教化馭戎狄蒐賢俊廣咨訪凡十二事總名曰萬世太
平治要策　上嘉納之以風疾賜歸卒於家所著有清
節集清溪集柱笏集老拙集和陶詩春秋詠傳於世平
生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於義命與
人交坦坦夷夷命觴賦詩踔厲風生窮日夕不厭時以
春風和氣目之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劉性傳字士原嵊人元季兵起散家財聚兵以捍鄉邑
號義兵萬戶　高皇帝駐蹕金華遣人召之性傳即率
衆歸附比見首陳匡國安民之策數千言稱旨拜中書
門下侍郎固辭改陝西鞏昌府知府鞏昌地隣北虜民
物凋弊性傳撫輯軍民恩威並著邊境以寧國初屈指
良牧者多以性傳爲首

祭酒梁叔亨貞

梁貞字叔亨新昌人舉元鄉試授太平路教授端殼寡
言深沉有識　高皇帝克太平貞率諸儒迎拜請戢軍
士以安生靈復以三王之得天下者爲言　上深然之
留掌圖書與李善長同侍帷幄參咨議　上欲取金陵

謀諸貞貞力贊之命都事江南行省遷湖廣按察司僉
事兩浙轉運使未幾拜太子賓客日侍大本堂多所啓
沃戊申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國子諸科條皆貞所規畫
也嘗輯古詩三百篇進覽　上以賓之初筵命丞相直
解喜悅感歎命繕寫數十本頒賜大臣俾朝夕警省後
以老乞歸築墅鼇峯之下日與里中諸宿儒相賡唱超
然以榮名終

教授胡仲申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兒七歲拾遺

金道中守不去候遣者至而還之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辭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於柳貫黃溍張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游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巳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　太祖定金陵遣使召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不習軍旅徒費廩粟爾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

元史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春秋集行於世

尚寶司少卿陳如晦顯道

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曆兵機試鄉闈不售輒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以勳業垂名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鉛槧間邪元季兵起散家財結義旅以衛鄉井戊戌　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官顯道諳謁陳濟世安民之略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谷珍據台州明越末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谷珍納款　上賜顯道手札及和其詩以寵嘉之復遣諭谷珍兄弟納土入覲歷官至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為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　上甚悼之命有司造墳護喪歸葬

汪仲山仁壽子羽附

汪仁壽字仲山金華人性穎悟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王師下婺同許元葉瓚胡翰等召見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羽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

汪晏為文學交人稱四友

訓導徐均善原

徐原字均善與吳沉同鄉為文字交原博覽羣書而尤精經學元末隱居不仕　太祖兵下婺州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以教民之秀興者乃聘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原歷主福建江西考試以得人稱文學不在吳沉之右而位不通顯竟以訓導終論者惜之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若

千卷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伯靜辰 子徵附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女以進辰峻却之谷珍歎服遂傾心輸納左丞李文忠開省於嚴辟辰參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當所寀集丁夫濬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忠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兵辰請徃諭以大義俊悔聽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養未幾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爲湖廣道

監察御史立朝謇諤遇事敢言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瀕江田八十餘頃歲淪没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所溺辰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辰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丹陽道接句容民負任者徃徃因日暮行刧商旅患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永樂元年召修

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考之注記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參政甬澇江溢飢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粮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坐累免歸六年召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賜勑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

送還卒於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徵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藏於家

慈利縣丞汪益民

汪益民衢之開化人家貧居傍七賢堂讀書自娛元亂不仕 高皇帝龍飛徒步詣行在獻策歷陳開國紀綱 上嘉納之尋召赴闕勑授慈利縣丞守官廉介任滿乞歸 上憐其貧解龍袍賜之仍命有司優給衣食以終其身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　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嘗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之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不敬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止令行於孔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通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土芥寇

讐之說大怫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胷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曰以旌直臣尋以耳聵乞歸卒唐秉心如丹屢批逆鱗冒死不顧以衛正學回欲墜之日於中天而千萬世之陰霾昏翳不得以晦蝕之者唐之力也

濟南府知府方去矜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五歲知讀書日誦章句十數行誦五經比長徧窮濂洛關閩諸書潜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行事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文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台海民爲變行省檄與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克勤請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培盜非與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賊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徵克勤樂於

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數百人克勤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未幾以母喪去諸生追送之學舍爲空朝廷聞其賢勅部使者以書幣徵克勤兩詣政府以母老辞不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名第二　上特命知濟南府錫之冠帶以寵其行比至爲青一通懸之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前自言禁吏胥不得所問自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聘前進士爲弟子師葺廟堂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月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

之内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弟子繫籍者二十八兵役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條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丁産爲三等毋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奸會郡城圯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易民五六萬治之屬夏大旱民不得田哀號郎工聲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客聞中書請於 上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

雨如注是歲大穰民爲之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五年秋隣境蝗蝗克勤省愆變食禱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克勤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復行其法於封内壹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戶增至六萬有奇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羊雞散被郊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覲錫燕儀曹仍還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無何而爲程

貢所誣被逮民號呼咽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其子孝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卒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浦江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伏闕上疏而克勤竟死於京師年僅五十有一克勤爲政必先風化務以德勝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公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而不用晚年進修益力晝之所爲夜則白之於天榮辱利害坦然視之不以爲意所著有汗漫稿若干卷宋太史景濂志其墓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

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扞
格之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
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
依會要類編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凱資性過人才高學
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
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
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

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章遂盛傳於世

廣東布政司參政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
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以薦授北平
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屨
行塗泥中弗恤也遷趙州吏目州有建峯廟廟有青蛇
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罪巫者民以不惑
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
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燕趾之道輕耳 上大悅
擢陝西布政司參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
之後改廣東參政卒於官金華杜桓爲立傳稱之爲清
修直諒之士云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瓊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
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
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同官服其史才
名重京師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
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乃作大

部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
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
然士大夫猶有韙濂者瓊乃作釋奠解以解之文多不
載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爲人文行超
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
卒於家所著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三子翱翔肅
俱以人才舉任世其家學

四川左參政宣彥溫溫

宣溫字彥溫會稽人少穎悟好學襟度夷曠家貧處之

裕如、洪武初、被召、上因問漢高祖殺功臣、光武全功臣、優劣何如、溫對曰、高祖殺功臣、功臣自殺、光武全功臣、功臣自全、上悅其言、授四川左參政、居官有惠政、蜀人祠祀之、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工古文辭、元至正初、以布衣入爲翰林編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欣然就道、授太常博士、尋以母喪辭歸、服闋、復徵至京而卒、所著有希賢集、

國子右司業王原禮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門來者、修脡戶恒滿、上海令康伯愚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尋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斆、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鬓皓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恭待殊厚、老疾乞歸、優詔調治、未幾、卒於官舍、年八十餘、上深嗟悼、給驛護喪還葬、發引之日、詔所在官司備禮祭之、蓋異數也、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鮑恂、字仲孚、自崇德徙嘉興之西溪、父德歸安丞、恂三領元江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及恂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恂等、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歸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平生所學、於鄉里亦有光榮、恂等復固辭、翼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旨、著易傳大義及西溪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

長史朱伯清熏

朱熏、字伯清、義烏人、自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

義既而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名家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為郡學師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長聖朝日曆召為纂修官書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燕扈駕比至滁州進詩十首　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為汝和有頃召燕賜和詩六首當時以為榮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以曠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二十七卷

宋無逸玄僖

宋玄僖字無逸餘姚人少有至性嗜學多聞覽外嘆嘆若不足而其中敏悟絕人元至正間中乙榜授繁昌諭才十九日即弃歸是時海內大亂玄僖無復用世志退而遁諸山澤家貧無衣食貧唯授徒以自給樞省嘉其苦節辟為鄉邦文學不行　明興以史事徵乃出應詔事竣復命與福建鄉試稱有鑒別晚窮濂洛之學為文縝密有尺度詩亦清遠有文集行於世

教諭趙撝謙謙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illegible]山寺與學佛者同學書克己復禮之目為用工準的閒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鳴山蔚書閣潛心大業飢寒迫之其容粹如也國初徵修正韻稍試其學尋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有薦謙者　上曰吾欲老其才而用之後召為瓊山教諭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嶺表以南稱為趙夫子謙於勢利澹然而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卒以此厄窮不悔也卒於番禺年四十五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三年以儒士舉為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貢入太學者設為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為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為人莊重和易諸生弁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為時明師未幾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宰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覩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

詩傳相符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師入見　上諭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鈔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　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符

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年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大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詩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監察御史周觀政

周觀政山陰人洪武中以薦教授九江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曰有命亦不可中使怒而入頃之出報曰可使之出觀政亦不從曰必面奉詔已而　上出謂觀政曰内間慶賀侑食之樂廢缺欲令内人肄習吾已悔之御史言是朝綱爲之肅然當時以比東方曼倩永樂初出爲江西按察僉事時安南初下觀政建言四事曰修明政教慎簡征科華正衣冠作新學校疏入　上卽賜施行官至觀察使卒

頴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車誠字信夫餘姚人洪武初以賢良方正徵授知頴上縣奉職應謹以誠信治民政化大行考最遷知光州益勤撫字出民於水火而衽席之當時稱循良第一秩滿告老歸優游林下復十餘年而卒

江西按察僉事丁叔寬豫　子麒麟附

丁豫字叔寬海鹽人洪武初以儒術聞勅諭幣聘入京高祖召見問天下治否對曰盜賊已息但恐復生今日之治願以安民爲本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詳刑愼法澤被於民民頌之不衰長子麒字彥禎以詩文名貢入太學庚申命往荆楚訪求賢良事竣告省殁於第次子麟字彥祥乙丑進士歷工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彈劾百僚風聲赫赫無辜見法其心慨然不平必直之而後已

人稱眞丈夫

國子學正王彦貞桓

王桓字彦貞慈谿人洪武四年有司以通經學古薦於朝　高皇帝召見便殿問桓處鄉里好惡何如桓對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　上遂呼爲老學士乃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轉河南盧氏縣令政教一新民懷其德十二年致仕歸卒於家先是桓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决於桓無不得其情者遂稱爲明白先生其學不事章句務得於心識者謂其克繼虞賀杜樓之絶學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於家

大典同知劉昭甫子華　子鍔從孫棟附

劉子華字昭甫山陰人洪武初以明經薦　太祖召賦常遇春輓詩子華立賦曰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思功心獨苦黄金直欲鑄眞顔大稱旨授大典同知子鍔廷對第三人官編修卒從孫棟字元隆正德初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初議大禮忤旨杖闕下稍遷左中允復忤執政出叅湖省終南京兵部侍郎歷官四十年所居蕭然如隱者孝友和易無少長皆樂親之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幼好學精敏淹博磊落有大志洪武初以貢授山陰文學召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時左右御史大夫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寧惟庸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恩怙寵内懷反側乞斬三人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錦衣衛拷訊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十三年歸朝　上賜没官男女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明所宜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上御謹身殿親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燒殿　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邪雷乃息宜可獲免所上二十餘

事悉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未幾以事安置雲南以薦起爲雲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已任百僚悚惕不敢犯無何卒於官時大星墜地㩁馬皆驚

王教授俊華

王俊華台州人洪武初以明經薦爲府學教授時干戈甫定人未知學俊華正已率物誨諭詳懇旦夕督功課若父兄之於子弟時分俸以資不給者官終太子贊善戴冠云自國家設教以來文學行誼無出俊華右者真一時師儒之楷模也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學問該博目無不見之書洪武初以明經薦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克持風紀寮宷肅然所著有密菴稿與唐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

兖州府知府胡斯美惟彥 子伯順附

胡惟彥字斯美餘姚人居鄉以耆德見稱元季隱居避世明興舉遺逸召見上太平頌 上覽而悅之命賦早朝詩十章立就 上益大悅拜湖廣參政懇辭改兖州知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百姓皆愛戴焉卒於官子伯順學篤行修鄉黨稱爲雲巢先生

教授崔斯立植

崔植字斯立鄞人治春秋得聖人心法辨論公穀左氏三傳得失歷歷如指掌究極羣史平居儀度整肅不假修飾而規範自然洪武七年薦爲郡學教授後調處州以成就後進爲務受業者日衆必傾極底裏隨其材而導之卒於官植文學德行卓絕流輩一時碩儒莫不想聞其風自號丹山樵者有雜著文集若干卷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誼

徐誼字宜叔壽昌人少治春秋通史學累舉不第 太祖龍飛乃杖策歸朝參謀議時征陳友諒奉命招撫使回授承務郎知黃岡縣事兵火後市里蕭條誼招集流民百廢俱舉未幾解官歸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擢知鎮江府政爲三輔之最秩滿惟圖書數秩自隨調吉安府獄有繫囚皆累歲逋官租不能償者誼出俸金五

百貫代償而繳之雪寃理枉刬除積弊政化一新後以疾卒於官民皆路祭巷哭執紼送柩者至數千人

教授俞景淵深

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初以鄉貢入太學時 高皇帝幸學講中庸二字累數萬言深得啟沃之義因稱之曰天下能說書生俞深歷任寧德阜平汶上儒學教諭皆有成效以大學士楊溥薦陞建寧府教授三典文衡取士得人正統七年卒於官深博通五經究極諸子篤厚端謹處家一䂓文公家禮所著有範疇解發明蔡九峯之蘊雜文十卷雜詩十卷藏於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氣有經綸天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中時宜 上喜將授憲職垕以母老辭乃除銅陵簿垕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選教附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燕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垕相度原隰大與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垕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今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爲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爲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垕言死生有間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訓導趙德純宜生

趙宜生字德純宋之宗室也家於餘姚粹於經史文藝之學時方大亂混迹芻牧間自號騎牛野人國初辟爲邑學訓導宜生欣然就職勸飭指誨聞者鼓動姚江學士繇此彬彬焉

陝州判官梁仲仁大舉

梁大舉字仲仁錢塘人自號梅谷刻厲尚風節洪武初以人材徵召對稱旨授陝州判官卓有異政清白聞遠邇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召入賜勑以舊職致仕賞勞特厚優游林下年七十三卒大舉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好士喜施長身高論在衆人中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也翰林檢討王洪爲梅谷先生傳

教授徐大章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

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學古嘗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軌範以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詔製靈谷寺碑稱旨賜恭衣綵段繼得實授再粒監申條教一時學徒成就試之有司多獲舉首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其繼云

左布政王希陽燕

王燕字希陽麗水人爲人修整博通五經尤精於易雖子史百家天文律曆兵刑等書靡不淹貫洪武初薦入翰林纂修元史書成授太子說書官至陝西左布政使所著有交山集迂論史纂南征錄四書詳說又精於音樂以琴者有道之器君子之所不廢時一撫之嘗製風木吟曲以擬猗蘭字宗韓擇木兼工篆籀其得處自以李陽冰不遠也當時目爲通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

輔弼

晉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太傅謝安[illegible]

唐

紫薇令姚元之崇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

平章陸敬輿贄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宋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　太子太師杜世昌衍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 子岏孫雲附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右丞相葉夢錫衡　右丞相史直翁浩

左丞相王季海淮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參知政事陳叔進騤

左丞相葛楚輔邲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頴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 父壽附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左丞相范仲和鍾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右丞相杜成之範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左丞相王仲潛爚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輔弼

晉 共二人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陸曄字士光員外散騎英之子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常騎本郡大中正大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寧伯帝不豫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

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渝體自門風既委以六
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
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
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
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以勳進爵為公咸和中求歸鄉
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駁曰曄內
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
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返無期必

違懸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
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
侍

太傅謝安石安

謝安字安石其先陳郡陽夏人自祖衡寓居會稽遂為
越人父裒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郎
並以疾辭居會稽東山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出則
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除尚書郎琅邪王
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
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卜相曰安石既與
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征
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出萬右及萬
黜廢安始有仕進意時年四十餘矣桓溫請為司馬甚
見禮厚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
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
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座中害之坦之甚懼
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舉既見溫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曰安聞諸侯有
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
不爾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
劣時溫威振內外人情恂恂安與坦之盡忠匡翊終能
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
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卒錫命遂寢詔安總關中書
事安義存輔導不事小察弘以大綱中外賴之是時宮
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
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而役無

勞怨帝始親萬機進安侍中都督諸軍事時苻堅強盛
疆埸多虞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
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安
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
不敢復言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
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遂遊
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請以兵入援安
辭却之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
竟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以總統功

進拜太保更封廬陵郡公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
北征乃進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安雖受朝寄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遇疾悵然謂所親曰昔
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
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
雞主酉今年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
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殮具甚厚贈太傅
謚文靖

唐 共四人

紫薇令姚元之崇 玄孫合附

姚崇字元之其先吳興人自吳興徙陜復自陜徙洛陽
父善懿貞觀中嶲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
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
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
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聖曆三年進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崇建言臣
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
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

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
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
出爲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尋爲太平公主所忌貶申
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
於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
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
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
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景藏謂臣當

位至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俠師
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歎甚既罷乃咨
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
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帝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
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
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
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
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
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

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
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
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沮折
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
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
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

奏度僧尼溫戶强丁因避賦役崇請汰僞濫髮而農
者餘二萬二千人崇嘗帝前敘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
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
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
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
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
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
捕崇請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
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

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
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
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
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迄息於是帝方躬萬機
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明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
得專任會盧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
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
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久之紫微史趙誨
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

師惟謙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歸第仍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崇尤長治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則臨軒以送它相莫及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

子貴戚於下而權歸於上矣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剌史

玄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弟勗自有傳

按唐書以崇爲陝人及讀張燕公所作神道碑始詳載其世系云自吳興徙陝自陝徙洛則爲吳興人審矣兩浙相業獨吳興寥寥今得此賢覺六邑俱重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 子象先景倩景融附

陸元方字希仲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也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官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仇黨又薦其官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其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后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薦久耗傷吾神有一柙平生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勑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初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

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公論耶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

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否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吏民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右丞相謚文貞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官終監

察御史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當時多其友愛

平章陸敬輿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吏部郎中灞之孫溧陽尉偘之子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庚何等一十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

賦經財實六德保罷際五要簡官事時皆避其言遷監察御史召拜翰林學士會馬燧討河北賊久不決請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令幽燕恒衛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請使李芃還軍援洛李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勢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委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

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嘗問事之切於今者贄勸帝令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有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且言言路之不塞必先通上下之情然上下之情所由不通者則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九弊不去而求通上下之情以開言路難矣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

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斷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從之始帝播遷府藏委弃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臣下有所觖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廪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德光議事贄還奏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且請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犄角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

東彼且爲殍少須之殿已徙屯不問仍德光珉奪兩節
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以勞
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
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徂伺然帝亦
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
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
畿內者急宜宣告晷刻不可差爾嶺既回遠而駱谷又
爲賊所扼通王命者惟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
者我勝則來賊勝則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

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
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
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京師已平帝
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
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
德音今諸事未遑而首先及此恐天下聞之解體且內
人當奔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
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
此帝不復下詔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

俱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遽台宰而贄孤立一意
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
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權知兵部侍郎復爲翰林
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參黜始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用楊炎盧杞引樹私
黨排擠忠良天下怨憤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
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
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疏極論

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
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猥塞則案牘蘩淆僞冒蒙
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
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枇
吏奸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
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
筆所資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
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疏極言
其弊大略謂以中國所長擊夷狄所短則有八利以中

國所短應夷狄所長則有六失且請罷四方之防秋者
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
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
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粮給應募者以安其
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
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粮賜種子勸之播蒔
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
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
夫暫屯遽罷豈同日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

元帥自涇隴鳳翔蕭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
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喬寧
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
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
州若府遴柬良吏爲刺史外奉軍典內勸農桑慎守中
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
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
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
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

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潮
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
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
書謚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
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
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外雖有宰相主大議
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
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
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
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
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
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典元戡難功雖爪牙宜力蓋
贊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
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
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
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旣放荒遠杜門

集方書人罕見其面歷官來所上奏疏數百篇議陳痔
弊皆本仁義其後蕪軾上贄奏議劄子稱其有王佐才
至謂賢於子房賈誼而德宗以猜忌刻薄始親終疎不
能行其所學乃放逐以死古今痛之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長興人由進士歷官吏部郎中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遷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
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

文宗遣使慰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
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
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
而善固當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數干
權願陛下毋倒持太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
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意耶帝以其面相
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
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
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
置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
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
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
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
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
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
用忠良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薳爲坊州刺史
右拾遺宋邧論不可薳果坐贓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
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罷爲

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
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未幾以足疾乞
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宋 共二十五人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 子申甫附

盛度字公量世家應天曾祖瑫仕錢氏爲餘杭令遂家
焉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登端拱進士
第累官尚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
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嘗奏事

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城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入翰林爲學士兼史館修撰出知光州再謫洪州團練副使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軍謀洪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

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休未嘗去手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

太子太師祁國公杜世昌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權知乾州徙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辨寃獄久不決者數事徙揚州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輒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還爲都轉運使不增賦於民而用足擢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

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
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
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
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
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凶豐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
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
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
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
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

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公帑助之否則勸課
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
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既視
事即勅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
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
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
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刑部侍郎知永興軍時方用兵
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
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

開封府貴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
樞密使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共事三人欲盡革衆弊修
綱紀權倖貴近多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遏絕僥
倖每內降恩悉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
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
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
多矣衍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兵擊
西夏雖韓琦亦以爲可衍獨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
沮軍罪衍者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元昊大戰黃河外

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
國方交鬭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語
抵衍衍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婿劉三嘏避罪來
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
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
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
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臺諫疾衍者訐其婿蘇舜欽
他事劾奏之欲以傾衍且指衍爲朋比遂以尚書左丞

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杜衍爲宰相賈昌期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期抑之也嘉祐元年特還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庳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數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

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戒其子務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 子屼 孫雲 附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由是起名歷知三縣通判泗洲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敢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召拜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而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請知睦州移梓州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饋

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鄭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而抃亦出知處州處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召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期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

義勇過期不能辨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吕朝娩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英宗嘗諭都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密啟以聞帝手詔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力論其新法之非不合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飢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

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屼字景仁由蔭登第歷官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復爲御史正色抗言皆切時務避政親賢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歷鴻臚太僕少卿未幾卒初抃

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孫卑爲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參知政事張道章昪

張昪字道章衢之開化人舉進士爲楚丘主簿轉韓城令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昪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

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德懋夜直禁中而衛士爲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德懋得志將不滅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知秦州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

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請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遂以太子太師致事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鄭仲熊字行可西安人登進士第爲右正言首論抑奔兢節浮費定國是總權綱推誠有功之宿將以作士氣歷官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時秦檜專國在朝無敢忤者仲熊歎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件食中書負媿多矣會檜誣構趙令衿謗訕欲加重典高宗猶豫未決檜於上前稱仲

熊助已對言鄭仲熊與令衿同里備知其惡陛下試問之上顧仲熊仲熊正笏却立徐對曰臣雖與令衿同鄉素不識其人檜失色令衿遂得免死下殿忿色相詬亟諷言者劾仲熊與令衿密友故飾爲不知以欺陛下章上仲熊待罪都亭上聞之遣中使宣押是時執政去國者久不舉此恩例高宗特行之檜恚益甚復使臺諫交攻之仲熊既被宣留之旨翌日復赴朝坐待漏院檜愠廢食侵以不遜語至自擬桓溫班退仲熊遂力祈避位上不得已允之且曰彼既不相容卿且去行將召卿遂

以原官奉祠、言者不置、竟落職、寓居蕭寺二十年、孝宗
卽位、復端明殿學士、致仕、孫緝、主司農寺簿、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沈該、字守約、歸安人、以上舍釋褐、歷官禮部侍郎、紹興
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該上疏論之、出知夔州、叅
心撫字、西人愛戴、召拜簽書樞密院、叅知政事、奏減吳
與丁輸五分之四、鄉人德之、未幾、大拜、該邃於易、嘗撰
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進之、高宗降詔褒美、
刻石於其私第、有文集律詩雜著若干卷、行於世

右丞相葉夢錫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知於潛縣、
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
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
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
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
爲糜、以食飢者、已而疫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
苦、活者甚衆、除太府少卿、進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
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

司火之起伏、稽鬻之多寡、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絶矣、仍
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
除樞密承旨、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者、詔衡按視、且命衡
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除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
院、拜叅知政事、未幾、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
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每奏對畢、從容賜坐、
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濫漫、折閱、手詔賜衡、措
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
旬日而辦、上歎曰、葉衡眞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

於凝碧池、上曰、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
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
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
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上諭執政遴使
求河南、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
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
上大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使、郴州安置、邦彥
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
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右丞相史直翁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人、紹興十四年進士第、歷官國子博士、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繫天下望、高宗韙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王府教授、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明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俾浩草奏、請扈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既而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書大臣、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辨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

還臨安、立建王爲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時張浚宣撫淮西、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諸臣相繼論列、而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倘聽浚謀之士、輿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引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不可避、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耰鋤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

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府未幾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初上問執政乂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五年復拜右丞相時樞府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克之已而殿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捕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奪民財物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譁噪者送獄獄成議罪欲

取軍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鬭則始鬭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陛慶童侍輿抗鬭爾可同罰乎不聽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饗孝宗廟廷浩喜薦人才其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矣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

左丞相王季海淮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授台州臨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曰此公輔器也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毋豈爲利祿計乎人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以薦拜監察御史轉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於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惡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遂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尋召除太常少卿改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昇儀同三司
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詞書、除翰林學士、
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謂不核眞僞、何以勸有
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
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敗若罪之、何以勸來者
上嘗論曰、樞密論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除同知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樞密使、上言武臣獻祠之
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弃之可乎、宰相

趙雄言宗室獻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
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踈可乎、上深嘉之、拜右丞相兼
樞密使、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
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筭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爲
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
此唐牛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
士乃安、樞密都丞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
主受諭、靡不由此、上卽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
之間、正宜如此、章頴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

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
上悅、頴復留用、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
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
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
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
帥、淮舉留正、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
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進左丞
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

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豈可不以聞、鎭江飢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
令甲、飢民罪不至死、惟嘗言、斷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
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弃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母亡居喪、如
禮、遂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
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謚文定、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初知烏程縣、奏減

丁絹錢歲蠲六萬餘緡民力稍蘇最聞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决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聾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機之可投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虚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内叛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虚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

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勢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意上喜曰卿可謂通達事體矣拜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堂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饗於太廟視冬至郊祭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宫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躬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灾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宫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

可上爲之止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奉祠光宗立召拜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時上以疾不朝重華宫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洶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於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宫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旨之勞

寖竊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寬知婺州黃度以比屬吏覈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吕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壹鬱不憀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居頃之判潭州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父彦遠 子崇憲 附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父彦遠扈蹕南渡遂家崇德彦遠官終修武郎性篤孝淳至而樂施予歲侵旦夕率其家人輒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官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添差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

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未幾進直學士改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挻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才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以稽命被劾除知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未幾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

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悲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咸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造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來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

悟入輒復疑無何孝宗不豫疾日殊丞相率同列請上請重華宮侍疾光宗令知閤門使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甚憂侂冑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重華大漸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百官請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

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一來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於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日乃復命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

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冑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冑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明日禫祭嘉王入羣臣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王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

慶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疾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即位是為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衰服出就重華殿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罪汝愚為遷叔椿官是月上命

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孝宗將欑汝愚議欑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而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賞不酬勞不無怨望朱熹白汝愚當以一節鎮處侂胄勿使與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朱熹因講畢疏奏遂出內批除熹宮觀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橫由是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而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滿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會諫官黃裳罷黜卒侂胄權其黨劉德秀京鏜代之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等各先後斥去羣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同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

盡矣侂胄然之擢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遂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罷右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疏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上書

頌言、俱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翊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劉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侂冑誅、盡復原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河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最有名、官終廣西經略使、以孝稱

參知政事陳叔進騤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贑州、改秀州、召還、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同修國史、上欲採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出知寧國府、改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騤陳三十條、皆切於時病、大臣韙之、明年進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又明年拜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往、騤率廷臣三上疏、以請上感悟、以冬至朝重華、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攝行三省事、而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冑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

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周也元樞亦欲為好人邪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左丞相葛楚輔邲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甲科大父勝仲至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縣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至論皆器重之登進士第授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覩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右疏言征榷歲增之害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宜精其選遷給事中張說以說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除刑部尚書

邲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改建德丞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以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御史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

公旣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檜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學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郞中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歎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當無

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進兼中書時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并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時左司諫

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不聽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邪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

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絶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擧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出知婺州改紹興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十年自奉淡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

諡忠文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材也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均敵乎歷太府宗正出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穮泃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聞而善之光宗嗣位召對稱旨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爲奸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口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

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婺州已而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詣覲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

曰、和好待此而決、大奸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從窻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參知政事、鑰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 父壽附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調含山

簿、七攝隣邑、幸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累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置之坐右、遷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仍兼資善、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須太子戀戀幾不能舍、機亦為之感泣、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

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任乎、遷右正言、兼侍講、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荊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隙、有死而已、不

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同、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首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資、專為養兵之助、兼太子詹事、遷給事中、飛蝗為災、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并蘇滿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
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
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
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
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
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
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
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不許、皇
太子遣宮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

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機初登第、
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承
庭訓、卒爲賢相、稱奬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
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
也、所著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寶之、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
終身服膺、擢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時方禁道學、爲考試
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舉員、又以不登權門、遲迴下
僚、年垂六十、始脫選、調召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
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
院編修官、尋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上疏極言當時將帥之弊、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
兼國子祭酒、遷工部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許予
李全、援王素諫仁宗郄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
多稱之、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請還鄉、首置義塾、教育
後學、又爲義廩、贍其族里、卒、謚端獻、贈太師信國公、洪

篤實嚴毅、閨門肅睦、杜範稱其高風勁節、追媲古人、侃
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
十四卷、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
不寐、夕則置瓶水加足、其上以警困怠、中乾道二年進
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傍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
傭於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
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

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耳知處州青田縣以薦召對首言今日人材猾中倭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徼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發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輭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

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因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

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累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繳駁無所顧忌每內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禮官議祧禧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

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御筆書說命中篇以賜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余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

淵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
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
傅致仕有星隕於居第遂薨諡惠正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
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言金有必亡之
形中國宜静以覩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主戰者
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再遷宗正少卿理宗即位行簡
貽書丞相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以謂賢路

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
此累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
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禀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
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
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
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
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
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
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

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
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
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姓名俾之誅戮加
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
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詰
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懲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
施烏保其不遠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
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冈賊久安之地楊州城堅
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

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
海道內爲呉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後皆如行簡
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
在告上疏切陳利害不報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
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告急或又
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
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天大
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
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

政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舜以上游重
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十上章
告老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
薨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
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
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尤爲相業所難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登嘉定進士第調峽州教
授帥趙方嚴重慚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

葵出拜方捘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
北茶商羣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
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趍者雲集號曰茶商
軍歷遷國子學錄兼魏惠王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兼教
授如故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累官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寶慶三年拜參知政事兼簽書
樞密院事六年史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
天下爲己任召還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

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
李韶時號小元祐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九月
禋祀雷變四疏丐歸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嘉
熙三年封申國公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
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祐四
年拜少保進封衞國公趍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
壽畢上疏丐歸不許拜少傅進封越國公復進少師賜
玉帶更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
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

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
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
褒諭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請更化改
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
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
密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事師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
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韡遂往於是戰
於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
密使辭太師不拜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

生務思所以變通之過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
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虔調兵以屯淮西
併軍分頭目以節廩餼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
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蠲其犯科
者追理累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
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場之風其錢分隸
諸司清之奏罷其竝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
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
此酒勝飲四上謝事之章不許十年進卜龜元吉餞一

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
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
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
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
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褒諭十一年十疏乞罷
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於明堂有旨閤門給扶掖
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
甚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
命掬雪床前視之累疏乞罷政不許以疾篤聞拜太傅

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薨遺表
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
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
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
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
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
故邪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說
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以定策功驟至宰輔四登
宰臺恩寵冠於一時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
也清之侍言奏對多不有稿有安晚集六十卷

左丞相范仲和鍾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谿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武學
博士知徽州召授刑部郎官遷尚書右郎兼崇政殿說
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理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
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官錄檢討歷遷兵部
侍郎兼給事中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四年授參知政事乞歸不許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

封東陽郡公再乞歸不許後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舍蓋其家集室未就也贈少師謚文肅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鍾之德者云袞繡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再見此無地起樓臺相公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所著有禮記解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慶元人淳熙十三年進士調吳江丞攝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相容富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役皆師旦黨師黨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嚙幸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隣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置制使仍治臨安鎮過之白相史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福竟討平全而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傳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試禮部第一成進士歷官江西運幹除禮部架閣累遷著作佐郎輪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殃咎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且言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昔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故有

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尋改兼侍右郎差知
台州大水悉心撫字民無昏墊改直秘閣知婺州召除
尚書郎中兼左司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
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昔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克備器
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於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
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
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卒將何以濟世
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
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

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
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
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
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
之所慮者在當守而目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
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
當預作措畫之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官
僚戚里閹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
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

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
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
每事希旨迎合追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
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
未必行乎進左司諫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
置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
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
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
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

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
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
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城都隔
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
全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
奔迸井邑丘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
自貶損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
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二帥
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

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
疆壯者以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遴沿流諸郡將士爲捍
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
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强盛宜於講和欲出
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除工部侍郎兼
給事中仍兼侍讀疏言憂勤不可移於晏安斷切不可
消於便佞除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進簽書時王檝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
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史嵩之開督府力

主和議宗勉言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
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
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
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
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身居台輔家若貧儒趙汝騰
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
卒贈少師謚文清

右丞相杜成之範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秘書郞拜監
察御史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
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
陛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言匿而不行此豈勵
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
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
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闖之詐謀罔上
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
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遷秘書監

兼崇政殿說書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
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
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範始以不得其
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獘時襄蜀俱壞
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隙幾危宗社而
樞臣李鳴復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
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 舊臣鳴復未見
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 矣鳴復不去則臣
去安敢入明日改起居郞範奏 而復未見施行忽

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
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
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範力辭
而鳴復亦出守越範不得已起就職未幾差知寧國府
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
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十餘萬
斛錢亦數萬緡悉以代下戶輸租兩淮飢民渡江者多
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
人諭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

計擒斬之給其衆資遣四年還朝遷權吏部侍郎兼侍
講未幾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
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
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
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
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
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
勅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
并斥嵩之嵩之諷言者論範并論鳴復範遂行會嵩之

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帝親書開誠心布
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以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
宮闈曰擇人才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
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私求恩澤範皆封還內降乞撥
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爲不便既而
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
各條令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且曰宜倣祖
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
土積而爲徑使不得竝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

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
耕屯勝於陸地多矣又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
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居上
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
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君以術相
籠駕非範所屑也珙大感服未幾元兵大入五河絕中
流置營柵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蘄春之
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
討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

範生有至行薄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不知其相公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所著有雜文奏稿十三卷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居秀州孝宗親擢涇進士第一歷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時權奸用事十年不調開禧初召官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韓侂胄論罷右相陳自强拜參

知政事侂胄伏誅又患史彌遠欲去之彌遠乃諷御史劾罷涇知揚州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文節侂胄嘗指朱熹僞學胄誅請召朱熹還朝而熹已卒涇乃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布之所著文章奏議五十卷曰後樂集

左丞相王仲潛爚

王爚字仲潛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知常熟縣斂達有惠政通判泰州知滁州改知瑞州遷籍田令所至咸有風聲歷遷太府卿權兵部侍郎疏請大臣相與憂危圖治修德行政批札畢杜於私蹊宮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日月外治勁如風霆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進左丞相授特進加食邑爚奏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宣撫招討之職臣當召募忠義共圖興復乃授爚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進少保左丞

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未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責切似道不忠不孝斥之國是始明六月庚子朔日食爚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陰晦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

乞罷斥以答天譴答詔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陳宜中留簡炎二相都督軍馬爚請二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臣請效死封疆不敢辭宜中簡炎乃上疏乞行事下公卿議竟不決已而世傑等兵果敗爚自以不得其職疏乞罷免乃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艱危之際天下所仰望也乃與宜中不協而去不逾年爚死而宋亦隨亡天下莫不惋歎云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嘉熙上舍釋褐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值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歷遷兵部郎官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捍禦置義社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賍之冤以國子司業召輪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遷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夢鼎不屑力辭謝之改知建寧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進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明堂恩進封寧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界會子夢鼎

以爲厲民乃止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乞解機政不許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乞歸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置制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郤不受再召爲參知政事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玠以非罪去官及卒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

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會
太學諸生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悔過屬府尹洪
燾求解時冬雷引咎求去愈力未幾賈楊妃宰相無拜
禮吏賛拜夢鼎以笏揮之越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
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
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
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宜上意庶幾求無負臨
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
祖宗立法之本意進少保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

累辭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
國公不拜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揆曾
郎沓至促行扶病至嵊縣請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
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
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臺臣奏從
歸田之請瀛國公初即位詔授判慶元府沿海置制大
使力辭益王即位於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
路梗不能進南向痛哭失聲而返後二年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四目次

輔弼

明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維喆原吉

少師金世忠忠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宗豫淮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翰林學士內閣呂逢原原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丁有丁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皐

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黄國阮維岳爾鎮氏閱

輔弼

明 共十四人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故元禮部郎中師道子沉與兄深傳其家學名重一時元累辟不就洪武十二年郡以儒學博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國史院

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聞　高皇帝大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沉曰人君治天下莫要於進賢納諫兩事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典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集矣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爲編修尋復以爲待制時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啟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無何復坐奏對失旨降渭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未幾以爲東閣大學士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約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

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至是書成名曰精誠錄　上覽而善之命沉譔序　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舜禹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俄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與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

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彛之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
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
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
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
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
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
又嘗著論以孔子封王爲非禮其後布政使夏寅祭酒
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卒去號稱師正數千
年之謬誤者沉倡議之力也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

遷三黜而無喜慍人以此多之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惟喆原吉

夏原吉字惟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父時敏國初
爲湘陰教諭因家焉母婁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吉吉生
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卽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
太學選入內庭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洪武三十一年
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條教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吉
申明之凡三十餘事明年兩浙大水命吉往治且命都
御史俞士吉贊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
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月餘
老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哉
壅滯修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
發粟萬餘石以賑飢給牛具穀種與民之無力者吳人
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吉廣孝曰夏原吉古
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
勢要者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家專錢以沮貿易清

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以施諸天下時建文廢弛之後
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蓄積一時賜予功臣賞給
士卒大封親藩增制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
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典
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諸番財
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吉晝夜焦勞經營綴
葺惟恐拂　上意而裨民財時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
餉命吉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吉
將登車乃遣人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

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上親征北虜、命
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
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
司草創、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叅决機務退至政事堂、
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吉戶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
在南啟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吉見便殿、
上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妥民安叅决機務咸當朕心、
吉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原吉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

三殿災、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緩糧採辦
金銀課程、優䘏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
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
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
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
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
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官吉獨奏
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
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阯平、 上

問吉陞賞孰便吉對以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後且
無窮乃陞首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
之、吉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
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
命吉拜、吉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
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曰卿過侍郎楊
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吉
入奏曰諸所俘俱平民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吉叱
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羣臣無

敢諫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
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
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
涉風沙誠爲未便、 上怒乃命吉整邊儲於北口賓懼
自縊遂併籍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吉回至則大起厰理
儲錦衣促之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之不
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吉對如初歷言自古不
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
命中使覘其動靜因問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

乎、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循禁之、 上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吉官、吉以母喪未終辭、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吉不敢復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吉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班在吉右、即進少保、仍兼職如故、食三俸、同時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吉等至扆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以吉有匡輔功、賜第二區、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吉同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吉及少師蹇義、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吉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

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宣廟既嗣位、吉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詆輔臣姦邪亂政、以吉爲首、 上夜召吉等入議、吉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吉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吉、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下、罪人斯得、大被恩賞、賜吉閽者三人、俾吉朝參出入、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義及吉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勅吉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
意、又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静、蓋以褒吉之德量云、
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
命家具湯浴、正襟端坐而薨、年六十有五、 上聞訃震
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葬、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
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
其家、吉天性孝友、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
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
不問、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命兼

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
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
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闢斂散之、
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世法、歷事 四聖、
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
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吉同功一體者、惟蹇文定公義、
時以蹇夏並稱、然蹇特以政事著稱於時、而吉兼有文
學之譽、自開國以來、三大纂修皆吉爲總裁、所著有文
集若干卷、傳於世 丘文莊濬論曰、公歷事四朝、始終

幾五十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
司、與聞機密、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
平天下之要、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
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
莫先、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爲者、 列聖所以用公
之意、蓋有得於此、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
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
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際、國無乏絕、民有蓋藏、
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且一時大臣中、稱

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媿古人所稱大臣者哉

少師金世忠忠

金忠字世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
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
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静、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
小人哄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
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 成祖悅、立授署紀善、日侍
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眞靖難後、陞工部右
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忠博覽史

爲議論河懸國家大政多出裁決時儲位未定武臣丘
福等咸謂次子高煦有扈從功請立之 上密問忠忠
歷數古昔嫡孽故事對 上喜賜忠大鏹且曰詹事官
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
勸起孝敬尊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
而已或譖謗廷臣及宮僚過者 上密令忠察審忠退
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 上或不
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
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護者多忠謹厚不泄人亦不知

也忠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
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
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忠輔導功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
達爲翰林檢討達幼遺歸依親讀書比長 景陵召還
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景泰改元遷都給事
中剛直敢言無所避忌儉小多憚之二年出爲長蘆都
轉運鹽使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宗豫淮

黃淮字宗豫溫之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召見訪以大政稱旨即命入翰
林每設朝特命淮與解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慮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淮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
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湖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
與之同事甲申會試天下士與解縉爲主考得曾棨等
四百七十二人 上以多才色喜 上欲立東宮密問
淮淮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 皇太子既
立命以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啟沃良多

復勅兼輔導 皇太孫賜袍笏寵眷日隆當是時 上
每北狩命淮與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
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
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明年 上親征胡虜適長沙
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
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淮淮曰豐城老將必
能成功兵貴神速宜急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
一如淮言癸巳駕再狩淮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奪嫡
之志忌淮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淮遂免

歸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其詩曰省愆集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晏駕羣情洶洶淮與楊榮楊士奇佐襄鄭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元年八月漢庶人反淮勸　上率師親征　上以淮多病留佐襄鄭二王監國淮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乞骸骨不許因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幷殯遣禮官賜祭命有司營葬

既襄事拜恩闕下　上寵留彌月賜游西苑命淮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於山之麓明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於太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宴賜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正統改元淮入朝進香寵賚優渥留月餘辭歸淮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淮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虜酋阿魯台既納欵欲收女眞土酋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鈹集諸部長磨洒飲之以盟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愈難制矣豈可墮其奸謀　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嘉納之及歸田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商輅字弘載嚴之淳安人宣德乙卯浙江鄉試第一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命進學東閣繼選經筵展書陞侍讀擢入內閣俾參綸命時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輅力沮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大臣經略戰守遣官撫輯俾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於虜營虜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遁去景泰紀元之秋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

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
倫傷骨肉之情、獄遂不竟、無何而易儲議起、輅謂此國
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
官議、附和者衆、輅力争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
儲下獄、禍且不測、輅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輅即與陳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
具草、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
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
日也、 英廟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改元、明日權奸嗾言

官、掘摭再劾、坐免、成化丙戌、召起復原官、仍參預機密
首言八事、舉切時弊、戊子、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羣臣上
疏、定祔葬之禮、至伏闕泣請、卒從之、陞兵部尚書、兼職
如故、番酋滿四叛、官軍徃討、未下、廷臣有欲再出師邀
功者、至有危語、輅力執不可、未幾捷至、 上喜、賜俘奴
各一人、改戶部、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太子少保、改吏部、
時倖臣有欲於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内臣執事、如郊
祀儀、祭之者、輅力言非禮、訖不建、宫門災、工部請徵材
湖廣等處、輅言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存警戒、從之、

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權璫汪直開西廠、行事大
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偕同列上疏
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廠、由是見憾於
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爲
直所發、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
歸、卒年七十三、訃聞、時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輅體
貌修偉、風神秀雅、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
寛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即入内閣、預機務、儕輩多有與
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作禿婦傳議

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
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
之量、子良臣、中進士、官終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讓
俱以廕得官、良輔刑部主事、汝讓尚寶司丞、

翰林學士内閣呂逢原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質性渾厚、容貌端偉、未冠、已讀書
博洽、能出入經文、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
父隨兄之任、相繼卒於景州、貧不能歸喪、或勸原火葬、
原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所慟哭、行人聞者、

皆爲之酸楚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見原原入見衣繿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饗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原人試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時

正統七年也方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於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　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中允右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還坐於壁下　上曰何踧

踖乃爾二人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時曹石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曹石罪狀　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周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正既去原得留與李賢同在內閣李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

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無何以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原不聽奉載冊中寢苫梳塊極哀毀竟病抵家未及窆而卒時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欲碉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憲歷官太常卿自有傳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謝遷字于喬其先世出自河南陽夏太傅文靖公安顯

於東晉遂寓會稽後徙台之臨海少傅惠正公深甫顯
於南宋復自臨海徙餘姚遂爲餘姚人凡七傳而至遷
父瑩仕終福建布政司都事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
後及遷生而頴異不凡識者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
位視晉太傅宋少傅蓋不多讓而當今天下全盛以其
才之所就勲烈殆將過之時人未之信也年二十六舉
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人廷試爲第
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簡侍東宮弘治初陞庶子
充日講官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

遷疏言　大行在殯豈宜有此俟陵畢徐議之未晚也
命禮部議如遷言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上方勤
學遷務積誠以開悟聖聰毎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天
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　上意無何以憂去服除起
爲詹事簡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國用不足請
加南方折銀舊額遷執不可曰南方稅銀甚重宣德正
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反重
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加賦

何益不謂文昇而有此疏事遂寢四方解戶赴內府輸
納者毎苦需勒遷乘間言之　上令擬旨禁約遷曰虛
言設禁無益也須令官司捜剔獘端明白開奏而後嚴
立禁條有犯必誅庶幾民困少甦　上悅卽如其言行
之由是諸司宿獘如洗時同在內閣者劉健敢於任事
而資遷之謀斷李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遷於
其間不激不阿弼成盛治一時號稱賢相嘗欲引吳寬
與共事而同列難之因乞避位薦吳寬王鏊自代中外
服其恬讓　泰陵大漸入受顧命正德初奄瑾專政尚

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遷等主張於內將寘瑾於法
事泄不克遷遂乞致仕去瑾恨遷甚指爲姦黨榜示天
下又矯旨勒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
瑾怒不已禍且叵測人皆危之遷曰天祐皇明我當無
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泰然　世廟登極遣使存
問遷上疏謝因陳學祖訓監成憲二事六年二月復召
入內閣既至厭於同列不得展其志明年四月乞歸十
一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遷器宇豐厚風神
秀朗見者知其爲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

誚清白之操百練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有如聖
諭者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温厚不事雕琢然未
嘗輕以一字假人其初入翰林時有御史某縣陞都憲
臺中循例乞遷文爲賀遷曰此人素不滿於公論吾柰
何以諛言悅之卒不作嘗憫鄉人方正學以忠滅族沉
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
齋集赤城詩集皆手自訂正以表章之天地正氣沉鬱
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文正之功
大矣

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年二十四舉於
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
所曰羅峯書院羅峯孚敬所自號也又二十二年而中
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其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
臨軒策進士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
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
孚敬上書大略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
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

孝宗自有子柰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
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
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孚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
下議議尊 孝宗曰皇考 獻帝曰本生父而孚敬復
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
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
是桂蕚疏亦上具如孚敬指而中外士大夫咸側目二
人思齮之矣然 天子益已心動而方獻夫霍韜黃綰
推緣孚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

三下詔始定召孚敬與蕚超拜翰林院學士孚敬雖以
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
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孚敬數與尚書持
論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孚敬復爲尚書持之
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說時御史錄案山西有所逮張
寅者以爲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爲居間御史郎
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 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
傾侯勛以屬孚敬與桂蕚方獻夫雜治之竟反其獄孚

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勅約束中外御史所以
褒奬殊至賜玉帶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拜父
取相位思有所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
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讟弗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臣
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　上既以尊崇獻皇
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
大典進孚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孚敬深而　上所密問孚敬者月以十數時
時稱孚敬別號及字而不名時桂萼亦入輔名寵俱亞
孚敬而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鬬
上前一清因以計巧中之而會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
其事因勅孚敬歸創省待用而華萼散官致仕孚敬至
天津復召歸寵㐬甚乃請避　上二名諱　上乃大書
令名字塡以金賜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
上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
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使孚敬言　高皇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廼
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
之類後先殆盡天下欣欣想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言禮
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孚敬裁定若分祭天地
北郊尋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
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會居第成以　獻帝書含春堂
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
新之賜名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言亦以言
禮貴驟當　上意於孚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

序有言孚敬橫者乃乞休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
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
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
裁之不為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
昌侯延齡者早倖横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　上指
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
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
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迫乃因　上後
宮有他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属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巳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孚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愓止孚敬孚敬持不巳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

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得一二主謀者夏文愍以撫之說進而孚敬稍屈矣孚敬恚甚會哭子成疾上疏乞歸不許請益力　上待之益厚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爲其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明年遣錦衣緹騎帥來視疾且促還朝强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贈太師謚文忠孚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典無兩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孚敬者深矣孚敬博洽典籍所援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顧性頗驕兒視其僚好嫚罵所擬調任喜怒不復反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東南而囊無長物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弟多假貸於人以自食至今稱其廉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父改以子貴稱太公愓太夫人方孕而樓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四表既寤而本生命其樓曰瑞日徵貴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負劍見本文正奇之斯其啟帝之首服也稍長執博士業文正益奇之曰夫夫國工也與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以庶吉士授國史檢討出就南國子司業以右中允攝翰林院

轉左掄左春坊丙午主試擬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首
義錄呈稱旨簡在　帝心戊申遍歷兩京國子祭酒明
年、　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人本以少詹事入閣辦
事尋召入直廬歷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　上
修輔臣功歷禮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
勲柱國兼太子太傅當是時　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
百官受成莫不凛凛分宜耄矣肖子無良華亭肩隨深
中重發獨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

鑾刀和而後割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
召入直諸臣問方略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
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偪口瘠瘵就死請亟
下令掩骼埋胔發賑捐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更張以
善後疏再奏悉嘉納之既又言威寧侯鸞調邊兵入衛、
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也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發邊
兵於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
軍不為不預驚僕要戶部載糒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
禾誶之誶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　上問本本極

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為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
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
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
開端徐邳水溢飢民輕為邪　上用本言命漕河二水
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
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水乃就道而飢民安堵天
壽山水為患衝嚙諸陵神道　上遣本視之特旨問狀、
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
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其

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十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
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先是己酉　莊敬太子
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本言自古帝王莫不
早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王
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
捘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本行
贊冠禮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
正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
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

出居外、獨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上大怒傳上刑本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密定久矣、徒以邸酉爲鑾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卽諭輔臣、景王當遵祖制令之國卒之翊 穆廟開太平、本之力也、無何而太夫人卒 上下郵典、遣行人護喪歸葬、本具疏謝、以哀毀聞、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姚故城江北、本紹介

所部、請夾江而城、如通州淮安臨淸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佛者以爲諱不用、命本曰吾未奉天子命而興大役、諱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督府董成、迄竣事而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本功德、祠祀之龍山、本既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糧、既則微徵銀、罷僉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繫爲令、萬曆十一年、年登大耋、遣使存問如禮、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無何而疾作、辟里閭室中鼓樂聲、乃卒、年八十有

四、賜祭九壇、遣行人治葬、贈太傅、諡文安、本自通籍以至居喪、凡三十年、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惟恐其不去、已而端行卻步、卒後其身而身先焉、初 上卜相、始得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緡、家監銜之、改少詹、秩視大司成等、華亭入相、後本者四年、本引身下之、遂躐本上、卒之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本聲實純粹、卽有口者、不能訾其休休之度云、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袁煒、字懋中、漢太尉安之裔也、避亂居句章之南鄉、世欽德弗耀、至父汝册以學行聞、人稱端居先生、與妻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時煒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煒生、果異、頴、五歲能偶對、多竒語、十歲習舉子業、讀書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人稱博雅、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以外艱歸、服除、同考會試、充纂修會典官、册封唐府充副使、盡却所餽遺、唐王改容禮之、遷侍講、以繼母憂歸、服除、主順天鄉試、時 上簡

詞臣撰文煒在選顧　上見煒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
金之賜內閣以煒資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煒上疏願
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爲侍講學士特進禮部右侍郎
兼原官進太子賓客兼學士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
誥封二代蔭姪大輪爲國子生轉禮部左侍郎賜飛魚
服二三年間洊歷清華皆出　聖衷未幾改吏部左侍
郎會吏部尚書吳鵬禮部尚書吳山皆致仕而勅煒兼
署二部事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
煒危之而持論益堅不少借適　上於吏部題缺疏中

進煒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
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
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煒敬順天時達禮成性
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嚴嵩徐
階內閣辦事壬戌二月命主會試六日入簾　上特遣
賜鶴衣御饌於貢院煒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
瑰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明年八月以萬
壽大慶加恩進少保無何而嚴嵩被論謝政去時朝野
洶洶　上獨察煒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階擬票煒益

秉公竭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
治首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纂修永樂大典充
總裁書成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
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煒令中書賜勅行異
數也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
三代改大輪尚寶司丞煒筮仕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
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
虛日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謂千載一時顧以積勞成
疾再疏乞休　上鑒其誠給傳歸就醫藥令大輪護行

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大輪泣語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
眷媿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
咽卒年五十有八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贈少師謚文榮
煒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
叱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
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已出蔭先及其長子即尚寶
司丞大輪也煒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
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而情深故舊每分官俸以

賑給之其才識宏博問學淵奧辨析疑義河懸氷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子循學附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父鉞以陰德聞夢于肅愍而生儀儀少頴異慕肅愍之爲人輒自負嘉靖庚子領鄉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方寵倖傾中外悅儀嫻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世蕃及門風旨儀默不應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

負當世望時　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慎選宮僚所司首以儀上詔下而父喪奔還毋徐夫人繼卒守制里中者四年浙人趙通政者爲分宜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横於鄉里諸謁者旁趨蒲伏以治屬視之儀弗往也趙既先儀乃報謁中道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儀未幾以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矣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儀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尊大如此然竟亦不能有加於儀父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

翰林院事居南都又三年不遷後來者多躐其上而儀恬如也會分宜以罪罷去遂用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尋進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　世廟方嚮用儀會崩不果先是朝儀久曠故籍散失隆慶改元始設宸宁臨羣臣奉祝冊謁宗廟具　法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禮咸倚辦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儀以其意酌今昔之宜修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

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於是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儀執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郎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與儀曰無論非是柰何令中官得與外廷末議衆韙之　孝烈皇后先以保護功附主　世廟儀奉遺詔遷其主內殿而附元配　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取光祿之羨銀竝關切大體詞讜義正讀其疏者無不稱服時　神宗皇帝方五齡儀數引漢有司豫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

乃定諸藩府名封婚嫁歲久不行者儀悉行之諸大臣恩卹當予者雖其後徽必爲疏請脫不當予卽多方陳乞終勿予也中官數有所屬不可卽執政爲屬之終不可執政謂中官高尚書直弃官如敝屣耳誰能奪之以故中官率嚴憚儀儀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任勞遂上疏乞休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歸歸之逾年 神宗皇帝在東宮且出講念先朝舊臣可備保傅者無如儀詔起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既至詔日侍 東宮講讀於文華東廡

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儀負望久數病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采而溘焉逝矣訃聞 天子震悼賜卹峻等命以一品禮葬謚曰文端儀體貌嵬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羣倩指顧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不增尺寸舊第既火終其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illegible]歛澁

下儀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之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其風度蓋如此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于肅愍高文端其人品位望相埒然肅愍遭遇不辰含痛千古而文端完名令終似爲過之其夔徽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循學以蔭授中書舍人修正恬雅有父風侍從三十餘年後進者皆横金轄朱而舍人以食俸淺官終七品不悔也年六十四自銘其墓而卒曰吾以媿世之好誄者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丙有丁

余有丁字仲丙鄞人宋太保天錫之裔父承麟以鄉舉仕爲學官歷湔江崑山擢判蘄州未上卒以丁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一品夫人承麟少失父母襁而育之小江里丁既貴當贈三代喟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徽夫夫也安有吾父恩同罔極詎敢忘於是贈承麟所後父鄜鄜父鏜皆如丁官鄜與鏜妻皆一品夫人曰以此爲吾父報而吾後世子孫獨祖吾父蓋以義斷云丁生甫一歲卽博記善問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閎滃試

轉冠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廣陵郝翁豪長者好
奇節任俠喜士聞丁名延之家埶爲弟子師居郝氏三
歲竟資丁遊於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賜進士
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莊皇帝卽位入掌制誥嘗曰是
惟王言柰何私諛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門者謹謝客
而詞務簡重得其草者貞綸綍不啻乙丑戊辰皆分校
禮闈所登進者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爲首選
歸沈皆大雅士其所爲文不阿時好自是舉子業爲之
一變士依聲慕古以成先資本丁得二之力也丁初侍

父喪歸自崑山轉行營高敞地曰卽不可令置萬家邑
獨柰何不爲異日規制地乎時人未之信也第後四年
乃請告歸葬郡中人遠近來觀其所謂高敞地咸嘖嘖
稱歎曰公固非大言者尋陞國子司業改洗馬兼修撰
侍　神廟於東宮會登極改右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
無何移疾乞歸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丁雅
有山水癖　別業東湖中若將終身焉甲戌起拜南國
子祭酒時六館士多喜冶遊者丁令諸生什伍相保連
坐竟丁任無敢犯無何復移疾歸卧東湖日讀漆園書

又二年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亦至陞太常寺
卿管國子祭酒事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尋改
左掌詹事進吏部充會典副總裁三品考滿陞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江陵新故丁與蒲坂
吳門共事凡憸人橫政次第更始嘗奏之帝所手一戈
逐巨璫以侍於帝至是實贊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時浙
兵大譟陵犯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攫於市朝遣左
司馬張佳胤以節鉞往過丁問計丁曰是窮獸也且致
死爭旦夕之命柰何以徒手搏之佳胤遂問計將安出

丁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嘗領此軍今失職待
事薊門佳胤呼至䆁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
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於市浙
兵乃安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蔭一子秘書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
他官如故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國丁與祁門鑒前
之務相矯者冀存大體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齮齕不已
乃至言舜禹之事以搖　上心楊太宰曰不可是欲於
口語文字之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

訟楊爲佞阿吳門疏請斥罷於是申楊皆避位而祁門
亦奮起爭之獨丁留閣中外不出一語使言官而內爲
上刖白是不艹折退復上疏言申某許某皆名賢傾德
臣不及遠甚二臣即去宜先罷臣且言官以發奸爲職
大臣以國體爲重與其失奸毋寧重國言甚切至而
上亦自感悟趣下手札慰諭二輔臣而太宰亦復位議
者謂丁以默止謗得大臣體尋以肺疾上疏乞休不許
俄以雲南大捷錄運籌功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丁固
辭乞歸益力　上固留不許走中官就問遣醫賜食物

相屬而丁竟不起訃聞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敏賜祭
葬視常數加等年五十有八丁素達生生時奉養甚備
所居一月必飭亭榭蒔花木以自娛善飲喜賓客客常
滿座非異故不廢絲竹平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牴
言輒披肝膽相示遇事輒任亦無成心長老言海上有
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今爲甌脫誠使人耕牧其
中可資兵餉以寬內地丁曰諾以屬有司有司以爲擾
民不可丁曰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不可
耳其心無適莫類此婁江王相公錫爵論之曰孔北海

謝太傅頗以嗜好流連取譏當時已而北海抗節漢庭
名高泰山而太傅鎮安朝野勛烈尤著褎瑋寥廓之士
安可以皮相哉余觀文敏之行雅近二君子而協輔
明聖遭時太平何論北海即太傅亦安所見其功乎時
以爲確論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皋

趙志皋字汝邁蘭谿人清獻公抃之裔也父賢母張氏
將生皋而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異凡
兒少遵父訓即知勤奮弱冠有聲黌序旋舉於鄉屢試

不售益發憤富於學戊辰成進士第一甲第三人授翰
林院編修與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　神宗皇帝初政
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脂激　上怒
廷杖寘無虐日而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復繼之旨未下
皋糾同志者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遇吳趙之
禍吳趙卒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皋以執掌堅請
之使不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皋廣東按
察司副使皋持法平恕吏民悅服間與名士徜徉山水
間況味恬適若不知有簪紱者而江陵之怒未釋也辛

巳例察京僚竟黜皐皐歸築室清獻公祠旁自號六虛
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明年而江陵死南北臺省交
薦皐起爲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國子司
業歷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改左諭德陞祭酒歲餘轉
少詹事掌府事無何陞南吏部侍郎當是時高貲巳深
而官蹟乍北乍南意殊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
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
太倉王錫爵山陰王家屏同輔政而山陰旋去太倉復
以省覲歸皐獨叅機務無何而寧夏將吏哱劉殺撫臣

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久無
功 上怒亟逮學曾下之獄皐薦葉夢熊代又請
賜監軍御史梅國楨尚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
擒二賊寧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召對皐從容請赦學
曾 上特爲末減而是時倭夷大發兵且暮攻朝鮮朝
鮮告急皐決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創稍稍退此
二變皆國家所不常有皐肯與政而適兩遭之其經營
亦艱矣巳而太倉還朝會羣臣疏請立 東宮甚亟
上乃下三王並封議皐累疏極言其不可並封之議遂

寢自是太倉謝政歸而皐爲首輔夙夜在公思竭股肱
之力以答 主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時時逆耳不
恤也兩宮三殿災每題覆竭誠勸 上滌心修省以回
天譴至開採之使四出皐累疏諫止若臺省部僚因言
事激觸至杖斥貶竄者皐所以調護營救之者甚力
上意亦時時爲之轉移即不盡用其言未嘗不深知其
忠愛也加官廕子寵賚日蕃皐顧慨然曰言不盡用衮
闕多矣奈何虛縻君恩以妨賢路不可則止吾茲决矣
初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氣而貪人沈惟敬者與

倭通謬許封貢以誤本兵石星星愎甚既謬許惟敬遂
不聽皐計封貢卒不成而倭遂復躪朝鮮 上大怒下
星於獄意始决戮廟筭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星者因以
訾皐皐杜門謝政迫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平而皐病
劇不可起乞歸彌懇 上慰留亦彌篤章數十上不聽
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冊立罷礦稅簡閣
臣用言官四事盖皐歿而冊立 東宮召起沈歸德朱
會稽卒用皐之言皐居鄉立朝一以誠確謹厚始終不
替遇事直道而行胷中未嘗着恩怨二字當江陵氣橫

一世時臯挺身折之至困頓靡悔及臯佐　天子而齮
齕之者亦時交口爲橫語臯非惟不以爲罪且并其姓
名忘之其雅量爲不可及云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也自能言父承之口授以書輒成
誦稍長手一編不輟夏夜辟蚊以兩足納甕中冬常擁
火達旦十五補庠生嘉靖辛酉舉於鄉戊辰舉禮部第
四人廷試三甲改庶吉士讀書館中授檢討充纂修
世廟實錄官萬曆改元復充纂修　穆廟實錄官甲戌

主考會試同事有以江陵子爲託者貫曰某於閱卷是
神廟之私安敢曰相公功在社稷錄其子不爲私貫曰
所以糊名易書者何既知其人矣謂非私不可將出榜
同事者復請曰公不可得毋累吾輩何貫曰休矣復相
公第云沈生不可且曰如有復我者當鳴鼓於堂乃止
榜出江陵爲怫然者久之未幾充經筵展書官又充編
纂章奏官而日講兼經筵之命隨下故事日講以正亞
卿充次亦坊局莫及史官者時　上方嚮學無日不講
而先輩苦疲故貫以後進充貫素病羸求解脫不得是
益怵者授之以艱使自作而隨之以法然貫服官不怠
卒無有得其隙而乘之者無何以內艱去服闋起補講
官貫在經筵必莊必習日注　聖襟若欲排徹而入者
一日講至高宗諒陰進諷曰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
忠貞不二心之臣然後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
不若躬聽覽之爲大孝也江陵色动壬午江陵卒始陞
左春坊中允時爲史官已十年餘矣尋陞右春坊諭德
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晉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右佐
銓或謂曷留意人才乎曰上有太宰下有選郎吾加一

言未必益於彼而見爲私故不敢有探太宰所向者曰
太宰亦惟選司是依書考是視耳吾何知無何太宰語
貫外人謂吾聽於選司且吾欲用人而外輒預知者何
也貫曰昔江陵時有缺十擬而十不符此以衆擬擬者
更其法十擬而十符此以江陵擬令用人而因衆安得
不預知凡選司所以敢行私者自堂官始堂官私一司
官且私十堂官公司官毋敢不公則聽於選司乃至公
也太宰喜未幾陞吏部左詞林佐銓未有逾一年者貫
歷二年有奇曰此熱地可久居乎遂疏請覲親以馳驛

歸明年復起教習庶吉士再疏辭得請亡何而封公歿
告卹典於闕下賜封公及太淑人祭葬加等服闋起南
京禮部尚書馳疏辭不允尋改禮部尚書詹事府事又
馳疏辭不允遂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太學士入閣辦
事貫再馳疏辭不允遣行人敦促就道時倭寇入朝鮮
天子出師討之而石司馬星議以王封倭中用事者平
秀吉且陰許之貢貢途舊道於鄞貫習其害聞而歎曰
是天下所安危也驅車而前先以書布當事者必毋許
貢入朝又口陳之乃輒貢而第言封入閣未幾會甘延

連捷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給四
代誥廕子秘書加柱國勳三辭不允乃受戊戌主會試
得顧起元等三百人多名士時朝鮮被倭未解也先是
封倭兩歲而所遣臨淮侯夜逃歸以他使往俺報成而
倭變　上震怒下石星獄遣師征之貫上經理事宜謂
宜用古屯田法為久計又言宜徵舟師自登萊入朝鮮
而開府於天津旅順間以總之然後舟師有統便　上
題之會倭再入朝鮮我戍者楊元弃師走亡兩將朝鮮
王奔經理都御史楊鎬單騎赴之止王勿奔呼其國人

為守計我師進倭退鎬方銳治兵恥言持重狎戲倭將
清正於蔚山不克捷始言屯初鎬為新建令有異才故
新建張公薦於朝壘衰為經理而其去蔚山歸也遂以
終喪請新建與貫皆以書勉使就功而蘭谿趙相公實
左右石司馬始終言封不慎因圖去鎬鎬以新建及貫
書示贊畫丁應泰丁乃極奏閣臣不宜與閫臣通而鎬
失亡多皆當斬此時新建俗家又以他事激　上怒
上逐鎬連新建顧獨心諒貫所以溫諭之者良厚貫稱
病篤不出蘭谿獨柄四閱月而痺閣中空無人　上乃

強起貫乃出時遣給事徐觀瀾與應泰勘蔚山之亡失
士忿欲變蘭谿猶伏枕奏東師數敗宜亟撤在廷錯愕
鮮言當戰者貫奉　天子一意進剿議始定邢總督玠
趣將軍劉綎等進兵於是倭為我久屯食盡兵屢挫而
平秀吉亦斃於國欲還我師遂掊之與舟師陳璘夾擊
斬石曼子搜餘黨在諸島者盡殲之朝鮮平捷聞　上
喜發冏寺十萬金犒而應泰復誣將帥用銀五千兩
買倭去無寸功悉宜徵下獄貫聞上言國家困於倭七
年治兵三年將士始奏功幾大賞班師歸國而故如應

泰言者則盡當誅夫誅之與賞遠矣無論他可否即此
十萬人無望歸國禍安底耶且以全力爭朝鮮而云五
千金買之去非理所宜有於是　天子悵悟詔在廷議
之廷議者三莫堅決貫草制曰罪宜從輕功疑從重其
大賚將士以倭平詔天下而應泰覩瀾因歸里論功加
少保廕子中書貫辭曰臣不任罪亦不任功惟置臣身
於事外可令將士之不盡酬者無怨言而側目時人亦
心屈也竟無所受然其時東事雖竟　上方與中尉矩
析利事章數上多不省於是閹權盡削貫乃慷慨誦先

正鞠躬盡瘁之言星出星入冀以悃款回　上意而所
稗益良多王官請建黃天蕩水寨擅鹽為姦貫奏致之
法楚璫亂徵陳奉治罪而特遣大臣撫安之遼東乘稅
使之虐數易大帥乃以故帥李寧遠往遼始宴然是時
海內所苦惟稅關為甚乃梁永求為秦鎮守高淮求為
遼鎮守李鳳求為粵鎮守貫皆百方沮之且所在留重
臣以制其橫而羣閹始稍稍戢矣己亥播事起播州土
酋楊應龍屢逆命朝廷曲赦之而應龍殺飛練屠綦江
愈狂逞不可制於是改四川巡撫為總督兼制楚蜀黔

以李化龍往往則無一兵獨恃土司以狐攻兎何裨貫
與兵部尚書田樂議徵天下兵並以土兵為二十萬分
八道攻之又以土司安氏與楊氏世姻相倚使郭子章
巡撫貴州推心結納諭以大義使為朝廷用毋為楊氏
用又以萬里請事　闕下往反無及嘗與田樂及戶部
尚書楊俊民調兵食預奏可行之而川貴使來適已行
矣遂無誤軍興先是李總督亦以墨衰治事逆龍就殲
而播平始允守制以巡撫郭子章代之適有言安疆臣
恃前功冀後賞不可無裁者貫因奏當時定議總督裁

之以法巡撫收之以恩而使安氏入掌中子章方以恩
收之豈可遽裁之以法乎裁則生怨而開釁使子章為
總督者勢不行矣　上乃命王象乾總督而子章仍為
巡撫其後播界不明總督欲用兵誅安氏而子章難之
雖天救此水西生靈總督以憂去卒安安氏亦貫之注
意子章者素也亡何皮林苗叛復移師誅之苗平於是
西南悉敉寧矣當是時北虜款塞久土谷雲中無事而
西則松虜海虜日跳梁於寧夏榆林甘肅洮岷之間貫
飭將士以備禦而威虜以兵仍與虜約一歲恭順即與

一歲市賞犯者必華由是北虜帖耳受約束而松山之
侵疆亦復滇南暨廣東又時時奏功　上屢以帷幄助
加重賚悉辭不受嘗曰吾居揆地曠職多矣無罪之不
任而敢自以為功乎時國本未定廷臣歲有請　上亦
歲有所攝貫日從容為　上言露章至四十餘而簽揭
無筭俄聞宮中兩龍不相見見即災以是為諱乃言華
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　太祖有二十五子一
百二十一孫而　皇上未有一孫太是缺典聞宮中有
傳無論忌諱者不足信也　太祖百二十一孫而身享

高壽未嘗疑子孫眾多以為妨已也於是忌諱之疑始
破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燀珥之符引解緡題虎
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過物則諷遇時則諷不直觸龍
愛子之喻梁公姑姪之諍也　上卒感動辛丑春移
元子於迎禧宮然甚歷寂議者交欲姑順　上心之所
欲而先冠婚緩冊立臺省大集於貫所貫言先冠者奚
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稱妃太子妃乎諸王妃乎
婚於何所宮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
元子為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其則以為微冠

莫婚微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可離拆必正太子名冠
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立矣宮中
孝未有離言者離言則吾將死爭之而恐導之乎自後
貫戒羣臣無譁譁必不濟我則托股肱心膂之誼默冀
諫無忌也是歲八月貫又引既醉斯干之詩以諷言
元子聰睿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充天機默啓親父親
子喘息相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　皇上之婚及時
故毓　皇子蚤然　聖母已遣官四出致祈猶遲之也
人情篤於愛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滋甚　皇上為

元子大禮討過用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
眞情不如早偕伉儷之為達孝　皇上孝奉　聖母朝
夕起居備物盡禮而推念眞情不如早遂含飴之為承
懽於是始得肯已勅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矣而
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貫封還　上諭極諫
曰此　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天地祖宗百神
無不環拱以待寧獨萬方引領也而倏言改日則天下
不謂所司不辦謂　皇上生他端眾口沸蜩甚於嘖昔
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即未備可

以黄箋楷代也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改日之
命而後急責大司農金錢貫隨方調護之得勿罪十五
日辛卅立 皇太子并封諸王禮成而冊寶亦既具矣
覃恩加太子太傅進建極殿給誥命廕子尚寶司丞再
辭不允乃受壬寅三月 上忽不豫遽召貫入啓祥宮
暖閣屬後事貫受命出謂諸監曰 主上神氣完無慮
惟所諄諄命者宜即行之俾天下歌聖德祝萬壽不可
以失今日於是就文書房立擬旨進且附奏從成之而
言臣今夕宜宿朝房以待是夜得旨盡召中使還罷礦

稅織造出繫四原建言得罪者補科道官天下歎然若
更生而詰朝輒反汗貫率諸大僚強諫終不聽惟閣僚
已簡沈歸德朱山陰相次起而臺省悉新補天下恃根
本定無大憂是歲秋以病求去者疏五上不許秦人御
史劉九經論三大臣而繼以南山十月之語蓋借尹氏
皇父以刺貫然其詞隱貫未之省也都御史三原溫純
忽疏秦人不擠首相乃給事姚文蔚御史于永清摇脣
鼓舌以惑首相俾不安於位乞逐之貫言臣以老病求
去實未聞二臣言也而歸德擬旨出御史爲推官戒屬

給事 上從之純猶慽此兩人求去不已 上悋其章
純意貫陰主之於是臺臣湯兆京康丕揚因起攻貫而
南北之釁自此開矣癸卯楚事又起先是楚宗華越有
怨於王訐王與弟宣化俱非恭王胤取他人子襁而育
諸宮者也以其妻王氏爲証事下部院禮部郭侍郎武
昌人與王同城爲越左袒貫曰此事所不可行者三宮
闈曖昧一年月久遠二事體重大三郭侍郎不聽而歸
德復助之乃行撫按勘問勘至僅具兩造詞以聞不敢
決也 上命九卿科道雜治之戶部尚書趙世卿暨倉

場尚書謝杰極言楚王非假疊疊數千言乃禮部上會
議疏止括諸大臣指不以全單進又請令楚王釋國事
以他郡王攝之蓋郭志也給事楊應文御史康丕揚疑
郭有私各以疏劾郭上章自辯語侵貫貫避不敢入
上謂楚王真假何至三十年始發而華越夫訐妻証不
可信令歸德擬旨歸德擬令再勘如部指 上命改票
者三終以不了之旨進於是給事錢夢皐極言詆郭波
及歸德歸德亦避不敢出山陰擬旨乃言楚王非假甚
明不必再勘而楚事定矣貫申前懇引去 上敦諭始

出而怨有集以其間作蜚語危 東宮名曰續憂危竑議大略謂 東宮之立非 上意終必易之詞涉貫與山陰 上聞震怒急購所爲妖書者并其黨立賞格逾軍功於是偵校四出多所捕逮時皦生光巳下詔獄治而遊民沈令譽復執令譽者呉江人也提一藥囊徧遊權貴門行徑甚詭康御史跡捕之搜其裝得刑部郎于玉立吏部郎王士騏手書盖玉立起官由士騏而郭侍郎爲之地也又得楚王實揭及華趑副本於是人言籍籍并以妖書擬令譽而郭與于王皆危矣是時郭侍郎

以告歸留楊村未行令譽事發乃遣人之京刺之其人以暮入以晨出蒙首以幗偵校疑而執之亦下詔獄外議悠悠有疑貫甘心於郭者貫乃疏言此書之情本爲傾臣等而發非敢犯上願緩之毋使羅織臣等書生豈以刑名爲政若借此獄以快私仇與奸賊何異也於是外議稍息諸大臣以此獄不結慮株連無巳時固坐皦生光以死而獄恐解乙巳以考察自陳不允既而有煩言貫誼不復出會 皇長孫生貫雖在告猶勸 上肆大赦上 聖母徽號如元子生例時 聖母年正周甲

而因曽孫之慶請之亦以重 儲宮定國鼎釐時政收人心也於是罷礦使減稅課之半以給將作而民始悅自後遽稱疾篤辭俸給絶書札盡謝閣事其時玉牒告成河州獻捷並有恩命皆不受而比黨益急擊貫貫疏凡八十上終不明傾害之由第言輔理無狀宜去病益甚宜去始得旨聽養病回籍遣行人護行賜銀幣有加禮濵行復上疏謝因陳十事一曰發章奏二曰補大僚三曰備言官四曰釋繫囚五曰重邊事六曰罷稅使七曰疏滞官八曰捐内帑九曰停殿工而終之以御經筵

及 太子諸王講讀且曰臣荷高厚之恩無能爲報惟皇上採臣餘忠見之行事則紀綱復振政事復舉太平可立致無難者臣雖去國猶賢於留時年巳七十老而懸車亦其所巳貫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八年其所處乃在宫闈齟齬之際海宇瘡痍之秋勞心焦思唇舌幾敝家人見其眉未嘗一日展也而卒能定大計靖大難以無憂國家金甌豈非忠誠所致然哉以大度攝縉紳以大德懷反側以大道通天下而寄以正行不言所利救朝鮮則云不利其一土一民誅播則云朝廷以誅逆

為事、不以鬪士為功勸立　東宮、則云好事不可與僕
不可直做、昔子房以四老人為羽翼、吾用此法、以天下。
為羽翼、朋黨相攻、無所袒、曰吾惟愛國奉公者拜手耳、
何知同異、身不敢護是非、安能護人是非、身不敢管名
級、安能管人名級。又曰吾生平不以舊知加新知、今日
之新知、即他日之舊知也。不以私知加　主上之知。孰
非。　主上賜而顧小恩、忘大恩。又曰吾不能傾心於百
司而求　上傾心於我、則不恕。又曰信而後諫、不諫何
以著信、以故閣中疏揭、前後至千餘章、或謂閣揭不宜

太多、多則輕、曰此有時焉、往時不得不少、今日不得不
多、其後晉江福清相繼入閣、視左史所記諸草、井井具、
劇咸歎以為不可及云、既歸杜門卻軌、絶口不譚時事、
獨取所著易學一書、歲刪定之、以課子弟、居家者九年、
七十九歲卒、訃聞、　上為震悼、賜祭九壇、加四壇、遣主
事顧起鳳營葬事、易名之典、閣中以文靖文恭請、所著
陳善集六卷、敬事草十九卷、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十
八卷、易學若干卷、老莊通若干卷、彙編史論若干卷、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朱賡字少欽、山陰人、父節泰州守、母陸夫人將誕賡而
病羸、姑徐慮甚、方默禱起視、兩炬橫亘、如架、各吐蓮瓣、
者七、泰州公大喜、已而賡生、丰神秀挺、六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聞都講授人經義、倚壁而聽、竊了大旨、即私自
結纘諸名士、爭指目以為奇、十七為諸生、饟於庠、嘉靖
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陞修撰、復與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充經筵
講官、　神宗皇帝方沖齡、酷嗜學、每聆賡開陳、輒和顏
受之、一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

小乘勢騷奪、害民甚大、不可。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
可畏、以講讀勞、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
院事、未幾陞禮部右侍郎、直日講如故、尋轉左、會有壽
宮之役、命賡往定規制、司禮密傳　上意欲倣　永陵
制者、賡陰令人丈地廣狹、疏曰、　永陵廣八十一丈、外
加方墻若干、今必欲如制、洩地氣不小、請並外方墻用
八十一符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在望、而制不等、恐
非所安、長洲色動曰、　上諱言　昭陵、柰何獨新安
云、此正與　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　上密使人

地亡卜昇竟得請人謂賡斯舉無論省金錢亡筭所全主
德亦甚大改吏部左侍郎晉太子賓客陞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入言閣臣曰時方春和計吏在庭某當以
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政府從中力賛
其必有濟疏上會南都有請者訛言　上引燭焚疏衆
莫敢應賡再疏不報是日有旨選中官二千名賡疏言
其害得減半俄奔繼母葉夫人喪歸尋故讀書東武山
處建逍遙樓偃卧其中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
兼東閣學士入閣辦事遣行人勸駕再辭不允至則備

陳礦稅爲害至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切　上優
詔褒美時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歸德於四明者大中
丞溫純疏言科臣姚文蔚道臣于永清爲間請黜此二
人以正國體四明請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
上以示賡賡奏曰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
輊令兩臣俱不安　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
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曰諭臺臣全總憲體足矣賡贊
其議　上從之明年楚事起四明方與江夏郭宗伯見
互异未定而又有訛言尋謂　上召拜賡意托賡名徹

示指株累多人　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賡爲伏地哭
失聲　上怒姦未得偵校四出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
已忽捕醫士沈令譽得王銓部士騏于比部玉立鳳輿
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賡擬姦書付法
司而以于王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賡擬嚴旨賡第從
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賡曰大
獄將興可柰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
鞫論磔皦生光辜罷九月疏請釋逮繫華司理玨等十
餘人於詔獄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

子中書舍人十一月工部據例請殿門工賡謂此嘉靖
三殿故牒及十年兩宮成規今軍輿旱潦所在若洗而
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計者不得名一錢不此之請謾援
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具
咨揭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復令擬諭進賡因
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
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日間　上爲賡轉圜如此
詔下海內歌舞更生矣是日以泃州加恩三疏辭乙巳
大計臺省被察者皆留南察疏至賡恐旨從中出不及

諍具揭言不可狀 上巳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少宜
留用賡極言壞 祖制滋煩議臣死不敢奉詔封原疏
還 上竟從賡議不復留巳又揭南察旣幸改正南北
一體且制也聽之去便 上復從賡請於是諸臺省被
察竟無敢留者衆譁始息無何而稅監梁永誣咸陽令
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薦䆒切稅銀有旨逮時際降朝薦
一級賡揭言永単詞未可盡信且調停詔旨方新復逮
有司非所以一觀聽於是時際免逮朝薦得不失官七
月四明罷歸歸德亦奉旨去賡以一人獨理閣務首請

蘄邨 卷之十四 卅三 光碧堂

釋御史曹學程罪御史以語東事忤旨繫請室五年至
是始釋天下翕然歸賡而御史亦謂賡實生我丁未當
大計以久痺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鎭捷
加恩不拜復以病請會長子敬術訃至哭之慟再疏請
簡閣僚代垂死老臣 上惻然動念從廷推拜東阿福
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於家廼廷推之前 上嘗有恭
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賡心慮旨從中出疏請付廷推
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爲衆論不滿巳得旨遂被言而漸
波及賡有衣鉢之疑矣賡久卧病以晉江福清初入閣

勉起同事先巳定監餙之條著爲令及是止黔蜀用兵
所全活生靈無量以一品滿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
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會諸臺省多
發四明楚事及藎歸德併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賡似
有意督過之爲四明修郤言益紛紛大半謂賡一去足
以明志而賡實病甚惟顪天自白而巳亡何病卒先是
欲悉數時政叩閽而請及病篤乃括其言以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賡及彌留猶張目問曰 上意云何顪而
謝者再訃聞震悼賻卹備摯贈太保謚文懿明例閣臣

蘄邨 卷之十四 卆 光碧堂

不叙邊功然陽縻辭而卒拜者實繁與同功不同罪相
蒙以誤疆事者往往而是賡自柄國來甘肅加恩辭皮
林加恩辭河州加恩則又辭其識過人遠矣穿人藜棘
有告以援者輒曰不得之 上自賡在事出華司理又
出曾侍御者數十人使 主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海
內苦礦稅如坐水火賡在事封礦幷稅付有司去其害
過半黔蜀交攻迄無巳時賡疏請寢兵使兩國不受鋒
鏑入官數十年所入俸多以周諸族子蕭然如寒素若
賡自謂可庶幾無憾矣天下所不慊志於賡者有謂遺

佚在野未覩漣茹有謂 天聽日遠未見薦剡有謂四明舊畝跡涉回互嗟乎爲相難以紹與繼宰波尤難不嘗讀賡之茶史乎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一語然則賡之心苦矣知其苦者誰臨文撫卷不能不爲之三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

經濟

漢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尚書魏少英朗

大司農朱公偉儁 陳留相駱孝遠俊

三國吳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子附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 子式附

晉

衛將軍虞思奧潭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沖父侃附

宋齊梁陳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 子紹忠附

隋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唐

容州刺史厲文才 孫乾耀四世孫玄附 監察御史褚伯玉璆

宋一

樞密副使孫元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龍圖閣學士饒子敦臨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龍圖閣學士陸介夫詵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 子考附
龍圖閣學士盧仲甫秉　光祿少卿沈存中括
龍圖閣學士毛正仲漸　秘閣修撰陳季任楠 孫峴附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即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資政殿學士詹世安度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 子叔玠季珌 孫鑰附
龍圖閣直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布衣倪文卿朴
岳鄂安撫使成自圭無玷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大易馮洪業茂遠氏閱

經濟

漢 共四人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賣薪給食負薪行輒讀書歌謳之其妻負戴相從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遂求去已而買臣詣長安上書是時同邑嚴助已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亦拜為中大夫與助俱侍中俾難詘丞相弘時東粵數反覆買臣上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南徙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乃拜為會稽太守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

錢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
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爾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座中
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入吳界見其故妻
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去妻到太守舍置
園中給食之妻媿自經死買臣居郡歲餘將兵擊破東
粵帝壯其功徵爲主爵都尉坐事免後起爲丞相長史

與御史大夫湯有郤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歸
葬故里其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尚書魏少英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
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
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
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
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
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奬厲吏兵討破羣賊斬
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
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
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
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容後竇武等誅
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

大司農朱公偉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販繒爲業儁以孝
養著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本縣長山
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

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弃
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
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
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
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
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
叛攻破郡邑卽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
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
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

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
封都亭侯徵爲議郎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
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
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
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
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
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
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
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

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
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
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
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
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
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
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
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
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
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解散遣使者持節
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
千更封錢唐侯母喪起復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自黃
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者二三萬小者六

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
士卒心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
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
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
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
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
儁與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儁
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
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術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刑相國非臣所堪也遷
都計事非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
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
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者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
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
旣而懼爲卓所襲乃弃官奔荊州移書州郡請師討卓
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
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
內拒儁儁自知兵寡不敵留關下不復前已而董卓被

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
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
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
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
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
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
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
爲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鎭關東未發
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

儁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
人譬郭汜令與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卽日
發病卒

陳留相駱孝遠俊

駱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時
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豐
盈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留獨
不受兵燹饑荒之苦隣郡餓者多襁負而至俊傾資賑
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

後術衆飢遣使求糧俊曰爾爲盜則可吾以糧齎盜則
不可拒絕不與術大怒寄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
聞之皆奔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亭侯自
有傳

三國吳 共四人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 子禕附

鍾離牧字子幹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
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
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邑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將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

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率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

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安南將軍陸敬宗衜　子式附

陸衜字敬宗左丞相凱之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衜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將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拜顗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顗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竝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顗曰顗天安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顗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顗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顗綏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顗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二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如故

晉　共四人

衛將軍虞思奧潭　父忠附

虞潭字思奧吳騎都尉翻之孫父忠仕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操州辟從事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

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復元帝召補丞相軍咨祭酒轉琅邪國中尉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

本縣糾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兵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即受命義旅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舉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追擊充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爲吳興太守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遇逼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

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尹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詔轉鎮國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復還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鮮有傾敗母憂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年九十七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孫嘯父從子騭自有傳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 祖沖 父侃附

孔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賊何妨一郡之

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官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弃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

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
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脫峻徑來是襲朝廷
虚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
曰睹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
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
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
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
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
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

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
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
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
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勢遂分卒如坦計峻平以
坦爲吳興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乃
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
賑窮乏百姓賴之坐事免尋拜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
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
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

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
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
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
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
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
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
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之重
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榱桷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叙
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咏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
靈潛聽風烈俄卒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

宋齊梁陳　共二人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　子紹忠附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
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
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
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
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

之令掌書記將子駿景之腹心朝士莫不畢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曹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勑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時侯景初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

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决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弃其餘因而决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出守晉陵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騎臨任所得秩俸隨在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而難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

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尋爲主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與奐共決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今見之卿乃拜奐爲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

國子祭酒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召拜吏部尚書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敘用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別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

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耕弼儲貳竊謂非枉後主深
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
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膳遷職
宣帝欲用奐代膳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未幾改弘
範宮衛尉卒年七十五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
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隋凡一人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歎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
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
亂於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
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
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
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
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廷上表請使高麗臣聞聖人當
扆物色留堯匹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纊覽臣
所謂昔軒轅馭曆既綏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
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
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
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王風使彼
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
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
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時齊王暕頗驕
縱暱近小人知命劾奏暕竟得罪百僚震慄遼東之役
爲東驤道受降卒於師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唐共四人

容州刺史厲文才 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蠻
潦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
朞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
容人聞之鼓舞懽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
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痌瘝生色黹衣革心夜無吠犬
民皆稱之曰厲父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遊卒孫乾
曜高簡有祖風烈四世孫玄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褚伯玉琇

褚琇字伯玉錢唐人尚書僕射遂良之曾孫也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簪筆柱下凜然有搏擊鷹鸇之志權貴爲之屛息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琇持節監總督諸將琇指授方略一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數十里鹵獲過當捷聞玄宗大喜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氣象凝挺不減在臺

宋一 共二十三人

樞密副使孫元規沔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言事切直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稅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績召爲右正言論事益有直名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奏陛下自召夷簡還之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右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殫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嗟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太平君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

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譁者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還樞密直學士會京東多盜乃出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明日官軍以敗聞帝謂沔有先見以沔爲廣南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

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汚
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勝乃
欲示鎮靜邪夫實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
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汚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
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
狄青爲宣撫使與青會青與智高戰歸仁鋪智高敗走
青還汚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帯賜之
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汚折之曰廟樂皆歌咏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

乃可觀使者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汚讀
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汚既陳不可用宰相護喪
且曰陛下若以臣汚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
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又徙并州已而諫
官奏汚諸淫縱不法事按驗有跡責寧國節度副使會
覃恩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
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汚向守環慶養
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向聞
嘗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

又徙知延慶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謚威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更
字達道婺之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
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
舉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汚守杭見而異
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
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
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耳

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
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
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進知諫院拜御
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
俱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
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敝必爲内憂又中書
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
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
是願勅二府同而後下京師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

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寢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飢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此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踈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即言新法之害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流落且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河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除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將懼

抑閤門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爲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元祐二年權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佞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置左右以補缺遺別遣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

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定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唐義問字士宜參知政事介之次子博學善文詞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西京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會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折如流帝喜曰朕知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數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粮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

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進集賢殿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龍圖閣直學士陸介夫詵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

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
怨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進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
鎮歲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詬給官還營
不自安大校柴元緺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
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徙湖南北轉運使進集賢殿修
譔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傍
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
交詔可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諸麾下閱
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

懼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
英宗戒以毋得輒改詵法道除知延州促入覲帝勞之
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當何先
對曰邊事難以逾度未審陛下欲安靜耶將威之耶帝
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唯朝廷與帥臣意
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
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綏猝復
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諭則國威不
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

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
吏擅興兵今誅之矣始因詵謝罪共貢臟銀州監軍嵬
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
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兵但以衆
足情僞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
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橫
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
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釁非計也乃畫三策令幕府張穆
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

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
狀未及而徙詵驗見帝請弃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
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與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
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民刀耕火種民
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倘歲儉
不能償逋通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
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 子宏附

姚舜明字廷輝嵊人舉進士累官河東經略安撫使宣

邪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明知婺州方之任城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衆奔潰時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討降其衆四十餘萬欽宗即位遷監察御史偽楚之變舜明挺節不污高宗時除知江州劇賊李成擁衆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謂舜明藐然孤壘制賊橫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中大夫文安縣開國男贈太師所著有詩文十卷奏章三卷補楚辭一卷子宏寬憲寬憲自有傳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頤浩薦爲删定官調江山令適歲旱有巡檢自言能以

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理竟死獄中

龍圖閣直學士盧仲甫秉

盧秉字仲甫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比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方置條例司預選奉使淮浙治

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飢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賑贍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兵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

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尾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馬服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月復召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元年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光祿寺少卿沈存中括

沈括字存中遘之從弟初以父任為沭陽簿疏沭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歷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日官多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皆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擬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為五科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甚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

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召對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為蔡確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傅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部報

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援軍政自是事
不暇請者皆得專之番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
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敗直劉歸仁率衆
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
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
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
能對斬以徇坐永樂之失謫均州團練使徙秀州尋以
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屬文於天

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筭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又紀
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
於世

直龍圖閣毛正仲漸

毛漸字正仲衢之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
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新化
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
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
言漸習知蠻事徙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弃地
漸曰蠻徭叛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總今一犯邊
即弃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弃蠻復大入抄掠覆官軍
荊士爲大擾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
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
二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
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於海開無錫蓮蓉河武
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
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
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

郎中以秘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
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
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
閣待制

秘閣修譔陳季任楠 孫峴附

陳楠字季任平陽人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雍政和廷
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校
書著作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不滿望飛即臣
鄉[illegible][illegible]變生倉卒[illegible]民奔潰闔城震駭楠單騎入亂壘

中諭以禍福賊氣沮不敢動第邀楊奏郎臣自驚而叛將有彈壓功乃肯解甲楊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嘉其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中追殺二十餘人一方以安改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大禮不合與吳表臣俱罷未幾除京西帥殄均房叛卒加秘閣修譔徙廣東帥卒於官贈中奉大夫孫峴字來東以祖蔭授浙東幹辦中宏詞科知全州以最除禮部郎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坐不肯草蘊思且節度使制忤

權臣免明年起知廣州修城濬濠置勇敢軍以壯聲勢洞寇不敢作徙知泉州召爲兵部侍郎未至卒贈太保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中進士第通判澧州知建昌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時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横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月與賓客燕集以示間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奬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即

錢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檄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剛平友之辟鄜延幕府歷

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廢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勅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戎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斮其中歲得粟數十萬斛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進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踊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詢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進者
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
估以償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
幾於生變即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釋
官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
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
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
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
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定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　弟法原附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累遷梓州
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
城亙二十餘里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
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
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
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論罷
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溫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勍陷處
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湟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由海
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
郡四年民繪像祠之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奉祠卒
弟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歷遷司農卿為吏部尚書
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
能欺坐王黼累罷紹興元年張浚承旨起知夔州尋進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
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
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
與燮屬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

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
阻分地置將自洮良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
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
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與吳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
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
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於軍始法原為川陝宣撫
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
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資政殿大學士詹世安虔

詹度字世安縉雲人翰林學士騤之孫以世賞入官宣
和中為燕山路[illegible]奏郭藥師不可信任改帥中山
兵精糧足賊守有餘暇則繕樓櫓治器械日引士卒投
石超距以為戲或蹲甲以射試其巧拙而殿最之士卒
皆拳勇趫捷無不一當百賊或一踐其地皆應機摧殄
屹然為北方雄障欽宗御書獎之曰爾秉節不移嬰城
固守能出奇策屢挫賊鋒昔張許之守睢陽二顏之守
朔郡不足為卿道除資政殿大學士封信國公藥師果
叛如度言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 子叔玠季珌孫鑰附

梁汝嘉字仲謀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
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
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濟築防守就除通
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知臨安府
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周廬千列一
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
隨軍轉運使扈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
皆有能聲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
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
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
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縉雲郡公家居隣郡學捐地基
以創齋廬初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
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
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
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為養士之資
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子
叔玠知郴州季珌歷官江西提舉終吏部侍郎江西俗

多不舉子珌為創慈幼院置田收養所至借公帑不衰
廢俸入外不名一錢行部恐擾州縣不宿驛邸常曰吾
以清白遺子孫丞相謝深甫每稱之曰真廉吏也子鑰
朝散大夫知興國軍

龍圖閣學士宗汝霖澤 子穎附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
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
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
爾忘家者辟為屬辭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

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湟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

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

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即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

交頋陳與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脟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

之蒲解者是棄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

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鼓勇思敵所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今延置別館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

乃親批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

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
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略侵奪靡所不
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
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措富
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
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
議爲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
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人乎詔遣官迎
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

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信今遂欲棄之非惟一臂之弗
瘳且并其腹心而棄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
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
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將
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
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
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

何事張憬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
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
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
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
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
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
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
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

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
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
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惋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千
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
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賊自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
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
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愿
忠效義之心哉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

解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為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

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飄塹路以阻行人笏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爵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懟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

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為信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為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埃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閭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

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疏入不報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諸將出澤數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旅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頴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頴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頴官終兵部郎中

布衣倪文卿朴

倪朴字文卿婺之浦江人豪儁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意氣沉雄言辞激烈有古作者風上之當路不能用鄭伯熊閎之歎曰倪文卿胸中有數萬甲兵用之可當一面廟堂不知推轂可謂無人朴志益慷慨不自禁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輿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年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瀉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同甫見輒稱之曰奇男子奇男子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成無玷字白圭武康人登崇寧五年蔡嶷榜進士第調江山令時盜賊蠭起里中惡少年採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誰何無玷廉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神君宰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除刪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以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即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

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

經濟

宋二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資政殿大學士葉審言義問
布衣張叔靖頎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建康府通判陳同父亮

敷文閣待制周彦廣淙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煥章閣學士沈寅王作賓
煥章閣學士黄文叔度
青松居士俞商卿灝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資政殿大學士趙濟臣善湘
司農卿洪季恩夢炎 從兄揚祖附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南陵縣知縣唐子和韶 子良嗣附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知饒州孫起晦炳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平原陸鍾良登之氏閲

經濟

宋二 共三十五人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判官賑飢得法用秦檜薦爲勅令所删定官累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爲陳虜不可信不聽

擢殿中侍御史抗疏條秦和議利害而胡銓上書遂欲斬秦檜以謝天下帝震怒禍且不測剛中率同臺論救銓得編管改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充參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宣諭使請克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賛謨將至剛中出關迎之與賛謨反覆爭詰卒全階成岷鳳及秦商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宜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餘萬

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蹇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禮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宜撫在者又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撫蜀六年儲偫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每與宗忠簡同稱曰宗汝霖如臥虎之在北鄭亨仲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聞蜀中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

餽米荊門剛中曰今日講和正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為先皆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求剛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諲等十四人皆驍勇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謫桂陽軍居住再徙桂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曰忠愍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葉夢得字少蘊湖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官祠部郎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者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請身先衆人補郡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移帥潁昌府高宗駐

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之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遷尚書左丞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

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
時建康荒殘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
屯建[illegible]采石闔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
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
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
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
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江防
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
東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

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
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
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皐夢得團結沿江民兵
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
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
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
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
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
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

戕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
隺其興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改知常
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沖怒風部使
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
夫諂諛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
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

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貽於水驛
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
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
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咈衆心今日
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
禪擢右司諫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
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
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强壯策應
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

堂光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
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
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
今又風示中外鼓感民聽豈朝廷之福太原圍急奏乞
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
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為首領
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
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備以伐敵人之謀事
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

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
異歸之外夷也疏奏謫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侍御
史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
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
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
又栅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內
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
輸郡初議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賜軍養民迄賴以濟事
聞授管內安撫得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

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燮王珉素不相能至是
擁潰兵砦城外索戰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
義皆感悟解去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
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
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
無犯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西擊光募勇敢
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
程來援賊急攻郡東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濠輿軍傅
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

不能傷取椶木為橦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卻劉晏
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
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范馬巡城指
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
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
而援師至嘗寘七首懷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
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毋落賊手除徽猷
閣待制擢吏部侍郎光奏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
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

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
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繁昌蕪湖皆與淮南對境其餘
皆蘆蓧之場或硧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
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
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
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管繕事光經營措節
不擾而辦奏蠲滅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
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
曰公昔為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今俱為臣子當共勉

忠義勿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
百姓失業為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
盜離心倘因斯時擢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
叛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
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
西宣撫使光假道至郡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
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江東安
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盧和無為宣撫使時太平
州卒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拜禮部尚

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
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
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遣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
建湖南盜作范汝為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
殺戮過當令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
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貧殘恤流殍時劉光世張俊
連以捷聞光言覩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
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
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

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遂用
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
廢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
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
和不可恃備不可撤覩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
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丐去章九上乃
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中丞
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為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
置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

軍檜死始以郊恩復官聽自便行至蘄州卒年八十三
追復資政殿學士諡莊簡初光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
得其精微故於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瘴海
虎之泰然日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於世四子
孟博孟堅孟珍孟傳皆知名士而孟傳最著自有傳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以南省高第廷對第一授簽書平
江軍節度判官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
熺提舉秘書省館中率趨附之佐獨簡默嚴重未嘗款

交一語嘗語同舍謂不宜自屈熺聞不能平嗾言者論
去之及檜死熺斥尋復起用歷尚書吏部員外郎檜妻
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未領者自號沖真先生佐駁之
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為失職今當
追正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王氏死卒奪先生號淳熙
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
一日坐帳中命捕為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
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
佐擲筆乃與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

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後徙知潭州宜章民陳峒
竊發甚猖獗佐檄流人馮湛權湖南路兵馬鈐轄假便
宜往征之乃具奏論賊勢上是其策遂就擒詔以佐忠
勞備著超陞顯謨閣待制歷工戶二部尚書淳熙十一
年奉祠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山陰縣開國男

資政殿學士葉審言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慷慨
多大節為小官即疵時相姦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
常平米賑飢前樞密徐俯門僮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

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
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
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
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
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樞
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丸
異己者義問累章劾之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
等皆罷去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具三名取上旨
則軍政盡出掌握進侍御史遷吏部侍郎自檜主和議

邊備寖弛義問奏有備無患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
嚴斥堠練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辛行則不及預備
則有餘尋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
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
屯駐沿海要害以備之迨亮果窺江上命視師江淮御
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字於旗以賜之遂有采石之
捷孝宗即位封新安郡侯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義
問雖登政府所得俸祿盡周故人賢士無資治第寓衢
州僧舍以卒諡忠簡

布衣張叔靖顔

張顔字叔靖瑞安人世居陶山倜儻有氣節平居禮貌
疎簡至談古今理亂襟度豁然若人人在其懷抱中里
人有爭訟多就正一言而决台寇薄城不利山桐嶺將
趨瑞安顔聞之即傾家具治牛酒召邑中少年勇敢者
數千人割炙共飲語之曰若屬墳墓妻子皆在於此寇
至則無噍類矣盍相與戮力共保之諸少年曰請受約
束顔遂以軍法部署先令五百人持旗鼓夜伏陶山之
左約曰聞鼓則起復令九百人分爲三隊揭竿爲旗扼
要而陣令曰明晨賊至則三隊更進迭戰少酣即佯奔
鼓旗走陶山北聞鼓則反戈違令者斬顔乃自將數百
人携雷鼓伏山頂明晨賊果至三隊迭進輒佯走賊爭
利而前顔見賊已入伏即援桴鼓之伏兵競起三隊反
兵夾攻呼譟之聲震山谷賊大駭奔潰自相蹂踐死者
不計其數生擒數百人或曰盍獻俘幕府乎顔曰吾爲
墳墓計耳寧秉時以邀賞邪適者鋒鏑之下已有餘慘
更忍殺數百人以爲功乎且此皆良民爲賊所脅以至
是即解其縛縱之歡聲如雷皆叩頭泣謝去鄉邑遂安

無何歲大旱民飢顔復集鄉人就陶山湖側築陂潴水
灌田萬餘畝就食者日且千餘人紹興中太守章誼薦
於朝召赴都堂審察至則以中興十策干執政語不合
歸老於家年九十餘卒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
累官太僕丞靖康初金人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
悅惟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
恃未幾果敗李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

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尋罷歸家食者八年高宗幸永
嘉翔見宰相請移蹕入城其可以得財其可以得舟由
是民不加歛而供億無乏宰相以為才薦起提舉淮東
塩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能平
更命岳飛討之么陸㽞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
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翔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
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
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
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

盡平進直秘閣時荊帥王彥移襄不即赴彥所得將八
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翔直徽猷閣代之問
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翔曰若志在除彥翔書生也非
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翔徑入府受將
吏謁大駭翔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
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
部曲洶洶生異語翔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
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鬨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
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
官再知荊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
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翔翔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
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翔談笑詰
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
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
甚盛鈐轄李貴為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募將議
委漳泉汀建募强壯游手各千人為效用與殿司統制
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翔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漕
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為他日患聞於朝事下翔議翔

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
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為副將敏為巡檢選丁
壯千人號新兵用給糧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
知廣州錄前功進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贈通奉大
夫謚忠簡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之孫宣和間進士廷
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借給事中從
肅王出質後得還真為給事中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

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
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
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
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
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奏對言藩帥之兵可用
令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
江步兵守隘彼雖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
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圖兩淮斷難為勢窮歲以備禦

假與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禦
定五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
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朞年後京口便
成雄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
忠拒於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
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議雖甚壯臨事顧怯
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
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爲

結諸洞蠻歲出為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諭
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
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
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
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歷官著
作佐郎徽州司錄召拜監察御史論三鎮不可棄累陞

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
約疏言兵可進不可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
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
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
嶺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進右文殿修撰守
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處約獨謹賦輸率
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
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賢殿修
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

凡例外宜索皆執奏不進論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又言軍典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斂皆人所不敢言者俱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克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豹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趙粹中字叔達其先自密州徙居於鄞登紹興進士第孝宗銳意恢復與允文王藺趙雄輩俱以言兵驟進粹中因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疆要策十卷孝宗亟喜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所奏對多言邊防辟畫經理俱詳盡精事雖遠在數千里外如指諸掌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從祀乞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彝等奏議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議不行寧宗即位卒如其議後以待制知池州大閱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舉吏民懷之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方有開字公明淳安人少倜儻有大志嘗游荊襄覩形勢爲國子錄輪對論吳蜀偏重荊襄居中爲用武之地因上聯形勢講攻守開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諭之曰今日之勢有如蜂腰朕夙思不覺寒心卿能爲國遠慮轉司農丞再對論規模荊襄鎮以心腹宜講屯田爲大計上尤欣納且曰屯田朕念之久未有能任之者

卿有志事功異日宜爲朕當一面後運判淮西者屯田詳議二十二卷以獻當國者沮之卒不得一展其才而死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十一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罷尋起知處州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

有番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帯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息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矣出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帯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帯以攢宮在焉奏免支移折變鑑湖淤墊常苦旱澇會歲大飢出常米募飢民濬治召

舉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内侍家僮毆傷酒家保帯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帯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帯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還郡境帯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改知隆興府帯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寛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常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晩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寳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徐誼字子宜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事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隋矣光宗初受禪出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寢

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拜階不瞬意思恍惚眞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宰相留正不能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讓趙汝愚汝愚問計將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禪意侂胄請於憲聖憲聖許之寧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

下諸房公事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以賞
薄復觖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
之不聽汝愚推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
避形迹而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
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乞事以去寧宗已許之
侂冑出入禁中無度誼審啓汝愚無討防之乃直面諷
侂冑侂冑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東裴冀誼還謁留之通
殷勤誼不往遷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
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諷御史劉德秀胡紘等劾誼請

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癸州又之許自便起守
江州加集英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
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有
鈔掠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後逆流江南在建
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撫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
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
將接於行陣之間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追
謚忠文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蔡必勝字直之平陽人乾道初中右科第一授江東將
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衫拜庭下必勝始袍笏以客禮
見召試為閤門舍人侍臣曾覿方用事冀其過已必勝
故不往出知邵州陛辭論擇方面人才為天下大計孝
宗異之曰觀卿儀表非俗前程未可量也還帶御器械
光宗在東宮聞其不見曾覿歎息言必勝固是佳士及
即位權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喪中外洶洶憂
禍起旦夕必勝與趙汝愚定議立寧宗天下晏然必勝
之功居多韓侂冑方規專權忌之出知廬州既鎮淮右

遂議浚肥河造戰艦大張聲勢以基遠圖侂冑益忌之
即擢吉州刺史奉祠卒必勝為政能求人疾苦審事利
病條畫修廢先後以倫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立
祠以公田給祀事四方名士積於家者不以疏密存問
無虛日其忠孝慈良根於天性故凡所立皆得其大者

建康府判陳同父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
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
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此國

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徧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

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措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義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諭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又詣闕上書言尤剴切既上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涉犯上甙以告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

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因疑事由於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次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與朱熹辯論三代漢唐之際究皇帝王霸之略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兩言者雖

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亮與鄉人會宴同坐者歸而暴死累繫獄會呂

典歐呂天擠且死、很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行事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

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疏、乃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

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丞相喬行簡爲請諡、事下太常、定諡曰文毅、更與一子官、尤異數云、所著有龍川文集、葉適爲之序、

敷文閣待制周彥廣淙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左中奉大夫需之子、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府、時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

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難、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承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

踔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淤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移守婺州復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葉介字石叔婺州義烏人淳熙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爲亂介召軍將咨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中刑法科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崈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蘖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歷官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擢太府少卿進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醸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籍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措官一司歲撥

經總制錢爲緡幸四萬有奇丹臒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瀆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晝肯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歸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以衣物又得强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後募郡城内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

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賓考遺覈枉吏姦閲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内南安南康龍泉三縣逈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幷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諸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

軍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實謂生平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本府進寶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煥章閣學士黄文叔度

黄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言父子相親之義不聽力求罷去寧宗即位復召爲御史將韓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改知婺州坐事降罷侂胄誅召拜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剌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俾其後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進禮部尚書兼侍讀促入覲丐夫愈力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

青松居士俞商卿灝

俞灝字商卿錢塘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仕淮東宣撫丘崈令其佐畢再遇救山陽灝料虜必窺采石請回軍石架河以遏其鋒虜騎虛不入而遁再遇知揚州盡平江湖多灝計畫再遇欲治脅從者救活甚衆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灝畫計灝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輕信邊

良嗣張覺徃徹可鑒也歷乘旄節皆有聲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集若干卷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趙希琯字君錫餘杭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琯下座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琯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琯人爲危之希琯至關審彰

揚間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諜窺関希琯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琯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琯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琯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塩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琯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琯易班希琯力辭弗允特換授吉州刺史以寶璽恩進和州防御史理宗即位以公族近邸恩進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總治綱收人心上爲動容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琯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岩人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十年不調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乎而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博士遷校書郎改司農丞出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制置司不關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之上也李璧嘗語人曰比年論邊事無若王秘書之明白者遷著作佐郎權考功郎詠韓侂胄居安

實贊其決擢右司諫兼侍講時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太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致憾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並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既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俾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壘未乾乃以近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明日出國門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起知太平州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除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生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

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合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矣放兵四刼撤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郴州爲臨武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趨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諭俊曰兩虎鬭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斧其弩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於吉之南

門元勳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壁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召還工部侍郎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將行鹽盜起寧化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兵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抵郡州人大懼賊知帥存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構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隻頭爛額之功邪卽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啁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不陋從高宗南渡初家餘杭闕明州多名儒遂徙居焉善湘初以恩補中順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改知餘姚縣添差通判婺州以招茶寇功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累遷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進直徽猷閣兼知廬州以平國始寇功進直龍圖閣知鎭江府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封祥符縣男食邑寶慶二年進寶章閣待制江東安撫使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剿防江軍及平楚寇等功進龍圖閣待制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進封伯加食邑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命專討許便宜行事及戮全露布以聞陞兵部尚書進封侯加食邑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籍鼓勸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之有經緯者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故積年逋寇應機俱定復以平閩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及策應荊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肝貽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九旒

乞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
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司農卿洪季思夢炎 從兄揚祖附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登寶慶元年進士第爲桃源酒
官端平閒禁軍搆逆命夢炎撫諭既受者索飲至醉卧
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斫其導卒血濺衣裾而
色不爲動諭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兵變仍命夢
炎綏撫至淮揚閫帥趙葵詭以指日破城夢炎曰攻討
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葵深嫮之及至將

士猶危言相恐必欲自效夢炎曰殊恩曲赦非愛興卒
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首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
安轉武學博士時從兄揚祖爲太學博士宰相范鍾語
之曰難兄難弟乃武乃文復以太宗正丞贊浙幕召拜
司農卿差知衢州朝議以其有經濟才且將大用未幾
卒官時論惜之有文集二十四卷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以父廕補官登嘉定
十二年進士仕淳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
執弟子禮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軍
事盜起唐石親勒兵剿之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
事急遣使講和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
上疏言八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
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
旨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
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改兩浙轉運判官
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
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

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
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
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
游兵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
之遐沿江制置副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
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艫艦相
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詢要務莫如屯
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又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
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提舉洞霄
宮卒贈七官位特進有奏議文集若干卷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
參軍歷陞通判襄陽府以經理屯田積穀六十八萬擢
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棗陽屯田成進兩秩
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歷官大理卿兼權刑部侍
郎升置制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端平六年破蔡滅
金獻俘上露布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犄角
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
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
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澇螟蝗之災飢饉流亡之患極力
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
棄業以逃亡後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飢
餓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
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誤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
討其成必討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願與二三大臣

深討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决不兩立臣受任
守邊適有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附和以
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
當誅迕旨則罪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不報嵩之力
求去進寶章閣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
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
用嵩之言召拜權刑部尚書力辭疏言今日之事當先
自治不可專恃和議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歸進寶
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使賜便宜指揮兼

湖廣總領淮西安撫使廬州圍解詔奬諭之以明堂恩
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言江陵非孟珙不
可守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
李士遠以其弃城也黄州圍解拜端明殿學士職任如
故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制置司兼督視淮南軍
馬城黄州復光滁二州拜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如故進
封公加食邑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
相復信陽以督府米賑淮民之飢復襄陽自是邊境多

以捷聞寵眷特隆賜賚無虛日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遭父喪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諸生及在朝之士多論嵩之不當起復帝意頗悟遂聽嵩之終喪自是不爲公論所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尋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莊肅

南陵知縣唐子和韶 子良嗣附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熙四年以漕魁中南省第二書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嵩之遣往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面驛騷韶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抵襄陽破圍而入呂文煥大喜曰不勞師者已三年矣今君獨來且宜置酒爲賀韶策曰敵人不意故吾能轉戰而前今若久任外必嚴兵堅備何以爲歸乃請文煥出軍數萬攻其所端韶與子良嗣仍率死士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嵩之上其功甚南陵知縣經略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諜留守馬光祖僉使

劉震孫交薦於朝有旨籍記姓名厚加錄用未及用而卒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歷官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等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詔朝廷欲和殘金置我

軍何地丙遣李全招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所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餓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擢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軍涉亟遣傅翌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等數十萬大

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
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趁滁濠李全李福
邀其歸路以傳翌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
與先及李全趁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其前畢珪等
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
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
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
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以滁濠之役分
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

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
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
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
萊二州青州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齊沂等州自是
恩傳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
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賜諸將
關末下州郡握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illegible]請援於朝涉遣李
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陞全留後

涉以爲無故壓邊以驕其志非金之福不若待事定與
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
全至又長鎮與荊湖制置使趙方犄角連戰俱勝遣彭
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殲金人於淮邊權吏部侍郎金
人再犯渡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
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長
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涉時已疾力辭事任金人
復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劾木魯答哥率細軍
及三道兵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

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
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金酋大敗答哥溺死
陷失大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
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
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
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
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illegible]愬十
年至伏書闕下及出身效力封疆卒以勤死可謂能忠
能孝而孽子不才家聲盡隕論者惜之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師事胡宗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人稱爲雪齋先生應時八歲能屬文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尉黃岩朱熹爲常平使者一見即與定交任滿去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丘崈帥蜀辟之入幕是時吳挺有異謀爲朝廷患會挺有疾乃俾遣應時覘之實察其軍情也挺盛禮十獻應時辭爲歸告崈曰今挺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節制之別選

材帥以代吳氏可防近患已而挺死崈如應時計朝議從之一方晏然改知常熟縣已代矣郡將以私憾摭應時負倉粟三千斛實前令積逋也士民鬨之爭擔負代償而應時卒坐此貶秩尋判邵武軍未赴而卒其後吳曦果叛伏誅公卿臺諫訟言應時問學淵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於未然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應時兄弟父子世相友愛建世友堂合膳同室衣冠以爲儀則

知饒州孫起晦炳炎

孫炳炎字起晦子秀之從子也初以進士爲福州教授歷湖南路帥幹辦官改淮東餉幕皆以盡職稱人爲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按視虧運米二十萬石請給分限補償乞免專官專吏之擾其新米則按月轉輸詔從之韻寇出沒二廣爲患炳炎不折一矢解散之廣帥劉應龍舉以自代會江上師潰歎曰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食其祿不避其難者臣子之誼也遂勒所部將校屯豐城以拒寇尋以言罷歸遂不復起炳炎爲人光明俊偉愷悌靖恭其爲宗正丞時輪對諸劄子言天下大

計切劘君德整齊紀綱凜凜無所忌諱朝野傳頌之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

經濟

明一

布衣葉良仲允　刑部侍郎李濬文希明

湖廣參議錢古訓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顒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通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山西左參政吳孟庸中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都御史張式之楷　右布政章俊民聰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兵部尚書項蓋臣忠　于綬孫錫鏞錫子治元附

刑部尚書楊彥謐寧弟宜附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禮部尚書鄒宗盛幹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顯　河南右參議何文達陛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寧國知府沈士彝性孫嶠附

南京太僕卿方孔殷漢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彝　吏部侍郎黃世顯孔昭子附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兄鑑附　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終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滏陽賀應旂義之氏閱

經濟

明一 共四十八人

布衣葉良仲兌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博通今古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風角鳥占之學元季海內大亂仰觀天象歎曰元運可知濟者其江左乎乃間道謁 太祖皇帝於戎馬

間獻武事一綱三目書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屏左右命坐語賜飲食欲留用之兌力辭曰苟策可用用其策使天下蒼生早獲息肩足矣榮其身非所願也 太祖重違其意賜銀幣襲衣遣歸後數歲削平群雄先後次第悉如其言

刑部侍郎李濟文希明 父唐附

李希明字濟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詩文必根理要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爲本郡儒學教授希明夙承庭訓於學無所不通人稱其有經濟才洪武中舉孝廉選入太學舍爲第一授伴讀侍 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議將出師勦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窮有不得已之情招撫不服興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於官

湖廣參議錢古訓

錢古訓字古訓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調行人是時緬與麓川相構緬主使使來貢而訴思倫發於我 上擇

古訓持勑往諭至則宣 上威德釋二國之忿罷其兵麓川酋長刁千孟者謀攻其主古訓曰吾以天子使將事裔夷乃弗能靖小醜何以報命天子於是馳入其部責以大義皆稽顙凛凛無敢復逞者思倫發以古訓能休爭已亂薦方物欲留爲援古訓卻不受作書示以不可思倫發得書駭汗遂歸古訓於是古訓敘次百夷山川風物爲書還見 上并奏之 上悅付史館賜襲衣後知漳郡以文章飾吏事表著忠孝激勵風俗甚著聲稱尋改湖廣參議名績愈茂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順

周順字養浩會稽人卓絶敏邁讀書日記數千言永樂初徙巨室丁壯實京師順以兄當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請行詔許之已而入太學卒業拜監察御史決冤滯明激揚百寮震悚遷山東叅議有聲齊魯間佐遂安伯理戎事於山海關規畫周悉邊境頼之及調江西平大盤劇寇如掇蜩　英廟改元遷福建左布政使至則建侯官懷安兩縣學開江山浦城道至今稱便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戶科給事中泰之子泰死難時永吉年甫四歲其母傅氏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職方司主事改武選郎中坐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驥薦永吉有經略才脫戍籍以原官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剿苗蠻孟養等復請永吉從次第剿平參畫之功居多遷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人稱不冤引年乞休歸卒於家

通政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朱侃字志剛海塩人天性聰敏篤學慨慷負奇氣弱冠補邑博弟子學官故有魅幻美姿惑人呼侃名輙遁去當時目爲正人永樂初下詔求賢士可以佐朝廷不逮者有司舉侃遂貢入太學大臣薦其有經濟才乃受知成祖特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侃荷知遇乃日夜剖心瀝丹思所以報稱者時靖難未久諸功臣率恃寵而驕有不法者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朝廷爲之肅然　成祖欲試以吏事遂出僉廣東憲墨吏皆望風解印綬去一時以風力稱考最召拜通政使司右叅議當是時西北

再罹兵四方民力多疲於轉輸而諸郡邑監司未能體上心爲撫摩　成祖有憂之命選大臣之有才略者巡撫各省而侃得廣西特賜以勅曰興利除害以悉民艱舉賢黜不肖以清吏治惟爾之能朕於爾躬有責不然者罰及爾躬弗可悔侃下車悉以勅書從事諸監司郡邑每入謁不敢仰視凡土豪積猾爲小民蠹者皆擒治不少貸小民以訟至召跽膝前溫語煦煦如家人而吏胥一舉手觸法無不立斃之杖下左右皆屏息並時當暑有毒瓜以獻者良久毒發瓜裂試啖獄囚囚死乃刑

獻瓜者而不批其根說者以爲得大臣體既復命從
駕北征每駐蹕必召入行殿親問所以破虜者佩言虜
聞　駕至必清野遠遁使我師進無所獲千里饋糧此
所謂士不宿飽者也虜不必與我戰而我師坐困矣請
速簡勁卒數千累三日糧銜枚疾走遠出虜背然後大
軍繼進前後夾攻必得當　成祖以爲然卒用其策虜
大創遁去漠南遂無王庭凱旋頒賚與諸大臣等已而
進左叅兼掌宗人府幕事洪熈改元奉使泗州兩督漕
運事輯還京展大祀禮賜緋錦從耕籍田終畝再賜緋
錦於是　帝心簡在曰朱佩清忠亮直弼予一人以司

納言遂進通政使司左通政命偕平江伯陳瑄奉迎
儲駕佩馳不下馬者三晝夜卒以勤瘁致疾乞歸養痾
未幾　宣廟正統念迎　駕功特命行人以原官起之
家再辭不獲輿疾至京未入朝而忌其寵者毒之一夕
死年僅五十有七時佩子弱忌者方赫奕秉事權諸同
官即知佩死狀皆不敢鳴於朝故身後卹典亦無有爲
之請者其生死榮落之際所繫慨者多矣

山西左叅政吳孟庸中

吳中字孟庸山陰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能持大體以
儒術飭憲度性強記一覽不忘院長委以總閱諸道疑
獄時　成祖勤政嘗躬録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黙
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詿誤　上命特記其名　上慮法
司論死罪多冤遣大臣覆訊之囚輒分訴不已惟中所
訊者無異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絶意其服
人如此已而奉勅參靖安侯兵行邊靖安雅重中日與
謀議中爲陳畫邊事以及虜情虛實山川要害曉然如
目見精安資其方略屢克奏功明年移按蜀先是東川

夷人時出剽掠爲患中與三司決策設奇大敗之於金
沙隄諸夷自是慴服故事御史按部率一歳而更　上
獨留中按蜀四年及還蜀人猶不忍其去奉天殿災詔
求直言中率同列上疏極論時政缺失亡所忌諱　上
雖不即加罪固已怒甚會坐他事不先白奏與顧佐楊
翥等俱論死中將就刑神色自若猶作詩有慷慨立身
當鳳闕從容引領就龍泉之句俄得赦尋復爲御史中
久於臺中廷臣擬以僉院而權貴人多不喜遂出爲山
西左叅政山西俗素勁悍中務鎮以文雅日進諸生質

經義察其學行修潔者待以賓禮或賦詩相賡和於是其俗漸化晉人比之常袞車駕北征山東西供餽餉中扶病總理竟以瘁卒中喜作詩雖在軍旅倥偬間未嘗廢吟咏有恐庵集西蜀紀行録薇垣集總若干卷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貝恒字秉彝以字行上虞人舉進士初知邵陽縣以寬大得民丁艱憂去改知東阿典學校課農桑訓育民如子縣界常苦潦秉彝爲開渠納諸水清河得沃田數千畝屢辨冤獄人稱之如神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貪察

其色甚戚因問其有冤乎對曰囚固無冤第恨身死即宗祀無繼耳秉彝哀之即令其妻侍疾解囚桎梏同宿獄中遂有娠遇旱蝗自引咎災不爲害歲屢登嘗率丁壯從　上北征供餽餉比還東阿無一人失所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嘗繕有餘弃廢鐵敗皮朽索工匠問服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索爲穰悉貯之庫咸不解所用會　上巡幸北京使督建所次席殿向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大臣薦秉彝可任風憲命已下東阿父老相率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東阿在縣十有八年卒於官篋無餘資寮吏爲治其喪東阿人哀之如失父母白衣冠送者千萬人其政化感人如此

都御史張式之楷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董屯督賦導水利俱著成績同靖遠伯王驥廵歷三邊上安邊十二事驛召還京陞僉都御史廵撫畿甸會蝗起捕之甚力真定守稍怠奏械之由是八郡震悚蝗不爲災時沙縣鄧茂七反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皆賊數而先是處州亦以葉宗留變聞

遣路洶洶詔都督劉聚討之監軍者難其人　上問張楷安在命以飛騎召至立拜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命文武大臣祖之得用鼓吹導騎出城以示寵異楷即日取道疾馳至閩戒諸軍毋得秋毫犯民間次師鉛山聞賊鬬將樂甚急遣將日夜兼程往擊之賊大潰退保陳山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於有司暴征不能忍乃發舒其怒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即不服兵之未晚也副使邵定譽曰昔者兵部降招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耳時軍中實無印

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為征南將軍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獨茂七猶負固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使出攻延平楷乃集諸將授計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岸南京兵伏沙溪南以閩兵孱弱雅為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先命都指揮雍埜陰置火器船泊溪北灣賊敗走者約五萬人果從溪南奪橋渡船上火齊發死者以萬計而官兵急追之生擒者七十四人茂七死亂刃中指揮劉福斬取其首獲船百

四十艘先是都督陳詔敗北陣亡論者以為楷罪朝廷復遣寧陽侯陳懋平江伯陳豫兵部尚書金濂領兵來助討會賊新破餘黨四流遂與懋等分地藏之時楷發延平賊遁後洋道楷以舟師逆之而劉聚兵潛繞賊背夾擊之至前洋俘殺無算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入邵武取峽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為九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會日昏即遣卒五百人人持二炬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勁弓巨砲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斧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鬬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二千人已據其寨盡發其滚木擂石下殪之死者以萬計觀音遂平忽有報歐寧女將廖氏妖術甚奇附者若蜂屯楷遂身先率兵擒之檻送京凡破寨三十六擒偽引班學士及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降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算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兵至金公山楷即倍道進援至則伐竹制

鴨兒笆三百五十面人竊笑之而賊用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輒樹笆為壘戟入即不可復出時賊適至楷叱之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否必虀粉汝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即部署以待明旦賊果益衆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陳中乃佯北走賊直先攻中營楷傳令馬上射者前薄之賊不敢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哨合擊死者又百餘人賊前突者鴨兒笆格之奪其戟賊皆赤手走遂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者率散處萬山中各相雄長於是開誠榜諭

下者數萬戶計擒渠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
尚書金濂位在楷上而實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
前所諭榜矯印者具進而給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詔
爲言下憲院覆奏適都御史余仕悅與楷故有郤因黜
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史致仕明年陝西
用師議用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徙事竣還掌
南京都察院事未幾卒楷爲人坦夷潤澤喜推轂賢者
雖抱片善輒揄揚之又急人之難居家不問生產好客
樂施故家無餘資博學工詩文善草隸所著有陝西紀

行集孫爵別有傳

右布政章俊民聰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二年拜
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銓曹稱爲御史第一嘗奉勅
撫諭南夷及監軍討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朝廷
嘉其能超陞廣西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於賓州奉議衛
於貴縣士卒免烟瘴之患議置巡司於潯梧柳慶要害
之地民免陞軍之擾陞右布政使尋丁內外艱卒於家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陳詔字廷詢青田人少英敏絕物日誦萬言以書經魁
永樂庚子鄉薦中宣德庚戌禮部第一除監察御史遷
四川按察副使時閩浙盜發温處屠掠尤慘上素詔威
望有經濟才遂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命巡撫浙江剿平
山寇詔至諭以利害不煩寸兵而諸寇悉平民大悅復
命陛見賜賚甚厚將論功崇爵一夕疾作卒於官先是
郡省進金帛鉅萬犒軍委詔不問出入詔劍給之羨餘
即封還府藏一絲不染麾下欵曰公家物也棄而不取
何爲其廉靜類如此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沈慶字仲會餘杭人學博才贍善風角精恩鳥陣法宣
德初由舉人官翰林院五經博士大學士陳循薦慶可
大用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靖江五開賊起慶相度事
宜鑿河渠濬湟塹自偏橋鎮直抵黃平迂道千餘里由
是據濠立兵始以地利制賊軍民賴之叛賊李珍棠能
桀驁倡狂至僭王號慶親帥兵突陣殲厥渠魁擒其黨
二百餘人成化初復統兵十萬進攻臘屋桃林武岡南
洞等處一鼓悉擒加三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未幾以老

乞身卒於家所著有拙庵集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辯出交阯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淮甸首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聞風解印綬去者踵接仕路肅清泗州有老娼鬻子以供權貴烙馬敘聞將按之權貴大懼出貲贖其子遣娼席藁詣臺待罪敘出法語戒厲之齎息去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

者敘陳其害民悉報罷　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敘對風裁凜凜朝野稱之凡巡按例歲一周交代敘獨俾留淮上者三年及還朝權貴搆以事下獄必欲死之會八百車里二番仇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為非敘不可左遷行人領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　上嘉復拜御史竟為諸權要所誣搆謫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於家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吾相人多矣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佐長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己弗如也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為市廛害謙悉按懲之不少貸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

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又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歲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防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
大同在塞外延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蔽狎請別設御史
并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
官屯邊用克濟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
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
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浦九歲遷
左侍郎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内歷太行
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
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克交

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三楊相繼卒而中貴
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勒給事中廷劾
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
繫獄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
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
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
還其初至鎮蓋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
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

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
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
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疏諫止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
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
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
左順門時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
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
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
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争捶之立

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
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挾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　王乃起謙
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
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
部尚書謙謝弗允　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己委焉
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
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

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
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
馬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
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罷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
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
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退
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
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

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知天象聞 上使
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倡言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
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
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
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
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
不足畏也 上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
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
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

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
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
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
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蹕駕遠夜
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虜遂退手詔嘉勞進少
保總督軍務再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
腆其幣以欵虜而徐為計代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兩
遣使而俱不獲徼 太上一信其佞焉侮我何似而可
言和況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

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
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
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
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单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
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父之皆屹然重鎮
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虜自是
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
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

今復作此紛紜何泉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頷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迓使往而 上皇始得返篤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於其地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附服少伲惡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奏授都督孫安方略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以守八

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湖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徭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指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靜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辞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宮又欲易 皇

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羣公皆一辞謙獨再辞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已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逮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辞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辞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饕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

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軍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石

亨楊洪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頡頏首而
已洪亨皆老帥宿滑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亨有
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
以是益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
事亦嗛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
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
下獄誚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
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
亨等加鉆鎖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

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珵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謙
遂論弃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
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
酬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
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于
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
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憮然曰于
謙始終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

俄西北邊報甚急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
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
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
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子冕自府軍
前衛千戶赦還　憲宗初上疏白寃狀　上憐而復其
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

至應天府尹有幹用麓謙為文肆筆立就而於奏疏尤
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疏若干卷集
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論曰方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陴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宜府城下亦然至
京城下亦然而謙復昌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實合漢
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耳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悲夫謙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謙之
血誠已見於此矣說者顧以不諫易儲為謙罪不知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也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勳甫就赝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蔣琳字廷振錢塘人禮部侍郎驥之子宣德間以父任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車駕郎中以才望推從大司馬靖遠伯王驥征討西至甘涼南踰隴川運籌設策屢有

戰功擢通政司右通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爲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任氣敢往奉官執法蔑夫莫回而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計也當巡撫貴州時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每庭謁不敢仰視先是草塘夷叛官軍屢有挫衄莫敢議討琳至計須徧雜乃獎率士伍親履行陣爲諸將先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巢擒斬無算劇寇既平諸夷震服然以持法嚴急不能縱舍卒爲怨家所構坐于謙黨論死當時朝廷已知其寃卒未有能爲之雪者或曰坐于黨死可謂得正矣願安所得其寃而雪之郎謂琳至今存可也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周瑄字弘璧淳安人少頴悟攻文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外艱服闋改刑部擢員外郎超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寧時官軍調征沙游盜將乘虛而入瑄募民兵修武備且守且禦民賴以安已而盜犯政和松溪瑄益嚴號令親披堅銳夾攻而進擒賊幾六百人追還所掠婦人以千計未幾高陽盜起瑄分遣儒生抵賊營諭以禍福寇亂遂解尚書薛希璉上

其功賜文綺寶鏹進秩三品尋丁內艱以疾卒於家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沈敬字克欽錢塘人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授兵部主事累官郎中公忠正直爲權奸所惡景泰末謫戍遼陽成化改元詔復其官起拜河南参政歲飢民流散及時賑發全活甚衆計處榆林饋餉供用不乏勞績顯著有白金文綺之賜進廣西左布政使時田州黄明倡亂殺逐知府岑溥敬受督府檄統衆征剿鼓勇率師大致克捷梟明父子擒斬無算凌險觸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朝

廷官其子琎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知縣縣事以最召拜福建道御史入侍經筵尋丁外艱歸明年己巳英廟北狩 景皇涖祚兩遣使臣造廬奪情起復凡四上章累千萬言請以亟復大讐奠安宗社為心 上皆嘉納之陞貴州左叅政成化乙酉轉廣西右布政會兩廣猺人作耗協同總兵官勦平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提督操江連年劫江巨盜諸司所不敢睨視

者皆設法以次獲之江徼肅清進南京兵部侍郎時孝廟春秋已盛儲位尚虛廷臣皆以言為諱拱辰首與侍郎倪謙崔恭昧死上言 前星遂定陞南京工部尚書議修內府寢殿所需之材估用五十一萬有奇拱辰以為江南旱澇相仍民力弗堪覆議得省什一以及年兩疏乞休得請歸歲賜祿米輿隸加等正德丙寅年登大耋遣行人王奎存問明年卒於家身無以為歛祭無以為饌棺衾助於有司而後成禮御史史鑑聞於朝贈太子少傅諡莊懿叅議程愈論曰公天性過人克之以學知縣縣以循良書擢御史以風裁著官藩翰則所至有聲居臺部則無事不治人不敢為者毅然力肩而不辭人所難言者慨然矢口而不顧知分義不知有利害知是非不知有毀譽俯仰無介惟公一人而已

兵部尚書項藎臣忠 子綬 孫錫 鏞 錫子治元附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郎己巳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足刺蒺藜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改山東所歷多軍功陞陝西按察使會歲飢不及上聞輒發

倉賑全活數萬計未幾丁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里赴闕乞留於是奪制衰墨衰還治陝凡五載徵為大理卿陝人復馳闕乞留甚懇 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岷番亂擊捕降其衆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無水忠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溉田七萬頃四年土達滿四叛嘯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詔獄命忠總督
軍務率諸道徃討忠親擐甲冑厲鋒刃陷陣入時虜勢
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忠却伏羌伯毛忠戰死忠中
流矢我軍遂退忠卽陣斬退縮指揮以徇陣始定急移
兵據賊水草困賊時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忠當濟師
否忠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足以困
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卽簡練盡得精銳馳千
里來塞外此自疲憊取敗耳於是主議濟師者皆嗛忠
忠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餘日賊稍急忠隨二卒單騎

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者日相率來降獨滿四自計
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鬪或截出刼營大小且三十餘
戰忠變出無方悉以方略制勝無遺策賊不得水草守
則飢渴戰則敗衂益急不知所爲有楊虎狸者滿四爰
將也夜出汲被擒獻麾下忠叱令斫頭來虎狸戰栗伏
地乞宥死自效忠卽假以辭色解金鉤束賜之遣歸爲
內應已賊數出戰虎狸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
斬首八千級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爲經久計當是時
兵事急訛言洶洶忠督陣矢石雨下無懼色皆歎曰奉
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馬大司馬重忠勇毅殉國
召還仍協理院事大司馬時時語人曰土達驚循關中
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
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三
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
輔劉聚王越取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
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逋入山李胡子者劉千金黨也倡
流民爲亂復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
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

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
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荊襄妄殺忠再疏自
劾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
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
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辯疏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
逋寇不意媢嫉流言仰瀆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
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首賊
獻俘以無罪編民作從賊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
回至謂枉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

奏報與功册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燈㷧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領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誦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鬪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倡亂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戍邊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刼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

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虛張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發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怵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胡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涖此地親任

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日擒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陞擢優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請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按閒賜臣致仕奏入不允十年代王槩為刑部尚書十一年為兵部尚書代白

圭忠以職方最屬要樞郎調劉大夏陞容為郎時有錦衣百戶韋英者挾汪直為詗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遂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言直奉法無近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無狀遂落職歸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京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蔭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刑部尚書楊彥謐寧 弟宜附

楊寧字彥謐世爲錢塘人父昇卒官嚴州府學教授因家焉永樂丁酉以春秋魁京闈鄉試宣德庚戌成進士第二甲第一人拜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巳未麓川宣慰思仁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監其[illegible]事推以寧徃師次麓川賊遣人款

軍門乞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主將以爲迂撤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明年復大舉征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之審於料敵也仍請寧行師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雨下寧奮身不顧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梱險拒守寧曰賊

狃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蕭等餘賊奔潰遂乘勝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墜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 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白金楮幣超拜刑部侍郎奉命參贊雲南機務或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 上命寧徃城或謂寧其地險惡多瘴非時日之颿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他卽徃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無不效

力越四旬有五日而工畢先是麓川賊首逃於緬至是寧以城成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者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憂 上嘉其能甫召還京而閩浙廣東諸草寇竊發師征久未有功朝議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非以才略重臣填之不可 上遂命寧廵撫寧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以是益鎮以簡靜日討民

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政務寬大人稱得體二年以病足調南京刑部司寇五六年斷獄明允民以不寃天順改元致仕卒年五十有九訃聞遣官賜祭營葬寧天性孝友年十四適父教授承部輿修永樂大典寧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寧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如禮號泣徒跣扶柩歸葬於錢塘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色養惟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寧亦被名乃謂宜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恃以爲養邪宜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官終侍御史

寧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所著有白雲稿臥雲稿藏於家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弱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壬戌進士高第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特蒙金幣之賜時重選守令拜知江陵縣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民貧不能償每督府徵逋下荷校就比者纍纍然理乃召將卒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夥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人稱慈父以薦知德安府其教養之政一如江陵每歲必再按屬邑以省耕斂廉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循輸私租理具奏盡歸其民田人又稱仁君以最異超陞福建左布政使時大兵勦賊鄧茂七等理司餽餉善調度民不加賦而三軍皆宿飽以内艱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郵驛爲瘠以吏之難擾也乆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建司數

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不能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無敢難時時移文以通吏情雖在數百里外言之若覩火吏不敢匿情以詐或以事詣府則開懷納之吏無不人人喜以爲能得上意至餉兵則春以糧秋以銀便吏省漕四川湖廣餽糧貴州尤艱理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州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乆凡百皆弊葺造費鉅理不欲煩民乃請蘆葦場之新蕫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内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四

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暨修巡戰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餉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累列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請老再疏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連稱者三遂卒年六十有四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至壬戌會試亦以第一人成進士擢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廟北狩羣臣勸進　郕王議未決詢及六科夔毅然曰國家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耳事在不疑何必詢諸小官郕乃詣文華殿懇請計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會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各統所部兵來虜聞之一夕遁去未幾陞南京刑部侍

郎尋改禮部明年自南改北會　景皇不豫羣臣請所立不得夔曰是可以已乎是夕三鼓從大學士商輅具疏稿云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夔躍然舉筆於立字上添一復字衆皆善之疏將上而　英宗已南面臨朝矣時石亨輩貪功擅權朝士趨之如市夔獨屹然中立亨憾其不附己乘間出之南京　英廟素知夔為人且聞其疏復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尋調吏部有真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屬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判

夔擲筆大言曰吾官可罷吾筆不可屈竟奪守職亨敗附亨者皆降黜而夔之名益重遷禮部尚書成化乙酉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請宴賜有加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下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制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后崩葬祔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夔率羣臣覆奏詞

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
重萬一今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繫非細豈能保其
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遷
吏部尚書夔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
進退惟公中外稱慶甫考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
寶楮時彗星出軒轅四方迭奏水旱夔上疏凡數千言
大抵謂朝廷處置事宜不務深遠多襲因循逆鱗咥尾
時人緘口忌諱者披對甚悉以災異累疏乞罷不允已
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

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卒訃聞 上
痛悼遣官諭祭葬賜諡文敏大學士彭時稱曰公丰神
秀朗氣度宏偉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
餘年憂國憫時之心老而彌篤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
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蓋確論也夔著述甚富所存有
蠢矗堆稿一十卷

禮部尚書鄒宗盛幹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太子太保文敏公濟之子也正統
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己巳 車駕北狩京師
戒嚴擇廷臣有才望者佐本兵僉舉幹通練敏達才堪
撥亂乃自兵曹郎超拜本部右侍郎時天寒軍餒幹奏
發太倉粟以賑之及胡騎壓境城門晝扃城外老幼數
萬餘不得入望堞而號衆議莫敢入幹獨曰設城本以
衛民今棄民於敵可乎適率軍出就糧乃下令軍從左
出民從右入全活無算幹曉暢軍機臨事合變當守城
時常不待奏報輒行事頗以濟虜退改禮部右侍郎奉
勅考察山西斥罷不才官吏人服其公河南鳳陽等處
大水受命往賑奏捐稅糧數萬石尋轉左無何而 英

宗復辟時宗伯以致仕去諸冊立大禮多幹所擬定時
襄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
有知者幹檢太常故典行之及 上不豫復奏請 皇
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 憲宗皇帝二年也
命撫安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位不許未幾特
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召還禮部仍令經筵侍班自
是治部事者後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力請特賜
勅致仕令馳驛歸幹雖體貌清癯而性行廉恪臨事有
為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說者謂康靖賢於文敏若佩

文教之於文僖此二賢者皆以聲績增光乃父與於析
薪負荷者云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顯

應顯字文明淳安人登正統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
奉命巡視福建銀場賊林開三等嘯集處盜千餘人肆
行摽掠邑里騷然顯調軍快三百餘指授方略擒其賊
首餘黨悉平以功進秩從六品有彩幣寶鈔之賜景泰
改元巡按蘇松等處賑濟飢民全活數十萬陞南京大
理寺丞坐事左遷雲南大理同知尋改直隸揚州府成

化二年用大臣薦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總兵李震巡撫
都御史羅篪薦知其才檄治平溪清浪衛選調官軍征
勦靖州黃強苗寇一戰而梟其魁擒斬俘獲者不可數
計遂爽其山隙焚其林菁使賊無所恃捷聞撫臣以爲
能復委修築江岸一千餘丈功就而民不知未幾都御
史項忠復遣恊平荊襄流民之爲亂者其勞勩與靖州
等進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漳州賊林輝英乘機
聚衆下海爲亂顯遣官軍齎榜曉諭卒擒輝英以獻既
而龍溪賊錢有定五十餘人刼掠恭嶺驛官顯立命巡
海官軍責限擒捕不日俱就縛無一能脫者顯雖書生
而臨戎履陣機變百出卽老將不如若天授然積功陞
布政司右參政時鎮守內臣差官進禽鳥花木絡繹不
絕沿路驛遞艱於供億顯奏革之民歌舞若更生老疾
自陳致仕卒於家

河南布參議何文達陞

何陞字文達淳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拜戶科給
事中達虜犯順　鑾輿北狩朝廷方有事於朔漠命陞
與御史楊春趲運邊餉晝夜兼行不避危險沿邊自土

木師潰死於兵者滿野陞首疏乞少寬運卒限期責令
輸輓還日將沿路遺骸掩瘞用安死者之魂以作生者
之義從之已而虜酋效順　大駕南還與同官李侃抗
章奏請備禮郊迎且曰　皇上昔念社稷生靈勇於揵
伐非遊田盤樂是爲今以簡禮迎之非但無以聳外夷
之觀瞻且於陛下兄弟之情似乎太薄詞極懇至識者
韙之戶部尚書金濂會計軍與財用議更稅畝之法將
天下夏秋糧混同科收以紓急用陞執奏不可事遂寢
遷右給事中改兵科天順六年陞河南布政司管河右

叅議時黃河爲患陞相其便宜疏通沁水下流使復舊道漕運無虞軍民頼之成化元年致仕卒於家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余復字存美遂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授南京監察御史廵按蘓松常鎮四府風裁凛然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廵撫都御史韓雍患賦役厲民委復均之剗革宿弊民賴若更生總督各郡京漕七十餘萬注措有方民不擾而緒以就晉副使長河峒賊朱紹綱謀叛郡縣驛騷復往覘督兵討之用秘計直擣其巢生擒紹綱等七十餘人賊遂平事聞賜彩幣寶鈔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專督海道以母喪不赴服闋改四川叅政復陞江西按察使務崇寛大甚得民心轉布政左卒於官

廵撫宣府左僉都御史李存翼臣

李臣字存翼黃巖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賜進士第授太常博士逾年丁外艱服闋改江西監察御史廵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庫檢杳鈔貫及奏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奠國家澤斯民復命未幾廵按北直眞定永平等五府民間牧養長生牛羊以歲久人民負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陜西詳審刑獄辨冤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師楊公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畏實臣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聞母喪丁憂服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耗委臣帶領官軍撫捕與賊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陞左僉都御史廵撫四川領軍剿賊播州未平叙州羿蠻又行寇亂焚刼九縣全蜀搔擾復領勅剿捕時四川地方不寧軍伍數少臣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習雜處部伍臣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屢捷羿蠻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草塘期而進兵至則來咨違期臣被圍乃堅守營寨偃旗鼓息刁斗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勝

草塘旣平適爲輔臣江淵等所阻寢其行天順改元英宗復賜官帶閒住六年兵部尚書馬昂等奏保復前職仍勅廵撫宣府臣精力尤壯志謀益深親歷邊陲增築寨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堠崇密雖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不可療遂陳情乞歸卒於家年六十六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俞欽字振恭新昌人景泰初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郎中癸未春闈災左遷松江府同知持己廉慎而政尚慈祥民甚德之及召還行李蕭然改兵部郎中會川貴山都長借九姓土獠作亂 上命本兵督師往伐而以欽佐之既至主帥以下咸謂宜招撫爲苟延計欽獨持不可主帥從之遂進兵連拔二十餘寨斬獲六千餘人捷聞遷太常少卿進禮部侍郎供職惟謹虜寇大同以才略改兵部左侍郎與二三大僚殫心畫邊

境以寧尋病卒 上念其勞賜祭葬錄其子欽居官三十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雖所施未竟而跡其所以自效者亦不媿一代之名臣云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 孫橋附

沈性字士彝會稽人年十二即解作文晝夜讀書稍睡輒警作逐魔文一時作者皆賞其有致景泰初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廉慎端嚴爲左都御史蕭維楨所器重虜自己巳以來狃勝而驕往往馳數百騎躪塞下或乘間闌入驅掠畜牧生口纓韁而去守將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其黠者或拾一二折戟斷弦雜胡瘠馬顧張虛聲以爲捷而並塞屯牧城堡俱敗壞不復理 景皇帝有憂之以爲非才御史彈治之不可於是簡性往性星馳到邊閱戎器謹守望墩堡之毀者葺之城墻之缺者築之士卒之老弱者汰之將領之不法者奏治之三關而後旗幟壁壘一新虜聞之少戢不敢犯無何而 景皇大漸 英廟在南內廷臣議迎洶洶未定性與林鶚等贊決之夜漏下三鼓武臣排闥導駕出性趣鶚與周必兆翼維楨突仗而前名捌戴以定大計俄而論功爲徐

有貞所蔽且忌性才以爲與之並立必有以窺其隱者遂乘間力擠之出知寧國府性怡然就道不以准陽爲薄也至則訊民疾苦拊循備至又以其餘孜孜學校一時士奮起軼他郡未幾以外艱歸卒於家孫橋字宗周嘉靖中進士歷順慶守終湖廣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而清白自持不媿乃祖云

南京太僕寺卿方孔殷漢

方漢字孔殷淳安人領景泰元年鄉薦第二天順四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陝西甘肅等處適虜酋

寇邊人民驚潰漢歷邊招輯提督撫治番夷畏服成化
三年巡按四川川貴夷獠竊發朝廷命官征勦勑漢軍
前紀功依軍法便宜行事漢祗承　上命夙夜不遑督
軍深入賊境設法捜捕地方以寧積功超陞南京通政
司右叅議十三年轉北通政左叅議督理謄黃居二年
陞南京太僕寺卿三載考績復任卒於官所著有壽山
文集若干卷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丧有禮益讀

書克養天順二年授翰林院編修克經筵講官成化八
年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之援有力者謝
曰我嫠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邪　泰陵出閤進
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做大學衍義頗事涉中官即
刪去守陳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
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即位進官僚官柄臣
忌之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
南京二字未幾部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
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

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
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
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
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不得正位南向名與
實乖非禮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
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擬稷契而祧主藏於
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　太祖祫祭尊　德祖恩
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
疏論講學聽政數百言且請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容

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弾駁大抵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
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
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　上是其言下禮部三月
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如守陳奏守陳在朝侃侃持正
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
允未逾年請老歸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
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缺
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
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

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付史館以備遺
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
尚書守陳博學多識文辭淳雅五經四書皆有獨見不
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翶

洪翶字士直淳安人吏部侍郎璵之從姪景泰二年登
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以風力稱天順
元年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丁外艱未上服闋改湖廣適
常德辰州等府飢饉巡撫白圭檄以賑濟翶募富民出
粟并發廩賙之仍給穀種牛具爲來年之計多所全活

四年靖州峒猺嘯聚不時剽掠居民郡邑騷擾勅巡撫
及總兵督同布按二司能幹官征勦翶奉命參贊機務
擒其賊首餘黨悉平賜寳鈔八千緡金織文綺四端成
化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六年陞福建按察使翶持
風裁不規規瑣屑人以爲得憲臣體尋陞貴州左布政
使翶以陳蕃宣撫司與長官司行事齟齬不便奏請添
設府治於是土官始有所鈐束法守既明民夷帖服至
今地方無風塵之警未幾致仕卒於家

工部右侍郎黃世顯孔昭子俌附

黃孔昭字世顯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屯田司
主事有賢譽爲同僚所忌陰嗾奸吏誣奏事覺白同僚
坐傾險去官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
陞文選郎中汲汲以賢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
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
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
而知昭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材品隨
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

私人輒力言其不可昭亦不妄交遊陳恭愍謝文肅衡
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
懋二人皆名重天下望風者皆彈冠相慶謝文肅嘗言
昭在文選銓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
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
政五年而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大臣屢薦竟未及柄
用而卒張莊簡稱之曰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
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
謚文毅子俌亦爲文選郎中俌子綰歷官禮部侍郎自

有傳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 兄鑑附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少與兄鑑同受業於吏部姚尚書夔之門深加器重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兵部職方主事進郎中時陝西甘肅總兵等官奏亦斤蒙古都指揮敢班積年擾邊欲徙之嶺南下兵部計處而總兵官輒誘其來京將發遣貫曰班信有罪然夷人不過羈縻之而已且其家都指揮不下數十人所屬夷民動以萬計誘而徙之且失信非策也得無貽邊釁乎尚書程信大

悟曰微子幾敗乃公事亟奏遣還夷人感激訖不為患又雲南總兵黔國公沐琮奏請節制三司貫曰黔國世守滇南爵列上公恩寵殊厚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深意也不見唐之藩鎮乎事遂寢尋擢福建布政司右參議奉勑巡視海道分守延平等四府值民飢多方設法及出官廩減價以拯恤之進右布政使轉山東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參將佟昱夷種也恃援多不法貫下車首疏劾去三軍肅然鎮守總兵多佔軍丁為僕戶者悉奪歸還屯處置邊方綽有條緒將吏畏服夷虜無不弭耳以聽陞工部右侍郎轉左時蘇松水患貫奉勑往治之簡委有司畫地分理踏勘周悉授以方略水患悉平三吳之民至今頌之晉本部尚書累加太子少保以疾再疏乞歸勑加太子太傅卒贈太保謚康懿兄鑑字克明登天順四年進士第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練達治體多所建白劾重臣之不法者以應天變時論韙之擢江西左參議改廣東時潮州海寇為患都御史朱瑛檄捕之以計擒其首惡餘黨悉平以疾致仕卒於家所著有鈍齋集淮安李元為之序

南京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讞獄明允民稱不冤擢僉江西憲明潔如秋水而風力過之安福有民陳萬年者恃險為虣號為洞主民間貲女搜掠殆盡官兵莫敢誰何懷至福得狀密檄鄰封千戶王杲知縣李愷領兵快以行杲愷疑激變奈何懷怒曰汝知奉檄行耳激變在我若何慮於是直搗其穴擒斬巨寇散其脅從福民如安皆額拜頌曰安福得我公真稱安福已樂平民朱堂姪留乞患惡疾堂恐傳

潦逐之一日丐市中堂見之恥誘歸杖殺之弟挺與里
人丘璀交惡璀覘挺至其隣家欲毆之挺逸去獲其奴
趙毆而釋之趙歸堂匿之而以所瘞留乞爲趙尸訟璀
坐死懷覆訊曰義兒當有父母戚親屬令逮之堂聞色
變懷益疑密遣四出擿果得趙奴璀始白永豐民羅益
鉉與其徒孔俊等數十人素爲不檢偶隣有被盜者失
衣佈若干衆疑益鉉等遂捕其黨三十餘人於獄并搜
其橐槖所有以抵贓謂連劫七家也拷死者七人餘俱
誣服惟益鉉家赴訴於懷懷惟其劫多而贓少也乃取

贓衣之新製紅表藍裏者以示失主益鉉詭曰是吾妻
之衣緘工某所製可問也失主爭曰是某婦之衣婦所
製衣因造鍼工與婦至雜他衣與別緘工檢出前衣曰
此衣某手製也婦衛捉爲已衣懷詰縫用何色線婦曰
線色如衣工曰表裏皆青驗之如鍼工言失主又云妻
於火光下驗得益鉉并孔俊貌懷出所捕者數人令婦
雜視之婦指一人曰此益鉉也又指一人曰此孔俊也
懷撫案大笑曰獄之易誣有如是箠楚之下何求不得
懸肺石而浸言無寃民難矣蓋益鉉既誤指而孔俊已

久死獄中也於是捕者抵罪益鉉諸人俱得釋一時以
爲神明江右屯田積弊多不可詰催科最大質耕次之
懷乃分屯卒十人爲一甲主催役年一更番周而復始
則盈縮之數衆所通知催弊頓除又以田久貨則租必
逋負田必易迷乃下令責其親耕因清出迷田二萬餘
畝歲增屯租三萬餘石陞廣東憲副奉勅專按海瓊無
何而改湖廣換勅督理屯田以懷在江右善理屯政故
也湖地廣民稀屯多匿租懷與華以江右法初若不堪
不一二年荒者墾湮者復梗者順而惰者勤越六年共

增二萬六千餘石湖之卒典隨取隨給湖民多水居易
寇難獲徃徃白日辜掠郡縣撫臣檄懷往懷訓練兵快
所向如破竹蒱有巨寇饒斌者出沒猺洞恃險爲患十
餘年來捕盜者不敢問聞懷至即面縛就擒餘黨悉散
湖湘之民號懷爲長城七八年間政聲達於闕下　上
曰是不可以屯田局也遂擢長楚臬以海湖惠懷則輕
車熟途百廢具舉未幾遷江右右布政使尋轉左江右
之民喜曰湖人還我父母矣時贛洞寇起殺傷官兵監
司閫帥畫無定策懷曰是易圖也寇甚猖獗難與爭鋒

但更番兵將要截歸路則我壯彼老我佚彼勞擒之必矣無何而悉授首如懷言　孝皇登極以左𨽻重地非懷不可遂召入都堂領璽書整飭幽薊邊備兼巡撫地方懷出都門首嚴關界次廣儲蓄又次鄖疑獄時畿甸大荒兵民失業懷恐根本動搖遠夷窺覘疏請京通薊三倉米五萬餘石戶部銀六萬餘兩下郡縣驗口俵給一時流徙人民達官舍餘待懷爲命者數十萬口皆曰徐公活我尋陞南京刑部侍郎力疾抵任諸司屬以懷老法家凡大小疑獄必親受指揮而後論讞懷疏決如流無不明允吏胥相顧錯愕曰世間乃有此旋風筆無何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三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縣知縣召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入按順天以風力稱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忤劉瑾勒歸瑾敗起復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番五府兵備薦陞本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時大計考方面最天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閩廣附嶺諸郡尋擢大

理寺卿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七恪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爲名高務盡乃職其筮仕宿松也辟荒萊地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播種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鄖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者五百餘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因歉不可無儲也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也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旣入內臺則貞廉度以愼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爲兵備也奮武威詰奸宄故贛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遁而桂州之績尤著若關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盜倉之亂則綏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也振大綱清庶務號稱得體時宸濠蓄逆鈐制方面官以爲已用恪中有定見不爲撓奪凡議夫價賀禮多奉　祖制逆折之濠怨甚召恪立堦下而加誚責恪恬不爲動執議如故濠益怒下令繫其屬吏恪乃揚言曰　天子命吏非藩王所得擅囚必不得已當請之　朝以定是非耳濠亦無可奈何謾自解曰姑置此子度外聞者爲之色變而恪處之裕如及入正大理感　上知遇益勵勤以圖報稱明律

僩愼允默，人不得干以私。屬仲夏，朝廷例熱審以疏獄囚，恪恒晨入，以俟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一語不及私。素以清白自矢，歷官三十年，既沒，無所遺。僚友助爲之殯，鬻其居治裝，始得歸其喪。所著詠史詩三百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爲文，尤多幸關倫理，不妄作。若正統論，尤雅正可傳云。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貴倖專權，朝廷稍事游宴，值上元張燈，爲鰲山之觀，費

以數萬，又頗崇飾浮屠官寺，相望抗章極論，無所避。出參議陜潘，而值輦目番賊爲梗，甫下車，即勒兵掩擊之，盡除其衆。遂由行部，自安定歷會寧、金關，抵秦川，相度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路。既又轉關中之粟以實甘凉，身自督輸往來邊徼，凡二年。由是盡得其形勢要害，及戍守方略，尋以憂去。服闋，除福建布政司右參議，轉江西左，所部豪舉怙勢，庇盜成習，莫敢問，悉鋤治之。吉安民有殺其隣之子，負夜移屍道傍，死者之家莫知所由，訴於琳。迹之莫得，乃禱於神，曰：境內平人被殺，守土之責也，神弗之知，亦與有辱焉，願亟告我，以洗其冤。是夜夢中彷彿有見，明日以夢旁求，果得凶首，遂輸服。已而贛盜起，殺官吏，攻破城邑，琳督捕，斬七百餘人，釋諸脅從，境內以寧。弘治戊申，陞右布政使，轉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荊諸關。畿甸民困重役，戍卒疲於罰班，又滹沱漲溢，壞民田廬，時爲三患，乃爲定徭役法，奏免重稅，並河上流穿支渠以殺水怒，民賴以甦。召拜工部右侍郎，因災異上十六事，皆切時宜。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略邊關，首陳謹邊

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晉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遂奉勅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粮。虜退，還京，命涖院事，兼侍經筵。是時虜復寇榆林，假琳便宜，率偏師先往，飭勵邊將。琳出虜不意，乘機進戰，斬獲過當。及保國公朱暉統兵至，遂協謀直擣虜巢。虜聞風驚遁，毀其廬帳而還。捷聞，璽書褒美，副以銀幣寶鏹。師還，入見，面陳邊務十三事，多見采納。未幾，復以西北多警，命與保國公治兵京營。乙丑，敬皇上賓，國事搶攘，而宣府遊兵復失利，請濟

師上遽命出援於是琳出宣府保國公出大同分遣諸將合勢邀擊遂以捷奏　璽書獎勵師旋入朝遣中官迎勞寵賚有加丙寅正德改元正月辛先是一日火星犯左執法琳以爲己憂已而左都御史戴珊卒親朋以爲解琳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祭葬如例而大司馬奏論戎功乃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遣官護喪以歸琳狀貌魁岸襟抱坦夷與人不求備雖疏賤鄙劣見之皆獲自盡博聞多藝射奕書繪兵鈐地理推步占候與凡方藥之術無不解了尤

工墨竹有求者無貴賤皆欣然應之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墓者三年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而賙恤親黨則不遺餘力居常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二屏時時戒諸子弟曰昔先公省菴府君作宦三十餘年三司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殘書數卷而已予竊祿明時惟恐橫叨靑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贏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予訓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足矣故琳雖歷官中外四十餘年而卒無餘蓄時賢咸歎其難

卷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

經濟

明二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江西右布政使楊名父子器
刑部尚書洪宣之鐘
刑部尚書屠元勳勳
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山西右參政張時免黻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宗之鎬　弟欽附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曾　子嶶附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君美偁 子錪銓附
刑部侍郎虞維明守愚
都御史魏士華英
右都御史俞良佐諒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江西叅政張用載大倫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工部侍郎龔實卿輝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溫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楚黃樊齊宏謙終氏閱

經濟

明二 共三十一人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倪岳字舜咨禮部尚書文僖公謙之子謙嘗奉命祀北岳夫人姚夢緋袍神人室生岳因以命名岳瑰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為編修考校纂緞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發縮禦戎利害無不曉暢每大庭集議慨慷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所裁定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為尚書岳為侍郎疏言 上詔可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不啻已出時禮臣有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

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
傳引用良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
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億定進左侍郎未幾代裕
為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
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恃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
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物聽九
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
機務十三年召入吏部為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
於諸卿中惟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

文升嘗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岳
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
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
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
保謚文毅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
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為邊患
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
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

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
入寇之所通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通西則環慶平
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
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
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
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
無去志虜勢不戢邊患不寧上煩廟慮遣將徂征奈何
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
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
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擄平民妄稱逆虜首
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
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
即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
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
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掠邊軍之功望敵奔潰久
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

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輸馬力疲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奥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貴倍蓰之利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

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弊而無養之之術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

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輸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

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徃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翦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

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以臣論之不若仰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

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國朝父子爲翰林學士得並諡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毛忠文後再見云

江西左布政楊名父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崑山高平常熟三縣令皆因時立政以循良稱績最陞吏部考功主事倡五經會或謂曹局清嚴不宜泥有交遊則謝曰吾

學不欲以仕廢傾以地絕人邪愈益延禮名流討論羣籍非甚病披覽不輟於時陳邊務十二事銳意經濟曾起　孝廟山陵聞中有木石抗疏言之爲謳者所搆下詔獄閣部臺諫交章救之得免晉驗封員外郎郎中時逆瑾方熾附者如蟻獨不一屈膝卒以驕亢不阿出爲湖廣參議分守辰常道會郴桂賊起子器獨提偏師平之地方安堵轉福建提學副使程督嚴明人稱精鑑陞河南布參政時山東流賊渡河走襄鄧衆謂巳無可虞子器曰賊逼土兵必反奔汝州河洛得無震乎乃兼程

赴之而賊已薄城下輒輟食登城撫令以徇賊遂引去子器故多疾自是懇疏乞休而冢宰楊一淸雅知子器才方欲大用爲寢其奏進本司右使未幾轉左會江西華林桃源寇擾繼作方愼選藩屏大學士費宏巧於史部改授江西畢力宣猷疾益增劇以入覲道卒子器志存經濟故學必期於有用凡天下郡縣要害凡邊陲塞以至山川道里官府省署無不了了或扣之輒歷道其故如懸河性剛介尤惡華侈雖都通顯而服食如諸生時餽遺故舊僅取成禮或以入覲勸備土宜者輒誦于

少保兩袖淸風詩以謝之所著有雲湖讀書記、長平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尚書洪宣之鍾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値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淸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率流移混雜習於鬬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鬬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陞江西按察司副使進四川按察使繼屆銳後疏獄明敏剖決如流犴無留繫民歌之曰洪不支鍋屆不解擔以其迅決便下不久繫方民業也由是豪橫屛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鍾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先是沿邊墩堡久廢每胡騎長驅莫爲牽制鍾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鎭直抵居

庸關延亘千餘里自是緩急有賴奏減防邊官軍六千人歲省廩粟以萬計未幾召還改撫雲南又改貴州尋奉命督漕兩淮晉右都御史出掌南京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丘仁楊淸出入洞庭阻水爲險轉掠城邑人莫敢攖其鋒鍾以計擒之蜀寇藍五鄢老人等聚衆嘯結往來川陝間遠近騷動鍾曉暢軍機運奇制變涉歷險阻深入賊巢生擒渠魁二十八人招降羣從十餘萬播州

楊宜慰兄弟讐殺流切重慶保寧諸郡鎮寮授方略調
兵勦平復其故業朝廷七降璽書褒勵賜白金麒麟服
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則引年乞歸章七上始得請仍
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
念鐘壽耉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
有司勞問無何卒謚襄惠鐘狀貌魁傑目光朗秀論議
英發善計天下事析是非較成敗如數黑白至臨陣決
機若脫兎敵人無不在其彀中者然制師以和不拘拘
節制而卒所向無前說者以為得隴西之遺意云

刑部尚書屠元勳勳

屠勳字元勳平湖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工部都水
司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决如流
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
如此尚書林季聰尤倚信之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貴
者必屬勳勳孤行一意執法堅正不為權勢所撓在公
卿間年雖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明剴郎素稱倔僵不
下人者皆斂衽敬服直辭勁氣隱然表於朝著陞南京
大理寺丞尋進左少卿上言十事多見採納若暑月疏
决囚徙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為令
時漳州溫文進作亂勳奉勑視師梟其首惡而散其黨
與一方帖然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
整飭薊遼邊備勳以密雲孤懸每有警救援不相及潮
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難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
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東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
策應於潮河川作虎落且闌石布蒺藜鑿坑穽而於其
內壘石為城番育人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
干人三路既分潮河黃花鎮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

不敢犯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十
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此困弊猪圈
頭關地平衍不當阨要每春夏雨水汎溢營壁傾圮調
隣路修築兵人苦之勳至歎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
屯沮洳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
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
稼之利歲省戍卒數百人晉刑部左侍郎會壽寧侯與
河間民爭田而訟勳奉勑勘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
民爭尺寸土非國體卒奪田歸之民無何丁內艱起復

改左副都御史仍侍郎尋轉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俾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為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韙之陞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請必先關白勲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矣瑾用是銜勲而勲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麒麟服以歸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謚康僖子應埧副使應坤叅政應坡諭德坡子孟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金澤字德潤鄞人以應天江寧籍中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右叅議尋轉右叅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却之至以庶長奪嫡竟置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流賊李廣蛸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榮叛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而殲之夔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寇斥湖陝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於市積功陞廣東右布政使未幾轉左時汀漳盜起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焚刦掠帑藏殺官軍騷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當路者以為憂議曰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重臣開閫要地以節制之則賊守專而盜易平矣遂具奏其事　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行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級論功罪明賞罰人多

感奮思效猺獞洞蠻聞風向化四邊以寧又以四省犬牙任委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成奏請于交錯地方州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一遇竊發即用責成又檄下無屬各於險要處所設立關隘即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由是盜賊絕踪四民樂業至今二百年來桴鼓不鳴者澤經畫得宜之力也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以平允聞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
有要路者銜蕃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接陝洛流民歸
者如市蕃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歷叅政左右布政晉
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凡扞禦撫輯積五歲而 天子
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右侍郎陟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時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蕃前宿規
方略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於市蠻氛
以息論功擢都御史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叔

姪爭地舉兵仇殺至是濬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祈援
蕃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赦能罷兵
者我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濬濬終不聽叛形益張蕃籌
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
支濬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覺湖十三候寇及惠州古
三仔唐大鬢等憑恃獷戾阻兵稱亂蕃督率部兵分爲
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笞其背於是殲古唐渠魁而
遣黨悉平蕃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一萬三
千有奇璫橫蕃耻爲俛屈屢疏求去遂得請馳驛以歸

先是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
當降同知劉大司馬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
思州亦從改革蕃去廣岑猛復叛璫素忿蕃遂用此爲
罪械蕃及大夏下之獄謫戍河西璫誅詔還田里優游
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
有規其爲子孫計者輒曰爾又欲舍己而遺所不知何
人耶蕃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人爲之謎曰尚書歸來
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
老尚書蕃聞之大笑亦不問誰之所作也年九十七卒

山西右叅政張時勉敏

張敏字時勉世爲海塩人曾祖景福檢校開封府從征
雲南戍大理因家焉敏少負奇有才名領雲南鄉薦會
試春官輒不利弘治巳未謁選得知蘭州蘭州密邇虜
巢虜時時剽掠州民苦之敏嚴譏察謹斥堠奸細至輒
擒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垠多家村落城中惟潘邸
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敏乃一切裁以法民乃安
善聽斷擿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爲嘗勘牧地之久爲
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於官遷西安府同知專督儲

餉期歲完逋者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府時川蜀盜起鄢藍廖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總制洪鍾知敏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敏請獨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兇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於通君門鎮敏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皆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爲重制府上其功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綿利等州兵備當是時鄢雖就擒而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洪鍾曰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當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傾衆莫敢任事者敏乃請獨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俟敏厲聲曰吾爲活汝輩來寧畏死邪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刼營將害敏敏笑曰吾不畏死但恐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之吐舌時子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賊營願與父同死敏以宗祧事重促之出貽書兩司宜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子之分也汝第治裝

歸賊尋怡送敏出營敏既出偶墮崖傷足乞致仕不許後起治兵事旣而都御史彭澤來代鍾總制尤知敏因問平賊計敏謂旣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借是以老我師耳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乘其不備可一鼓而絶後患澤竟用其言平賊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仕卒年五十有七

副都御史陳宗之鎬　弟欽附

陳鎬字宗之會稽人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遂占籍欽天監舉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以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刼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即晉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湘湖間素服

鎬威信見徹郎畫散歸農負固阻深者皆喁喁有更生之樂每語輒曰非陳公孰能活我未幾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弟欽字諒之豩負文譽與兄鎬齊名又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事政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欽同繫者二年婁病且寖賴欽周旋之得不死父之婁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衝瀕書與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辟屬風發百廢具舉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欽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鄉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所著有自庵集與兄渠庵漫稿並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曾 千繇附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時閹豎初橫希曾灼見其幾遇萌芽輒逆折之有汪鋐者故太監汪直義兒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希曾輒抗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蔭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入中官皆切齒既又勸上降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八事其他語皆剴切不便權近而逆瑾遂謀中傷之矣正德丁卯差湖貴二省計處邊儲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還例進賂以免禍有司亦致千金爲備希曾毅然却之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諷希曾多叅劾爲賄地希曾復不從瑾大怒矯命下希曾詔獄杖之闕下奄然而逝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膝即被誚譴亦必辭以行希曾既除籍爲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章楓山懋於人少許可獨稱希曾清修苦節且貽之書曰執事此歸賢於二十四考中書矣瑾誅起爲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陞禮科左給事中反命改工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價視昔易完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卿改北提督四夷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希曾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一言出而羣議遂息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縣賊賴貴聚衆肆虐進兵勦之空其巢渕頭餘賊曾蚍仔七巢並興太肆毒痛遠近震恐希曾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乞降且襲執通判董鳴鳳以要我希曾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擒

之出者予弗死盍督進兵力戰賊大敗馘其魁俘獲以萬計於是犂其庭籍其田以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而通判卒獲全召拜工部右侍郎會河流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曾兼憲職往蒞之希曾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則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沛縣飛雲橋乃下

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　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泝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

沛凡四百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其成適有旨下希曾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閘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俾槩派夫

十數萬僅用河夫數萬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
者慮䌫費也　上復納之於是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
期年而功成沛濟流通歲運如故己丑秋境山河忽西
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
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弗行希曾命
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
漸相屬及兩埽漸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
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
過也論功陞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十

甚以無疾卒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子繼嘉靖己丑進士
累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乞歸不遂奔母喪哀號慟
絕僅終制而死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乙卯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丁外艱起復　武
宗初政閹宦擅權是非顛倒諧遇事敢言其大者戒逸
游一事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蒙蔽聰明
迷亂國政宜寸斬之以謝天下瑾大怒誣以他事杖之
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
爲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以諧嘗巡視十庫駕言欺隱
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廷杖意必斃之會有營救者得
不死謫戍肅州諧輿疾就道親友送別者多泣下諧朗
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聞者壯之瑾誅詔還家
閉門讀書養母者十餘年嘉靖改元　世宗皇帝采錄
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
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
道立法沿河種柳涸堤傍植葭葦采取卷埽以當草束

樁木蔴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罰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
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權本番恭
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諧默自
定計帥未會卽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進右布
政使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
處軍務兼理巡撫時七山賊趙宗欽等煽亂爲地方患
諧督授方略潛兵襲擊之生擒賊首餘黨倒戈出降願
赴軍門聽調爲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
等山賊據天險結石柵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

可近諸選銳卒二百衣賊人服挾短兵持紮竹筒貯火藥且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三百人從中斫之遂盡破大帽岩塘等諸寨誅無敵王與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俘獲無算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諸總督四年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向受方略而行及其成功不爽毫髮會兩廣缺總督擢諸兵部右侍郎兼臺秩往蒞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借號署僞官不知有朝廷者數十年諸至召諸

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諸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滄尾巨舟於番禺海濱計賊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賊首乞降得丁壯千八百人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斬賊魁雷公招潯州以寧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未幾復勦瓊州黎斬黎佛二等一百四十級降從賊一千一百有奇撫處巢洞者五以母老乞身歸養累疏不允竟聞訃奔喪歸服闋起貳本兵日夕考求厥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會九廟災陳乞致仕歸丙午遘疾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諸行誼勳業追謚莊敏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少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遂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發摘如神明顧時時有所縱舍

以示寬貸吏民畏服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盜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祥爲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緹帥錢寧幸用事祥其屬也獨折節顧交祥祥巽謝不爲動寧嘗上自免疏屬祥草祥故爲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愛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出僉事廣東汀漳山寇起閩三省中丞王守仁討之

祥以兵挫其鋒鹵酋首雷振㵎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祥又移兵逐海寇金璋韓亜颯等殲其巢又移兵芟郴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祥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師再起省一越郡威望赫然擢江西按察副使歷山東藩臬使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規畫上事二十餘條滇人無不稱便者毋喪服除再撫雲南時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祥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祥遷南京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召爲刑部尚書甫期月樹相自負推轂恩祥故爲不知者待之無加禮柄相恚甚諷御史誣劾遂謫南京刑部居二年請老歸與蔣尚書瑤劉清惠麟諸名公尋拯城之社每一篇出人爭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香山書似趙松雪祥夷然不屑也祥少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於學不名一家諸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祥折析而衷裁之其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乃推宇原宙得無師之聖所著有猎陰錄人代紀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尚書篆言明文集要行於世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姚鏌字英之慈溪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晉精膳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廣西邊省士寡聞見鏌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鏌處給士皆感奮力學成名者衆陞福建按察副使平大帽山賊劉龍等斬首三千餘級隨改督學興泉建汀未有春秋易學鏌選明經分教諸邑絕學始興甲戌朝覲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燕幣旌其賢得十有五人鏌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福建山東布政使兢兢矯厲不私出納羨餘罷吏胥班金之罰一時藩臬以爲稱首陞都御史巡撫延綏時　武皇帝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皆匱各郡皆飢鏌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鏌厚撫之月給糧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見慰勞由是人樂爲用嘉靖壬午虜寇涇陽全陝大震鏌以遊擊彭英勇略使率所部出西路稡指揮卜雲於

獄爲英貳皆背次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窘乘之斬首八十餘級虜衆悉引退陞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未幾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侵奪隣境屠戮土官結納逆豪抱諸不軌鎮巡舉奏調湖廣永保兵勦之鏌至倉卒調集兵糧初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不聽遂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韋好陸受列十二營拒戰我師奮擊誅好受衆潰邦彥走死猛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故猛婦翁而女失愛素憾猛乃

詒擒千戶趙桓間之璋遂受命計取其印而鴆殺猛斬其首馳詣軍門田州悉定捷聞降勅褒獎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班師而遺酋盧蘇嬾誘思恩王受襲執田州王熊兆要赦於朝鏌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如息致然二酋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會有政嚴紘劾鏌倡言猛實不死御史石金入其言劾鏌罔上寡謀擾衆無策以致再亂鏌遂得罪致仕以歸既而陝西三邊缺總制閣臣以鏌舉鏌聞命就道延綏望鏌如時雨莫不效死鏌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奏功以老請得致仕歸門人在朝者皆捐俸爲建書院於東皐之濱讀書其中澹然不累閒達卒年七十有四鏌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齪齪尺寸而豈弟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悔涵養高明遇事輒問是非不計利害所守甚介在山東得藏銀無標識者若干吏畚送鏌所輒升之籍上其數於監司在廣西討賊軍餉止用四十餘萬而後繼者主撫乃用七十餘萬始服鏌之潔云所著有東泉文集奏議若干卷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章拯字以道楓山先生懋之從子自幼穎悟懋授以易學朞月盡究其旨懋曰此非凡兒也勉以聖賢之學遂一意踐履造詣日深博極羣書洞葬理要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因忤逆瑾逮問謫梧州通判時傜夷數百嘯聚馬平拯單騎往諭開以朝廷大義傜遂解散瑾誅召爲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兵部郎中陞廣東提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標示正學士習爲之一變歷叅政分哨督兵勦新會逋寇加俸一級陞右布政轉廣西左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

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决魯橋有獻議欲
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為今計當迹前績而度
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斯爲實幹若羞出
漢人下策欲求夏禹全功工役一興必致疲民誤國所
不敢爲也蒞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議者因而
請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事商度得旨陞工部侍郎兼
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
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
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衆費

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更以潘希曾代之迄用拯議河
以無患　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拯請就陶於
安陸伐石於唐子僅用銀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羨歸
諸內帑還朝晉尚書理部事時夏言建議分祭四郊拯
備條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以民困財乏爲言忤旨適
饒州進祭器不如式　上加譴而　顯陵同事內臣銜
其減費不爲己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鐫秩閒住
既歸杜門不出雖當路交章薦之而葛巾野服油然與
俗偕殆忘其身之貴亦不自知其可復用也人共稱其

學本楓山直亮勁節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隆慶初
贈太子少保謚恭惠所著定性書克復解及恭惠集若
干卷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姚鵬字鳴南崇德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福建龍溪
縣知縣持躬清正涖法精明縣有惡少二人橫行邑里
人畏之如虎鵬擒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
姓歌舞於道如更生歲大飢出公帑賑給全活者以萬
計陞工部主事榷稅蕪湖却其羨一毫不染至今頌其

清歷任員外郎郎中巡視河道督理有功商民咸利出
知部州府部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如對神明
時廣寇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焚刼州縣
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於朝特給令牌許
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
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攖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
開諭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勦鵬
之力居多擢福建鹽運司使未及赴尋陞山東布政使
勞心王事形神枯槁未五旬以疾卒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陸杰字元望平湖人光祿卿淞之子登弘治甲戌進士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武庫郎中出叅議湖廣分守荆南地當河陜二省之衝客戶雜居豪滑難制且與宦者共事杰一以詔書從事確不可撓丁外艱服闋改山東分守遼陽遼陽與虜接壤時與諸將吏出徼講武蒐乘經略有備虜不敢南向牧馬陞陜西按察司副使時虜寇榆林羽書告急　上命趙總兵將京營軍往援至則屯綏德不進杰親率遊擊總兵官合師出戰斬獲甚多虜遁去乃奏撤趙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之居數歲虜不敢犯邊降者日衆遷右叅政分守秦鳳涇原寧隴等處地方擢江西按察使轉右布政尋遷廣東左布政使五嶺以南擅番舶之利杰懲犯禁者數十人民始斂戢安南貢使不至朝議以都御史毛伯溫督師征討杰預偵安南隱事爲伯溫密言可不煩兵而服伯溫以聞　上許便宜罷兵未幾莫登庸果青衣上表請罪補貢如其言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大駕幸楚供億浩繁杰處分若素定隨奉　章聖皇

太后梓宮南祔水陸供輸無不豫備進工部右侍郎仍兼都御史撫其地丁內艱會以枝者言致仕去久之　上念杰不置每有除拜輒問陸杰安在及御史王應鐘疏薦杰　上驚曰陸杰固無恙乎以原職召晉侍郎屢有白金文綺之賜　御札諭問稱曰冬官大臣而不名杰感激就道冒暑過勞卒於官贈工部尚書杰負氣剛直侃侃不阿自爲正郎時　武廟南巡杰與黄鞏陸震伏闕極諫　上怒廷杖四十幾絕而甦由是直聲震天下杰入仕四十年歷五省十三任皆積勞序遷不爲巧宦而所至有聲爲文明潔遒勁凡文檄奏疏若干卷

福建按察副使陸君美偁 子釗銓附

陸偁字君美鄞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刷卷廣東巡按福建山東皆銳於經略風裁獨持陞福建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充斥編戶焚蕩偁乃演水戰火攻之法邀擊之而又設晝樹防什伍海艘程出入時往來立賞格嚴哨探定保甲邊徼肅然已而汀漳山民嘯聚爲盜當路者以兵事屬之偁增築土堡據險守要諜賊半至麾伏卒突擊之又張奇夾擣俘馘無筭地

方救寧閩人德之勒石月港以紀茂勛及被論免歸監
司行部每見咨訪輒縷縷陳說利害如障陂東湖增石
圮堰皆惠利至今併性孝友天至親亡躬負土以葬兄
病親爲嘗藥乃其大者三子釦銓鈇釦字容之正德甲
戌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安慶安
慶自逆濠之變毒於兵燹釦至尤加意撫循之歲侵則
爲粥以食飢者所全活以萬計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
龍里時龍猴二場單夷以貿易亂釦往治之故戮死囚
數人狥衆褫其魄遂禁借亂者戮之餘皆帖服歷廣西

福建藩臬長所至皆有表樹陞都御史巡撫保定禁後
靡清侵冒鎮撫違官飭固城守咸經制遠圖不瑣瑣爲
旦夕謀會　聖駕南巡釦倉卒經畫百務立辦而中貴
與都護輩索賂不與遂犯衆怒而御史胡守中因中之
落職歸竟卒銓字選之嘉靖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
兵部武庫郎歷禮部儀制郎中時　上方稽古禮文以
隆制作四郊九廟親蠶親籍諸禮內降旁午而討論陳
奏頃刻凡數四宗伯大臣盡倚以爲辦莫不當　上心
賫望功賞皆宜得右秩而柄用大臣以圖上祭器不先
閼白遂大忤意出爲福建按察添註副使益自策勵當
撫海道漳故盜藪而利竊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資餌
監司闌出爲患銓獨嚴設禁網刻刎奸蠹卒不爲諸射
利者餌轉河南參政撫民南陽陞廣西按察使時磐灘
猺賊侯公丁雄處胡藍二姓之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
兵盡誅之銓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逆順難明非計之
得也不若計擒渠魁而撫其餘監軍者如其言而磐灘
果平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卒銓質性英敏讀
古書一目即解解即不忘捺筆爲文即亓氣橫溢滾滾

莫禦而卒不戾於矩度雄視天下謂豪俊莫能相先而
當官蒞政剸繁解劇不啻庖丁之游刃也時方以儁烈
期之而竟齎志以歿識者憾焉鈇別有傳

刑部侍郎虞惟明守愚

虞守愚字惟明義烏人由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懷民
以惠召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之不便者忤旨廷杖得
不死出按福建及徽寧等處彈治不法如鷹鸇之擊烏
雀貪墨之吏望風解綬然不事毛舉獨持憲綱被其激
揚者人人自奮轉大理丞尋陞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

軍務所轄將吏悉察其才郎勇怯而兼容之是以鼓舞
擧職吏無不稱之擢歷大理寺卿以南京刑部侍郎謝
政歸歐陽南野極重之每曰維明之歷官凡三變焉縉
墨綬以恩待霜斧以威及建節秉旄則又恩威並用以
含容瑕御貳蓋維明抱經濟之畧故隨地異施無不當
可是非抱片長寸善者之所易及也人以為確論所著
有經書一得錄虔臺拙稿東厓文集

都御史魏士華英

魏英字士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傳士拜監察御史巡按

四川土官安鰲暴亂三十餘年輒設法擒之奉命閱京
營以卒伍耗損坐為勲戚權閹所隱占一斜以法不為
前却陞湖廣副使永順保靖二宣慰分占峒寨讐殺累
年英下車輒為理曲直示憲典刻竹符多寡定罪遂皆
慴伏進江西布政使寧庶人方恣橫欲盡私南昌所屬
河泊課英力拒之及諸戮紀肆虐一不為借陞都御
史巡撫貴州會弄西苗阿雜為亂屠城堡僭王號英按
其形險盡得虛實於是授方任能環師急攻連破六寨
俘斬數千招降以萬計蜀寇方四流劫諸郡兵連湖湘
英選精銳擣其中堅四面合兵夾擊大破之斬獲甚衆
捷聞賜勑褒奬錫以金幣因積苦兵間遂乞致仕家居
日與朋賓賦詩飲酒恣意所如絕口不談世事英自弱
冠筮仕歷三朝更七命兢慎不渝而倜儻敢為臨敵制
變機智溢出故動獲萬全然謙恭和遜未嘗自伐奏疏
輒削其稿平生詩文若干卷號報古集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鄖陽知府蓋之子登弘治庚戌進
士第授長清縣知縣政多卓異吏部考為東藩第一令

拜南京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為己任奉勅清戎西蜀
嚴明不苛盡除積弊後繼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為師
善碑以紀之縉紳侈為美談正德初擢河南按察司僉
事雪花崖賊呂梅等作亂諫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
黨數千人內艱服闋除山西清獲三關隱稅屯地二萬
餘頃招集願投軍十一千餘人肘逆瑾方擅威福問出
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兵為宅用諫慮其意不可
測白巡撫大臣寢其事擢江西布政司參議適大帽山
賊嘯聚信豐安遠諫設計擒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未

任轉大理右少卿巳而轉左隱獄多所平反陞右僉都
御史總督蘇松等處水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諫謂港
近海沙隨潮上下旋開旋淤徒勞民力上疏罷之未幾
山東賊劉七等往來江上爲患擢諫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賊竟就擒時江西桃源賊王浩
八率五洞蠻兵刼掠州郡 上勅諫往督軍務諫選將
運籌靡間晝夜凡九征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功進
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徐九
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諫復督師盡擒

以還 上大喜手詔褒奬陞俸一級時宸濠方蓄異志
以得 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諫不可又去其左右
爲惡者濠怨諫甚屢欲殺之無間不敢發諫遂引疾乞
休濠納賂權閹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嘉靖改
元召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清寃獄黜貪吏所至肅
然復平河南王堂等寇召入治院事卒於官贈太子太
保諡莊襄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
才兼文武雖古之名將相不是過也處鄉黨好善惡惡
分別甚嚴人多畏服之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汪玉字汝成鄞人弘治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湖藩六道辰沅最
遠而永順宣慰司方恃其富強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
靖者舉兵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咸受別吉
欲有所左右而玉執理益堅豪有力者不能奪先是永
順以黄金器若干餌玉玉閙之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
是陰令劍客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竟
不敢作人稱是役也玉之勇過賁育遠矣在沅再期勦

奸袪蠹竭心力復搆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
講解士多興起者尋更巡武昌黄州會宸濠叛陷九江
九江與黄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疾不敢出而玉
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玉諭戒稍定日夜修
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黄梅有粟萬餘石與九
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玉從容取歸州城賊睥
睨不敢犯未幾 武宗南巡供億賞犒之需籌畫周悉
聲聞日益起然性簡亢不能事上官積勤六年而薦剡
不一及僅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幸民兵

擣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自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未幾丁艱、服闋、補臨清兵備、晉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車下、八閱月而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克所致、首議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肅然、明年春、畿內賊楊恭作亂、豕突　輦下、玉調恭將郝通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略、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劬勩歲久、遂

成消渴之疾、乃懇疏乞休、不許、疾作、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九、所著有二書辟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學問、時稱南都四君子、詔求直言、世寧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

翺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之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獞獠又參土官苗裔、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土吏、積不服、世寧誘濬中表兄趙元埏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賊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世寧、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起兵來奪、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奔命遠

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爲世寧養子、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勸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盜輕中朝人、主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謁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於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

弱應募及土兵訓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撫循漸
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
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迨後業
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諧之俞諫狀不
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
盜謀爲不軌世寧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早以禮
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寧王怒諭世寧斬罪
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
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寧先是世寧已
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
上肯襲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
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
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
朝野皆問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
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乃得出戍瀋陽
居四年宸濠果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皇帝

新即位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
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改
刑部尚書永嘉惡陳九疇欲殺之世寧力爭九疇忠勇
有功河西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首
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辨至三疏不允乃援姚崇李
綱故事上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
夷足邊儲絶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
言太平勸　上銷兵興禮樂世寧又特疏武略人材二
事　上知世寧忠鯁促上任議行十事世寧又議弃哈

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絶貢便芒部酋沙保本
末誅嬌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爲
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世寧
自度不得行其志决意辭疾去逾年召爲南京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辭不起未幾卒贈少保謚端敏　鄭端簡
曉曰公朴忠直亮氣壯才雄充以學問優於經濟澹泊
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
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議哈密與南海不
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安仁以爲侵

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初由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赤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除印庶不辱王

命且土魯番方倔强中國懸衞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又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陳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呂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略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諭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頼　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疏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引疾乞致仕次子

繼幼讀書不大了了公亦弃之公謫兵至江西兵官以公故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可見吾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詰之不能諱具以告公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上公下獄繼以念父病死公母瀉不哭曰此兒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江西參政張用載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三載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父果疾亟奔走醫藥卒不起從親視飯含棺歛悉如禮人以爲孝感起復補刑部主事轉郎中訊囚多所平反之死而生者凡數百人擢建寧知府有酗酒殺兄者有司久不決大輪至竟置之法時久旱獄決而雨古田寇作當道難其討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盜尋解散不煩寸兵而四境宴然尤溪二大姓構訟踰三十年有司掣肘不能決至締管閉死者百餘人大輪承檄單騎詰解輒伏罪更知常

州擢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叅政咸著靖亂之略以母憂去卒於家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何鑑字世光新昌人成化中進士初知宜興有聲拜監察御史奉勅查覈邊計將吏肅然又疏論度僧道之非事遂寢正色直言朝廷倚以爲重出知河南府有詔取嵩盧鑛洞鑑執奏止之歲大侵人相食多方賑濟所全活甚衆歷右副都御史廵撫南直隷理浙西稅糧濬呉松白茅等港所至利興弊革畏壘之尸祝迄今不忘改

刑部侍郎奉命安撫河南湖陜三省流民安集撫循人人置之懐抱進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刑部尚書再改兵部賜蟒玉時巨寇劉六劉七等倡亂刼掠府庫逼近畿甸鑑處分守禦悉中機宜賊以次盪平加太子太保柱國光祿大夫官其子錦衣衛百戸當是時宸濠又蓄逆謀求復護衛鑑五疏奏堅持不許尋乞休歸後濠反人服鑑之先見鑑寛厚簡重而涇渭洞然敭歷中外幾五十年矢心經濟不爲家謀居憂時凡鄉邑利病力賛有司興革之鄉人感德建祠歲時俎豆不廢所著有五山奏疏五山吟稿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龔實卿輝

龔輝字實卿會稽人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至嘉靖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督仁壽宮幷先蠶壇殿奉勅督大木於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亦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適彗見詔求直言輝遂上疏民困以弭天變疏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之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即命停止蜀民如脫焚溺陞福建按察副使改命提督陜西學校陞

本省叅議勅理黄冊著全陜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而尤詳於制虜折衝之畧陞廣西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以征蠻勞勣與有銀幣之賜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時旁邑同安盜發輝甫下車即嚴督所屬幷隣境恊力夾攻賊隨授首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峒三巨寇劉廷遥蕭鉄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刼掠三省而懸繩尤甚輝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佚部勒所司各率精

銳三路並進後遍揭曉諭使相擒自贖而携其心一夜兵忽至其地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以次剿滅陞俸一級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奉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輝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所決築隄實土於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遂緩凡若干引費若干而隄成瀾若干丈淮人賴之召拜大理寺卿尋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已而考滿獲請封廕如故事會有嗾輝者欲中之

無他可指摘遂出之南京輝決意乞休得請致仕即日戒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輝性和悅甚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輝爲笑齋輝曰是善名我因以爲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避就自筮仕以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而輝深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田園菲衣惡食不異寒士詩文皆温雅簡切若干卷藏於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若圖采入經濟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俞夔字舜臣建德人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安福知縣會宸濠亂奏免朝覲多保障功擢長沙府同知擒劇盜彭思祖等五千餘衆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兵備安綿會歲飢請發內帑二萬餘賑濟劍巴等十一州全活以萬計番夷玻柘等糾結神溪諸番入寇邊將許仁敗績死之夔出奇擒番酋千萬山等三十七人復古維州侵地千餘頃築平番赤土二堡捷聞奉旨獎賚尋陞本司副使兵備建昌建昌土番雜居無肯躬至徼外者夔深入

不毛番人吐舌失氣鹽井土官剌馬仁等相讐殺夔督兵悉討平之陞江西按察使歷本省左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六詔紀聞及揚芬錄識者覩之有以知其宦蹟貽謀之遠云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温

毛伯温字汝厲其先爲三衢人祖名休者守吉安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領正德乙卯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

建左布政某用賄入司大理温論劾奪其官丙子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詰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為奸利温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欲辱我我將甘心焉温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盍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强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也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敢温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詰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

利且誰不切齒者吾固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洞庭木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諉寇不可弭温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蹕譎言不易以他姓也　世宗皇帝即位擢大理右寺丞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

標軍三百名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檢屯田沒於河者蠲其軍租未幾大獄事起以温嘗在大理坐論罷職歸壬辰九月薦起巡撫順天未上改理院事尋陞右副都御史同考察京朝官以詿誤從罷歸丙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温可任大事遂以右都御史起用至京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會以廷議不果陞工

部尚書奉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輓勞費千萬温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而費省十之四五　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上五事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已亥　聖駕南巡慮宜大諸方切近畿甸勅温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先是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撫士卒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兢以五堡爲諱温曰昔之僨事由

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田以一叅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仍協理院事八月　上决意南征加温叅贊軍務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晭為陳暠等所殺晭無嗣國内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𠐓等告變且以黎寧為請登庸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勑温得以便宜行事且覘誠偽為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温既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為莫登庸送欵者甚衆温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絶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正朔朝貢如制辭極悲懇温念安南罹禍已久　聖天子全覆宇内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為心且窮治太容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納降鎮南關王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弟子莫文明代詣闕下温為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𠐓等内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温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促入院自陳乞休不許協理院事如故每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温覆議以上未幾遂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為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浚入軍士衣糧朘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衂温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能取效痛禁抑詞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勑提督團營軍務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覈冗食濫爵未有齒及温鋭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為動温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己相下即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允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即議遣

發無逞制之患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
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溫亦坐是罷歸家二月疽發
背卒年六十有四溫平生豁達大度友愛和易易與與
人居言語嘔嘔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
有所失以是宦游四方無問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
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辭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
諸巳即揆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
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
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溫必有異望然卒奉　上

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靡糧默定僭亂懷服南
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算亦其謹厚
慈惠出於天性然也若溫者不獨爲能臣抑亦可謂之
純臣矣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年二十舉於鄉二十四登進士第
筮官南都主繕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曹稍遷副使督
江右學備兵臨清參知福建政事長雲南臬既轄山東
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

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時
徹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
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一時稱爲完人其
持文秉衡膺學官之路勅郡縣諸長吏不得受請寄有
秀才異等待之不次敗羣者輒斥之士莫不瞿然傾化
其執憲平鈞校律令一遵　高皇帝理法不以委曲生
意訟者蝟集吏抱牘與身等無不立斷之如馳塡重地
則簡卒伍多間諜弭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束吏
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賛蟆鷙擅磔人人莫誰何時徹

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萌慴伏諸番更徙徼發如
雨綦比不讁猾胥因緣爲姦豪右得避賦而居其物時
徹爲括貲算度貲供者爲籍於是占者庾藏者剽劫者
無所隱賴其在閩在楚在梁類視此楚蜀歲侵民不能
輸澁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征以補紓民始得不困
閩王者　天子叔父也賦入不足供常祿有司不以時
內內不能無侵牟其間時徹曰　祖宗封立子弟所以
序骨肉肯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獨奈何窘之若是輒
下有司內如制而禁府吏無乾沒以病輸賦者黔國公

私榷酒械釀者則以旱為解時徹破其械釋之曰無溢
旱也大將軍佐鸞以肺腑幸於　天子挾　天子寵靈
侵兵事時徹持之堅鸞銜甚疏請時徹覘兵塞上幾得
當甘心焉然卒不能有所加而御史大夫鄢大節嘗銜
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時徹上疏訟其冤　天子大
怒下詔切責時徹閣臣惶恐為時徹請死　天子怒稍
解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掠安縣鹵一提督官時徹為
師期將擊之諸大夫言擊之不便時徹曰血患賊不膽
士不力誠力且膽何可養寇為諸大夫憂計蜀將亡踰

何卿則召卿授方略已勒習兵申明約束開壁而馳之
凡數十戰戰疾擒酋五人破寨五十毀碉房四千八百
餘俘千五百有奇馬裸番畔所部副使朱箎奉時徹檄
討平之當是時時徹備折衝之具以裹戍師討白草則
克討馬裸則克幾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而不得志於
倭寇者非時徹逗也南都士驁且惰不知尺籍伍符時
徹在事甫一月非崇捕循者倭一旦薄城下其勢誠棘
所失亡亦不多即所白虜奏征繕凡十餘疏　天子皆
報可非不知時徹者而時徹持大臣體當自劾而相嵩

阨之竟免時徹歸時徹免而倭愈熾已時徹嘗職十四
凡三黜督學黜執憲黜本兵黜則以時徹守經据古不
阿當世所與牴牾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嬖豎則輔
臣計時徹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旻晝三事
始稅耳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尚善飯然卒無能
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時徹顧與
若伍乎時徹貌莊而裏實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惰容燕
居必冠巾申如也人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慹然不能去
去不能不令人思尤好推轂士即年少官薄或岩穴隱

淪時徹與遊嘗引以為賢於己好書於六經典奥舊章
憲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大要歸諸典
雅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為文範文苑行
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

經濟

明三

右副都御史陳印卿克宅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讃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刑部尚書鄭窒甫曉
工部尚書王子宜鈁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克附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兵備副使黄文卿中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廣西左叅政陳喻之茂義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 子國縉附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琊
陝西行太僕寺卿商汝明廷試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濬原嗣哲氏閱

經濟

明三　共二十二人

右副都御史陳卽卿克宅

陳克宅字卽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嘉定縣知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壞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而籍之宿弊頓革獷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津奉命征之請以克宅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克宅算撫臣以爲才列上治狀稱南畿卓異第一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大禮議起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方號時有亞卿覘知　上怒者欲竊起克宅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懍然又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當斬直聲振天下出按貴州麻將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克宅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事竣還朝

道出維揚民飢克宅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無何復出按河南有憲使某者恃冢宰爲肺腑居贓無狀克宅特疏劾罷之冢宰不能庇而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當是時克宅臺資已逾八年宜內擢而冢宰竟以前憾出置縣地授四川按察司副使鳶番爲梗克宅夜勒兵出其不意焚碉房數十所盡殲之自是諸番落皆貢馬悔罪無敢犯陞河南按察使素精法比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冤進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楚地罹水旱重以大工採辦諸役繁興克宅發作夜思劑量裁節民賴以甦尋遷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囤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正德間其裔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克宅相機撫勦克宅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吏乘雪夜令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要害一鼓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晉二品俸賞銀五十兩綵二襲克宅以囤險絕方集衆策擬劃

穴置守以圖永安而會以督理糧儲代去滿擧後見生苗據圍爭之守臣畏譏反嫁禍爲嗾言官論克宅主撫兵非是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卒二年而勘貴事者始白克宅功詔復原官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廕一子國子生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讃

徐讃字朝儀永康人弘治乙丑進士授襄強縣知縣劇賊劉六等流刼郡邑讃練兵城守先事爲備賊聞之相戒不敢犯襄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發廩所全活以萬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

蘆兼理河道逆瑾餘黨楊虎等流刼開濟間官兵不敢嬰其鋒讃畫策擒之斬其魁以徇脅從者審釋之胥感激去巡按江西剿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時宸濠又蓄異謀潜結羣寇以自樹讃一舉而翦其羽翼之勁者濠爲之憮然陞知撫州府已而宸濠果叛讃聞變即治兵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知有備不敢直趨南都而卒坐困於安慶者讃之力也加陞河南左叅政仍理府事在撫凡七年一意愛民撫人至今稱其有古循吏風轉江西左叅政尋歷貴州湖廣雲南按察使陞本省右布政使尋轉左以母年八十疏乞終養歸即家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又改撫河南適歲飢盜起條陳救荒三策以恤民又陳便宜四事以弭盜上皆從其請卒之民受實惠賴以不飢而盜亦無隙可乘各解散陞工部右侍郎無何而母喪以哀毀卒讃賦性寬和雅量汪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寬婁師德云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武宗南巡幸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跪門廷杖幾死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陞出帑金買桑於湖南而樹之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傍偟匄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即　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　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

遣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輒訐中人陰懦可脅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輒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斷輒而以是難之也輒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授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肅皇帝登極召拜給事中去泗之日父老送者無不泣下輒在諫垣凡上三十餘疏悉關切體要其最大者如言新建伯

王守仁心迹甚明不當以誘掩功沮將來忠義之氣刑部尚書林俊當納其言不當聽其去 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中門 典獻帝尊崇不當過禮並侃侃爲中外所誦然竟拂當路意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又以執法忤巡撫棄官歸已而臺省交薦復起督學江西其教條一本躬行士皆信嚮尋丁外艱歸遂絶意不復出家居孝友廉介與人交坦然無城府橐無宿儲乃親黨有貧難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有司未嘗以私謁晩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内獨醒蓋靖節之流於其殁也因私謚之曰清獻先生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章楓山之門與章拯黃[illegible]陸震董遵同稱高弟而尤以古學自名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郯城知縣時盜起燕齊間至郯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俟賊入覆内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鋭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執憲不撓每以法抗嬖臣錢寧人爲龍危龍笑曰吾盡吾職

耳禍非所計也而寧卒不敢有所加再按江西自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内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罪輕重惟允赫然稱名御史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徵拜太僕卿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凡軍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脫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民無不肖像事之者擢吏部右侍郎轉左會關中飢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囊吉數寇邊 天子爲之旰食顧非文武兼資重臣無以勝其任乃親擢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

務兼理賑濟龍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
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
效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
里明年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趨震還而檄參
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夏敗虜於響
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囊吉自將十萬衆犯安會龍使文
迎敵而伏兵其旁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去至
興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旬月之間露
布三上前後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獲夷器無算兵部

上龍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
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
功殆過之宜與其賞會執政有惡龍者竟不報召爲刑
部尚書先是大同卒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
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源清徵下獄龍言大同凡三亂
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
苟安今復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源清於是得釋
九廟成龍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
人蓋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良多以母老疏乞終
養歸數年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老辭不允改南
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母鄭夫人曰此所
謂兵革之事非汝養母時也吾偕汝行矣龍不得已奉
母夫人入都龍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如風雨而我收
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候虜至持滿
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改吏部
尚書無何而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
疏上者三忤旨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與疾出都
門二十里卒於邸舍有司不敢聞其明年子汝楫舉進

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龍不敢爲欺
狀詔復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夷與人處
畢露肝鬲而其意氣激揚慷慨見者盡傾尤好奬拔後
進士多賴以知名素以文名家而當其得意時長篇短
章操觚立就莫不宛麗暢達或戲爲奇澁文難字至不
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漁石集各若干卷
行於世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汪金恩字天錫衢之江山人以進士主政刑部歷員外

郎郎中出知桂林府將士番千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議撫以為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挫衂奈何因噎而廢食乎當事韙其言即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畧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即乘霧啣枚疾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岩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崖死者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當事者上其功是時逆瑾招權納賂天下競進之士思以功名見奇者輦金寶輸其門

如流水朝進賂而暮折圭如取諸寄金恩以功當峻擢顧漠然若不知有瑾也者瑾怒抑其功不敘僅以資轉知鳳陽金恩怡然就道益勤撫字視小民如小兒時有為瑾遊說者曰急為修謝猶可免禍金恩曰吾受官公朝而輸貲閹宦如廉恥何頭可斷節不可改也瑾聞大怒遂勒令致仕歸時饒寇搶攘力贊當路為立城池邑民賴之至今金恩負經濟才卒為權璫所抑十不究其一二論者深惜之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陸穩字汝成世為吳興人登嘉靖甲辰進士筮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獲流賊魁作白玉蒙金幣之賜持衡者始知穩為文武才可大用歷陞江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而流賊盧梅林起閩楚之交賊張璉起廣之饒埔璉故縣滑胥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為與諸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為帝王符也於是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歃血推璉為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為王刼典寧長樂圍平和使晚屯本

窖其黨林贊據南靖為聲援黨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之途袍舜出永定連城絕餉道黨王伯宣入海導倭夷犯潮州牽我兵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詔拜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處州合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部惠潮湖廣之郴州環數千里皆授節制穩行至吉安梗於梅林不得前而時朝廷所降兵符猶未至乃以便宜刻關防徵兵討敗之獲梅林梟其首以狗進至處撤故提督王守仁所用黃鄉兵屬以先驅九月擒上杭賊李占春兵威大振遂以十

一月討田坑賊孫寗走之櫃嶺襲程鄉峒賊徐東州誅以歸十二月分兵討連城汰內二峒賊斬酋謝文璜等焚其巢明年正月麻陽賊袁三犯玉山永豐崇明三縣討誅之二月討黃積山於大田峒積山中流矢死夏五月遂會閩廣兵討璉穩曰志有之攻瑕則堅可瑕羣賊惟林贊為弱兵之宜先破贊則破竹之勢成矣數節之後寗容復着手乎乃首擊贊贊果降繼擊袍舜皆就縛穩令軍士捲甲疾趨夜擊晚晚駭懼莫措因使人誘至斬之而潮守何鏜亦誘斬伯宜賊益窘乃令總兵俞大

猷擊璉璉阻險以拒不得入穩懸重購卒獲璉斬之盡毀其巢穴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襲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復討賊黨之逋誅者以次悉平又會閩兵逐故陷興化之倭夷復其城穩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從賊二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　上念穩久勞於兵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為忌者誣劾歸歸二年江西撫臣吳百朋列上穩治行功績章章在人耳目賞不酬勞而竟被誣蠖歸恐傷忠臣義士之心於是復有金幣之賜天下士大夫始知罷穩者非　上之本意也撫巡部院諸大臣交章論薦穩堅臥不應未幾卒年六十有五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遵化訓導儒泰之子生有異質年甫十歲父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通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為此不得為彼故曉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為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董玘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

往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遂撰九邊圖誌三十卷一時士大夫始知曉為經世才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癸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為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調考功進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論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曉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已而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司

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聽抗　上市恩詔
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丞曉至和日夜治民事
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又回
翔南卿寺者幾十年始進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
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
憂之曉至鎮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
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師旅厚集討筭已定一
鼓而擊之於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於如皐又大勝
遂長驅而擣之於海門又大勝既則破之於呂泗圍之

於狼山又無不大勝者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
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曉素以文學聞
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乃以武功顯人益知其
不可測遷吏部左侍郎尋轉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
宗以曉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
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未幾改刑
部尚書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
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
錮郭希賢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

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釀亂勢感
始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曉與分宜皆不合蓋曉意
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以快私分宜欲寬假王直
及亂卒曉議則欲殺之以正法彼此互折至以月皮相
恐曉不顧也時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妄以職掌奏
曉而曉素媚於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
從中搆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歸
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
雨或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

性儉樸尤審於辭受所居絶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
帷蕭然如野衲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父受誣事於
朝詔復原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蔭一子入監讀書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
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相公謂其持
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
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
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工部尚書王子宜紡　伯父詰附

王鈁字子宣世家會稽以貲雄而好施遇歲侵輒出囷中粟以賑子孫世守家法里中貧煢胥待以舉火而喪不能葬者無不削札爲辦及鈁貴人咸謂天之陰隲云初鈁伯父誥舉進士尹弋陽以循良徵道卒鈁生六歲就外傅家人或謂之曰而復能如伯父舉進士乎鈁竦然應曰而謂讀書第舉進士已邪聞者異之年十四補邑傅弟子員劬書疾學每試先曹耦嘉靖壬午領浙江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補北水部権稅荊州以氷蘗稱轉刑部員外郎進郎中

審五聽戒五疵辜華求民之衷凡經論決咸稱平允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事至立剖吏胥屏息立廡下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如神明有事則各輸其情蒲鞭懸而不用時有行人以使事道邵武橫有需索吏民苦之鈁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行人者媿而去然卒以是失當路意秩滿考最擬擢而銜者揚言曰是清㥛士宜主財賦竟轉爲福建都轉運使鈁益悉心鈎稽宿弊如洗而茹茶嚙蘗如分司荊州時丁內艱服闋補長蘆尋擢雲南布政

司左參政進按察使轉右布政遷廣東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峒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日鈁至一解諸繁令惟責郡縣恤煢獨撫流離不煩兵而底定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大都盜竊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驁時時破壞城邑鈁乃發偏師授以方略禽其魁馬天恩等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

優奬蔭一子無何而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鈁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禽馘百七十人奪還男婦亦百七十人　上聞如初賜是年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絲峒賊復相煽動鈁會兵擒斬賊首楊球等及賊徒三百六十人奪還男婦五十人

上聞亦如初賜復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相度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斷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

鈫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疑不作而軍儲亦以是漸充考績進階通議大夫封贈祖考妣如制復錄廕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具疏乞休不允改南京工部尚書屢疏引年得請歸閉門謝客絕迹城市嬉遊林壑間見者不知其爲鉅卿貴人也丙寅五月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恭簡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馮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蕪湖以清幹稱丁外艱服除改刑部歷員外郎

郎中恤刑江右虛心詳讞多所平反出知山東濟南府府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太守有所發覺盜輒得豫爲計蹤跡詭秘人莫之解岳廉得其實一日盡縛之遠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丁內艱服除補延平計擒巨盜窾眉鈌嘴一郡底寧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胥者岳命卒剖魚金見府中慴服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轉河南布政司左叅政河決爲患幾於陸沉岳親履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河就故道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使尋歷左右布政使晉順天府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岳以郧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建無以扞禦首奏城之蜡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綏並行獻俘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敉寧無何而卭水酉陽小平茶等苗相次勦定敘功廕子入監讀書播州苗酋阿項驍勇善戰煽誘湄潭諸苗爲亂侵掠旁郡三省震動岳奏勦之授總兵石邦憲等以方略斬首數千級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以徇諸苗悉平岳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久安計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未幾陞南京刑部尚書　祖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具載會典迫後十三道多所侵越岳具疏請復舊制以明執掌刑清訟理畿輔肅然無何而再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需岳曰　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决矣復懇疏以請得旨[illegible]然歸先是南京軍糧久不時給岳深以爲慮集叅張鼇太常卿趙貞多方謀畫張鼇緩其事岳歸未踰月猝卒脫巾不可制而黃侍郎懋官罹其難識者皆服岳之先見云岳居家焚香靜坐手不釋卷不問戶外事

臺省交章論薦默不應隆慶庚午趙貞吉大拜必欲起之以輔新政岳手書謝絕趙公竟不能奪卒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縑至假棺以歛大臣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覯也訃聞賜祭葬如制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軍門行稿五卷藏於家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奉勅慮四湖廣時稱不冤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招

剿之議未定龍極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勦剿期一大創可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論大事胸中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才可大用陞廣東布政司參政時有事安南龍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參謀指畫卒誅范子義等安插莫正中定莫宏瀷之位迄今稱其遺烈已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剿預議處置久安事宜龍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參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參將於崖州參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

方賴以寧靖龍遇事獨持大體必當其竅會而後言故發必當機所至有功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值濟兗萊青比年大侵龍講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肖形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龍言新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甚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州縣龍恐其流而東也即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

謀出奇屢挫敗之賊懼遁去不敢犯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龍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先是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舡兵既逃亡舡亦遁滅龍言防海必資於舡禦寇必資於兵無舡無兵何以爲守具疏請復國初舊制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遣軍逃匿其間不惟失伍可罪而且有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轉南京刑部侍郎會忌者誣劾以聽勘歸即杜門養重一日中風卒年纔五十有六龍居官盡瘁身佩印勅一行取裁咄

陸而辨卒無失事盖才有過人者而以實心運之故所如皆效性復修潔取嚴一介宦游出入書史而外無長物所著有恤刑錄平畨議安南議撫彝議山東奏議及詩文集藏於家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授江西永豐縣知縣爲政務先教化東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出按淮楊卒遇倭亂朋即披甲嬰城籌兵食晝戰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

有開城門者斬民襁負叩門而號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賊亟開門納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以惠文彈治不法然其持議平不苛小人咸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寺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肅皇帝以虔中多事改朋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朋會兩廣都御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捕首虜無筭已又敗倭於烏石又戰滅水神山賊兵熸已又敗倭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撫阿背賴忠濯等依山恃險流毒四郡朋懸賞格陽爲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橫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鹵湶圖相等別攻乳原始典賊殲之又會師破吳平漳潮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殪凢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鹵獲人畜鎧仗無筭於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卽尉佗僭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朋毅然以討平爲己任因上疏略曰逆賊茶毒生靈天討不

赦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槁耳願陛下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　天子壯其議令刻期勦賊朋乃移鎮信豐授叅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平之擒清規若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　上賜勅褒厲賚金帛朋居虔六年蒙矢石馳驅烟瘴間年未艾髮垂白矣前後奏捷疏十有八廕子一賜金帛十二加二品俸者一晉秩者三說者謂王文成平粵止浰頭桶岡而朋之克三巢爲尤艱隆慶戊辰擢　京兵部右侍郎尋疏終養不報晉刑部右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兵部右侍

郎萬曆改元賜飛魚命閱視三鎮條上便宜四事又進
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强弱亭障遠近
歷歷如指諸掌　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旋起南京右
都御史遷明詔禁華奢侈有避驄滅騶之風召拜刑部
尚書朋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朋至亭
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於官年六十
朋為人風格儁逸智略輻輳其憂國奉公極身無二慮
心力大半在兵事而勳業在江廣宦遊三十年節儉恒
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軍國事歎國恩未報言不及私

訃聞賜祭葬悉如制

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充附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
有神明稱召拜江西道御史出按湖廣清戎籍念沿襲
詭影之弊難於剔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
梳弊垢民不擾而戎伍清再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寇
歲且大侵斗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撫大計責之總
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驩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青陽
石湖婁門平望寶山木瀆分湖之捷賊為奪氣而兵燹
之餘民心嗷嗷斗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
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為裁減而遠近
稍稍帖席洊歲吳民懼失斗相率叩闕請留疏七上乃
得允斗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蠲濵海綱運議改運
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郡民奔避
者以萬計撫院令閉門毋納斗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
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
大作人給藥與糵衆賴以安賊屯桃花港調永保諸兵
力戰斬獲無筭仍會浙省兵夾攻之大捷於沈庄而徐

海麻葉陳東之衆始以次蕩平斗按吳三年前後奏有
監軍紀功兌運諸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
視師趙文華銜之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
已丙辰改督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為殿最要人請託
絕無所徇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陽薄城
下或請避之別郡斗曰　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
職不任兵辭乎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已
未陞大理寺少卿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
四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即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遷土著以時訓練築舟陽涇縣石埭三城乙丑三月倭復犯三沙斗分布督戰累以捷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衢鑛賊竊發壞婺源斗曰婺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猝至斗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其先見抵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無何疾作卒於官斗體貌魁梧外若嚴峻而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所至生祠有祀去思有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歿則環哭而祠祀

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士亦任御史有名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崇安縣知縣母喪服闋改知溧陽臺使者行縣餽羨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光洵馳往對使者取羨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三年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屢有建白並要切斷忌諱巡按三吳問民所疾苦開蘊松水利總釐有法水效職至今奏入有金綺之賜時倭奴蹂沿海諸郡邑光洵用餘皇破寇大洋中再賜金幣增俸二級代入會虜犯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詔虜驕易與且京城何地也可使遲以歸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疏色動事竟寢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歷官工部左侍郎尋拜右都御史督撫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甘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木西宜慰安國亨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反昆陽斷遮者索反尋甸並先後討平之事聞晉兵部尚書兼督撫如故而武定府土酋鳳繼祖者世毒螯鈞連他府小大酋僚濟藪者數十輩遠至川貴相婚姻有衆數萬地千里

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甲泖向者麓川然蘖顧始沐氏數莊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光洵表其由併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由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得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改土設流悉有其地沐氏既銜光洵抑其權又恚嘗光洵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莊豪激叛與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光洵自軍興以來獨按察司副使張天復首腰鞬擐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

於象馬問及移按沐氏黨則用天復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尺狐兎爲鷹鸇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署用是讒搆飈起光洵遂以南工部尚書致仕一時效勞諸大夫相繼罷去而天復獨逮繫奪職爲編萠滇人寃之爲平斯記記其事建祠武定祀光洵及諸大夫光洵才識敏練敢於任事故能成大功於荒徼人比之楊恭惠何太保南充學尤擅長於時所著有元史正要詩易箋三泰奏議皆山堂稿西闕詩鈔諸集

兵備副使黃文卿由

黃中宇文卿遂昌人少穎異不凡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由乙科授鉛山縣知縣水蘗自勵一意係民弋陽業奪鉛山驛馬皆棄官復之辛卯舊歲省供億數千金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晉滇及留都持大體多異績時以名御史稱補天津兵備副使時妖人張道仙聚衆爲亂烏合至數千擾鄉棘衿肆掠爲暴州邑震動中躬擐甲冑督勵將吏設伏以伏一戰擒其魁而斬之脅從罔治散遣歸農者數千人復招集流移相繼復業者萬餘戶方敘功擬峻擢而中蹇乞休歸功成身退士林賞其明哲所著有酉野奏疏南窓紀齋集吹劒集易經紀蒙等書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徐甫宰字允平山陰人少負奇節才學宏博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時人未之知也嘉靖癸未舉於順天高亢自守未嘗私謁公庭至大義所在卽挺身當之無所避時人竊唾其戇益無知之者獨南明諸公相視爲莫逆交已而南明諸公相繼及第去而宰竟不售遂謁選得令武平將行諸公祖於郊宰曰夫言科舉則無以

踰諸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先吾與諸子期願各努力無負平生爲知己羞閩者壯之武平當閩粤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拊循撫抑溪流溢將嚙城爲築隄捍之城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斯城久圮爲亟完之近賊諸塞舊無城時苦剽掠爲築城立堡者三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飢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五日不雨者以身爲犧牲至期果雨邑中大風烈火盎

熾宰望風拜俄而風反火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徑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後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盗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

一空治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稔知宰賢相率走督府願借宰督府爲請於朝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宰至則又恐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宰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無何內召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督府復請於朝得留不赴召無何而劇賊果蠭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誠釋

從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悌縛林朝曦温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略盡督府上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身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岩箐四塞濵大海土賊島夷相煽亂宰下車或撫或剿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宰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擣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之患然宰竟以勞瘁致嘔血乞歸歸月餘竟卒宰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者卽諸寇過祠下亦必焚香載拜乃去宰之初誕也聞室中有

異香覓之一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庭戶議者知宰爲神人云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沈伯龍字雲卿嘉興人登嘉靖乙丑進士釋褐內江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以氣勢籠懾人爲漁獵伯龍獨逆折之不使肆直指怒已而伯龍內召將行直指盛氣而前盡發其行篋止俸餘十數金而已直指慚沮去邑父老子弟夾轂焚香攀送出境者數千人號哭之聲動地抵京拜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俱關切時政以是忤

執政意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有司
束手不敢問伯龍奮然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正
惟多難是效今小夷跳梁而卽以憂遺君父願諸君自
視何於是諸將吏皆慚憤請戰伯龍躬擐甲冑轉鬬而
前賊衆披靡皆反戈以攻兇囚授首餘黨悉平捷聞詔
賜金幣增俸一級無何而畲傜作叛督撫以九絲之役
太守獮之如雉兎先聲奪人是非太守不可遂以兵五
萬屬伯龍討賊伯龍曰天下有同事而異情者畲傜之
與九絲是也九絲玩於積儒非一大創之則國威不立

今九絲既平畲傜不無奪氣顧敢於效尤者未有以動
其心耳此片言可下何以兵爲况解甲未久不堪再戰
伯龍乃單騎至賊巢呼傜衆諭以禍福傜衆聞諭歡呼
動地曰沈父生我卽縛三渠魁以獻陞湖廣按察司副
使兵備湖南時督修　獻陵閹宦意在乾沒伯龍覈實
其數所省十之八雖貿怨弗恤也已而江陵父喪諸監
司皆爭先走吊惟恐後伯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江陵
敗復起江西按察副使隨轉山東按察使遂乞身歸伯
龍博學有才略而善自韜晦對人語煦煦然惟恐或傷

而一臨兵間智勇坌出迹其所自致有老將所不能及
者至時方嚮用忽抽身急流中復以其煦煦然者與里
中人相爾汝里中人又無不稱之爲長者若伯龍殆得
老子之術而精用之者與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陳洪濛字元卿仁和人生六歲而父景祥歿母貢矢志
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濛志儒弗願也母爲雪涕而喜
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文成觀師
功成退明江介邈然適也自是朗悟若神嘉靖庚子舉

於鄉明年與兄洪範同舉進士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濛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兩署司篆善爰
書諸所按讞皆手出老吏視其文無不讋服者滿考出
知河南彰德府彰德故多宗室恣横濛一以法繩之時
鄭王好文學譔四箴以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衆誣王
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卽訊濛爲白其狀衆危之濛曰吾
守三尺耳奈何令　上有蔽讒間戕骨肉名獄上止錮
王終身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九江盜區每傷敗
王旅濛至勅諸賊首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

長江宴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爲雄鎮、丁內艱、服除、補前職、兼轄楚蘄黃、濛益發舒、以慰潯陽士民之思、尋陞山西左叅政、蒞冀南、屬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於朝、遣使驗問、不服、乃賄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覆按、乃疏濛名與俱 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濛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濛兩平亭宗正事、皆當肯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湖廣按察使、楚故雄藩、而濛以彊明割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相訐、被逮、獄久不

具、濛一訊即服、乃斥其墨敗而寬其以微文中者、比遷去、寃令懷數百金伺道上、濛大怒叱之曰、吾豈以金故緩若耶、若不自愛、而且以私蔑我、令乃慚去、擢四川右布政、尋轉左、乙丑入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施州苗酋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濛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人深箐、陵高阻隘、發藺石、傳毒矢以拒我師、濛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斂其機、使石不得發、直抵砦門、斬其酋、呼聲震天地、擒馘餘賊以千計、破峒房百餘、中勢窘、乃按湖北

軍除二省、因先入疏爭其功、濛具言楚蜀異勢、而撫剿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濛、有大盜楊珂、爲楚蜀粵患、歲久愈熾、濛計吾不疾剪此、是遺不可爲之疾於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濛聞貴州命、而兄範前卒、感慟得疾、以畏簡書、故不敢請、至是上書乞骸骨、再疏得肯、未即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濛亟督師、出不意、一鼓平之、明年始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濛杜門養痾、謝絕世事、日以圖書自娛、瑩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事之如生、子

禹謨、既成進士、會覃恩得進階通議大夫、乃以手加額曰、老臣分填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清忠二字、遺子以報國耳、濛美鬚、夷度、飲人以和、宦橐如洗、而稱貸以急人、無怠心、詩文不爲名高、觸興即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詩文稿若干卷、藏於家、

廣西左叅政陳喻之茂義

陳茂義、字喻之、慈谿人、登嘉靖己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北兵車駕員外郎、時郭武定恃寵而

驕嘗以手札取馬價銀二萬兩大司馬與冏卿咸懼咈
其意首鼠不能決茂義奮然曰馬價　祖宗儲以備邊
郎御札且難之嘗札何爲者竟寢其請朝論偉之樞務
奏對咸屬茂義手出無不黎然當　上意者同官服其
才秩滿陞廣西布政司右叅議廣西地控百粵徭獞雜
居有土酋盧回縱所部刼掠爲郡縣患督臣謀討之顧
時無可與共事者比茂義至則大喜曰小醜不足平矣
遂檄茂義相機撫剿茂義親詣其地環視諸酋皆岩巢
犂洞上記曰譬諸鼷鼠山潛可不煩兵而定總臣報可

迺單騎往諭以禍福回即率隊長五十餘人歸命於軍
門而副將張經者耻功不由巳乃危言以激督臣竟縛
回梟首回黨盧仝盧派聞回死復聚衆爲亂聲擊武緣
諸城總臣始悔不用茂義言曰欲靖此蠻非陳叅政不
可茂義復單騎入武緣招諭之仝派知茂義來相謂曰
是活我生命陳爺乎投戈羅拜面縛如初思恩一帶悉
獲安堵敘功賜金幣增秩一級尋陞廣東按察副使兵
備瓊崖所轄深箐兕谷大積絕巘諸黎盤錯其中而羅
常那剛尤驍勇善鬬殺掠吏民井落爲墟裨將張世延
以戰歿賊勢益張茂義奉臺檄監左哨六月衝暑航海
勒兵擊破郎溫柳根諸峒斬首數千級俘馘招降黎巢
悉平捷聞再賜金幣加俸正二品茂義又慮夷獠雜居
易生他變更條上八議爲善後計海外法弛多墨吏則
繩其不戢者僚屬俱凜慮以承創文崇書院課子弟之
秀雅者瓊人尸祝之遷廣西布政司左叅政當是時夏
貴溪當國任愛憎爲取舍茂義未嘗以一字抵政府政
府銜之茂義慨然曰吾母老矣寧能改顏面以奉要人
乎遂拂衣歸歸而宦囊如洗復遭倭變燬其廬扶母走

郡城僦屋以居無慍容曰是數也惟恐傷老母心無何
而子順正登進士第輒焚香手額曰吾何修而邀天之
後福有若是惟有清白一節道兒子耳故順正歷仕餘
二十年茹苦若寒士遵父訓也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
國朝名士志人物志善惡紀錄燕石稿共若干卷行於
世子順正自有傳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 子國縉附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以文章名大家即海內所稱鹿門
先生者也方其爲諸生時即猇猇有千古之思抱卷伊

吾盡丙夜不少輟嘉靖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而成進士
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青
屬坤坤艴然曰吾安能以三寸管爲相君作私人乎謝
政衙之謁選得青陽令甫兩月以艱去服除補令丹徒
時江南旱飢徐沛間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坤馳檄
諸司得解其禁於是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貲收
糴於徐鄉歸而出糶踴者遂平又議於額外請折留諸
漕粟以賑貧民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太略
倣富韓公趙閲道故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

上臺使者輙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已而召爲儀
部郎亡何徙稽勲當是時坤名滿天下都人士無弗延
頸內交坤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郄遂謫判廣平
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慷慨之風坤以其牢騷不平一發
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每一篇
出海內爭誦之鹿門先生之名益重而齟齬者益眈眈
視思修郄而未已戊申遷南駕部郎尋改儀部亡何僉
廣西憲事廣西徭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
兕子等砦驁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之督府

應檟問坤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坤策之曰大征非兵
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而賊已走
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剿者如鵰之搏兎然伏於無形倏
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檟曰
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
牛饗士閲射角技四出遠徼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
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畫者以藥筆潛圖其山
川而聚沙指畫賊在目中矣乃命所部兵爲七道度道
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兕子砦而所過道輙幟而榜

曰軍門進十萬兵討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
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
且懾於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寨擒斬百五十人
是日坤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
佯應曰諾少選而報兕子砦捷者三蓋坤以鵰剿行大
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檟大司馬而晉坤爵二級癸丑遷大名兵備
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輛以禦虜衝嘗提兵戍
倒馬關制府楊博覩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

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槩坤。紀事命兵宮以歸歸
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先是海夷之訌東南
也胡中丞宗憲雅知坤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坤有
力焉以故宗憲遇坤最厚而坤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
中人羣聚而譁直指龐尚鵬遂收二三奴置之法詞連
坤坤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我
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坤於書無
所不讀於文嗜班馬歐蘇人爲詮次品隲而所自結撰
不爭奇於句字間今讀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耄

年稿率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性復慷慨重義
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䘏之終身不倦而
於宗盟尤篤貧而待之舉火若昏且葬者歲無慮數十
家平生所升沉訾謷及一切文字酬應無虛日似皆足
以損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竟躋上壽以終四海之間
而知之者又稱鹿門先生爲異人子四俱以文章世其
家而仲子尤有名仲名國縉字薦卿以進士初令章丘
視民如子視民事如家事凡所以爬搔洗剔必措民於
衽席而後已章丘人家尸戶祝胥稱之曰慈父以高第

徵拜侍御史明年討外吏向所齟齬鹿門先生者復修
郄於其子誣縉以刺求便地坐嘗謁章丘人憤曰賢令
如茅父而人求多焉謂吾曹無三寸舌邪詣闕白寃者
數百人當事不爲理竟調令淅川時流民嘯聚剽掠聞
縉來曰此仁人也願受廛而爲氓復爲轉穀以賑治廩
以哺一時登淅川民於衽席如章丘淅川人爭尸祝之
亦視章丘有加政聲籍甚擢南京屯部郎尋改水部以
鹿門先生九十壽使歸歸稱觴事竣之官榷湖陰稅𥚃
苛禁剔宿蠹商旅歸之如流水不三月而課足當一年

九月復歸省而鹿門先生逝矣官前後二十年出入數
四卒得奉湯藥含歛人謂孝感服除工部適報最痛鹿
門先生鐫職非辜具疏白之朝畧曰先臣坤任粤西不
煩軍興錙銖以鵰剿收大征功蒙恩錄擢忽受顯黜一
事而功罪迥異何以示沮勸倭犯東南爲墟先臣從督
臣胡宗憲晝策平之不敢希賞而更得罰比采廷議宗
憲業蒙洗雪而先臣何辜沒齒不白臣請辨所應得勅
命復先臣致仕疏七上始下所司以例格僅予閒住已
遷郎中視夏鎮河咸言沮洳善病人不可往縉叱之曰

人臣事不避難何不治則運道淤此何事而可辭爲卒
勤其官而水死將屬纊戒其子元儀曰無讀非聖之書
無行不義之事遂瞑鎮人相向哭失聲章丘淅川聞訃
哭祠下如喪考妣縉天性孝友鹿門先生病疽日夕不
稅衣冠而侍特婦蔡亦病或請視之縉呵曰吾婦方急
吾親親愈自起耳卒不一入視已而翁與婦俱無恙官
金陵以樓舡迎鹿門先生間奉游諸名勝賓客既集縉
爲鞲臂跽上酒炙先生歡樂之與賓客談詠與盡而反
都人士無不嘖嘖稱茅君能養志事嫡母逾於所生伯

兄翁積才高而放以酒自豪縉數規之伯不喜縉執禮
彌虔季維才高而文弱以詩自豪縉亦數規之季不喜
如伯兄而縉誨之彌篤季尋悟曰仲兄愛我季亦事仲
如仲之事伯縉又割腴田五百畝差五服親疏而周其
急名曰茅氏義田又爲義倉積粟以賑凶荒族有售百
金産者三售三反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孤幾沒豪
手收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曰武循畀杵之於趙孤也鹿
門先生以文章爲天下法程縉承家學其文汪洋恣肆
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以經世古
今事成敗得失揆度鑒別無毫髮爽援之以攻迎刃
而解所刪評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菽園詩草若干卷藏
於家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珝

祝珝字珍卿太平人福建按察司副使戒之曾孫也少
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爲文務以理勝選隸學宫
儕輩咸下之以貲入北雍中順天壬午鄉試屢上春官
不第歎曰丈夫欲自樹奚必擇塗而趨哉遂謁選授孝
感令尋丁外艱歸服除補知羅田羅田介萬山間民習

獷悍而負險絶爲暴客藪珝至則食咄瘖晝殫圖宣猷
視民力所急民財所詘而煦嫗撙節之殼其良而摘其
惡無賴者邑有大猾根株盤固更數令不能治珝廉其
諸不法具獄磔於市里社乃安時屬歲侵而　世廟且
南狩所過空杼倒囷則舉弃室廬而逃珝於諸應費並
從節縮復訂供帳簿要請於有司不得溢數而潛索約
省十之四次夏又飢民之殍於茅篁砂礫者比比相枕
籍珝便宜發粟以賑之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
復禁閉糴蠲逋稅以長活者殆萬計屬郡盜熛起補衣

白晝剽行聚落頗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翀決策曰邑
聯英六淮廬之鄙帶商鄧汝息之壓地深阻民雜遝不
逞類有所主故能爲變耳乃密緝奸孽爲內應者十餘
輩當以常刑尋餘黨復嘯聚壘於崇崖之巔席險負固
以稱亂翀圖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壓懸絕彼以地
勝固矣然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乃移檄徵諸路兵犄
牙誓師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憝授首
羣從即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盤結之寇一旦殲之
無孑遺當是時湘藩言善政者必首推羅田令他郡邑

間有滯獄疑訟久不決者皆願屬羅田令決之片言所
折兩造允服臺省交薦徵入公車而銓司固泥資格僅
遷同知武昌翀不以是不滿隨牒效職若令於羅田時
擢刑部員外郎尋丁內艱服除當補乃抗疏乞休歸翀
居官皭然所至以介潔自標尤約己務施於親族多所
資給或有負者每折券不責其償與人懇款見情愫然
一執於正不爲嫡婀猥瑣之習居家植德者十餘年而
後辛年七十有五

陝西行太僕卿商汝明廷試

商廷試字汝明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
主事明習典章事至燭照斧斷老吏謝弗如遷廣西司
員外郎奉詔慮囚雲貴所平反者數百人以內艱歸服
除補原官尋進郎中會虜入關下　肅皇帝怒本兵不
即發兵急援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廷試當按之
分宜相與郎有連遣所親屬廷試廷試曰兵之緩急在
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執政不敢骫
三尺以忤　上與郎俱死無益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
遂詘其資出爲黃州守黃楚劇郡疲而善訟甫下車即

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所攝與爲期期而不
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隸下諸縣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
訴者無所閡訟入立剖獄無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
立投庫無羨金吏束手無所爲郡庭闃如境內大治河
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近洶洶謂賊且
旦夕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廷試爭之曰尚詔陸
寇耳當走山東鼓飢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祗就縛耳
必不至調兵何爲既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
爭鬭而鬨所司輒以叛聞議者欲發兵以討廷試又爭

之曰鬭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爲守請身諭之廼單騎往衆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廷試與其長偕來見無臺竟不發一兵而土宇帖然遷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青州青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獄將刼出之哨聚數千人諸黨分部中外剋期而動值廷試初下車戒嚴賊不得逞廷試偵知其狀亟以兵掩捕之賊擁衆走濰濰故多鑛徒廷試曰賊若合鑛徒據險阻卽難圖矣遂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其降者千餘人度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勁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

陰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千餘人又不能捕廷試曰是可以計取也廼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所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廼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廷試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擒廷試在青平兩巨寇奇正迭用功甚偉而恥於自張捷書上兩臺又不敘所指授旣失兩臺意疏下本兵分宜挾宿憾嗾臺使掩其功而以罪論謫雲南副使備兵金騰廷試亦不鞅鞅緬酋莽造刺者脅三宣撫以叛廷試駐兵騰越閒以禦之酋不敢動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職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率高臥不事事馬政日隤廷試欲稍稍振之胥不得展廼歎曰湖山遲我久矣遂自投劾歸廷試曉暢物情氣定而識遠故隨其所至輒建樹炳炳識者謂廷試可肩弘鉅然天性夷坦旣不能婾婀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挾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家居踰二十年日惟課子弄孫自娛深究

黃老養生之旨其於一切嗜好淡如也晚更號澹翁以見志其學博綜今古叩之輒響答發爲文詞不事組繡而克然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所訂叅同契藏於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目次

經濟

明四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　子儆炌儆焞儆炟附

湖廣左布政馮汝迪叔吉　子若月若舒附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櫃

右都御史吳時來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四川按察司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兵備副使陳復卿茂禮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順正

雲南布政司左參政陳忠甫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贛州府知府顏朝肅鈐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國何鏜貞仲方氏閱

經濟

明四 共二十一人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 子徵帋 徵㷆 徵恒 附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當塗縣知縣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闖又橫索時太守有心疾將箕歛於閭右以供子木裂眥爭之乃已子木又謂

王長史曰王而體 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啓王王曰此賢令也即日命從官揚帆去明年歲飢力救有條民不知其無年擢虞衡主事領盔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子木立召工匠嚴諭之曰若曹不覩庚戌事邪虜酋入寇兵甲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弃令重治之中貴銜口莫敢吐氣癸亥虜累倖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雷司

空禮大嘉賞之曰此實心任事者使人人如此何職不舉未幾遷都水員外郎是時 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建甚多子木亦兼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進郎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成晋秩一級出爲建昌知府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兵爲備多江北人久之議罷奉令者失調護諸卒呼譟不散勢將爲亂子木急馳單車往諭之曰汝輩誠不畏死乎勁兵在近壞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屨之費以行脫介冑

反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搏顙曰公實生我遂羅拜去是日微子木幾殆擢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猺縣令寓郡遙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頗喜事妄議城焉子木曰此示之疑也猺將生心而直指李良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猺已謷謷譁馬猶不省設爲大言無何變起竟殺馬令上震怒命急剿之而開府郭應聘重發兵檄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檄至已正月來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會道中又大雪沒膝乃

粤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昔遂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子木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子木曰此引盜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寄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都指揮黃鶯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懐遠縣印殲其酋督府疏聞　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與廣東夾剿羅旁窮其穴拓地千里以功晉布政使為忌者所中降湖廣右叅政督

轉漕尋晉按察使遷山西右布政尋轉左晉中大飢倣鄭使繪流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為賑因命吏為粥以飼饑人全活者甚衆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雁門等關軍務撫晉三年功為九邊最制府疏聞賜金綺者三入為兵部右侍郎以父喪歸無何而閱視者有言調南京家食者且八年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　懿文太子四時有祀而　建文君獨無心竊痛之乃疏曰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　祖宗諸盛典無不曠舉獨　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郎當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為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於　建文者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祖邪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　景皇帝為比議追謚夫謚固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

次間稱號難定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豐鑾一祖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為留都誕育之區臨[illegible]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即其處或祔於　高皇帝之側不則　懿文太子之側廟祏弗淪儀典斯秩累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　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惟欣交暢於　皇上之善繼述矣奏上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報然時論韙之轉通政使乞身不許晉南京右都御史稱疾不赴歸里囘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子木狀貌魁梧昂然挺立為人慷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可

涯涘居官不上虛聲所經畫皆久遠計崇理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於家子四儆炤大名通判儆焞南工部郎中儆炌見官南京兵部尚書儆桓貢生

湖廣左布政馮汝廸叔吉 于若呂若舒附

馮叔吉字汝廸其先出南唐二延尚書後徙慈谿代有偉人父瑩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岳憲副璋齊名娶錢氏生子三叔吉其長也年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叔吉以子奇之齡河陽之表賈生之文宰百里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喜修文者武事未必備定五華隱五刃終非吹霜噴露寒暑筆端者所能辦而會洲之龍旱塘之湖二窟者聲勢相倚每出輒署里閭曰某日劫西鄉某某月劫東鄉某吏穉手莫敢問叔吉廉賊左右隣與有連者條逮之至諭曰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竄罪浮於賊吾姑貸而竄凡賊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詰有泄者先且族而家於是嚴城中宿互擛者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趍行者一意伺賊入城路頃之一賊魁入城隣以告立擒之其黨未知所出居數日復一擒之居數日又復一擒之賊徒震慴匿旁

空舍不敢出叔吉乃令鼓人搋鐸羣吏弊旗車徒無作銜枚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孥以歸於是四郊五涂戶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叔吉曰家以垣籬限閾爲域國以山河城郭爲護金城鋏郭寇不敢賊吾豈以門戶爲戲經營爲擾乎乃雉之甓之錯之不傾之地即言者交口不便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民依城以完僉曰馮侯生我未幾召入爲小儀尋丁內艱中蜚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擢徽州丞遷守池州進江西憲副復左遷晉少叅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大江之濱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淮物衆藏奸地寬長孽於是萑苻之間潢池之警在在而是叔吉於濱江設皖城荻港二營置二樓舡舡有艣翼以戈舡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梭舡游徼江上以察軍慝搏諜賊嚴夜行行者執而鋸其舡之首於於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鐲鳴若常山蛇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壑飛騰揚么李成之徒亡所厝趾賈人千弘舸巨艦連艑接艫風停雨歇郎野泊如登堂與江賊既遁鯨鯢不波而又虞其恣於陸也

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
柳選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叅軍爲中權以二萬戶爲
犄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百道亡飛走之虞金陵
鞏金湯之固江右燕浙諸隣封亦俱桅桅上矣復從江
南轄楚右丞尋晉左僉僉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申
飭漕艘剗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無何而丁外艱
歸遂絶意仕進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惟一
意督訓子弟甚嚴二子若呂若舒次第舉應天舉南宮
遂有名第而復以其訓二子者訓從子若愚及婿張九

德俱以妙齡成進士駸駸登膴仕未艾也說者謂二廷
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今復見於慈云叔吉爲人倜儻負
大節氣局宏廓而內周詳爲國家肩巨任重不避仇怨
法所不可不移如山斷在必行雖賁育不能奪歷仕凡
三十年其經濟大略出自天授精神所鼓金石爲飛雖
簿書猥瑣靡不精核而籌畫兵務尤其所長孰謂修文
者而不必諳武也然負氣巖巖恥屈意權貴而忌者亦
用此修郤故終不能取大位掄材者至今惜之卒年七
十有二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

卷藏於家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檟

范檟字子美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
事管節愼庫涖事日啖餅數枚以廉謹稱得時譽當事
者因欲致之門下檟不肯往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始
補刑部進員外郎歷郎中出知淮安府時倭騷犯塩城
轉掠廟灣實淮安地檟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
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檟所自將卒屯
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匱
檟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甓墻築堡
因塩商積粟爲持久計檟度賊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
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軍門已截
留運糧五萬石檟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
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
就舡中減價糶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
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
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

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
撤之櫝傷廬置敝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
諸郡括丁夫候役呼召甚棘櫝略不爲備倂漕院大憂
之召爲語櫝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
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
奈何櫝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
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僦直
趍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
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

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櫝進曰
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
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固
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
君有心計者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
饍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櫝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
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鵞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
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繇應奉乎撫按然之爲
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饍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

供費巨萬計比至櫝遣人持鋋金迓於塗遺王左右曰
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
三泊供秖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
出羣盜謀刼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
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綮者
日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
櫝心疑其爲盜也陰遣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
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鬨相搏縶以來而
戒曰慎弗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櫝命輿謁客西門過街

市搏者前訴郎收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
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鬨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
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
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
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倭侯捕賊首已遁其拏
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
餘賊潰散是事微櫝且不測邏吏皆悉誅死矣其無何
而王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
時亂後漕院以其多費也議合之櫝意弗同漕院怒謚

舉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
令人邀櫝櫝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
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於是摟遠
歲逋租爲罪刻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櫝竟拂衣歸去之
日郡人扶携悲戀婦人女子皆登堞而號或騎馬拏舟
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返櫝於學以力行
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
者以爲老生其論事明足發知勇足立斷仁足堅守刀
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卒年八十一

所著有洗心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於世

右都御史呉時來

呉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
官會倭夷發難蹂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卧疾
時來攝城守復奉廵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
各以死守蒐巧匠作壘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
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廿矢弓矛槊必習分
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上女墻保於城者以萬
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
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納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
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汚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
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
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呉總臣討犒逾
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
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冊人
導之入以次受犒恩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横
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賛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
數輩日犒之以狗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

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
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
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
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
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强弩數十人扼其
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
虞且淖寧安能登卽登從高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
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頻以苫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
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椽夜遝卒運之城外以爲木

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檇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隄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而

本始所爲緊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分宜父子横甚廉其牙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洊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諳解韜鈐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搰者纔如累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擐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

貔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壅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竪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生而穎悟絕人幼學即慨然志古聖賢往往離訓詁自爲悟解洞窺性理秉心高亮規行

矩步不媕婀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己責嘉靖己酉舉於鄉適母喪廬墓三載丙辰始第進士授行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通等倉時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濟卒没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巡漕使者噤莫敢發鯨方在事單民按贓故陽不爲理漢意鯨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贓考訊皆伏論殺之又請裕邦儲飭漕政四事皆稱旨施行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廒惟便繇下令禁革官軍一體惟官所界不得自請從議罷游邏魚脹餽之至今出按河南

省驛遞冗費以蘇民力中使相戒毋入洛境是時伊鹿人與楧者生而兕囘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　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湊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鑛盜鳴鏑之雄爲爪牙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狀曰何　上春秋高詗中朝有故郎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詰華亭徐文貞相國請曰有如轍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佽咸寧王伯安者相國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

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鯨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網何釁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距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之相國太喜鯨馳至河南以叅政耿隨卿徙隨卿倜儻多奇略謂鯨曰洛陽所能縱橫四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鯨因諸隨卿遂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歎息已而相對坐久之垂淚烏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隨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潞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厚隨卿不疑相與伏地泣曰耿公生我隨卿復謬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若輸心共計且以若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隨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謬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吾當貸爾一死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詗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騎且夕且報庶人先矣

乃奏記相國以間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上書大司馬言狀大司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與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人橫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汚寇起鯨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駐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駐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召王鑑齎牒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康

罔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
陽獄國除沒入其貲鯨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
數百萬諸宮人多強奪民間女護衛多亡命請以沒入
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報
可而羣璫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
報鯨勿堅持爲身家累鯨不可曰從中宮是滋蔓也鯨
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
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受
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

後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騷
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舡所過橫苦鯨請
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
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時德安接
壤汝南多萑盜宜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
漸不可制鯨請改德安屬鄖陽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
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
上怒杖瀕死下錦衣獄且論辟鯨與給事中馮成能昌
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媿死奈何坐

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瑞得不死九月提
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
傾化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列校要郡
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典令高世
儒爲平賦法令羣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勳衛
上可其奏莫敢爲辨鯨抗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
良臣不顧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
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湖廣安
仁縣典史陞寶慶府推官南京武選司主事改南京吏

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士
習文章爲之丕變時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願
指當路囑祀其父鄉賢祠鯨嚴詞卻之楚王昜王朋橫
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萬金賄不赴理官楚者
以朋爲金穴莫敢問時鯨視總憲篆獨置之法論戍邊
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不爲動武昌夜失囚鯨聞報起
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檄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二年
四月校士湖南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遊南嶽著祀南
嶽文如春陵祭濂溪先生過寧遠著舜陵辨九月至長

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於岳麓席地旁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復大會諸生於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參議鯨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悉足者道德功勛既修　世廟實錄核楚事闡潛德崇真儒時宰以爲異己遂以試貢事修孰鯨了無慍色亡何而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銜鯨從旁贊之假以大計奪其官鯨林居介特不問家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家

粗食糲日以講學著書爲事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鑄不可闕議十七年丁丑著易學義林書成歎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賁之繇鼎革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有前知者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五鯨歸田十有三年會　神宗皇帝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首疏於朝白前權貴淹抑狀請破格擢用嗣是而臺使者歲列薦剡前後凡十八疏當事者竟以常格題詔准先朝直諫贈卹

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致仕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未幾其門人祀之於慈湖學使者祀之於郡邑而楚人郭正域爲之論曰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使顏先生而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君子以爲知言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內艱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出知盧州府甫下車即謁宋包肅公祠爲文以酹謂孝

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世乃人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瀚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一時翕然向風稱大治無何以外艱歸服闋補大名其治大名也一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檄召游食飢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郎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謁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傾春秋之

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艴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絶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張守文武才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陜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被誣逮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遷福建叅政轉山西右轄直指某者欲庇私吏不得撫瀚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以爲罪疏上瀚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光祖爲吏部郎爭之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蔑也祖與瀚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瀚者寧罷祖然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尋除陜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陜西瀚敭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踩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本兵不爲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飢民嘯聚當事者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飢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兵部左出鎮鳳陽督漕運亡何而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充

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兼風入寇瀚蹙賊於揭陽馘其魁已而俘金轉戰海上大破之捷聞詔賜金幣瀚以一本勢張甚由左廣大帥逗愞偏裨不用命以致猖獗如是乃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瀚聞變即遣中軍參將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回兵即與大猷夾擊一本賊巢授首餘黨悉平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瀚業奉旨錄秩二級適左廣賊平便復原官而功無所敘新鄭入

朝起撫陜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再進工部尚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瀚名以聞　上謂瀚夙望素著超次特簡瀚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絶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稱精　上賜宴若令貪殘者逮遣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　上愈重瀚凡圜丘方澤祀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之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示寵無何而江陵喪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

陵亦自爲牘風瀚使留巳曾郎請罷議瀚若不論其意
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郎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
陵復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巳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謹
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參留御史大夫名疆事
至不能自持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
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瀚北面稽首曰臣
髦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而與同
郡縉紳年踰耆耊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
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

歲戊子去江陵敗巳七年 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給
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癸巳以
天年終訃聞賜祭葬謚恭懿 太史焦竑論之曰當江
陵柄國時推太宰兩京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
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
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
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
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
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窺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
如清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與雲雨爲天
下澤也可謂知公矣

四川按察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葉應乾字際清慈谿人父允揚同知灤州應乾年十六
隨父之灤以故籍克京校弟子庚子領順天鄉薦越六
年而成進士授高安縣知縣考最陞南京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改駕部郎中聞灤州訃奔喪歸而忌者誣以匿
喪竟用京考鐫秩服闋補兩淮運判以薦同知揚州府
事時代守爲政會景王之國他郡多以供帳不辦致

有煩言應乾率所屬跣更迎之湖濱廚傳井井具諉從
事斂戢如無事然而興化有重賦萬餘邑人苦之邑貴
人方秉樞柄欲移之他邑以庇桑梓應乾曰興化固竭
澤奈何以鄰國爲壑乎固以代庖辭坐是失貴人惟勿
恤也遷南昌府知府秩滿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建昌
建昌居邛僰間地險惡六衛衛長日惟蠹食其下以潤
私橐戎政久不修應乾登壇下令比什伍而訓練之懸
賞格以勵勇者於是人人超距就節制會土酋安忠死
忠妻鳳氏自請襲官而從弟安信謀奪之夷俗兄死則

妻其嫂鳳氏守貞不聽召家衆血戰以脫當事者寬信
不深誅而信益衝決自恣所戕害商民無數商民訴之
信自若月朔猶以戎服見而擁甲士自隨應乾所部經
歷黃清智士也應乾使之陰布部兵於外而令材官有
力者尾之入應乾臨陛立呼信跪堂下數以諸不法事
叱令縛之信懾不敢出氣遂伸脛就絆而甲士在外者
見所布部兵按劍立如堵墻不敢動皆奉首竄即檄鳳
氏兵擊其餘黨殲巨酋三百人境內始定而滇南鳳繼
祖亂起殺僉事張澤檄甚檄至應乾討繼祖娶於會川

故與連衡而會川者建昌所屬衛也先遣兵守金沙江
以扼繼祖之至已而繼祖果以萬衆渡金沙遂合滇師
夾擊之應乾躬擐甲冑冒矢石為將士先士勇百倍遂
破其軍繼祖以隻身跳匿山中不敢出向鳳氏故德應
乾而其母為繼祖所害每欲復仇而未發應乾知之密
召鳳氏至授以方略使圖之鳳氏使間間其所親者為
內應而自以兵蹙之遂斬繼祖事平應乾當以首功論
讓於滇師而自居其次兩省方以功上而江右直指撫
其舊事詆劾之遂落職歸歸而著田間冠日召故父老

與論桑麻較晴雨絕口不談往日事而蜀滇兩督府不
忍以言者故沒應乾功謂應乾才兼文武堪大用疏四
五上有詔致仕仍敍擒安信斬鳳繼祖功兩拜白金文
綺之賜應乾即以所賜金营葬於玉麟山陽北向稽首
曰臣死骨且不朽矣居恒神王無他疾亡何而疾竟不
起呼諸子訣曰古言之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吾乃茲二
者死不媿怍遂瞑年八十有四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刑部主事杲之子幼英敏不凡

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語安南事祖曰是必克夫以聖
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客頗刑計客奇曰是兒雖
小已有食牛之氣異日當以經濟顯嘉靖丁酉年十七
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近塞
而衡民不勝後多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為四十里以甦
凋弊又為設法築城以捍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
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郄其牘祖乃自具疏上之辭
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
能難也邑多輕俠為盜櫜祖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

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苗異
志不悛乘祖入覲嘯萑苻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
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䛏後令至柟爲具饌
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罹大辟坐繫者十
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柟爲謝祖曰
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
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
命祀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
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濩

嘖不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
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祖持不可
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
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
請三輔乃安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
騰貴祖故緩之馬盜集所省緡錢視他邑殆半令濬四
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臣祖祖不
應得南京禮部郎秩滿之京分宜嵩稔祖名語人曰陸
君睢我符卿可得也祖不徃會給事吳時來劾嵩視與

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祖南冢宰王用賓力救
之得免遂以母病乞歸尋母喪服闋值嵩罷起禮部郎
尋轉儀制司員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祖却之
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祖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
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慚稱疾去景寧
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祖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妻非
語不足聽　上從祖議　皇孫生裕邸祖請告　廟受
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陽　聖母寶鑑中外翕然稱祖

有卓識未幾調吏部司封郎已轉文選祖雅有人倫鑑
知天下士如別黑白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
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逢
時曲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掛人齒頰祖力爭之謂
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崇古等得無
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墻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官所
排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地自
負南司空缺祖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
時祖已陞奉常典屬國矣衡嗾言者論祖恣橫內璫復

有從中構者遂得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皇帝登極言
者謂祖不宜久廢起丞南太僕歷遷大理寺卿以外艱
歸服除起歷兩京大理召拜工部右侍郎初祖與江陵
相公同年友善及江陵在政府祖引誼規諷甚切及奪
情祖遺書開諭江陵不納意雖銜甚而未有以傷也俄
論改折祖固請輕之江陵變色曰公爲豪地邪祖曰我
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
也江陵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祖祖復罷江陵卒
起南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

逢當路祖獨謂江陵府權耳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
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爲南工部尚書力請歸又三
年起南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祖曰獄法司
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炎不受屬爲御史劾祖抗章論
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
事竟白已改吏部尚書庚寅召入爲刑部尚書明年吏
部尚書闕廷推祖　上雅重祖名遂拜吏部尚書抑僥
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謁者毋入中
涓書時中旨用二臣入內閣祖言廷推舊制毋壞　祖

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
絕踪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
已復請旌廉吏示奬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
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祖爲申救深
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祖者祖遂稱疾不出無何詔
許歸時大學士王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
門觀者嘖嘖歎息云既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
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
逝浴已危坐而瞑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訃

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莊簡祖自少有大志嘗
書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於案以自勵平
生推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與人交披示肝膈杜
絕機械富平孫丕揚向爲御史論祖祖曰孫公賢者寧
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殷勤謝之其後在事
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
亦嘗論祖壬辰大計祖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推若無
纖芥晚年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曰何不登
用後進爲將來地祖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

庶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岩穴矣吾何敢先身
謀而後國家自通籍以來六仕六已雖半丘壑未嘗有
所攀附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
久而愈重且信蓋祖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
繫吝祖之心一於為國故任嫌任怨不為雷同可謂凜
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兵備副使陳毅卿茂禮

陳茂禮字毅卿慈谿人八歲善屬文人稱奇童稍長博
綜墳典至太乙神經奇門秘術無不通曉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沮塞言官議開
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　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
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
歷膠萊視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磧既難開鑿而
泡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
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
逆覩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
金錢以億萬計未幾而鑄錢滇南之議起大司空難其
人復請以茂禮往茂禮身集父老于庭相與斟議長便

計估平允多寬假不責旦夕效以與小民爭利小民樂
從之於是鼓鑄乃定歲以為程益大司農金錢以萬計
當是時無不才茂禮而以大司空知人善任使也丙辰
倭蹂東南急甚大司馬憂之以為非茂禮不克請改授
茂禮兵部郎以參謀軍務往時倭困江陰久知縣錢錞
以戰死督臣命茂禮往援茂禮選銳卒三十人駕小舟
直進倭奴舞刀跳躍兩岸上我兵欲射之茂禮曰不可
此誘兵也即微服入城次日倭駕三十六舟沿城重載
出江口掛篷如飛最後三大艦倭酋坐其上見兵匝城

外止百餘人遂棄舟登岸邀戰茂禮連發三矢殺其三
柁工又以火箭射其風帆諸倭還舟救火與前舟相隔
里許茂禮急檄水兵總張成張祚等邀截江口諸兵躡
而圍之茂禮屈指籌曰兇在明日午時翌午果斬首
二百餘級而我兵無一傷者是時倭據沈庄為大巢分
兵四掠萃於乍浦茂禮聞報即督永順宣慰彭翼南都
閫李經戴冲霄等官三十餘員自乍浦入為右哨扎營
未久茂禮忽見異氣起營上急令移營數十步倭忽發
礮震故營如虀粉大小將吏惶懼震掉勇氣百倍茂禮

乘而鼓之躬率精銳突其中堅且傳報各哨呼曰陳恭
謀已從南道攻破賊巢矣於是諸哨從之無不一當百
遂大克斬首千餘級而賊酋徐海殲焉倭悉蕩平時丙
辰八月二十五日也以功擢江右清軍兵備副使姚源
故巢賊盤據支蔓僉事尤烈全軍覆沒僅以身免賊勢
益張而茂禮適下車巡撫何顒聞之大喜曰賊不足平
矣即以兵屬茂禮茂禮分左右哨三面進兵約日同發
而獨空其要路一面無兵潛令指揮某率精兵三百伏
於某道側戒之曰某日某時有衣色衣而奔者皆賊也

為我悉擒之賊聞三道進兵而一路獨無果易服而逃
伏兵起掩之悉平撫臣上其功擬峻擢而前以膠萊議
沮諸臺諫者多不平遂交章詆曰是年少喜事務峻節
以邀名可備邊方之用與冢宰鵬素知茂禮賢乃改備
兵瓊崖而出諸臺諫於散地茂禮屢疏乞身不許不得
已冒暑往八月抵任以夜夢三老人貌清癯而衣冠古
雅召茂禮與奕蚤起見寺後三古松茂禮悟曰吾將去
矣遂濡毫作梅花百韻詩正衣冠而逝時年三十三所
著有大六壬十二卷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宋應昌字思文仁和人登嘉靖乙丑進士第知絳州陞
刑部員外郎歷戶刑禮三科給事中出守濟南累官山
西河南山東江西福建諸藩臬左右使進都察院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陞授經略以
三品考贈祖父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本東
征功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昌少有大志自為諸生
時即以匡濟時艱為己任故文經武偉無施不可其守
絳州也嘗奉檄查關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

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昌即疏陳撫賞不便者三
巡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虜對昌輒據諜以聞陳防
虜七事江陵怒遂出知濟南後累官藩臬恭伍諸軍事
未嘗以外補有怠心已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海防復
營衛巡司諸舊制談者目以為迂未幾朝鮮告急廷臣
皆相顧咄唶歎服昌之先識而經略之命下矣壬辰初
倭奴舉六十六島之眾當劉暐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
遑東顧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虜王子臨
海君珒順和君玒發靖陵恭陵二王墓八道三京殘破

幾盡聲言内犯京師戒嚴詔拜昌兵部右侍郎經略薊
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將經略創設大將軍
李如松爲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制器又會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昌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
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昌昌曰我奉命討賊
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十二月與李如松踏氷渡
江惟敬復謁執款議如初昌屬繫軍中不許更入倭營
而議討賊益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
垣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昌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列布

鈇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煙蔽空吾軍合解蘂仰面肉
薄而上諸門皆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
無筭行長捲營遁回王京李如松輕其屢敗走探地形
猝遇重圍如松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
援兵復至倭狼狽解圍走當是時王京聚倭有三十餘
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
可復也昌方晝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
陳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遊於浙江進不能策疲病
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

山十三倉糧盡而倭始棄王京夫昌又遣兵追擊至南
原與淸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
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昌
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餞江亭高麗人
傾城相送至數百里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
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
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言者顧以請封撤兵爲昌罪夫
其官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昌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
封不在昌也昌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朝議撤之則

撤兵亦不在昌也昌提軍絶域身經累戰夏冰暑雨冬
偃氷雪食無塩酪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内之
倭爲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任事者負國
乎抑言事者負昌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歲月蠶
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
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之昌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
陛辭上遣黄門陰瞷昌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
人賜金綺以寵行比至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昌感知
遇每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輕挑豫築關置候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輳旨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則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婁江王相國錫爵論之曰經略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戍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略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為遲速語言以譯為

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執從倭去則張小為大飾緩為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敘錄有旨何忍不一為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觀此而宋公之論定矣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顧正

陳顧正字觀甫廣西參政茂義之子舉嘉靖壬戌進士出知金壇縣縣多權貴人能以其重持令而豪奴白晝攫金侵奪人土地以為常顧正首治之犯即傳法無少借吏廉其豪喜訟者创一二人以徇頑民持牒至者望縣門輒反走久之無訟而縣稱大治比代將發忽流賊入邑亡所藏金民鬨之兢以私財抵所亡無後時而權貴人以是泄其不平遂中以自簡量移上蔡上蔡俗務閒很將鳴鏑駿馬殺越人于貨顧正臧其魁嚴保甲申要束道路以安滿鎮地多沃衍民假繕城墳為名侵二千餘畝顧正廉得狀奪還官歲輸金為廟祀牽餘扉贏

貧者縣官費歲以千計遷大理評事先是司封駁者慮持法之不威寧懺皺以徇顧正凜凜三尺辟則辟宥則宥所不與法比者駁亡數　神宗皇帝初載江陵秉政務束濕金吾緹騎閒引繩批根獲妖人王之奇當以不軌邀陞賞首從八十餘人俱論磔顧正駭歎曰律稱不軌謂謀危社稷爾妄一男子左道惑人法當死彼蚩蚩者何知而與同坐再四駁之小司寇執不已以白政府江陵雅知顧正峭直厲聲曰大理是評駁之司部擬未當頻駁何嫌刑曹始改之奇等三人為首者坐死餘並

徙杖遣有差天下以爲平歷寺副正遷南雄守值歲大澇嚙民田數千百畝虧賦額顧正請以粱稅之羨足之遠邇擊頌稱再生時大征羅旁徵募驛騷顧正以蔾菁路雜恐民越境罔知或失足扼虎口秖濟盜糧耳上計督府請改折輸銀募近民遞運給軍迄恃以無患轉雲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安普署在會城沐國之所彈治僕御闌出爲奸利亡詎何顧正飭躬率厲一切以法繩之莫敢譁外艱服除補貴州威清道兵備威清入滇孔道百粵西臍茂篁懸棧間酋長多黠猾難治滇臺檄捕叛酋繼榮顧正諜知繼榮與土舍隆串密乃召隆密授方略飭與守備丁繼文知州劉承範夾擊擒之俘於滇魯溝當滇粵交粵酋岑氏世雄其地時時剽掠爲行旅患督府議剿之顧正曰此夷猾故習可不煩兵而定乃親行部遣檄宣諭國威責以大義岑悟輒縛戎首伏法朔兩營分兵防禦官司其市有掠者輒械以徇沙酋與斬酋搆借兵安國亨報困澗浹顧正乃密遣瀰陽守備發貫激澗夷兵邀殺事已而酋陡虜挑釁大駭顧正即移文國亨曰本官世受寵厚何至貸兵使殺自折文罔此

必種落納賄弄兵以狀來安氏素驍勇爲諸酋冠忽創官兵大懟省檄語開端委罪即對使頓額謝而遣一二長官請命二酋聞之膽落蓋顧正控制諸夷奉揚　皇靈寶身以羔羊素絲之節至鎮斥諸司餽遺安氏奉八百金爲壽拱其使加詬讓卻之逌然明之儔乎故寬之則撥而承恩威之則弭耳伏罪進布政司參政移守新鎮無何而播酋楊應龍兵起兩臺將按覈顧正因婦畏疾遂以齋捧歸御史大夫以避難論調明年大計進官貴州按察使特予致仕歸而囊橐蕭然不能搆廳事拮据九載僅完一堂家食二十年領袖諸簪紱而恥爲周容長吏有疵政則趣駕往面正其過嘗自贊云無宅陽無道履服官三十年不知有身居鄉二十載未嘗有己載籍墳典供吾求青山白雲爲吾侶卒年八十有四楊太史守勤論之曰嘗觀顧正之檄岑氏撫安酋與參政公之定郴慶武緣事先後若合符節然參政竟爲忌者所掩而顧正亦杜門不言功矜不伐固其家法也至若勇退急流養高洛社歷歷乎蘇氏之風擁居無嫌褻之色嚙齒不言人過而於抗小善惟恐弗及其於表正

閭里洶洶若仲弓之於元方云

雲南布政司左參政陳忠甫觀

陳觀字忠甫世家餘姚開原鄉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陞車駕司員外郎歷郎中尋轉武選司郎中內艱服除補原官練達機宜材識卓詣楊大司馬深倚重之出為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衡永郴桂諸郡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觀討之觀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路轅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

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劫郴州桂陽觀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數百計招降餘黨悉平廣西賊常銀豹大駕樓船泝衡永江大掠諸郡觀又督兵擊之江上將兩廣征古田猺徵軍門檄觀為備乃觀大振兵以張軍威聲開八桂蒼梧間虜為巍魄兩廣得克奏首功者觀犄角之力居多猺人既平則給土田立營堡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粮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者入賀　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已陞雲南布政司左參政而竟以勤勞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邸楊大司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郎鄉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息其喪歸故里先是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衡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觀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金學曾字子魯錢塘人嘉靖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內管庫鑰出榷荊關俱以水蘗稱其剗姦剔蠹甚心盡一者載在令甲至今遵行之晉都水司郎中治河張秋改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楚學稱使者時江陵相公方飭學政議別革勅已而曾烏鳥情深不能待郎策

蹇出都門江陵不喜郎請逮制勑房官褫其職同官多慮及曾曾不之顧也及家而牀疾方革得覩飯含以為勝三公遠甚何論督學服闋仍楚命時江陵所飭學政以功令奉之矣其法首禁講學次汰生徒皆務一切摧抑剪棄之術以為切磋靡襲道將在是而曾獨不以為然所頒教約首令講學曰學不講則師與弟所崇何業弟謝遊士封別館而設皋明倫之堂環橋泮水之次月[illegible]周集不厭也凡士抱牘求試懼予新令不待前旨一試再試正收散收兢兢惟遺珠是慮士或以急于有司

有司俛以新法爲齮齕曾令具副狀於其庠庠師不時
以聞而輕重調劑之其他如賑卹之周銓補之速凡所
以休養士氣者無不至而於江陵所申飭則大徑庭矣
無何而奪情之事起曾曰是可令楚士見也身爲楚士
先爲十揭以上江陵江陵不之省遂欲投劾歸而適有
滇南叅知之命未幾楚按朱璉之彈章上矣曾喟然曰
吾固待此久矣即日歸築別業西湖之涘日奉封公杖
屨爲詩酒遊江陵尋歿臺省交薦補閩臬仍鐫秩爲僉
事其所司者則屯塩也甫下車即首飭塩法次申屯政

尅修墜去甚不知更幾而所獨創爲後人奉若蓍蔡則
冀塩編屯二法也閩人至今賴之遷江右兵備副使時
江右歉飢民多揭竿稱亂巨室往往以擒勦請其流民
入城殍死巷陌者至不勝瘞曾日夜倉猝求所以散萑
待幾須臾死者乃榜諸衢曰朝廷惜飢民不惜亂民其
急歸里甲以候賑濟者爲飢民其搶攘道途終不歸里
甲者即亂民亂民行且斬矣乃急趣守若令躬入里甲
家諭而戶曉之差等其所宜貸而人授一籤隨勅他吏
裒粮負錢以從而驗籤給貸籤行若流水而錢米之屬

不脛而遍一時之饑瘡塞亂者亦塞矣呼啟定變兩臺
諸大吏俱斂手以爲非金公莫辦也他巡道或議驕斬
亂民八十人者曾爭曰民聚求食詎曰亂乎即以斬八
十人聞上 上驚非常必不許無爲也他巡道乃止量
移湖廣布政司叅政以外艱歸服闋仍得楚轄湖南之
寶慶時旱流殍載道至省即發廪賑之次礪墨吏次誅
豪蠹次告余隣郡次講義倉積聚而枵腹之民稍稍果
然由是而議辰餉議五開銅鼓之屯議班軍歲例議長
沙之黔餉議大荊郵政議屯田議比徵議僉解凡可以

造福地方者無不以身殉之即犯當事之忌騰豪猾之
謗不顧也曾至是巳三入楚而涖湖南且三載稱久任
矣縉紳士民無不信之如蓍龜戴之如父母即一飯無
不喃喃頌祝曰此金公之所遺也績最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璽書節鉞鎮撫閩閩固曾舊所撫循知其疲
而倭方蹂朝鮮南北騷驛曾乃指日時艱日夜求所爲
事之鉅具棟者首簡戎器治艅艎練士補伍游備一新
策倭所出沒多在彭湖乃建寨壘戍以遏其衝倭初至
令急擊不使得聚艅艎力乘風霆犯屢有松下烏坵浯

嶼銅山及彭湖南澳甘山之捷自是倭不敢輕犯閩又遣間使諭薩摩君長義久等激以復仇圖秀吉義久感動密擊朝鮮中路兵歸東西諸路倭懼内變遂解而歸以會謀秘世故不盡知會亦不自言也是月上偵報平首天亡疏嘗是時經略之師巳老須封之使方逃廷議且將有息兵棄朝鮮之說而閩偵適至有旨令馬上差人傳示經略使之一意用兵東方之局所由以獲勝算者會之以也既不得與當時宣力諸臣同受賞格而顧以小事失直指意竟有冒餉請覈之疏明年代者爲張

御史應揚復疏申理始奉　旨准銷而會之深謀巨伐竟無有白之者請代疏凡五上始得歸閩太常丁啟濬之言曰釜山之役島夷耽耽吾民以綴三韓之師境内恇擾先生飛粮坐甲事事有備倭得無南最後倭遁歸則酋長犁髮之報閩實以精諜先之閩功最奇而錄者後之心最苦而忌者抑之由先生一意公家不能俯事言路遂見擯捨嗟乎安有大臣爲國家紓大難而簡髮數米自同有司者先生既不自明閩人舌短復不能爲先生力明於朝以歸居東之家閩負先生其　悲夫讀

太常文而會之功有不可湮沒者矣一入里門即以剏身名教子弟回風俗明正學爲事干牘不入公府而事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纚纚言之時與諸宰官與蓮池大師結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舫所到飛走游泳之物無不爲之廻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辛年七十有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顧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謁選學正通州改贛榆令贛榆瀕海地确鹵其民呰窳

歲洊菑鈐太息曰戹甚矣抑何剏以起之乃悉意撫摩爲斥滯磨易耕牛種粒辨秔稷所以異募南人之良於耕者導之力穡且晚巡行壠畝間隨所至坐樹下而聽斷焉如是五年元氣乃還百姓熺熺以爲樂土考最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粵西粵西八寨故挾六十三山爲梗幸三歲一剿十年則粵東西合剿謂之大征鈐乃謂其開府曰八寨固禍首八寨靖則諸魈䝟敢索死草間且無弗畏死者既窮矣乃虔劉吾赤子以充俘馘若而臣固滿誅人耳吾何忍爲於是披腹示土司無不

向我願爲我奔奏者已而八寨果肆蟄伏命爲鄉導我
兵隨而殲之不兩月八寨平卒罷大征兒省軍興舊計
活民命亦鉅計顧無奈諸漏誅者恚何也尋以艱罷服
闋補江西道奉勅按楚已出都門矣中讒者言移贛州
守贛固多谿峒竊出殺掠人屬岑岡諸巢叛敗南雄兵
劫龍南定南二縣郡中震恐是時中丞某選懦不入境
守巡俱闕鈐毅然決計僉猲乃大發官兵當賊衝而陰
用土兵擣其虛遂擒渠盜王清等李沛追乃降中丞某
聞已得賊而先所遣帥官兵者欲張其功又係纍老弱

及近境居民五百餘人以陷中丞某鈐曰是何辜盡釋
遣之止錄前所獲三十餘人以正法中丞某怒甚而部
使者又欲縱李沛鈐曰沛降在敗後安可縱竟梟沛首
於市中丞某積不能平遂肆其妒媢妄作蜚語而鈐無
堪齮齕遂弃官歸鈐在公不計私在事不虞詐前或挈
我後或猗我忍不顧惟知如是爲盡乃心恪乃職即奉
以周旋已爾顧直道難容弃勞臣若敝屣每誦龍蛇之
章以爲歎息鈐孝友之性老而彌篤平生急義若渴其
憓人若羿無問戚屬及所嘗知識罄橐周之不以貧爲
解湖山詩酒間亦浮沉俗間然絕不受淄於俗評者謂
古人腎腸先正儀矩云卒年七十有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　汝璧

鄭汝璧字　縉雲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初授刑部
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儀內諸錦衣緹
騎主緝不法者健役貪功以鷹擊毛鷙相師獄辭多誣
璧一一反之且令衛校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
時江陵公初秉軸銳於求才聞璧治狀以爲絕倫欲調
璧銓部銓部忌璧能以璧來或出已上得儀司缺急調

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未幾竟調
驗封丁丑大計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其人
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已而榜出皆
黜去聞者皆服未幾轉文選屢任日即題推典史故給
事中趙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渉
大奇而璧不顧也其作用大都如此時時語人曰天下
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慎弗以有私待
之叅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而私無所容矣
當是時江陵有私人在留都急欲內轉資亦適及而璧

力持之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
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擴善曰此正我意是以璧在選司
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論無何而奪情議起大防
始決裂矣璧乃力裁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璧次骨
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由生隙
故默然相安自此則藉藉議璧短矣相君雖內弗能堪
然自謂已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推之名反歸
璧故但停璧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璧太常寺少卿
然不數日即謫外藩以潰不得復留也出為福建右參

議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嫌璧璧自劾即歸
又嘗與選乃遠竄海外怏怏不得意遂抗疏歸久之起
井陘兵備副使尋改[illegible]成[illegible]駐在上谷最北直懸
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璧不以邊地為苦不以遠
徙為憤至則以軍容肅下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
較射講武以為樂部下卒伍則日令校石超距校其勇
怯而進退之躬出號令旗幟一新虜聞之匿影以避曰
今叅政非昔叅政比也當是時虜酋雖稱臣久雖邊塞
見以為少事然虜性難馴時時小為劫前此者恐開邊

釁多委而忍之璧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為辭璧曰彼
為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為盜者皆殺無赦況爾醜
虜耶虜慴服去晉河南左叅政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轉
山東右布政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河南
山東皆大饑璧加意撫卹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錢米
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饑
民咸飽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時倭奴破朝鮮駐釜
山者幾二年已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即至耳璧乃募
標兵調浙兵以東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

驚會中南臺誣劾改南京聽用而適以外艱歸服闋起
南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故所宦地
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為天下雄諸材官多舊所識拔而
心膂任之者故指使如意虜因炒兒忽明愛等寇孤山
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大帥杜松
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蛟戰却之皆璧發蹤指示
功也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甫履任而疾作遂疏乞骸骨三請始得旨
准回籍調理行至山東荆門驛卒於舟中得年六十有

二計開郵贈俱如制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百戶世其官壁博學多藝能而於吏事尤長見吏跡輒取亦不硜硜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其機合則斬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然待人無纖微隙而能曲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畏竟無怨者內行修謹門內怡怡族黨俱食其德所著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弁庚申堂集凡若干卷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提學僉事昕之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隆慶庚午領鄉薦　神宗皇帝御宇之二年登進士第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掾吏重足立不敢上下其手錦衣帥獲盜七人皆坐死鐸察其冤咸比輕律帥者江陵相公里人也江陵為調旨事已經廠衛前決法司第傅律例毋輕異同鐸曰如然則一廠衛足矣焉用法司而法司又焉用余遂請急歸里後二年起補兵部主事晉職方員外郎出守福州府鎮兵脫巾而呼庚癸訌於門勢且不測鐸諭之立定至是用親暱掾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察誅通奸大猾湛自正等一十六人皆不動聲色而掾縱如神人以是知鐸有文武材擢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荊江時倭寇海上勢將入吳鐸乃簡武力傍樓櫓哨糗糧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為動以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於是鐸復以山東參政監軍事駐淮揚孜孜繕備一如在荊江時倭聞有備不敢犯改山西參政備兵易水易水責備虜視備倭雖較遠而民脂剝於權使軍興輒乏鐸所以調停討處者其拮据倍苦未幾晉按察使治兵易水如故無何而

播酋楊應龍反於蜀滇楚騷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鐸於是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待專征討當是時督府李化龍及各省鎮諸路部署又定而鐸府獨以創設兵餉落落所以拮据者其難百倍易水某日師次黃沙囤分軍為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囤奪桶竹關進克青蛇囤又克趙生囤遂入三渡關乘勝直搗海龍囤海龍於諸險中為最賊負嵎以拒我是時暑甚蒸菁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鐸乃

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東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桴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囤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　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母太宜人與子世卿之訃相繼至鋌五内崩裂哭不成聲洒泣上訴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苗八洞諸蠻爲梗日久命鋌姑留移勝兵擊之薦人自代不許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徼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渠魁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

淫殺開招撫明賞格戒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降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岩頼洞潛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八克皮林蕩平捷聞詔班師鋌始得脫身歸苫次歸二年而疽發於脇遂不起年僅五十有六死後一年　天子敘兩征功特古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鋌生平慷慨以名節自喜然坦易率行不務爲溪刻居常籌邊事戟髯攘臂朝士疑信半之及其用兵如鷙蜚不踰年而平兩大寇稱不世功抑何神也且內行淳謹敦舊睦族與人語煦煦然無論識不識皆稱之曰江佛子又何修而得此聲於閭里間哉夫危言姱節易舉耳試徵功於邊徵行於鄉支左詘右而盡露其覆藏者無算也若鋌者可謂才德俱兼聲實相副者矣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任福寧兩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権相處冷曹復上書論封事出守蒼梧兩擒峒徭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百萬闢

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訌當宁推才望拔之滇躬冒矢石入不毛之地下龍川擒岳罕敗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閩臬首發閩白奸待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欵閱焉以功開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桑躬教化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不可數計朝夕經營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天子郵祭贈官俱如制萬垓生平爲善必慊獨知施德不斬人戴衆所附者垓獨避之衆所畏者垓獨肯之自起家進士至開府三十年里巾未嘗知有陸中丞也至

其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事功學術，一時並著云。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其母夢蔡忠惠襄而生，岐嶷多奇節，動輒以賢聖自期。少爲名諸生，試輒高等。年四十始成進士，出宰惠安，察民疾苦，次第施行，或著爲令，以垂後。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民毅然修復之。既克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蔡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百年後爲恠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適與民字合，而民之

祠謚又適與蔡合，先後一揆，其生也有自來云。歲苦旱，民齋戒步禱，甘霖隨澍。凡至所皆響應。時直指行部所在，持枯苗告歉入惠安，則穰穰滿車；迨出境，則枯苗如前。直指恠，徵其故，旁邑百姓具誦民平日廉且仁及虔禱狀。直指大異之，課績與清廉第一，移劇樂平。其治狀視惠安益精核。凡事無端緒、獄無左證者，無不迎刃而解。民令兩縣，凡涖事有對越錄，所與行悉於月朔望焚香質之上帝，時時親歷村落，爲百姓諄復說　高皇帝六諭，勗以孝弟力田，進三老詢利獘，凡有益於民，皆挺身持之，不少回。時稱爲三不要：謂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也。課績亦如惠安，稱第一。以廉能卓異，拜山西道御史。時建儲未有萌芽，民首疏請定國本。奉命視陝西茶政，條塞上八事。適虜闌入內地，關中震動，民授籌主者勒兵乘障，虜驚遁去。甘榆飢，令所司虛倉廩發賑，然後奏聞，全活甚衆。巡按山東，時旱魃爲災，下車即慮重囚，出寃繫百餘，悉倉穀行賑，亦先發後聞。所歷必躬禱，雨隨車下。蝗起，籲天以身代稼，蝗盡隨大風入海。推轂屬

吏，邑事竣，必戒毋以牘書相聞，曰：奈何假國家驛吏法爲臣子市恩地耶？爲忌者所中，改行人，俄遷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會三王並建之議起，乃移書責政府，尋露章劾之，疏陳早建　皇儲爲天下本，開胸待斧，終寢其議。改儀郎。潞藩請王莊子，　上許之，民以執掌持祖制不可。　玉札傳示者再，民竊念　上得無以潞爲地乎？爭愈力。　上曰：錫與虛名，令得藉以婚娶。民遂危言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且　陛下覩潞藩與　元子孰親？潞藩不即封，慮妨婚娶；　元子不即立，不妨預教乎？何緩

急厚薄之相反也、　上見之震怒、已批二字矣、復擲筆
於地、繞柱走、有伺者、馳報執政、執政以下皆駭懼、有詢
民後事者、民談笑賦詩、有五鳳樓前堪洒血、莫收吾骨
葬江邊之句、　上還悟、遂罷前旨、自是　上知民忠、思
有以大用之矣、民日夜以未定國本爲憂、至廢寢食、後
漸得要領、密爲旋轉、事頗秘、孫冢宰丕揚、薦知其緒、嘗
遇民而拜曰、公真社稷臣也、尋改光祿丞、時河南大飢、
炊骨相食、廷推徃賑、非鍾寺丞不可、　上命兼河南道
監察御史、假便宜行事、請帑藏金三十三萬兩、事例銀

七萬兩、留漕粮十萬石、倍道入境、集羣策、晝夜籌畫、糾
縣令廢閣　明旨者一人、遣戍、諸司望風勤事、其法多、
開粥廠、廣備糗粮、即里中擇素封賢良者主之、就便安
揷、以活垂亡者、民時撤騶從、單騎遍歷州縣、過村墟、慰
問煢獨、所至即食救飢粥、不費供億半錢、其不能就食、
則散銀給米賙之、病者擇醫施藥、流移不能歸、則討道
里費還之、　上所興發、不能靡、乃多方疏請加額、猶未
足、則倡義以勸富室、富室皆響應、莫不家爲給、人爲施、
初有司禁糴、米價騰踊、民急弛其禁、畜米四出、價頓減、

時有大盜聚南汝間、禍幾不解、民親入其寨、招厥渠魁、
使護米商自效、盜平粟美、所全活益不可數計、乃倣鄭
俠流民圖、作捄荒圖說、籍手以報命、　天子得旨褒嘉、
勅吏部優叙、遂轉太常寺少卿、出撫河南、時中使斷
命開採、爲奸利、上疏力爭不報、而諸礦盜遂乘釁羣起、
行亂宛鄭間、又河賊擁衆阻巨津爲險、肆刼掠、官兵弗
能制、民親督將吏、設方略、擒斬亂首、餘皆解散、境內以
平、因念中原爲心腹地、桑土綢繆、正在今日、於是選材
官比騎射、日討軍實而訓警之、又身爲拊循、不六月而

周歷八郡、所至延見吏民、詢所宜振革、汲汲施措、不啻
以身徇之者、比還鎮而疾作、猶力疾坐营壘、簡閱什物、
衡其驕發而課殿最、其胸中固思一得當而樹百年無
事之伐也、尋病增劇、遂疏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會三
殿災、即痛陳修省、并模寫開採情狀、繪爲圖說、而疾遂
革、前一日、姚御史思仁徃視疾、惓惓道吏治將材、無一
語及私、中州閭民、卒無問男婦老小、皆哭失聲、廢業罷
市、如喪所天、相與控於姚御史、爲疏於朝、予祭褒䘏、越
三年、宗室縉紳、以至士民、復控巡撫曾如春、巡按崔邦

諒請祠享贈蔭兩臺上其狀下所司議禮臣以恩蔭移
咨吏部題覆祠贈　上特賜祠忠愍出自　宸斷不由
撰擬贈右副都御史春秋遣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永爲
定制蓋異數也民聞道甚早一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正
色立朝不顧利害尤崇理學重節義汲汲表揚以風來
世其爲政以育人材興學校爲首務嘗爲當局立衡器
任事從覆按之不爽錙銖而獨不喜世之立門戶分異
同者故交徧賢豪而中立無所倚性坦夷任自然平生
不見疾言遽色至於辭受取予一介不苟作縣令時日

啖黃虀衣布衣按秦齊每過驛遞所供止限兩豆迨授
節鉞猶蔬食布衣不改也夫其自學而仕也處則爲醇
儒爲師表出則爲循良令爲名御史爲國家重臣卒能
護定　元良以至調時政軫民隱所至功見言信券如
反掌此則生平誠正之學有以通徹天人故能爾耳豈
獨練達經濟而已令　上賜辭褒之曰白簡批鱗樹風
標於柱史青宮補衮定國本於儲闈又曰臣時正學濟
世真才蓋知臣莫如君云所著有讀易鈔日省錄體仁
圖說蜀學編私淑編敷言大旨經濟錄鈔應變錄孫子

批評親民類編求生錄中州政書各十餘萬言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沈九疇字箕仲鄞人丁丑進士釋褐刑部雲南司主事
奉命審决江南多所平反遷山西司員外郎歷郎中時
有武人爲某公嘗爲大司馬者詭得之而是公實弗知
也是公人望宜自得而武人爲居間者所賺墮雲霧中
司馬不見德武人又無以見功其先所行錢乃貸之中
貴者中貴索之急武人乃自剄訟於司寇以屬九疇九
疇曰此事何可竟也乃呼兩家喻之曰必訟乎失者逾

失死者徒死司馬故無傷也或一旦聞而震之若何兩
家相顧泣而散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條布其
章程下十三郡而以次校之先爲約學使者按部郎臺
使者移不得入入吉安直指以故人子置書移巾九疇
爲弗聞也者而榜出然後入之謝曰某不敏無得放其
區區郎幸而列某亦不敢居功故江右士大夫信九疇
真不私一人者終其任無敢干先是迎父就邸中養及
遷四川右叅政乃奉父還里而上書陳情曰臣有父春
秋九十有二耄矣無人蜀理臣又不忍心絶裾願終養

上惻然俾以左叅政仍領江西於是從奉父往與二三儒遊論文道故時時問民以利獘而興除之歲餘以父喪歸服闋除山東左叅政分轄青登萊三郡萊故濱海時卉衣人朝鮮戒嚴一夕道路負携走莫可禁歲且飢民桄籍死無筭九疇白狀於臺使者撤南歸兵若于城守而南兵新從朝鮮來驕甚乃陰識民居之廣狹署其門曰某某寓某約法豫禁之犯無赦於是衆各就逆旅無敢譁又時時討而訓之民以無恐而平度州民聚爲盜以聞報至九疇憮然曰是殆蝸彊子不屑一箠者耶

郎爲檄諭之單騎馳而往往則衆大驚以爲公何自從天而降復相傳語曰公至我輩生矣於是得首亂者械之歸而縣官復繫二百餘人九疇下令曰民以飢故脅於衆奈何窮治之其縱之就業衆乃帖然更條食飢法給上臺使者請便宜行之是時 上念齊魯災賑以內帑銀錢然未至也九疇曰必待此者是索民於枯魚之肆矣虛 聖恩滋吏罪請貸所在庫閑輸錢亟散之民以是甦未幾以入 賀行老稚男婦皆炎爇焚香遮道號呼不絕擺終不來也而九疇亦遂還四川按察使以

去改陝西右布政使尋遷左先是者以墨去九疇雅懷冰蘖一意撫循慨然曰吾安敢使家有長物恣子孫非禮哉中使以権至先遣諭兩臺使者曰藩臬大夫郡邑長吏皆來迎 勅九疇揚言曰是勅中使非勅所守土者也無往迎故事且 勅在我輩不以多乎而誰與迎乎中使聞之氣已索矣比入境不爲禮一日移書來自稱予九疇叱其使曰若中貴耳烏乎稱予也惟 天子稱予一人 高皇帝起吳時稱予若烏乎予中使聞之大駭謝罪唯唯又一日移書稱部視藩臬九疇第擬籍

視之中使之始來也詭 上稱江右歲可十四萬金既至而靡所措其手甚恐就九疇問計九疇曰若自奏勅吾何知居數月計所入不能什一愈恐數走謁九疇以賛指導九疇曰若果如吾言耶頓首謝曰幸甚九疇曰若來甚謬豫章地瘠而民甚貧必取盈毋論醜禍即鬼神不能辦必不得已歲可五萬耳中使躑躅下泣曰吾何以保吾首領乎九疇曰吾慷慨裹言罪矣若自評可吾即貸若數千金助若進不可吾更無計中使退而自念迄無復之請臺使者請益九疇曰吾業已折之矣

無已則益之萬取原數之半不可復益也於是致所謀
而令其與兩臺便者共疏祈減額甚哀竟得　旨中使
驚且喜以謝編諸歲入而民始少甦庚子入覲　陛見
得寒疾卒年六十有八九疇性樂易寬大居常不與人
爭功名之際尤爲澹然所經歷好視其形勢考其沿革
或咨詢所及歷歷指掌而卒未嘗以是爲矜詡爲人解
紛片言中窾治官雖甚紛錯立辦而下無所行其奸事
父母至孝待昆弟子姓嚴而有禮貧之者分俸養之與
人不亢亦不屈手不釋卷博學工古文尤長於詩所著

有曲轅居集雜詩文共若干卷藏於家

山西參議項延堅德楨

項德楨字延堅故大司馬襄毅忠之耳孫參藩篤壽之
子才情奇宕不能俛首鄉序去遊成均輒冠賢書以進
士初主屯田政督易州山廠奏績晉屯田郎時少陽未
定　主上持祖訓立嫡三王並封議楨舉祖訓全條力
爲疏解見立嫡之訓謂三子無嫡必由自親王嫡子乃
獲入臨　皇上三子在膝不應引無子之訓爲辭疏卽
留中不報而並封旋寢羽翼定儲夾日回天張留侯狄

梁公不是過未幾移職方尋以山東僉憲備兵于薊鎮
以馬箠擊地曰薊所難事無虜昂若者俄而昂酋七騎
叛石門楨譙何之生縛小郎兒歸昂酋戀小郎兒特甚
旦暮叩關泣請遣子來暈大及夷人拱只等乞鑽刀貢
賞以還小郎兒朝議以一昂部何足係中國重輕楨乃
裂背以爭謂來賽拾喇昂妻昆弟而卜彥赶兎分據東
西擁強各萬昂酋所向便足爲重何謂可輕糾開原宰
賽旣已許款青把都死復與金繪昂獨何心而可空言
相繫贍前盼後星夜熟籌示以約束例與之物剋其半

票許之數抎其全給遺之見額分于三年誅七擒之三
以示威稜縱小郎兒還以寬膏斧蓋不待控弦鳴鏑弄
虜股掌上諸夷傴僂畏慕解辮歃血不敢向薊邊發一
矢也計所省五貢雜賞萬三千有奇而薊遼終歲行糧
亦復稱是大司馬忌其功中扼之遂有蜀藩之命先是
楨方候代海防營兵三千撒歸叛者九起楨密諜騎叛
厥角爲崩給資遣還南軍過里望門搶地咸誦非公茂
至今日楨旣得代文法吏毛舉稽程落職三級踰年仍
以撫昂平叛功最復官宵密雲如薊密所轄古北石塘

故皆虜衛自撫昂後雖稍稍休息上下相蒙姁許姆烽警以邀首功禎按實律之終禎建節靡敢訛言者將東封事竟征倭諸軍入關禎上言樞府得從六議律遣還將卒歡舞應聲而散又條筭商之例代唬船之粟發通倉之藏以給三韓之餉以起尫羸之黎兵民戴之如戴慈母尋移潞藩失中丞旨而藩邸宵人武弁奸細墨吏復讒詆萋菲下石交傾直道牴牾恚忿中疾乞骸歸禎入仕二十餘年履歷疆圉障塞居其強半所爲籌畫慮情燎如指掌折衝樽俎不戢而屈方略恢恢目牛遊刃

至於練兵實給糧餉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觀撻懲脅靡不具備迨歸田三載猶手輯北虜三封朔實諸書蓋胸中數萬甲兵借此以少舒發耳禎意氣襟期能蓋一世局大才宏心虛氣壯特以疾惡太嚴嗜善太亟熱腸取憎不究其用論者惜之所著有續名臣錄千肅愍祖和許真記褒穀年譜揚襄毅冏南舩紀事漁陽櫟陽公牘副在方慮編易州新志少政記諸書藏于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目次

讜直

漢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三國吳

尚書僕射屈光公晃 子緒附　散騎常侍虞世洪汜 子喜附

左丞相陸敬風凱 子禕附　中書令賀典伯邵

晉

左衛領營將軍許榮　吳興太守孔彭祖嚴 三子附

劉宋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唐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 子昶附　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戶部尚書姚班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左補闕陳慶復京　諫議大夫孔至之敏行

夏曼卿香

五代

丞相林鼎　判明州錢延世億

宋一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 㚖附
叅知政事唐子方介　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江西提舉劉誼 子肅附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 曾孫岑附
知鄧州謝希深絳　金部員外郎蔣彥昭浚明
顯謨閣侍制孫叔静𧮂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江夏尉王成德公彥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吳興吳念祖用修氏閱

讜直

漢 凡一人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少為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覇曰春秋先內後外令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覇甚賢

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覇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母死廣哭泣不食意傷之乃聽廣歸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貲物簿入大司農

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
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
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
意以爲從禽廢政常車陳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
夏旱而火起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請帝策報罷遂應時
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近臣數被詆
毀至見提曳朝廷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意獨敢諫諍封
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知其至誠然亦以此

故不乆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
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
利爲先卒於官

三國吳　共七人

尚書僕射屈光公晃　子緒附

屈晃字光公天台人仕吳爲尚書僕射先是王夫人有
寵於權立其子和爲太子已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
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
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

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
憂死而和寵漸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
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
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
年後遂幽閉和於是晃與驃騎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
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晃等
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
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權大怒族誅
正象晃固諫不止權不聽晃遂突入見權流涕泣諫曰

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
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
血辭氣不撓權怒牽下殿杖一百斥還田里後孫皓即
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晃子緒爲
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校尉後緒官亦至尚書僕射

散騎中常侍虞世洪汜　子喜附

虞汜字世洪翻之第四子生於南海年十六翻卒扶喪
歸葬復居故里以父任入官歷選曹郎時孫綝廢幼主
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

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太小踴躍自以伊周霍光復見於今日今迎瑯琊王未到而欲入宮將軍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綝扶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封餘姚侯尋卒

選曹尚書陸子璋瑁 于喜附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攜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艷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規之欲其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艷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不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御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

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

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後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釁隙之缺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

理端切遂不行赤烏二年辛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左丞相陸敬風凱 子禕附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爲永典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旅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討平山賊陳毖於零陵拜偏將軍封都鄉侯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遷左丞相皓性惡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時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億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切諫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切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

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彧巳豐於器巳溢而陛下愛其
細介不訪大趣禁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棲
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
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
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
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
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
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

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
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雕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
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
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
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
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醲醇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
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聽之敬懼以不盡
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

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詹
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
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也明巳是不遵
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
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
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
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
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
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
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
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
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
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
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
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
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

景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
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
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
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涖政無幾便徵召
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
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
無冤囚死者吞葺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
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時
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倖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
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
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
不可委以國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
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
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
萬一遂卒年七十有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

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
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
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
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
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犯顏忤旨
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
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中書令賀興伯邵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齊之孫景之子也孫休卽位從中

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
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
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
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
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
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貿上下空任
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諂諛之徒拊
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
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

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侍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

築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疲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禳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

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

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
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背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賑恤
窮乏凡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
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
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
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
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佑敵之不來忽
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勵勝之要也

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
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
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
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失守
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崤函之阻德化不修
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
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
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僕此當

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
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
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復原職後邵中
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拷掠
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
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晉 共五人

左衛領營將軍許榮

許榮會稽人仕至左衛領營將軍時朝政既紊武帝不
親萬機但與會稽王道子酣歌親暱佞尼榮上疏極諫
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尅奬德業疏奏帝雖不省然自
是漸不平於道子當時稱其骨鯁

吳興太守孔彭祖嚴 子道民 靜民 福民附

孔嚴字彭祖山陰人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
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
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
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顧處任者

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古人爲政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
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
專征伐蕭曹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
申之道平勃相和之議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
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覩頃日降附之徒皆貪而
無親難以感義而令雜處人間徒亂視聽耳浩深納之
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
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

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
之事猶懼青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
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
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
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
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
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愼與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
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
海鹽錢唐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
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因之故有所賜今通斷之
又厨傳宜有減撤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
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又甄賞才
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宜
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劉宋凡一人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新安太守宣之子懷文少

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父卒官新
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頒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
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
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
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元凶弑立召
爲中書侍郎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
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
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加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
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

陵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
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
廢泰明三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
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
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
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
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
不從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
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訖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讜直　卷之二十一　大　光碧堂

平入為侍中寵待隆密揚州既移會稽忿浙東人情不
和欲貶其勞祿惟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
弃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峻周朗
素善峻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上又壞諸郡士
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從至悉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乃
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
以為言子尚等諸王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遍
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

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應
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
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
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
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
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
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
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
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

讜直　卷之二十一　九　光碧堂

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
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峻邪何以恒知人事
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
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
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
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
女病求申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
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竟賜死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 子昶附

虞世南字伯施翻之裔孫也荔之子出後叔寄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爲勝己由是有名陳大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府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安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

辭章清勁過世南而博贍不及也俱名重當時議者方晉之二陸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弒帝欲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得署黄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叅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如此後數直諫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十一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坊閤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缺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

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復何示邪勅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如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之子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草隸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

所出無舛目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游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循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進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必記之矣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

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爲動容即柬賢者爲諸王保傅且詔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勉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敕遣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月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太子賓客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曰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

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耳猶能掀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縱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乎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

遂良曰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鼻納部與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慾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 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與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

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螘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附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

戶部尚書姚班

姚班武康人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篤學有大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

因為詐偽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珮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奸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奸以後墨令及猥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師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遷戶部尚書歷定州刺史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註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為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姚南仲吳興武康人父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於隴上積功至右領衛將軍南仲舉制科授太子校書累遷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顧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殁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也令起陵月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
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
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
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
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
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
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
於朝帝惑之復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

曹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
夜殺務盈投其誣於廁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
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
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撓臣政臣廢
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
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
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
謚曰貞

、按唐書以南仲爲華州下邽人故一統志不收及考
權德輿所作墓碑載世系極詳蓋自漢青州刺史慨
生北絳郡公僧坦僧坦生二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
蜀王友傳六葉生絳州曲沃縣令績績生宋州宋城
縣令玄玄生發發生南仲則南仲最之裔孫也其派
自吳興遠矣第不知何世徙於下邽耳唐書失其所
出而一統志復不詳考遂使姚墟之賢表於華嶽倘
後人而思首丘將何歸焉今以墓碑爲正還之武康
俾遡河者知越積石而登崑崙庶幾得其源云

左補闕陳慶復京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
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累遷
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月不朝
宰相以爲時方多難不宜壅格萬機京曰丞相之言非
是夫褒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
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
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
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
唾手復興帝不聽京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

引郤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初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悼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
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
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從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
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罷爲秘書少監卒無子以從
子褎嗣褎孫伯宜髯著作佐郎不拜

諫議大夫孔至之敏行

孔敏行字至之工部尚書述睿之子元和初擢進士第
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

入拜右拾遺四遷歷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
叔元時無敢言者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風力
勁然朝野畏憚敏行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
時豪俊而雅操不逮其父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夏曼卿香

夏香字曼卿蕭山人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
遭大旱問香以旱故答曰昔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
而雨澤應澍周成王悔過而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
天異必思變以濟民命今始罹凶災縣界獨甚未聞明
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惟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
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長曰是誠在我即罷會身捐俸
祿以贍民飢衆服其格言後歷任邑長聲譽四聞

五代　共二人

丞相林鼎

林鼎慈谿人夜讀書每達曙善屬文工書得歐陽率更
眞永興筆法所聚圖書悉出手錄仕吳越自鎮海軍節
度判官累遷至丞相性忠讜政事有不逮者必反覆極
言之必聽而後已雖屢觸忌諱不恤也卒謚貞獻所著

詩文雜稿百餘卷藏於家

判明州錢延世億

錢億字延世元瓘之子俶之弟也歷仕佐俶佐讓鑄鐵
錢以益將上祿賜億諫有八害其言鑿鑿可行判明州
有善政凡科率舊制悉除之疏諫俶指民丁以益軍旅
常應和俶作民勞逸由君奢儉詩因陳諷刺性峻拔善
屬文建隆初奏授奉國節度卒年二十九謚忠憲

宋一　共十六人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錢彦遠字子高翰林學士易之子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荊湖幅員數千里雖徃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徃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褔恥言軍旅一旦契丹負恩乘利入寇豈特元昊之比邪湖廣蠻獠刧掠生民調發督歛軍須百出三年於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彦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彦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請路奏大水彦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時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叅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遂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彦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於官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 弟公揆從子晝問附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叅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為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峻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絶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卒如公弼議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徃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知廣德縣召為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為陛下廷諍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

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
以仁義漸磨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建
學本意也又言刪定勅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近臣執
政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
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弊以
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技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
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盗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
楫月奉得罪而内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
詔旨安得弗諭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

奏還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
巧亡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
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二百萬
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
言欲因四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
之制冀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倍克重斂
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
言吏員猥冗良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
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
京管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途爲清蔡
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
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特必斷之决以消後悔又因
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䟽言崇
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蹶民根本
因之飢饉汴西拋用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用以事無
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以樞密直學士出知揚州事
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
黨破散江賊巢越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

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
輔政羅致其罪謫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赦歸
卒年五十五弟公揆字道佐幼有至性親歿廬墓三年
人稱其孝舉進士歷殿中侍御史高宗朝極論樞密使
秦檜之奸章十餘上檜再相下公揆於建昌獄久不得
釋以罪廢錮而歿子晝問字叔訪嘗公揆下獄時晝問
年十四奉其母屏居苦學及檜死乃抱諫草叩閽詔復
公揆官併官晝問歷知鄞縣治爲浙東諸邑最召拜司
封郎晝問居官盡心職業其論兩淮榷場互市營田宜

莊之獎皆切於時居家歲以三百斛給宗族之貧者親
行尤著云

參知政事唐子方介

唐介字子方餘杭人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改知莫
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
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弗與稍毀吾器者必執之皆
帖服以去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
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
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

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
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
博守蜀造間金奇錦緣閹寺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
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
言將遠竄介徐讀爭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
譴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
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
怒益甚貶春州別駕王舉政以爲太重改置英州而罷

彥博相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
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未幾召爲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
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言事益無
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
以累陛下願得解職遂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
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又
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

辭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
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機以幸天下御史中丞韓
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
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荊南
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
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改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
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明年以龍圖閣學士
知太原府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
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

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閲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
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
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帝欲用王安
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吏
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
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
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
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

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
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
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
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
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
帝以爲然乃止介日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辯而帝
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
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覩其風采神宗謂
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

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
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
家贈禮部尚書謚簡肅

翰林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葉清臣字道卿烏程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
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
寺奉禮郎歷遷鹽鐵判官上言九事多閎切時務譏者
踵之遷太常丞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言消復之術
項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

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召還忠直敢言之士
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
徙尋以右正言知制誥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
畜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
舉西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
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獗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
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
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逮監牧馬未幾已
虛使蚩蚩之民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

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為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藂冗者一切删去内東門御厨皆内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為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言者以清臣知兵宜守邊而宰相陳執中素不悦清臣即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進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為條對極論時政缺失其言多劇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兢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兢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趣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兢趨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以捃拾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庠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兢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時清臣以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踰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具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和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江西提舉劉宦　纂附

劉誼、長典人、舉進士、歷官江西提舉、將王安石秉政、變行新法、天下騷動、誼上疏力言不便、坐廢黜、隱於茅山以終、子燾、元祐間進士、文章典麗、尤工書法、黃庭堅嘗稱之、謂羊欣復生、被命修閣帖十卷、有遺文五十卷、號見南山集、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 曾孫岑附

劉述字孝叔、歸安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

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者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

中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關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勑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劾安石、以爲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掇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

爲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先朝所立法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誅殺巳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恐失天下之心、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假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逮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僖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曾孫岑、倜儻有高義、官至戶部侍郎、

知鄧州謝希深絳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太子賓客濤之子、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知誅殺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歸、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巳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游、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

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退、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跡、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歲不登、則廚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闕、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

天惠浹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與修眞宗
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以父濤官西京年老請
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宜勿治嵩山宮綽雖在
外猶數論事権開封府判官言蝗亙田野坌入城郭跳
擲官寺井匽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
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廢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
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録愚者期會
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
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
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寛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
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
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
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歛
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
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
至是靈意滿瞯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

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言宜裁節歲用禁斥奢靡又請
罷內降詔令皆出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
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蹶舊官圭田之實以多寡爲差
差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卒年四
十六綽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蘊藉平居宴然論
事果敢節操凜如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
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結
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

金部員外郎蔣彥昭浚明

蔣浚明字彥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朝浚明以
布衣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上嘉納之
授溧陽縣簿辭弗就豐稷上疏薦之稱浚明當聖治之
朝矢肥遁之志懷材抱德不鳴不躍若不及時登之廟
廊資其黼黻恐黃髮槁於丘園白駒馳於空谷除大理
評事歷官金部員外郎新法行浚明上疏言其不便執
政大怒擬竄遠方豐稷以其母老力爭之授無爲軍司
戶還建康戶曹政有不便者輒與上官爭必改絃而後
已雖屢遭阨遣不顧也終以是坎壈死論者謂其持身

立朝堅剛正直有蹇蹇匪躬之節位不酬德君子惜之

顯謨閣待制孫叔静馨

孫馨字叔静錢塘人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辭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抃薦其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馨收按姦狀立伏辜除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召爲屯田員外郎馨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

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馨與尚書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馨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亳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謎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馨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馨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

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旋徙廬盧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療之賴以安者甚衆紹聖初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坐事論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未幾徙廣州哲宗既祔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句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典

國軍卒

江夏尉王成德公彥

王公彥字成德永嘉人與兄公輔同登紹聖進士第調江夏尉元符末上書論宜仁無負於先帝司馬光無負於天下且言章惇迷國誤朝之罪與李林甫盧杞度長較短未知孰甚由是廢斥入元符黨籍紹興初褒錄轉官奉祠而終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歷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

皆以治辨稱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為御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而卿獨知義命故獨召卿即以為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還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用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威詞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籍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防禁陛下須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法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出而國力大匱孽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略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

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廢今黔南已有處分如燮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遺早以士大夫失職為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甦民困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

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體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年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

讜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左正言陳秀實禾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吏部尚書劉希范珏
侍御史章德文服 子侏孫堉堅附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 弟附　中書舍人舒伯原清國 子附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徽猷閣待制陳德應棐

太子詹事陳邦彥良翰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徽猷閣待制季延仲陵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躋 從子溥溥 子公亮附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司農少卿莫濟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工部尚書張大猷闡　國子博士徐子雲嚴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廉

吏部侍郎胡嘉言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左司諫王頡彥庭秀　監察御史晏敦明寅亮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父閱

讜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時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政不修古之人善鎮静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疎濶而曰吾鎮静吾持重者又乞詔内而省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會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權給事中禮部侍郎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爲徐州策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策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

改杭州過闕留為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入為吏部尚書疏奏徽宗請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於道年六十六贈正議大夫弟奕自有傳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為穀城令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何以不畏對曰臣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伏

感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敦請託事無所移撓出倅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哲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時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荊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客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奢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歷祭酒除刑部侍郎兼侍讀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承劫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威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出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

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變贍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哲宗升附

議大臣配饗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此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使近習擅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迕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

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

左正言陳秀實禾

陳禾字秀實鄞人舉元符進士累遷國子博士府方以傳註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稱旨擢監察御史時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奸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用權誇炫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

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此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蒞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改秀州王黼新得

政、禾曰、安能出蔡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耳、蔡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倪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行於世、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仇、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

一談不伴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權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駭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斥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異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坐論救蔡府獄、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出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衛膚敏字商彥、秀州華亭人、登宣和元年進士、歷官秘書省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行及[illegible]源、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

懼不敢進膚敏比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旣至金
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柄及將還金人口答國書欲以
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隣國論難往返
卒易以璽金人積不悅中道羈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
遷吏部員外郎建炎元年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
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陜西山東淮南諸路並
令增埤浚隍徙民入城爲淸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
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請正前日屈節敵
人與委質僞命者宜次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其次竄

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循俾祠祿以塵班列
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
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
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
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耶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
議大夫兼侍讀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
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
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
法煥尋換武職而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

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
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
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
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
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
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
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
膚敏猶不拜居家踰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
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

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知貢舉坐
詿誤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三年召赴行在時帝
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
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
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
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
翌日再對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
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又疾
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

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視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
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吏部尚書劉希范玨

劉玨字希范長興人崇寧五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坐言
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陳十
開端之戒時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中書舍人安
扶持不可玨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
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衂宜降
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玨持兩端爲

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
至泗州上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
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
船恐金人藉以爲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玨
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
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黄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
州遷給事中論內降營膳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陪而
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寖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
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

此人言所以藉藉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
衆論息矣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
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
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
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久雨詔求直言玨疏論消天變
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申
詔大臣悉屏細務惟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
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
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

人心安而天意回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
江西詔玨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
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玨奉
太后退保虔州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
平觀尋責授秘書少監旣衡州未幾卒年五十七紹興
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三十卷

侍御史章德文服 子傑孫堉璧附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歷官朝請郎知建
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

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嘗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羸錢立辦。人以爲神。而服戚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兩浙常平。除吏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言祖宗之大仇未報。中原之故地未服。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歛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輿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飢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

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常簡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邪。服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容嘗逆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無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鬭。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官

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諫。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辞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判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子淶。淳熙甲辰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貶道學。徐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徐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罷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徐子堉。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衢盐二王在福州。堉念自祖服以來世受國

恩與弟堅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勇數千收復婺城制置
使李珏以聞授堉直秘閣知婺州堅主管官誥通判衢
州與元兵力戰於丁鼠山援絶城陷堉與堅皆死之永
嘉吳洪傳其事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明州
通判以薦召對除監察御史疏論執政不報遷兵部員
外郎自劾以爲言徇不當不應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
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

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
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
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方多事百司稍違與求援元
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
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
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
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遷
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
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
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
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
世來朝以綵帛方物來獻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
何時而有此獻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還諜報劉豫
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
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
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
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必得沙上
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

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
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
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遷吏部尚書拜參知
政事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
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
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
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
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
州七年召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

日忠敏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 弟寧止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
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歷官勑令所删定官紹興
初召試館職輪對稱旨除中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
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
一卷曰是眞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
御史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緣爲姦
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

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
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絶姦吏弄法受財之
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宜王內
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
吏遷降土木營建之費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
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
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
曉財利倣唐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
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

事帝廻語曰朕親擢也躐六察遷二史祖宗特有幾一
止謝先朝惟張徵李梲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盜執政
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祠部
郎知袁州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時莫將賜
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
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并臣罷之不報遷
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
偉達既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
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

以卻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
任執政給俸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
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制待非兩府而視兩
府者類矣帝皆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
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
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
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
閣待制尋落職罷祠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
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

子曰吾平生通塞聽其自然惟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詔書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詈罵坐之爲哉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稿五十卷從弟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歷官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毘陵馳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帝復位除右司郎中給事中歷遷右文殿修撰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陞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慨慷喜論事當艱難時上書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許諫官執簡以從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中書舍人舒伯原清國 子師皐附

舒清國字伯原西安人以上舍第甲科爲秀州司士曹召錄辟雍建炎初御史寇防撫諭江淮辟從事奉詔出入盜賊問察官吏廉汙與兵民利病轉聞於上自館職轉對爲上所知稍遷南宮外郎言八柄天子所司勿使下移人材以宰相拜罷爲用舍是非內討卑弱豈固根本計遷少奉常時議黨命婦封誥清國謂若爾倡優妾媵皆得爲命婦矣事遂寢權中書舍人議論不合以直龍圖閣奉祠者六年起知道州政務寬大民德便之滿復請祠卒子師皐亦爲道州守民德戴之如其父云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其先宿州人建炎間占籍嘉興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樞密張說以扳援戚屬擢用氣勢薰灼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出知廬州安集流散兵民賴焉累官吏部尚書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嘗切論近習用事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極言之居官廉潔歸老至無室廬上聞之賜錢造第以疾卒於家

徽猷閣待制陳德應橐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登政和上舍第調台州士曹吏攝天台臨海黃岩三邑還新昌令皆以豈弟稱呂頤浩欲

擢爲御史約一先見燾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
不往召對改秩拜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出爲江西運判
瑞昌令倚勢受賕燾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
望風解印綬者以司勳郎召累遷刑部侍郎時秦檜力
主和議燾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涉沙漠
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旣回兵勢漸集
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
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
議久不決將再遣使燾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

議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
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
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
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
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
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
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説騁謬悠之辭
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
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
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説天
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祖
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燾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
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燾
卽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
三年民夷悅服卒爲檜所中致仕歸十二年而後卒年
六十六燾博學剛介不事産業先世田廬悉推與兄弟
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及謝事歸剡中僑寓
僧寺買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會稽近

世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太子詹事陳邦彦良翰

陳良翰字邦彦臨海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知瑞安縣
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寛催租不下文符但
揭示名物民兢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
無術第公此心如虚堂懸鏡耳召拜監察御史孝宗初
元金主褎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
此良翰言議和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
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

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合淮防江却地牽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往良翰言仲賢輕儇無耻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議論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爭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為重

一郎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為去就上悟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矢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决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决行未晚也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

敵議四郡不合因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斥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謇敏其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姦將誤國且謇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

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人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良翰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改禮部侍郎不拜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詔兼侍講未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謚獻肅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孌倖當官者奴視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樸茂純直能安貧守

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祐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游宴論蔡京父子懷姦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復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學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

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

西蓮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稍侵公輔因力請祠升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國子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獨立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

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持危扶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寖於外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誅為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則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廷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復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且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為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

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其諫疏多焚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少從胡文定學清介特立有風

節登建炎進士第授劒南司法高宗幸永嘉以書上中丞趙鼎鼎期以國士遂薦爲樞密院計議官高宗在戎馬間常讀通鑑微言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鑒古今成敗力行之天下幸甚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微言在選中以推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微言請於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水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微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諫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微

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月檜於上前論和微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歷官著作佐郎宣和二年上舍出身除禮部郎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歷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

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閒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達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實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廻而恢復乎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

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俱爲言者論罷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覫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宏奧爲世所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籓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學表臣乞遷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斥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

疏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遣守邊者患乏才表臣因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皋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皋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將帥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俱以錄用久之以議請補外加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

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進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之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賑貸之然後以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鄉論推其清約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歷官州縣召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於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懽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

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返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

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知溫州未幾以端明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死後四十餘年始追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徽猷閣待制季延仲陵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二遷太學博士歷官比部員外郎建炎二年遷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衞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經營親挾營壘召諸道兵以爲援留將相大臣相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溫州復爲中書舍人入

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

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矯命之嫌邪官吏貴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傜以舒民力

而師旅方興罪巳之詔屢降愛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厝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旣去勝非未至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借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江

防除戶部侍郎尋以言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值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鬬志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

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擄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目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

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人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有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躋 從子溥溥子公亮附

江躋字元壽江山人吳越御史景防之五世孫第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在朝論事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興初卒全臺攻丞相朱勝非更五六疏忤旨一時俱罷後高宗思之賜手詔召爲司農卿未及用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從子溥字叔源紹興十五年進士除襄陽教授乃捜

輯所見成備邊書上於朝帝異之擢太府丞兼左曹郎官歷遷右司郎中拜殿中侍御史前後所上凡八十疏上嘉其忠會妨柄臣改太府卿出爲慶元路提點刑獄公事陞秘書閣修撰移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溥資性忠亮疾惡如雠多爲當事所怒而上獨知之顧謂之曰如江溥者朕自擢用即晉貳臺端入謝復面諭之曰朕知卿有守不忘廷諍故特以命卿溥感知遇益明目張膽無所諱忌直聲獵獵時覈邸親吏馬枝朋游媚奸竊弄府柄嘗繕私居矯令役民屋

摧壓死者十三人傷者倍之閱月而上不問溥奔白簡彈之請以次第議罪上覽疏喜甚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不謂卿能如此亟從無少忤於是權貴歛迹一時稱爲真御史子公亮任四川提刑清亮有父風

司農少卿莫濟

莫濟歸安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歷官司農少卿初爲給事中李衡爲侍御史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濟不畫敕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相繼論奏不報同時去國當時賦四賢詩以美之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稱其詞勝於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綦崇禮薦於上擢秘書正字遷著作佐郎與館職吳珵朱松張廣常明范如珪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除工部員外郎斥知外郡未幾落職家食者十餘年檜死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流寓人蠲除土著人戶反成偏

重夫士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
兩縣在城管運浮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段止二千六百
餘匹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
信上從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遷知襄
陽府知禹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州官兵衣糧六萬四
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宜州加集賢殿修撰除吏部
侍郎言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覩例則散於
案牘之中匿於吏胥之手官有去來不能遍知故索例
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臣愚以爲吏部

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
書時擬定長貳書之於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
用印給下如此則前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以肆
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從其言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何溥字通遠永嘉人試禮部第一登紹興進士第歷臨
安府學教授授刪定官出通判婺州忤秦檜罷檜死以
薦除監察御史遷左正言右司諫彈劾不避除諫議大
夫首論將帥不治兵而治財戰鬪之士變爲商賈繼劾

鎭江都統制劉寶及吏部侍郎沈介又率同列攻丞相
湯思退俱罷之在言路六年知無不言號爲稱職除翰
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屬時軍事旁午羽檄交馳而因事
成文各盡其妙以疾請補外授龍圖閣學士優游里居
歲餘卒於家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張九成學紹興五年南省
奏名第一除秘書省正字上疏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
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

信其詭詐實深可懼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
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
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
之以備緩急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閩州教授尋召爲秘
書丞引對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
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
而死者其子孫無一命之祿宜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
其子孫上曰善除監察御史工部員外郎尋請補外知
興化軍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徙知嚴州時三衙誘掠近

郡平民爲軍光遠奏乞禁止今後遇有缺額均下諸州軍招填詔三衙自今止見管兵爲額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斤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爲罷之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任盡言字元受秀州華亭人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徵言路壅塞召湯鵬舉爲臺官盡言投啓賀之云每媿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斲棺鵬舉以白上上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孟堅

等公道大明盡言之助也洎聖崩率縉紳爲位佛宮上哀疏讀者感泣岳珂載啓疏於桯史謂其忠不忘君義不蔽奸官止淮東提舉所著有小醜集行於世

工部尚書張大猷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李回帥江西辟盜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背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時諸將侍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一語不合斥外者十餘年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

宗在王邸妙選官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荆湖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盗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彼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側爲虚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

言金主亮將入犯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誓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宗正少卿孝宗即位權工部侍郎是歲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幸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

國子博士徐子雲履

徐履字子雲一字少卿瑞安人倜儻有大志尚氣節

紹興戊辰省試第一時秦檜專權力主和議朝野反目履不勝憤廷試對策斥其奸佞策後託以心恙為迷妄失次語陛下之天下即履之天下安得不為陛下盡心乎朝臣視之愕然高宗憫其徑直命置榜末履賦詩有黃榜若還顛倒讀徐履依然是狀元之句聞者笑之歷刪定官國子博士通判信州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所至有聲終朝請郎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廡

沈大廡字元簡瑞安人登建炎進士第歷遷樞密院計

議官紹興更化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望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去職大熹力陳其不可無何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去大熹復力言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求補外除直秘閣福建提刑一時公議翕然歸重越明年辛王十朋挽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却百年身蓋其充拓於所學者有素云

吏部侍郎胡嘉言

胡嘉言壽昌人第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以端亮聞與秦檜連烟而薄其行時檜力主和議排黜言者嘉言忿然

上疏力陳和議之非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嘉言遂乞休歸曰吾不忍與姦人同朝也歸而開義塾置田以贍來學之士先秦檜卒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國子祭酒存誠之從孫也七歲賦牧童詩有回首一聲笛斜陽遮半山之句甫冠登紹興進士第歷館職二十餘年奏對論事剴切孝宗稱之曰卿文大似陸贄尋擢左司諫知無不言上親禮褒異有盡公無私之語歷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之日帝震悼罷朝贈少師光祿大夫開國男謚文恭

右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梁仲敏字元功山陰人紹興初爲太府丞以周葵薦召對擢監察御史拜右諫議大夫仲敏居諫職久所論抗直無隱上或未悟必反覆開陳冀其聽納方止金虜入寇大將有潛遁者仲敏力請誅之大將坐遠斥士氣乃奮晩罷官居家尤篤風誼卒贈寶文閣學士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宗伋子也六歲默誦五經不漏一

字稍長補太學選首與陳東伏闕上書對策陳中興艱難者萬言擢甲科調秀州判官差宜州教授改衢州州將嘗與其父同官知沂貧無以養檄攝邑事沂謝絕之召對除正字四遷而爲右司諫遭母喪服除遷國子司業擢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使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辭命沂極論其市權招士請黜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且曰大[illegible]下弃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又論殿帥[illegible]罪遂落太尉奏州

居住直聲震中外初朝議用兵沂以爲未可已而有戢
捷者沂乃自劾除直顯謨閣主管崇道觀召爲起居郎
累遷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
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而不
言也沂感知遇益直言無諱除吏部侍郎兼尚書出知
處州召爲太子詹事上方嚮意官僚而沂與王十朋陳
傅良周操與焉識者謂極天下之選累遷禮部尚書連
章丐歸從之兩用郊恩累封餘姚縣開國子卒年六十
八謚獻肅沂學行淳篤不欺暗室對上言無所緣飾即

有所啓納未嘗關白即上有所言沂亦不泄上亦緣此
謂沂忠實喜奬善類一時名士如汪應辰周必大龔茂
良葉顒輩皆沂所薦進其待人無防畛得喪避就人所
駭朧沂處之裕如所著書數十萬言奏議八卷世尤傳
之

左司諫王頡彥庭秀

王庭秀字頡彥慈谿人與黄庭堅楊時游其學旁搜遠
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
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
史臺檢法官宣和建康時進言皆發於忠義御史中丞
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
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
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薦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
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
論黄潛善賣官售寵罷之無何而苗傅劉正彥爲逆廢
高宗爲睿聖皇帝傳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庭秀方奮
與大臣議興復計而忽傳太后旨睿聖皇帝爲皇太弟
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庭秀即與大臣進議

以爲在廷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今則與之比肩
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或者
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不然昔舜之禪
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
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
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爲有法行之於
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大中丞鄭
瑴上疏力爭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
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瑴奏曰臣不

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開之天下孰不懷疑蚯
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
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敷庭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
等所上書以示敷庭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
必召變尚書左丞張徵曰事勢至此豈爭此名位耶庭
秀遂劾勝非徵依違黨逆無大臣體遂出知瑞州右正
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
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復召爲吏部郎改
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執議多不合

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
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
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
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
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繫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
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
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
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
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
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
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
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
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

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於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
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
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
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
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
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
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
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

踈淳流萬世摧監察御史爲秦檜所惡諷言者誣寅亮匿父喪不擧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出昇坐廢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

奏陛下詔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乆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即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爲國乎時上鋭意圖治每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族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願言戒勅左相蔣芾丁外艱詔起服良祐言起服非正禮今無疆埸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諫議大夫再轉爲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所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侍不足何暇

事外遹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而卒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宫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

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無事苟安之說上默然後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首劾宰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僞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秖以重其玩侮望

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俄以論罷主管沖祐觀尋除湖北運判召爲太常少卿守秘書監兼權戶部侍郎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於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除兵部尚書充荊湖宣撫使皇甫斌師敗於唐州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讜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都統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尋以論奪職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

讜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監察御史宗伯允元之 附兄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 附弟祖泰

布衣余古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司農卿王慶緋夢龍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左司諫曹西士豳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 附子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大理卿毛鴻甫過順

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 附子希聖希仁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刑部侍郎劉聲伯黻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厚

禮部侍郎孫仁則榮叟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元

平章熊太白李

翰林趙與罴 伯祖師淵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淦陽賀應旂士以氏閱

讜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勑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廻避遷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問時政闕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其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以消沮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絶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僞之萌則君子得以展其蘊而小人無以容其奸帝問今日羣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絹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旨減其輸者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乎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

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閤門使韓侂冑來謁大中揖之無他語陰請納交大中笑而却之侂冑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冑侂冑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冑以外任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冑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冑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希侂冑旨繳駁落職歸屛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

心作圜龜潭之上客至摸枕菊孜溪魚飯酒賦詩時事
一不以掛口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
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邪及侂胄誅召
見試吏部尚書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
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
惠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召試授秘書正

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陛下仁足以覆天
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
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六軍萬民之上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願陛下自思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
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
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
報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
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
使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則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

不容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勞一舉而
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
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
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
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
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
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
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無不省者省之又省以至
簡樸成風則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

力日強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
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與祠
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
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
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
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
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
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
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月即加

號召皐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起知鄂州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韓侂胄所惡遂除安世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闓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以功升太府卿兼權荆湖宣撫使尋坐事論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訢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實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祖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毆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大法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於時所著易說若干卷行於世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調天台尉遷臨安府教授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略曰朝廷譬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溯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租乃復滋甚一時以為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有袁公業之風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莫叔光字仲謙山陰人舉進士調永豐尉中博學宏詞科歷著作佐郎尋除起居舍人紹熙二年春雷雪交作詔條缺失叔光言女謁漸行近習預政皆剴切人所諱言有布衣余古上書詔竄之叔光執奏方求言不宜輒罪言者事竟寢遷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外戚李孝純者數被譴責至是除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叔光曰賞賚寵帶豈宜目用譴罰之人又內侍自正使轉橫

行遂郡非故事皆奏罷之叔光外和而內介入西掖繳
三年論駁至數十事除權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卒諡文
清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秘書郎除著
作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
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
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
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言唐制使諫官隨
宰相入閣令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
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
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
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講姜氏
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
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
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
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

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
寧宗即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赴召者未引
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剡未見君
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
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
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
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
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
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逕竇稱門生不足稱恩

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
聞之大怒諷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
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金
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從禮部尚
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
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
而彌遠上章自辯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
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邪宜親擢臺諫以革權

臣之獎並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實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論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久之除寶謨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泰十三年卒諡文節

監察御史宋伯允元之 兄元龜附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少穎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沙隨程迥舉進士光宗初受禪求直言元之極言官爵冗濫士風不競宰相依阿佛老蠹民武事廢弛並切中時獘召赴行在賜對請劇邑自試知弋陽寧宗卽位輔臣薦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除諸司審記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時韓侂胄用藩師且爲腹心招權納賂元之抗章劾之不報因力求去竟以中旨罷歸卒於家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 從弟祖泰附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調衢州法曹召除籍田令寧宗卽位進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灾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
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
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但側目憚畏莫敢指
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
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
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
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來櫓待罪有旨
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
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

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
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得
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
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前日所言何事然後知
祖儉之竄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
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
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
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在謫所讀書

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屐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字泰然夷簡五世孫性疎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
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
斗不醉論當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
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
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
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

儉歿服除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
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
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
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
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驟致宰輔
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
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
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
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

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
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
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
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
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知必死聳
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
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
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

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
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
令私瞯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
胄誅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廸功郎監南嶽廟
母喪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
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
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柟爲之具棺斂而歸
葬焉

布衣余古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能拾遺補闕官近臣罕進言者紹
熙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聞者側聞陛下宴遊無
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
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
殿已歷三朝奚用更建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今上
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殿
步帥各爲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良
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蘇味道
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

節儉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俳
優抵戲皆放而爲民美女麗人自今無獻宴閒以時酒
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使倖悉去忠良竝進問安
侍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怡神養性享名教不窮
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震怒始議編管言
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頴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
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

第三遷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
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
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建儲而
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
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
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
相爲表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
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
領侂胄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

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
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
左司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知江州奏
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
五十七謚文肅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第進士主吳縣簿改知江山縣
會亢旱閔雨因攬鏡有詩云不見片雲頭上黑頓添一
夜鬢邊霜遂蠲其賦十之八郡將怒詰之力陳其害不
能奪光宗即位投匭進書極言民力已窮邦本不固凡
科斂之繁宜一切罷去以蘇維新之澤剴切幾萬餘言
轉朝奉郎輪對敷陳三劄及民間疾苦一十八條光宗
嘉納之三年除太常主簿五年除司農寺丞轉朝散郎
一月以劄子袖見時宰論易華與大過之義有忤是歲
西浙旱災毘陵尤甚城邑騷動遂出知州事陛辭奏陳
飢民之數及請給降米斛光宗曰米未多卿且好去賑
濟故謝表有曰聖慮紆粟之未多面奉玉音之甚切涖
任講行荒政飢民賴以全活者五十萬衆明年轉朝奉

大夫賜對便殿論人君之心與陰陽之氣相感實歲之
豐歉所係上皆嘉納除吏部員外郎歷郎中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奉使金國回內殿賜對因論禮莫重於分
分莫重於親今北虜犯分而夷其親 亡得乎願
朝廷爲內修外攘之備因極言時弊凡二十餘條轉朝
散大夫會行郊禮又極言郊赦爲小人之幸不可爲常
上可其奏未幾被論奉祠賜里以磨勘轉朝議大夫特
封遂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著有九經圖述韻略
補遺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王夢龍字慶翔新昌人慶元三年進士授天台尉辟爲京西檢法官抵襄陽虜大入宣撫項安世咨以征謀一時書檄咸出其手士皆感動改尚書左銓知龍游金華二縣咸有惠政歷遷大理寺丞極言今日議論不明體統不一邊備所當嚴歲幣所當絶和好不可恃攻守不可弛言甚懇切上嘉納之擢監察御史首論媕婀苟容士風大壞宜申貪墨之禁又條上備邊備蜀各四事皆一時急務遷宗正少卿以歸養辭除直秘閣知温州封平陽邑境內晏如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知婺州撥官田千七百畝爲助役倡民亦各以田助得田六萬有幾以備當役者用又以水旱兩奏蠲二税民甚德之召赴行在見上論中庸致中和大槩以爲天造之運非祁寒大暑不足以成歲功豈其約二氣之中不寒不暑而得爲中節乎九官並命四罪咸服刑賞之中節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好惡之中節也除司農卿權戶部侍郎以疾歸八年而卒年八十三猶口占遺表畧以獻特贈正奉大夫會稽縣開國伯夢龍事母以孝聞寧宗受禪推恩不以官其子而以官其弟夢錫所著有西銘解諸書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入對疏陳五可懼言甚剴切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疾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於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名參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以親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時江閩寇追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論安之檄諸郡關制司閫於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

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轉將作監、領常平事如故、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闔塩隷漕司、綱運供費增益無紀、又丁米錢久爲漳泉興化民患、甫皆奏捐之、

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條見懨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副求言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故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故足貴也、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克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捃摭以奏、甫言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淸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産、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筵、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

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待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繫、誠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荆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復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浙南瓯留中不行翌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
瓯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命皆辭不報遷
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湧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
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
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課其問學時邊檄
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
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
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切於愛
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搢
紳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范楷字子式鄞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官工部尚書
先在經筵因事啓沃邊臚州郡闕於朝政者知無不言
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急宰相不能決猶委曲掩護大臣
更諫不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恐雖舉朝皆欲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獨丞相隱忍不發其爲保姦誤國甚矣昔
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家食爲多今丞相獨當國
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一旦禍機竊發變不可測將何

以謝天下遂忤旨去位明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卒於家

吏部尚書陳伸 子德剛附

陳伸鄞人尚書顯之孫也醇德碩學爲時所尊與人未
嘗有競仕至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伸凡七上章
辨之朝廷以爲狂言罷斥尋拜吏部尚書時韓侂胄當
國每欲引去及侂胄議北伐伸上書切諫侂胄惡其異
已出爲荊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子德剛歷官戶部侍郎
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
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
問夾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德剛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

此舉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
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貧用無匱之謂陛
下有之乎上默然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
官爵從之居七日卒孫著自有傳

左司諫貢西土幽

貢幽字西土叔遠之姪子也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進
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辟重慶府司法太守度正欲奏昇
京職辭曰錄參章某母老請先之正歎服改秩知建昌

縣據秘書丞兼僉部郎出爲浙西提舉而陳和糴浙絲解面之弊徙浙東提刑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而至召除左司諫與王邁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勸理宗儲震器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忤旨除起居郎進權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凡進古詩以寓規正又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僊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友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鄙劣性復貪婪門庭檢維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虞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肱股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厠足其間是猶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繼以沒上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少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改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權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作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歷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咸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邪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臣有圩田之訟舉朝無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上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之利病皆可痛哭流涕史嵩之入相嫉其鯁直斥去知衢吉二州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直言無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卒

有遺稿十卷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何琮字宗玉松陽人第進士官吉州安福縣簿始至太書門屏曰以儉養廉將勤補拙入朝除左正言轉殿中侍御史先此臺諫駁爲宰相私人有彈劾先進副封琮獨守祖制斥貪逐佞多合清議與時相意忤改爲起居舍人一日諷琮駁陳塤除命答曰琮他日尚欲附善類時相大怒左遷爲福建轉運副使時相去位召入爲戶部侍郎理宗嘗夢神人云天下欲太平何琮作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以詩悼之曰空形良弼夢只戴侍臣冠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登嘉定九年進士第歷官秘書省正字時理宗欲勉戚里以學詔皇親宅置講官首命漢弼以著作郎兼沂王府教授漢弼慨然歎曰三館清流出入貴戚之門豈惟辱身且辱官力辭不拜改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默寓規諫爲帝所簡注拜監察御史入謝帝面諭之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首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又謂慮論給事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復以父憂謀爲起復帝益患苦之時臺諫無一人敢言者帝私計曰漢弼正色不撓是可屬任者遂以太常少卿召之臺諫劉晉之等揣帝意將有易置亟請寢漢弼新命帝怒逐晉之等四人而擢漢弼左司諫兼侍讀復除侍御史漢弼疏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擬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彥

讜直　卷之二十三　光碧堂

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議論未能
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無何遂卒特贈四官謚曰忠漢
弼之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
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
旨微矣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 子勳附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
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與之帥成
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首檄咨夔自近

蜀曰令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
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
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
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
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觸主矣其父見
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
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
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
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

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
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
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
全德之老臣若趙其來可爲朝廷重眞德秀魏了翁皆
陛下所俯知當聚之本朝翌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
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
窮源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源權歸
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
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

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
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
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
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
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
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
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宜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
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
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

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宰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荆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奏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伴省侯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將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

俘之元祐獨不聞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史改中書舍人尋兼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上疏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帝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

恩例特贈兩官謚忠文咨夔研窮經史馳騖藝文蔚為一代文宗有兩漢詔令三十卷掌抄一百卷春秋說三卷外內制及賦詩文三十二卷奏議三卷子勳燾燾紹其家學而勳登淳祐四年進士為崔與之魏了翁所知仕至兵部尚書嘗為論發明先皇與子之意人稱其有父風骨贈端明殿學士謚文靖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王有開字守仁平陽人初游右庠叩閽論史嵩之起復非是且陳盧允升董宋臣之奸併攻余晦帥蜀無狀由

是知名繼登右科參贊戎幕咸淳初以武職換文資由編修官兼右曹郎出知惠州不赴有開博學彊記經史子傳旁及佛經洞章過目輒記憶晚慕賀知章為人黃冠野服逍遙物外年八十四卒

大理卿毛遇順

毛遇順字鴻甫餘姚人舉進士召對便殿超拜侍御史首論史嵩之不當起復以壞典常三學諸生皆朝廷元氣不宜斥逐以自耗削前後疏凡數十上皆時所諱言者理宗書其名於御屏寶祐初進兩淮制置使上疏極

論賈似道丁大全必誤國乞罷斥不報元大弟忽必
烈聞之歎曰安得南朝直臣毛遇順者乎官終大理卿

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
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亢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
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陞太常寺丞兼右司
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
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
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

滋不悦出知泉州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算從入者
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
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所
遣官聞之夜過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
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
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
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
大臣一應目前主計之臣脅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後
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

帝善其言遷宗正少卿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疏辭免
除直龍圖閣與祠未幾復召爲起居郎歷兼國子祭酒
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龍賂彰仁賢逝貨財偏
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敵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敵
政亦自若在庭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
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
英殿修撰知建寧府未幾疾作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
卒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
屋數間不蔽風雨布衣疏食而重名節一時稱爲古直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 子希聖希仁附

潘凱字南夫樫之從子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
擅權輿論韙之登紹定進士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
亂凱馳入營裂帛植於門曰在營者非叛軍上皆歸無
敢後白憲守止戮首亂者一軍安堵郡人德之淳祐末
除監察御史連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行
後以宗正少卿除秘閣修撰都承旨進刑部侍郎請外
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子二希聖字養蒙嘗率六
館論丁大全終戶部侍郎希仁字養浩兩優釋褐終將

作少監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强

汪自强字行之淳安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第爲富春簿分司鄉邑剏常平義倉知錢塘縣時值孟饗赤縣出班起居自强人物淸修音吐弘暢上目送之中書因薦其才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彈劾不避權貴爲之側目毋㬢箏荷槖鵠立柱下百僚震肅時京尹顧嵒託婚東宮以希內授自强露章劾之嵒坐免官婚亦寢朝野悚然尋遷大理寺卿自乞身歸築室故山曰香晩以讀書怡老不復仕

刑部侍郞劉聲伯黻

劉黻字聲伯樂淸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追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大全敗黻避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覩國休戚利害若已痛痒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眉宇若君子斥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怫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屛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倡公論而杜私說廼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穽以澳淴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尋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

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譽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覩之以爲進退之機廼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煽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强人意廼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

孫涔衛溶衆孔淩有逼止之難勢挾金張濫虛牧民之
職以乳臭騃子而僞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與輔藩
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
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
謀陛下明燭事機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
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邪臣汝騰陛
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
汲黯也則以切直罷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
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

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
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覩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
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
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
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
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
下亦知皆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而時
宰之怒竟不可逃邪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
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
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
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
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濶
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欺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
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媢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肺肝
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媿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
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昴卿臣咨夔臣應起臣
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

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汚要津根據
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
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浚削殆盡
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
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窮權勢
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
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
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
攻更出迭入中有朋邪翌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

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
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
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
則以文藻飾佞舌心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
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
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
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榮
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請尚方劍以礪其首向何救於國事

之萬一歲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
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首諭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
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
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
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臣觀陛
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頻數今日內批明
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
納者蓋[illegible]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

而後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
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
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
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
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
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止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
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頗不避欺乃令前之恩
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
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

務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
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改正字以不得其言力求解
職不許會以外艱去服除授集英殿學士沿海制置使
知慶元府召拜刑部侍郎改朝奉郎兼工部尚書丁母
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
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
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
起及羅浮以疾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未幾而宋亡
有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趙崇潔字敏則、縉雲人、第進士、累官右司郎中、負人倫鑑、一經品目、多爲名士、理宗朝中貴盧必升等專權招賂、濁亂朝政、廷臣畏其勢、胥箝口不敢出聲、崇潔獨抗疏、數其罪惡、乞斥罷以肅官府、由是名振朝野、居官不受私謁、所至以激揚著聲、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厓

王持厓字載仲、樂清人、選入太學、有聲、嘗率六館叩閽論史嵩之、士論歸重、登淳祐進士第、入浙西帥幕、時有薦丁大全可任臺諫者、持厓謂其內懷姦狡、外示狂率、

使其得志、必爲國家憂、大全聞之憾焉、未幾、以著作兼左曹郎、吳潛罷相、持厓輪對、言於理宗曰、宰相進退人材、當進賢退不肖、不當以用舍快恩讐、潛貶、上疏力爭之、不聽、遂罷歸、賈似道怨潛甚、疑持厓黨潛併惡之、由是十五年間、三被擢、不越郎曹、二典郡、皆不終、似道敗始除大理少卿、未上卒、

禮部侍郎孫仁則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句容令林之子、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論賈似道罪重法輕、當斬之以示國法、德祐初、元兵渡江、文天祥起義勤王、左丞相王爚趣天祥入衛、而右相陳宜中與爚不相能、以故深結留夢炎、而黨黃石奏勿使入衛、以沮毀天祥、天祥列上勤王及留屯利害、皆內忌夢炎、莫敢聞白、嶸叟取所列、徑造御前奏之、於是復有旨、趣天祥入衛、仍乞倚任天祥竄宜中、夢炎及黃萬石、呂師孟、以作忠義之氣、時朝議方倚重師孟、求好於元、不報、嶸叟居官、竭忠盡智、排斥姦回、不爲身謀、尤精於易、所著有讀易管見諸書、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諡忠敏、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王仁孫字汝善、松陽人、辟入太學、博古、工文辭、議論慷慨、以名節自許、時賈似道以母憂起復、毅然曰、三綱絕矣、率同舍生詣博士陳著、偕詣闕上書切諫、以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奪其母、是代陛下行罰也、書上、不報、似道怒、欲遠竄之、上不可、乃止、仁孫遂謝病歸、未幾、宋社遂屋、痛哭憂憤、以不能興復、致疾卒、

元共三人

平章葉太白李

業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己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爲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崇刱置官田閑子其法病民其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窴李渾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未幾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

兩臺爭辟之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云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捜賢江南世祖諭

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旣至京師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辛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前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廢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事縻繁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

與奏并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背病痹攣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邪李固辭得許因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剴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諸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爲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

婪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諫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政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且言諭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繁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二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以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寤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飢饉穀價騰湧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粮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飢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靡費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陞平章政事李固請解職南還累疏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

品及平江用四千畝李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復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葉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倫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嘗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遠甚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贈資德大夫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翰林學士趙晦叔與罴　伯祖師淵附

趙與罴字晦叔台州人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至渡江與罴率其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罴對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罴忠言讜論無所顧

忌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稅拓大姓求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黑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黑貧屢有守有抱負可大用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與許衡論伊洛闡奧衡雅敬之與熹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

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目次

讜直

明

平遥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國子監司業豐復初寅初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福建按察司使陶厚仲鑄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太學生郭士淵濂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好仁士元
監察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監察御史鄭公圭惟桓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監察御史周顯讀文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山東布政司叅政江用良玭
汀州府知府張静之寧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可大文溥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馬琁附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直夫壯

吏科給事中趙時中良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犨附
吏部尚書屠朝宗滽 子楓附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鏃 父塤附
兵部侍郎虞邦璦瑶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廣東布政司叅議徐希舟沂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布衣繆恭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嵩附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纊
兵部侍郎陶世和蕃 四世祖仕成附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垚 兄奎附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杰附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懷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門人張　熙玄朗氏閲

讜直

明一　共五十五人

平遥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

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歷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海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似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

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畀令賞罸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疎間吾家骨肉邪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邪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部問狀庚死獄中天下聞而憐之

國子司業豐復初寅初 子慶孫耘附

豐寅初字復初鄞人博學篤行恥事胡元隱居勾章之墟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疏諫觀燈謫德化縣學教諭以身廸人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有五歲所著有古易略說子慶字文慶第正統己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與林聰葉盛高棣等諫 景帝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乃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本省右布政使廉聲大著會率表入賀墜馬傷足時年五十乞致仕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子耘字用勤以禮律身雖造次無少渝官湖口縣學訓導乞終養歸以子熙貴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藏於家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程徐字仲能端學之子仕元爲兵部尚書入 國朝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林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言其略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

之道則無以立政有國者祀之必徧於天下蓋以維持世道崇本始而報功德也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尋陞尚書徐精勤通敏剸繁治劇事無留滯雅能文而尤工於詩歌

福建按察使陶厚仲鑄

陶鑄字厚仲鄞人少孤貧懷奇負氣不屑附人洪武十五年授監察御史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剛毅正直一時憸小莫不望風斂迹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贓革罷風紀益震時左布政薛大昉潛引腹心淫肆奸媚囊括人財嗜利罔極民被其流毒者甚衆鑄疏劾其事並逮繫至京民冀其復來爲之謡曰陶使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皆忻躍扶老携幼相迎於郊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洪堪字子輿淳安人少負奇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弱冠登洪武三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 高皇帝以其年少俾冠豸衣繡暫歸績學老其才而用之永樂初召入臺彈劾不避權要風節凜然同官有遺以雙白鵰者堪卻以詩曰白鵰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栢臺其廉介類如此

太學生郭士淵濬

郭濬字士淵寧海人洪武初詔郡縣貢秀士各一人寧海以濬名上既而有部許臣民言政事缺失卽上書論當世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肄業太學太學所養士數千百人見其文咸吐舌驚異歎不可及濬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無不意滿由是名噪一時同學者見其名高乃以弗及爲恨譖諸師誣以奏抵罪而死

湖廣按察僉事鄭好仁士元

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 太

祖皇帝十策一曰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曰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言三曰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曰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曰責任臺諫以致天下之賢六曰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曰限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曰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九曰禁妖淫聲以新天下之聽十曰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 太祖嘉納後多施行之

監察御史膺子温

厲子溫青田人國初以明經擢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洪武癸丑命踏湖州水荒以實復命　上曰前使者曰無爾獨曰有莫不知所以者乎對曰天知地知臣知君獨不知　上忿其言不遜斬之後果如其言因罪前使者而御書於午門曰豪傑御史厲子温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王成字允功松陽人永樂初貢入太學授北京道監察御史偕工部爲勳戚劉大秀等樹碑成後至觀碑次不合於禮入見　上曰劉汪二氏雖勳戚乃臣子耳不可

與　高皇帝並立立必遠數十步庶君臣之分明而報功之典盡也　上嘉歎卒易碑處　上一日顧語左右曰王成好御史勅往南都檢治成績核官吏能否京師肅然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項民彝字善恒松陽人狀貌脩偉永樂初以明經授廣西道監察御史　上以皇太孫英明欲特授曆服民彝抗疏諫曰父子相傳古今常道陛下御不聞衛輒之事乎且太子仁柔初無顯過千歲後將何以入宗廟乎

上怒罷朝時天大雪民彝俯伏不敢起　上入宫後取其疏讀之感悟命宦官搜於雪消陷處得之四肢已僵勅光祿寺調護尋以疾終　上一日問侍臣曰胡久不見長御史對曰已死矣　上歎息者久之命恤其家

監察御史鄭公圭惟桓

鄭惟桓字公圭慈谿人少孤鞠於祖母周周讀書知大義時時取古格言訓之桓感激刻意書史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與叔父讓同登進士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其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寃

訊出之陳懷百金爲報桓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邪辛丑奉天殿災惟桓疏六事指陳時政得失言過剴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留中不下已而梟幣大阻民輒犯禁議竟寢於是　上思時言命侍　皇太子祀　祖陵　孝陵所至遇歉輒建白發倉賑之留署南戶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

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靡遺事無
留滯才望赫然六年査後湖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
之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參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
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
見信用識者偉其敢言其為僉憲時薦知州柯暹為按
察使條約均徭冊式民便而行之遂為令甲年未七十
致仕歸卒平生潔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於墓次
哀號不輒致烏巢芝産之異鄉人重其德行建祠祀之
郡守張禬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諸大吏咸共嘉歎

題其祠曰孝廉魏文靖李文忠各為之立傳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周文字顯謨富陽人永樂癸卯領浙江鄉薦授福建武
平縣學教諭選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
秉公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抗疏論之
學士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用一
時重其讜直屬貴州苗叛總帥偵師朝議命文督兵備
靖遠伯王驥徃勦至則单車詣賊宣諭國威賊應聲歸
欵未幾以憂歸卒於家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授行人出使
萬里外餽遺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拜監察御
史弹劾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貪暴霖糾十三
道御史疏銓所為不法事上之朝逮繫銓詣獄事未竟
而銓得心悸繿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首建議繫
獄了無悔懟天下稱為真御史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章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南京禮部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
覆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
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聞
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
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
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
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
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綸詔獄炮烙般煉追綸弥大臣
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

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
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同死莊遂謫
而綸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
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綸所上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
卿飲綸不赴短綸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
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
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頗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勑
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勑
綸會南臺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明不可綸獨疏
上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怒並誣章劾綸 上特遣侍郎
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
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尙
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
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

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定
之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
大不書此奚書盡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鄭林字伯森常山人登正統進士第景泰初授兵科給
事中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劾駙馬都尉石璟諸不法事
卒廢璟爲庶人權貴無不歛迹嘗憤團營軍無統制每
出征人馬多雜蹂致死遂抗疏論諸團營將不知兵操
練無法當事者遂請委林以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

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復具疏
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
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
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
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
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
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
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
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八

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小八
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
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
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
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
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
陣時于肅愍謙爲大司馬深嘉歎賞以爲得古兵法不
傳之秘奏請頒其法於天下凡練兵官悉以是教閱隊

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劉泰字士亨海塩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於物
讀書窮日夜不息詩文尤清絶釋褐簡爲庶吉士拜監
察御史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内閣江
淵卒移其官天順初復與湯瓊極論石亨擅權忤旨下
詔獄幾不免易簀有詩云清白肯爲兒女計疎狂曾爲
國家憂擲筆而逝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鮑輝字叔大温之平陽人登正統癸丑進士第拜工科
給事中外艱服除改刑科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不事
引繩爲苛刻朝廷之上肅然敬憚時廷綬列校許奏恭
賛都御史不法勅輝往按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列校罪
邊將多占役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備輝請釐正
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督之憲臣嚴
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所陳請皆軍國大計多見
採納輝亦感　上知遇益發舒意氣知無不言誓以死
報國己巳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將累失利　英宗震怒

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執事皆章皇扈駕大臣無一
敢諫者輝奮然曰事急矣乃當輦而諫曰夷狄犬羊也
反覆固其常性邊將不戒於謀遂致小衂爲今計者不
過命一材幹大臣行邊督戰自應得當奈何以萬乘主
下與犬羊角力哉　陛下縱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王
振從旁叱之曰軍與大事爾小生何知遂令　駕起勒
輝督右掖諸軍兼紀戰功師還土木陷没死後二十二
年其子鳳行求父骸骨不得奉衣冠葬於先塋之次

山東布政司參政江用良玭

江玭字用良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正
色立朝推貴斂手嘗以六事疏陳悉關君德民務當宁
傾聽已而諫罷僧牒濫行疏救按察陳璇宪又劾奏石
亨怙寵罔上直聲赫然時南陽李賢方柄事衆爭趨其
門獨玭不可曰吾爲諫官可媚時宰以自託耶固不往
居諫垣十年出爲山東叅議又九載始遷叅政凡所歷
宗藩莊地有兼并者悉奪以還民會督遼東軍儲嚴禁
巨商賂遺歸途惟故衣一篋氷蘗之聲震於遠邇領兵
農金穀諸務不假箠楚而事集酷急者反不及焉未幾

乞休家裝蕭然世業讓諸兄弟而幅巾藜杖行歌坐吟
東循泮渙未嘗請託入公府以子瀾貴贈太中大夫資
治少尹夏太卿稱其皎然氷雪年未至而請老謂可媿
冥頑嗜進之徒云

汀州府知府張靖之寧

張寧字靖之海塩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
諤自將遇事卽言丙子順天鄉試内閣大臣陳循王文
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私其子而爲黜才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内閣乞令罷歸聞者悚然 英宗復位勵
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會六科乞詔在
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變芟薙者悉舉奏行其有
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
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存之隱
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 上優詔允答太監曺吉
祥忠國公石亨恃迎駕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
避 上以是知之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讐殺毛憐衛
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内降差寧
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勅諭急

差追留取便進止寧時次遼東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
便乎卽語鎮守等官調官兵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
陳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
人識者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憲皇嗣
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
號孔子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
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
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薦寧與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
郎會都御史與當路有郤得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先教

化後刑罰訪諸厲民斃政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謝事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敬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宰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絶迹不率千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

廣東按察副使徐可大文溥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學問宏博自少有大志以名節

自喜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直聲赫然擢河南布政司參議以親老不便迎養得改福建所在廉介人不敢干以私轉廣東按察司副使未幾上章言朝政缺失多涉權貴無不爲之危懼遂扶疾待罪南雄有旨放歸至玉山病篤卒有大志而不竟其用人多惜之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馬璇附

馬昆字克昌平湖人第進士知永新政稱卓異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終雲南參政踐履篤實有先輩典刑時同里有馬璇者登天順進士第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饋遺一無所受陞南道監察御史嚴毅正直繡斧所至百僚震慴當時稱真御史者必曰平湖二馬至今以爲美談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天順中官南京吏科給事中　憲皇初嗣位時內臣用事勢張甚在朝無敢須言者淵與給事中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陳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無令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事敗

雖欲全之無由也近有亡耻大臣與之締交或屈膝或叩頭或稱翁父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無令內官管軍管匠置立田產多畜義子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朝政清明而宦豎亦享其福保全之道何以加此　上嘉納之其年十月復立皇后王氏明正牛玉之罪免其死安置南京淵及徽等復以玉罪重罰輕數玉大罪四乞正典刑因詆斥執政奏入逮下詔獄科道交章論救俱謫遠方判官淵得茂州徽普安州二人直聲震中外而李文

達名爲少損淵歷遷順天府治中歸老於家貞介溫惠鄉人稱爲長者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登進士第拜南道監察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苟合念親老御史當觸邪自分死可爲也不然當推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謝鐸李東陽與壯爲莫逆交相與促之行壯不得已至南道未久會翰林章懋莊杲黃仲昭輩俱以諫鼇山謫官烟瘴壯抗疏力救得改內地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

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者時羅倫居官南都深知壯遂極推厚及壯居父喪與倫討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嘗歎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吾見二人于少保謙及今陳御史壯耳服闋至京復以母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剴切激厲多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母喪去服除復拜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歆然鄉人不復知爲御史布袍疏食於清江之浦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終老之計弘治丙辰薦起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未幾轉河南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無何乞身還時年六十六卒於家

吏科都給事中趙時中艮

趙艮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吏科給事中鯁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邊境四事忤旨杖於廷幾死歲丙午左右請立宮媵所生二歲子爲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 孝廟正位東宮又請簡正人爲師傅以職輔導滿九年考陞本科都給事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譖於中官汪直誣以言事不謹謫四川廬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陞

副使卒於官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丁川字大容新昌人登天順進士第成化中擢監察御史才名籍甚屢陳時政缺失魏昌侯孫繼宗以外戚父子交掌禁兵川疏請裁抑其權又劾尚書馬昂都御史楊瓘怠事不法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干預朝政川上疏論諫奪俸三月辛卯 太皇太后崩因陵廟事遺旨切責言者川疏曰諸臣之請天下公論也 聖母之命一

時私恩也惟　皇上無以私廢公言甚切直事竟寢尋
擢順天府丞值旱荒疏荒政十五事多見采納遷僉都
御史巡撫延綏至則上備胡三策開中淮浙積塩選將
帥置弓弩練士卒創屯堡蓋隱然鎖鑰重寄云未幾卒
於官川平生清苦卒之日槖無羸金士論益賢之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驥附

毛弘字士廣鄞人第天順丁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
九載晉本科都給事中言論風旨慷慨激烈疏奏無虛
日　上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之語成化三年

值上元節預命詞臣分題作鼇山燈火詩欲以娛兩宮
編修章綸黃仲昭檢討莊㫤上疏極諫忤旨各廷杖謫
外任弘乃抗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
敢言直諫眞盛世事願乞復官而先是修撰羅倫亦以
論李賢起復被貶弘言之益力謂倫不足惜而天下遂
以言爲諱遂得旨四人俱復原官明年　慈懿皇太后
崩廷臣議葬附事不合弘乃言　慈懿作配先帝爲
皇上母內外無失德葬宜附　裕陵主宜祔太廟爲萬
世不易定禮　皇上生事兩宮如一今　慈懿崩逝乃

欲別葬是有二也　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無
使得罪於天下用是　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如禮
聲動宮闈皆呼爲毛秀才　太后欲識其面垂簾召見
之凡在諫垣餘十年權奸落膽議者以方古之遺直同
吏部侍郎葉盛考察南京官屬黜陟明當雖所親不得
一干以私會中寒疾暴卒人皆惜之子驥舉弘治甲子
鄉試知光山縣以循良稱

吏部尚書屠朝宗滽 子樫附

屠滽字朝宗鄞人生而聰敏駿發爲文下筆袞袞千餘

言一時行輩皆下之登成化丙戌進士試監察御史歷
官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李孜省黨媒孽改南京弘治元
年勑總督兩廣軍務柳州諸處猺獞番戍風土殊習比
歲死亡過半滽爲區處分戍多所全活入掌南京院事
尋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災異疊見滽歷疏時弊
二十事　上悉允行九年轉吏部尚書進退黜陟無所
私而以愛惜人才爲重注選至烟瘴地多儒筆不下必
擇宜其風土者爲之因奏著爲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
者必置之遠地時多內降官滽因論奏謂天下士事詩

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者積數十年不得官而白身之人奔兢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不可以爲訓由是內降稍減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濂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不用而開是例萬一聞於北虜將謂中國空竭且生戎心議遂格清寧宮新成詔許番僧入宮慶讚濂率大臣再疏諫止言甚剴切給事中魏玒等因事下獄又率衆極論出之周文端經將謝政卽疏其剛方有爲不宜輕聽其去及召問執對愈堅至拂 上意不避也彗星見濂會九卿條陳十事以

獻皆切時弊已而乞終養歸適丁外艱居於家 武宗卽位馳勅召之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逆瑾專權方疾言官如仇每因言事欲罪之濂曰此濂實主之御史稟承而已又大起羅織之獄欲於律外比擬滋重濂執不聽瑾又以宿憾鈎摘前兵部尚書劉大夏欲置之死濂爲申理卒得減論忤瑾累撓濂濂亦數忤於瑾疏乞解任歸濂平生慷慨自許恒以廣言路惜人才爲己任立朝論事皆得機要嘗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恐誤黜一人其存心大都如如此予極正德辛未進士以試中書進吏部文選員外郎郎中有俊才詩賦書翰尤雄一時丁內艱居家卒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鍭 父塤附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父塤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鍭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爲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鍭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濂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

都憲歸五年卒鍭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典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鄉薦明年成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鍭抗章論救幷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弘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鍭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

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惟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冀　上罷不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衷情懇惻雖至觸冒無顧慮疏入不報父之當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鯁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踈處之瓌亦黽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准受民詞即論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養歸早暮庭幃承顏順志母以壽終居喪稱孝　世宗登極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之鏶獨以老辭卒年八十有三鏶爲人

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力自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一考僅守遺田無尺寸增產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呂侍郎沃洲爲舉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風俗云

兵部侍郎虞邦瓆瑨

虞瑨字邦瓆縉雲人第進士官給事中性耿介遇事敢言而知國體成化間以進言忤　昭德宮下懿旨將置之死同列爲擊登聞鼓救免中貴盧永督採處州鑛課外橫征鑛戶率棄家而逃瑨抗論得罷民困始甦當時稱瑨爲真諫官累遷至兵部侍郎卒於家賜祭葬悉如例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何琮字文璧仁和人辰州知府湞之子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通志改禮科給事中每對仗彈劾音吐宏亮當宁動容在列之臣莫不傾聽屬當使外夷部擬琮名以請　上特改命他給事不欲琮離左右也琮感知遇益正色直言在諫垣數年多所封駁至議請汰國學庸耄以振人才謗議洶洶遂於題名碑

中鑱毀琮名而琮屹不爲動陞通政司左右參議陟左通政晉通政使琮稟性直諒而疾惡尤嚴視銀臺篆不數月法立弊除然亦以此得謗淹滞者久之成化巳巳陞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選將養兵籌畫邊務恒事未至而爲之遠圖弘治初歷三考遷當尚書無缺特加正二品俸仍舊職僅逾月卒於官訃聞輟朝遣兵部進士謝汝暘造墳論賜祭葬琮居官清介門無雜賓立朝四十年勤慎如一日上疏復西湖以資灌溉所著有西湖圖說恒庵稿

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魯沂

徐沂字希魯永康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亢直敢言彈劾權勢如鷹鸇之逐鳥雀時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肆虐及中官李廣輩矯命行私皆露章擊之為當路所疾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蘇州細苧福建改機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布政司參議卒於官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粵稱貨藪一握之資可富數世而沂獨纖毫無染賢者以為難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朱惠字懿卿仁和人初為諸生時家甚貧而父性嚴色養頗難惠自甘澹泊乃力營甘旨以進艱辛萬狀不敢告勞父卒安其養以篤孝稱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時內侍蔣琮守備南京以威權排逐縉紳事多不法惠抗疏劾之權奸股栗未幾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值奸宄縱橫殺害良善惠首置於法以令境內蕭府二役並興民不堪命即為檄請止湖南一境始獲息肩居二歲卒於官

布衣繆恭

繆恭天台人學古行高喜名節弘治中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帝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呂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中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弘治初寵豎李廣受富兒金將尚公主獻發其事劾罷之又因災異陳八事如策大臣抑親貴皆人所不敢言者壽寧侯張鶴齡兄弟依藉宮掖熏灼一時獻又反覆極

論之　上怒杖闕下繫詔獄尋直其言釋之歷順天府丞時逆瑾用事朝臣遷轉大半以賂乃十年不調丁內艱服闋歷進南京兵部侍郎會有言者遂乞歸獻長於詩文善草隸所著有甲軒稿使交稿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璠

盧璠字希玉鄞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疏罷淮揚貢賦十餘萬緡及西北勸市戰馬宿弊又劾巨璫梁訪等竊柄引用姦僧繼曉妖術罔上事直聲大振有溫州衛指揮戴勳以遺孤為庶長所孽庶長賕結

當路多爲之地瑀知狀乃言於兵部尚書馬文升事竟
直初未嘗相聞也已而勳頗知之以二百金賻瑀母之
喪瑀峻却不受服闋陞工科都給事上天變忤旨廷杖
逮獄出爲長沙府通判未幾陞真定府同知詰暴撫良
能聲籍籍陞廣平府知府廣平故牧馬地豪貴家數侵
匿而委其徵於貧戶瑀乃剗洗姦蠹盡反豪貴家侵地
民困乃甦有高黍將者素以高貲甲於郡逮誣繫獄前
守避嫌置不理瑀慮囚竟按牘出之比引年高托其母
懷千金爲壽致於帷簾瑀覺竟謝不受歸而疏食飲水

以吟詠自娛瑀美丰儀制行高整弱冠時有鄰女手製
統褲遺之卽毅然斥去終身不跐其門知者以方魯男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嵩附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父母
相繼卒哀毀骨立悲戚罔聖時三弟崙嵩崗年並少家
亦就圮崑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弘治九年遂
與弟嵩同登進士高第崑謁選授直隸清豐縣知縣三
載考績監司交薦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孝
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多見采納

正德丁卯閹逆瑾恣橫流毒縉紳崑上疏列其奸狀逮
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
瑾誅詔復原職致仕遂徜徉山水絶口不談世事 世
宗初政詔下錄用辭疾勿起崑才高學博有志體國雖
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志而卒弟
嵩任南平知縣値旱甚與郡守孫行詣龍潭禱雨雨太
注冒行數里感寒疾卒民爲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陳璋字宗獻溫之樂清人父早卒哀毀不踰禮事母孝

養彌篤領弘治乙卯鄉薦至乙丑始成進士卽疏請歸
養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
足矣促北上時逆瑾擅政朝士爭趨之璋獨以爲耻瑾
聞而憾之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宜言於朝曰古
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或勸璋
賂瑾以爲解璋忿然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卽怡然就
道瑾誅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張司寇子麟精法律
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譏之麾學官而不讀律謂
之曠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

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子麟薦其能疏名以上因奉勅審錄八閩所活數百餘人有恤刑錄行於世事竣還京適　毅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俸等諫止觸　上怒甚罰跪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生爲奮然進諫既杖臀無完膚伏枕五閲月而後起陞雲南按察司副使　世宗嗣位給事吳巖等議褒諫臣以璋名上加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蕃諸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盡其法者璋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

而出之以和平恕慈祥而斷之以義寬嚴相濟用得其情民夷悅服陞行太僕卿時馬政廢弛條陳五事一求實用二懲不職三嚴有司四儆守臣五崇寺權咸獲俞允一時馬政聿有成績歷陞大理寺卿時錦衣捕獲羣盜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世寧知其冤送大理覆審璋曰笞一械獲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況置十二人於死地乎獄雖成何得不辯乃駁回世寧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爲奏釋一日與世寧議罪不合各奏請下廷議卒是璋言且行中外著爲

令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世寧剛氣人也與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如此無何而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决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　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應命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南京太廟災　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璋偕錦衣給事往勘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　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璋曰事在弗欺禍福非所計也　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有土官以非法杖死下吏繫法司獄執政欲貸之璋語司寇

聶賢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忤執政意遂偕賢致仕歸璋爲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不直者輒質之衆中而人亦不怨自處清介與俗韋寡偕未嘗一呈身要路居官尤堅苦節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宴如也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花以詩酒自娛樂卒年七十有二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陳霆德清人登弘治壬戌康海榜進士第授給事中抗

直敢言、以忤逆瑾、逮獄、謫判六安、瑾誅、復起、歷遷山西提學僉事、以師道自任、士習丕變、致政歸、雅好詩文、著水集百餘卷、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長樂令、愛民禮士、百廢俱興、遷監察御史、逆瑾用事、疏劾之、併擊谷大用馬永成等八黨、瑾怒、遂摭小過杖之朝堂、落籍歸、瑾誅、詔復原職、御史周倫等交章論薦、遷劉大夏王渙等去不以禮、將復大用、有嘗被渙劾者、當柄、沮之、遂不起、

力耕課子、優游林下、與鄉人結社、坦夷和易、人稱厚德、所著有鳴琴稿西臺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鑑

章鑑字元益、鄞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時番僧蕢曉得幸王公貴戚、皆膜拜受戒、鑑極言曉以夷教亂風俗、乞正典刑、以清朝廷、疏入、卽收曉誅之、直聲振天下、陞本科都給事、論列剴切、權勢歛迹、尋以劾奏威寧伯王鉞忤旨、奪官歸、以詩自娛、有樂行稿、藏於家、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禮部尚書守陳之從弟、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內陞、守隨抗疏言曰、是例行、是廢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已又劾奏奸僧蕢曉妖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野、巡按江西、獨持風力、有李孜省者、彼人也、變幻爲奸、暴於鄉里、舉按其罪、當之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惑上、遂得近幸、守隨自江西憂歸、比服闋赴京、而孜省已

爲太常寺丞矣、卽劾奏孜省、以贓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孜省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遽擬改官、俱爲孜省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時孜省益貴用事、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書小簡以所賜銀圖書封進、欲中守隨而無其因、時以例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何不黜、吏部對以廉能正直、是不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也、乃竟誣爲添註、斥守南京、孜省誅、陞應天府尹、而守備蔣琮以宿憾、復傾之、謫廣西布政司

參政七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掌寺事會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以充內庭別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以為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伏闕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於此者能言之乎文問何事對曰八虎擅權相扇為惡皆公陷上恣行不軌此其最大者文遂與守隨及張敷華定計令郎中李夢陽疏瑾輩之惡會衆伏闕已而中旨遣慰各官還治事守隨等言之益力時大學士謝遷又從臾使竟其說

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司禮監簽書管事而張永谷大用羅祥魏彬馬永成丘聚俱各莞樞要以為不復在左右親倖矣守隨曰使此輩操權握要其害乃甚於左右親倖也持太阿之柄而授於寇手禍將若何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豎奸罪狀而斥瑾尤甚謂不磔於市不足以清朝廷不報未幾勒韓文致仕以言官論救并削職禁錮終身而閣老劉健謝遷相繼罷免言官死於枷械及謫戍者接踵衆始洶洶危矣瑾乃日遣偵者廉守隨短竟不可得守隨復陳正君德修治化戮奸邪明法度諸事大要惟欲逐瑾等以端政本瑾銜之入骨竟寢不下忽歲除朝退傳旨令張敷華與守隨致仕衆論騰沸而切於威嚴迄不敢復言瑾復令偵者沿途察之欲中以奇禍而守隨檢飭益嚴僦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與郎中李夢陽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為朋黨頒示天下瑾猶銜守隨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邊復矯詔奪官追繳出身以來誥敕瑾伏誅詔復原官致仕還所奪誥敕年八十五卒贈太

子少保謚康簡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爌

王爌字存約台之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罵帖被逮爌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罵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祀 駕幸北囿當事者謀取遥旨快私廳

爌特疏請停刑還　駕諫乃寢爌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復刑科給事中歷遷應天府尹革繁役裁供億節浮餼籍丁錢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内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蘓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困者起沉痾者歸而爌之頌聲遂滿輦下陞南京刑部侍郎母憂服闋補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刲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

快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内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爌曰中人行禮柰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屈坐爌獨據正席且贄惟一帑言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爌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之金陵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中以鄉試第一人登進士用選入中秘尋改給事中　武宗時諸閹擅政事多内降諧駁抗疏請無所避逆瑾專恣尤甚權侔人主諧奏斥之瑾怒日伺諧無所得乃羅他事矯詔杖諧與劉大夏潘藩同戍肅州瑾誅放還嘉靖改元詔釆舊臣乃復起歷官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會夷變諧盡心撫勦兩廣以平尋召入本兵乞歸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窖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中金走白太守太守曰金

無知者爾物也盍取諸成固謝會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人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而陶氏簪纓至今人以爲皆成德所種云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張景暘字廷和山陰人成化中進士拜監察御史當武宗駕留宣大首率同臺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杖又劾江彬許泰冒封伯爵非制人多其敢言竟以是爲權要所忌出知潮州尋罷歸卒兄景明字廷光第進士以經術選充典府長史事　獻帝於藩邸忠慎不渝嘗

敷陳六事　帝悅命揭諸宮門　世宗入嗣大統以輔
導功召赴京將大用會病卒特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錄其二子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
歷寺正出知淮安府馭吏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
之陞陝西左叅政歷江西四川廣東三藩左右布政使
晉副都御史廵撫江西值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
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時遣中涓駐饒之

廣德燒造供御諸窰器上疏力言小民凋弊之狀可憫
先王恭儉之節當師　上爲感動下詔中止性素亢直
不肯與時浮沉每爲當路者掣肘遂抗章請老未幾起
廵撫河南再辭不許遂建牙中土諸大小屬吏欽其風
釆教令所布不威而肅時詔取中州樂工之有名者隸
籍內教坊供御上疏極諫至引唐明皇[illegible][illegible]辭色致動
漁陽鼙鼓一時梨園子弟流落人間至今讀[illegible]君之詩
猶以爲戒言極剴切　上爲色變已而歎曰韓某愛我
嘗聽謂韓公言事有回天之力尋陞南京大理寺卿韓

刑部左侍郎逆閹劉瑾惡不通欵陞刑部尚書勒令致
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日與耆儁觴
咏自適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
居逼城市而軒蓋未嘗輕入公府然郡邑大夫以國典
民隱就質者則嚮答忘倦性善飲雖極醉而容色彌溫
與人交敬而有禮平生無狎友亦無面友恭儉清慎始
終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盖
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虞守隨字惟貞義烏人幼穎異好學年十三補邑博弟
子員以文雄督學使者一見奇之每行部校士令與偕
又輒居首歎曰何物小秀才而冠一郡士也執贄受業
者履戶常滿以甲戌進士特旨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遇
事慷慨吐所欲言不避忌諱首疏金華大儒何基王栢
金履祥許謙不宜止祠鄉賢而不與從祀之列宋濂黼
黻皇猷宜賜之諡而王褘死節不屈當廕其子孫頃之
武帝南廵還京有旨百官大帽曳撒郊迎衆皆奉旨守
隨獨抗言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

文物之美也、忽此不務、非所以為中國弊、甚剴切、　上
嘉納之、是時　上未有子、儲位久虛、宸濠覬覦、謀為大
逆、守隨憂之、奏言人君即位、必建儲貳、宜倣宋真宗故
事、於宮中立學、取宗室中子弟沖年謹厚者、置於內學、
觀其德業進退、可屬大寶者、權命之、以安中外之心、不
報、已而奉勅、印馬燕齊河洛諸道、并追備用馬匹、先是
流賊亂、馬政廢、百姓苦之、守隨條陳六事、一曰、寬欠馬
之地、以甦民困、二曰、減管馬之官、以省民財、三曰、時僉
審、以均馬戶、四曰、定冊籍、以編馬政、五曰、恤養馬之衞、
六曰、均買馬之銀、　上悉如議、頒行、故吏無侵漁、民不
騷擾、當逆藩之變、而馬匹取辦倉卒、不至缺乏者、守隨
之力居多、坐讒、謫州倅、未幾勒罷、　世宗自藩邸繼統、
惓惓以典獻園陵為念、議者盈庭、幾於築室、守隨上
皇陵正議、以折之、援引經傳、而參之周公孔孟唐宋名
儒、反覆數千言、極其辨晰、　上悅、特旨召用、尋以疾卒
不果、年僅四十有七、守隨為文、出自性靈、而根於理要、
最長詩賦、尤工行草、一詩一札、獲者若拱璧然、詩文多
散逸、惟芝岩雜稿、皇陵正議、藏於家、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周旋、字克敬、慈谿人、第進士、除南京戶科給事中、轉北
京兵科、時北虜猖獗、條陳方略、咸中時宜、舊制各營畜
牧、俱有分地、以權貴侵奪告病、奉勅查復、惟　中宮皇
莊不可問、因抗疏奏曰、　陛下天下主、　母后享天下
之奉、何必私牧地頃畝之入、而後給哉、詔悉與民、在科
九年、屢上疏論事剴切、已而出參廣藩、計平藍劉之
亂、人多其績、性好學、雖簿書鞅掌、未嘗釋卷、所著有西
溪小稿、東湖十咏、慈谿志、集共若干卷、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垚　兄奎附

屠垚、字文治、平湖人、父熙、為太平同知、僅以一僕自隨、
邸官如僧舍、垚第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當
武廟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　聖德、不報、尋復疏止、與
作全咸曉崇　聖學、重經筵、皆國家大體、出按廣右、適
歲旱饑、而猺寇乘危倡亂、民多駭散、垚設法羅運、且增
價招商禁糴米船、民賴不饑、猺寇聞其德政、革心解甲、
斤粵悉平、事聞、　特加勅諭、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俸一
級、時稱為真御史、補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即乞身歸、

囊橐蕭然無一長物，雅好詩書，老而彌篤，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兄奎亦為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軌，有直聲，官終江西參議。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從陽明先生講明良知之旨。寧藩逆，啓遽上江防三策，復疏諫南巡，不報，遂乞疾歸。陞工部郎中，不起。世宗登極，補南刑部郎中，會大禮議起，朝紳羣咻之，而宗明與二三人者論合，至署丞何淵復請入太廟，宗明即疏陳不可，遂出守吉安，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宸濠遺孽朱祥阻隘嘯聚，白晝攤肩輿劫城市，官吏不敢問，宗明潛發兵布賊舍傍，至除日牒郡僚托他事至其所，一鼓而縛祥父子，其徒無一人得脫者，人皆奇之。歷陞光祿寺卿，即籍光祿經費，疏乞防奢止欲，正德養身，定經制，抑貪饞，上納之，著為令。又應詔言四事，曰求才、勵志、定計、責任，皆切時弊。陞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以忤權貴下獄，時大禮大獄之後，漸生黨議，宗明上疏言：楊名罪不罪，宜有定法，然罪一楊名而

必求主使之人，延及善人，將盡於一網，其關國家元氣不小，乞寬名罪，無窮其事。遂并得罪，出參政閩藩，乃召補禮部。會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遼陽廣寧軍變，時議姑息，復抗論乞斬渠魁以昭國法，議者韙之。轉左侍郎，未幾卒。宗明為人溫厚寧靜，諒直不阿，風節昭著，以是頗與貴勢不相能，竟挺挺無所屈。其應變成務，沉機默運，確有定力，人以為心學之驗云。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杰附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異絕倫，少授家學，輒奮勵誦習，朝夕不懈。稍長，即沉酣六經，鈎稽百氏，諸生中最稱博雅。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進士，選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過於諸生時。為文根柢理要，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即伸紙濡毫，頃刻千萬言，氣洶洶不斷，以文雄同館中，同館士亦引以為不可及。壬午，授翰林院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僅三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氣節，初甚英毅，中更為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疎貴

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悄得其懽心家貧屢空晏如也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以治行稱既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廣東左參政張德珍懷

張懷字德珍幼穎異勤學強記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忘正德丙子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諫　武宗皇帝南巡跪門五日杖三十瀕死奪俸六月　世宗入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

得進階加俸不色喜尋陞精膳員外郎懷感激知遇發舒意氣益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未幾議大禮建室上疏力諍奪俸一月又議改稱皇考聖母與廷臣同議者伏哭闕下廷杖三十復瀕死不色慍第慨然歎曰一死何足惜但至誠無以格君使　聖天子有過舉爲可恨耳出爲江西左參議陞廣東左參政清慎剛正執法不撓節俗愛民孜孜職業三年報政赴部擬殍援已坐江西建昌知州夏良勝知府鄭源與刊刻雅書非毀大禮爲部民所訐詞連懷任參議懷付刻此書復回廣東聽勘御史吳麟問擬鈐東不嚴贖米還職而都御史汪鋐希宰相旨覆參阿附竟奪職歸角巾私第怡然著書以自適三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爾室交薦堅臥不起尋奉詔准致仕懷居官常俸之外一毫不取兩叩　天闕瀕死愈厲侃侃剛正之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士大夫多惜之卒年七十有六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五目次

讜直

明二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給事中趙鴻逵漢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刑部侍郎王德深浚
禮部主事戚賢徵應奎
南京兵部侍郎陳棟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刑科給事中張懋達逵
工科給事中周天保祚 弟𤩽附
陝西左叅政陸元溥僔
湖廣右叅議楊惟仁言
翰林學士程舜敷文德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卿

南京鴻臚寺正卿史應之朝賓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諡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傅
刑部尚書張鍾誠永明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薇 子與映附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東
錦衣衛經歷沈純甫鍊 子襄附
刑部尚書趙元朴錦 父塤附
陝西提學副使陸與培光祚
兵備副使張體徵應治
光祿寺少卿鄭叔初履淳 子心材附
廣東左叅議項子長篤壽
右都御史沈純父思孝
監察御史許長孺聞造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余世用繼登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晉安馬　欻季聲氏閲

讜直

明二共三十三人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江暉字景孚仁和人尚書瀾之子侍郎曉之弟舉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入讀中秘書初登第即喪偶朝貴擬以錢寧族女時寧貴勢傾天下衆莫敢忤其意暉獨

峻拒之已而　毅皇帝將南巡暉與同館舒芬等抗疏力諫受杖幾斃謫授廣德州知州爲政廉正剛毅甫下車即法其豪梗者以令於州民皆悦服有大姓讐欵數年官司不能平將尋干戈暉徐以一言而解勞不坐乘衣不重釆省徭役減供應以身勸民民大懽樂之歌謡謳吟徧於里巷以翰林院編修召尋進修撰屬　世皇用言者議簡侍從使吏民事擢暉河南按察司僉事未行而痰疾作特旨許養病歸二年而卒暉精敏修潔游心藝苑疾近代文體淺陋益務爲鈎深奇崛至不可句與齊人曾嘉東楚王廷陳關中馬汝驥共肇一時有胄王江馬之稱云

給事中趙鴻逵漢

趙漢字鴻逵平湖人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授建昌府推官廉正公明不拘成案時有所縱舍獨殺人匿死者必得其情以正法不輕貸當是時李憲副夢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檄郡縣毀淫祠頗羣吏懼鬼責雖毀不力也漢佐太守一日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志超厲而氣果敢一時以風力稱召拜給事中時當改革之

際宿弊未盡除而怙寵驕恣者接迹漢繩愆弼違有抗直不撓之節漢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轉官前後奏疏不一上　武廟者三　世廟者十有四責回話者二奉詔逮獄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怙終崔文之擅政谷大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鑿鑿中窾至論首輔張孚敬專職自恣尤人所難竟以是失要人意出爲山西布政司參政不數月乞骸骨歸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薦光則龍卧不可得其槩云所著有漸齋集

刑部侍郎王德深浚

王浚字德深、建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第、任薊州知州、抑制太監劉瑾家奴、取惡下錦衣獄、尋釋、陞刑部員外郎、以直諫南巡忤旨、跪門五日、廷杖瀕死、久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沂州、晉貴州按察司副使、時夷人吳尚賢肇亂、浚討平之、賜表裏以旌其功、陞四川布政司參政、再轉爲河南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與按治者不協、左遷福建布政司參政、尋陞右布政使、再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地方輯寧、師旅不用、省費錢糧歲以萬計、陞南京刑部侍郎、又一年、改比、　九廟災、自陳致仕、年七十二、卒於家、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戚雄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陽縣知縣、以才調南海、剸繁就簡、植良剪惡、治爲百粤最、召拜南京監察御史、巡江、聞寧藩變起、疾走儀真、調兵要害爲防守計、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無所顧恤、迄逆濠就縛、始解嚴、又奏免南京守備太監及條處河忠疏運道足邊餉等五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疏劾李福達之兇焰、郭勳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韙之、平居不妄言笑、銳意文學、迨易簀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婺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禮部主事咸賢徵應奎

咸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丁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嘉靖初政、首進用人用言二論、　天子嘉納、尋大禮議起、奎抗疏爭之、言多忌諱、　上怒、下詔獄、明旦死杖下、奎自知讀書時、即有志聖賢之學、及官禮部、學於湛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毎自信堯舜可爲、篤志以往、覺天地俱小、甘泉先生毎對之輒歎、社曰此吾畏友也、故於其死痛之獨深、而銘其墓銘曰、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年、以身隕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忘者存、

南京兵部右侍郎陳棟

陳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世宗御極、充日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勅議追崇興獻、欲祧　武宗、主於別廟、棟抗疏廷諍、謂　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繫詔獄者月餘、

世宗憐其直赦復原職頃修　武宗實錄以艱服除以
允直觸政府出爲湖廣布政司叅政時建　顯陵職提
督克殫厥心有賚鏹綺幣之賜遷河南左布政使卻歲
羨數萬計冰蘗之稱重於一時歷遷太常寺少卿提督
四夷館時分宜擅權孽子招賄競進之士奔其門如流
水楝獨簡亢自持公揖之外不交一語分宜父子深銜
之會吏部右侍郎缺銓司擬楝卒爲分宜所排出爲南
京兵部右侍郎朝論大不平而楝怡然就道無慍色司
留鑰者數載竟爲分宜所忌嗾其黨攻之楝遂拂衣歸

搆芙蓉園鑿方塘蒔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
跡不入公府口不談塵俗惟得句則朗吟如金石聲優
游林下一日無疾而逝訃聞賜祭葬如例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魏有本字伯深餘姚人起家寒素登正德辛未進士第
拜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
馬永大將材可代勛　世廟怒謫外任吏部尚書廖紀
疏留有本且言馬永有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會臺
省亦交章留之詔復御史尋按蕪松四郡有風裁累遷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大侵疏請蠲賑民賴以生未
幾以右都御史總理漕運引疾歸有本爲人恂恂寡言
笑至談當世事亹亹多切中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弟孝附

包節字元達池州太守鼎之孫世爲嘉興人父志贅於
宣涇楊氏遂占籍華亭節生而穎慧五歲喪父哀毀如
成人嚴事母楊氏勵志績學與弟孝相繼成進士釋褐
東昌府推官多所平反召拜監察御史按閩按滇皆以
風力著繼按湖廣時巨璫廖賓以鎮守威壽三楚節廉

其不法事抗疏劾之忤旨逮獄幾斃杖下謫戍莊浪戍
服從行間不敢以逐臣自貰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
雨處之裕如戍十二年聞母訃窮晝夜號慟既免喪哀
慕不去體又五年而弟孝又卒哭益慟輒以身投地曰
誰代我奉蒸嘗者竟以是得疾卒隆慶元年追贈光祿
寺少卿節爲人剛介天植居臺中却巨璫賄人服其廉
絶同年私語人服其貞所叙甘肅志具列以羨制羨之
策人服其識乃直言獲罪而其卒也又在萬里之外朝
野痛之弟孝以中書舍人召拜南臺侍御史督閩巡視

發奸剔貪墨吏一時望風解印綬去先後論分宜相及典試之不法者直聲動中外後以兄戍郎日乞歸養冀寬毋憂且慰兄望雲之思說者謂兩御史一則致身於其君一則竭力於其母各成其是而卒無媿於乃心時人以為確論

刑科給事中張懋登逵

張逵字懋登餘姚人登進士膺館選嘉靖初授刑科給事中首劾武定侯郭勛既又論妖賊李福達之奸皆忤旨始而謫官復被逮戍邊幾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

卒隆慶改元撫臣以請詔贈光祿寺少卿

工科左給事中周天保祚 弟禪附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博學好鑄古文詞頗易舉子業不為為郎不諧時好歎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擢書經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稗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為言者所劾 天子置不問補東阿令邑號疲劇緜蕞苴鋒民獲息肩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阿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一修東阿之政邑人大悅之如東阿徵拜兵科給事中會弟禪亦以才選為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飢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廐槩慎祀典飭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救時至應詔一疏頗歸重災本 天子為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遷工科左給事中時虜躪遼陽大康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蔽匿特命祚按之具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閱其事出叵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天子悉嘉納還至三河蒙

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祚却之手足攣痿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聰明不廢自計無復立效明時循得以醫藥餘閒著書立言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其文酷慕兩京質踈達節去雕去腐而醲旨自足時復為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泠然故攬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家食二十年非慶吊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監司郡邑諸大夫重其品高其文

每考叙遷代得祚一言輒相視色喜曰歸裝不薄已其
爲時所重如此

陜西左叅政陸元溥溥

陸溥字元博錢塘人正德丁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宸濠謀不軌逆瑾內應齊魯趙魏賊從中起天下盖岌岌矣溥相大司馬運籌决策動中機宜羣兇竟以次授首易危爲安溥之力居多既而大駕將南征溥與同省諸郎伏闕諫止廷杖幾斃會丁内艱歸服闋補武選司員外郎歷郎中出爲江西布政

司左叅議嘉靖改元詔奬先朝諍臣加俸一級改陜西布政司左叅政行至覆寶卒溥爲人冲澹雅素退然書生也至論大事决大疑慷慨激烈屹如泰山喬嶽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卒年僅四十有五識者悲之與溥同杖者爲仁和江瀚林暉君子以爲杭之二直

湖廣左叅議楊惟仁言

楊言字惟仁慈谿人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於禮闈辛巳賜進士第授行人使於代而代王故好學以言名儒賓禮益甚言爲諸生說易諸生即翕然師事之未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以安代者莫如言言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議大禮羣僚更相水火而張璁桂蕚諸人陰脅言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略曰陛下考　獻帝而祀之覲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　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與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　太祖　太宗既正世室而復叅以　獻帝可乎至以　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

祖宗也以　獻帝爲禰而宗之是近無　敬毅也諸所云云皆爲不經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俞禮部席書之議而今乃拂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即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宴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勳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即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聽奸人之言

既襲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婿、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刎即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既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瑶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籍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為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勑法司廷鞫之、拷掠慘毒、體無完膚、而終不易詞、讁判宿州、已乃稍遷溧陽令、蘄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司、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讁知夷陵、稍遷荊州府同知、

四川僉事、湖廣參議、又稍稍起矣、而忌者復傾之、遂鐫籍以歸、方言之入蜀也、舍於驛中、夢綠衣郎進曰、忠良胡為乎來哉、詰旦咨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此而自縊、語其狀甚肖、昔言所論救語獨縷縷者斯、其感也、既歸而角巾布袍、崇尚約素、曰吾以為子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戒之、曰吾死、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卒年七十五、張大司馬時徹志其墓、且繫之銘曰、虎豹九關、嚋弗喘乎、而獨大聲以呼、羊腸九折、嚋弗慄兮、而獨叱馭以驅、彼含沙伺影者、豈其無所、而獨公是虞、嗟乎、嗟乎、絃直者曲乎、玉潔者污乎、子哉後江、柰何乎斯人之徒與、後江、言之別號也、

翰林院學士程舜敷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官、進無逸殿講章、大意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進郊祀議、內訓四時親蠶行、以偕同官楊名言事忤旨、廷杖下詔獄、謫信宜典史、當道為建嶺表書院處之、兩廣名士翕然師尊之、時有山斗之譽、遷安福知縣、立鄉約之法、合糧里之役、政大得民、遷

兵部車駕司郎中、會北虜猖獗、上禦邊四事、滅虜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納、尋陞廣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祭酒、嚴立科條、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關、務在培養人才、以收太平典理之效、晉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癸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詔知貢舉、加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典教庶吉士張四維等二十八人、時兩直隸河南山東四省大飢、開例納銀以便賑濟、文德具奏、救飢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為難、米粟頗易、隨民所有、凡可以克飢者、悉得輸官散給、上可其奏、勑下

四省於是輸粟衆者踵至四省之民得以全活時大內
歲例大祈文德撰玄詞多寓規諷忤　上意奪官回籍
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著書爲事比卒遺篇藹然斥㦤始
克就殮士論賢之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色正
言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義足稱乎君子人以
爲確論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浦城縣知縣考
最擢南畿道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天下鎮守

鉗制百官瑜劾勛妄肆極言正德中閹宦無狀司禮劉
瑾反於內畢眞劉郎反於外覆車可鑒　上雖不遽斥
勛而鎮守之議竟寢海內賴之尋按雲貴核兵籍因論
兵部尚書張瓚副都御史党以平貪墨無賴又論禮部
尚書嚴嵩奸佞大學士翟鑾伴食刑部尚書周期雍飾
非自固於是相繼罷去惟嵩得入相瑜自雲貴還臺長
稱爲古之遺直薦留雲南道嵩憚之百計要結且啖以
美官瑜掉頭不顧出按四川閱邊警上疏曰堯舜誅四
凶而蠻夷率俾今之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

陛下已誅其二矣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堯舜之功乎且
極陳邊事大壞狀　上不之罪嵩益欲甘心焉瑜以母
老乞歸未允而嵩乘京察除瑜名瑜歸日奉母怡怡盡
懽嘯傲一小閣不一入城府自謂猾介名所居曰猾齋
然其中實坦坦使人可親卒年六十有九乆之御史周
弘祖輯嘉隆章疏將請於朝贈太僕寺少卿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驄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精核
法比操執不阿已卯佞倖導　上南巡偕諸曹伏闕諫

罰跪五日杖之朝濱死嘉靖癸未陞員外郎進郎中時
宰輔胄子怙勢淫忒獄付應驄論論如法無所避甲申
議大禮復偕廷臣伏闕諫下詔獄又杖之濱死時潮陽
陳洸獄起諸曹司以洸官給諫素鴟張無狀而所坐又
悖淫殘酷敗倫納叛種種大不法又善鬼蜮媚時宰卒
不可誰何羣跼蹐不敢前乃以屬應驄慨然而南縣逮
按藩臬公蒞凡七訊而獄成遂具上眞於典而時宰竟
寬之除洸名爲民一時有手搏猛虎淛民得所之謠秩
滿遷守吉安丁內艱居家而洸覆出爲惡詆奏反噬時

宰右洗遽械繫應驄攣手嚴校談笑就路北下詔獄聽
廷詰呵譴折辱萬不能堪而應驄挺挺對曰驄故法吏
也所持三尺耳必欲直洗枉驄惟諸公自爲如明神國
憲何哉是日黃霧四塞明日大風拔木乃詔停刑從輕
擬羣啖者皆錯愕相失竟當應驄按獄不實罪落職爲
民無何洗復横詆奏必欲陧應驄而時宰復右之乃竟
謫戍遼東鐵嶺得命即挾室而行遼故絶邊虜入無常
時當道數咨疆事輒爲籌畫率井井中機宜其士人執
經受業者履滿其戶文風遂爲丕振而應驄固忘其爲

萬里戍也丁酉　上覃恩天下應驄得還家明年明堂
大饗禮成復覃恩還應驄官然竟弗復叙終老以死應
驄生而風骨勁峻嶷然山立步履端嚴無依阿媕婀態
少讀書默識潛觀必求當於意而不苟爲雷同及入官
當天下議論侃侃無不中肯綮即危疑變故才智人惴
不敢吐氣而應驄身肩之不煩餘力屢遭困屈雖九死
不撓至今談之猶凜凜有生氣云

南京鴻臚寺卿史應之朝賓

史朝賓字應之四明人其先有避地晉江者遂占籍晉
江嘉靖辛卯領鄉薦第二丁未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
主事歷員外郎當　肅宗皇帝癸丑之春兵部郎楊繼
盛上疏極言嚴氏納賂蠹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
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嵩授指刑部侍郎王學益
文致其罪時朝賓以員外郎署司事與學益論辯終日
曰繼盛何罪即欲罪請當以論事不以實法如是止矣
學益曰公所執誠是然　上怒不可測與俱斃無益不
若姑徇　上意以待後解朝賓曰吾輩爲朝廷法官所
執者三尺耳安知　上意而殉之學益知不可奪乃自

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藁成授司令署銜朝賓
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曰楊繼盛語雖詿誤
心實無他惟　陛下閔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
德疏入嵩怒繼盛坐死而朝賓降三級調外任由泰州
判官陞楊州府通判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母憂服
闋補工部郎中陞河南按察司僉事進尚寶少卿轉南
京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南鴻臚寺卿時徐文貞當國方
欲大用之而竟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二方忠愍之下獄
也嚴媢益熾士大夫相覷以目不敢言及忠愍事同年

提牢者至一黑羊不許入諸相問者忠愍俱閉目不言獨應之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邪多費心矣應之泗行與忠愍書曰遇兄之事嘗以死諍朝賓之不死者猶冀兄之不死也帯罪出門望兄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晤忠愍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與俱生自分必死兄何苦也兄行矣天下事尚可為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應之謫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嘖嘖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未及聽遲揖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應之事并楊忠愍亦或惘然大司馬王世貞為忠愍立傳僅及郎中史君亦不詳其實而沒其名可惜也余故徵其事而論次之且還應之於四明以示史氏之子若孫庶幾不忘首丘之思云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太倉州知州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嘉靖初政大禮議起黠者假為捷徑而廷諍諸臣廢放不收又壽寧侯張鶴齡坐死待決而工役繁興民力疲敝世龍懷忠欲吐會南 太廟災詔求直言世龍奮然曰吾可以言矣遂具疏列為

三事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蓋指斥言禮驟貴者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欲寬宥言事諸臣以次錄用沒加存卹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謂大臣表率百僚不宜倏召倏斥甚加械繫箠楚至如張延齡逆豎不足惜而 孝廟在天之靈 太后垂老之景乃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恐於孝養兩宮之心未安所言皆直指時政罔所迴護疏入 世廟震怒械繫至京發錦衣衛杖四十次日獄具再發午門外杖八十死而復甦家居三十年臺省交薦竟不復敘 穆宗登極錄用先朝忠諫以老辭詔進尚寶司少卿致仕卒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謐

沈謐字靜夫秀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星隕應詔極陳修省感格之道言甚剴切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後備兵大庾計擒賊首李文彪窅心契良知之旨建祠以祀陽明先生子啓原自有傳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選工

科給事中時太宰汪鋐恃寵驕恣言官爭之　上不能
得汝弼投袂而起曰　聖天子在上而使奸臣得錫寵
以蔽明耳目之謂何且擊之不勝其志益驕非更有不
可言者吾當以死爭之遂爇燭草疏悚踊待旦入朝對
仗彈之曰臣竊見吏部尚書汪鋐被劾例該自陳乃復
強辯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未有何其大言不慙欺
君罔上一至於此雖然其謂從前未有則誠是矣臣請
昧死為　陛下一一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鋐身為元宰
義同休戚乃遣其子盡歸貨寶空室以觀成敗則鋐乃

背德負　君保家忘國從前所未有者也鋐於大學士
張孚敬召入則附之罷歸則背之迨其再召也則又附
之孚敬惡其反覆不爲禮而鋐於昏夜私懷重寶跪而
進之則鋐乃廉恥掃地狐媚苟容從前所未有者也邇
者京察鋐子納賄私宅鋐宿部堂往來消息阻於門禁
輒集私書詐作公文投遞則鋐乃賄賂公行黷貨無厭
從前所未有者也前朝將重囚鋐當秉筆乃對衆攘臂
大言曰馮恩欲奏請殺我我今先殺馮恩遂審情真夫
刑賞　陛下之大權所謂臣無有作福作威者也假使

馮恩罪果應誅是亦　陛下之天討而以爲我先殺之
則鋐乃專恣無君攬威劫衆從前所未有者也給事中
等官葉洪等劾鋐奸佞等事或鐫其秩或奪其官卒無
一人得免者甚至刑部郎中賈名儒劾鋐賊吏欲論如
法即日出補雲南則鋐乃任情報復中傷善類從前所
未有者也若曰至公無私則　聖明在上清議在朝公
道在天下誰得而誣之亦誰得而掩之鋐於諸臣論劾
不自引咎顧乃妄爲辯訐欲　陛下爲之考驗參詳以
施乾斷則是臺省爲聚訟之地科道爲搆訟之官彼此

株連動相劫制元凶極惡誰敢復言君門萬里何由聞
見於是罔上行私欺　君誤國之臣始得竊榮祿以終
身鼓威福以恣惡　陛下何以大中興之治天下何以
蒙王治之澤哉疏入　上怒持不下尋有旨逐鋐并逐
諸言者汝弼遂出丞潛山稍遷常熟令當是時邑暴苦
水民居多墊汝弼急發倉粟賑濟而後計處以報上官
上官皆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
者率先諸邑嚴辦竟以是蒙忌論調餘干復稍遷太倉
州知州時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汝弼力

言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能詰汝弼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以催科不力爲罪復論調汝弼浩然歎曰催科之拙撫字之勤也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乎世道固如是矣吾安能朘民脂以妥仕塗邪竟拂衣歸歸而倭難作走白督府請急城平湖爲扞禦計晝夜躬畚鍤以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隣邑未城者皆被蹂躪人始驚顧相語曰非馮公吾屬爲機上肉矣邑郊垌西接郡五十里而遥陂塘半廢莫爲理汝弼

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勒石示子若孫世世修葺毎歲苗民飢輒輸粟縣官助賑或市麥給貧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敦睦親族以次惠施無弗周伯兄貧既析箸矣復迎養餘三十年仲季諸兄下逮弟姪皆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時衣食之先族之人農於田商於市學於黌序與夫室廬婚喪咸倚辦汝弼者甚衆汝弼以高壽終所著有史案數十篇革除備遺三錄行世伯子敏功自有傳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溥

翁溥字德宏紹興人己丑進士令太湖召拜吏科給事中值大同邊卒戕殺主帥廷議未決溥抗疏乞正法以定國是及事解功罪失實復疏請簡風憲大臣往覈之則賞罰明而人心知儆以漸消其兇悍貪冒之習識者韙之時冢宰汪鋐結權黨邪大逞胸臆要 上寵以作威福乃與同官孫應奎薛宗鎧等發其奸狀而大奸距脫中外稱快時疏論者九人二斃於杖六謫降而溥得龍泉丞屢蹶屢起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晉兵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抵任踰月以痰疾卒於官賜祭葬廕一子入太學謚曰榮靖所著有知白堂稿藏於家

刑部尚書張鍾誠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以進士令蕪湖時 章聖梓宫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悉冶金爲之又中官緹騎輩橫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肆詬辱官司莫敢誰何永明於瀕江佛寺亟其棟宇以代帳殿飾供器以箔金代冶節省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騷擾於境上者中官緹騎輩顧交口嘖嘖稱其能久之以治最擢南京刑科給事中時分宜任子竊權穢迹加甚彈劾數十事言皆

剴直分宜私人旁睨之曰是誰氏子復來捋虎鬚耶出江西參議陞雲南副使初黔國自以勳閥世鎮尊無與抗每易視藩臬永明面譙其驕倨無人臣禮將疏之朝黔國遜席謝過乃已擢本藩參政轉河南按察使以艱歸服除補陝西歷左右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伊府典挾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宮室服御無不踰制者永明抗疏以聞竟論如法一時豪貴莫不閉門易轍曰毋犯張公尋轉左右侍郎晉刑部尚書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敢深議永明獨奮筆擬之曰

遣戍讞上竟如擬中外稱快頃之改左都御史三計羣吏不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時懷盛滿之憂而會人言波及因力懇放還得旨即日就道竟以寒行犯露疾遂不起得年六十八永明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律已亦以是責人居鄉立朝如繩斯直一切圓互機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然終無得而瑕疵焉所著有臨溪存稿若干卷藏於家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盡心刑獄不爲權勢沮撓當是時相嵩父子怙寵黷貨日甚綠 上所疑倖鋤擊言者天下咸以言爲諱庚戌秋虜大舉入寇突騎薄都城而所分布要害之帥尚以賄置會詔求直言學詩遂具疏歷數嚴氏奸利事 上爲感動而方士陶仲文爲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報怨耳乃逮下錦衣獄箠楚備至學詩慷慨當之不少挫尋放爲民以歸歸則日侍其父優游杖屨間曾無幾微侘傺不平之意見於顏面而潛思力踐若有所望而趨之不以一節自多也 世廟上賓遺詔錄

諸言者起南京通政司通議抵官逾月而卒士論交惜之撫臣趙孔昭請於朝詔贈大理寺少卿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薇 子與映附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少好學爲古文詞及舉進士從湛若水先生講鄒魯之學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人堅守師說薇獨窺羲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直破去經傳遺求自得半出儒先所未道者同儕莫不望風下即湛先生亦曰懋垣吾畏友也初試行人使楚藩盡卻其餽名已藉藉公卿間及弁禮科給事中多所

建白貳論劾時事悉剴切觸忌諱不顧時新　郊廟疏請六科給事得陪祀以重耳目舊例諸司輒避大臣行車因論言官與諸司不同誼當頡頏不得輒避以褻諫垣體二事皆賴典行自薇始　天子閔而重之每急有任使輒畀薇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廣以西錢糧薇按籍精覈卽窮山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躬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卯率約束則擒其尤者四人寘之法楚中稱仁明薇在諫垣凡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及　郊廟兵戎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公郭勛攬

權樹黨七事始基禍孽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摘官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　主德缺誤所致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薇謂其僕曰　上方事玄修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旦暮死卽竄今以數金付汝死卽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歸而與家子弟及四方從遊之士閉關講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甲寅之際倭難橫熾薇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者則昌言之里中多陰被其澤者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

辛年五十三隆慶改元詔起諸諫臣而薇已沒特贈中順大夫太常侍少卿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略諸說藏於家子與映字淵甫生而孝友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撫其弟義兼師友兄嚴而有恩弟恭而退讓世並美之甲子舉順天鄉試三上公車不售輒吐棄不往豫爲壽藏於永安湖招所知沈嘉則吳少君輩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勸之仕不應也好施予食指所餘恒爲道路橋梁醫藥瘞死費戊子旱饑出困粟以食餓者而與其子弟甘粗糲家禁庖宰有餽

生魚者受而放之晚精釋典妻亡不再娶嘗寄居景德寺敝衣澹食有終焉之志奉其家太常遺教子弟登賢書者所得坊金例不聽建坊亟買田五十畝以贍貧族南宮得雋復益之今其季子陞亦以戊午舉南畿矣世居壽門里今壽門有錢氏放生處皆太常孝廉遺澤云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東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嘉靖癸卯浙江鄉試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敘郡三年拜禮科給事中當　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東

初入諫垣每觸事憤惋將論列其罪狀會總兵周尚文
死請卹典嚴氏憾其不附已報寢束抗疏曰臣聞上有
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
其死也邊人無不灑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
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爲予奪
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怒條旨杖束闕下尋繫詔獄垂絕
者數四三易月而創始愈先是束妻張氏自會稽來念
束未有子置妾潘與居既至而束已下獄三月矣張泣
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

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
紅易升斗獄中槖饘粥賴以僅繼束日惟兀坐玩周易
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明辨多要眇自得
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爲詩歌悲壯凄惋令讀者裂眥酸
鼻庚戌冬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
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
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卽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貞
吉竟以是斥去束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
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

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蹙其惰歸
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擲之地曰囚安得上書已
而沈錦衣鍊趙御史錦徐主事學詩先後上書論嚴氏
卒被逮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
會有搆者謂鍊與束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
於束屬主者加械束手足束自分必死誡家人庀後事
妻張彷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無何而嚴氏敗乃得
已然束已繫獄十有四年矣束父邠州守儘時年八十
有七疾且革思一見束於是妻張伏闕上疏請以身代

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　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卽
獄中一語動月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
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噪沈束前噪不休束
曰豈有喜及罪人者邪蓋謾語而　上信之會主事海
瑞以言譎御史何尚以疏救之忽有旨下尚於獄而釋
束束歸而邠州已不待乃踊而號呼枕塊水飲徉狂以
自廢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束原官上疏
乞補制詩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不拜自

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
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稿惜
多逸者家故貧僅田十餘畝妾婦并日而食處之怡然
有司靳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
而逝束少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欷歔當食或廢箸
由今觀之武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束繫獄十八年
亦白首歸田武之歸以雁書束之歸以鵲帖皆託之人
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武尚拜官而束不拜武
有子而束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是則天之不可

問也束之出獄也潘猶一處子張冀夫有後日令潘進
御而身出汲入炊無難色父歿未幾而潘亦尋歿束竟
無子凡束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
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蕭太守良幹請祀
東於學宮

錦衣衛經歷沈純甫鍊 子襄附

沈鍊字純甫山陰人少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
先生一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
又七年戊戌成進士授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

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謫茌平父艱服除補清豐令錦
衣大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劉
禮終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
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
鍊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
少飲輒酣酣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
曼聲長嘯泣數行下當是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天
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
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徐少師

階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大宗
伯會文武羣臣計執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所謂貢
者邪彼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
門出內帑饗士辭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
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者便貞
吉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剌剌不休太宰夏
某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
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
而華亭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

誅進矣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
罪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
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
蓋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報不以聞而見事
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逮誅益入
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
嵩日以重於是鍊復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
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已矣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而

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
翼虎社鼠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
異同宜從坐詔以鍊昔歲詆諆無人臣禮今復詆誣大
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司業貞吉
亦坐他法謫斥矣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
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
邪揖之入從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聞知鍊狀
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孝大
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詈相嵩以快鍊鍊亦大

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
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刺骨而
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輩以懦愞避虜
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邀避兵人僇之以
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郎
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
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
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
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鍊怒曰吾

向者豈亦有言責邪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
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恚恚以其私人
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
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
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以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
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筴捕
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取中旨僇鍊
籍其家而與楷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循

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
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
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
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既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
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冤始大白贈
光祿寺少卿賜祭錄一子入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薦貢
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御史楷殺人姦黨狀而
諸給事相繼以疏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

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炳勿閉門閉門予虜民矣炳
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
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
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死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即襄
次衮次袞死父難最少子袞以稗免襄既報父讐推太
學恩予袞而襄官終太守鍊所著書悉亡於逮時今僅
存青霞集

刑部尚書趙元朴錦 父墳附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徵拜南
臺御史時大司農窘軍興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
積逋又令民得輸貲爲錦衣衛官錦言吳楚燕趙淮徐
之間人將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官詔獄之
所在何可令錢虜充之褻朝廷之體忘肘腋之患大司
農議非是不稱當罷壬子奉勑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
食之錦馳疏引春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
納賄蠹國賊民內伺　上意以暴恭順外脅諸司以張
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次骨遣緹
騎急逮錦械行萬里至則下錦衣獄明日榜掠備至錦

辭色無所撓獄具分宜必欲殺錦條旨杖一百　肅皇
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得不死竟削籍歸錦每言吾
得有喘息至今者　肅皇帝賜也爲之泣下錦逮時父
墳方參議粵西聞之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
壁立食菽飲水雖如也居八年父參議歿又七年　穆
宗踐位起錦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時因
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擅重兵豪於苗夷間難控馭錦宜
示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苗民有不率者安氏輒內創

之粵西、稱大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萬曆二
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南京三部尚書
時江陵相柄國、欲引錦爲助、而錦挺然無所依阿、時或
諷議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銜之、陰令言者劾錦、遂
致仕、江陵卒、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
掌院事、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
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
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錦
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錦愕然曰、是何言也、大

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
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槩事詆毀、
乞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
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紜者漸止、錦之力也、孔庭從祀之
議、衆論盈廷、錦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又疏
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喫緊爲人、即孔子所謂仁、
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者
也、陳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本爲宗、昭
代學術、知求諸心、而不爲口耳支離之驁者、實其開先

之功、疏入、從祀之議始定、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資德
大夫正治上卿、未幾改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會丁繼
母艱、歸家居六年、起爲刑部尚書、三辭不允、至姑蘇疾
作、卒於途、訃聞、 上震悼輟朝、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悉
如制、年七十有六、錦潛心陽明之學、探其堂奧、養益粹、
守益完、內嚴而外和、盎然篤躬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
爲本、曰、實踐始是眞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
矣、平居恂恂、不輕發一語、至權大事、決大疑、必稱引古
今、悉其源委、與夫遠未然之善敗亡、不中窾繫、意所不

可、賁育不能奪也、喜讀書、善屬文、尤工於奏疏、直而不
怒、詳而有體、有賈長沙陸宣公之風、

陝西提學副使陸與培光祚

陸光祚、字與培、吏部尚書光祖之季弟、生而秀頴不凡、
六歲即知向學、長益博聞強記、六經左史國策、皆手錄
成帙、深有志於聖賢、以名節自礪、舉嘉靖癸卯鄉試、第
三登巳未進士二甲第一、授兵部主事、盡汰中貴戚畹
之奴隸竄籍府軍者、適虜犯近郊、遊騎四出剽掠、乃匹
馬冒矢石、詣督臣營中籌畫、廟堂深器之、欲大用以佰

兄典銓、引疾歸數年、起補禮部郎、凡歷三司、所建明皆關大體、稍背於典禮、必不依違以徇、寧忤權貴、弗恤也、隆慶間、 神宗皇帝方沖年毓德、三疏請出閣講讀、詔取光祿銀十萬兩、恐勢必加賦以償、其匱力疏止之、詔議理財、則疏復屯田、通錢鈔、練土著、去冗耗、倡節儉、五事、慮宗祿不支、則疏請限服制以殺祿、給聽自便以開生路、嚴法制以禁爲非、見諸王謚法、與大臣卹典之濫、則援引國初令甲、奏爲條例、以行、肅懷王無後、其從叔貓饋黃緣乞嗣王、內與多主之者、祚固爭其不可、柄臣

深疾之、而南陵王又絕、周王冀得其遺貲、祚疏請以補宗室之祿、周王又柄臣所私也、意益恨、遂出爲湖廣屯田副使、柄臣罷、量移提學陝西、時受命而秋試期迫、溽暑行部、周數千里、日夜校文、是年關中最稱得士、以勞成疾、猶不自懈、聚諸生於正學書院、給廩餼、時臨視而課其業、問與講明聖學、咸蒸蒸向方、未幾卒於官、輿櫬所過、士人無不環泣者、祚爲人公清端直、孝弟篤厚、內行甚修、後其伯父未及識也、歲時修祀、必虔且哀、事所生母、極婉順、母卒、故事、撫去官持服者、獨泣以請、 世宗特許之、且著爲例、少伯兄僅兩歲、而事之如嚴父、無行不告、無言不從、築室於城、迎仲兄同居、友愛甚至、納一妾、察其爲故家女、立還其父、且厚遺使善嫁、其篤行類如此、卒之日、遠邇無不悲悼、以爲位不滿德云、

兵備副使張體徵應治

張應治、字體徵、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拜南京戶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路者、疏數十上、雖至批龍鱗、履虎尾、不恤也、時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京洶洶、謂有他變、應治奮然曰、

慈母以無罪廢、爲子者忍坐視不泣諫乎、即提筆草疏、一夕而成、纍纍數百言、皆鯁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上覽之色動、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而 中宮卒反正者、應治首疏之力也、南京內官監邢保、馮誠、倚祉侵尅工匠三千餘兩、諸匠日號泣無所訴、應治按實將發、保聞之大懼、緘重賄以祈免、應治益怒、趣疏上之、保輩金竇輸其黨、百計以中應治、疏持數日不下、時華亭徐少師秉政、察應治忠、請發部議、部以宦奸宜究言路宜申、保克淨軍、如應治劾、初疏未下時、同省有爲應治

危者應治曰言分也倘吾言得中大奸盡發郎獲譴謫
笑赴矣時論壯之未幾而 聖壽詔陰輔臣子應治具
言非制争甚力適新鄭拜相未恊人望復疏争之遂忤
旨出守潯陽甫下車而衛軍以乏餉脫巾呼勢且激變
先是潯陽安慶均重地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兵
暫撤糧協濟相仍三十年當事者重於改革應治稽故
籍議如初制力陳數四上官難之應治抗言曰 天子
命應治以專城之寄今撫安罷捍直阻抑不行當自疏
以去就争耳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

時江右大侵流民相携入境有議驅之者應治曰有分
土無分民流離皆吾赤子奈何棄之急令發廩以賑主
者以未得請為言應治曰救飢如救溺必待請則往返
間以成枯魚矣有咎獨我任之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
濡流民賴以全活者萬計入覲以卓異賜宴凡郡牧七
人而應治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以勞瘁卒於官應治
居恒恂恂出而當官則英氣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
告以自愛者應治曰余非不知勞劇業以委身奚遑自
恤第老親在念耳已而泫然至問及田廬則艴然投袂

曰丈夫無纖毫報稱國家營營爲馬牛計吾弗爲也當
易簀時從容賦詩有去住不殊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
及私而瞑所著有奏疏若干卷

光祿寺少卿鄭叔初履淳 子心材附

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父曉官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端簡淳性穎朗書一經目不再讀少慕文文山之爲
人顏其居曰紹文且貌其象而事之家故濱海時倭奴
內訌會暑雨城圮十餘丈淳曰是不亟築邑且屠爲白
太安人出私索具材用身荷畚鍤督兩日而城完又一

日而寇至竟逡壞垣不得入邑稱安堵戊午舉順天鄉
試壬戌成進士端簡方以執法忤柄臣家居聞淳廷試
策有云民生未遂由貪殘之吏多賄賂之途捷邊防日
廢由欺蔽之習成貧祿之智熟故必姚崇在內而長官
庶乎魏相居中而金城奏績端簡蹴然曰孺子乃復以
言賈禍哉爲書告戒且促之歸歸日侍杖屨間端簡喜
著述一編成輒付淳手錄以爲常已已謁選得比部郎
未幾改尚璽丞時 穆皇帝初御宇羣小乘其蔽而煬
之君子有不得其職者淳不勝憤遂叩闕上書曰方今

天下災沴薦臻四民失業當今所急莫如用賢然而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共濟拂同舟之義日覩絶疇咨之盛便殿邈晉接之期善類失於振揚厲階啓乎奄寺風行勢協寡積權移會使台輔備員六卿拱手元良孤立威福倒持川潰土崩不可復救願蚤奮乾剛信任君子勿以私昵間正人勿以細娛妨大計凡千餘言 上不省煬竈者從旁嗾之 上怒榜百繫廷尉獄逾年言官言淳第戇直耳無他腸 上意亦解得釋爲民方淳之像文文山而事之也意念深矣卒以忠

諫顯當是時淳之直聲振天下 神宗皇帝御極復起尚璽丞遷光祿寺少卿念母沈安人老會有德府役冀便歸一省安人而安人亡淳泣血柴毁明年竟以不勝喪卒初端簡著吾學編論述國朝開創以來及近時行事得失甚悉會太宰李默以私乘被訐論死端簡懼禍命淳亟焚之淳陽順端簡意而深藏之篋笥久之端簡意稍解乃徐出舊稿勸端簡卒業焉遂成我朝不刊之典迄今學士大夫人人得覩蘭室石渠之秘者淳之力也子心材博學能古文辭以端簡廕歷任應天府治中

尋轉福建同知鹽運使事辭不赴心材居官以能稱而內行醇備澣衣糲食自奉如貧生至歲時祭饗則必豐必潔燕客毎列五豆酒數行惟適即止子弟敦樸好學不知有市井俳戲事衣冠不隨時爲觀美毎出行道上人望而知其爲鄭氏子弟也說者稱心材能守端簡家法爲東南士族冠冕云

廣東左參議項子長篤壽

項篤壽字子長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以父艱居數年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儀制尋請告又數年

轉考功郎復以母艱起補北車駕轉職方郎出參議廣東自登第二十餘年一徙南一請告皆以母故而南司大計北任秋防歷郎署間獨久望獨重而江陵銜之卒外補初篤壽之爲南考功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白上以非時大察固將甘心異己也比之遵令承旨中睚眦而無故見逐者不可勝數篤壽獨持之曰南中事簡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御史者質直敢言江陵所深忌展轉喩意示必去爲快而篤壽屹不可及轉職方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

為國上勛而篤壽獨謂戎狄貪獸心不可忤谿壑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戎性貪而善詗進則惕方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亟則授戎柄資盜糧不知所抵矣江陵以為異己銜之時榷帥交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從請必得纍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萬餘单國計極矣尊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固交締親橫彌甚焉而禺鐺不可問螮蝀莫敢指獨篤壽數因

事裁之且帥既倡率而幕下材官勲胄納貲豪舉亦皆不愛隹治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已即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善地而篤壽悉擯不用曰以懲賂者於是榷帥陰中於上衆怨蘂搆於下而江陵之銜益深矣先是江陵之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走風塵間混商販雜輿臺或遭刼奪甚苦而否則用一騎一卒即公事必鏽三階中外憤然莫敢出語篤壽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緡絏跋涉之艱要當公聽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之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裁損致傷大

體而南粵之伐外既喜事中復好功喜事者利於刻深好功者加以督責篤壽獨疏以政畏張急治善烹鮮故撫安新民所貴輕典而輯綏遠徼必任薄征若嚴刑重歛則今日之議撫反為他日之與戎矣江陵惡其言益切益銜之益不能容遂出之粵未幾而解官歸矣識者謂江陵非患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鮮不能公聽並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篤壽之論可謂剌心而砭骨矣篤壽凡在職僅一年而諸所建白如止延綏之入衛限宣大之歲增寢漠北之乞茶謝東夷之要市革

臺堡之增修酌寄豢之交叧歷歷皆有石畫文多不載載小司馬奏草中篤壽生而穎異鄭端簡一見奇之許為國器因以女聘之而收為帷中弟子端簡邃於學為儒林宗遠近多從遊者其高足弟子甚衆篤壽以髫亂居其間既穎悟而好深湛之思遂通經術傳奧指洞鏡故典曉暢國章是以轇轕當前迎刃而解緯武經文無施不可蓋學之有本故見之事功議論間磊落英偉有如此卒年六十有六子德楨自有傳

山東副使屠宗直叔方

屠叔方字宗直宮諭應峻之第四子也起家進士知宿松以才調鄱陽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陳安攘要計六事再按雲南定臨安兵變歷官山東兵備副使致政歸先是遜國死節諸臣如齊黃方鐵俱罹族誅復逮疎屬以為奸黨一丁一地分戍剿邊追呼離析慘昏天地郎 神宗御極首頒寬宥之詔而當事者厥閣不行一遇絕丁輒行勾補飛符所到郡國恇擾蓋冤結二百餘年不解也方之令鄱也適符勾胡閏絕丁者方憤然擲符於地曰彼死忠者何罪死忠之親屬復何罪

昔賊臣陳瑛既誤 成祖今之當事者復欲誤 聖上不得為仁孝之主孰謂 恩詔可停郡符獨不可捍乎使吾而有言責必碎首爭之矣無何而有御史之命方大喜曰吾茲可以行吾言矣甫入臺即伏闕上書疊疊數千言皆真懇悽惻 神宗感動得 旨開釋生還者凡一千六百餘人君子曰屠公此疏不獨迥久鬱之陽光徹於覆盆而已也將公論一伸義風丕作嗣是而請諡請廟饗請脩實錄使 宗廟無不祀之帝 國家無不正之史否此一疏為之先也其關於國體人心豈淺

鮮哉方又嘗手緝朝野彙編而自為之序略曰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褘等纂脩元史元將福壽戕殁 勅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為太僕少卿
聖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脩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跡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姑言

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即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事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吊古訪求其故開而搜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為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瑣綴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野錄冢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編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

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横比烈其涸蹟緇黄蕴名傭販貴卜絕域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巳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聖明不諱之

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信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吊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奬頑激貪發幽闡潜之初志哉用勤是編以竟未議云爾方子五人泰視兌福徵壽胤俱有才名孫襄孫乙卯舉人

右都御史沈純父思孝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辛未謁選時高新鄭以内閣挖銓事奇思孝貌令所知諭意曰暫留曹郎行爲臺省地思孝應曰職宜令則令耳安知其他辭而去知番禺番禺壯縣隣貪泉墨者相望思孝洎如也時制府爲江陵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諸富人之外國擅子母錢爲幕府費思孝曰是穽富民引賊入堂皇也不可又聽豪家說令縣開海卩山可得税數千思孝復曰是必掘諸朽骨而後可職死不忍爲制府啣甚然無以難思孝卒尉薦之召入擬工科給事中而粤帥有

憾於思孝者乃進閒制府曰一令強項乃爾藉令高踐臺省乃公事去矣制府始密奏中之易工科授刑部主事會江陵奪情事起思孝憤發不平偕同官艾穆疏論之得　旨杖八十戍神電衛踉蹌血肉中間關萬里賴天幸得不死江陵坳得賜環晉尚寶丞再晉光禄少卿已改太常提督四夷館遂尹順天思孝感　上恩愈益發舒無少顧忌浸失當事意客有善執政者從容諷意願不爲崖異思孝怫然曰乃公以一死佛富貴耶會丁御史此呂發科場事楊冢宰疏此呂妄言思孝與之争

而漸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兩侍御者思孝私憤曰江陵雖往遺氛猶在耶王婁江初入朝時望攸屬一日致書 論思孝蒼頭曰爲言爾翁與我同仇何如吳趙思孝復書曰不佞寧負相公不敢賣友以負國以故諸保江陵及保大峪山者俱不署名於是有乘風而擊之者矣遂由京兆改南太僕卿抵南而房御史環以私慫詆海忠介公屬有三進士上書直忠介俱罷去思孝感憤太息曰時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久之起南光祿卿再擢右僉都御史出撫三秦寧夏難作思孝捨

据行閫轉餉濟師不遺餘力而持議間與督府異同遂移思孝中州力辭不赴詔趣者再思孝曰不能三秦何有中州尋晉大理卿駁閹郝金獄事郝故司禮張誠嬖人也思孝不爲動歷刑部侍郎 上曰思孝以郝金事與刑部左不宜往遂晉工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疏減羊絨及止驗甲之請省金錢無算無何而日本封貢議起上疏力爭之與當事左而向論科場丁御史者亦從謫中稍遷至叅藩復羅討典思孝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 上屢下溫旨勉留而思孝自念直道難容終不能作纔指向人疏請益力久之乃許去之日惟餘清風兩袖觀者填塞衢巷皆嘖嘖歎咤曰此曩日杖下沈大夫也既歸杜門謝客幅巾短褐蕭然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刺自通大吏干旄絡繹造請思孝悉屏絕之至談閭閻隱疾扼腕裂眦卽娓娓不自置一時蒞浙者皆嚴重之有疑事必咨而後行及卒而吏民益思之以爲緩急無可恃也年七十晉江葉相公銘其墓論曰公之忠蹇峭直稍類韓休而其淡泊剛心大似包孝肅乃唐宋之人尚能容孝肅與休而今

人不能容公嗟夫可以觀世矣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監察御史許長孺聞達

許聞造字長孺黃門相卿之仲子黃門舉聞造晚黃門沒聞造裁十五六卽稟諸生錚錚鐵中二三豪貴家王握手戒曰善避許生許生不吾避者父之舉孝廉帽而見令尹令尹戲之曰帽價幾緡徐徐纓應曰時貴賤不彝入朝擊媢嫉之臣踔貂厲蟬當是時價不啻千金過鄗鄉遭鄗夫毀之不直一錢矣令尹失色立起謝四

上公車不第遂謁選得河間府推官有能名貴戚斂手
以避會　帝子之潞藩所過驛騷太守舉一府供億屬
理畢過置中無驚郡比歲歉兵餉不能以時給行間脫
巾呼幾變巳太守方閉閤作狀請督府軍興法治之聞
造不可日輕俠數千巳出死命使君卽不自愛奈震驚
三輔何適直指行近縣聞造馳請他庾餉之遂解無何
以母艱歸服闋補東昌其理東昌循理河間第稍尚嚴
或問之曰河間法行自近故濟之以寬東昌網目疏濶
故糾之以猛巳而奏績果最天下理徵拜貴州道監察

御史憤東事建議風發摘大司馬星忌諱不顧又條上
兵餉七事及請　聖上臨朝諸疏皆經國上猷格心讜
議也更以時事益非責在宰輔乃上蘭谿相公書責其
爲中外倚賴不宜妄自菲薄如某事宜爭某事宜言使
志不行當決去就以覺悟　主上蘭谿不悅無何移疾
還歲餘爲御史如故出按甘肅甘肅將吏栫鄙勇怯無
遁情然聞造雖身羈絕徼心存朝廷聞礦使四出兩疏
極諫巳慨然歎曰吾所彈治僅西偏一隅耳未若宵小
挾權潛覘君側爲宗社生民憂之大者吾其以身爲宗

社生民死庶幾上報　天子乃疏劾張侍郎養蒙曰國
政漸衰政柄漸移而奸邪孔壬之徒乘機伺便政自外
入關曲徑以達　宸聰政自內出附與援以徼內降閃
爍播弄排斥忠良又言主事洪其道歸名頌德依附呂
坤魏允貞之門墻不顧名義凡數千百言疏入忤旨落
級爲岢嵐州判官卽單騎走貶所故事凡臺省冒署以
建言外謫者卽諸臺使遇以賓禮來則致餼去必餽贐
乃聞造入見魏中丞允貞則以部吏凌之且誚聞造曰
不圖今日有此相見蓋怒聞造疏中及之耳聞造厲聲

曰吾擊君側小人不勝至此固宜公之摧辱之也然此
相見猶勝無面目見天下人者遂出允貞第以一差檄
遣還餼贐都鉠海內莫不以此爲魏公一眚聞造既自
晉還不勝憤世疾邪之念每酒後耳熱輒拔劍斫地歌
趙元叔佞諂日熾剛克消亡之句以自寫其憤懣忽一
日無疾卒聞造爲人剛直負氣凛不可干至爲人去害
就利不借關白身籍東竈陳西竈疾苦除歲課千其大
如斯其細必不言也由理郡至御史行邊所至廡甞二
篋不克及舉賓客觴則九俎六鉶極水陸不厭少喜讀

戰國秦漢間書其文章英勁稱其氣略性孝孳孳對數
其先德即鑄集物土治家含桑無剩財所著有詩文奏
疏家乘地理纂要纂譜等書藏於家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余世用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其先越人高祖士賢北宦於燕占籍交
河因家焉嘉靖甲子以詩經舉於京兆萬曆丁丑始登
進士第選庶吉士卒業省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
治亂所繇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横超乘而上己卯授翰
林院檢討預纂修會典書成進修撰己丑充經筵講官

尋進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北海馮琦同
說通鑑時　上希御法筵講臣具牘登乃與琦議以便
宜稍引古誼傅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淺淺效說經
語陞右諭德兼侍讀轉左庶子兼官如故歷遷詹事掌
翰林院事大內火偕講臣上章切諫拜禮部右侍郎尋
轉左郊廟大禮攝正卿以行登在講筵幾十年皆與馮
琦共事而琦再謁告歸里所值日亦登代進講獻納為
多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舉無慮十餘上皆
留不下及再以登名進名又在後　上竟用焉在位執

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菑時政闕失抗疏力諫無
少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
自鳴紹興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
征調酷榷織造開採鬱結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
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
狄道山崩湧土出血登復上言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為
沴鑿山開礦地藏空虛不能固脉所以山崩川竭陵谷
變遷閭閻窮困郡邑蕭條戾氣鬱而不散怨毒結而成
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數愈疏　陛下為天

之子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恬然數月不報登見士習文
體日趨浮詭深用為憂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為異說
竊佛氏緒言爚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為糟粕倫理法
度皆為虛幻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真後學小
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為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
端勿使進奉旨摯為功令下學官釐正焉登自署部時
請　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
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　上意感動敕所司為具將
行大禮而登竟不能少待以病卒年五十有七登為人

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啬自將穆然簡默言不出口即顰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囘撓居官廉儉不覗生産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爲一語終不肯發貲産既薄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廪官無藏槖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兩浙名賢録卷之二十五終

兩浙名賢録卷二十六目次

吏治

漢

蜀郡太守黄聖真昌　丹南太守虞國曾孫詡附

鉅鹿太守謝堯卿夷吾　武源令楊聖儀扶

小黄令徐敬卿栩

三國吳

零陵太守徐元大陵子平附

晉

全椒令孔奕

宋齊梁陳

丹徒令沈嶠之　山陰令沈彦章憲丘仲起附

晉陵太守謝方明　故章令丘德玄寂之

揚州刺史朱長明幼　餘姚令沈伯瑜瑀子續附

合浦太守陳奉遷修　吳令孔琇之

永嘉守范子玄述曾丘師施附　山陰令丘公信仲孚

吳郡守沈仲倫君理弟君高附　鄱陽内史陸師卿襄

隋

益陽令蔣景倩邵傅錄附

唐

道州刺史厲文才孫乾曜附　魏州司馬孔廣成昌寓子附

盧州刺史羅珦　建州刺史李德新頻

東海尉阮孝郡詵　玉山縣丞周玄都諗

五代

知睦州吳正臣程父蛻附　溫州刺史錢儇

湖州刺史沈韜文父攸附　明州刺史黃晟

宋一

溽州守胡子正則　永嘉令仰仁謙

常熟丞郭慎求三益　湖南安撫使王敬素絲

海州盛使君京子遵南孫仲孫附　溫州守石聖咨牧之

真定守沈子謙木　洪州推官錢德循適

順昌令俞仲寬備從子克附　知海門縣沈典宗起

監洪州茶場沈嚴　轉運判官周敦夫師厚

西安令鄭光遠榮　知安吉縣陳安國輔

知邵武軍袁容直轂子灼附　知杭州沈文通遘

監司何子溫琬　上元令元厚之絳

鹽鐵副使錢載陽暄　姚源令姚舜從學

判潮州沈次仲造　循州守周文之彥質

福建路運判葉子駿驥　將樂令陳君益攄

知新昌縣劉德霖滂　知秀州姚令則憲

廣帥周勉仲自強　知海陵趙公舉汝能

仙居縣尉薛彥益朋龜　知成都蕭德起振

上虞令陳宜之炳　三山幕莫叔方琮子三人附

知袁州王與道師心　隆興司法劉方叔鎮季父兄附

知長洲虞賓　知臨安汪汝直思溫弟思齊附

知侯官程喬仲椿　通判興國軍蔣仲可行簡

知武康范茂寬溶　知衡州王剛夫琰兄瑊附

象山簿趙德老彥逾　知浦城朱藻

知宿松徐彥才良能　知江陰貝聖美欽世

知雩都黃退翁邦彥　監登聞檢院袁君載采

知江陰徐希顏絪子龜年逢年附　休寧宰陳元和騤孫大衮元孫伯禹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四明沈鳳舉霆翼氏閱

吏治

漢 共六人

蜀郡太守黃聖真昌

黃昌字聖真餘姚人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刺史行部見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姦大惡皆奔走他境遷河內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日南太守虞國 曾孫韻附

虞國餘姚人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雁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雁逐喪至姚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雁國有從曾孫韻

亦守日南稱小虞

鉅鹿太守謝堯卿夷吾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少爲郡吏太守第五倫禮信之舉孝廉爲壽張令永平十五年蝗發太山流徙郡國涉食五穀過壽張飛逝不集稍遷荊州刺史章帝駕幸魯陽詔夷吾錄囚夷吾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朕不憂天下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嘗令班固爲文薦之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體左轉下邳令夷吾尤善風角占候嘗豫尅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冢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武源令楊聖儀扶

楊扶字聖儀浦江人爲武源令有惠政人爲之謠曰楊聖儀政多奇官終交州刺史

小黃令徐敬卿栩

徐栩字敬卿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

徙事栩弃官蝗應聲至刺史媿謝令還舍蝗即遂去後
爲長沙太守

三國吳 共二人

零陵太守徐元大陵 子平附

徐陵字元大龍游人初爲縣吏衆所未識會稽虞翻一
見即與友善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
待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
未若於今其見重若此子平字伯元童亂知名翻甚愛
之諸葛恪守丹陽討山越以平威重有思慮可與效力

請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用初平
爲恪從事禮意甚薄及輔政待平益疏後恪被害其子
建亡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其篤厚多類此

晉 凡一人

全椒令孔奕

孔奕餘不亭侯愉之族父也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
遺之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
何故非也檢視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
若喪慈親焉

宋齊梁陳 共十六人

丹徒令沈巑之

沈巑之呉興人爲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浸潤日
至遂鎖繫上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
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
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巑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
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上知其無罪重
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

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山陰令沈彦章憲 丘仲起附

沈憲字彦章演之從祖弟子也少有幹局爲駕部郎補
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彦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武
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
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
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
令料事特有天才後除散騎常侍未任卒同郡丘仲起
先爲晉平清蕪自立褚彦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

此丘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晉陵太守謝方明

謝方明上虞人伯父邈爲孫恩所殺方明以邈舅子馮嗣之等與恩通謀因結邈門生討嗣之等而手刃之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急購方明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因還寄居國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克建業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郞以薦爲宋武中軍主簿轉從事中郞仍爲左

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咨決之尋加晉陵太守嘗年終獄中繫囚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同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流以爲就死無恨至期皆還無一逃者遠近歎服宋武受禪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凌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摘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歌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於官

故鄣縣令丘德玄寂之

丘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主簿刺史王彧行部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作教然後啓關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遷故鄣令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一時稱爲良吏

揚州刺史朱長明幼

朱幼字長明義烏人臨海太守洗之曾孫也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政績懋著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悉心撫字民得其所揚人德而歌之曰朱鎮渡江東人安盗賊空課治者每稱爲第一

餘姚令沈伯瑜瑀 子續附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

孝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挫其強子良薨瑀從事始安王遥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入梁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

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絶自瑀至非詣訴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後爲蕭穎達長史瑀性倔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谘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薨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合浦太守陳奉遷修

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省治辭嘗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疲者既葬哭奠而後去

吳令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尚書令靖之孫著作郎靈運之子有吏才事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

所不爲卒論如律一縣肅然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明帝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永嘉太守范子玄述曾 丘師施附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顗彥吳郡錢塘人也幼好學從餘

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
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
述曾爲人蹇諤在官多所諫諍太子與竟陵深相器重
號爲周舍齊明帝卽位爲永嘉太守政務清平不尚威
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
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
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
業勵志清白不受餽遺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

十餘萬一無所受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梁
武帝踐祚以爲太中大夫述曾平生所得俸祿皆以分
施及老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及雜詩賦
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惟
有數篋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山陰令丘公信仲孚

丘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兄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
鳴爲限靈鞠常稱爲千里駒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
曰東南之美後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
羣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
行皆果故亦不發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世
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卽位爲曲阿令會
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屆曲
阿仲孚鑒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水
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
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
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
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會赦

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
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
遇甚厚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
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所著
有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
於世

吳郡太守沈仲倫君理 弟君高附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父僧畟梁左戶尚書父巡少府
卿君理美丰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

理致謫深見器重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附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飭器械以幹理見稱累遷左戶尚書爲東陽太守以父艱去職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贈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憲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

鄱陽内史陸師卿襄

陸襄字師卿揚州別駕閑之第四子起家著作佐郎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游處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書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復爲太子家令以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諭大通七年出爲鄱陽内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毦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諭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讐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擢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還吳一夜憂憤

而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贈侍中封餘干縣侯

隋 共二人

益陽令蔣景倩邵 傅柔附

蔣邵字景倩婺之浦江人爲益陽令擒虎却蝗民蒙其惠遷洪撫二州刺史時同邑傅柔字仲廉令宜城無爲而治謳歌載路官終鄂州刺史同邑而有二循吏一時仕路以爲楷模

唐共八人

道州刺史厲文才 孫乾曜附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為道州刺史南土未靖賊寇猖獗臨郡朞月羣盜悉平甚著威愛改容州刺史雅好山水每興至獨往若不知有簪組在身者未幾竟解綬歸孫乾曜高尚有祖風

魏州司馬孔廣成昌寓 子祖舜附

孔昌寓字廣成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之六世孫也貞觀中以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子祖舜字奉先官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於庭人以比漢之魯中年父子相繼為循吏說者謂山陰孔氏家傳有官譜

廬州刺史羅珦

羅珦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太祝曾王臯領江西判襄節度使署珦幕府遷副使臯卒軍亂劫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庭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輦道吏緣以犯禁珦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修學

官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之祥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糶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疾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謚曰恭

建州刺史李德新頻

李頻字德新壽昌人少秀悟工爲辭於詩尤所長舉進士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横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廞廢五百五十年方歲飢頻發官廪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累遷都官員外郎表乞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政亂盜興而建賴頻以安卒官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梨山歲祀之

東海尉阮孝郡詵

阮詵字孝郡奉化人通開元禮穀梁春秋不徒習其辭動有程法海右士舉襲其淳風父敷為太子右贊善大夫舉進士一不第即以父任為太廟齋郎歷臨黃東海尉東海有父子異居者子不為養詵使人問之對曰無

以奉也遺之肉米且以其贏資之其子卒悔悟克孝尋
調婺州法曹叅軍累遷大理評事先是湖湘好鬼歲取
室女爲人牲積以成俗女之父母亦惑於巫言聽命恐
後詵乃命縛老巫數輩若將就居者衆皆叩頭所哀乃
杖巫長而遣之期後不悛悉以巫赴令令常祠祀宜得
厚福邑里蒙化積習遂除後以員外司勳尚書郎挂冠
歸里與里中謝徵士果臺二三名士徜徉以終

玉山縣丞周玄都詒

周詒字玄都奉化人歷官玉山縣丞州牧薦其材每使

推勘疑獄詒飲水勵操夙夜檢勘以副知己遂以苦心
遘疾卒

五代 共六人

知睦州吳正臣程 父蛻附

吳程字正臣山陰人父蛻大順中登進士累官禮部尚
書程初以父蔭不事苦學或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
類但恨他日登將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錢鏐選婿
於士俗以女妻之元瓘襲國命程知睦州深達治體與
民休息時雖重歛而程結以恩信民皆樂輸無怨言尋

拜丞相授威神節度使軍政嚴肅卒謚忠烈

溫州刺史錢儼

錢儼吳越王之子初爲威武軍節度使移溫州刺史洞
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慕之後移蘄州民有
攜家從之者號隨使戶

湖州刺史沈韜文 父攸附

沈韜文吳興人父攸常州刺史韜文性介潔好學能屬
文吳越時爲元帥府典謁叅畫軍務有所裨益出牧鄉
郡以爲湖州刺史以清白自勵雖時當擾攘不爲習俗

所移親戚閭里皆怗然服其不私

明州刺史黃晟

黃晟鄞人時盜賊蠭起授晟爲散騎常侍明州刺史討
平隣寇保護鄉井境內以安晟尤能禮士江東儒彥多
依之築其居號曰措大營

宋一 共五十九人

溥州守胡子正則

胡則字子正少倜儻負氣初吳越間不設貢舉儒風爲
息則獨蒐經史屬文辭及歸宋遂登端拱二年第踐更

中外凡四十七年初爲僉書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
命行河北路省去民冗役幾十萬數守潯州虎爲患則
禱之城隍翌旦得死虎於廟中提舉江南銀銅場鑄錢
監按永豐監得匿銅數十萬斤咸以羨餘籍之不復坐
主吏活宜州重辟九人奏減福唐官田數百頃估鈔領
三司使不以刻下爲功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事連其
所延蜀儒龍昌期及則下車昌期械至則釋之而見以
賓禮自以俸金償其所當入官錢則篤風義臨事得法
外意輕財尚施不爲私積世多稱之則本婺人凡再牧

杭州加兵部侍郎致政退居西湖與交親笑歌浩如也
卒年七十七葬錢唐初則守陳州范仲淹爲倅則以國
士遇之故其卒也仲淹實銘其墓

永嘉令仰仁謙

仰仁謙吳興人以太子舍人知永嘉庶慎有容撫民如
子時錢氏方歸疆土仁謙始爲邑令政事一新人爲改
觀

常熟丞郭慎求三益

郭三益字慎求游處人與父琢皆舉進士三益爲常熟
丞才高有器識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濬青龍江分地
程役三益所部前期告辦使者留其人使助他邑三益
曰非法也使勤者助役何以警惰竟引歸後累官刑部
尚書同知樞密院事

湖南安撫王敬素絲

王絲字敬素蕭山人真宗時舉進士任興國軍司理辯
重辟十有一人郡稱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少
井人病之絲陶土爲筒引山泉入城毋五里一穴以濟
行者旋判衢州有惠政外臺移領婺州衢州人爭於境

上曰我州一鑑何爲見奪至婺雪民冤抑民爭肖像而
祀之拜御史會湖南蠻叛攻郡縣詔絲安撫湖南至則
咨察利病而前帥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往
往戕樵餉者以爲功絲下令得賊首者必指其鬪地以
爲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是自無枉戮者終尚書兵部
員外郎

海州盛使君京 子遵甫孫仲孫附

盛京餘杭人咸平元年登進士第歷官諫議大夫出守
江寧以老乞便郡部移海州天資仁厚不忍以法繩下

而吏民化服亦不忍欺在官民愛既去民思仕終工部侍郎後十年子遵甫以光祿丞通判海州歲旱發公私藏粟以廩民全活甚衆又設方略捕姦盜發輒得又四十餘年遵甫之子仲孫以朝奉大夫守海州朞年大治邦人有盛使君家兒世世循吏之稱

温州守石聖咨牧之

石牧之字聖咨新昌人第進士試校書郎移天台令有能名時王安石知鄞陳古靈知仙居號江東三賢最後知温州有母訟子逆者牧之爲勸諭卒成孝子盐城時

有海寇牧之募壯士時訓練寇不敢犯爲民興利剗弊温人甚德之所著有性生錄易論解雜文歌咏共七卷

眞定守沈子謙木

沈木字子謙崇德人第進士宰石城汀寇猖獗邑豪熊子開温老虎等爲寇鄉導延尉司妄捕同姓者捕之木察其非是破械使捕子開等邑境遂安擢守眞定民有以田多賦少告訐其侂者木謂東西無疆界冒占者衆不可勝詰亟懲遣之有建議籍民所據官田爲屯可以富國經制司委州根據株連六七百家木曰此事行則變生矣亟以前牘上之議遂寢邊民大悅

洪州推官錢德循適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自少强敏記問過人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由樞府出威重興常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正色爭之至怒詈不少奪後卒如適議遷通判越州吏挾守爲奸留難訟者常數百人適攝府事纔二日獄爲一空擢殿中侍御史出提舉湖北常平興利除害發奸擿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尋進中丞爲言者所論出知外郡歷滁宣秀越四州浮

沈者久之大觀初復故職以疾致仕家居十餘年修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德之宣和二年方臘陷婺城適避兵蘭谿靈泉寺爲盜所害事聞贈太中大夫

順昌令俞仲寬偉　從子充附

俞偉字仲寬鄞人宰劍南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劍尤甚偉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之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之一路偉嘗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部使者聞於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許出

粟以賑其暮所而貧者從子克字公達以著作佐郎遷
檢正後除天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環州有田與夏國
相連終克任繳所部以時耕種虜不敢犯屬羌山夷嘯
聚背叛克授第二將張守約籌策且招且討有亡入夏
國者三百戶克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驅歸亡者條
上勸賞買馬之法騎馬頓增慶兵素玩恩克繩以法軍
始肅然未幾暴卒

知海門縣沈興宗起

沈起字興宗鄞人慶曆二年進士第調滁州判官監真

州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
書應格當遷仁宗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致罪何以厚
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潮間
冒民田舍民徙以避弃其業起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
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來歸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
舉爲監察御史京東歲飢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
贖法携其伍盜内自睽疑轉相束縛惟恐後改開封府
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
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姦起會其當用省賦商人貿

易所省十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遷陝西都轉運使
慶州兵變起討平之入知吏部流内銓奉使契丹位著
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耳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
遂陞東朝使者自是遂爲定制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
時交趾歲時侵擾起治舟師習水戰銳意攻討交趾故
與内地貿易悉禁止之邕州守蘓緘力陳不便起劾緘
沮議徙知潭州後交趾大擧兵陷欽邕廉白四州起坐
首議邊失計謫郢州團練使未幾徙越又徙秀州卒

監洪州茶場沈嚴

沈嚴德清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進士初監洪州武
寧茶場兼領縣事吏畏其廉民懷其愛及卒貧不能葬
太守滕元發爲葬於德清之永和鄉范仲淹銘其墓

轉運判官周敦夫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人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
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師厚言四方風俗不同役
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闢溪峒蠻擾辰
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師厚持不可曰溪獠静擾
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卒從其議

西安令鄭光遠棨

鄭棨字光遠壽昌人幼聰敏有才思力學不厭七歲能綴文登天禧三年進士第天聖初奉使契丹嚴毅威重虜深敬憚之使回眞宗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今見其人矣授崇寧令以外艱去服闋起知衢之西安庶能才幹深得民心卒官民撫柩擧號護其喪還葬爲立去思亭於境上

知安吉縣陳安國輔

陳輔字安國象山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知安吉縣活流

民千餘人會攝他縣民遮道乞留使者王介曰安吉寧可無陳令耶卒反之朝廷以戶高下分爲七下五等輸役錢翰林沈括察訪二浙俾輔掌其事遂以其法行浙東輔少貧刻意問學夜置足水中以警寢發以文詞擢場屋東明劉温奇之使其子槩師焉後槩試禮部第一益有名以薦知邛州丞相呂大防范純仁欲用輔竟以疾卒

知邵武軍袁容直轂 子灼附

袁轂字容直鄞人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少以詞賦得名始試於鄉再試開封皆第一嘗言于公治獄多陰德使我持三尺獄寧有冤者乎爲尉建安令杭州南新青州錄事參軍所治獄無不盡其情部使者二十人交薦之知邵武軍條鹽法利害以便民奏減其六課郡人祠之從處州未幾告老所著有韻類一百卷行於世子灼進士第官至尚書倉部郎中守婺州武臣曾宗姻黨數犯法灼械於獄繫之宗怒錮其秩後爲倉部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言甚切直黜知泗州

知杭州沈文通遘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擧進士廷唱第

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爲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坐事出知越州徙杭州爲人疎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皆卄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鱉故人居湖上鱻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

府邀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
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判爲兵姦猾屏息召知開
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㕘作視事逮午而
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
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聞其去貧賫
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
咨惜之

監司何子温琬

何琬字子温龍泉人皇祐進士七歷監司神宗疏其名

於屏曰政事何琬文章葉濤除龍圖閣學士王荊公蘊
東坡有詩倡和

上元令元厚之絳

元絳字厚之錢塘人登進士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
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
則殺以滅口絳捕置於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
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
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
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
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
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才擢知永新縣
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
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証則母
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於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
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
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契續之耳聿慙謝即日歸整田
轉知海門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大水冒城民廬蕩
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

償貲流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爲閘以禦湍漲後人
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反以直集賢院爲廣東
轉運使簿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進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坐子耆寧累罷知亳州乞
改潁明年加資政殿學士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
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雖在
中書而耆吏書詔猶出其手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
謚曰章簡

三司鹽鐵副使錢載陽膻

錢暄字載陽惟演之子任郎官知開撫台三州有治績除少府監又知鄧州爲三司鹽鐵副使時匀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當坐負暄因對從容爲言逋租不入以頻年飢故今使者被罪必亟歛恐民不堪惟稍寬乃可集得免出知鄆州除寳文閣待制卒暄素好學通達治體所至不爲赫赫名而旣去見思十二子內景臻封康國公尚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生榮國公忱忱生恭政端禮端禮孫左丞相象祖自有傳

姚源令姚舜徒孳

姚孳字舜徒慈谿人登熙寧九年進士第歷尉掾以考第薦章應格改秩爲桃源宰承虐政後訊民之疾苦而振雪之郡將怙威凌僚吏属邑悉苦之孳毅然諍論郡將爲之少戢旁郡有訴不平必乞於部使者付孳決之鄉有虎患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太常爲天下第一部使者舉孳學行優異才能顯著以應元符之詔賜對稱旨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上諭以卿任桃源有愛民之心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病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衾官爲歛葬歲荐飢間有遺兒請雇媼乳之丞州爲奏行焉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校勸農桑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於牙門外訃聞桃源民即孳生祠爭出錢聚僧道薦奠其爲民所思如此

判潮州沈次仲造

沈造字次仲縉雲人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故隨在有美頌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即引去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須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虵殺而烹之凶祀遂絶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

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工書善文章有文集二十卷胡榷許其書似歐陽率更而清勁過之

循州守周文之彥質

周彥質字文之江山人以進士第歷官循州守治民以教化爲本民以訟至庭者先諭以禮義然後析其是非無不涕泣悔罪而去久之民以訟爲耻滿秩遂懸而不試蘊軾以默化名其堂官終發運使所著有斎峯集行於世

福建路運判韋子駿驤

韋驤字子駿錢塘人生而警敏年十七以文謁王安石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吳越見文士惟子與道預行耳由是名藉甚每一賦成學者傳誦登進士第累遷至屯田員外郎主少府監簿以薦擢利州路運判移福建時年饑議請賑貸驤曰鬬去京師往反數千里令民朝不及夕上書待報是冠冕從容以救焚溺也乃檄州縣發廩而請違法之罪於朝閩寇阻險爲數州患吏畏怯爭言宜招納驤曰是爲民稔患耳因處畫斬捕方略咸就

捕部內肅然召爲主客郎中出爲夔路憲知明州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三驤秀冑冰骨樂易靜退孝友篤平文章藻麗復以政事彰聞辛德勵行有宿儒循吏之風有文集二十卷賦二十卷

將樂令陳君益攄

陳攄字君益鄞人元祐三年進士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者男以陳名女以陳氏後卒於官邑人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隣境淫雨亢暘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請於朝賜廟額曰旌福

知新昌縣劉德霖滂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自少誦說輒能屈其師登大觀己丑進士調知新昌縣縣俗嗜鬭令到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决者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勑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爲黨會常褒書詩屏間京疑其訕已屬滂蹤跡之且遷官滂曰此胡爲及我

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十年不調建炎中起知建昌軍舊守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憤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捕繫追償兵遂爲變滂與母妻皆被害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疾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朝廷旣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爲朝請大夫

知秀州姚令則憲

姚憲字令則嵊人以父舜明任補海鹽丞惠利及人後

監奏進院知秀州土豪錢安國舍匿亡命爲奸盜州縣莫敢詰憲貪之并其支黨悉置於法焚其巢穴州里大安浙西大水民飢憲請輸粟萬斛以濟又自提點刑獄知平江府羣盜毛𤍠等出沒海道憲設方略殲其衆除兩浙轉運判官進叅知政事後以端明殿學士知江陵每得盜不妄殺人稱長者

廣帥周勉仲自強

周自強字勉仲江山人守棘寺三十年由刑部侍郎帥廣先是仕嶺南者歿其妻若女多不能自存或流落爲

人婢妾自強奏請官爲嫁之又置撫濟庫計口給錢米使其子孫得出嶺南且慮不能久乃以已俸買田三十頃聞於朝刻石著其事至今遵行之衣冠之後始無流落者

知海陵趙公舉汝能

趙汝能字公舉系出濮邸第進士知海陵歲歉民嘯聚爲亂人情洶洶能曰是非巡尉可辦即部勒士兵設方略擒捕百餘人其黨潰散歸罪渠魁餘悉末減倂斬諸司多以滯訟委之剖析平允知欝林州興學教士士

風丕變官至朝散大夫知臨安府壽八十卒能清心寡欲蒞官廉平遇事剛決有仁者之勇

仙居縣尉薛彥益朋龜

薛朋龜字彥益鄞人政和八年進士授仙居縣尉值歲飢道殣相望剽掠四起朋龜請於郡發粟賑之民多所全活而弭盜有法境內悉平改楚州司錄適靖康之變楚師勤王者歸道州境郡守薄其犒輒鼓噪爲亂朋龜急走軍中諭以禮法隨發府金犒之軍始帖服不敢譁任滿擢奉議郎去民遮道留之曰微薛公我其魚肉矣

臥轍不得行監司上其狀擢監行在登聞鼓院兼權工部郎中守正不阿彈劾權貴人一時皆爲避去後知衡州致仕與汪思溫等結社林下後進多從之考德問業稱爲四明五老云

知成都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登重和進士第調婺州兵曹婦翁許景衡赴闕因餞行請曰公至朝廷願勿見薦今執政多私其親宜爲時革弊景衡然之高宗幸維揚東南震恐一日發卒數百挾刃斬儀門入振亟往諭以禍福衆

遂定秩滿數年不調執政交薦召拜監察御史以親老求去章七上遂得外補未幾召爲太常少卿遷工部侍郎以講和異議謫知台州起知成都府適軍儲缺奏乞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總計者弗便媒孽於朝再謫池州遂代其任既而專用羅織搉剝其民民愈思振事聞亟還振任成都父老聞之歡呼載道以治最加敷文閣學士卒於官

上虞令陳宜之炳

陳炳字宜之崇德人嘗令上虞有西溪湖瀦水利及三

鄉中廢爲田叅政張綱嘗浚復勒石紀其事歲久豪右復據之夏大旱民持綱所刻石請復湖豪右撓沮之炳奮曰令寧以罪去必不忍畏避強禦委棄三鄉民命也卒浚復之百姓歌曰前復湖張叅政後復湖陳縣令與我衣食全我命除提幹文思院炳恬退雅正居官務行所學興利除害以身任之有退庵文集十五卷

三山幕莫叔方琮 子若忠若晦若沖附

莫琮字叔方仁和人建炎亂避地崇德因家焉以特科歷四明三山幕性行端飭恥詭隨五子元忠若晦似之若沖若拙俱第進士世比燕山五竇元忠字子直知義烏歲歉勸分賑之判德安撫惠貧民新學造士滿去人皆思之居鄉率同志合辭當路請沒官田增學廩爲養士費又謂齒尚於鄉倫明於學歲時必造學宮習長幼之儀鄉黨尊興之若晦字子明守宜春勦逋寇墜後守嚴州有虎患若晦示恩信於民虎遂遠去陞湖廣南庾提舉若沖字子謙知吉安吳江有聲除司農簿輪對時用事者議開邊若沖諫沮之出知岳州兵荒盜起督捕賑發境內帖然知全州漕司檄解軍糧州處湘源墝高

易涸客舟裝糧糧絕不至若沖遂發官帑造舟搬運率先諸郡明年靖江暴水民賴舟以濟最聞除大理丞丐祠歸有誧溪文集十卷行於世

知袁州王與道師心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調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除知袁州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獻羨餘以希進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知衢州通判遷知洪州克

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𠡠前帥張宗元所與
張浚詩言於朝欲并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
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召還除戶部侍郎奏
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上勞問其次且曰卿
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遷權吏部尚
書兼侍讀浙東水災充兩浙安撫使寬逋債振乏絕民
不流亡改福建路安撫使時虜將渝盟師心夙夜憂念
至忘寢食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帥等事言甚剴切
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謚莊敏

隆興府司法劉方叔鎮 季父祖向兄銓附

劉鎮字方叔樂清人季父祖向深究經旨為學者所推
與鎮及其兄銓相繼登紹興第時稱石帆三劉鎮有心
明恕守法不苟嘗任隆興府司法獄有坐囚九人抄已
具將論報鎮獨察其冤重行訊問果得其情告於郡悉
免之移武義丞築溪塘數百丈瀦洩灌溉民食其德改
秩知長溪政績尤著遷通判隆興府卒

知長洲虞賓

虞賓餘姚人舉進士知長洲縣縣多大姓黠吏亂法亡
度賓芟鉏之皆屏息自保無敢橫歲侵民無蓋藏部使
者循董宿負賓關文移不省及去縣民立石頌之終翰
林承旨

知臨安汪汝直思溫 弟思齊附

汪思溫字汝直鄞人登莫儔榜進士授雄州教授調餘
姚令築隄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
思溫與弟思齊並命除吏部員外郎出守三衢時有自
稱郗王過郡府吏請避郡治以舍思溫不許未幾柔福
帝姬過縣將械尉思溫亦不許亡何而二人皆坐詐冒

一時以思溫為有識遷司農太府少卿知臨安浙江以
漁舟濟人中流弭楫以邀重錢風暴至輒沉溺而善泅
者利其錢物以登岸思溫悉捕繫論殺更為大舟擇不
如式者悉汰之時相秦檜嘗以故人屬薦舉思溫曰使
可薦誠不待相言不才相言無益也有旨管政府檜欲
以相府儀制稍異執政府益持不可檜怒罷去食祠祿
凡十有八年官直顯謨閣以終壽八十一

知侯官程喬仲樟

程樟字喬仲松陽人資禀粹和局度夷曠文史之外無

他嗜好事繼母以孝聞初官道州司理妖民龔陸以左
道具獄推究其詿誤者數百人改知侯官邑新學宮日
與博士弟子講學習射彬彬嚮風晉守廉州政尚簡靜
置平糴倉以濟民飢擢廣東西路憲使凡所舉刺不市
恩不避怨而獎誘後進尤拳拳爲故其卒也執筆作誄
者數十百人

通判興國軍蔣仲可行簡

蔣行簡字仲可永嘉人器度凝審登紹興第主仙游簿
四川制幹滁州倅監明州市舶務改官知海鹽縣治有

聲還朝裒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拙言上之通判興國軍
值大旱疫從一馬二卒齋藥療民知峽州常德府湘北
提舉沅辰澧靖四川安撫諸司舉興績召對不果用知
處州時韓侂胄傾趙汝愚謫貶至死行簡痛其冤因驟
感疾不起

知武康范茂寬溶

范溶字茂寬賢良浚之兄以觀任爲郊社齋郎歷司理
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滌練熟吏事於決
獄尤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澧淵日有

毆婦人傷甚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彼骨法限五十
日而創傷幸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宛
乎生固不容剔膜以辨今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然
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濫故數錢千
百十餘萬科輸不前欲吏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歲可
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不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
列其弊白於郡追易前板民以爲利及在饒州值旱災
徧走郡祠竭力禱雨因得疾而卒

知衡州王剛夫琰 兄瑊附

王琰字剛夫其先臨川人父榕來爲諸暨令遂家焉琰
敏悟絕人博洽墳典由分寧尉累遷知衡州所至有聲
胡銓嘗薦之有曰治經有行亞西漢之名儒倜儻無華
實東都之循吏議者以爲確論兄瑊字寶臣知通州行
業與琰齊名時以爲二難

象山簿趙德老彥逾

趙彥逾字德老鄞人紹興三年進士授象山簿以治才
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即決獄無宽滯嘗於縣東
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爲

主簿河後守蜀尤多善政餽遺不入公府將出蜀盡以俸餘聚九縣之族分給之李心傳誌紹興以來蜀帥可名者數人彥愈與焉後守鄉郡以觀文殿學士終於家

知浦城朱藻

朱藻縉雲人初官漢中簿兼尉南渡以來夷陵之士鮮有登第者藻爲考官所取皆名士向學者始衆知浦城縣積逋以緡計十餘萬郡吏迫以輸期藻曰與其橫斂於民寧得罪於郡即日罷歸先是邑有黠寇前令莫敢詰何藻至悉置於法邑民快之爲立生祠官終煥章閣

待制

知宿松徐彥才良能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五年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流亡勸勸課不以土產供餽遺前政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白舊例所當得則曰此贓也欲以此餌我耶聞者皆服其廉及爲安吉則竭力以賑艱食之民除水災之賦民爲之肖像祀於學宮及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民爭致贐一無所受待次家貧至出產以給食處之泰然爲御史檢法官除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給事中封蘭谿縣開國男乂居言職凡所開陳皆當上意後以疾在告除龍圖閣待制以終

知江陰貝聖美欽世

貝欽世字聖美上虞人紹興中進士授西安尉調武康丞居官廉介太守王十朋表薦之改知江陰浚運河數十里溉田無算而民不知勞事聞詔增秩授建康簽判以疾卒於家

知雩都黃退翁邦彥

黃邦彥字退翁縉雲人知雩都縣治有政聲民甚德之

吏以治盜請邦彥曰以民視民何忍爲盜作廉寬公勤四銘刻於邑治以勸後人盜風遂息立朝議論忠鯁不畏强禦人多忌之官至國子博士轉知興化軍陞授宮講朝散大夫其廉潔之操自筮仕以至官成如一日

監登聞檢院袁君載采

袁采字君載西安人登進士第四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諭民繩吏皆有科條著爲三志終監登聞檢院祝禹圭目其行曰廉而近介公而過剛勤而苦節當時以爲

知江陰徐希顏綱子龜年逢年附

徐綱字希顏崇德人初為太學生柄國者方主和議綱率同舍疏六事乞斬誤國賊臣不報直聲振於天下已而調選歷官江陰令適旱飢流移四集綱條其利害請臺郡發廩分場便糶全活甚衆入除提轄文思院著邊防兵政十六事歷進忌者沮之未及行綱蓋以八事復上進又寢不報力丐祠倅湖州子龜年逢年皆舉進士龜年字朋老宰江寧專務德化歲飢制帥黃文昌委以荒政龜年躬走阡陌家賑人給所全活者如父綱之於江陰嘉定間守肇慶陛辭輪對剴切治郡清靜解去父老挽留之除監察御史首言分別邪正及慎惜名器出知溫州改徽州所著有澹軒文集

休寧宰陳元和曦孫大震玄孫伯冑附

陳曦字元和鄞人紹興八年進士除休寧宰政尚清儉守法不阿改國子正置講議司日夕與諸生論天下國家事必懇懇言其治己治人之要甲子高宗幸太學召對語曰今學者言卿講說訓導可以為師朕欲觀卿之道至於有成曦對曰陛下若復興太學此帝王盛德事也上喜擢給事中居六載彈劾不避權要上嘗謂侍臣曰惟陳曦言事最誠實後自知制誥知濠州政稱第一呂好問薦其才召拜翰林學士上疏言四鎮五帥之材上許之卒於官孫大震玄孫伯冑俱登翰林時人稱為祖孫三學士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六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七目次

吏治

宋二

知臨江張少微著　慈谿令林鎡文叔豹
提舉常平劉公實穎　知鎮江陳安行居仁 子膂附
知處州汪懷忠待舉　知黄州何德獻价
知興化軍潘德鄜時　知邵武蔡子明開 弟闓附
知華亭劉碩翁俱　知蕭山顧沖
遂安令王伯倫時敘　知績溪王木叔枏

知循州錢文叔文　知江州陳益之謙
知會稽王季嘉時會　知仁和莫漳
浙東檢察唐進道閱　金華簿彭子復仲剛
提點刑獄羅宗之仲舒　蕭山令趙善濟 丞鄭承議附
烏程尉應自得傃　知海鹽劉全之銓
知餘姚施武子宿　黄岩尉楊子美王休
吉州司理杜敬叔思恭　知新昌鮑清卿瀹
知臨安潛君高說友　知慶元林和叔大中
遂寧守曾幾遠叔遠　餘干尉桂夢協萬榮

南陵簿洪叔毅琰 子寧祖附　臨海令陳仲宏之綱 兄[illegible]附
判通州李謙仲大有　嘉興通判胡逵卿朝頴
宜春丞喩伯經偘　剡令史子由定之
知潯州陳元凱舜舉　福建提舉徐恭先愿
知臨安趙德成立夫　知睦州王元敬似
知南昌樓元齡大年　知横州陳正之大紀
知嘉興孫守叔夢觀　知建康馬華甫光祖
知於潛吳君友舜龍　福建轉運使鄭山甫如岡
知侯官項無欲公悅　知撫州程應辰士龍

知睦州李伯韶鏞　知崑山項德潤公澤
知崇安趙立夫必愿　知安吉陳道初淳祖 子深源附
台州郡曾唐識通聞　通判袁州徐文之塚
安吉丞王謙父撝　知建平施德懋
衢州倅范叔端士表　知新昌周正悑俌
守建昌木德遠天駿　知太平程子奭塏
知台州許肖說子良　知興國趙應甫逢龍
知華亭楊廷潤瑾 文蔚正弟瑆附　諸暨簿童行簡居易
武進丞趙安行若恭　知福州陳叔方昉

知德興楊君寶珏 曾孫恕附　嵊令陳子微著
青田丞王約之從儉
元
知海寧臧夢解　廬陵簿范煥章文中
溫州路總管夏若水　龍溪尹趙敬叔大訥
知燕州凌懋翁　判諸曁柯自牧謙
沂州同知彭允誠廷堅　施容州判官陳宏父逵大
松陽令孫以誠德潤　武康令沈夢麟
都轉運經歷王止善民　紹興治中金君澤德潤
知餘姚葉敬常恒　知辰州陳中叔琰 兄宜子附
知鄞縣許具瞻廣大　知上虞韓自行諫
處州路總管凌信翁德　知慈谿陳文昭麟
知餘姚汪辰良文璟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禹杭嚴詗御印持氏閱

吏治

宋二 共八十一人

知臨江張少微著

張著字少微龍泉人崇寧中進士初知永康縣有能名歷官提轄京東漕權貴爲奸俾民入錢給符而漁著劾奏弛禁民得其利留貳天府未幾國步艱難駕駐揚州因罷歸紹興中再守臨江平易近民戶口增七萬餘部使者以治最聞時御史劾舉江南不法官吏至千餘人悉送著案情與法參輕重無不當其罪兵荒民鮮習儒者著建學以造士有投戈講藝之風時縉紳多趨權貴而著獨有守當時廉之難不汚僞命人尤以爲難上將用著而以鯁直忤時相竟出知鈞州終

慈谿令林懿文叔豹

林叔豹字懿文永嘉人建炎初爲慈谿令廉明勁直高宗南巡勅戒衛士毋肆苛擾以撓賢令時閩廣寇至境

邑人驚避有武悍之徒百十爲羣乘勢抄劫爲民害叔豹廉其狀捕而斬之於是遠近知畏遂絶剽掠之患虜破明州僞立蔣安義爲守虜退叔豹率鄉兵入城杖死安義一郡獲安高宗駐蹕臨安多其才召拜監察御史以風力稱

提舉常平劉公實穎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歷官兵部郎官紹興間提舉浙西常平還澱山湖以泄吳淞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遏塞大流民田賴之又奏補糴本廢圍田二事不果行就遷

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聞諸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卒官寶謨閣直學士

知鎭江陳安行居仁 父膏附

陳居仁字安行鄞人父膏爲御史時四明有僧法恩謀不軌得其籍從附者餘萬人朝議將屠城膏力爭之止燬其籍而在籍者俱獲免居仁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丞相虞允文見而奇之欲俾習兵法居仁謝曰立事功宜先定大計若大言無益也居仁嘗言慶赦之弊適足惠奸猾而小民不與言願放下戶丁稅以寛民力上從之歷知鄂州福州建寧鎭江諸郡政績多爛然可紀爲鎭江時有僧結廬江滸地與江陰相犬牙居仁察其奸利命尉掩其室得盜魁數人立夷其居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終謚文懿

知處州汪懷忠待舉

汪待舉字懷忠衢州人紹興中知處州爲政寛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両宪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留事鞭朴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時部民嘗有以酒飲客者客醉且卧空

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旦啓鑰客巳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宪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巳試以飲極刑囚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知黄州何德獻俌

何俌字德獻太師冀國公平之曾孫也學通經史以廕調福州古田簿時方弱冠遇事通解攝縣事取滯獄決遣之輕重得情吏民驚服改臨安於潛縣縣豪徐衡武斷鄉曲陵轢長吏莫敢誰何俌至拒不與通衡屏氣退

聽不敢復有所短長治以最聞遷通判廬州就差知黃州黃多盜桴鼓夜鳴俗乃連鄉舍保伍盡破其根株窟穴盜無所舍奔走北境除荆湖南路提舉茶塩事秩滿就除轉運判官吏民益信會盜發廣西陷藤潯高化四郡都督左僕射張浚舊知湖湘雅知俗治狀奏曰何俗前治黃聯保伍而盜平息有戡亂才今謀帥宜莫如俗遂除直秘閣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兼提舉兵馬事盜聞風解散俗無摩瘡痍之民奉宣寬大之詔剔蠹除擿府賦用克繕甲勵兵軍容克壯一路賴以保障者二十餘年廣西父老至今猶能言之

知興化軍潘德鄜時

潘時字德鄜金華人少受業於仲父良貴力學不倦以良貴任爲登仕郎調分宜簿改通直郎差提舉雜買務皇城邏卒挾恃干紀按治其罪不少貸出知興化軍歲飢募客舟予錢轉糴而寬其期莫有喻其意者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以久自平而民不飢人乃服其有謀提舉浙西茶塩改提點湖南刑獄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

汀漳四州之民歲一踰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爲盜大羣或至數千人時入境適捕其魁八人即斬以徇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横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叅軍法誅之遂帖然再遷左司郎中以疾辭歸卒其治郡先教化而於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恕念而於出納纖細無所遺爲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擊劾不憚大吏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存大體治兵訓士禁奸除暴無一不可爲法有所張弛必先究其利害本末然後出令耻爲姑息小惠以掠其虚譽謂權酤茶塩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其愛民如子馭吏如僮僕接僚

屬如賓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家如公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以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樂爲盡力所至稱治嘗自謂吾之爲治主於寛而不使有寛之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之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脉絡流通是以坐走羣吏而我常無爲也當時號稱精吏道而寛猛得宜大小中度者無有能出其右既病起居非敬如常時傾諸子誦曾子易簀時語而絕朱子誌其墓

知邵武蔡子明開 弟闕附

祭開字子明其先仙游人祖材通判平江始家崇德父
熙孝感令以廉平聞開第進士宰德清值軍典征調縣
爲不擾及去民攀留之知邵武郡初官租石帶耗四斗
備賑後爲民患開請罷帶耗遇荒輸官價視時高下俾
民自糴患遂已除漕司兼知岳州點軍營田九軍一日
而畢不鞭一人又區畫管佃軍國兩利改漕江西屬郡
旱捐漕計以濟民賴不飢有艮齋集十五卷弟開字子
正博通六經居太學以直諒號太學御史及第後果衣
繡持斧爲執法大夫彈劾不避權貴有埋輪折檻之風

官終國子監祭酒

知華亭劉碩翁俣

劉俣字碩翁象山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華亭邑
版賦窄率貸諸豪家民由是撓政前令多敗俣乃治酒
政損關征不三月課入自倍逋賦以償剖決若神豪民
斂手並海有秦山鹽鐵蚌港三堰不治被旨督作早夜
躬處淮田六萬畝陞倅紹興府帥使朱熹雅敬之委以
諸暨蕭山荒政活民十餘萬知興國軍陞辟乞免蕭山
廢田之税以時省繕華亭海堰禁邏兵胥吏擾沿海民
舡事皆施行改知岳州東宮引見言事光宗見其儀矩
雍容音吐明暢注目首肯悉爲報可至郡覈四邑常賦
外免其版帳鑿空者其目凡八歲減一萬一千有奇奏
定爲令除廣東倉時四明大飢請移粟五萬斛浮海賑
之鄉邦賴以濟南海驛道至真陽達江陵多窮荒複嶺
乃改闢大道八百里置六鋪築七庵募人居之無復蛇
虎暴客之患命南雄梅辰等州作義冢瘞暴骨遷福建
憲除直秘閣召除尚書禮部郎中卒所至有遺愛民立
生祠祀之聞訃相與聚泣祠下俣爲人風格清整篤於

孝友其至誠若與神契華亭水不可食禱於胥井而泉
溢賑荒謁曹娥祠衆舟皆膠而俣獨濟淮南虎白日爲
暴禱南臺神一夕虎皆去人以爲奇

知蕭山顧冲

顧冲錢塘人淳熙中爲蕭山令到任適歲旱湘湖水利
不均民爭不已冲乃度地勢高下放泄後先勒定時刻
約束甚嚴又禁侵湖爲田者雖勢家巨室必操三尺治
之并酌舊議少損八鄉以益許賢一鄉民始得其平其
他善政多類此

遂安令王伯倫時敘

王時敘字伯倫奉化人第乾道五年進士歷嚴州遂安縣令時郡守責逋於十年之外徵符甚急時敘謂從事曰邦侯素不困疲瘵之民何遽變更果爾罪去誠甘之守知不可奪遂已綿修陛游爲郡且縣上所斷大族爭訟狀僚屬咸會陛以遂安狀銜袖入適得一好文字爲諸公誦之且誦且喜曰使諸邑皆如遂安吾輩可以臥治及卒陸詠之曰學道愛人正心誠意惻怛無華儒雅飭吏予之自著古人何媿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知績溪王木叔柟

王柟字木叔永嘉人登乾道進士第調婺州推官漕司增本州上供米三萬斛守以下不敢爭柟獨移書新守言其不可守以聞遂免知績溪縣江以東玆邑歛重民貧鑿山壘畝乾瘠大半柟積錢買田爲塘六十八堨六浚舊陂百頃而歲以稔告知江陰軍開蔡涇渠港五百里漕輓流通民受其賜召爲吏部郎歷司業秘書少監知贛州先禮教而後刑罰贛士在元符黨籍有四柟語之曰汝州多正人若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民感此意犯法日稀奉祠歸里卒柟平生不崇虛譽性務實業自謂義理所到雖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雖萬鈞不受也故所至輒能自立以就功名至今稱爲良吏

知循州錢文叔文

錢文字文叔吳越王之裔居崇德洲錢里第進士尉當塗有捕獲功例得進秩力辭之知萬載縣有異政趙汝愚薦可大用不果除知循州興學校重風俗豈弟宜民三載報治文爲人言溫氣和所居不蔽風雨饘粥不給晏如也

知常州陳益之謙

陳謙字益之永嘉人登乾道第教授寧國府以薦除國子錄遷刑定官孝宗將內禪謙條大事以獻出通判江州徙知常州開孟瀆均溉民田扶善抑惡民奉之如神明除湖北提舉改提刑辰州猺掠辰沅岡邵四郡謙提軍擣其巢穴降八十餘峒徙成都路提刑造李冰堰鼻州繩橋皆施便巧以便行者褒禮耆彥蜀人愛敬擢湖廣總領進寶謨閣待制京西湖北宣撫副使坐事罷久之

起知江州尋奉祠卒

知會稽王季嘉時會

王時會字季嘉時敘之弟與兄同年第進士自廸功郎七遷至湖南運管賜緋魚袋嘗知會稽值歲旱㵼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時會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守爲奪氣民賴以紓修社倉之政以備凶歉立保伍之法以察不孝不弟游惰不逞者風俗爲之一變會嘗永阜陵吏抱文檄如林環案立時會省去其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給錢粟與期民不知役而事悉集

少銳意經學於易尤精及病革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

知仁和莫漳

莫漳歸安人歷官平江守初知仁和時有出入德壽宮者恃勢虐害善良漳擒撻之高后怒孝宗謫漳一級未幾復撻一豪惡再謫一級居數月平江缺守宰臣進擬孝宗曰朕有其人遂除漳

浙東監察使唐進道閎

唐閎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兩浙歲饑詔以閎爲兩浙檢察使時州縣賑濟勸民減價而糶豪右往往閉糴閎奏儲粟之家宜勿限以價勿計以數則趨利之徒將傾囷競售不待低昂而價自平民飢不相保小兒遺棄道路國法三歲以下許異姓收育閎請雖及十歲權聽民鞠養以爲已子孝宗可之於是全活甚衆

金華簿彭子復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登乾道進士第初主金華簿衢州大水監司命仲剛覆視而後賑仲剛曰覆而後賑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恐待覆而民不食死矣監司感悟即出米恣所爲賑之民賴以活移臨海令民愛信之如父母召爲勅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出知全州減郡費寬商稅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擇學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丁外艱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尋遷提舉浙東常平命下卒

提點江東刑獄羅宗之仲舒

羅仲舒字宗之慈谿人以春秋登王容榜進士第授安慶教授調常德學政修舉陞宜教郎知宜興縣遷太學

博士陛對稱旨遷秘書郎時賓王來歸議舉慶典仲舒言三邊未靖不宜重費累遷至福建提舉常平茶鹽會大水編筏救溺以萬計仍發粟賑之改提點江東刑獄縣吏獻議於部守更鬻鹽法而官專其利舟運不通民數月不得鹽仲舒責吏曰奪民而絕其利者汝罪也皆而流之饒人爲之語曰前葛後羅一臺二妙葛爲叅知政事邲也歷官國子司業上章告老紹定初拜宗正少卿以直顯謨閣致仕

蕭山令趙善濟 丞鄭承議附

趙善濟四明人乾道中令蕭山頑民徐彥明獻計恩平郡王欲以湘湖爲田善濟力爭之得寢歲旱九鄉人多爭水搆訟集議繕修湖防至今賴焉時有丞鄭承議者不畏強禦朱統制在縣縱牧卒侵刈鹽場草鹽司奏其罪吏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令已署案次及丞鄭責事榜許格捕卒刈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其四人朱吏曰榜旣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民甚冤不得書我名吏惶懼退易前案八人皆免死

烏程尉應自得傣

應傣字自得昌國人六歲能詩登紹熙四年進士第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隣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傣按實傣委曲開論適沈有子魁鄉薦因賦詩儆之有云嘉木灌叢春意好可憐不種紫荊花兄弟感悟其爭遂息官至文林郎

知海鹽劉全之銓

劉銓字全之樂清人進士隆興中知海鹽大水害稼被檄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貧不能輸者請於朝得停閣勸富人發廩賑飢民無耕貧貸於郡給之學舍久廢徹圭租二百斛倡修之政務慈和飭以儒術恥於近名而顧名之甚遠至今猶稱循吏云

知餘姚施武子宿

施宿字武子長興人慶元初知餘姚縣其爲政務大體興廢舉墜不事細謹尤加意風教市田置書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修堤民甚苦之宿更築石隄建莊田二千畝以備修隄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同稱

黃巖尉楊子美王休

楊王休字子美象山人幼肄業僧舍雪積其背而不自

覍乾道中舉進士仕爲黃岩尉有豪民崔奸黨號三神
王休捕得之具罪狀於府黔徙他郡人稱爲鉄面少府
遷南康軍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㽞經界賦以甦
民困後守洋州金州大興學校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絶
餽遺惟軍用得取於公帑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
災悉發庫錢賑之兼提點刑獄大修褒閣鑿鬼愁灘堰
墓頤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嗣以便民築漢嘉西
門石梁蜀民德之積官至吏部侍郎卒於家

吉州司理杜敬叔思恭

杜思恭字敬叔上虞人登淳熙進士歷吉州司理平反
冤獄發粟賑飢民受其惠官滿代去遮留者以千計終
平樂令時名士陸游周必大楊萬里並以國士期之至
表薦於朝曰學貫六經文師兩漢可備著述惜未用卒

知新昌鮑清卿潚

鮑潚字清卿永嘉人登乾道進士第教授處州興化軍
湖北運幹知新昌縣倅滁州知潮州乞祠知融州復奉
祠而終積階朝散大夫潚智識精敏行事超卓永思陵
復土潚主新昌頓逝中貴與衛士輩求索紛雜他邑失
魂魄奔命潚取步胥所執籌籤削之瀕運河立日大行
在道卒士悲隕小縣排設既一一應法而誅責不已吾
創兩目蹈此水爲百姓請命衆大驚謝過民免横歛葉
水心銘其墓

知臨安潛君高說友

潛說友字君高縉雲人由進士歷官知南康軍浙東安
撫使兩浙轉運使知臨安府才器宏大善剸繁治劇時
臨安爲京都凡宮壼財用廟堂意嚮民訟之曲直物價
之低昂皆圍於畨度之内先任是官者多以曠職去說

友處之裕如以戶部侍郎轉尚書官至端明殿學士縉
雲郡伯出知平江

知慶元林和叔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舉進士歷官侍御史以忤韓侂
冑出知慶元城南民田毎患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
伐石築隄民不知後而蒙其利郡忽訛言夜有妖大卜
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繫之人情遂安乞祠得請已乃
爲言者論列罷歸卒

遂安守曹器遠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登紹熙第爲國子錄以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麾節後守遂寧時营卒莫簡苦餉臣侵刻因脫巾稱亂勢張甚遂入境輒戒其徒毋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不可犯尋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除權禮部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諡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有史才今行於世

餘干尉桂夢協萬榮

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登慶元進士授餘干尉餘干故多豪右一以紀律繩之御小民以慈愛子弟獲訓迪者耻爲不善秩滿民爲乞留調建康司理時相欲招致之啖以京官固辭就職差主管戶部架閣除武學博士轉宗學上方嚮用力求外補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尚嚴刻以鹽課拘繫甚衆榮具書告在不從乃挾行床與所拘人同寢在媿即委縱遣焉陞守南康先是軍士驕悍至則帖服檢吏姦省浮費征稅以決民辛其利進直秘閣遷尚書右郎屢疏乞老奉祠崇禧壽九十卒榮嘗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取古人資於折獄

者類成棠陰比事行於世

南陵簿洪叔毅琰 子寧祖附

洪琰字叔毅淳安人登紹熙進士第主南陵簿攝縣事歲旱郡官履畝不以實飢民嘯聚琰從容麾散尋遷盱眙司法青平山盜起琰致渠魁斬之盜即潰改清江決獄如神人咸服之奉仙都祠十年卒子寧祖補合肥尉改光州[illegible]時金將亡寧祖屢出奇計勝之人服其才略改京官宰德安魏了翁督師江淮辟入幕府卒

海陵令陳仲宏之綱 兄之經弟之純附

陳之綱字仲宏崇德人與兄弟之經之純同舉進士之綱宰海陵修捍海堤民蒙其施之經字仲綸教授德安會有邊警與諸生習兵法虜果入寇郡將命奉檄求援夜縋城以出至鄂告宣司發兵二千人又倍道星馳達行在所得兵符調江池孟師齊等軍赴援虜遁去陳攻守得失軍政繆戾數十事請加賞罰以肅軍旅時皆壯之之純字仲誠紹熙間作資時朴議二十篇以進縣令奚士達請與鄉校教人勤懇官至臨安宰以靈幹稱

判通州李謙仲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入河以溉之自是歲以稔告而商舶亦竟達城下諸貨細聚爲通州無窮之利攝郡事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入朝主管官誥院改太常寺主簿遷博士卒於官大有與弟大同極相友愛內外數百指循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爲大書怡怡堂三字以旌之

嘉興通判胡達卿朝穎

胡朝穎字達卿淳安人登乾道進士第歷武昌令通判嘉興時宰相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執置諸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捷宰相之奴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兼湖北提刑至官謂其地爲東南上游非諸生坐嘯之地乃精士類厚公畜嘗以道學不明詞章陷陋爲歎慨然自信其獨見而躬行之諸生及門者皆超然拔於流俗之表有靜軒集三卷武昌雜詠西湖百韻詩餘各一卷

宜春丞喻伯經偘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登慶元進士第調宜城尉時金人犯淮府檄令尉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偘奮不顧難遂行卒致餉於濠羨餘弗私遷慶元觀察推官調隆興復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偘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改奉議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改章服陞朝奉郎遂請祠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所著有蘆隱類稿五十卷隨類錄二百卷

剡令史子由定之

史定之字子由丞相浩之孫也嘉定間令剡清訟治蠹姦黨屏息考正疆界判定稅籍宿弊一時盡洗嘗捐俸以代民輸奏蠲和買絹四百餘疋築城修學百廢具興治爲一時最詳李宿所撰治績記

知潯州陳元凱舜舉

陳舜舉字元凱崇德人第進士歷知潯州專教養清淨化民民以無擾嗣寇起傍郡相戒勿犯潯州清太守邦人德之祀於學宮改知宜州宜民亦祀之如潯

福建提舉徐恭先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少游太學文章爲儕輩所重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介潔涖事以勤後除福建提舉適黃勇寇發衆皆縮頸退避愿獨晏然無懼婉言撫諭寇頓首請罪事平入爲司農都漕愿嘗受業於袁燮之門故文學政事卓絶一時

知臨安趙德成立夫

趙立夫字德成樂清人登開禧第調龍泉簿再中法科由評事累遷大理寺正出知湖州改嚴州儲粟備荒最

聲上徽召爲刑部進太府卿兼知臨安府首以循理二字諭俗入對理宗諭之曰京師細民當一意撫摩使常在春風和氣中遂於府西建春和樓推廣德意奉祠去起爲浙西提刑兼守平江有旨和糴立夫奏詔糴二百萬斛不擾而辦二年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尹郡民聞之皆喜曰我輩又在春風和氣中矣尋除刑部尚書繼以論罷起知婺州引疾授龍圖閣待制提舉萬壽宮進寶謨閣直學士卒立夫性敦厚仁恕嘉熙大飢日粥數千人數月不倦病者療之死者瘞之杜範聞之曰趙德成活人手也

知睦州王元敬佖

王佖字元敬金華人淳祐元年以朝奉郎知睦州先是嘉熙四年夏秋大旱野無青草及是春民食梠蕨不給路殍相枕籍佖下車首蔚厨傳節浮費一意救荒乞米於朝勸分於鄉民賴全活者數十萬巳而修州學行鄉飲新釣臺書院擧子弟之秀者而躬訓之變枵腹爲含哺而絃歌之聲作於飢饉之餘考吏治者至今以爲不可及

知南昌樓元齡大年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登嘉定癸未進士調青陽尉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縣令改知南昌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爲仇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覈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重讞事始白民敬之如神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囚大年

隨重輕而疏裁之抱成案就廻言咸聽求幾擿郡事江東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州歷二十年不解迺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决子婿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換承議郎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奉郎卒於官

知横州陳正之大紀

陳大紀字正之永嘉人第慶元元年進士調邵陽縣尉遷廣州歸德塩場陟來賓縣令轉廣州兵鈐陞権知欽州改知昌化軍知横州秩滿適妖賊侯廣李藍六作亂鬱林桂州並爲盜區廣右騷然當諸司環視卻立之時大紀慨然以平寇爲己任奉檄即行節制飛虎摧鋒兩軍號令嚴肅動中事機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既開諭賊徒散其黨與禽其渠魁訖事備五閱月入朝奏對召試閤門舍人以不賞功轉兩官主管建昌僊都觀連知雷州懷慶府主管華州雲臺觀引年致仕歸大紀爲人樂易好施與鄉里或值歲歉則傾廩以濟士論推其有厚德云

知嘉興孫守叔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尋通判嚴州歷知嘉興府所至布衣蔬食躬行節儉蠲租税省刑罰有古循吏之風

知建康馬華甫光祖

馬光祖字華甫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尚書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税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税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既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令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漁利税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小民公田法行光祖遺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飢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謁

王、王辭以故、及三往、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帖曰、某庄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生祠六所、尋拜叅知政事、樞密院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

知於潛吳君友舜龍

吳舜龍字君友、永嘉人、登紹定第、教授處州、知於潛縣、能以清約裕瘝瘵、邑人有知縣只飲於潛水之譽、擢監

察御史、徙秘書少監、出爲浙西提刑、奉命慮囚、按歷所至、舉無冤枉、以大理卿召、尋奉祠卒、舜龍氣宇質朴、心事坦夷、無疾聲厲色、一榻蕭然、惟書冊筆硯自娛而已、

福建轉運使鄭山甫如岡 子思問附

鄭如岡字山甫、青田人、以父汝諧蔭、歷官新淦金華令、守衢婺二州、江東提刑、福建轉運使、一以簡靜爲治、入爲吏部侍郎、紹定六年、劒寇猖獗、聲撼永嘉、邑糴告竭、如岡移書廟堂、通浙東港禁、及置惠民倉、民感其德、相率繪像事之、封開國男、子思問用祖蔭、知武義縣、有活

民政聲、聞大著、歷官兵部侍郎、封縉雲郡侯、

知侯官項無欲公悅

項公悅字無欲、永嘉人、出仕所至有政聲、初調閩縣簿、再調福清縣簿、邑有七賢之誣、公悅居其首、改無爲軍司理、讞閱忘寢食、闢土爲空、制司有屯租、帥檄委收、舊例斛面加贏、輸者不勝病、公悅一去之、且條陳弊事十餘、帥器重、特薦於朝、留再任、改秋、知侯官、治加恢拓、庭無朴聲、會歲旱、禱雨瑞澤潭、潭在萬山頂、披棘徒行、烈日中數十里、下山驟雨隨注、兩晝夜、歲稔、而公悅病竭

矣、病革、家人環泣、問以身後、不應、再問、瞪目曰、某囚款未圓、某事未能竟、一語不及私、林石室銘之曰、以死救民、誰則有此、循吏之傳、孰筆其死、

知撫州程應辰士龍

程士龍字應辰、慈谿人、登吳潛榜進士第、主何容簿、時歲飢、督濟有方、老弱賴以全活、知仙居、遷知臨江軍、多善政、民爲立祠、除國子監丞、遷右曹郎、改知撫州、謹刑恤民、城中有夜半殺人者、逮繫至六七人、獄成、士龍疑之、俾臨川宰密察之、得其辟捕之一、訊而服、民作平寃

歌頌爲神明云

知睦州季伯韶鏞

季鏞字伯韶括蒼人父衍官淮西安撫使以父澤補將仕郎歷任隨地有聲淳祐十二年知睦州時大水被九州闔闠爲壑壞公私廬舍無數民苦溺且飢鏞既至虛巳問俗首蠲私苗十六力請於朝寬京府榷糴之令發廪分賑捐抽解場木予被水之家未幾頓復舊觀民忘昏墊進浙東道提舉知紹興改任兩浙轉運使終戶部侍郎鏞篤實縝密愛民利國交際士大夫每舉事中節人皆以爲不可及

知崑山項德潤公澤

項公澤字德潤瑞安人九歲中童科弱冠登紹定壬辰進士第初任龍溪尉再丞長洲改知崑山縣積俸貲買田二頃以充學廪復買田計米若干石以給四糴親爲文勅諸石以防湮沒陰德在人至今猶頌之不衰官終中奉大夫吏部郎中歸老於家復置義庄義田以贍其族自號曰雪坡老人

知崇安趙立夫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銓監平江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諭恭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鬻盐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飢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束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免有産之家有感化者出巳田以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擢湖廣總所幹辦公事除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歷知全常台處四州一循大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秘閣知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忤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承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知安吉陳道初淳祖 子深源附

陳淳祖字道初瑞安人登嘉熙第知錢塘以治最聞除
提轄榷貨務上萬言書論時事忤宰相出通判徽州以
選知南康軍撫治有功除秘書郎遷著作郎兼吏部郎
浙西水以倉節兼知安吉州賑䘏有方列城按堵移福
建提刑召爲吏部郎遷司農少卿兼左司時柄臣賈似
道每以周公自擬淳祖譏之似道聞之怒免所居官久
之起爲湖南轉運副使卒子深源字直翁善文翰手神
散朗有晉宋風

台州郡曹唐識通聞

唐聞字識通山陰人以陰授將仕郎爲台州郡曹治獄
恕而有執不屈意阿上指稍不如法輒請去太守劉光
以是賢之聞儒術立身其爲吏務在愛民而不爲姑息
初罷臨海令以母高年求丞上虞以便侍養時人稱其
爲孝

通判袁州徐文之掾

徐掾字文之嚴陵人紹定三年通判袁州下車歲當大
歉穀價日騰掾首議發廩委吏抄城內外下戶八千七
十九家合實公大家官司排日出糶未幾准省劄攝守
孳孳荒政益不倦獎義糶罰閉糴傾州儲倉以濟常平
力懇外臺通融米禁全活飢民不知其幾貧者給錢病
者給藥死者給棺收養嬰孩至數百民深德之列肆且
旦爲焚香祈福他如孽豪強杜請謁假神以惑衆斂財
者盡斥去之甫一考擢守建昌去之日傾城士民夾轂
焚香而送之出境後返鼓立生祠肖像以祀之香火之
盛迄今不衰

安吉丞王謙父撝

王撝字謙父鄞人登嘉定進士第授安吉丞攝令長興

捐俸賑水災民賴以不飢再攝新城斥餘財五萬緡代
貧民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時丞相史嵩之專政乞
補外以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處以受賕
刑獄使者不直之命撝審實撝卒白焉士民莫不稱允
晉之雖怒終亦不敢加害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
去之日以羨財數十萬籍於官改秘書丞後守徽州郡
廩亡三月之儲暨解去粟支一作帛萬匹所宜得錢復
以助少府用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嘗預修四朝
史輿服志六卷其手筆也識者以爲有良吏才

知建平施德懋

施德懋會稽人端平間進士知建平以操幹聞值歲飢多方拯捄全活甚衆縣故有學士以無養失業德懋奏置田五百畝招徠俊秀躬教飭之士類聿興如中州建平之盛文學德懋之力也至今祠之學宮說者以其功與胡文定等

衢州倅范叔端士表

范士表字叔端蘭谿人丞相鍾之從子嘉熙戊戌以別院亜選登第由廣濟簿歷宰湘鄉以治衍聞倅於括又

倅於衢適郡民有嘯衆爲亂者守懼委印去人心大震老弱星散奔迸士表攝郡協僚佐集謀畫爲備禦計登城撫勞益兵誅討越半旬元惡授首妖黨鼠竄十萬生靈賴以全活軍民雷動懽呼曰我輩若無范權州皆爲魚肉矣司封郎中杜夢炎誌其墓稱士表恭而禮仁而勇廉而能洗手奉公不可干以私有全活衢郡之功尚賞不酬勞祿不及德公論憾之

知新昌周正輔倘

周倘字正輔安吉人寶祐中知新昌剛正明敏不畏強禦時相丁大全引用汚吏預令州縣上供倘舉手指天曰倘頭可斷決不爲新昌開此例上命督責愈急倘終不已而新昌以倘故獨免秩滿攝監察御史忌者諷臺臣劾去公論惜之

守建昌木德遠天駿

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登嘉熙第教授永州發明張南軒之學以淑諸生課講嚴整士論允愜再調福建帳司知閩縣閩劇邑號難治有政聲後守建昌郡人包恢居

敢府族子倚勢不道漁獵小民天駿入境投牒相繼遂至黥竄之邦人作去思錄紀其事知饒州又之除大宗丞通攝考功諸曹卒

知太平程子奭埥

程埥字子奭崇德人以進士歷州郡所至興學好士以名義爲重䘏民愛戴積官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發公帑代民輸折絲帛錢五十餘萬作浮淮堂以處淮士擇其俊秀者躬自訓督之士風爲之興起官終權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毅

知台州許肯說子良

許子良字肯說東陽人嘉熙進士第調主餘姚簿未上用宰相喬行簡薦歷太學博士請外出知饒州改知台州樊燊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務爲節縮凡典例所宜得者亦謝去居半載郡計稍紓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告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又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戢獄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計即委印去子良性情清介不同流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弗顧也然剛腸疾惡面折人過世多嚴憚其襟懷夷坦無纖芥含茹意則人鮮知之者

知興國趙應甫逢龍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刻苦自修問學淹博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知興國信衢袁五州提舉湖南廣東福建茶鹽常平清心苦節日坐公堂事至即決撫諭惻怛恒以天理民彝爲言民不忍欺常廩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斥羨餘爲平糴本後除將作監擢宗正少卿兼侍讀凡道德治理之要縷縷爲上陳說致仕家居四方學士多從之葉夢鼎自宰相出判慶元執弟子禮尤謹謂師門庳陋欲市其隣居以拓之逢龍曰隣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寧不媿鄉人稱其厚德

知華亭楊廷潤瑾 父晞正 弟璲附

楊瑾字廷潤餘姚人父晞正篤厚君子刻意教瑾及瑾弟璲皆第進士瑾初試餘干尉移監華亭稅從嘉興守趙與憲主抄撩田圍詭悉畢露遂攝華亭罷其縣民積逋及胥吏白納錢酒稅無藝之征吏民請於朝願以爲

令從之於是修經界立義役前令所不能辦者皆次第舉行之華亭父老謂自有邑以來未之見也遷判平江送者填道終大理卿直寶謨閣學問操履文章政事當世推重之

諸暨簿童行簡居易

童居易字行簡慈谿人登嘉定己未進士第補登仕郎時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居易爲屬官叩光範門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葵開閫淮東以居易攝天長簿時諸路多屯兵每歲秉熟制閫下令禁民

採取、民失其利、居易惻然、上書乞弛其禁、制閫從之、旁九郡皆獲免、丙申冬、虜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危在旦夕、居易力爲陳解、捍防備至、城賴以全、調諸暨簿、境有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居易以計悉擒之、民乃安堵、謠曰、童主簿、威如虎、愛百姓、擒跋扈、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卒、以身教學者、仰之以言、曾子忤旨、出判吉州、陞中順大夫、知德慶府、夷獠雜居、民悍難化、居易撫以豈弟之政、三載、民樂、呰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

濱、學者多從之、稱杜洲先生、

武進丞趙安行若恭

趙若恭字安行、太府卿時詁之子、年二十、以門功補臨安新城尉、遷蘄州司理、轉常州武進丞、攝宜興令、宜興豪猾周辛與其黨樂大五環所居爲城、以棧塡坑出入、二十年不輸公賦、吏累捕之、乃决水漂棧、捕者死、竟不獲、恭曰、是可縱乎、卽白府選甲士焚其居、獲辛等二十餘人、獄成、讞於朝、戮之、以能改浙西提刑司幹官、獄有吳良詈嫂、已而嫂縊死、吏進牘、夜讞、風滅燭、然之又滅、恭怪之、輟而寐、夢一老姥謂曰、妾吳良嫂也、冀理寃獄、明日核其事、乃良兄正通婦、妻憤而縊、正以妻先三月、訾與良詈、陰遷妻尸、掛良戶外、因坐良、恭白諸提刑、良得脫、屬舉進士、後舉刑法銓、當除大理評事、賈似道嫉之、出爲福建提刑司檢法、平反莊縮等獄二十餘、召爲大理評事、添差通判泉州、時方就試宏詞、未上、會元兵至臨安、秀王爲察訪使、辟主管機宜文字、仍俾率師守台州、及城陷、憤鬱不泄、圖欲復之、未幾、以病卒、

知福州陳叔方昉

陳昉字叔方、兵部侍郎峴之子、以父任入官、知浦城縣、盜起隣郡、措置得宜、迄不犯境、繼而老弱阻飢、極力賑救、境內以安、眞德秀薦之、朝召赴都堂、與劉克莊等號端平八士、遷司農丞、出知寶慶府、未上、除大宗正丞、進直煥章閣樞密副承旨、權吏部侍郎、丐去知福州、重士愛民、威惠兼至、蠲宿逋、却例冊、去郡之日、帑庾充牣、闔人論良牧、必以昉爲首、召爲工部侍郎、景定初、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屬邑產禾一本四十餘穗、人以爲善政所感、除吏部尚書、引年、拜端明殿學士、提舉秘書省、

進職資政殿致仕卒謚清惠

知德興楊君寶珏曾孫恕附

楊珏字君寶鄞人登紹定進士第授上虞尉調贑州教授先是學計蠹於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改知饒州德興縣縣多奸民肆爲跋扈前令率墮其機穽八年之間去者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於監司設法追捕服其辜奸爲屏息邑居門山之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錢一百萬置米千斛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市價進朝奉大夫召對稱旨轉朝議大夫出

知寶慶府會行公田法下郡邑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不奉令御史朱貔孫劾之免官歸郡民莫不悲泣珏爲人剛明正直不附權貴始終無介貧至齎器以自給裕如也曾孫恕字仲如篤學力行歷官憲司知事宋祚將危以忠義自勵不食數日赴菱塘而死

嵊令陳子徵著

陳著字子徵奉化人登文天祥榜進士相國吳潛等以著才可大用相繼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著曰寧不登朝不爲此態遂出授禰安令改知嵊宗室外戚有居嵊者持一邑權前令率以譴去缺令者十有七年又有豪貴布兇徒於僻地剽掠行人役於家及造白契占人田產者著至政教並舉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在嵊四年代者至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民不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以識去思代者李典宗謂著何以教我著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累官監察御史知台州

青田丞黃約之仁儉

黃仁儉字約之奉化人初主淳安簿淳安俗獷悍歲時競渡多殺傷尉懼而在告仁儉攝事處之帖然不譁轉監台州支鹽倉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攘臂以騷坐上皆失措仁儉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黃佛子言敢不聽遷青田丞時永嘉遣海船籍篙師爲兵乞取家屬小人乘勢措怨家妻女爲家人帥司檄使覈實得免人咸德之仁儉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陽率更真草行書皆見於世至今石刻猶有存者

元共二十人

知海寧臧夢解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進士第未官而宋亡至元中以薦授知海寧州剛直廉慎門無私謁凡差役皆當貧富而吏無所高下戶口增田野闢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時江陰飢江浙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事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轉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至而夢解獨遍歷按貪官奸吏八十餘人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譓素

狡猾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置於法一路肅清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轉廣東以老病納祿卒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徵一卷

廬陵簿范煥章文中

范文中字煥章定海人幼失怙事母克孝大德中民飢盜起文中手縛渠魁十數人歸於有司餘黨竄伏中書奏授慈谿鳴鶴巡檢陞歙縣主簿尋調廬陵習俗譁健素稱難治民蕭甲與子殺人以誣怨家劉乙文中覈實遂置甲於法而籍其家豪右無不讋服先是被郡檄推稅於江陵者幸浮其估而利其贏文中承命痛絕前獘得羨錢六萬餘緡悉還於官以廉能遷吳江州判官擢知沙縣造義倉以備凶荒崇儒學以興禮讓年七十投牒而歸

溫州路總管夏若水

夏若水錢塘人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授溫州路總管初至郡歲歉廣糴米粮民賴以濟雪冤獄創永嘉書院朝命造征爪哇船若水慮吏胥病民令民備材躬董其役

民咸德之

龍溪尹趙敬叔大訥

趙大訥字敬叔浦江人起家譯官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衆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禦其衝盜爲引去遷典化錄事轉龍溪尹俗尚鬼疊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峒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諭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恃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

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略無所懾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討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鵠湖羅陂皆羣盜藪時出爲過客患大訥用竒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鄉飲酒之禮久廢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歎悦在官二年告老歸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

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寃獄民爲立生祠以祀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知廉州凌懋翁

凌懋翁歸安人任秘書郎出知廉州實心愛民即撫峒猺如赤子廣西蠻入寇懋翁帥衆禦之寇望見曰此凌知州也頷手而去總帥遂命入他峒招諭卒皆欵服與試江西時稱得人仕至翰林直學士

判諸暨柯自牧謙

柯謙字自牧天台人判諸暨治獄多平反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而除之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爲淫祀者取土偶人蹐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能與命吏共禦災祀之何益明日毁其祠蝗忽飛去後遷江浙儒學提舉

沂州同知彭允誠廷堅

彭廷堅字允誠瑞安人登至正乙酉第授益都沂州同知毁牛皇神祠驅隣郡上馬賊免横急徵斂民甚安之十年除建寧崇安尹其莅政如沂州時民咸服其威信鉛山寇周良犯閩關獨不敢窺崇安境明年以靖土功

擢建寧路同知江西寇熾廷堅定建陽平浦城進薄邵武設雲梯火駁急攻賊不能支追殲其渠魁尋以克復功陞福建副帥分鎮邵武又下建寧降其衆未幾盜侵政和行臺檄廷堅討之時鎮撫萬戶岳煥隷麾下縱兵爲暴廷堅治其事煥懼乃使部卒爲賊突入左右皆潰遂遇害年四十三葬崇安民巷哭如喪父母故行部御史廉其狀爲誅首謀上其事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謚忠愍

施容州判官陳宏父達大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好學倜儻有大志時邑里初附山谷強犷嘯聚為寇達大討執其渠魁餘黨解散郡上其功試施容州判官遷平陽所至治績炳然民皆愛戴以病免歸卒

松陽令孫以誠德潤

孫德潤字以誠錢塘人由江浙行省掾史仕為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於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於是以方田覈其頃畝以土會等其磽沃以出貢賦定徭役籍既具適南北

多事征歛旁午縣惟按籍征之民大悅錄其事刻於石

武康令沈夢麟

沈夢麟吳興人至正間由婺州學正遷武康令以儒術緣飾吏治不尚刑罰民愛若父母而吏亦懾服無敢法者所著有花溪集

兩浙都轉運經歷王止善艮

王艮字止善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歷官廬州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薦能稱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獘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戶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三千六

百引遷紹興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民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艮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浙江行省檢校官有詔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

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艮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詐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剏立衙門為徼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艮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紹興路治中金君澤德潤

金德潤字君澤浦江人為人忠靖恪勤手不釋卷歷官紹興路治中酷惡豪強所至屏迹人稱健吏

知餘姚葉敬常恒

葉恒字敬常鄞人判姚有幹局籌畫久遠姚有捍海堤潮汐决嚙海益內侵民最苦之恒更築石堤二千四百餘丈自是遂無海患至正間錄恒海堤功追封仁功侯立廟祀之

知辰州陳中叔琰 兄宣子附

陳琰字中叔東陽人武舉進士第二時母兄宣子由太學內舍同年登進士第一門兩科人以為榮琰仕歷步兩司裨贊非一端平間召試後省除閤門舍人出知辰州撫綏軍民安輯溪洞終於郡治有太平十議雜著春秋三傳

知鄞縣許具瞻廣大

許廣大字具瞻天台人舉進士授慶元路昌國州判官再授武義縣尹俱以廉能聞至正九年調知鄞縣平差徭辦獄訟禮耆德獎後進歲旱禱雨輒應民歌頌之稱為許父

知上虞韓自行諫

韓諫字自行天台人至正末知上虞時方軍興善取供

億民不擾而用亦不乏時有以夏蓋三湖獻長鎗軍者諫言於督軍郎中得寢均西溪湖田定四等賦民咸利之畏壘之祠至今不絕

處州路總管凌信翁德

凌德字信翁杭人至元間以懷遠大將軍為處州路總管連年值旱德乃露頂跣足行烈日中祈雨每禱輒應有以詩頌之者曰雨向心中得雲從脚下生郡人愛戴之如父母

知慈谿陳文昭麟

陳麟字文昭永嘉人少貧窶爲吏年三十始刻志讀書登至正甲午第授承事郎慶元路慈谿縣尹撫摩窮困斥逐豪強民被其惠時邁里古思在越禿堅帖木兒在餘姚皆以能名與麟號浙東三傑僧法匡交結臺省麟以事置之法御史大夫納麟改置南行臺於越其子安安與僧素交視篆初卽令其徒訴冤移文逮麟甚急麟揚言曰臺官天子耳目天下之事多有可理者今江南諸道大半淪喪宜思振臺綱而肅風紀何獨左袒奸髡而輕逮天子執法之吏乎納麟媿而止會方國珍據慶

元開府威勢日熾屬邑皆奉承恐後麟在慈谿獨與之抗糾集義勇民咸樂爲用然寡不能勝衆卒爲國珍所執欲殺不果羈縻於岱山海島上尋徙置城中朝廷屢除行戶部主事應奉翰林文字溫州路遂安知州自承事郎屢遷至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不赴內附後適閩感瘴卒

知餘姚汪辰良文璟

汪文璟字辰良常山人初判餘姚號爲蕪平擢翰林編修詔擇循良復以文璟知是州任德弛刑細弱安利有豪武斷海濱文璟按治其罪然不爲束濕務爲長者化導之修舉庠序之教誘進諸生身課其業歲旱徒跣禱於山川者凡七日得雨有秋海寇竊發官兵壓境文璟從容應之百姓晏如及去任懷思不置元末兵亂文璟避地餘姚因家焉代文璟知姚者爲郭文煜政治與文璟並稱民並祠祀之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七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八目次

吏治

明一

太平府同知汪漢文（繒世） 珙縣知縣趙伯和暹
福建左叅議鄭仲持湜 登州府知府周斌
湖廣僉事鄭好仁士原 莆田縣知縣董仁仲
桂陽丞姚伯良驥 安州知州王思祖
饒陽尹郭德茂楨 德安丞馬源清濂
扶溝令陳聚奎奐 寧津縣知縣朱逢吉

巡按御史鮑克禮忠 濰州知州吳德基嚴
武進縣主簿朱仲安 德化令應錫祥履平
獻縣知縣高本中復亨 建昌府知府盧希正義
平凉知府何子文士英 陝西叅政吳好德福
上元令錢伯英仁傑 星子令朱悅道文
知清江胡秉誠季本 英山知縣王漢章旭
雷州守常士昌（孫麟附） 南平令宋守恒孟常
新喩知縣洪鈞 常熟縣知縣柳敬中
邳州知州陳朝陽葵（父雷附） 吉安府知府朱仲智

鹽城令王叔珩珩 祥符令楊文益添
杞縣知縣黃元輔隣 文昌主簿錢謙伯遜
栢城令周尚德弘 知泗州王孟暉
石首令方自新 叅政邢景暘旭（父沂成濟、邢俛附）
山西僉事呂升章升 廣東僉事杜季璋瑄
刑部郎中王瑄 漢陽守徐信古述
閩縣知縣嚴伯宜祿（子珊附） 河南僉事祝存禮戒
當塗知縣張廷瞻崑 蘄州知府朱仲高勝
興化知縣呂邦用童 江寧知縣張大本得中

潛山知縣俞友謙益 臨江推官孫克正景名
貴溪知縣徐士宗（孫綬軒附） 餘干知縣蔡用嚴冑
平陽知縣謝蘭瑾 鄧州知州楊彥禮儀
刑部郎中周安 江西僉事顧與權與
睢陽丞尤堯卿夔 河南叅政宋廷珪琰
知袁州姚敏學文 江西巡撫趙日新新
知安肅駱道升仕隆 河南叅政余天祥麟（子洵杲附）
邵陽知縣何廷蘭永芳 伏羌知縣李用光貴昌
刑科給事朱惟純純（子宗岳附） 山西叅議秦維翰嶽

吉安知府陳有源本深　隨州知州仲惟正端 子瑾 頤附
瀘州判馮孟英傑　永清知縣章增
賔州知州俞大雅得儒 子附　江陵知縣張德和愷
徐州吏目王宗憲紀　松江府知府葉拱辰晃
安溪縣知縣潘靖　雲南叅議張翰英居傑
潛江知縣陳志行敏政 子附　廣東叅政劉有融㷔
常德府知府朱廷儀縉　宜興知縣宗必彰顯 子佑附
崖州知州徐廷振琦　濵州知州王惟準均
閩縣知縣張士昭倬　東昌府知府徐琅

廣西叅議甄克修完　蒙城縣知縣方宗淵源
廣東巡撫楊信民誠　廣西按察使江元勛勛
汀州通判吳廷用桓 子照 杰附　開封府知府金尚德文
高州知府曾廷遜謙　廬州知府朱廷用鏞 曾孫 孫奕附
欽州知州陳德温淳 弟英 子瑞 從子玨 孫侃附
潞縣知縣葉廷衡衡　泰和丞孫景暐暐
銅陵知縣陳良金鏐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
廣西叅政錢文煥奐　涇州知州劉克剛侃
鎮江府知府林一鶚鶚　湖廣僉事邵叔璋琮 孫樾樾 子琮附

贑州知府姜廷器璉　高密縣知縣蕭門光昱
平原知縣王宗元愷　知合州金崇厚祺
嘉定知縣王用仁術　淮安通判李誠之文昭
武平縣知縣徐端　鳳陽知府章元進銳
莆田丞朱孟瑜瑾 子䡴附　南陵知縣沈德元元
廬江縣知縣梅江　應天府尹吳文英雄
興化府知府王存敬弼　建寧府知府張用載大輪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八目次終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㳂原嗣長氏閲

吏治

明一 共一百三十七人

太平府同知汪漢文縉世

汪縉世字漢文鄞人宋尚書大猷五世孫洪武初署行都督府掾授太平府同知推誠馭下吏民不忍欺事恒先期而集嘗有三虎踞林岡距城不五里白晝噉人民患焉縉世走檄驅之虎即遁去秩滿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振肅憲紀姦欺多所摘發然以寬濟明亦未嘗巧為鈎距以入人罪論者以是賢之

珙縣知縣趙伯和埴

趙埴字伯和縉雲人洪武初耿再成駐兵黄龍山引為叅謀後知羅江縣民俗獷悍埴推誠慰撫卒化其心遷珙縣嘗旱蝗埴持耗苗禱於城隍請身當其災以塞爲吏無狀之咎忽有靈鵲啣苗而去須臾大雨蝗滅歲以稔告所著有栞鶴集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仲持湜

鄭湜字仲持金華浦江之義門也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湜兄弟二十五人而五人爲湜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吏逮捕急四兄欲行湜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湜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争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湜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

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湜治福建吏民熟湜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湜與之争可否無不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湜皆言於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諱商有二人劇盗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鳴於官捕盗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湜夜取盗鞫訊因縛置於庭暨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盗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盗以沉屍處盗驚服闔人神其政明年入覲以疾卒於京邸年五十有六湜少奇警受學於宋

太史濂濂稱其長才姿貌魁偉識度宏卓負氣敢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夫其死二十年而正學方孝儒誌其墓

登州府知府周斌

周斌錢塘人洪武初知登州九年陞州爲府遂遷知府登並海民瘠斌撫綏有方民日熙阜勸學崇教使海陬僻壤興於禮義者斌之力也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好仁士原 父邦彥附

鄭士原字好仁癸之浦江人父邦彥字昌國好學有高

志強敏絕出窮經爲文有聲縉紳間嘗舉進士不合卽絕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克然若有得喜編書手自校讐與吉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愛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趣者畏之而弗敢怨生四子士原其長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由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士原至官招徠[illegible]所有恩平賦稅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奸召其耆耋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塩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塩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原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塩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士原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塩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按察司僉事荊襄之卒先是

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故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士原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於民士原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士原察成案覲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曰何物幺麼敢沮格我事大銜之既而空印事起遂勝懷慶吏誣士原與知士原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

以不勝作卒年僅四十有七兩屬士民聞之無不家奠
而尸哭者

莆田縣知縣董仁仲

董仁仲金華人洪武初知莆田縣涖政精勤而持之以
公於民一毫無所取公庭鞭朴懸而不用民大悅服卒
於官貧不能歸葬民相與營葬於邑之西劉山

桂陽丞姚伯良驥

姚驥字伯良以字行先洛人大父君義知鄞遂家焉伯
良性寡黙刻志於學洪武中由上舍生授郴州桂陽丞

桂陽俗靡多訟尹嘗謂曰何以化之伯良曰居上不貪
則斷合理而民訟息時時諭民曰富由儉得貧自奢來
食以時用以禮則財可豐不三年訟簡而俗尚純儉
上嘉其能詔詣京師賜楮鏹勅僉山西按察司事發奸
摘伏治號神明年三十八卒於官所著有芸窻稿

安州知州王思祖

王思祖仁和人洪武初爲安州同知尋進知州在州十
年餘爲政廉平公慎簡易近民國初甫離兵燹萬事草
創凡學校壇壝道路多所創建撫循綏靖民不告勞手
植栢數千章至今民蔭其樹而思之不啻甘棠也卒於
官子孫貧不能歸因家於安遂爲安州人

饒陽尹郭德茂樌

郭樌字德茂黃岩人洪武初爲饒陽尹勸農桑興學校
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三年而邑以大治以從
兄故坐免還者察於途囊無長物惟所著書與詩文稿
一篋衣髮一束以聞　上嘉其清賜紗幞銀帶寳鈔以
旌之所著有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門人私謚曰貞
成先生

德安丞馬原清瀌

馬瀌字原清東陽人幼有志操博通經史洪武初官德
安丞招徠流離撫綏痌瘝民戴之如父母既而調丞壽
陽德安人相隨之任者數百家有候卒於廢寺中得瘞
金五百兩以獻瀌命簿錄其數於官帑後歷遷山西按
察司副使在官讞獄詳明民無冤滯以親老謝政詔進
一階致仕卒鄉人爲傳其事私謚曰孝肅

扶溝令陳聚奎奐

陳奐字聚奎慈谿人洪武中官扶溝令修學校墾除蕪

姦蠹。暇則入學官，與諸生講解經史，親加改校。尋調山西之屯留。土壤磽瘠，民多流竄，與爲出公帑錢，輸其逋租，流民相率來歸。以憂去，服闋，改都督府都事。成祖念京縣政煩，特授上元令。與蒞政朞月，縣以大治。一日蘇州匠錢氏婦有外私，謀殺其夫，詣縣告給門禁，出其喪。既去，與憑几而寐，夢一男子訴被妻殺，言甚痛切。覺亟追婦，一鞫具伏，人以爲神。遷審理正，再遷刑部主事。仁宗監國時，知與賢，深眷愛之。及即位，與奏事，仁宗曰：此非上元陳知縣乎。即擢與滕府長史。

寧津縣知縣朱逢吉

朱逢吉，崇德人。洪武初，應求賢詔，爲中書掾。當軸有貪橫者，衆附之，逢吉獨不屈。及敗，無所汙，聲譽大起。嘗陳用賢五事，授寧津縣知縣，有異政，民愛戴之，勒碑頌德。陞湖廣僉事。坐事謫關中教授。未幾，起陝西僉事，進大理寺丞，同修國史，尋命視蘇湖水利，及巡北京屯田，所議皆軍國大計。及卒，囊無遺錢。

巡按御史鮑克禮忠

鮑忠，字克禮，鄞人。剛介有爲，以明經授定海學訓導。洪武九年，應直言詔，疏治道十策，稱旨，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府冤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冤狀，追之不得。既而見一白鳥遶廳臺飛鳴數四，忠疑之，以爲前所見白衣人托以控冤也，命左右密置筆楮於東北方，坐至二鼓，取之，果得冤狀，云其妻某氏有外私，輒被謀殺。明日如狀往按之，得其情，人稱神明。

濰州知州吳德基履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少從聞人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才。洪武初，官南康縣丞，擢知安化縣，陞知濰州，召還，遂

謝事以歸。其在南康日，民有王琅輝，倪里豪羅玉成，集衆相攻，圍獄，逮千餘人，履一言而使之釋憾。安化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有薦大長易俊原者，獨負固不服。江陰侯吳良將出兵討捕，履謂未有反狀，請以計致。俊原侯從之，民得免於兵禍。後知濰州，萊守欲責民償官驢之孳息，履謂國家富極四海，豈少數匹驢耶。守乃止。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秋稅，官從其言，履與民計，謂牛羊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後他縣牛羊還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而濰獨無患。其爲政類如此。宋

學士景濂爲之傳、

武進縣主簿朱仲安

朱仲安蕭山人中洪武庚午鄉試授河南葉縣學訓導因言事遷武進縣簿以善政聞　太祖遣行人賫幣旌之有正已幸物庶能愛民之語進知縣永樂初拜監察御史扈駕北征有功遷湖廣按察副使改交阯坐逮繫山東御史奉勅考察會都御史欽　上命署院事尋巡按貴州河南居官庶重臨事必存大體聲稱籍甚以學行見知　仁廟一日顧侍臣曰朱仲安御史中翹楚朕

甚重之勅賜寶楮爲道里費使歸焚黃宣德初遷河南按察使入覲課爲十三道風紀之最進通議大夫卒於官、

德化令應錫祥履平

應履平字錫祥奉化人洪武庚辰進士授泉州德化令興廢舉墜平易近民考績至部試文優而貌寢不錄於冢宰私題部門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虛心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襁得硬綳綳者以聞冢宰曰必應履平也覆其文果優即陞吏部稽勳郎兼署考功文選事遷守常德吏治益著陞貴州按察使奉勅同兵部尚書王驥平蠻將軍蔣貴師征麓川有功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有太監奉命監造剔漆器皿進用供費百出民不能堪履平諭其將訖工別造私物務疏欽造數完或且止或加造奉旨造畢起送部檄至履平懷之中道馳入太監怒叱之對曰奉旨請回京出文以視遂解一方倒懸平居履道坦坦而解紛應變裁決如流敭歷中外垂五十年才名德望朝野著聞

獻縣知縣高本中復亨

高復亨字本中山陰人洪武中詔爲總戎掌書記改知

河間獻縣事招集流亡百姓咸歌思之坐累謫鍾離未幾復起知諸城諸城故瘠地瘠人廢學久復亨至始樹學延儒教化大行時比之文翁治蜀云

建昌府知府盧希正義

盧義字希正淳安人洪武中舉進士累官刑部郎中出知建昌府以誠確愛民民稱盧慈悲然寬而不縱豪強有所犯不少貸且曰今不慈悲矣秩滿民借留復任九載當遷以疾辭歸橐無餘資吏部侍郎洪興嘗寄詩有

袍笏賚來供國賦詩書留得當山田之句識者以爲實錄

平凉府知府何子文士英

何士英字子文蘭谿人洪武中以人材授知平凉府親老乞歸忤旨謫肅州判官臨民廉謹再乞歸養永樂初起知平凉府編氓相慶以爲重得慈父母會上者較郡庾府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留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記廉吏十八人士英居其首陞兩

淮鹽運使先是民苦部差督鹽課者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倍納不足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歸吏部椽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莅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

陝西叅政吳好德禍

吳禍字好德鄞人洪武庚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奉勅撫安四川軍民悉心綏懷夷獠向義懷金寶爲贄皆拒不受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遷禮部員外郎陞陝西叅政先是寧夏鹽池禁嚴斗粟易鹽三兩奏許民納課官量給鹽民咸便之濮中牛山逃民草竊出沒禍遣吏作撫夫懷楞抵其巢穴諭以禍福渠魁即集徒黨語曰吳公長者必不欺我相率復業者三千餘人陞禍建右布政使治行益著以年老乞歸禍爲人謹厚有執初使琉球遇颶風舟人相視駭愕禍獨神色不變惟戒嚴檣柁既濟人問曰昨已瀕死公何獨不爲意禍曰惟恐檣柁不嚴人事有未備耳命乃在天夫何意衆皆服其識量

上元令錢伯英仁傑

錢仁傑字伯英餘姚人通經術寡言自可洪武初召拜

上元縣令是時干戈甫定伯英能以敦俗典化爲急不朞月而四郊有弦誦之聲　太祖嘉之有袍笏之賜

星子令朱悅道文

朱文字悅道義烏人少從王禕游學博才贍剛方而少許可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典學勸農務爲休息先是星子貢茶文特疏奏星子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於採茶　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食其惠後陞潁州府同知盡心撫綏秩滿民遮道請留至今潁人祠祀不衰人以比朱邑桐鄉

知清江胡秉誠季本

胡季本字秉誠餘姚人起家太學生授建昌府經歷擢知清江有惠愛改新淦清江之民與新淦爭乃新命已下卒知新淦新淦號多事喜訟季本爲之纔一年縣庭清肅時出郊問民所疾苦相慰勞如家人父子卒於官百姓廟像而祀之

英山知縣王漢章旭

王旭字漢章餘姚人強學力行隱居教授學者多從之游洪武中以茂才召拜英山知縣縣舊多虎患旭至禱

於神虎輒避去在官興學勸農民親愛之如父母

雷州守常士昌 孫麟附

常士昌海鹽人懋之裔孫也洪武中以賢良辟爲雷州守冰蘗自持有古循吏風孫麟成化辛丑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進郎中時虜寇火篩內侵畿甸震恐大司馬獨倚麟爲重凡條議奏疏皆出麟手陞河南參政時有兇雄之亂麟次第削平不煩朝廷一旅陞福建布政司使入覲時以不餽逆瑾逮繫錦衣獄旋釋晉應天府尹有惠政官終禮部右侍郎

南平令朱守恒孟常

朱孟常守守恒餘姚人洪武中鄉貢任南平令最名有體要縣逋漁課久不能償孟常奏蠲之江西民兵採木過南平飢餓瀕死孟常出粟以賑所全活甚衆時遣中官刻期督木至南平期迫而木未集榜笞苛急衆心駭亂孟常力爲安撫夜有神見夢於中官曰若第去朱令在何患事不濟中官覺而疑之悉以付孟常孟常從容處之事濟而民不擾

新喻知縣洪鈞

洪鈞新城人洪武中領鄉薦禮闈副榜授新喻知縣開塘利民瑞蓮並蒂調屯留縣尤以德爲政芝草產於堂柱陞銅仁守調長沙府露凝冰花呈瑞於府橋士民賦詩頌之謂瑞彰厥德致仕卒

常熟知縣柳敬中

柳敬中慈谿人初舉明經授登封縣學教諭陞常熟縣知縣釐務精敏興植墜廢崇儒敬士開闢田野孔氏子孫有流落邑中者貧不能給敬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妻築室宣化門外給廩養之又得范文正裔孫復爲築

室膳以飲食製衣巾具束修遣入邑庠共敎名教厚風俗類如此永樂初以憂去服闋吏民詣闕請復任陞蘄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甚宜之今祀於學宮

邳州知州陳朝陽棨 父雷附

陳棨字朝陽其先鄞人父雷有經濟才元季爲人所誣謫淮北戍邳謁 高皇帝一見奇之即欲用爲兵部尚書廷臣言其太峻姑試以民事擢知仁和縣尋卒棨少孤食貧即母家以養舅氏余伯熊有識鑒見棨勤苦憫之曰此兒當有時名乃教以儒業棨發憤自樹聲聞以

彰五軍斷事張元宜薦於朝 上召見親問政事稱失及民間利病稱旨拜惠安知縣改山東單縣皆著能績永樂五年詹事府丞陞中善薦其才可大受遷邳州知州凡九年利澤深厚民戴之不啻父母

吉安知府朱仲智

朱仲智永康人洪武中以人材擧授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被召改重慶知府吉安人思慕不已後得簡芳繼之其爲政太類仲智吉安稱賢守者必曰朱簡

鹽城令王叔珩 珩

王珩字叔珩會稽人少力學有志事功洪武中陳時務十策有裨治道授鹽城令興革利弊民甚德之永樂初遷刑部主事不就歸

祥符令楊文益 添

楊添字文益西安人居家孝友練達世務元末隱居不仕洪武辛未以人材徵授道州巡司機察軍兵獨奚事上嘉稱旨進廸功郎監権羅源永樂初詔求賢良闔省舉添以應陞河南祥符縣知縣明察內敏清操氷蘗薄

賦緩刑士民稱便先是強民李四漢援附權貴挾勢害民添按捕而誅鋤之四漢計脫去令奸屬捧赦書直至公堂開視之乃刑元條例也添乃詰執元惡及諸醜類平訊之盡得其諸所奸利狀請於朝悉流之塞外四境肅然民爲之歌曰吾人植楊侯力鋤強梗辨究抑民以安衆足食天道公世其職宜成之日居功益謙欲追踪卓魯以展其蘊會貴戚稍不法添屢加裁抑竟被誣謫丹巴縣尋卒於官後仲子儀知鄧州道經祥符父老耕拜如添生還

杞縣知縣黃元輔鄰

黃鄰字元輔諸暨人性簡重工文詞居鄉持重洪武初徵為翰林院典籍遷御史以老出知杞縣道民興學政事雅茂一時稱為儒吏尋告歸嘗手編縣志後多本之以簡核名

文昌主簿錢謙伯遜

錢遜字謙伯山陰人性至孝母卒廬墓洪武中以薦授寧夏水利提舉吏目修河防實邊餉既還大將何福奏遜特有功拜孟津知縣盡心民事改知弋陽坐累謫戍復以薦對策稱旨授文昌主簿文昌府海島夷俗悍戾遜宣布德意化行嶺海間遜狀貌甦梧言行詳定夷險一節雖歷危變卒能以功名終素工詩有遜齋集二十卷

栢城令周尚德弘

周弘字尚德慈谿人古學敦行洪武中以懷才抱德薦拜栢城令在縣九載寬厚廉謹愛民如子戢暴横節用度一邑大治民為立祠祀之後吳江趙寬慕其人故祠栢城歸祠再拜贊曰生以名賢稱死以名賢祀若周公者昔無間然矣

知泗州王孟暉

王孟暉諸暨人初知泗州奉公約己教民耕作飭勉諸士視其雅懋者傾身禮之最聞擢知肇昌坐謗謫瓊州府同知緝綁投荒裔者多跋足待滿而已暉獨盡心修職所行無一事不中人情者又喜廉察有風岸瓊人至今稱之

石首令方自新

方自新諸暨人洪武中以孝行舉授齊安驛丞擢石首令在邑以寬化民有愬告進而兒女語之民至牵令襦相爾汝勿加咄叱會民負逋上官督責旁午掠無完膚自新憫之召耆老富民諷諭之乃先出俸為士民倡竟得米萬餘石為民代輸餘九百石儲為義廩自是飢荒有賑流徙復歸者三百戶石首俗不知喪禮自新為陳孝感之義戒以法制民乃漸革其教洪武三十年上遣使徵海內徵需實數郡縣[illegible]得罪石首獨績無稽自新亦就逮父老相率走京師請貸不報竟隸作所明年廷臣言石首有異政所坐甚輕上特宥之

超拜鄖陽守郡遭旱蝗逋租十餘萬石民至死無以償乃上疏乞入楮幣代租　上從之上津竹山二縣土瘠而民貧科繇乃與壯縣劑自新爲奏減租稅之半未幾中原搆兵中使四出督轉輸括兵器閭閻騷動自新以郡當瘡痍之餘不忍重困請自繫中使初愠而終義之凡所賦得減他郡考績北上至龍江卒鄖陽人哀之如喪慈父

河南叅政邢景暘旭　父沂　成濟　邢侃附

邢旭字景暘金華人父沂從范祖幹游以詞翰知名與

邢侃成濟俱嘯吟哢互相唱和號山中三詩友旭學於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叅政適歲旱澇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除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夷酋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旭即身詣其寨諭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師遂不戰解還未幾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

山西僉事呂升章升

呂升字升章山陰人洪武中鄉貢典教溧陽以薦擢江西僉事號有風裁永樂戊子改山西境多虎患升爲檄告神虎即就捕以憂去復改福建僉事按部至建寧螟害稼升仰天祝之雷雨驟作螟盡死宣德初選大理少卿升兩爲會試同考官所舉皆一時名士年七十致仕至九十二卒

廣東僉事杜季璋瑄

杜瑄字季璋東陽人由永樂鄉薦入太學會詔選有學行者補侍從授兵科給事中立朝祥謹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治獄平允民稱不冤嘗巡海道邏卒獲賊船內四

十餘人俱飢困瀕死議者欲棄於海瑄曰不可恐誤無辜也令飲食之明日俱延詢之乃寧波追賊催船遇風飄墮南海耳遂移文歸之陞陝西副使以疾乞身歸

刑部郎中王瑄

王瑄長與人登永樂乙未陳循榜進士歷官按察使初爲刑部郎中時會囚越獄有數十輩辟獨不去堂訊之曰王郎中必不枉我又理刑直隸賑恤流亡修復水利民多德之

饒陽守徐信古述

徐述字信古建德人永樂中由稽勳主事擢守漢陽首新學校勸課農桑公明有守吏民懷服值歲歉民艱於租諭開市得穀數十萬代民輸之民以不困時有虎傷人爲文禱於神虎卒就捕人以神明太守稱之外艱民勿忍去既去思之如失父母歷官福建塩運使致仕卒吏部以其治最述中議大夫贊治尹

閩縣知縣嚴伯宜祿子珊附

嚴祿字伯宜開化人自少好學洪武中以薦除太僕寺牧官三歲罷寺牧改國子監掌饌晨夕會饌祿執事惟

謹簿正簋皿分屬膳夫具有條緒應用弗失以是雖千百人萃匕箸絶無譁者自祭酒至六館之士皆稱之故其才名以剸劇聞永樂初用薦陞閩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者貴重且衆而朝命之使及海南諸番國貢獻往來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在掌饌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堪力言於府平其賦民到於今賴之改知縣縣愛其民與閩等尤篤意於興學民甚德之無幾卒於官子珊乙未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

河南僉事祝存禮戒

祝戒字存禮蘭谿人洪武乙亥以詩經貢入大學尋授刑部主事詳刑必依律條參以經義時稱平允歷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嘗鞫疑獄不能決忽庭中鬼物作聲戒命之曰惟爾聲所指乃哀鳴前導引戒至古井傍投入之遂得其骸寃乃雪外艱服除改監察御史刷卷三法司其中回曲必條分縷析而直之無隱再調湖廣僉事憲度一如河南陞福建副使凡賦役貢稅之重者悉爲民請命一時出之水火以老乞致仕歸儲書數千卷日

以教訓子孫爲事稍暇則召宗族故舊逍遥於長林曲水間優游泉石復十餘年以無疾逝戒初受學於董必傳每過其門必下車一日沉醉徑過里許仍返駕徒步如初君子稱其有禮

當塗知縣張廷瞻岜

張岜字廷瞻上虞人舉永樂辛卯鄉試授宜城教諭陞當塗知縣當塗在畿内號劇縣賦繁役重岜爲之裁省求其敝弛而更張之暇日從二卒循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惰煦煦然如家人父子嘗奉憲檄攝廣德

州事出其緒餘甫閱月而州治流民占役者以千數擢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以風力稱二載陞鎮江府知府
鎮江密邇當塗務尤簡以崇才治之事不勞而理民不
待諭而自化未幾以憂去起知泉州泉大而民嚚崇稍
濟以猛毁尼僧廬舍百餘區即其地改建社學里豪王
大觀結黨數十人爲州里患侵漁公賦有司莫敢何問
崇檄致之庭下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觀子稠
竟傚崇潛走京師誣崇他事時適入覲聞之即自詣獄
上命廷臣按其事至泉泉人頌太守賢者溢途道而其

事果誣奏　上即日釋崇移知荊州而竄稠黨於北徼
崇治荊無異於泉而政尤嚴明九載考績乞身歸歸四
年以疾卒崇自爲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揚歷三十
年如一日所至以教化爲先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其欺
兩造具備一言折服即素稱譸誕者不敢逆其辭故卒
無嚴刑峻罰而惠愛常周於百姓嘗涖之民至今思之
遇崇鄉人必談其善政至亹亹不已且問我公安否何
如有繼以泣者

蘄州知府朱仲高勝

朱勝字仲高湯溪人永樂初由舉人授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出知武昌府未幾調蘄州所至政績爛然蘄
人歌頌德政十善流傳中外奉勅褒嘉超授江西左布
政使卒於官

興化知縣呂邦用童

呂童字邦用新昌人永樂中以貢知興化縣宋范文正
嘗令是邑流韻猶存童至務自砥礪旌異節除宿弊百
廢具舉豪家吏稜奎鄧信交通巨璫視令丞若僚佐童含
忍歲餘一旦盡發其奸奏而磔諸市境内肅然日與民

治溝洫修鄉校在任十三年如終若一日部餉東南事
竣還縣以疾卒民號痛朝夕奠如喪考妣與文正並事
名宦童有識鑒一見高文懿穀於童稚中即以宰輔期
之穀終身執弟子禮爲童銘墓述其惠政甚悉

江寧知縣張大本得中

張得中字大本鄞人永樂初以茂才徵歷政地官奉勅
往山西教民樹藝適大比因就試中式尋登會榜進
士授刑部主事改工部擢爲應天江寧令京師赤縣機
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中更以公恕簿書期會米

盂綑故必躬親之民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留養得
中日民頑犯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
經以爲孝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隷於公所貧困莫支首
郎弛其後且遺之衣食毋丁夜而起丙夜而息未嘗樹
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預修永樂大典書成還職
年四十六以疾卒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
親筆硯所著有恩牧集書圃擷英

潛山知縣俞友謙 益

俞益字友謙臨安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

士預修永樂大典授靖安知縣有惠政改潛山大典學
校造士多爲聞人秩滿當去邑民千數詣闕乞留再任
卒於官室如懸磬至無以爲斂吏民哀慕而助給之始
克襄事皆白衣引柩送歸葬於縣東之靈鳳原尚書王
直表其墓

臨江推官孫克正 景名

孫景名字克正富陽人孫鍾之後永樂戊戌進士授福
建道監察御史改揚州府推官調臨江折獄詳慎有瑞
蓮生於治事廳之沼陞涿州知州蝗不入境調潁州典

學校恤流逋麥秀至三五岐人歌頌之卒於官

貴溪知縣徐士宗 孫綬軒附

徐士宗山陰人永樂中知滕縣再令貴溪以惠政得民
歲甲午邑大水士宗奏蠲田租三之二又請以租折輸
布民田之污者盡除其租有婦人訟其夫爲仇家所害
士宗鞫之無驗忽有蚱蜢飛集几案士宗祝曰爾有冤
當集仇人身已而果然乃始伏辜境內稱爲神明進廣
信通判仍知貴溪縣事在縣幾二十年既去民祠祀之
後百數十年貴溪徐貞明來令山陰猶爲樹坊曰循良

世澤蓋貴人之見思如此而士宗孫綬及軒皆以貢起
家故稱世澤云

餘干知縣蔡用嚴 胄

蔡胄字用嚴鄞人永樂乙酉中浙江鄉試入太學以薦
授宜春令復改餘干愛民如子有干憲度者必諭使自
新未嘗輕有笞罵清修苦節蔫俛雖蔬糲不納室中琴
一張書數帙而已御下和易而不貸於權貴以故不諧
於郡將吏部尚書郭璡巡撫江西都言胄徵科無法考
下當去民相率走百里外辭胄冤且言數十年來未有

廉公愛民如我蔡父者尚書奉命來奈何斥之泣懇車下璡歎曰吾行縣多矣未有一民頌其令者有令如此郡言詐也復行百里還餘干吏考胄最遂以貪斥其郡貳胄為人淵略有雅度奮從鄉先生烏斯道游少長侍父遊宦武昌適楊士奇遊學相與討論切劘故學行崛然出於時流

平陽知縣謝廷蘭璡

謝璡字廷蘭鄞人舉永樂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持法平允遷知平陽縣平陽俗尚武悍璡至戒其屬曰治民在順其恒性而已順則不擾而民安由是所部帖然尋丁外艱民以借寇為請　上可之秩滿陞廣西按察使寃獄多所平反軍民畏服年五十七卒於官璡魁梧倜儻政聲卓異尤長於詩文所著有蝸濡集若干卷

鄧州知州楊彥禮儀

楊儀字彥禮祥符令添之子以國子生中應天鄉試任河南鄧州知州學術正大以禮化民有爭訟者必諄諄勸諭使相感悔不得已然後用刑為政不苟立規設法遠過常情務追古之循吏在任未久卒民哀思之至今

刑部郎中周安

周安仁和人由國子生授刑部主事進郎中盡心獄事低氣平心以求其情刑不施而人自服陞江西按察副使卒歷官二十餘年而家無尺寸之增人服其廉

江西僉事顧與權巽

顧巽字與權慈谿人永樂壬辰進士　文皇帝親選方面重臣授巽江西按察司僉事公廉仁恕巡歷所至訪察幽隱民間銖兩之奸必達人以青天目之後遷山東參議恪守清白終始不渝卒於官大理卿夏時正稱之曰俸無十金之積可方古之廉吏

睢陽丞尤堯卿夔

尤夔字堯卿嘉興人永樂初徵授睢陽縣丞蝗移傷邑傷邑移文曰願如法撲捕毋縱入境夔反牘曰蝗非家畜敝邑豈能縱之苟有德政召和弭災蝗將遠去夔苟不德蝗亦復至敢讓鄰耶傍邑媿服

河南參政宋廷圭琰

宋琰字廷圭奉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侍皇太

子監國南京十九年召修大典書成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遷禮部主事以親老乞歸省未逾月驛召還京正統改元選入史館修　宣宗實錄未幾以外艱去服闋轉吏部考功主事入直內府九年遷河南右叅政時汝陽旱蝗琰往治之籲天自咎蝗殞而歲轉豐稔歷官兵部侍郎涖事南京逾月卒琰性溫雅居家以孝友聞歷仕四十餘年所至輒擢能聲恒以文自娛有拙庵學言集藏於家

知袁州姚敏學文

姚文字敏學崇德人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歷知慶遠徭獞雜處難馴易動文一以至誠待之無不感服改袁州將代百姓數千人伏闕借寇仍聽守袁卒父老率其子弟會哭於庭皆失聲文平生清苦自持敭歷中外幾四十年一介不妄取當時以為廉吏

江西巡撫趙日新新

趙新字日新富陽人永樂初由國子生授工部主事擢吏部郎中精敏辨決長於運籌督儲轉餉茂著勞績擢吏右侍郎巡撫江西綜核吏治使百司無廢務慮黔黎閭勤宜德意以佐民急臨事籌畫每中機宜長於合變至以漕淮之舟運西江之粟兵農兩利民甚便之近世稱督撫之良者擬之於文襄肅愍云官終吏部尚書

知安肅駱道升仕隆

駱仕隆字道升武康人永樂癸未中浙江鄉試會試以詿誤謫戍冀州未幾應詔以明經薦至京師　上親試合三千七百人得張龍等僅十名而仕隆名次第六奉勅採木四川十載始竣事歸出知安肅廉明勤恪吏民畏懷九載擢保定府通判父老周原等赴闕奏留得旨

加俸仍視縣事復五年擢知泰州九載致仕歸泰之父老相率送至家三日咸涕泣別去道隆歷官二十餘年生產僅具饘粥古有介士庶幾近之

河南叅政余天祥麟子洵孫杲附

余麟字天祥鄞人舉永樂癸卯鄉試授主客司主事轉儀制進郎中有言襲封孔子緒非嫡系議奪之命往勘麟曰聖公襲爵非一世嫡庶誠難辨倘勘不實將何據易之衆議遂寢進主客郎中適河南河溢特授左叅政往治之至則度水勢築堤防甫春奏功詢民間疾苦而

煦哺之譽吏治洗墨樹蕪凡六年衆口譽為循良陞本
省左布政使時中貴執柄麟不能隨時俯仰遂乞骸骨
歸子洵字允清五品京官子克國子生遂舉正統戊午
順天鄉試歷官刑部員外郎郎中陞福建按察副使改
湖廣復改陝西撫治漢中陞右參政轉右布政使歷
三省賢聲大著孫杲字懷明以貢授常州府學訓導以
身率士士上十事於朝不報遂致仕人謂其克世家學云

邵陽知縣何廷蘭永芳

何永芳字廷蘭常山人舉永樂十八年浙江鄉試第三

明年成進士洪熙改元預修兩朝實錄書成授湖廣邵
陽縣知縣持身廉謹勤於撫字恭年大治適歲飢勸富
民出粟分給存活不可數計召拜監察御史出按山東
歷直隸薊松常鎮所至明憲紀以糾奸慝貪墨望風解
綬時倭寇東南邊海諸邑日受焚掠永芳嚴為之備倭
不敢犯朝廷嘉之降璽書褒諭後按江西風裁益厲豪
右為之斂迹陞河東鹽運使少保于謙察其才薦陞河
南按察使施設適宜民懷其惠尋致仕卒

伏羌知縣李用光貴昌 孫居義附

李貴昌字用光餘姚人永樂中進士初知伏羌縣羌故
無城多寇時時擾竊為民患貴昌為計度募民城之改
知江寧時 上每比待衆務蔡雜貴昌料理精敏事辦
而民不勞尚書蹇義薦為吏部主事扈駕至燕卒於邸
孫居義領鄉薦為劍州學正廉介自持長於古學所著
有文則文斷五倫賛矮庵等集

刑科給事朱惟純純 子宗岳附

朱純字惟純山陰人以鄉舉典教易州易士鄙悍不知
學純至善為誘掖一時多奮起終考得士七人奏課吏

部考上上拜刑科給事中奉命檢閱福建帑藏清弊袪
蠧吏奸無所容繼以飭軍政使遼陽按視營壘奏益軍
士衣糧邊人至今德之終廣西右參政子宗岳繼其業
為學官所著有如夢集

山西參議秦維翰岳

秦岳字維翰慈谿人舉永樂丁酉鄉試卒業太學拜兵
部武選主事轉職方進郎中調刑部宅心平恕不事嚴
刑而犯者輒得其情人以不冤陞山西布政司右參議
督理糧儲時水旱相仍有司催科逾迫而逋積愈多岳

曰暑雨艱食民方怨咨急之使倍償以償是轉之溝壑
耳況歲且有秋乎因屬其耆老而諭之民大悅越三月
鞭朴不施而逋積以清丁內艱去服闋調廣東以疾卒
於官岳性寬厚樸實無驕矜伎求之行嘗大書勤儉忍
耐謙和六字以自警有加以非禮者弗較益禮遇之以
是稱爲長者居父母喪足跡不入城府不事干謁義不
容辭者則曰若事費若干我能助之謁人吾不能也自
奉儉樸以清約終

吉安知府陳有源本深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舉永樂戊子鄉試授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郎中出知吉安府政尚寬平作興士類愛小民
如赤子而獨以除盜去姦爲急誅鋤橫暴不少貸時樂
安曾子良聚衆萬餘殺太盤山僭據險爲寇本深以地
逼永豐督千戶王業率兵往禦寇果侵境大破之擒其
渠魁以獻安福有豪民彭摶肆暴於鄉有司莫能治乃
密聞而籍其家九載秩滿吏民相率走闕下奏留之特
加正三品祿進階正議大夫贊治尹治吉安如故未幾
以老乞身歸在任凡十八年初本深蒞郡政舉大綱不

屑苛細比巨豪既殲屬邑順治益潤除法網與民休息
每晨伐鼓出堂上坐堂吏白無事即鼓而休衙有訟
訴輒呼至榻前折其曲直而遣之亦不受狀久之士人
有嘉慶肅之燕輒就燕罷則左右互攜果餌遇坊市小
兒則投而啗之往往擁其輿蓋擁前民有舉女者輒見
其長已乃及笄笑而言曰稚中兒已字矣尚能留此耶
去志遂決吉人至今思慕之

隨州知州仲惟正端 子瑾 順附

仲端字惟正海鹽人舉永樂辛卯鄉薦赴禮部不就乙
榜卒業成均授隨州知州恤困窮達幽枉民日以安逋
寇丁朝龍聚衆流劫至是詣庭待罪端別首從治之皆
頓顙心服去宣德庚戌進階奉直大夫調廣德端一以
治隨者治之民安而頌聲作秩滿赴調衆擁留幾不得
行致仕歸從容家園謝絕人事益以樸素自任望之如
太古遺民卒年七十七子二長瑾教授於鄉以古耕次
順自太學官汀州訓導皆術謹有父風

瀘州判馮孟英傑

馮傑字孟英金華人永樂中貢入太學時方營建考選

管工授瀘州判官佐政庶平民夷從化召拜監察御史廵按福建奏減銀課廵兩淮奏寬鹽課鐵斧所臨民咸被德景泰初廣東盜起州縣騷動朝論以傑歷練老成陞授廣東按察司使隨方撫討未幾盜平致仕歸

永清知縣章增

章增遂安人宣德間由太學生授永清知縣值歲累歉增設法賑濟民感其惠邑有鐵河久塞水利不通荒田五百餘頃增爲浚之自是田闢而歲登民歌之曰鐵河穿田有年桃花洞聚寇千餘人自昔負固爲患增請於朝曲宥其罪皆帖服爲編氓未幾改知華亭永清民歎千狀其政績乞留弗獲居華亭六年以疾卒

賓州知州俞大雅得儒 子濬附

俞得儒字大雅鄞人登永樂辛卯進士第選入兵科改庶吉士授行在監察御史時西南夷朝貢至境命得儒往蒞其事惟以庭實上貢其他珍異悉貯之公帑弗獻時論以爲知體辛丑詔直言乃與給事中柯暹各率同官歷陳六卿曠官事　上命六卿與諫官論難而諫官十不得一遂出得儒知賓州柯知安福縣賓故隸南粵

介在邕柳夷人多梗令梗化者得儒至修其政教風俗丕變宣德丙午交趾不庭總戎檄之督餉民弗知勞而兵食俱足師至浮梁江得儒建議用藤纜布橋而渡用是大捷秩滿論奏廣西副使李立貪暴事李謫戍雲中而得儒遂乞老以歸子濬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四川僉事

江陵知縣張德和愷

張愷字德和鄞人宣德中以太學生補江陵知縣遷工部主事進常州府知府命下而卒愷始爲江陵時王府校卒見令坐不起即啓王杖而遣之王爲不法張甚愷白守曰王不可繩以法而吏又不得問宜密聞於朝請上治之遂與守列上其事朝廷察王所爲果不法遂廢錮終身邑人快之守未嘗以屬吏待愷常呼曰大尹時朝命總兵都督征交趾所過州縣官無不遭譴者遇江陵愷以鳥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具脯行牌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腳即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即遣收民家叢薦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即命針工并各具婦人以絹布縫成槽緣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

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三事皆應酬於倉卒總帥服其才智遷工部主事周文襄忱巡撫南畿例以戶部督運文襄特奏愷同行每到州縣輒先言愷不可犯松守欲嘗愷以美綾三百疋置舟中來迎比登舟見之悉以綾封庫欲舉劾守懇祈得免由是守長皆自重犯法愷於吏治精敏果幹論事機張鍵閉郎有隱奸目所指取必得其情故豪民猾吏不敢有所觸犯獄無繫囚稍積數人即決遣之從子參政琦嘗論著愷事為詳云

徐州吏目王宗憲紀

王紀字宗憲海鹽人正統壬戌由歲貢授徐州吏目徐嘗孔道酬應百出幕官職卑務很鮮克見所長紀能以計智束約吏民雖劇後無不立辦吏民稱其居廨為南宅聞命令自南宅下者則必服力赴惟恐後由是大有聲譽出守長上時都御史王竑巡撫南甸值歲飢流民載道率告於州州長欲上請紀曰若然必將求民於溝壑矣即毅然身任其責發而後聞全活者甚衆都御史大奇之方首列薦剡會外艱歸服闋赴吏部奏罷海鹽民兵蠲免徐州冗稅俱報可紀欣然曰吾事畢矣遂稱疾致仕歸優游桑梓十有五年而卒

松江府知府葉拱辰晃

葉晃字拱辰上虞人秖之曾孫正統中進士歷知松江府廉明公恕民畏愛之時歲屢不登晃悉力賑救賴以全活者甚衆郡有澱山湖其半屬崑山界湖隄壞彼此莫肯修晃一體視之為築隄萬餘丈蘇人愧之累遷右副都御史致仕初晃在松江樂其土風既解官買地秀野橋之西居之歿葬北錢里

安溪縣知縣潘靖

潘靖金華人正統初知安溪縣恤窮獨抑豪右逋逃者來歸強愎者懾服邑嘗大侵靖禮諭巨室各輸所餘以賑貧乏而民不知飢卒於官邑人痛之如喪慈父

雲南參議張翰英居傑

張居傑字翰英上虞人正統中舉於鄉司訓章丘召拜吏科給事中知無不言皆切時務歷雲南參議江西參政所在有幹濟風譽赫然以最遷山西右布政使卒

潛山縣知縣陳志行敏政 子良器附

陳敏政字志行其先湖州長興人後卜居仁和登宣德

丁未進士初授潛江知縣爲政廉平不苛恭勤愼密四民樂業賢聲蔚起再轉至南康府知府宅心公正輔善抑強復社倉修石隄建白鹿書院百廢具興郡人德之從祀周濂溪朱晦菴二先生祠子良器官至應天府尹

廣東叅政劉有融焯

劉焯字有融慈谿人登正統乙未進士歷戶科都給事中屢上封事劾奸秩貪人憚其直每叅朝議一二言即央同時林聰疏事有條焯論事簡截時以林聰手劉焯口目之遷廣東叅政分隷惠潮地險多寇焯至設方略與民約束號令嚴盜聞輒解散時四境皆盜區無完郡獨焯所部晏然無警民甚安之留四載不代移守南韶賊輒不敢犯界成化改元王師徂兩廣韶當師衝百爾軍需皆焯區畫晝夜靡懈竟以瘁卒民皆爲之巷哭

常德府知府朱廷儀縉

朱縉字廷儀餘姚人正統中舉進士拜南臺御史以剛直見推閱禁兵悉識其材鄙勇怯賞罰明信士卒歸心出爲常德守求其利害廢置所宜日月辨治之張弛稱便在郡六年政平民和考最天下卒於官民立祠祀之

宜興知縣宗必彰顯子佑附

宗顯字必彰鄞人正統九年舉人任宜興知縣辨察民寃一介不取人呼爲宗青天改大興陞南京都察院經歷以不樂進取遂致仕家居貧不能自給在宜興時年四十餘未有子士民聚禱於𡽹祠遂得子因名佑登庚戌進士主考徐溥拆卷見佑名大聲言曰有天理有天理衆愕然溥曰此我淸廉父母宗公子也天報不爽如此後宜興治廨有祟後令苦之或曰宗公正直盍設神位以鎭之祟遂息佑字元吉任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穎敏績學以詞翰名守制早卒竟無子

崖州知州徐廷振琦

徐琦字廷振諸暨人正統中舉人初授崖州知州崖民多黎戴竹笠于垂髻來見琦委曲諭以服用當從中國爲易方巾直領之製簡率俊秀使趍於學教以昏禮俗爲之變在崖九年改道州知州政役報最居七年致仕琦四歲而孤十五補弟子員遊宦幾二十年歸老好禮敦義人稱長者

濱州知州王惟準均

王均字惟準青田人正統丙子舉於鄉丁丑會試前一日聞父訃即徒跣號擗奔喪聲徹晝夜聞者悲之時士中亦有冐服售第者或謂之曰盍少忍圖一榮捷均泣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服闋謁選得濱州知州屬歲大旱民無種子流離滿道均躬履村落貸種給耕又力請於朝得銀萬兩民賴以濟歷官九年宦囊如洗父老攀留繪分耕圖以贈

閩縣知縣張士昭倬

張倬字士昭山陰人正統間鄉舉分教崑山時年尚少

爲師儒益嚴禮範事之有裨風化者必毅然主行之擢知閩縣縣當寇亂之餘倬起頹葺廢政漸以舉憂勤致疾卒於官邑民莫哭者相屬不絕倬自少頴悟篤學爲文學秦漢詩備諸家體裁所著有毅齋集二十卷筆錄十卷

東昌府知府徐琅

徐琅衢之開化人正統戊辰進士任刑部主事陞東昌府知府柔和廉介持法不阿政尚寬平勤恤民隱課民墾闢田不避權貴東昌故安置降虜千餘戶奉詔伐安南有功驕横擾民官不能制琅具疏以聞得旨調發民皆感悅立石頌德陞山東右參政卒至今士大夫稱道不置其故老語及有流涕者

廣西參議甄克修完

甄完字克修新昌人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廣西參議廣西故百粤地夷獠雜處多瘴癘戍兵死者相籍完奏易以土人又建議營田於近地省轉輸之半時同邑楊信民爲廣東參議兩人名位相埒信民赫赫有聲完獨以豈弟得民景泰初轉湖廣參政進河南

左布政使屬水旱相仍民多流殍完至發倉賑貸奏蠲夏稅民困稍蘇其任方岳前後二十年皆有惠政及民朝廷遣大臣按行天下考察獨甄完所治不復考因使少保于謙諭其受知眷如此居官清儉始終不渝自布政乞骸骨歸卒於家

蒙城縣知縣方宗源淵

方淵字宗源淳安人明尚書瞻詞蒸試場屋弗利每遇門人先着鞭必喜形於色若已有之人有難之者輒引范魯公語曰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非矯也素性如

此後以太學生授鳳陽蒙城令慈祥豈弟一以愛民爲主其聽事四壁編書先正格言以自警民多德之秩滿引年致仕卒於家所著有龜崔山人吟稿二卷貽哂稿三卷

廣東叅議楊信民誠

楊誠字信民以字行新昌人永樂庚子鄉試授工科給事中使江西整飭軍伍宿弊盡洗正統癸亥遷廣東左叅議雷化高廉諸郡盜起信民用計招捕獲其渠魁餘黨悉平以誣逮繫已巳秋　英廟北狩詔釋信民守白

羊口以備虜而廣東賊黃肖養越獄倡亂省城洶洶廣人乞還信民詔拜左僉都御史往撫之比至則廣州已被圍數月信民開城發廩給木牌縱民出入遣使齎檄入肖養營撫諭肖養素感服信民威德卽大喜約日投降信民單騎出城賊衆皆倒旗羅拜肖養泣下號訴信民安坐諭以禍福投降者以千萬計越五月信民復單騎往降者益衆未幾董都督統大軍來賊遂中變景泰元年三月五日有大星隕城外無何信民暴卒廣人奔走號泣舉城縞素肖養聞之撫膺大痛以身投地曰吾屬無生望矣賊衆皆哭山谷俱震事聞遣官諭祭諡恭惠其後董都督以大軍勦賊所過輒屠之廣民呼天淚血益思信民不置相率走京師奏請立祠祀之制曰可

廣西按察使江元勛勛

江勛字元勛奉化人景泰五年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兩命巡按山東湖廣山東苦飢民多流亡乃設法賑貸田野安生湖湘旱澇相仍穀價騰湧民不堪命而內臣銜命將啓局造紙聞者洶洶勛秉燭草疏奏罷之比還京總臺委看詳三法司專適會吉祥搆難　天子震

怒憲臣奉行天討勛侃侃持正盡心讞鞫獄詞數千字下筆立就諸大臣深器之擢廣西按察使蠻峒弗靖連歲發兵擣其巢穴勛謀畫撫綏朝夕靡懈斥貪去暴綱紀肅然以內艱歸先是勛爲御史嘗薦其里人汪綸袁昂以明經授訓導昂屢過勛門未嘗入謁子弟以爲言勛曰此吾所以舉昂也其識量如此服未闋遘疾而卒

汀州通判吳廷用桓　子照杰附

吳桓字廷用鄞人父江正統間[illegible][illegible]右徙實京師桓侍行遂以順天籍中景泰癸酉鄉試選汀州府通判嘗攝

守事剖决如流庭無滯訟上杭阻山爲固溪南民多反
側桓撫以恩威卒服其化已而朝廷遣重臣廵視民訛
傳剿之輒嘯聚欲亂桓單車往諭衆遂帖然時遷長沙
縣學治城上杭大役屢作而不空民一錢丁憂服闋改
常州職專督賦賦戶長歲醵千金爲壽名分例錢桓堅
却之秩滿當遷常民詣闕上書請留之陞本府同知九
年加四品俸又五年剔蠹釐奸吏墨如洗時宜興山崩
暴水漂溺死者衆桓即發倉濟之又捐俸爲儀勸富
民出粟以賑靖江濱海風濤蝕田額税無辦躬爲履實

以新漲沙田米補之郡亢旱不雨桓徒跣詣横山龍祠
致禱以不職自咎歸甫及門而雨歲乃有秋以病乞骸
骨進階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致仕歸三年以疾終子
照霍山縣知縣季子杰宿松縣學訓導俱以淳德稱

開封府知府金尚德文

金文字尚德麗水人監察御史愷之子弱冠登景泰辛
未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詞藻翰墨稱重文苑出守開
封剖斷獄訟不避權勢奉勅審理南畿刑獄受誣得雪
者以沉香木刻像祠之又上便民十事詔頒行天下以
爲定式所著有好生錄履素閒吟等書

高州知府曾廷遜謙

曾謙字廷遜會稽人景泰初領鄉薦授潮州同知更徙
韶州所至以廉幹稱遷高州郡守徭獞出没剽掠民不
聊生謙撫綏合宜羣夷戢服至有迎拜道左乞田輸税
以自齒於編氓者高人至今祠祀之

廬州知府朱廷用鏞 曾孫孫炎附

朱鏞字廷用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
歷郎中出知廬州時合肥僧殺其師匿迹服喪舒城民

婦以奸殺其夫六安民殺從弟皆誣坐他人鏞始至閱
成案逮治考竟廉得實因改坐焉御史劉忠魏秉知狀
驚以爲神舉奏旌異陞廣西布政司參政適鬱林賊起
督撫統兵往征命鏞紀功已㓕諸賊黨師還感疾遂致
仕歸深居簡出屏絶塵事日以方書自娱平生氣岸甚
高於人少許可士多尊慕之曾孫孫炎任寧州知州居
鄉建議有捍禦功

欽州知州陳德温淳 弟英子瑞從子珏孫侃附

陳淳字德温鄞人幼有儁才九歲作長松賦景泰癸酉

舉於鄉授知欽州蒞政廉明時靈山民有死獄株連數
百人會大暑牢戶皆滿淳止繫當罪者數人餘皆出之
守大怒淳引法力爭竟不能屈舊有義倉儲穀二萬餘
石積爲豪強所侵悉徵理之適大侵民賴以活撫按賢
之以廉州知府會薦命未下而卒弟英字廷賢登成化
壬辰進士知廬陵民歌三異拜監察御史以風力聞子
瑞字鳳儀成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陞刑部郎用法
平恕慮囚兩廣多所平反情罪允愜者威富莫能奪稱
癉暴卒人多傷之英從子玒字國祥嘉靖壬辰進士授

刑部主事歷官監察御史瑞子佩字應和嘉靖丙戌進
士拜刑科給事中歷官太僕寺少卿始玒與佩未第時
同業郡庠以文學德行相師友比在臺諫俱以剛直名
談者以爲一門之盛

濬縣知縣葉廷衡衡

葉衡字廷衡平陽人博學有孝行以文章負名當時景
泰中授濬縣知縣操守廉潔民呼爲葉青天濬當孔道
縣訟坌集衡發奸摘伏吏不敢欺時有盜于貢縣者逮
數十人衡以計鞫之一訊而服人稱其神濬地容遍彰
德守將不戢士卒恣其爲暴衡奏論其指揮三人百戶
十人由是軍衛讋服民始獲安臺臣交章薦之以老謝
歸自號宜休居士所著文曰宜休集

泰和丞孫景暐暐

孫暐字景暐海寧人景泰壬申以賢良方正薦授江西
泰和縣縣丞邑素多豪大家暐奉職循理不爲威屈嘗
親定徭役旦夕令下請託不及行人稱爲霹靂手指其
牒爲鐵板榜文言其公平允當不可更易也擢博白縣
知縣韓襄毅雍征大藤峽暐從行多著勞績超授潯州

府知府改立郡學以作興人材文教聿起哨守諸將失
律喪師暐宣布威德輯和民夷邊鄙不聳歲飢米價翔
湧出公廩粟減值以惠饑民屬邑有爲民蠹者乃逮其
尤置諸法邊郡大治擢山東右參政致仕卒

桐城知縣陳良金鏐

陳鏐字南金慈谿人領景泰七年鄉薦授桐陵令政尚
寬厚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至馭吏則執法不回
清慎終始如一後引年歸囊篋蕭然遺子孫以清白惟
以山水文辭自娛人稱爲樂泉先生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

沈性字士彝會稽人景泰辛未進士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邊關代還見畿內多降胡郎疏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縣官類多貧窮濫逸往者達虜入寇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蓋可鑒矣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留居彼既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韙其言會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　英廟復辟首陳六事已而郡守員缺命公卿會舉賢能者任之性遂出守寧國剗剔蠹弊一以惠利為本訟至立斷囹圄無繫囚令行禁止吏民悅服尤加意學校勸課士子公暇即引諸生入後堂親為講授諸生有昔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撥田畝為讀書費至今守為定法其自為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或疑其過性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為臨政之資也吾安敢自逸哉在治八年政為畿內諸郡最未幾以父憂去性至孝友初聞父病便欲弃官比聞訃哀慟幾絕即日上道歸治喪葬盡禮與力既襄事而弟死性益哀病竟

以是得疾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第恨不得畢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

廣西參政錢文煥奐

錢奐字文煥鄞人正統丙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陞廣西參政時桂林義寧有警或議轉餉鄰邑以給士奐曰因糧於敵法也一戰而克則敵之儲即我之糧也不若給之以貲則民不擾而兩利矣議者詘焉潯州老藍寇起以單騎諭平之尋陞湖廣左布政使內艱服闋補廣西民額手相慶曰不圖復見我錢參政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會歲侵以軍餉為憂奐措置得宜上下克給凡所俘獲尤極詳讞得活者甚衆力請致仕歸善養生之術以高年終

涇縣知縣劉克剛侃

劉侃字克剛嘉善人景泰初領鄉薦授涇州知州政尚寬簡朔方歲事征討涇當要衝大將提兵必道涇侃措置有方雖供億百出而民不擾都御史馬文升薦其績劉延高交章論薦擢守延平延平地僻民淳侃以清靜為理政有餘閑時與寮寀賓客游詠唱酬有

府倅恃才凌轢侃置弗校未幾倅沒撫恤其家歸其喪時稱長者侃素廉約吉及貧者輒賑顧兩赴官皆鬻産以行及謝病歸囊無長物授徒自給足不入城市自稱日樂閒公

鎭江府知府林一鶚鶚

林鶚字一鶚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変言掃摭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獨持大體略細故　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恣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鶚得鎭江比辭召見賜

飲食楮幣諭所以擢用意鶚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鎭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深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渡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其便竟停役從鶚言未幾更劇治蘇州鶚一切簡靖即有定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郎又稱於太守康濟才也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必據律不肯輕重徇上下意

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百姓驚疑有潛附之者鶚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布政使歲飢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成化六年陞南刑部侍郎服闋補北未幾卒於官貧無以爲斂黃文毅謝文肅二公經紀歸其喪嘉靖二十二年御史趙大佑上鶚節行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湖廣僉事邵叔琮琮　孫梗梗子諒附

邵琮字叔琮仁和人登天順庚辰進士授大理評事持法嚴明存心公恕諸獄鞫多所平反累擢湖廣僉事時

武岡諸縣初燬於兵琮至竭力撫綏築城建縣士民徵之又運奇設策擒孝感巨寇李善境內帖然陟四川按察司副使俗喜告訐而琮聽斷精敏庭無留獄未幾致政歸徜徉湖山足跡不入公府人高其賢孫梗仕至福建副使子諒質美有王父風

贛州知府姜廷器璉

姜璉字廷器關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山東寧海州知州陞贛州守丁內艱改永平卒歷官通敏有治績嘗大書楊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己心時稱良吏

所著有疑香稿喪禮書咏史詩藏於家

高密縣知縣蕭用光昱

蕭昱字用光山陰人天順壬午魁鄉試授貴溪令以簡易慈愛爲政民甚德之丁內艱服闋補高密初民困於征輸皆相率亡去昱至緩征發賑流徙漸歸密地當沙河下溼浸流殺稼昱治塘浚渠取南人水耕法教民瀕海爲田立均徭九等例兩臺取其式頒之通省政暇親課諸生朔望集耆老於庭導民孝弟卒於官民傾邑哭送有及淮而返者兩邑皆祠祀之子鳴鳳自有傳

平原縣知縣王宗元愷

王愷字宗元定海人領成化辛卯鄉薦授薊州學正遷平原令遇旱愷齋戒禱雨雨輒應禾稼以登齊俗多盜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豆者私以焦豆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豆中有焦者執之不待訊而服自是盜賊屏跡稱爲神明後權要以非法相強愷不從以國法不可撓遂求致仕家居三十餘年自稱樂休居士有樂休集四十卷

知合州金崇厚祺

金祺字崇厚麗水人父忠以言事謫戍遼陽祺年二十二上疏乞代不允及聞父死徒步走數千里扶柩歸葬以孝稱登成化甲辰進士授知合州有殺一家六人者獄經七年不決祺承檄往鞫之是夕夢一老嫗拜橋下指水曰刀在此處明日果於水中得刀出示罪人不訊而服人謂異政歷衡州知府進階亞中大夫所著有遯名稿茅齋集

嘉定知縣王用仁衞

王衞字用仁慈溪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嘉定知縣吏事精敏民隱洞然縣故有積荒之田千餘頃賦每責辦於里胥衞招撫流移計口授田給種與牛於是流民復業賦有所出瀕海介蟲害稼衞爲文驅之其害遂息而歲更有秋召拜監察御史風采凝峻聲稱赫然劾壽寧侯張鶴齡飲酒不敬無人臣禮權貴震懾奉命查盤兩廣悉心勞瘁卒於梧州督學使者黃如金作三王祠於嘉定以祀名宦衞爲之首

淮安通判李誠之文耶

李文昭字誠之鄞人登成化庚子鄉薦授淮安通判飭
已愛民上下安之適歲大飢道殣相望乃說守長屬僚
各捐俸入并公私得米數千石昭親爲粥分餉之活人
以萬計沭陽有腴田數千頃故有滯澮久之不理隄高
壖庳旱潦俱病昭爲疏導陂隄民獲其利考最遷南寧
同知飭己愛民一如淮安以薦遷潯州知府已而命下
乃得重慶未行况村土官黄文昌倡亂乃單騎往諭降
之既以馳驅勞瘁感瘴卒時論謂昭生以忠誠報國死
以清白貽家

武平縣知縣徐端

徐端瑞安人成化間由太學生授武平縣知縣民俗喜
鬪訟而不尚詩書端改建學宮於爽塏之地銳意作興
訟者至每從容譬諭俟其自改未嘗輒加鞭朴人皆化
服健訟之風頓息先是邑多水潦蕩析民居端爲築大
隄數里以禦之始免墊溺之患卒於官士民多有爲之
行服者

鳳陽府知府章元進銳

章銳字元進鄞人成化壬辰進士官刑部主事進郎中
剖析滯獄法比精於老吏出守鳳陽會有羣爲巫覡者
吏捕嘗以反逆銳廉知其冤用左道惑衆律誅其首而
釋其餘　孝皇御極應詔陳言上鳳陽軍民利病及天
下時政十八事多議行者壬子旱蝗罪已雩禱雨輒澍
復奏蠲稅三之二陞湖廣布政司參政會錦田苗徭反
山多瘴癘當事者憚不行銳獨蒙犯霜刃以孤軍深入
平之竟感疾卒於臨武將屬纊猶囑從吏某事如何某
事如何言不及私盡瘁王事蓋遄死不忘云

莆田丞朱孟瑜瑾 子暕附

朱瑾字孟瑜海鹽人成化乙巳授莆田丞勤恭輔令採
覈災傷督清驛傳嘗攝縣事恤民潔獄不使癓病拘繫
者莆有平海蒲禧二軍儲每歲出納大盂注水投米以
浮沉決去取蔣有貴豪子造巨舶通島夷爲奸利臺臬
檄瑾往按竟毀舶致之法不少徇子暕將應浙試莆士
私告曰邑傳程檄典浙文衡幾會弗可失辭曰有命徼
倖匪吾願也未幾謝政歸吏號半陷暕卒起家歲貢終
汀州司訓

南陵縣知縣沈德元元

沈元字德元慈谿人成化間以進士知南陵縣值歲大侵民洶洶不保元發豁藏勸富民出粟賑之民賴以安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淮陽不瑣屑細務獨持大體陞湖廣僉事武昌故多大獄元閱案牍至夜分假寐輒興務得其情人目之爲一路皐陶按部至長沙以勞瘁卒長沙士民痛元以死勤事請之當路俎豆學宮

廬江縣知縣梅江

梅江宣城梅聖俞之裔宋南渡始居嘉興江登成化己丑進士第始授廬江令興利剔蠹政聲籍甚士民尸祝

之擢南道監察御史時儲位未定大臣莫敢言江首疏力請　上嘉納賜織金彩服已奉命清戎兩廣寬恤部伍招撫流移遷四川僉事决疑獄數十事蜀人以梅鏡稱之

應天府尹吳文英雄

吳雄字文英其先仁和人自其大父始居京師成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擢河南按察司副使會使久缺多留獄雄至攝司事盡取而决之獄爲之空轉湖廣按察使時歲旱城中多火災雄禱而雨火滅連三歲旱禱輒雨楚人歌之郴州蠻侵掠居人有司莫捕之窮詰其黨欲盡致之死雄以爲此屏弱小醜無能爲必害事者爲之張皇耳第取其首惡誅之餘無所問拜應天府尹初視事日集僚佐堂上令吏執籍出縣金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銀若干疑雄密察之卽得盜者一府以爲神先是給路引者納人銀以供堂餐尹多自取之雄獨籍之官或以爲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師以備邊用衆益服其先明壬戌南畿旱應天爲甚而總漕者亟征兌運米雄曰民病

已甚不可重擾輒奏止之又請兩淮所貯綱米三十餘萬石以賑飢者全活以億萬計甲子秋監鄉試以積勞成疾會當入覲兼程行比至潞河疾劇卒年五十有六雄爲人簡直居官廉謹奉法棘棘不阿臨事能斷摧奸擊惡推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爲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傳則曰爲吏者當如是矣

興化府知府王存敬弼

王弼字存敬黄岩人以進士知溧水三年績最入爲刑

部主事轉員外郎出守興化或爲粥難粥日第視之既至則日是故秉禮之鄉視漂易與則盡出古意爲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祀典必嚴科頁必厚郡孝節必舉必旌飲射宗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惰容俗婚喪過修使子事睹博家爲落乃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伺舉以懲五伯攝人狐假爲虐乃立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管民得無擾賦稅更徑吏胥多舞智粥身自處分使受成案無所與事苞苴杜絕養濟院居河上流先是欲遷輒

格不行粥擇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廁視舊特軒敞悉故屋焚之平其地立射圃端午競渡長訟耗費禁者乏要領迄未能息粥使自手實畫市以修橋梁私匿者逮及社人無縱弊源頓塞公牘藂委笑語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弊清汰而利所宜與無復後遺獄訟衰止盜賊屏息治理書天下最莆百餘年之守宜未有先者故粥安於莆而莆若不可一日無粥者德者感罪者媿無怨去而思來而喜病而禱而沒而祠而碑請衣冠而葬風謹盈耳哭者辭必哀盡焉實弘治戊午十月也粥形短無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迴脫凡累隱然古君子自期天下視爲國器仕餘能自力爲詩清硬崛奇歸然獨露風骨在刑部時人稱小翰林云

建寧府知府張用載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人少師事章楓山先生有志聖賢之學舉正德甲戌進士釋褐工部主事三載報政忽憂父病心動告急歸抵家而父已屬纊猶得親視飯含以歛人以爲孝感起服補刑部主事轉郎中訊囚得活者

數百人擢建寧府知府郡中有酗酒殺兄者行賄有司久不決大輪至立置之法時旱久郎時雨澍說者以比東漢孟嘗古田寇作當道持首鼠討撫無決計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應時解散不煩寸兵而地方以寧尤溪二大姓構訟踰三十年結黨鬬死者百餘人大輪奉臺檄單騎馳往不數語而兩家之難解即詣臺伏罪曰非張太守幾不得復爲良民更知常州擢福建按察副使江西叅政干旄所指輒著靖亂之畧以母喪歸竟以不勝喪卒

卷終